

嶽居雲臺觀周武詔修所居觀宇以 函無土運取
爲勞延默告玄真願有靈既忽於觀側巖間涌土取
之不竭又山上無油延置一甕爲貯燈油之器一夕
自滿累歲然燈用之不滅既居山頂杜絕人寰每有
人來賓客將至卽有二青鳥先來報之其鳥如烏常
飛左右延每登仙掌連峰攝衣前行如履平地常有
猛獸馴衛所止其三洞玄奧真經玉書皆焦君所畱
俾後傳於世周武以沙門邪濫大革其訛玄教之中
亦令澄汰而素重於延仰其道德又召至京探其道

要乃詔雲臺觀精選道士八人與延共弘玄旨又勅
置通道觀令延校三洞經圖緘藏於觀內延作珠囊
七卷凡經傳疏論八千三十卷奏貯於通道觀藏由
是玄教光興朝廷以大象紀號至隋文禪位置玄都
觀以延爲觀主又以開皇爲號六年丙午詔以寶車
迎延於大興殿帝潔齋請益受智慧大戒于時丹鳳
來儀飛止壇殿詔以延爲道門威儀之制自延始也
蘇威楊素皆北面執弟子之禮仁壽四年告門人曰
吾欲歸止西嶽但恐帝未悉爾是年九月委化於玄



都觀體柔香潔儼然如生白鶴群飛彩霧徊合異香
之氣聞於遠近煬帝初卽寶位聞之尤加歎異賜物
百段錢二十萬設三千人齋送還西嶽所至之處奇
香異雲連屬不散入壙之日但空棺而已得解化之
妙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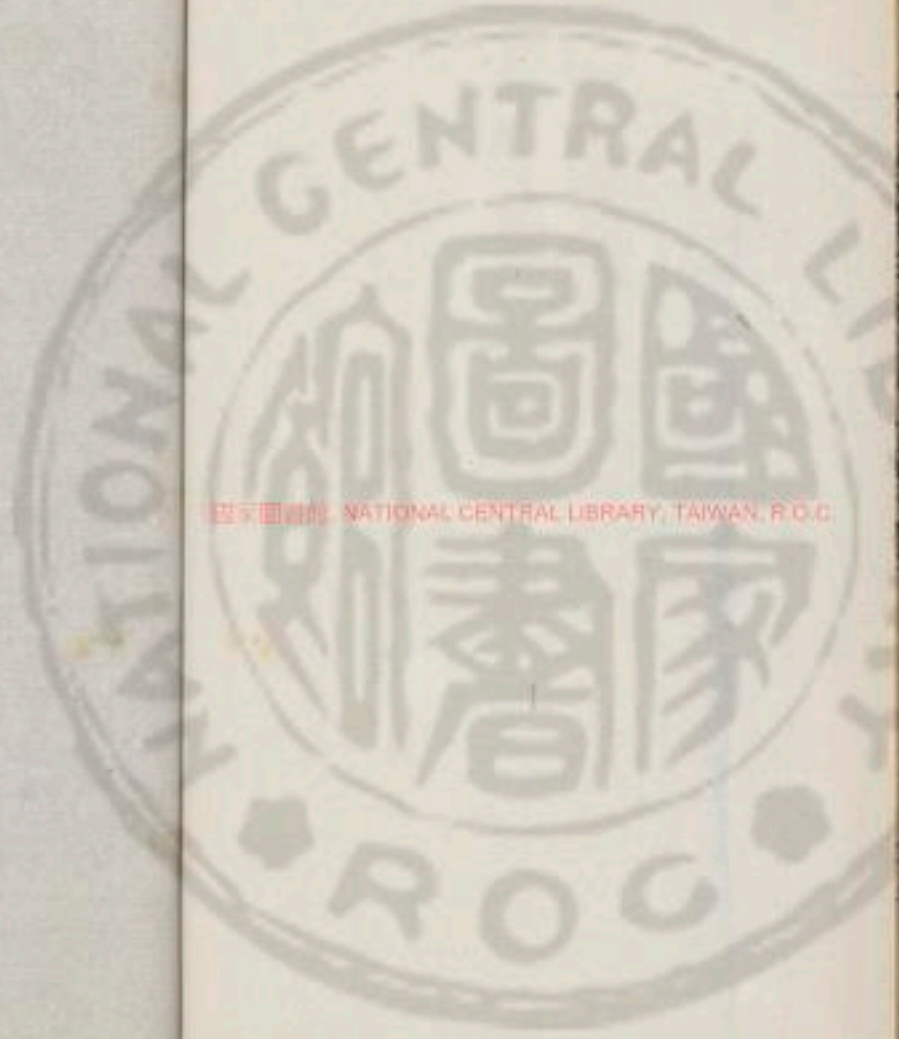
王叟

王叟寓居真氏縣四十餘年不知其所來狀貌七十
餘矣常以針割理疾無不效者鄉里傳其所用針砭
異於常醫有患邪疾者以刀開其喉取一物如蠅蟻
頭足並具獨少尾而已叟曰此物形狀足則人必死
矣幸去之速也疾卽愈有背轉急痛如束縛者以刀
割其背數寸去兩腋下筋各截尺餘其疾遂已或問
針割者皆不言覺有割之痛而疾立除矣如此得效
者歷年不可勝紀忽謂人曰余明年夏初將有所適
不可復住矣及期無疾而卒鄰里之間但聞香氣累
月及瘞葬之時棺輕若無物皆以爲尸解仙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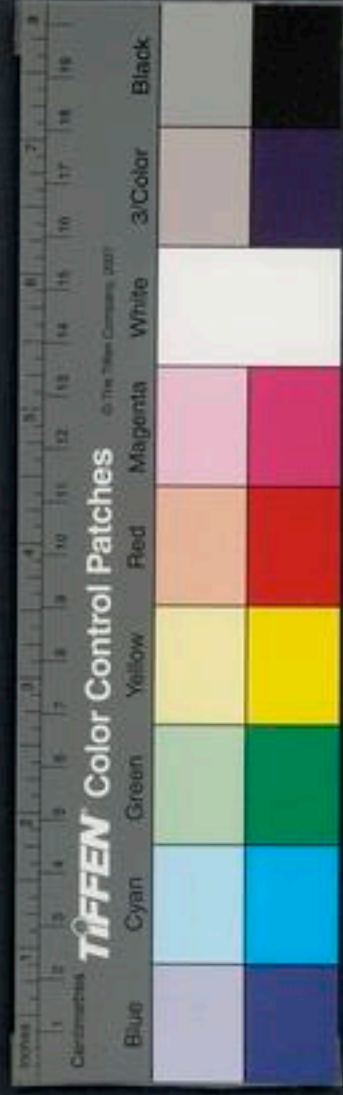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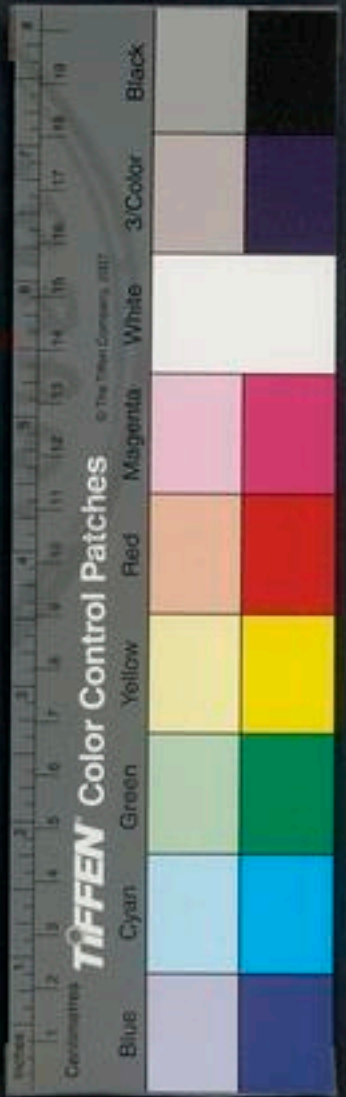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書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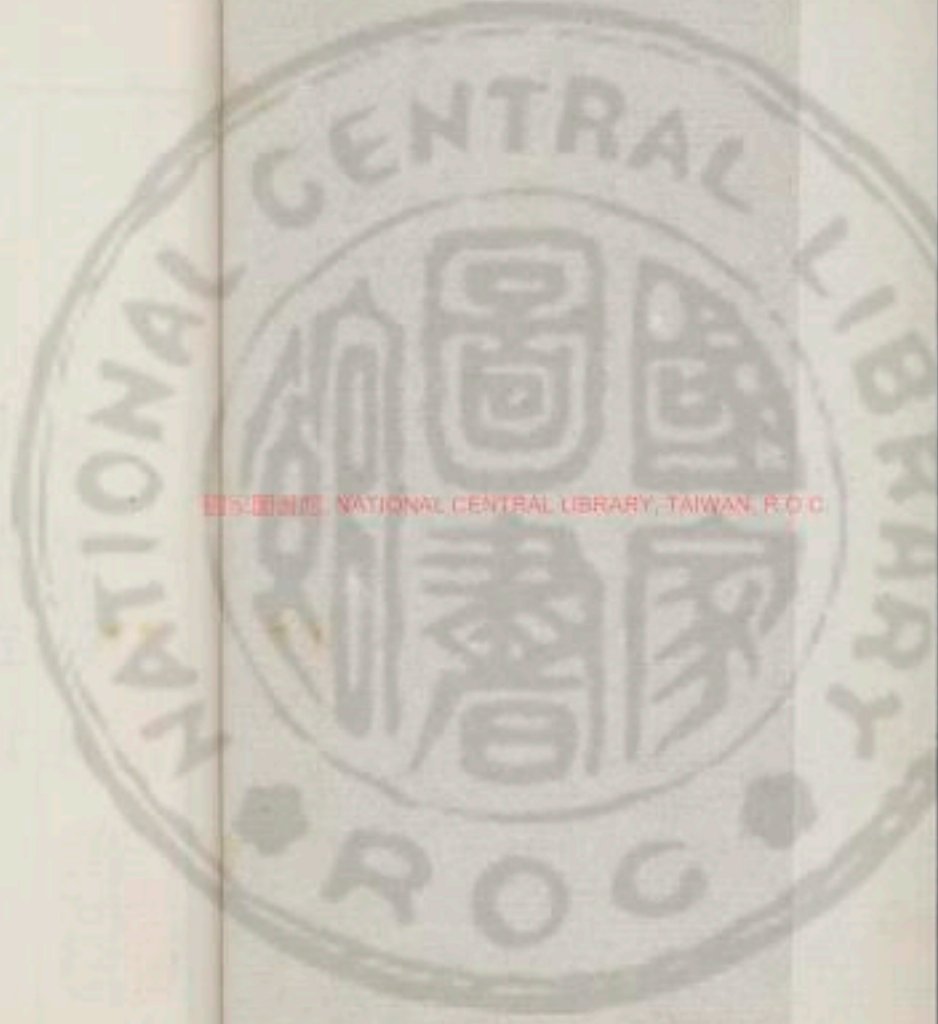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SPN 25047M7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六

存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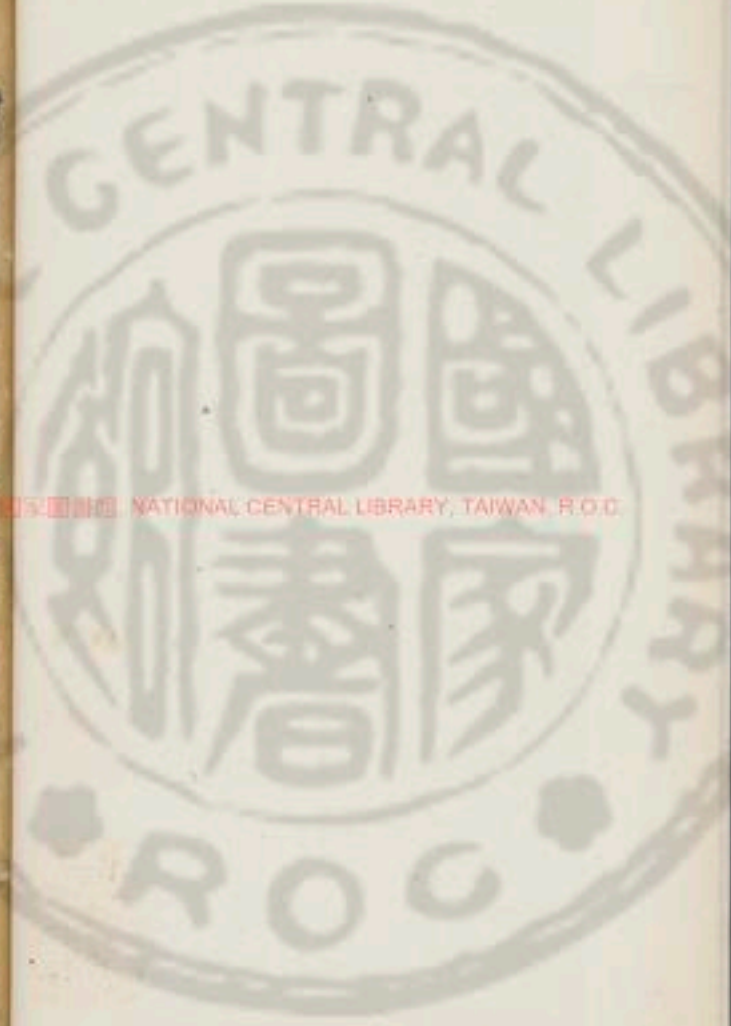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 輯

明 張萱 訂

尸解

洞生太帝君鎮生五藏訣

太極金華真人以此經文刻於太微帝君紫微宮玄珠玉殿東壁牖上其文曰五石異方津光合形有終而死有始而生萬類反本千條歸真氣適浮煙血奔流精哀哉垂身非真不成何不竭以雲草玄波徊以



丹醴華英會以七白靈蔬和以白素飛龍沐浴平旦
正心向東凝精厲氣上帝五公再拜朝靈鎮固五方
長生天地出入流通各安其位生華五藏此文乃上
清八會交龍大書非世之學者可得悟了者也太素
真人顯別書字受而服之求其釋注於太極帝君焉
雲艸玄波者黑巨勝腴也一名玄清丹醴華英者蜜
也五光七白靈蔬者薤菜也白素飛龍者石英也法
雷種薤菜使五月五日不掘拔惟就鋤壅護治之耳
經涉五年中乃取佳藥名爲五光七白靈蔬擇取薤

白精肥者十斤黑巨勝腴一斛五斗白蜜凝雪者五
斗高玄燬絕泉石孔之精水三十六斛白石英精白
無有厲瑛者五枚光好於磨石上礪護使正圓如雀
卵之小小者好瑩治令如珠狀勿令有礪石之餘迹
先清齋一百六十日令齋日訖於九月九日先築土
起基高二尺作竈屋屋成作好竈以竈口向西屋亦
用西戶當得新大鐵釜安竈上是九月九日申酉時
向竈口跪東向內五石子於釜中於是乃先投一枚
於釜中祝曰

清室齋醮科儀卷之六十一
青帝公石三素元君太一司命玄母理冤固骨鎮肝
守養肝神肝上生華使肝永全次又投一枚於金中

祝曰

白帝公石太一所懋元父理精玄母鎮肺守養肺神
使無朽廢肺上生華千萬億歲次又投一枚於金中

祝曰

赤帝公石帝君同音玄母理神樞康鎮心守養心神
無灰無沈心上生華華茂玉林次又投一枚於金中

祝曰

黑帝公石太一同算玄母元父理液混變守養腎神
使無壞亂腎上生華當得上願次又投一枚於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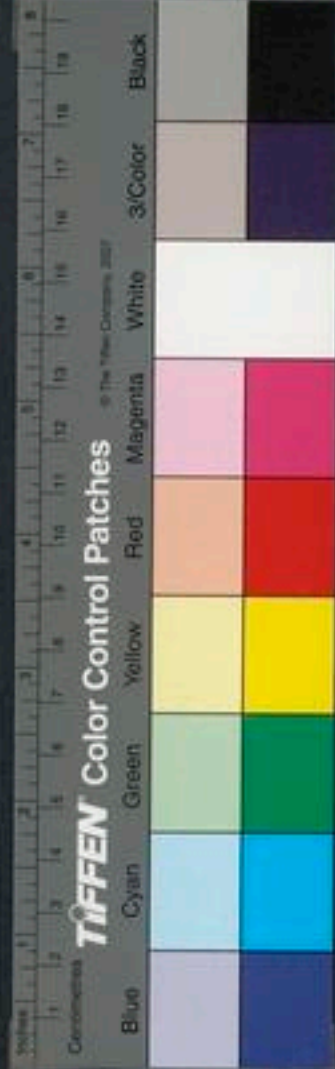
祝曰

黃帝公石老君同威太一帝君理冤鎮脾守養脾神
使無筋頰脾上生華白日上昇投石時各閉氣五息
然後乃投石都畢起向竈五再拜又取薤白五斤好
者覆於五石之上畢內蜜灌薤上畢內腴一斛五斗
灌蜜上畢乃格度腴入釜深淺高下處所也然後稍
入清水使不滿釜少許止木蓋游覆釜上九月十日



平旦發火當以直理之木煇燥好薪不用蠹蟲及木
皮之不淨薪火煮之纔令檻劣沸而已勿使涌溢大
沸當屢發視其下火當先視腴格處所若煮水煎竭
輒當益水所盡三十六斛水而止又水盡之後更加
煎令減先腴二寸格疇量以意斟酌視之都畢成也
寒之於釜中去下火灰密蓋其釜上五日乃徐取五
石平旦向五方冬拜拜畢跪以此腴雜以東流水以
次服之餘水及腴取令送石子入口下喉中耳聞之
時亦如初投石於釜中時一一按祝而服之也畢又

五拜再畢若藥煎既成而視無復石者非有他也直
由五精伏散化形故自流逐於雲腴之中無所疑也
但當日服五合以酒飲送神變反質各自鎮養五藏
之內更生成五石也慎不可猛火火猛石精飛去滓
濁壞爛雲腴熬臭不可服御又雲腴之味香甘異美
強骨補精鎮生五藏守元凝液長魂真上藥也以
好器盛之密蓋其上卽日服二合爲始日以爲常若
腴蜜煎強者亦可先出服石後加腴更和腴煎取令
凝如割肪也人亦有丸服之者曰三十九大都丸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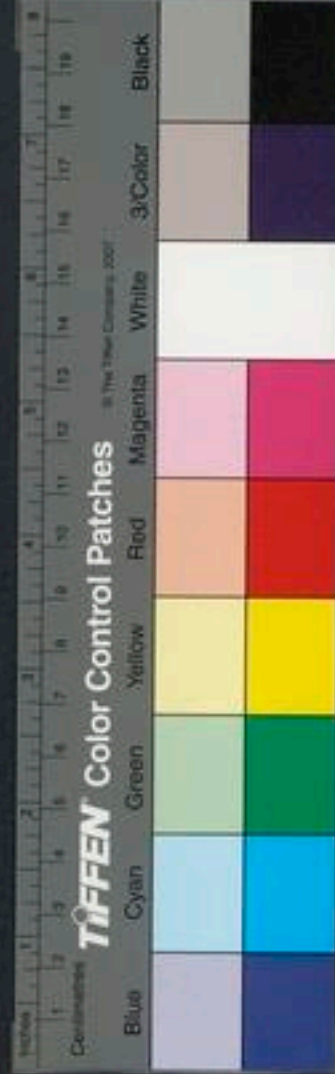
如腴服佳也趣後任人所便則安於體體便則無不
佳常能服此腴者石乃佳若先腴盡當更合如前用
白石英五兩鎮釜底三兩輒一投祝說如法但不復
礪石圓而重服之耳藥成出此石沈東流水中不常
燭竭之淵若不欲更合此腴者亦無損於前五石此
腴名玄水玉液一名飛龍雲腴一名鍊五石之華膏
服之十五年内外洞徹長生天地役使鬼神三年之
後眼可夜視

真人云此方愈於鍊八石之餌全勝於玄水雲母之

玉漿既服此五石五石入喉經寶鎮五藏一藏中輒
有一石以守藏孔藏孔之上皆生五色華也

太陰鍊形

真誥曰若人之死暫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既灰爛
血沈脉散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榮衛三竅
守宅三元護息大神内閉或三十年二十年隨意所
出當生之時即使收血育肉生津成液質本胎成易
形濯貌乃勝於未死之容也真人鍊形於太陰易貌
於三官者此之謂也太微天帝誡曰太陰鍊身形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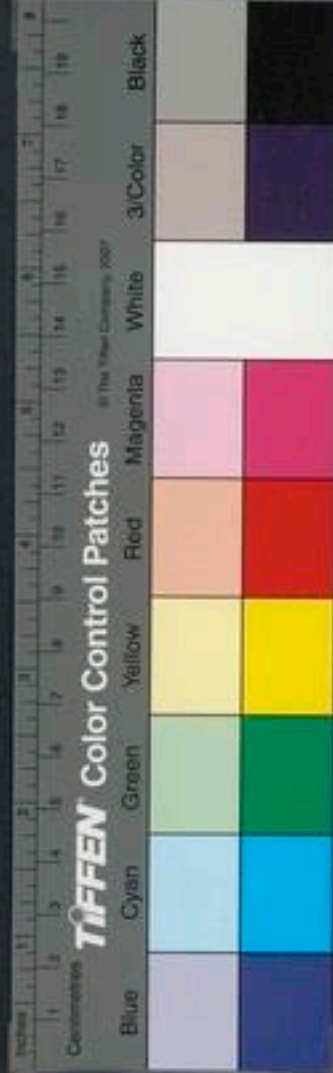


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合靈雲而能登太極金
闕爲真人又云趙成子死後五六年樵人入華山中
見之蓋得鍊形於太陰之道矣

水火蕩鍊尸形

本行經云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者本姓
浩字敷明蓋玄黃之胤太清之胄先於元福棄賢世
界始青天中年至十二性好幽寂心翫山水遠於家
中或去十日時復一還時天下大荒人民餓死一國
殆盡敷明於山下遇一頃巨勝身自採取餉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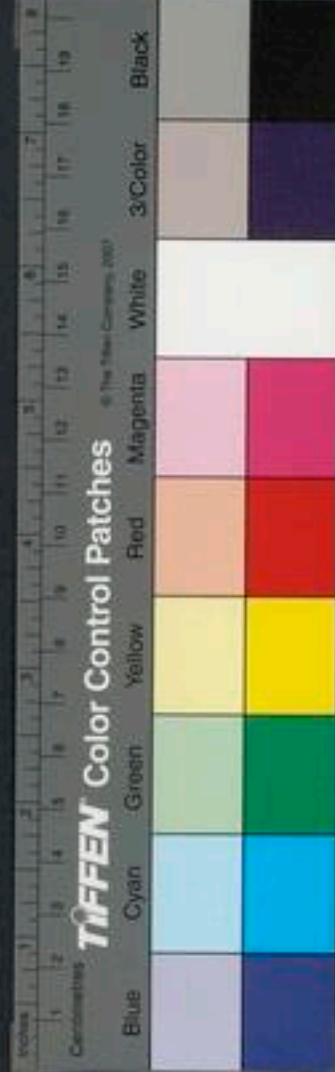
貧乏日得數過救度垂死數千餘口隨取隨生三年
不訖他人往覓卽莫知其處是時辛苦形體顛顛不
暇營身救於百姓遂致疲頓死於山下九天書其功
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鬼神於朱陵之宮帝遣金翅
大鳥常敷兩翼以覆其尸七百年中形體不灰至水
劫改運洪災滔天水捧其尸漂於無涯水過之後敷
明尸落貝冑耶渠初默天鬱單之國北壘玄丘四十
年中又經山火火行焚燒尸形尸於火中受鍊而起
化生成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火尚猛盛敷明噉唾



成洪兩大水以滅火勢敷明雖已得道輒軻備經水火艱辛亦爲理盡至開明元年於北壘玄丘改姓黑節諱靈會元始乃錫靈會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號

陰陽六甲鍊形質法

正一真人曰鍊質者何其狀有三夫修長生之道皆須明曉生氣接續衰厄每甲子六十日爲一甲人間有六十甲爲陰甲天上有六十甲爲陽甲每十日一甲盡半夜天上降陽甲十日續陰甲陰陽不孤生氣續卽人無病若十日一甲盡半夜陽甲不降卽人病生爲邪所入六壬經曰甲巳之日半夜生甲子六
十日皆盡周而復始六十年爲一大期旬修行正一朝請生氣無邪所亂至六十年卽更延請六十年至一百二十年稍異於前緣真氣積實氣與神合所爲克獲從一百二十年更延至三甲子一百八十年直至五六三百平陰陽三萬六千神氣集不散得爲尸解晝死而暮生肉身周行五嶽七十四方一一受事訖卽得白日騰翥飛行無待皆正一之道或有效修



正一功滿成就洗滌玄祖黑簿除名露影陽鍊雖功
成道著先未知道之時積罪殃結毀破肌膚損傷骨
脉成就之後得蟬蛻留皮換骨隱跡曠宜養骨髓滋
皮肉千日方朝五嶽受事與前等同功也或有積累
幽結代不流善百邪必集飲啖貪淫損傷五藏暮方
曉知勤修正人雖成就名人仙民之籍然質殞尸重
道期將至質不能佳卽太陰君降體中五藏六府三
百六十陰神侍衛閣消肌肉露骨留五藏百神守衛
或經一年二年或十年隨其福深淺方降太醫博士
哥肥骨肉徐徐如舊反生再起體如玉人或世事巖
穴隱養形質經千日方遊太陰水帝受事訖得爲水
府掾吏居四海名山爲封柱官積功成就遷效五嶽
官吏卽漸徐見真仙之道

土真人句此三狀鍊法
並在下卷更不繁述爾

修九真中道

上清九真中經內訣云夫人修身中九真之道身未
昇登翳景示俗暫入太陰身經三官三官不得稱也
則九真召魂太一守骸三元護氣太上攝魂骨肉不
朽五藏不限能死能生能陰能陽出虛入無天地俱



生是道士精靜管形感致九真之氣應也三元飛精
以盈虛太一抱尸而反質微乎深哉九真名字多此
不具錄之略鈔出在道例第九名數品中又常存九
真神常所居育乃在此房紫明之北觀生續精防守
玄谷出入命室遨遊洞關時入中宮上通太無太一
守真寢息幽庭

化形濯景

真誥第七云受學化形濁景易氣十二年氣攝神氣
十五年神束藏魄三十年棺中骨還附神氣四十年
平復如生人還遊人間五十年位補仙官六十年得
居廣寒之臺百年得入崑瀛之宮

地下主者

太微金簡玉字經云尸解地下主者按四極真科一
百四十年乃得補真官於是始得飛華蓋駕羣龍登
太極遊九宮也天至忠至孝之人既終皆受書爲地
下王者一百四十年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從
此漸進得補仙官又一百四十年聽一試進也至孝
者能感激於鬼神使百鳥山獸馴其墳塋也至忠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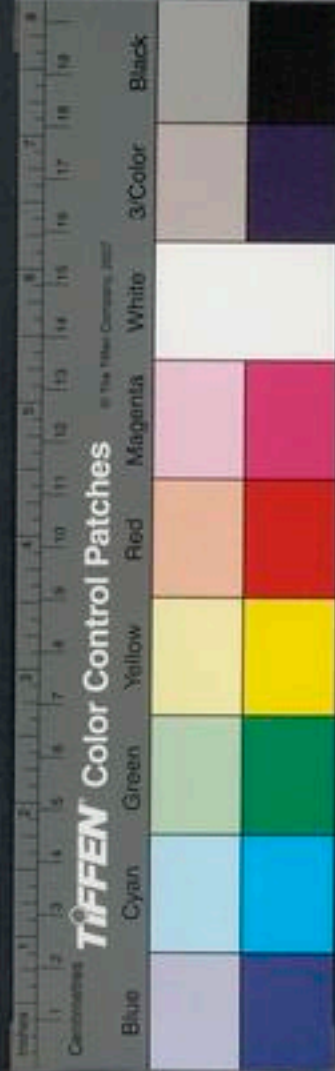


能公抱直心精貫白日或剖藏殺身以激其君者也
比于今在戎山李善全在少室有此得變鍊者甚多
略舉二人爲標耳

夫有上聖之德既終皆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
年乃轉補三官之五帝或爲東西南北明公以治鬼
神復一千四百年乃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也仙

夫有蕭邈之才有絕衆之望養其浩然不營榮貴者
既終受三官書爲善爽之鬼四百年乃得爲地下主
者從此以進以三百年爲一階夫有至廉至貞之才

者既終受書爲三官清爽之鬼二百八十年乃得爲
地下主者從此以漸進補仙官以二百八十年爲一
階也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遠後嗣或易世鍊化改氏
更生者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既終當遺脚一骨
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也男留左骨女留右骨皆
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受地仙之道
矣臨終之日視其形如生人尸不強直足指不青手
皮不皺者謂之先有德行自然得尸解者也右此五
條皆積行獲仙不學而得但階級之難造道用年歲



耳要自得度名方諸不復承受於三官之號令矣諸
有英雄之才彌羅四海以暴整亂拓平九州建號帝
王臣妾四海者既終受書爲三官四輔或爲五帝上
相或爲四明公賓友以助治百鬼綜理死生此等自
奉屬於三官永無進仙之異坐殺伐積惡害生尤多
故也秦始皇今爲北帝上以劉季今爲南明公賓友
有其人甚多略示於標的曰齊桓公今爲三官都禁
郎主死生之簡錄晉文公今爲水官司命其楚嚴公
趙簡子之徒數百人今猶曰於三官之府未見任也

此等名位自是三官之賓耳無豫真仙家事矣

甯先生

十真記曰甯先生者古之神仙在黃帝之前常游四
海之外崑丘之下有蘭沙之地去中都萬里其沙隨
步隨沒不知淺深非得道之士莫能涉之沙如細塵
風吹成霧泛泛而起有石藍之花而堅勁一枝千
花千年一開隨風靡靡名曰青藍花灼爍可翫又有
魚鼈龍蛇飛於塵霧中先生因翫藍花常遊其地又
食飛魚而死臥沙百餘年蹶然而起形容復故乃作



遊海詩曰青藍灼灼千載舒百齡暫死食飛魚

靈壽光

神仙傳第十云靈壽光者扶風人也年七十餘乃得
石英丸方合而服之年如二十許建安元年巳年二
百二十歲後死於江陵胡罔家殯埋百餘日人見之
在小黃寄書與罔罔得書掘視之棺中空無所有釘
亦不脫惟故履存焉

趙成子

南嶽夫人告曰吾昔有入室弟子仙人趙成子者初

受吾鎮生五藏上經乃案爲之成子後欲還入太陰
求改貌化形故自死於幽州山谷玄丘中石室之
下死後五六年有山行者見白骨在室中露骸冥室
又見腹中五藏自生不爛如故五色之華瑩然於內
故山行人歎曰昔聞五藏可養以至不朽白骨中生
花者覩其人矣此子將有道不修行乎將中道被試
不過乎因手披之見五藏中各有一白石子鎮生五
色華如容狀在焉彼人曰使汝五藏所以不朽必以
五石生華故也子已失道可以相與因取而吞之去



復四五年而成子之尸當生彼人先服石子以成子
當生之旦而五石皆從口中飛出如蟬狀隱隱雷聲
五色洞明徑還死尸之藏因此成子改形而起如一
宿醉睡之間其人心懼忽因病日甚乃至入山尋視
死尸所在到石室前方見成子偃據洞嚙面有玉光
而問之曰子何人哉忽見有五老仙公披錦帶符手
秉羽節頭建紫冠言於成子曰昔盜吞先生五藏寶
石者此人是也言畢彼人面上即生惡癩瘵而失言
比歸達家癩瘵已匝一門大小同時俱死族亦遂滅

矣

許玉斧

真誥第十許長史第三男名翹字道翔小名玉斧幼
有珪璋標挺清秀瑩潔糠粃塵務居雷平山下修業
精勤常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以梁
太和五年於茅山舊宅年三十而告終即居方隅山
洞方源館中常去來四平方臺後爲上清仙公

張魯

真誥云張鎮南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



不起遂乃夜解明且視形如生此壇今猶存歷然也

許道育 友真

許黃民女道育宋孝建元年甲午歲於埭山亡世謂之許大娘臥尸石上尸壞不殯常有香氣也亦出道學傳第二卷

范豺

范豺字子恭巴西閬中人也宋元嘉中有名香數十斛細擣煮以作湯朝用湯自浴正中湯盡不復聞聲侍者入看見豺還著故時布衣披帽坐而無復氣江

王令殯殮而不下棺蓋四日尸不臭送還葬於新亭豺亡時年四十九膚貌顏色猶如初劉凝之爲豺作傳書置道書部不傳於世

喬順

喬順字仲產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山修道年七十不宜娶妻絕交接之道心不染可欲之地一旦歸家自言死日其時果死世人以爲知命既葬之後有見順於燉煌者前世傳之皆以爲昇仙故訣錄曰產知道遁化神仙七十不娶畢命幽山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七

有八

宋 張君房 輯

明 張萱 訂

諸真要略

太清神仙衆經要略

武當山隱士南陽翟煒撰

抱朴子初受業於從祖玄其覽悟超至包綸身神以爲奇偉所達也精曠之流僉亦歸屬乃分居浙陽之山旣而愚門人學者有徵衆之惑復追玄於宜都問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七

有八

宋 張君房 輯

明 張萱 訂

諸真要略

太清神仙衆經要略

武當山隱士南陽翟煒撰

抱朴子初受業於從祖玄其覽悟超至包綸身神以爲奇偉所達也精曠之流僉亦歸屬乃分居浙陽之山旣而愚門人學者有徵衆之惑復追玄於宜都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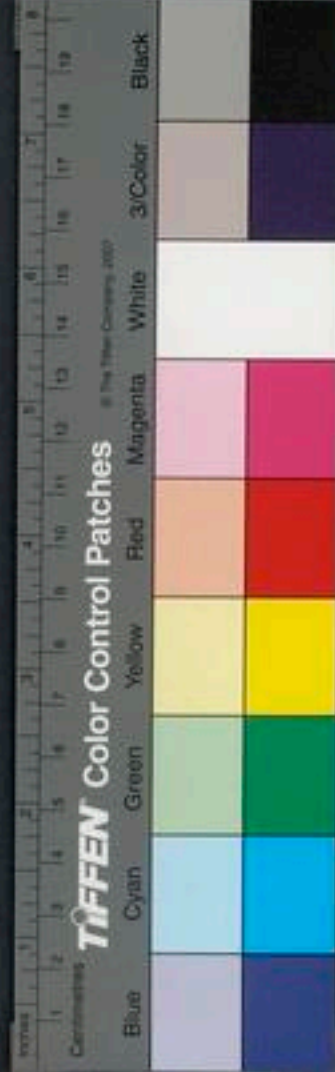
曰夫晷以度微人以貌屯若巫咸之星經度無遺算
李咸之神占貌無失揣列子之三顧而李咸陋其術
滔天之襄陵而巫咸空其籍謂聖人天道不可得而
測之歟謂二咸之虛詭而妄經術歟天道聖人故以
遠矣今之卽事人有求度於洪者衆矣始進之貌俛
視謹精沈肅彌篤若志至而不可加者及服道暫年
學宗未淹而毀隨已興沮徒愆結最爾隱居二三之
衆貌非一子之類然而不可得而詳又何況于長驅
世利馳競生榮陰機密巧廣群術衆以感其君而可

矧哉此洪所亂也亂所寔洪聖人其無病諸乎女
巫咸之准玄度季咸之辨血機並得之於數分亦聖
習之一途未可以侮而欺也夫人精神之蒸生非氣
無以屯其形氣之結形非性無以成其體故形長而
煩性滋深年茂而濁欲愈甚也是以聖人之垂道清
淨以潔精神除煩以混元一故能囊括玄和照明無
障而習潔有詣否除煩有深淺致使神裕有遠近叡
能存彼此陵陽所以善啜霞於朝陽而不能寐馮夷
於濤駕者也夫學竄盡於數分者未必通於心明通



於心明者未必陶於氣表陶於氣表者未必至於虛
寂之真表也而責巫氏之闡洪災李占之迷靈貌謂
聖人之亂處物不其固矣夫天地以元氣而著成聖
人以性鍊而陶真元氣有渾煩渾煩在剖判之前剖
判然後有象列象列然後有晷度晷度在數見之內
渾災生於渾煩之運故洪災不可以數見審也性鍊
有苞玄苞玄在蒸生之外蒸生然後有形形色色然
後有血機血機在觀攝之內靈貌生於苞玄之運故
靈貌不可以觀攝得也是以至人不責鑿於備途知

其神分之有巨細學鍊之有高卑也昔者吾嘗學於
陶先生與邯鄲太子王休長延閭子甘元淑弘農張
伯英青牛子封君達河南卜文先陳畱成仲式等俱
受五氣端玄經數子並以學達昇玄而吾以滯昧濁
質弗通味旨然所誌略猶可得而言夫人稟生之有
真僞神分之有巨細皆五氣之所流也是以至人莫
不精乎五氣之學以鑒神分之源師導者莫不明乎
五氣之本以弘真玄之教王者莫不通乎五氣之性
以闡天地之和貫於五氣之用大美哉夫五氣者陰



陽之中五常之氣也夫人生天地之間其形骸五藏
之氣一象天地五形四時之賦也天以五行爲五常
人以五行爲五藏天以木府仁其溫爲春以主生生
之常溫精上結爲歲星以照開篤之表人以木爲肝
其識爲慈以爲溫恭喜悅之藏其藏精上形爲口以
任啟泄之司象天之有春德以生其吐舒發敘之意
也天以火府禮其炎爲夏以主茂盛之常明靈上臨
爲日以宣曜明之道炎精上結爲熒惑之星以表察
司之禁人以火爲心其識爲哲以爲鑒達之藏其藏
精上形爲目以任光視之司象天之有夏有日以生
其明勝長大之意也天以土府信其厚爲地主王季
夏統維四方以主產施安給之常厚精上給爲鎮星
以照公靖之表人以土爲脾其識爲公正之藏其藏
精上形爲舌以任審味弘當之司象天之有土德以
生其受宜辯重之意天以金府義其涼爲秋以主威
裁萬物之常涼精上結爲太白之星以照斷肅殺之
表人以金爲肺其識爲氣威之藏其藏精上形爲鼻
以任猛決臭馨之司象天之有秋德以生其威亮敷



氣整冲至精神篤之爲志氣循准常精神守之爲性
氣會機指精神適之爲情氣密隱模精神運之爲意
氣合稟遇精神澄之爲懷氣因事結精神係之爲憂
氣美偶觸精神降之爲勇氣奮馳御精神崇之爲願
氣仁垂注精神鍾之爲念念深爲矜矜深爲愍愍深
爲慈慈深爲悲悲深爲啼啼深爲號皆肝府之氣起
也

夫肝者精神首運之路也故嬰兒之生墜藉而先啼
肝氣激也未知偶識於人寤寐怡然而獨笑肝氣浮
也未知有搖於八摠支躁然而獨搖肝氣煩也多恐
驚而無當捍之心善直一而無繁頑之欲皆精神未
及周御於肺脾心腎四藏之氣也

夫魂魂者精神所首左枕爲魂精神所體右據爲鬼
故肝藏魂魂動爲恐肺藏鬼鬼動爲懼魂震爲驚鬼
震爲怖故嬰兒之所以多恐驚者精神之所在肝也
及其長有怯勇者膽虛爲怯膽實爲勇膽附乎肝生
而怯膽附乎肺生而勇剛捍而生膽附乎肺柔澤而
生膽附乎肝人怯積習禦捍變而成勇者膽氣漸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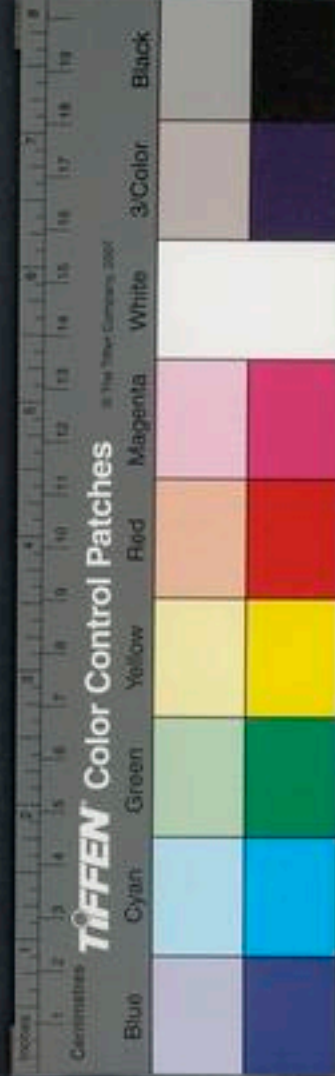


增也人怯醉酒恚亂奮而成勇者膽氣脹而滿也醉而喜怒悲呼交錯不至其常者五藏之氣浮而亂也精神御氣于肝氣清而爲溫恭慈仁深念之遠其體恭而安其視治而正氣浮而爲喜適感會之悅氣煩而爲戲歡笑劇之極氣激而爲啼號哀泣之至由是有樂極則悲悲極則樂亦復爲愛恐怵惕愧慙之時皆肝府之氣激動之中因事周環懼憂之所生也精神御氣于脾氣清而爲公正弘暢吟詠閑遠之思其兒則和而舒其視則平而亮氣浮而爲輕委於物

不慮之誤氣煩而爲寬慢驕縱豪誕忽忘之失氣激而爲矜擾怨恚嫌恨忿對距塞之違

精神御氣于心氣清而爲鑒達周物之敏其容是有決速之精氣浮而爲虛華矜妄輕談齟齬詆訶是非之論氣煩而爲耽愛美者奢華矜誕尅好勝人之傲其視則高而眇其與人對則以貌忽人有蕭然無偶之狀舉動不自勝守氣激而爲脫輕颯躁之烈

精神御氣于肺氣清而爲貌威色尊不可狎之顏氣浮而爲輕冶貌列高深失准有不常之色氣煩而爲



凌侮莫顧之畜氣激而爲勃怒振勇驚急之害

精神御氣于腎氣清而爲謙儉約謹之節氣浮而爲
妄欲諱匿悔惱之弊氣煩而爲貪恡嗜欲聚斂無厭
之鄙氣激而爲衝忌陰邪謀逆之毒夫人之生氣未
嘗不煩煩者氣積之大恒也遇靜則清氣有生遇動
則浮氣益起遇發則煩氣益盛遇觸則激氣益迅氣
有流謝故氣煩則怠怠必弊弊而多過者觸觸而激
激必竭竭則衰衰則精神散矣散則絕絕則形體朽
矣竭遇驕極風厲入之則暴卒而僵衰極氣盡則老

弊而終此人生之所以死也溫恭慈喜之變變而爲
諂柔而爲曲恭而爲媚其俯仰之謹色色則虛而俛
措俛措則婉而卑其容貌有不安之候公正之變變
而自專無憚翹陸肆固之驕其措則好許人之行以
爲已正之驗也貌威之變變而爲侮忽凌誣之慢媚
嫉矜害其道掩善其目則崛而冗其色則頰而慄其
與言則不稱憂人之徵也鑒達之變變而爲巧佞機
詭讒毀之姦其言則易而若真其宣則浮而振亮其
目睛候膝則搖易而竊速有不治守之動其操則不



能久居重定也謙儉之變變而爲密毒陰違之武亦
爲殘虐僭逆之奸其視則下而鬱其直則巧而嚴其
意則曠而戾其與居則有憤噫遽奮之効也是五變
之俗皆化利之所由也是以聖人之和天地達民有
五氣之變故不以意利而化之也

夫上好逸豫愛民有由恭阿順之巧厚之以利則民
競諂柔色順之媚以求之故邪僞化惑之俗興而木
行篤直之氣失矣失積則咎氣有餘縮之差世犯歲
星之忌災則有溫毒之疫民負司命之禁殃則有項
痛煩殞奪壽促命之死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諂
諛遺夢之燼

上好寬委愛民有徑執偏專之守厚之以利則民競
肆固矜誇之見以求之故狠軼忿戾化亂之俗興而
土行公利之氣失矣失積則地有舒泄穢結亂積風
雷反震動之故世犯鎮星之忌災則有悻氣蒸毒之
疫民負司危之禁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驕逸恣
惰遺囊之燼

上好煩品愛民有降若風邁之貌厚之以利則民競



魁岍豪傑爭第妄進之奸以求之故相凌踐蔑忽禍
化流亾之俗興而金行信質之氣失矣失積則時有
雪霜愆節之侵世犯太白之已災則有氣痛之疫民
負司契之禁殃則有癘竭氣斷及兵凶震殺奪壽促
命之死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侮慢相仇遺孽之
燼

上好慧敏愛民有文辨彩監之巧厚之以利則民競
機飾浮詭流尚之僞以求之故佞爲俺聽化闇之俗
興而火行哲明之氣失矣失積則日有病無光勃蝕
之促世犯熒惑之已災則有暑毒之疫民負司順之
禁殃則有鬼魅忤痛心悶殞絕慌惱及狂逆妄圖不
道之覬奪壽促命之死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奢
華佞害關饒遺孽之燼

上好嚴厲愛民有敢斷魁決之巧厚之以利則民競
懷毒逞其害烈之能以求之故空患陰圖禍背化逆
之俗興而水行義守之氣失矣失積則月有厲虧鬼
傷遲速不常之度世犯辰星之已災則有陰毒之疫
民負司錄之禁殃則有殘癘滯瘖暴僵及盜賊獄戮



卷之八十七
十
奪壽迫促殘命之短咎氣流注蒸產而相生爲凶淫
禁虐遺孽之燼化失五常之氣世運五常之災民沈
五促之燼皆榮辱爭奪恥怨仇侮嫉妬之所生也

夫民之生性莫非氣煩氣煩則嗜欲生焉原夫嗜欲
之本勢不踰乎口實五味體克衣暖男女偶適之間
而已矣五德之後無故以珍食華服重嬪媵之選利
害炫耀長而茂之爲無厭之盛也於是乎利害生榮
辱榮辱生喜怒喜怒哀怒生是非是非生賞罰賞罰者化
未之季穢者也聽訟者天下之禍弊者也賞罰聽訟
非所以斷嗜欲之茂也古先之爲者蓋自尊其勢而
爲之者也

夫嗜欲之茂好利而惡害喜榮而忿辱夫其常性爲
五燼之源豈有厭乎極已哉故其嚮榮也靡知足其
喜故其觸辱也莫知己其忿當其所爭也奮劔振銳
冒嚴陷凶不違矢刃之屠不顧性命之歿父子兄弟
不假相格故胡可以介介乎是非繩墨而欲以裁之
哉胡可以未來乎賞罰之准令而能以遏之哉亂民五
清之氣成民五燼之殃皆由王者使五燼之士治五



熅之民不自知已有五熅之固其知拯民有五熅之
難乎祇相激戾而生其釁怨此不達之咎也故雖昧
且不忘徒苦心而無成星言夙駕徒勞役而無濟夫
道德之運世也不眩民以煩利則民無所馳其奸求
不促民以煩辱則民無所忿其恥怨奸求恥怨弗行
則嗜欲自簡嗜欲自簡則民俗定一民俗定一則太
平淳樸雍和淑豫之深至矣太平之民不自知在太
平之世所以雍和淑豫然也惡識夫榮辱爭奪恥怨
仇侮嫉妬之措哉

若夫岷嶽之南而西北東北諸域之俗不傳此東南
赤縣之名教遺策而其民弗知有甲兵攻伐之亂而
其世弗知有相暴殺逆之禍精保性常而大仙大賢
慈淨之神出焉由茲言之何瑣瑣乎庸爾准令故事
之有乎夫熅士之執政也勢傍典刑隆崇衿據明其
權柄識其寒暑欲以擅秉而懲違忤富貴而制蒼生
弗覺夫鄙哉流末參差人情轉易已滑其在始立意
之頑而成其固弊仇衆潰逆之敗也積代相習豈悟
之哉是以熅士不可以任之者也爲其將則禍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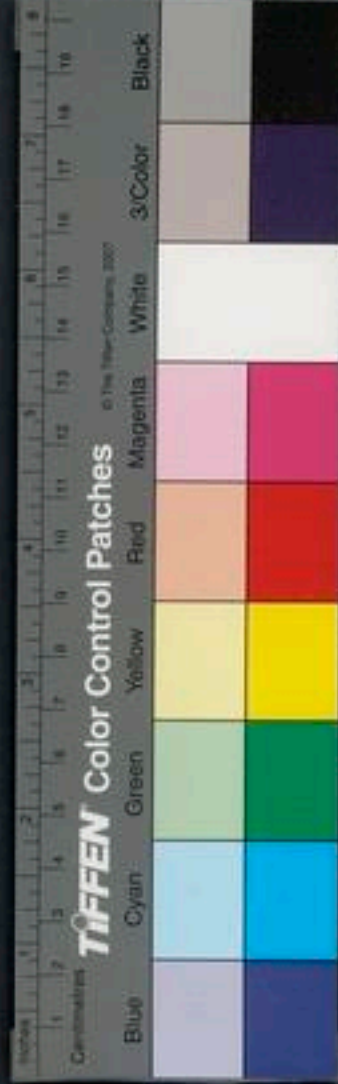


任之道學清淨之衆則道學喪矣任之王者朝廷之
列則王者亡矣觀其血機觀其舉候豈離乎五變之
氣乎聖人之羸教耳易可以審何亂之有哉惜乎而
固奚其甚哉是以至人之所以潛棲山谷者豈好爲
遁世之名乎蓋不欲以五燼之俗滑其五清之氣也
五燼之俗莫不以聲勢相傾而亂其清氣者也觸其
契色逆其聲音欲無忿憾潰中之氣者難矣事有蹇
違以已求人欲無卑側媚悅之巧者希矣遇有勢居
人求於已欲無驕凌豪御之張者鮮矣此三者皆五
燼殃氣有生之常也與之糅俗望無亂清氣其可得
乎是以道士不可得與其雜處而狎之者也

九靈上寶經云夫五情者陰陽五府之神氣形於人
者也故學仙者必隱靖山林潔修五清欲清淨而精
至以會真玄神應是以溫恭慈悅之氣藏於肝木府
之所賦也司命所守也其治肝潔常以正月十日齋
治少陽令人肝氣生至二月八日定少陽應春風至
三月六日治陽明定春風至于四月四日於甘泉東
流水之北岼東面向朝陽之地晨早沐浴蘭湯使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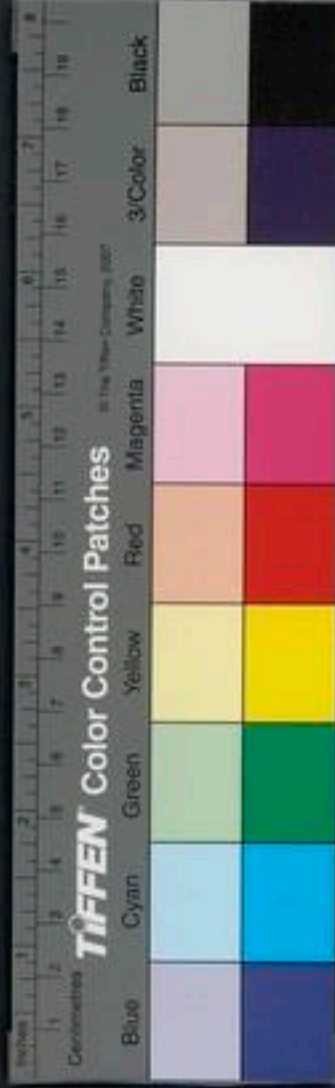


意清淨香火向日禮祈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寶內內
及左太禁上師之神上宮左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
然後靖跪以手捧心至誠定息靜念木府之真靈聞
無他思其禁不得有求於世利妄爲不柔之溫妄爲
不誠之恭妄爲不實之慈妄爲不衷之悅其修潔攝
息有定則肝氣真而無虛春溫不睦之肯不能得侵
其實氣體節休和幹力強利首無暴痛之疾司命之
神奉之青龍護之青氣繞之青液調之東嶽之精隨
之山谷之神衛之若獨處林嶺則百獸依仁有自馴
之驗狼虎歸慈有息猛之徵其修潔有積則青帝之
芝及黑玉之芝見於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三
千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木府則神第視崐
嶠之東少陽之域慈淨之仙其神變能爲洪海之溢
涸能爲天地之倒易能爲瓊宮玉宇滿乎天地之見
木府少陽之神性也哲明敏見之氣藏於心火府之
所賦也司慎之所守也其治心潔則常以四月四日
齋定陽明受夏氣至五月一日應陽調氣至于六月
二十七日常以日中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香火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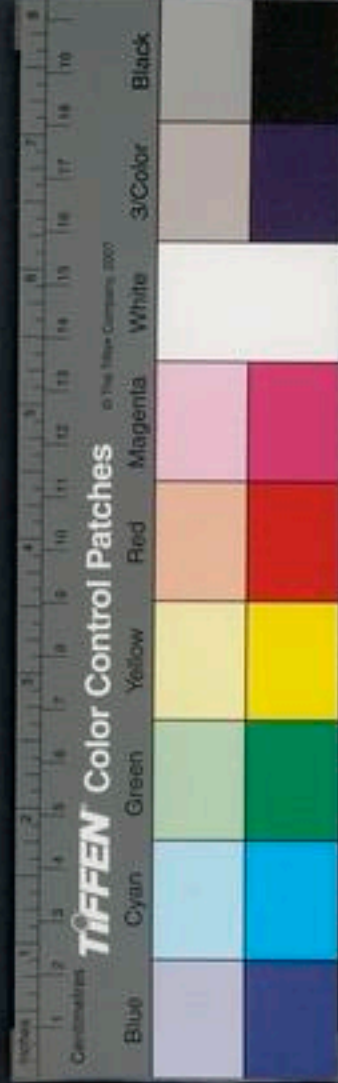


清華齋文集卷之八
面向日禮祈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太陽
太覺之神上宮都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
心至誠定息靜念火府之真靈間無他思其禁不得
有規于世利妄爲不道之哲妄爲不順之明妄爲不
真之敏妄爲不正之見其修潔攝息有定則心氣真
而無煩夏暑不睦之肯不能得侵其實氣其意明澄
朗慧用道微妙鑒徹真性目無昧睡之疾司慎之神
奉之赤龍護之赤氣統之赤液調之南嶽之精隨之
山谷之神衛之則鴻鶴鸞鳳之鳥應而歸之其修潔

不積則赤帝之芝及青玉之芝見於所行止之前得
而服之昇仙九千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火
府則神第視崑崙之南太陽之域大覺之仙其神變
能爲項佩日曜能爲光照四海而震搖諸域能爲飛
騰所詣無礙之至火府太陽之神性也公正弘重之
氣藏於脾土府之所賦也尸蠶之所守也其治脾潔
則常以六月二十七日齋定太陽受秋氣至于七月
二十七日昞時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香火向日禮
祈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上宮太均之神



宮內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
息靜念土府之真靈間無他思其禁不得交擾於世
事妄爲求名不體之公妄爲矯圖不淳之正妄爲縱
惰昏忘之弘妄爲專固不泰之重其修潔攝息有定
則脾氣真而無怠衷豫安靜而無憤蕩寒悶體沈不
收腫疽之病季暑不睦之管不能侵其實氣志意益
沖而無厭免之病舌味藥物而無不進之滋蜃尸之
神奉之黃龍護之黃氣繞之黃液調之中嶽之精隨
之四方群臣衛之萬鬼歸之其修潔有積則黃帝之
芝及赤玉之芝見於所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二
萬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著極於土府則神弟視崑
嶠之頂太和之仙其神貴常寂不貴變動之見土府
太均之神性也尊嚴威儀之氣藏於肺金府之所賦
也司契之所守也其治肺潔常以七月二十七日齋
治人利氣至八月三日定少陰令人受生氣至九月
二十七日治厥陰令人受剛氣常以日晡沐浴蘭湯
使身意清淨香火向日禮祈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
寶內內及右太禁收土之神宮右諸司頓首稽首三



百數然後靖跪捧心至誠定息靜念金府之真靈間
無他思其禁不得有御於世趣妄為驕逸接戾之尊
妄為懷害之嚴妄為侮忽之威妄為淫飾之儀其修
潔攝息有定則肺氣真而無倦秋冷不睦之膏不能
得侵其實氣則喘引和亮宵中無竭寒斷氣之毒司
契之神奉之白龍護之白氣繞之白液調之西嶽之
精隨之山澤之神衛之津梁之精侍之虎狼依之為
之驅用修潔有積則白帝之芝及黃玉之芝見所行
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七千歲而息羸其潔深大至

茅植於金府則神第視崑崙之西少成之域成道之

仙其神變能為偃月之照能為行水而足不濡行地

若水而地不堅能為身上身下漂出水火之變金府

少陰成道之神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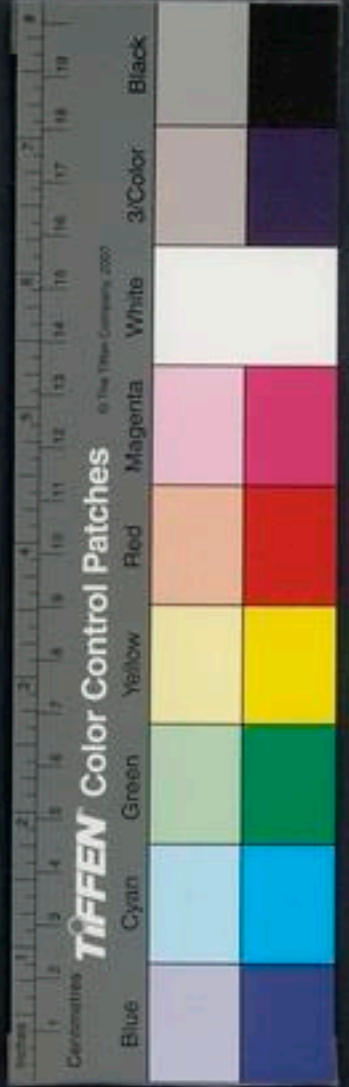
城陽郗孟節疏注尊嚴威儀之義曰不狎發讀為尊色正儼然

為嚴神肅澄怯為威舉動徐詳為儀謙儉妙密之氣藏於腎水府之所

賦也司錄之所守也其治腎潔則常以十月十八日

齋治厥陰受冬氣至十一月十五日治太陰定五藏

氣至十二月十三日通太陽受腎氣至於正月十日
皆以夜半沐浴蘭湯使身意清淨北面向陰香火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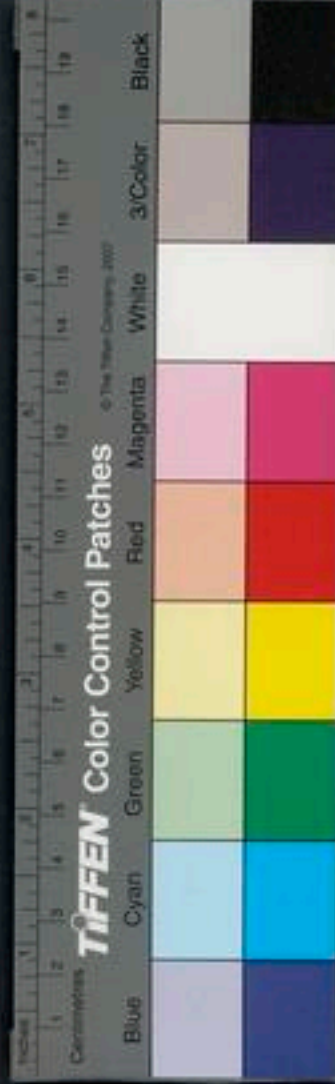
祇無上正真大道太真太寶內內及沆澄當作太陰
之神宮後諸司頓首稽首三百數後靖跪捧心至
誠定息靜念水府之真靈闕無他思其禁不得有馳
於世務要爲傾邪之謙妄爲失其常守及貪欲無厭
之險妄爲傾毒陰匿謂人不覺之妙妄爲潛謀姦私
之密其修潔攝息有定則腎氣真而無損冬寒不睡
之肯不能得侵其實炁則行步勁速進退堅強腰竅
玉房及膀胱股脛無疼滯之疾其修潔有積則司錄
之神奉之黑龍護之黑氣繞之黑液調之北嶽之精

隨之太陰之神衛之靈葵歸之其居水濱則蛟龍魚
鼈依之其修潔有積則黑帝之芝及白玉之芝見所
行止之前得而服之昇仙一萬歲而息羸其潔深大
至著極於水府則神第視崑崙之北玄都之域太豫
玉膏之仙其神變能爲晦天之變能爲他方遠膳之
饋能以大爲小以小爲大以有爲無以無爲有之變
水府沆瀣之神性也凡學道不能精立至潔於所行
則五府之神未嘉祐之而以服氣及進服藥物藥精
餌木丹石之小法多爲所敗矣設小有効不踰五百



年之力耳其術多退溺而無成也夫殖至潔之氣於
五府其精不泯及蒸人道莫不於九元之清而生之
者也莫不常爲仙爲神爲聖矣其齋法沐浴清淨所
以常於正月十日二月八日三月六日四月四日五
月一日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三日九月
二十日十月十八日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十三日
者以道氣數之此日皆天帝遊東井之日也是以行
道輒當於此日更起新意爲沐浴清淨之始倍加謹
敬之篤也其服氣法攝五情之息漸能有定然後常

以二月三日九日十八日二十七日若甲寅乙巳丁
巳甲子丁卯王相成滿日於山林隱靖之處近東流
水醴泉向陽之地地氣陽而調也沐浴蘭湯以丹書
玉房爲田字方一寸玉房在臍下三寸精念玉房令
氣致於丹田去臍中毛正偃臥兩足相去五寸兩臂
去身各五寸合目握固如嬰兒之拳是用蒲萹爲枕
高可三寸若胃中有病可高五寸若病在臍下可去
枕旣服氣不復得食生菜及生果硬物服氣時食日
減一口十日後可不食二三日腹中或涓涓若飢選



好肥乾棗上朮煎微得食之一日一夜不過此不念
食者勿有進噉其飲水一日一夜可五升而已其太
一醪醴亦可一日一夜五升勿絕口中常含棗核者
令人受氣且生津液故也如此則胃中上下氣脹腸
胃致令得空虛空虛則和氣通焉五神宗而助之則
昇仙矣孔子家語云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
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稊食者百疾妖邪之所鍾焉
是以食愈少者心愈開而延年益壽食愈多者心愈
塞而年愈奪也翟暉釋周傳論云悠悠九天茫茫萬

寓氣之所蒸產之所煩品物叢生迭相大小擾擾營
營爲利害所纏有生之爲乎其猶塵粉之一毫暫浮
於沔池之內有國之所域其猶芥石之一片孤寓於
大衍之中是以莊周稱四海之於天下猶壘空之在
大澤有國之於四海猶粳米之在太倉其中一世之
是非芥石之利害焉足以經於曠然之念哉是以至
人之所以輕天下細萬物也豈措心於矯亢之觀乎
直以世利無以干其首懷榮華無以褻其顧盼將在
子靖氣潔精其貴存真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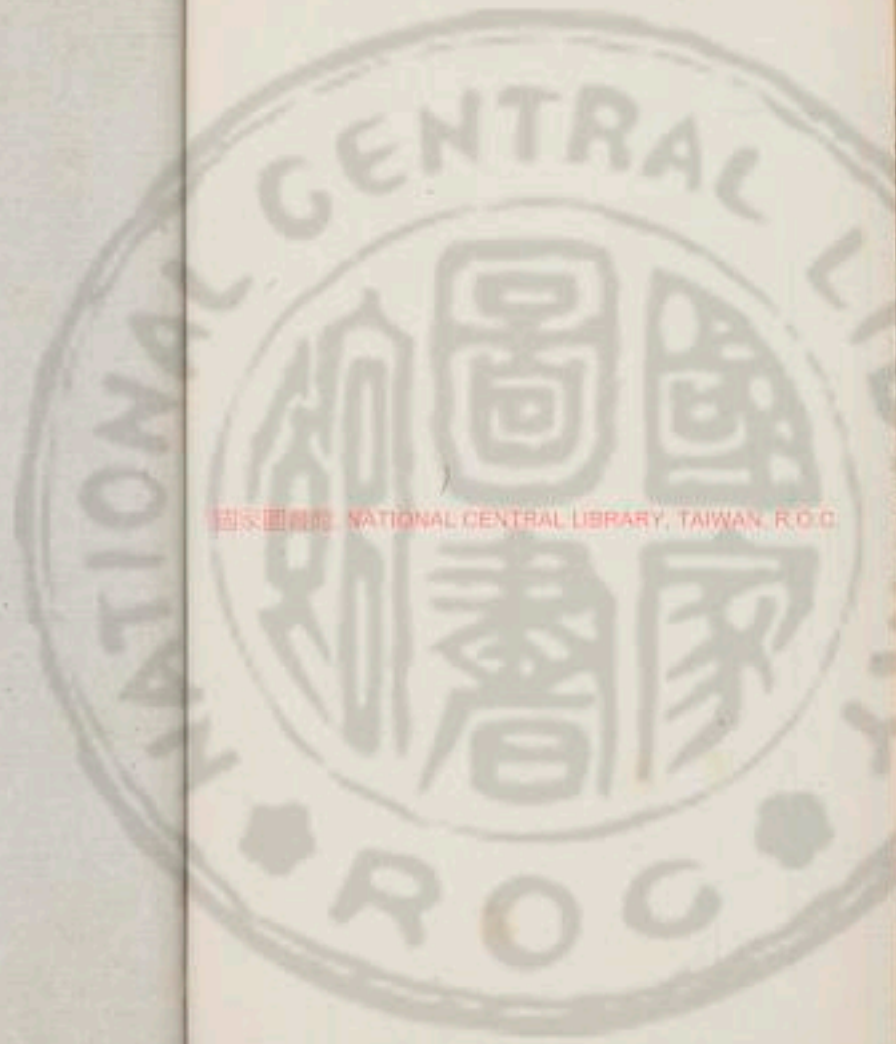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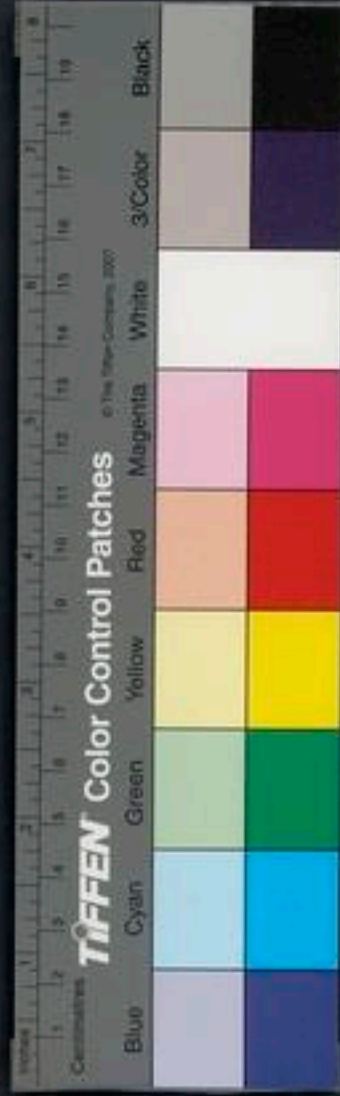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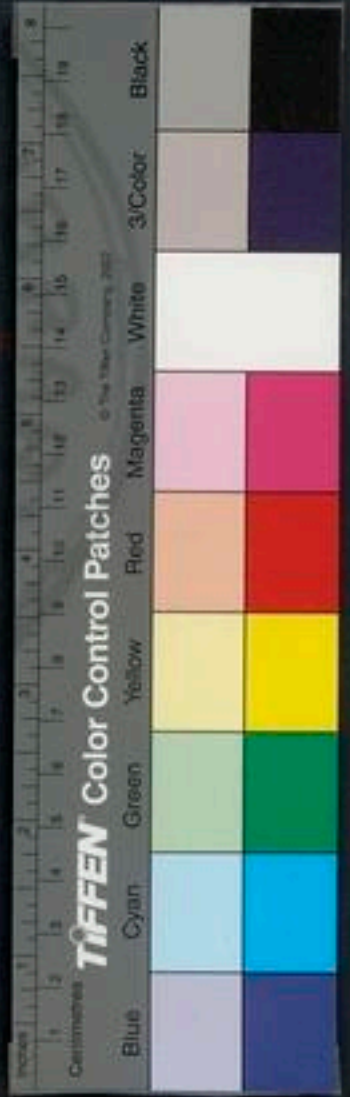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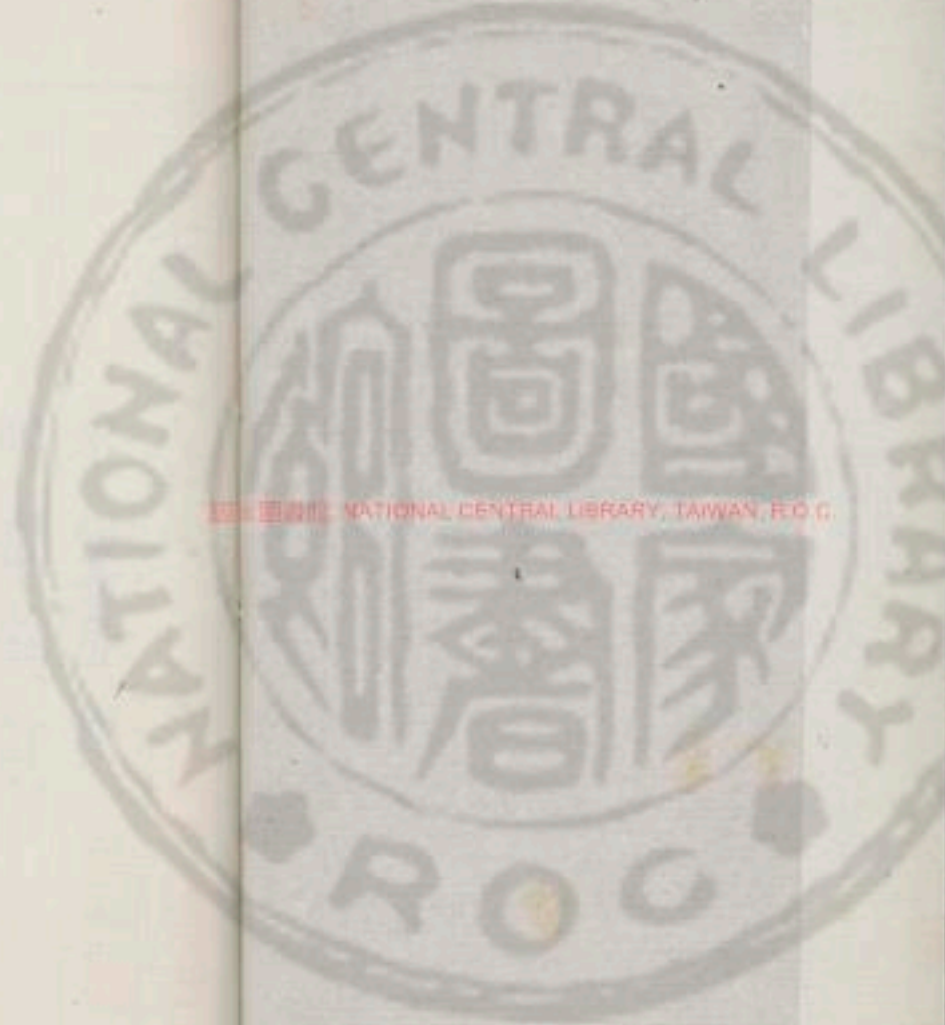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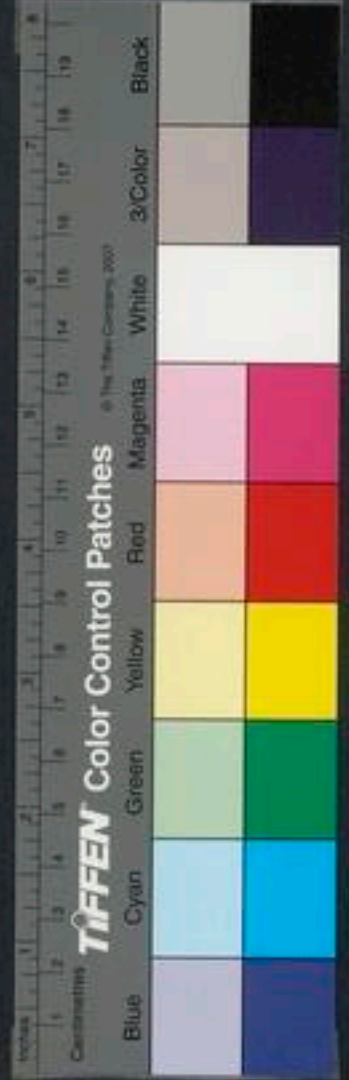




2442053, V.06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八

存九

宋 張君房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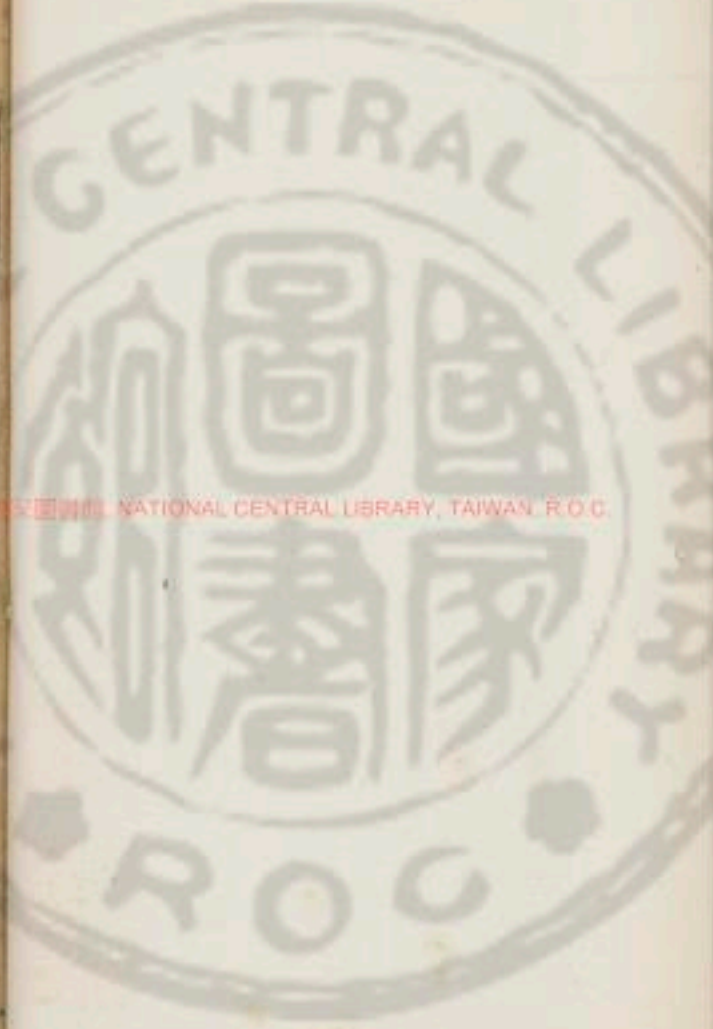
明 張萱 訂

仙籍旨訣

道生旨

谷神子裴 銅 述

鍾陵郡之西山有洪崖壇焉壇側有樓真子楊君知
余有道請予請述道生之宗旨余曰子不聽西昇經
云人徒知天地萬物而不知生之所由又曰吾與天
地分一氣而治自守根本非效衆人是知修道之士



若不知生之所由道之根本則茫茫然罔測道之來
矣欲求長生先修所生之本子能曉耶楊生曰未悟
子告曰欲曉則速且誓戒楊君再拜具詞曰某才器
瑣微行能幽晦將輩血爲滋味以監容爲歡娛罪根
既深神彩益濁豈三覓之寧謐被五賊之戰爭以恍
惚而暢懷極其喜樂俄悼亾而感物過甚悲傷振蕩
命門壞墮元氣虛羸漸逼亾異尸居枯槁欲來何難
骨立鹽梅銷鑠寒暑煎熬既非金石之身須示風霜
之鬢大患擬作微軀豈安寤以爲龍蟄之徒豈覺幽玄

之理步步就死兀兀不知人間或有道高河上衝入
壺中霓服羽衣一遊而縮其地肌珠幢玉節一舉而
登其天門變瓦礫於金丹改容儀於玉液造化由已
修行在心魚縱涸而重波骨雖枯而再肉伏以小子
螻蟻之命纖芥之軀昏濁無知敗亾有日忽神鑿其
竅天啓其心善達玄關志求道要慕真仙而汲汲如
飢渴中腸陋浮世之悠悠若煙埃滿眼欲薰希夷之
質長含橐籥之間擺去塵機冥搜真科推無形於恍
惚見有物而萌芽至此時則萬象空搖寸誠不撓敢



匍匐懇請誓戒深詞存歸太上之清壇靖想虛皇之寶座仙童握節侍女焚香既得事之證明豈將心而猶豫凝悞氷泮端倪寶流荷重德而便頂丘山感深恩而已銘肝膈若非人妄泄得士不傳則觸景罪殃動足受禍指陳白日契約丹誠無任驚寃泣血之至予卽告之曰子既誠懇如是予當語子生生所由人之根本者男精女血既就有道自然而生爲水一點今膀胱之水是其餘也水中有氣鬱鬱然未有所著欻然感天地純陽真精之華入於氣而相依憑氣遂

者之是謂之神神之甚微雖得水氣養之澆溉懼強而見迫若水之澆溉物之甲拆又不可以浸之浸之則其甲卽死矣仍於水中純陽真精之華生爲二腎也二者以應陰陽之數逐隔水擎捧其神與氣乃得悉與腎神之靈是謂氣爲母神爲子道幹既育萬物成體子母既長不可同處須放其子之造化成其窟宅然母亦安矣神又須物引而離其母乃借水之兩點氣如腎之數神以陽光守而凝之然又慮水之盛兼五行不足無以成物而假土來尅其水慮土尅



其水盡又假木來尅其土慮木尅其土盡又假金來尅其木慮今尅其木盡又假火來尅其金火若尅其金盡卽內以水救之是謂轉相生轉相制成物是謂人之眼眼者與天地合體五行足矣所以眼當中黑水也次黃土也次青木也次白金也次赤火也其事明也五色旣成陽神乃寄光於其上是謂神光焉眼之位屬肝者緣光明如日日出東方肝在東方而屬木故肝藏得而管之黃庭經云肝神龍煙字含明注云日出東方故曰含明神者純陽也勢長飛動如天

之日月而轉動也其眼漸上昇須照燭其外爲神之樞機而神則合居其內而主其中神專盼其眼漸漸不覺已離其母若眼者只要引神而離其母後居外與神相應不可附其眼則依前不成造化矣其氣母雖離其子終須養其子成長安穩若中途而廢則彼此不能安矣卽須假木來生火是爲心焉使心而盛其神心之內空方寸乃受神而居其神曰靈也故謂心爲靈臺神是陽也心爲火焉故神得而居其內蓋水流濕火就燥之義道書曰心爲神之都是也所以



心靈於諸藏者緣神之故非心獨能靈焉若無神之
在內則與諸藏何異但緣心屬陽之故勢多飛動因
茲使乃不得停爾目但確然而定其神則心亦不動
矣蓋須修道習熟不然者大難不搖動其心耳其次
肝肺脾六府五體九竅毛髮之類皆神得而造化焉
益取眼之規則耳即眼爲五藏之苗也如此三九二
百七十日則應陽之數極人之體備具矣然神自離
其母後更不復到本系凝結之處蓋人漸被五味沈
之而不清泠神雖同用炁雖同行終不解却相養却

相成但相反爾今以子母相離本者蓋緣未有窟宅
諸體尚闕所以事須相離而各造化及其彼此安穩
更不相吊省豈有子母得爲順序哉今言心爲氣馬
但意到則氣到今人或偶使氣到諸處則不解到根
本從來相合處耳修道之士不可不留意焉脾去腎
近者若眼中黑與赤遠矣足可明之其神雖都於心
亦寄位于精中養其體潤其性保其骨髓使其堅強
人之壽考神亦得久安於人體中矣凡人臨危險而
毛髮寒豎者是神恐傷其窟宅爾若人之暴橫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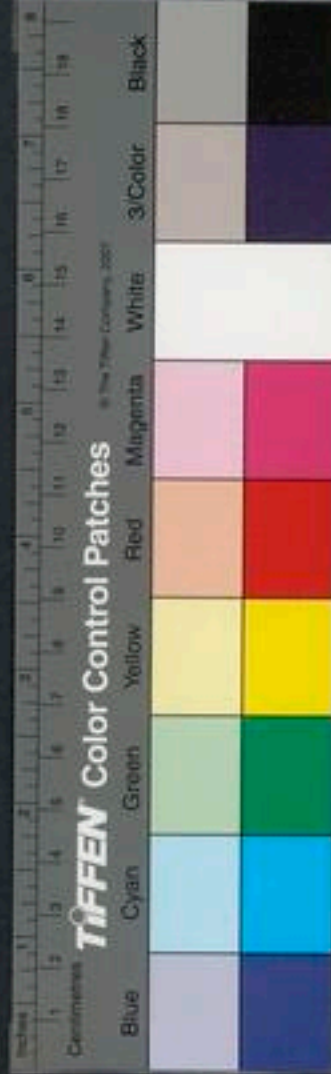


者元氣猶強而未弱還元返本不得或爲匿鬼而憑
陵於人蓋元神不病器用不銷耗使其然也則春秋
云匹夫匹婦強死冤冤憑依於是焉於強死中其
神或漸耗未盡却被忒盛將去爲人則分明記得前
生事也則鮑靚記井羊祐識環之類大約記得前生
事者也童子暴橫而死精氣未散使其然爾所言精
者精津氣而成若動搖而出則神不安爲滑而決泄
減耗神之用也精之既竭神亦耗盡微微然漸與初
來相類然心氣既壯水氣又盛人體堅強五味薄樂
則氣與神不相當既而無戀求住不得歛然而去歸
空却成舊時真精之英華附之于天所言泄性不滅
是也則禮記云骨肉化爲土冤氣歸于天元神如主
千神如臣元神既去千神無主國之空耳所以謂心
爲帝王水氣既無陽氣管攝亦便散也二物既去則
人體傾去謂死卽無所知也舉世人皆爲好道修道
不知道是何物而修耶凡人好酒必知是麴米所作
凡人好色必知是西施洛浦凡人好財必知是金玉
寶貨耳且押韻從東字起首至于法字數萬皆著切



脚人盡能辨認之惟至道一字則懵然不會或云虛無自然修心行善竟不能知其旨也既不知之則向何門而修哉殊不知道水也在人身曰氣也所以云道生一蓋水藏也一陰一陽謂之道蓋水火也一陽既去一陰亦散是不成道也人須死矣夫天地生於道蓋浮世界耳是謂道去則人死水乾則魚終所以陰氣爲母者是內陰之根本非外陰邪之氣也所說陽神者是純陽之精英是元神也非五藏諸體之神也元神能生其三竅七鬼及諸體之神爾黃庭經云

腎神玄冥字育嬰注曰腎精爲子故曰育嬰二腎之中男爲精門女爲子宮精門既開腎氣亦泄不獨內陽而散內陰亦竭所以腎爲陰之都心爲陽之都凡生化先從陰而入陽是萬物從濕而生也蓋精亦從腎中而出其子亦從腎中而成是不離腎藏耳大約心之元神俱借其體而共治之三竅亦助成爾但專爲害者乃七鬼三尸向外陰邪之氣而賊身徃徃神氣多不敵則人死矣人死則三尸七鬼暢焉夫元神君也尸鬼之類亦臣耳若狡靈之臣亂其國而迫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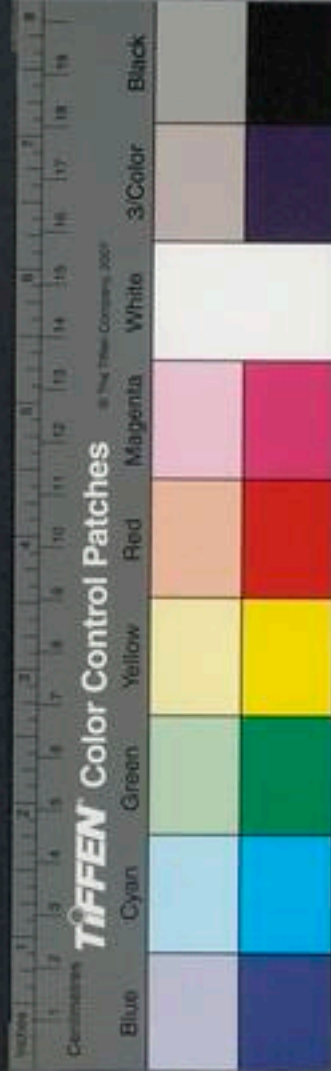
君也若修養其氣壯其神則七鬼三尸終不能勝壽
自長生耳夫不疾暴死者蓋肌偶然蹶澁不到一藏
其藏既弱遂爲五行遞相尅至于火盡陽肌絕則神
去人自死矣蓋肌蹶澁不行而阻之亦中有傷敗使
其然也昔扁鵲治虢太子病云所謂尸蹶也以陽肌
下墜陰肌上爭會閉氣而不達上有絕陽之肌下有
破陰之經絕陽之氣色氣管於肌故形濁如死狀夫
陽入支蘭藏蹶者生陰入支蘭藏蹶者死此數事者
皆五藏之中時時暴作者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信

右之美於肢目營萬象心虛異端神被牽驅身無管
攝則室家無主國邑傾頽固其宜矣主人不修舍宇
而外經營則舍宇日有危壞矣夫人若知神之所主
子母運符則修身了達之門可見矣若無所主但任
呼吸喉中主通理藏腑消化穀氣而已終不能還陰
返陽填補血腦又衆人之呼吸與眞人之呼吸殊矣
南華真經云衆人之息以喉眞人之息以踵注云從
根本中來又云其息深深此其義也豈容易哉若但
信其自呼吸未有得道哉夫一呼一吸不得神宰則



不全其呼吸耳真人曰若神能御氣則單不喘息斯
言至矣又能咽其津以意送之至氣海中則直灌其
靈根矣吁今之人不會神與體彼此是非邪人能算
盡萬物而不能算其神與體何感而相成但記三歲
之後事而三歲已前昧無所知也若到算歸其盡處
卽自見神與體元氣配合之根由則了然無二物知
神與真氣同體假名則一存一想歸其真矣此所謂
深根固蒂夫復氣者復於本生之處如周易復卦
云一陽生五陰之下若還丹之義非伏與服也其義

明矣天爲受氣之始氣是有形之根氣不得形無因
而立形不得氣無因而成二物相資乃能混合聖人
知外用之無益所以還元返本握固胎息洞明於內
調理於中取合元和之大朴不死之福庭夫神和則
可以照徹於五藏氣和則可以使用於四肢道經云
三月內視注一心守一神則神光化生纏綿五藏凡
人勞神役役無一息駐於形中而希長生不亦遠乎
若能胎息道成精氣有主則使男子莖中無壅精婦
人臍下不結嬰萬化之用莫先乎氣至人之用莫妙



乎神虛無之中有物謂之神窈冥之中有精謂之氣
吁其神與氣來既恍惚去無朕垂其來也則難其去
也甚易是以聖人悲痛而惜之於感世人何容易而
驅其氣也不知形者不可與言氣不知炁者不可與
言神知神者則資道矣易曰精炁爲物游魂爲變變
易不節人不長生所以王母有金璫玉珮之道軒轅
行內視返本之術不可不信之吁萬物有終而天地
長久人民有死真人長生乃俱陰陽交感之氣矣人
能守其陰陽陰陽亦能守人矣天地不死而人自死
化腐於其間哉夫崩齧毀壞土能填之老木衰果以
枝接之破車漏船木能補之折鼎穿釜鐵能固之人
遇衰老返神活之皆上仙成敗之言不可不知也夫
陽丹可以上昇陰丹可以輕舉陽丹卽大還之丹陰
丹卽是內修返本之理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
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少思寡欲可得長生夫道之
最要以精爲根以炁爲蒂經云就養靈柯不復枯夫
含真之道禦養之術訣之在口不傳之於賤翰也但
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泯滅萬慮久久習熟用晦而



明必得道矣

養生辨疑訣

栖真子施肩吾述

一炁無方與時消息萬物生死其氣盛衰處自然之間而皆不知所以然而然其所稟習在覆載之下有形者先須知其本知其本則未無不通修道者先須正其源正其源則流無不應若棄其本而外求背其源以邪究雖躡盡百家學窮諸子徒廣虛論之功終無攝養之效得者觀之實爲自悟耳今歷觀世間好道之流不可勝數雖知恬淡以自守全不知恬淡之

中有妙用矣雖知虛無以爲理全不知虛無之中而無不爲矣若不知虛無恬淡妙用之理徒委志於寂默之間妄作於形神之外是謂無益之用非攝生之鴻漸也且神由形住形以神留神苟外遷形亦難保抑又服餌艸木金石以固其形而不知艸木金石之性不究四時順逆之儀久而服之反傷和氣遠不出中年之內疾害俱生使夫輕薄之流皆謂繫風捕影不可得也翻以學者爲不肖以真隱爲詭道不亦傷哉或人以此事而譏余曰吾聞學道可致長生吾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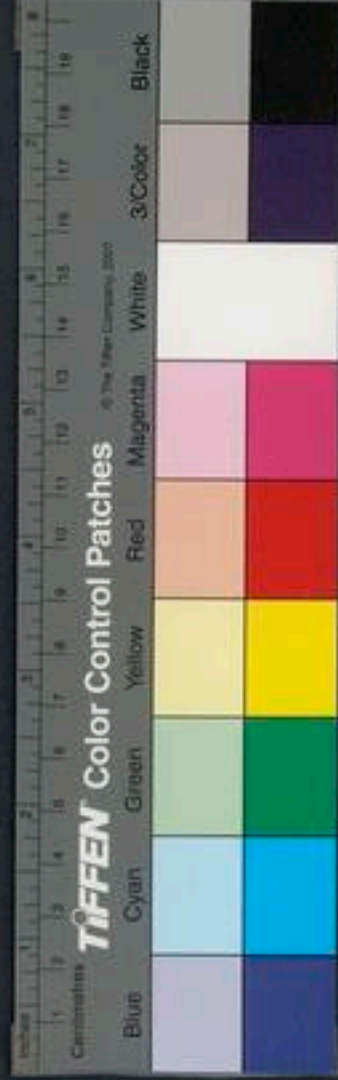
童年至于暮齒見學道之人已千數矣服氣絕粒者
驅役考召者清淨無欲者修仙鍊行者如斯之流未
有聞其不死者也身歿幽壤之下徒以尸解爲名推
此而論之蓋得者猶靈骨耳非可學而得之余聞斯
論不覺心愍然于內神恍惚于外沈吟之間乃太息
而應之曰觀子向來所說實亦鄙之甚矣迷之尤矣
今世人學凡間之事猶有成與不成豈况妙本玄深
昏昏默默胡可造次而得之且大道無親感之卽應
苟云靈骨無乃疎乎然天服氣絕粒者道家之所尚

人苟得之皆有不食輕舉之効便自言腸胃無滓立
致靈覺形體獲輕坐希鸞鶴採餌者復以毛女爲憑
呼吸者又引靈龜作證曾不知真炁暗滅胎精內枯
猶執滯理於松筠守迷端於翰墨良可嗟矣寧不怪
於驅役考召之流蓋是道中之法事研討至精
窮其一語誠爲身外之虛名妄矣且元和之氣非時
長而有之未有此形天地之間已有之矣經曰先天
地而生卽元氣矣此身有者父母交合施其元氣元
氣者真精矣何以明之精留於身則身生精施於人



則生人移此精氣結彼元氣彼既成於形此則受損耳內景經云長生至慎房中急此在乎妙用之道元氣結之爲精矣身中之精元氣之本能使氣一汴精移之上元下元之中又採新氣旬日還爲精矣如彼釜孰其物則出之更添新者迴還無窮天地不足爲久壽矣上元充滿百節自實老者反丁丁者反嬰斯得上元下元我能經絡運度寬猛是則審修我宮神仙必得不修我宮死之必尅人在氣如魚在水沈浮東西莫不由已修鍊經時百節盡暢矣若陽春久乃

自知若有不通及疾病之處注意中元發火以焚之乃自通通則愈矣心爲絳宮絳宮者赤色猶火也存心炎火亘乎一身非特爲氣道流通抑亦銷其邪也凡欲行氣之前但焚之一度經曰廣成子積火焚五毒五毒五味矣五穀五味不焚之必能壅遏氣道焚之或久令人煩熱存之纔通卽須行氣行氣之法但泯思慮任神廬微微元氣自然遍體夫炁者百節毛孔皆自有之能以意行之是賢臣化百姓矣何以明炁之在身但以一丈之竹通其節以荷一頭口向中



吹之氣忽然達於筒中自有元氣相撐而出人身中亦猶此筒思慮既絕元氣遍身遍身之後兀然而定其取定之術具載下元篇中審而行之萬不失一矣

下元歌

契真之道飄飄易動不動中如有寄那知有無可超忽去住玄機此其義

此篇調下元之訣契真之要甚不難人自強難飄飄猶閑暇美能閑暇其身澄心絕想三元俱通仙則近矣動不動者玄珠矣謂存下元之中作一珠可彈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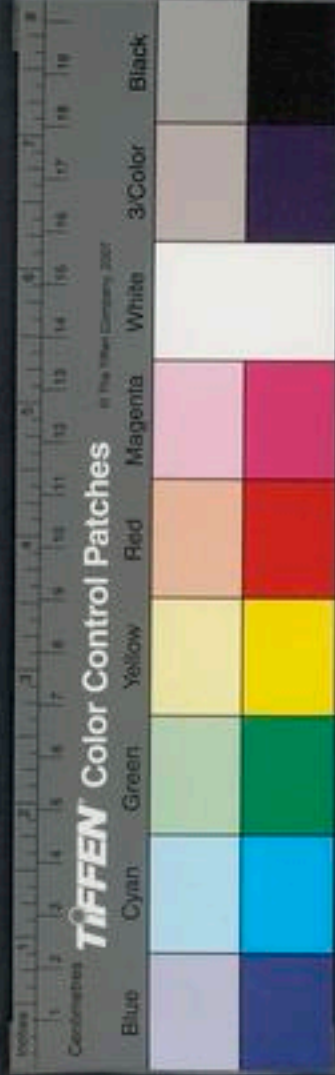
許大熠熠然如動又不動動中寄者注意於下丹田之中有炁海使炁細細於海遶珠四合炁入足動中寄有其珍珠矣中元注下元之珠元炁乃定定則外炁不入內氣不出兀然與天地同和命無涯矣天地自傾我長自然矣黃帝於赤水求玄珠赤水則赤血天如玄珠在於氣中求此珠珠得必生故使罔象則思無慮冥然之後乃自得此珠矣欲知超忽飛昇道切在去機機去身存機住身死無機曾中純白處得失之要此其義矣



後序

冲和子云余少學道長乃允益天下名山靡不尋覽
躋危躡險敢憚乎勞意有殊觀不遠千里乙未歲步
青城之燕谷幽遠百里松蘿上蔽于天偶逐樵人步
入石窟窟內有真人云姓李氏不知何許人也垂髮
過腰姿容冰雪余再拜之怡怡如矣良久問從何而
來余因述誠素願處機履之傍天幸見錄俄經四十
三載忽授三元之術如訣修之俾晝作夜一紀之後
徃徃自飛玄之又玄難於數載受之者可三十一年

傳傳非其人災罰可見行此道者五辛陳臭並宜損
之損之在漸不宜頓矣一年之後氣道充實自不食
矣其大要在乎泯機機絕則炁不召而至不謀而成
躬自行之一一神效今爲注解庶無後迷高尚之徒
幸祕斯訣矣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九

存十

宋 張君房 輯

明 張萱 訂

諸真語論

經告

安非告曰衝風繁激將不能伐君之正性絕颺勃鬱
焉能迴已之清淳爾乃空冲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
絕棲澄至真當使憂累靡干於玄宅哀念莫撓於絳
津



雲笈七籤卷之八十九

存十

宋 張君房 輯

明 張 萱 訂

諸真語論

經告

安非告曰衝風繁激將不能伐君之正性絕颺勃鬱
焉能迴已之清淳爾乃空冲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
絕棲澄至真當使憂累靡干於玄宅哀念莫撓於絳
津



太上曰高才英秀惟酒是耽麴蘖薰心性情顛倒破
壞十善興隆十惡四達既荒六通亦塞

天尊曰一切衆生久習顛倒心想雜亂隨逐諸塵捨
一取一無暫休止猶如猿猴遊於林澤跳躑奔趨不
可禁止是諸凡夫心性亦爾遊五欲林在六根澤縱
逸騰躍不可拘制

又曰人情難制猶如風中豎幡飄飄不止或思作偽
以邀名譽定志經云人既受納有形形染六情六情
一染動之弊穢惑於所有昧於所無世務因緣以此
而發招引罪垢歷世彌積輪迴於三界漂浪而忘返
流轉於五道長淪而弗悟嬰痾抱痛不能自和馳神
惇惇惟罪是履

太上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與
時爭之者昌與人爭之者亡是以有兵甲而無所陳
之以其不爭夫不祥者人之所不爭垢辱者人之所
不欲能受人所不欲則足矣

妙真經曰視過其目明不居聽過其耳精泄漏愛過
其心神出去常於欲事汲汲據爲利動者惕惕懼結



連黨友以自助者非真也

又曰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道言吉凶禍福窈冥中來其災禍也非富貴者請而可避其榮盛也非貧賤者欲而可得蓋修福則善應爲惡則禍來

天尊曰氣不可極數難可窮死而復生幽而復明天地運轉如車之輪人之不滅如影隨形故難終也妙林經曰夫有爲生死衆生漂浪如虛中雲如空中

如谷中響如水中月如鑑中象如熱中炎如電中火如聾中聽如盲中視如啞中言如二頭鶴如三足雞如龜中毛如兔中角如是無明貪著愛見生死之本亦復如是必竟皆空不可論說譬如燈滅不可尋求生死本空亦復如是如大猛火如四毒蛇不可親近生死之法亦復如是

天尊告聖行真士曰若復有人於諸法中生有見心捨於穢土求三清樂捨衆生身求真道相欲斷煩惱而入無爲求離諸見乃得寂滅如是等相我說此人



名大邪見譬愚人畏於大地而欲走避所至之處不
離大地衆生亦耳畏生死身疾捨三界有心厭離所
得之身不離生死如是衆生未能見法求真道相深
實可哀真道相者名爲不作無起無滅非有非無非
常非斷非大非小非色非心體如此名爲修習真道
正行

又告聖行真士曰世間衆生無明重暗真道在身莫
能覩見譬如愚人東西馳走求覓空色而不能知即
色是空一切世間亦復如是心性馳走欲求真道不

知身心即是真道又寶瑞降之有千善則後代神真
有二千善則爲聖真仙將吏有三千善則爲聖真仙
曹掾有四千善則爲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五千善
則爲聖真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爲聖真仙卿大夫有
七千善則爲聖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爲聖真仙皇
帝有九千善則爲元始五帝君有萬善則爲太上玉
皇帝元君曰萬善之基亦在三業十善相生至于萬
善行善益算行惡奪算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
理毫分無失長生之本惟善爲基也專精養神不爲

物雜謂之清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忘念以定
志脩身以安神寶氣以存精思慮兼忘冥想內視則
身神並一身神並一則近真矣

道曰凡人遇我以禍者我當以福徃是故福氣常至
此害之氣重徙還在於彼此道者之行也徐來勒問
曰何謂兼忘高玄真人曰一切凡夫從煙燭之際起
愚癡塗著諸有雖積功勤不能無滯故使備定除其
有滯有滯雖淨猶滯於空空有雙淨故曰兼忘是故
名初入正觀之相

盟威經云道無不在在師爲師在經爲經不離中也
寶玄經云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返流末還至本源
源即道也道無形狀假言象以爲津旣言冲用用實
無物

三皇經曰天下無常豈有堅固者故急當厭遠之求
索自然以脫身耳又曰萬物無有常成者皆不久完
三光永明天地常昭然

黃老玄示經曰道者不可以言傳欲使學者述書以
相授然可得聞也夫善述事者必通其言善言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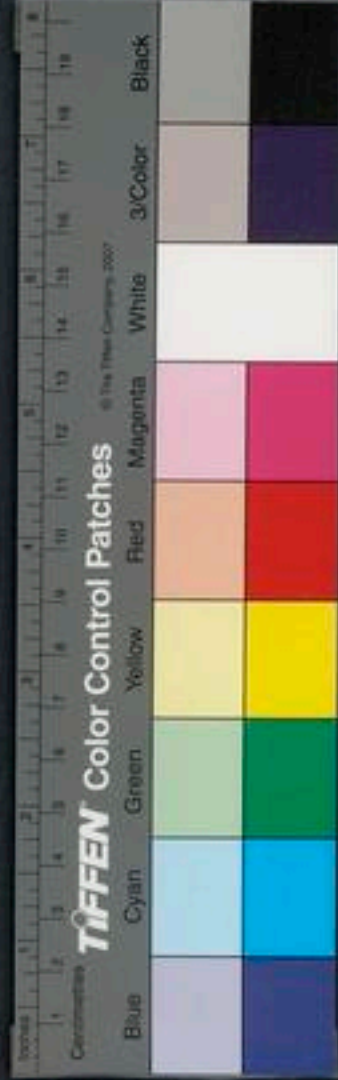


必通其意其意若通道可得也夫天地之初知其無朕也入於虛無者知其有實也故云其以成法其初始終也是以聖人見有書即知其本無書也聞其言即知其出無言也見書知言聞言知意知意即知道也知道即知其可以書傳也故真人以神聽聽可尊也聖人以身教教可珍也

太上告王母曰夫人受天地之氣生氣之來也謂之精精之媾也謂之靈靈之變化之謂神之化也之謂竟隨竟往來之謂識隨竟出入之謂鬼主管精鬼

之謂心心有所從之謂情情有所屬之謂意意有所措之謂志志有所憶之謂思思而遠慕之謂慮慮而用事之謂智智者盡此諸見者也夫性者靜也氣者動也動靜如一內外和順非至人安能措心於此哉術藏於內隨務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民民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令以示民者法也變萬物而見其象術化萬民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王以術爲神

四等智慧觀身經云夫道者要在行合冥科積善內



足然後始涉大道之境界若自不能皆爲徒勞於風塵耳無益生命之脩短也道在我不由彼惟慈惟愛惟善惟忍能行此四等乃與道爲鄰耳

老君戒經云惡人者胎於醜薄之精形於芻狗之類
冤微鬼盛尸毒滿腹人面蟲心體性狼敵嫉妬蛆蠅
常懷陰賊壞成作敗言則噉噉自遇如玉遇人如土
陽推鬼點不計殃咎昔有一人不念居業專行偷盜
入大臣家此人夜作狗形既到其家值其大建功德
吾時見此偷徒作狗形吾即叱之令長作狗使常銜
巨石還此大臣家積以爲山盟威經云淫犯內外逼
掠非偶翻覆陰陽公私戚屬悉通姦狡異類妖交本
行經云昔有國王元慶放心於愛欲之門值劫運終
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爲女子
遂其先好也

太平經云何謂爲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爲上多
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爲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見窮
是爲下多言人也夫古今聖賢也出文辭滿天地之
間尚若其少有不及者故災害不絕後生賢聖復重



言之天下以爲法不敢狀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
若其少是以善言無多惡言無少故古之聖人將言
也皆思之聖心出而成經置爲人法愚者出言爲身
災害還以自傷

真誥曰夫百思纏胃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
口言吉凶之會身靡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
雖有真心固不爲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
頭不白者亦希聞也在官無事表真內鍊紛錯不穢
其聰明爭競不交於心習此道之在官也

中經云慎無竇吾以求寶也慎無傳吾非其人
也慎無閉吾絕其學也傳吾學者昌閉塞吾學者雖
獨行之必遇天殃傳吾道者當法則天地江河淮海
法則天地者何等不生何等不成法則江河淮海者
何水不流何川不行

西昇經云欲者凶害之根也氣者天地之元也莫知
其根莫識其元是故聖人欲入氣以輔其身

洞神誠身保命篇云黃帝曰聖人保命之最莫上於
身心和害身心豈過於善惡善惡所起本於心心法



不住攀緣是用所緣者名曰境界能緣者名之曰心
故萬品所起莫過於心萌於心者名曰行業行業所
操名曰善惡故縱欲爲惡息貪爲善善者能爲濟俗
出塵之益惡者必作敗德添穢之資故聖人知無形
而用者心也形不自運者身也然心不託於身則不
能顯班借用身不藉于民則亡滅不起故身心體異
而理符致用萬善而趨一故能表裏爲用動靜相持
身無獨往爲心所使心法不淨惟欲攀緣身量無涯
納行不息故心爲凡聖之根身爲苦樂之聚聖人知
患生于心愆必由已是以清心除患潔志消愆凡俗
之流其即不然肆情縱欲不知欲出於心侮慢矜奢
不知慢生於已情騁愚暴不顧其身故以禍難所階
由之不識危亡自此日用不知故聖達惑愚而垂教
也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九

存十一

宋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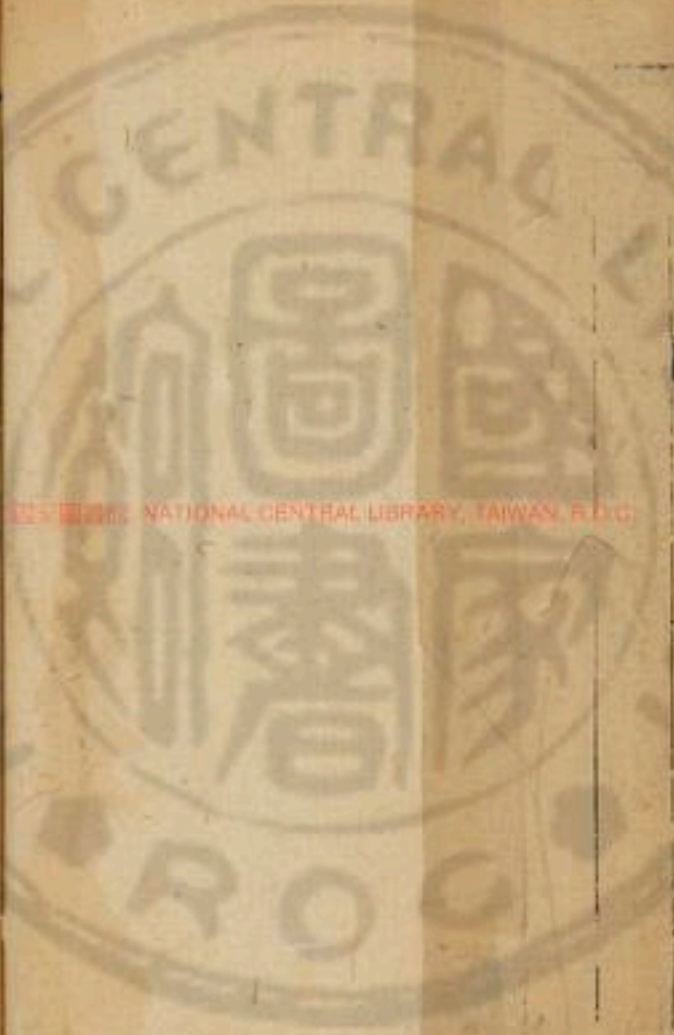
明張萱訂

七部語要

連珠 凡六十五首

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
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
棲心則不誘于外也

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一

存十一

宋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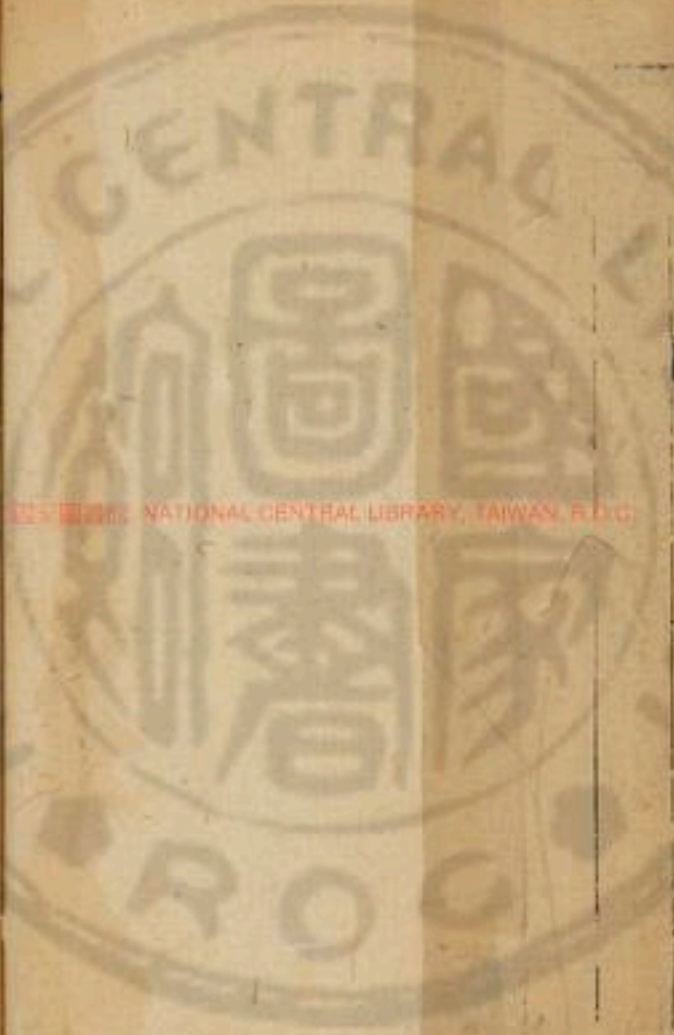
明張萱訂

七部語要

連珠 凡六十五首

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
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
棲心則不誘于外也

七竅者精神之戶牖也志氣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



誘于聲色鼻口悅于芳味肌體之於安適其情一也則精神馳騖而不守志氣縻於趣捨則五藏滔蕩而不安嗜慾連綿於外心腑壅塞於內曼衍於荒淫之波留連於是非之境而不收德傷生者蓋亦寡矣

人之稟氣必有情性性之所感者情也情之所安者慾也情出于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冰之與水火也煙生于火而煙鬱火冰生于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貞則情銷情誠則性感夫弱者剝情以遣累約

慾以守貞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美麗之華不以滑性哀樂之感不以亂神處於止足之泉立於無害之岸此全性之道也

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包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慧發矣

吳竿質勁非箬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銛人性懷慧非積學而不成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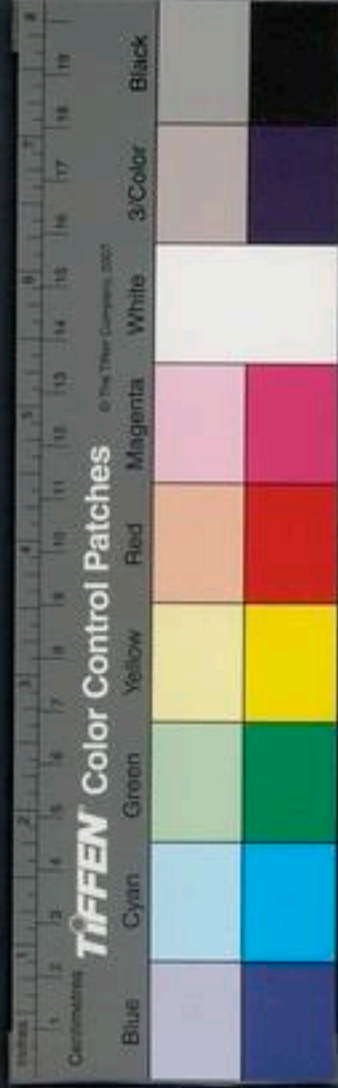


知遠近祈明師以放心術性之蔽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思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弈敗矣非弈道暴敗情有暫闔笙滑之也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鳴鴻過者彎弧撥之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弈秋之弈隸首之算窮微盡數非有差也然而心在笙鴻而弈敗算撓者是心不專一遊情外務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專於聽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專於視也瞽聾之微而聽察聰明審者用心一也

善者行之不可斯須離可離非善也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爲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僂跌也

遽瑗不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于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于垆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變其情故居室如見賓入虛如有人



昧暗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而行未有隱而不彰
修操於明行勃於幽以爲人不知也若人不知則鬼
神知之鬼神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
若身常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慙影獨
寢不媿衾上可以接神明下可以固人倫德被幽明
慶祥臻集

仁愛附人堅於金石金石可銷而仁愛不離則太王
居邠而人隨之也

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
宜熱而有蕭丘寒飲猶曰火熱熱者多也迅風揚波
高下相臨山隆谷窪差以尋常較而望之猶曰水平
舉大體也

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
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士不足以論理若握一世之
法以傳百世之人猶以一衣擬寒暑一藥治癘瘕也
若載一時之禮以誹無窮之俗是刻舟而求劍守株
而待兔故制法者爲理之所由而非所以爲治也拘
禮者成化之所宗而非所以成化也成化之宗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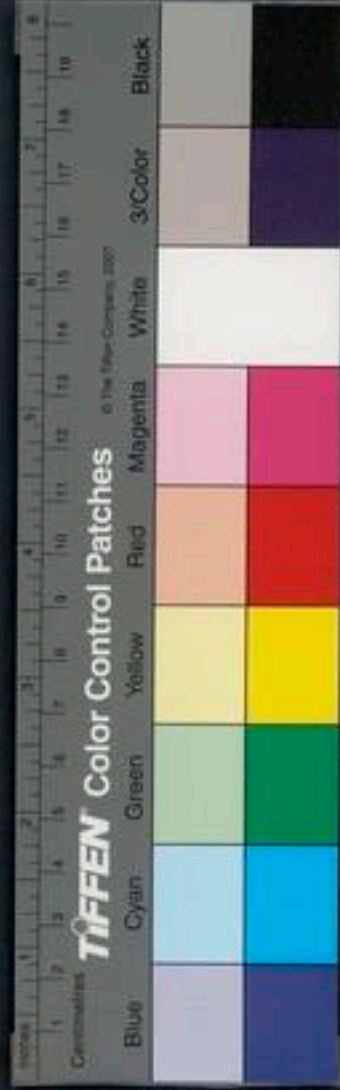
隨時爲治之本在於因世未有不因世而欲治不隨時而成化也

言以譯理理爲言本名以訂實實爲名源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辯理由言明而言非理也實由名辯而名非實也故明者論言以尋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是乃言理兼通名實俱正

靈氣謂之神休氣謂之鬼煩氣謂之蟲牙雜氣謂之禽獸蠢氣謂之精邪氣之濁者愚凝凶虐氣之剛者

高巖壯律氣之柔者仁慈敦篤所以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

萬善之要者道德孝慈功能也萬惡之要者反道背德凶逆賊殺也若乃強然之善者天亦福之自然之善者即可知也若乃強然之惡者天亦禍之自然之惡者即可知也但有爲小善者勿爲無福爲小惡者勿爲無禍小善者如九層之臺起於一土千里之行起於足下爲一善以至於萬善一一而皆有福應既萬善功滿乃爲九天大帝爲小惡者如積小以成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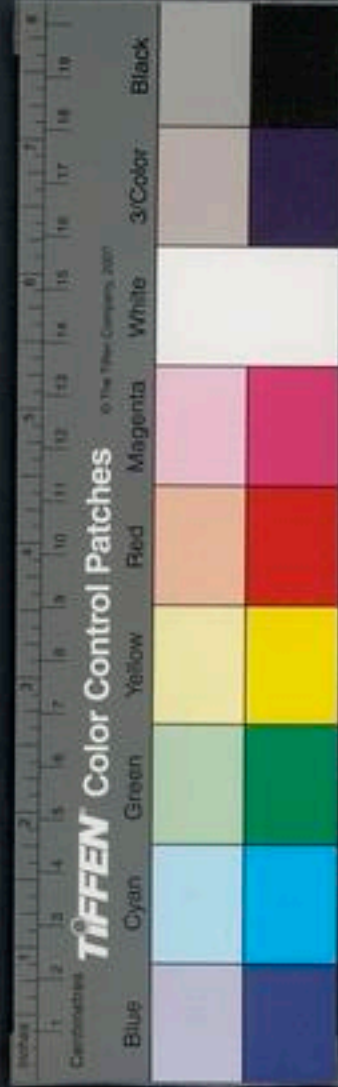


從微至著為一惡以至於萬惡一一而皆有禍應既
萬惡業滿乃為薜荔獄囚衆永無原放之期也

形者氣之聚也氣虛則形羸神者精之成也精虛則
神悴形者人也為萬物之最靈神者生也是天地之
大德最靈者是萬物之首大德者為天地之宗萬物
以停育為先天地以清淨是務故君子養其形而愛
其神敬其身而重其生莫不稟於自然從於自在不
過勞其形不妄役其神

形者生之具神者生之本形不得神不能自主神不
得形不能自成形神更相生更相成形神合同可以
長久形者神之舍也神之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
主人躁動神即去之神之無形難以自固形之無神
難以自駐若是形神相親則表裏俱濟
夫人只知養形不知養神不知愛神只知愛身殊不
知形者載神之車也神去即人死車敗則馬奔自然
之至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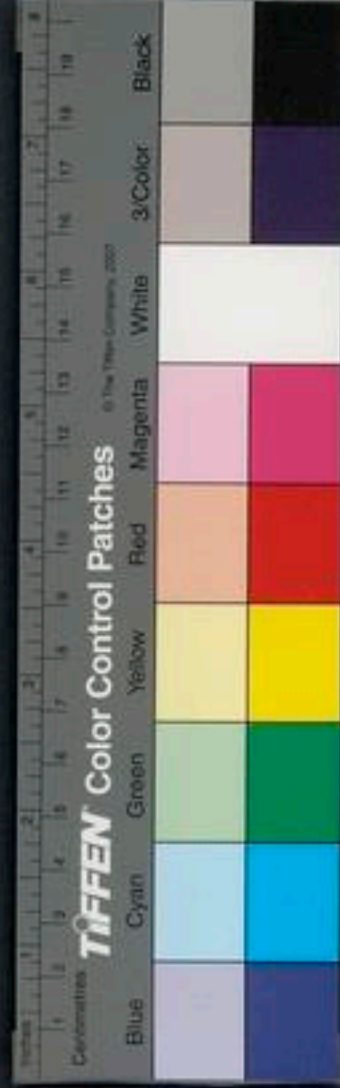
若乃養其身愛其神自合於至真除其好去其躁自
合於大道則有神有餘而形不足者亦有形有餘而



夫生死之道弘之在人生死常也確乎在天但稟以自然則生死之道無可而無不可也或未生而已死或已死而重生或不可以生而生或不可以死而死或可以死而不死或可以生而不生或有生而不如無生或惜死而所以致死是以致死之地則生致生之地則死或爲知而不可以死或爲時而不可以生或云勞我以生生者好物也不可惡其生或云休我以死死者惡物也不可好其死凡人心非不好其生不能全其生非不惡其死不能遠其死

草木反者帶甲而生鳥獸馴者守節而死經冬之草覆而不死在廩之粟積而不生一漑之苗死必在後有蠹之木死必在前卵生者輕清生必在前胎生者重濁生必在後草生在英木生在心及草木之死也乃英心而無異鳥生乃在天獸生乃在地及鳥獸之死也乃天地以同歸

晴空之中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夜則知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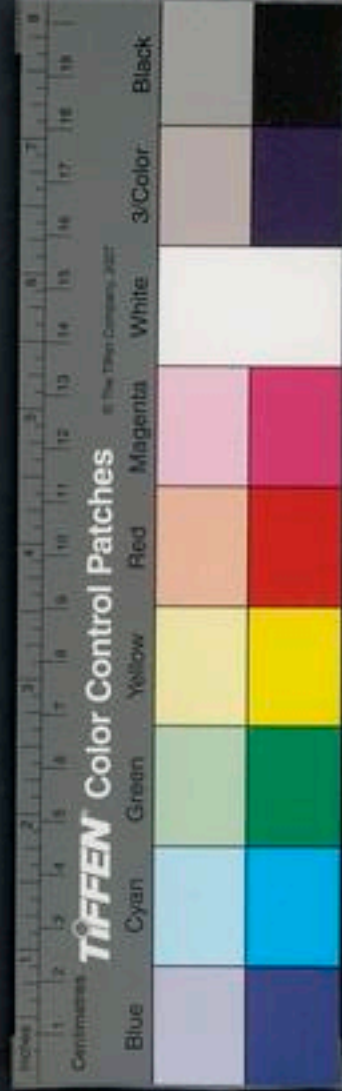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與時爭者
昌與人爭者亡是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者以其不
爭也

夫不祥者人所不爭垢辱者人所不欲能受人所不
欲者則足矣得人之所不爭者則寧矣制生殺者天
也順性命者人也非逆天者勿殺也非逆人者勿伐
也故王法當殺而不殺縱天賊當活而不活殺天德
爲政如是使後世倣長

君子之立身以玄德爲父以神明爲母清淨爲師太
和爲友爲虎爲龍與天地同終爲玄爲默與道窮極
非時不動非和不言圖難爲易治之於根本絕之於
末也

爲善者自當造惡者自刑故不爭無不勝不言無不
應者也

尚爭貴武威勢流行名蓋天下殘委忠信伐紀滅理
與善爲怨與鬼爲仇與惡爲友飲食重味多積珍寶
此爲揚禍之人危亡之大數故名在青雲之上身居
黃泉之下矣



執道德之要固存亡之機無爲事主無爲事師寂若
無人至於無爲定安危之始明去就之理是可全身
去危離咎終不危殆也

口舌者禍患之宮危亡之府語言者大命之所屬刑
禍之所部也言出患入言失身亡故聖人當言而懼
發言而憂常如臨危履水以大居小以富居貧處盛
卑之谷遊大賤之淵微爲之本寡爲之根悲懼爲之
宅憂畏爲之門

上德之君質而不文不視不聽而抱其玄無心無意
若未生焉執守虛無而因自然原道德之意揆天地
之情禍莫大於死福莫大於生是以有名之名喪我
之橐無名之名養我之宅有貨之貨喪我之賊無貨
之貨養我之福

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
車小則危身大則殘家

天下有富貴者三貴莫大於無罪樂莫大於無憂富
莫大於知足知足之爲足天道之祿不知足之爲止



害乃及已

五色重而天下爽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錐五味者截舌之斧

言者萬神之機關非言無以序形非言無以暢聲非言無以序真非言無以化人言者矚玄覩之像非言何以序人言聲而相須形響而共俱

大德者受天下之大惡大仁者受天下之大辱能受天下之大惡故能食天下之尊祿能受天下之大辱

故能為天下之獨貴奔想飛馳迅於鴻鳥荒動滯固

給泉作

給急若兩絞膠附素疎壞之若流從風速發色火

亦然嬰發猛虎惡光莫當慾之氣移不滑其族放散無常卑目涂者累色至玄亦不有足到魚不餌網而不繒弋而不繳鉞而不鯨雖為柯鋒而心不施有道者處之有德者居之虎兇措爪而無所慮鬼神同羣而無所懼攫鳥鸚鵡不相畏恐狸犬兔鼠不相避忤故君子自處不羣不黨不矜不動不利不害常守靜不移故成君子也



任重唯重其重必累居藏不藏其藏必漏好淫與淫
其淫唯昏好帛與帛終亡乃止凌謀不生攝亦俱然
故攝心者若仰中著止意者若以盜凌晝夜怵怵憂
道不行是以道人憂道不憂貧憂行不憂身

處惡不壞居穢不塵在弱不諍臨亭不望期謂志業
之行可獨修之道者是故不行而知不取而取故曰
取

其味其焉和而謂養其藥善焉衆和乃醫其疾徒焉
先後乃所其佃作焉曰足獲矣故累足成少著備成

德接下舉高敷德以正截他不修勤於三道三道訖

備通天達道是故太初降於太始太始降於人素崇

正匠者其萬備也鐘鼓鳴乎非手不聲水中有像非

質不映川谷有神不呼不返朴中有器非匠不崇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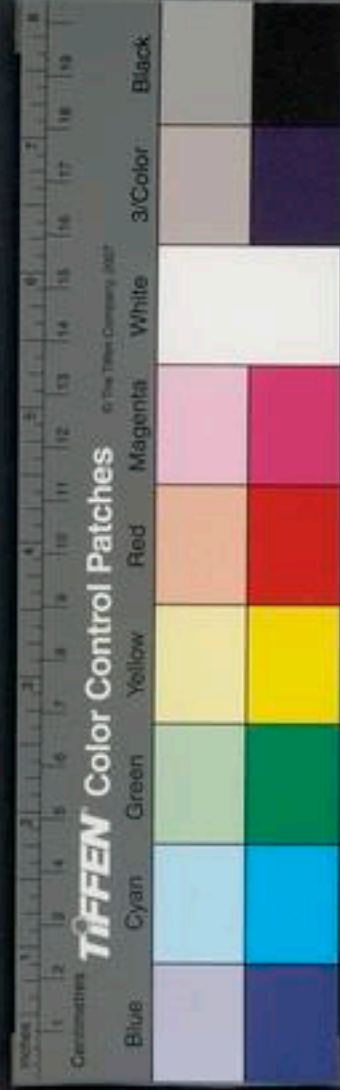
有長質非功不苗故道加一切從氣滿太虛隨前降

對有之以有無之以無道德圓入不拘一切衆生假

明而見其物假聲以聽其音非謂聽見之所能因前

而有之故道人修於假明之明習於假聲之聲故能

聽見而不可彰體於未言之言知於未聲之聲故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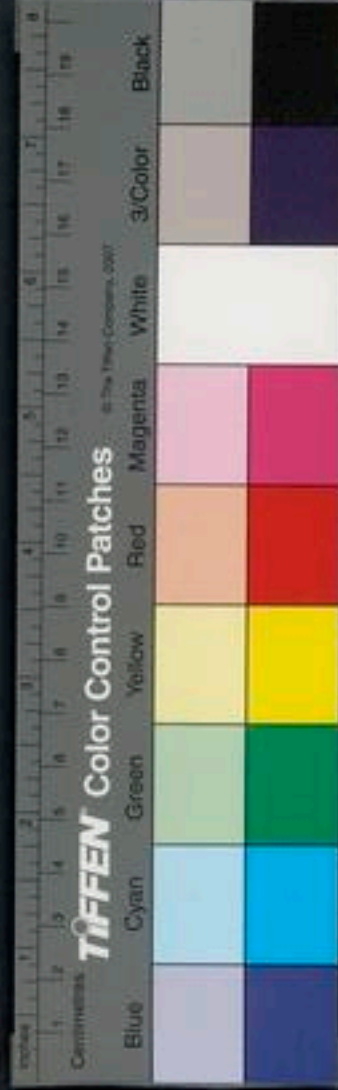


言而可極是故真人所爲處異所造者返何以故蓋
知天道無親唯與善人

養靈貴葉功乃就之養神貴道真乃可登貴本尚未
上下通達敬根重枝天道可爲存母得子可保終始
珍道保身大道可因守默不移故能廣載執直不曲
故能道長本法無也質真若渝抱一化元存元以通
其道守本以致其子故善道者吉審已者達察過者
泰忤短者思齊賢哲貪高進務先活是以真人常以
守一逸過讓而無辭動而不搖高而不貴故能常貴
飾兵者不祥之器嚴觀者無厭之至假使戰勝何益
乎命是以有道者貴於廉無道者貴於貪國貪則民
病好兵則民殘民殘者無道之極也

去不修之道故能長生絕自聖之力故能無極祛外
來之知故能發大慧之慧任自然之德故能合大德
之德是以進可進之進去可發之發以斯之業故能
果耳

質真者德著德者真積行者遠和氣者聖不行而知
不見而明故曰他心力也是以道人行於不足故能



有足處下不讓故能成高夫欲與太山之功要須寬
居乃得成高爲太極之道要須廣德乃能達道故真
人自卑下細以致標遠

金處鑛礫性同內殊兩人同名形性心別狼彘貪侶
所求趣異故安危心殊所類各別

水之無味萬用崇之土之無氣廣載生物故無味爲
味無氣爲氣故成氣味處下居德能爲不失

累絲至匹累土至山累業至聖累靈至真故萬里之
涉累足乃達雲海中漂明行自悅敦朴易匠是盈是
顯沖而不厭和而不嘎正道易與而人反是

氣盈於內彌耀於外周流表裏津及百節六甲錯形
流灌丹元敷道廣成無極太康少而不老昏而不老
或先於人或遊太極無形無色非品而利成之不居
故能大成

伴豕而爲羣徒遊天下伴羔而爲黨交行野路去留
無趣生死無在愚惡倡行通於天聖無隱無伏皆至
神明故真人治身不淫不弊絕荒閉原鍊神守一赤
子安寧保國常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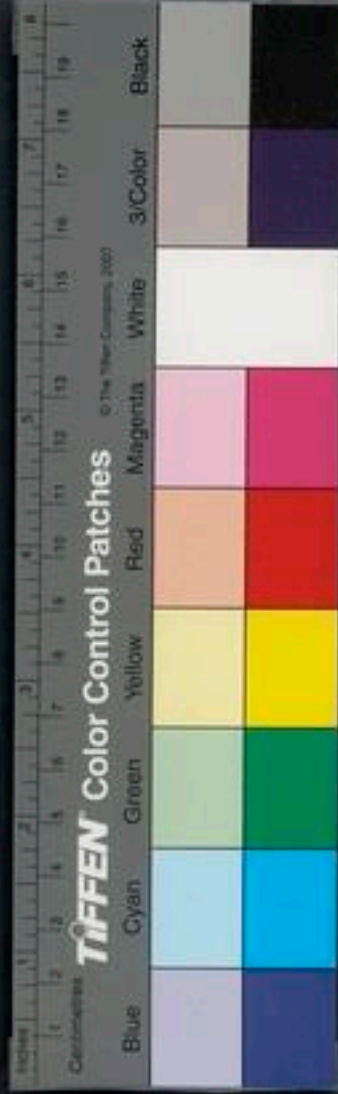
禾穡邪外非種同茂青苗共逸無可分別銀鑰鐵錫
同室而藏遺不識任意之流無可分別唯有審顧之
士乃可了耳是以真人審匠投身而無有快顧比學
士而師事之何以故非其審者水湯同燬莫有全之
審已擇交而無漏敗

其日莫宵長明不殆其月莫虧長登景曜劫運到滅
墮會而沒是以道人託而不久功而不處自容自受
正氣不離

道成四生廣育萬物性入萬類因人成器明行者器
合稱者絕是以道生一德生二八生三故天生萬物
以人爲貴人能知貴可以成器若不知貴雜生其精
識斯理者大通無惑

夫真人者不爲而功高不拔而德集聲而不答動而
不搖五彩加形不以曜其目五其入口不以爽其味
故心流遠於飛電馳想急於風雲是故折心不在嚴
刑絕味不在五其故去而不爲天道階津矣

萬嶮之途因路而達珠羅之服因針而成故學道君
子非路而同趣異居而同心是以道不同不相爲謀



非其同行之路殊而心見異故以非同之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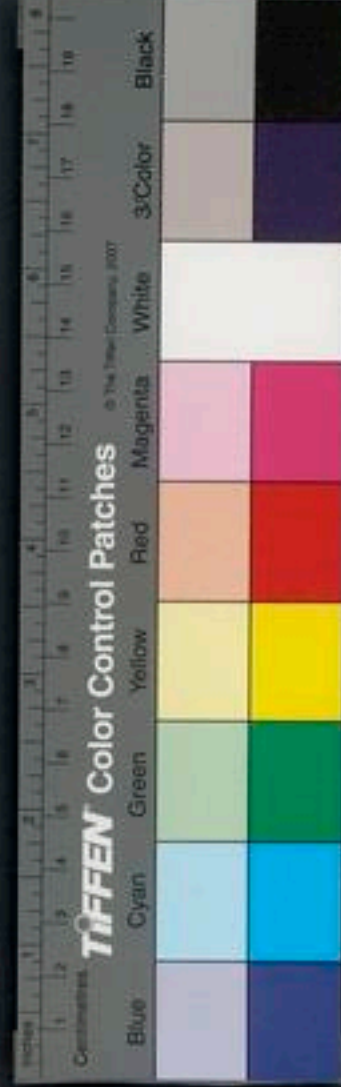
石利傷腰鐵利傷身實利傷命心利傷性夫惟傷者
善或競茲異厲必申故割利去傷道必附將舉下取
中氣必充養無階之期大願果常積在元氣而布和
大康無英公子善舉朱場由除煩結累心道梁會我
無邊是乃無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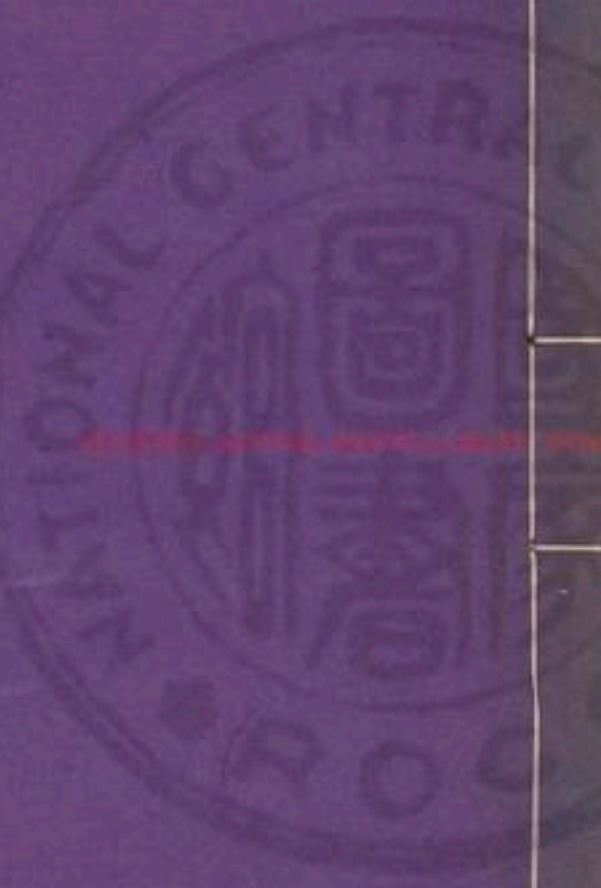
真人散玉華以却穢金仙散日精以拂塵入素虛映
以譜靈三元命仙以運冥明氣九迴精神入纏若能
夷遐心於牀室思神顏於自然招靈景之幽華榮朽

老以長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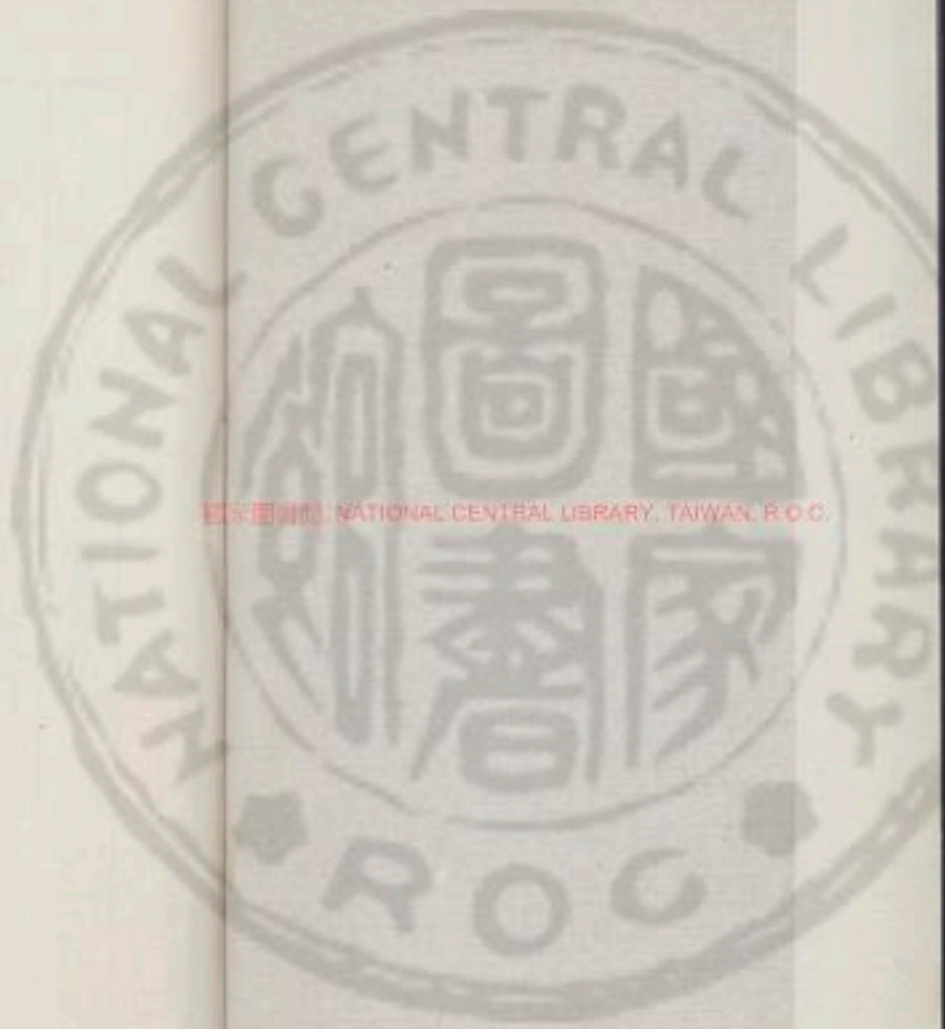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

清真館藏板





7411.5054 v. 4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聲發七籤卷之九十一

宋 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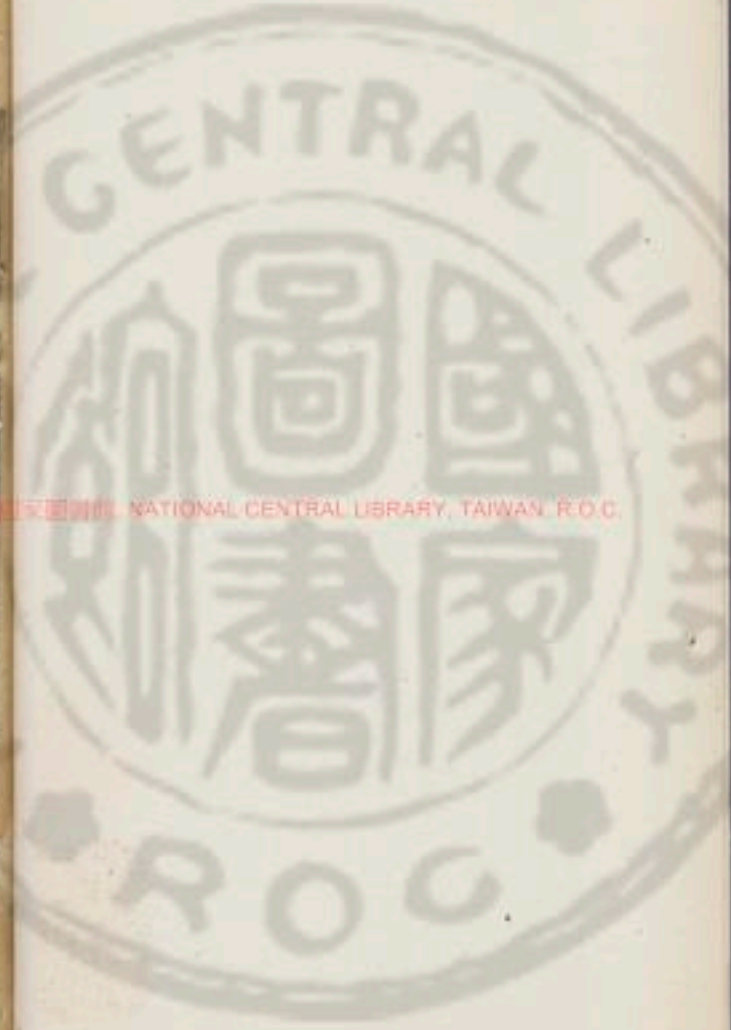
明 張 萱訂

七部名數要記

九守 凡九篇

守和第一

老君曰天地未形窅窅冥冥渾而爲一自然清澄凝濁爲地清微爲天離爲四時分爲陰陽精氣爲人煩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骼根乎



地精神入其門骨骼及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
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
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者死順
者生故靜寞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夫
精神所受於天也而骨骼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
不以爲和故
貴在守和

守神第二

老君曰人之受天地變化而生也一月而膏二月而

胞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
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以成五藏乃
形肺主鼻腎主耳心主舌肝主眼外爲表中爲裏頭
之圓以法天足之方以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星三
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
雨寒暑而人有興居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
爲電肝爲雷以與天地相比類而人之心爲主耳目
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
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度郡受其殃天地之

道至闢且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勞而不息人之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內守而不失

守氣第三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越外則胃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即耳目精而視聽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即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患禍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

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氣意者五藏之使候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則五藏搖動而定血氣淫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弗越誠使其耳目清明玄達無所誘慕氣意虛無和靜而少嗜慾五藏便利精神內守形骸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厲爽趨舍滑心使



性飛颺故嗜欲使人之氣衰殺好憎使人之心勞倦
疾至卽志氣日耗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
其生生之謂也夫惟無以生爲者卽所以長得生也
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卽無一之不
知也不能知一卽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
物而物二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故生不可事也
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自其
資而寧之弗敢極也敢極卽失至樂矣

老君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夫哀樂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累也喜怒者道之
過也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卽與陰合德動
卽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
而不休卽憂精用而不已卽竭是故聖人尊之弗敢
越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
靜以終其命無所踈無所親抱德養和以順於天與
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於
已故曰至人卽神以求無不得也卽神以爲無不成
也



守仁第四

老君曰輕天下卽神無累細萬物卽心不惑齊死生卽意不懼同變化卽明不眩夫至人倚不立之柱行無關之塗稟不端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而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以利君子義死不可以富貴留故爲仁義者不可以死亾恐也況於無爲者乎無爲卽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量夫上觀至人之論源道德之意以考世俗之行乃足薄也

守節第五

老君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比之身卽賤故聖人食足以克虛接氣衣足以益形蔽寒適情辭餘不貪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秦一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爲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故知養生之和者卽不可懸以利通乎外內之府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



也

守易第六

老君曰古之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弗欲而不拘心有弗樂而不有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縱身肆意度制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弗有委萬物而弗利豈爲貴賤貧富失其性命哉若然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第七

老君曰人所受形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其所以爲制者異也神者知之源也神清卽知明知者心之府也知公卽心平人莫鑿於流水而鑿於澄水者以其清且淨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制物之情故用者必假之於費用也夫鑿明者塵垢弗汗染也神清者嗜欲弗耽著也故心有所至神旣然之反之於虛卽消爍滅息矣此聖人之游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已



老君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
末節乎已而貪汙之心無由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
以天下爲者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趨行求者也誠
達乎性命之情仁義自付若夫神無所奮心無所載
通同修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也聲色不能淫也
辯者不能說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乃
真人之道也夫生生者不死化物者不化不達乎此
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金石猶無益
於天下故聖人不失所守

老君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處德
也外不亂內卽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卽得安其位養
生以安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而肌
無鬱壘五藏無積氣禍福弗能撓滑毀譽弗能塵累
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待時身猶不能脫又
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
調玉石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峻故小有所志者必
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倦苦吾情精若泉
源雖欲勿衰其可得耶今盆水清之終日不能見塵



暖濁之不過一撓卽不能見方圓之象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老君曰上聖法天其次尚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亾之道也尚賢者疑惑之源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待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故曰勿感勿擾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謂之天道

守盈第八

老君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橐懷天下之有萬物之多卽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伐小者居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損之執一無爲以損冲氣見小守柔退而無爲法於江海江海弗爲百川自歸故能成其大聖人弗強萬兆自歸故能成其王爲天下兆故能不死人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以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天之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

故能成其美也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淨辭讓者見下也虚心無爲者見不足也見下者故能致其高見不足者故能成其賢改者不立矜者不長強梁者兀滿溢者亾飄風驟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驟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此奢泰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不敢奢泰故能長久也

老君曰天道極卽盈盈卽損日月是也故聖人保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自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亾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賤衆人爲之故弗能成執之故弗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不執卽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脩卮其沖卽正其盈卽覆夫物盛卽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俊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勇驍力守以畏貴富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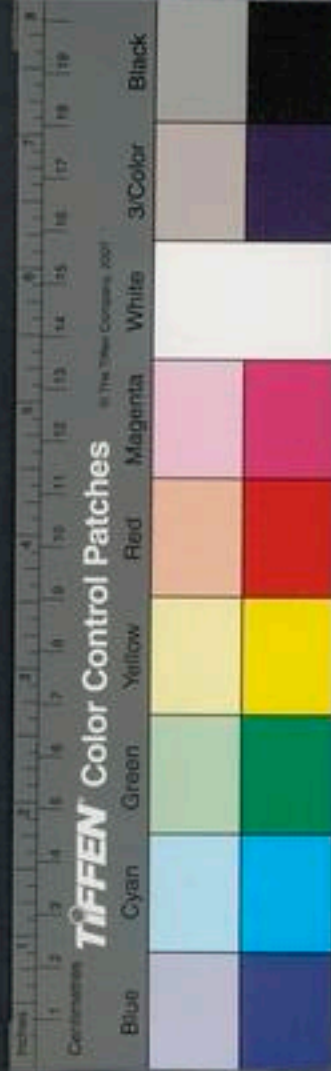


者先王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弊不新成

守弱第九

老君曰聖人與陰俱閉餘陽俱開能至於無樂也卽無不樂也卽至樂極矣是以內樂外不樂以樂者也故有以自樂也卽至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卽萬物備矣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卽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

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財貨不貪勢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卽二者傷矣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制者神從而害貪驕多欲之人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立高於世卽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口距卽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妄之患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克以壯躁而日耗以



老
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
沈浮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
也

老君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者也故有若無實若
虛治其內不知其外明白入素無爲而復樸體性抱
神以遊天地之間茫然彷彿塵埃之外逍遙無事之
業機械知巧弗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見事之
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遠歸於一居不知所爲
行不知所之弗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
辨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用如光之不耀如景之
不炎以道爲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淨而無爲以
死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方有精而弗使有神而弗
行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其寢不夢其知不萌其
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後
使鬼神所以能假乎道者也使神陽達而不失於克
日夜無陰而與物爲春卽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故
形有靡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化千變萬
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形者也不化者與天



地俱生者也故生者未嘗其生化者未嘗其化此真
人之游也純粹素樸之道矣

十三虛無

老君曰生從十三虛無清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嗇
一曰遺形忘體恬然若無謂之虛
二曰損心棄意廢偽去欲謂之無
三曰專精積神不與物褻謂之清
四曰反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
五曰深居閑處功名不顯謂之微

六曰去妻離子獨與道遊謂之寡
七曰呼吸中和滑澤細微謂之柔
八曰緩形從體以奉百事謂之弱
九曰憎惡尊榮安貧樂辱謂之卑
十曰遁盈逃滿衣食麤疎謂之損
十一曰靜作隨陽應變却邪謂之時
十二曰不飢不渴不寒不暑不喜不怒不衰不樂不
疾不遲謂之和

十三曰愛視愛聽愛言愛慮堅固不費精神內守謂



之齋

七報

真人曰負陰抱陽因緣各異捨死得生果報不同爲善善至爲惡惡來如影隨形毫分無謬善惡多端福報難數大而言之其標有七一者先身施功布德救度一切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必得化生福堂超過八難受人之慶天報自然

二者先身好學志合神仙崇奉玄科敬信靈文念善改惡立行入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接帝皇名書

繫簡上昇玉晨

三者先身樂道不憚苦寒隨師執役惟勞爲先飢渴務要不生怨言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策飛輶遊宴五嶽乘虛落煙

四者先身貞潔不淫不姦不貪不欲見色無歡心如死灰執固道源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報靈人超度三塗五苦不經

五者先身施善願天普隆同得昇度去離八難衆身不過已身不安割已之服以拯窮寒捐糧餉鳥遺物



空山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四司稱善感徹玉皇書名
紫簡禮補上仙

六者先身忠孝恭奉尊親崇敬勝己宗禮師君腹目
相和如同一身心無嫉妒口無輕言內外齊并動止
合真今身所行與先不異得受靈人不經三塗超過
八難善善相注福福相資

七者生世不良懷惡抱奸攻伐師尊訾毀聖文不崇
靈善疑二天真外形浮好假不華榮口是心非行負
道源竊盜經書不盟而宜泄心秘訣流放非真今身
所行與先不異違科犯忌身入罪源七祖橫羅責及
窮覓身死負掠食火踐山三塗五苦萬劫不原楚撻
幽夜痛切其身夫欲修學熟尋此文改惡行善速登
神仙

七傷

真人曰學貴六合宜慎七傷

第一之傷帶真行偽淫色喪神魂液泄漏精光枯乾
氣散鬼零骨空形振神泣窮府上聞天關真仙遠逝
則與凡塵結因土府同符豈復得仙



卷之十
第十四
第二之傷外形在道皮好念真而心抱陰賊凶惡內
臻願人破敗嫉賢妒能口美心逆面歡內嗔形論得
失妄造罪原毀慢同學攻伐誦友三官所記標為惡
門仙真高逝邪魔攻身走作形景飛散體神故令枉
橫極其惡源考滿形灰滅已九泉圖有玄名豈保自
然

第三之傷飲酒洞醉損氣喪靈五府攻潰萬神振驚
冤鬼飛散內外朽零本室空索赤子悲鳴真仙高逝
邪魔入形如此之學徒損精誠雖有玄記空失玉名

神昇上宮身灰幽冥恍惚求延年焉久停

第四之傷行不引物責人宗匠心忽口形罵詈言無常
嗔喜失節性乖不恒氣教神散內真飛揚魄離魂游
九孔塵埃五府奔喪皆由性之不純行之不祥真仙
高逝外病入形如此之學將欲何蒙雖有玄圖不免
斯殃望仙日悠地里日長

第五之傷或玄圖表見得受寶經或遁遇靈師啓授
神文而不依科盟形泄天真未經九年投刺名山使
青宮有錄金闕結篇便傳於人流散世間輕真泄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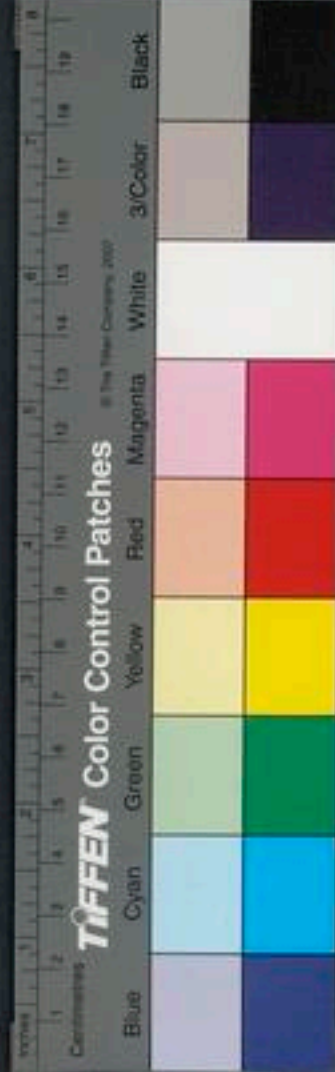


考結已身圖有玄名反累七玄仙道高逝身死幽泉
長克鬼責萬劫不原

第六之傷身履穢穢靈關失光五神飛散赤子騫揚
那魔來攻内外交喪如此之學望成反傷真仙高逝
空景獨淪於溷濁仙胡可冀

第七之傷啖食六畜之肉殺害足口之美鼻氣充於
藏府代生形於非已真氣擾於靈門遊神駭於赤子
鬼鬼游於宮宅濁滯纏於口齒仙真高登於玉清已
身沈頓於地里有玄名帝簡亦不免於不死

高聖帝君曰爲學之本當以七傷爲急既得瞻眄洞
門披覩玉篇不犯七傷之禁將坐待靈降白日昇晨
如外勤存學内不遺於七傷者此將望成而反敗期
主而反亾希吉而反凶求飛而反沈靈仙遊於高天
五神散於八荒赤子號泣於中宅遊魂悲鳴於玄宮
故仙相有成敗上學有七傷篤尚之士熟精其真諸
有神挺應圖瓊胎紫虛名題東華得見七傷檢文自
無此神挺靈篇不可得妄披寶文不可得而看得見
此文皆玄質合仙九年修得克得飛行玄虛上昇玉



清也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十六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二

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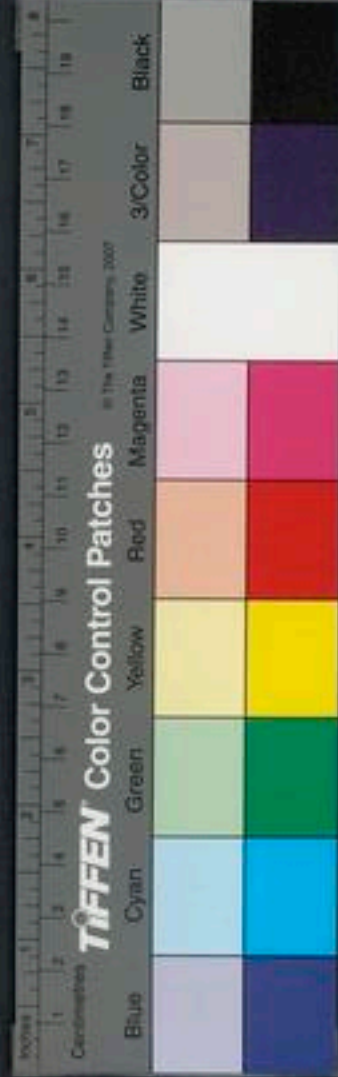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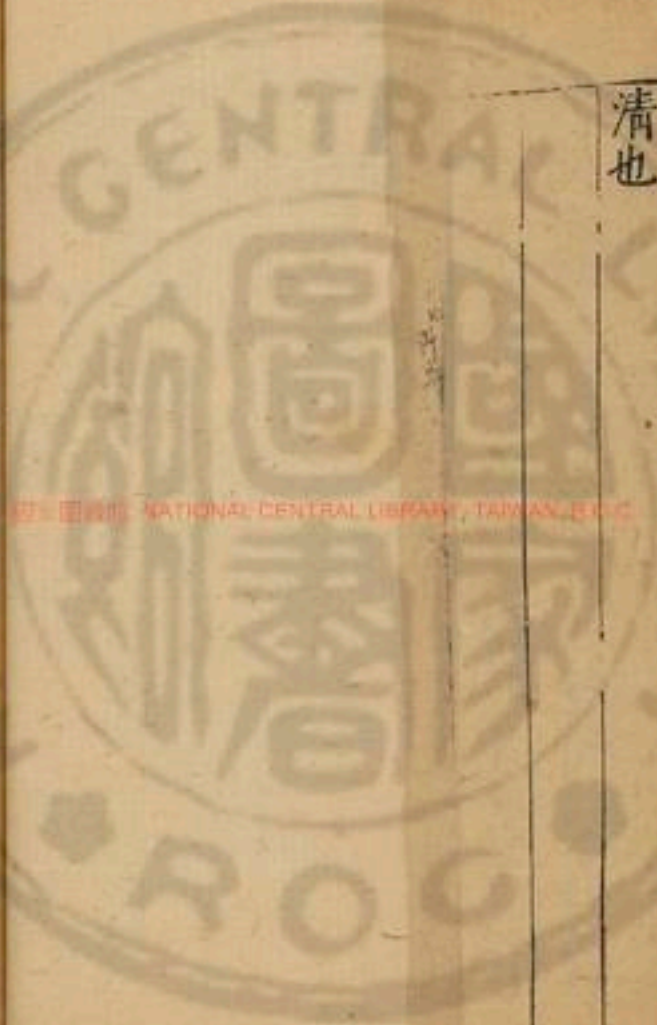
宋張君房輯

明張萱訂

仙籍語論要記

衆真語錄

安妃告曰衝風繁激將不能伐君之正性絕緇勃鬱
馬能迴已之清淳爾乃空中自吟虚心待神營攝百
絕極澄至真當使憂累靡于於玄宅哀念莫撓於絳
津



清也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一

十六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二

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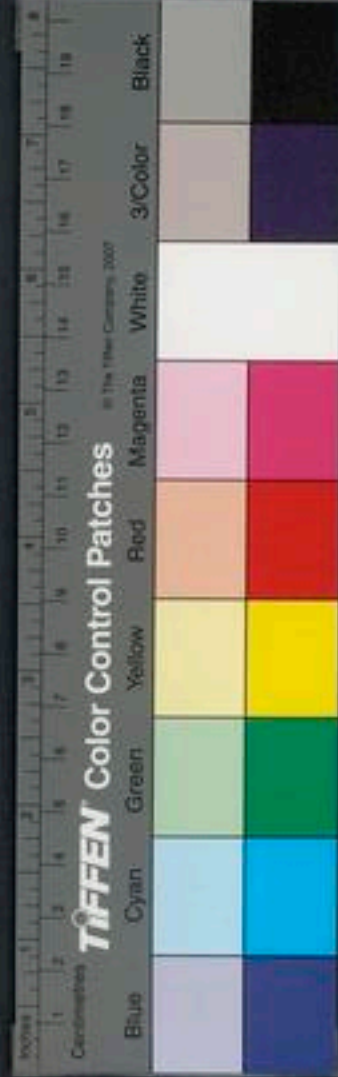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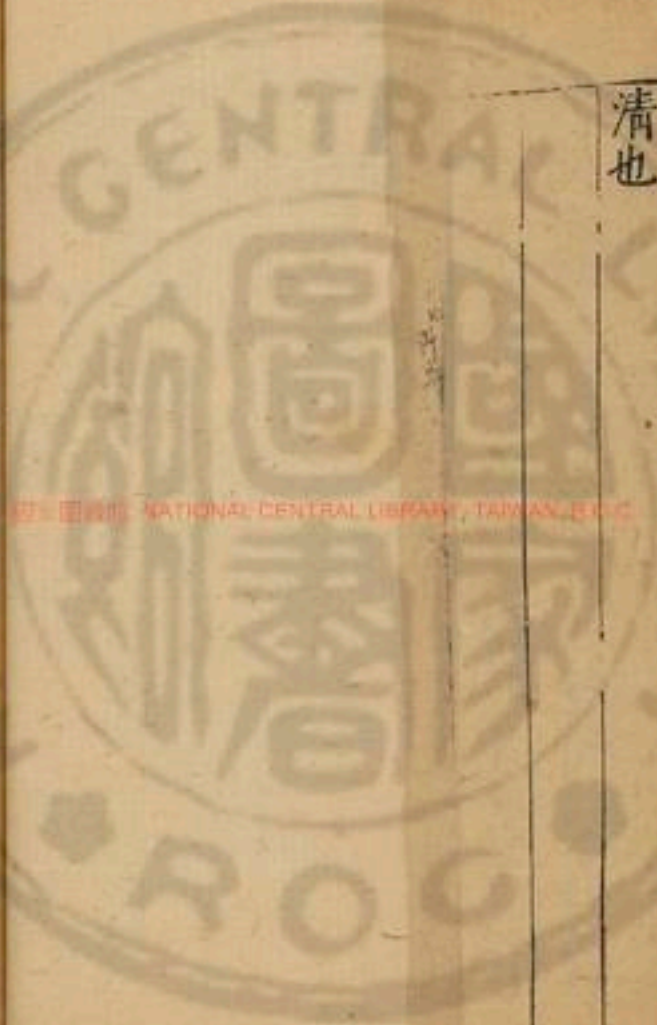
宋張君房輯

明張萱訂

仙籍語論要記

衆真語錄

安妃告曰衝風繁激將不能伐君之正性絕緇勃鬱
馬能迴已之清淳爾乃空中自吟虚心待神營攝百
絕極澄至真當使憂累靡于於玄宅哀念莫撓於絳
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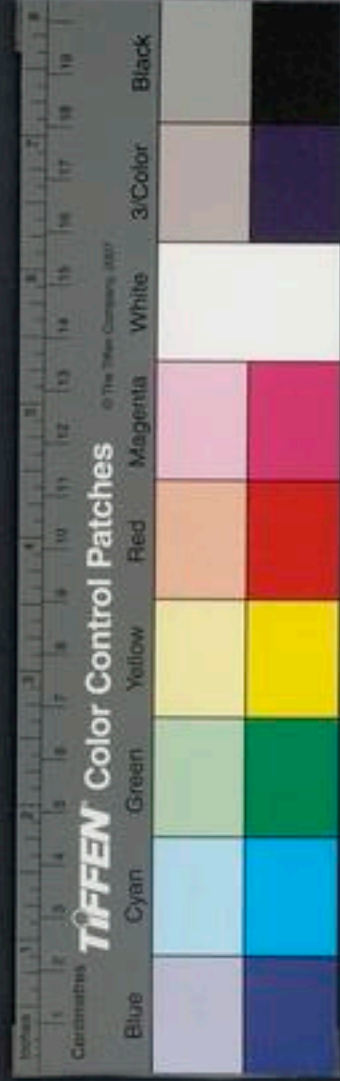
太上曰高才英秀惟酒是耽麴蘗薰心性情顛倒破
壞十善興隆十惡四達既荒六通亦塞

天尊曰一切衆生久習顛倒心想裸亂隨逐諸塵捨
一取一無暫休止猶如猿猴遊於林澤跳躑奔趨不
可禁止是諸凡夫心性亦爾遊五欲林在六根澤縱
逸騰躍不可拘制

又曰人情難制猶如風中豎幡飄飄不止或思作偽
以邀名譽定志經云人既受納有形形染六情六情
一染動之舜織惑於所有昧於所無因務因緣以此
而發招引罪垢歷世彌積輪迴於三鬼漂浪而忘反
流轉於五道長淪而弗悟嬰抱痛毒不能自知馳神
惶悸惟罪是履

太上曰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故與
時爭之者昌與人爭之者凶是以兵甲而無所陳之
以其不爭夫不祥者人之所不爭垢辱者人之所不
欲能受人所不欲則足美得人所不爭則寧矣

妙真經曰視過其自明不居聽過其耳精泄漏愛過
其心神出去牽過於利動惕懼結連黨友以自助者



此非真也

又曰罪莫大於淫禍莫大於貪咎莫大於僭此三者禍之車也小則亡身大則殘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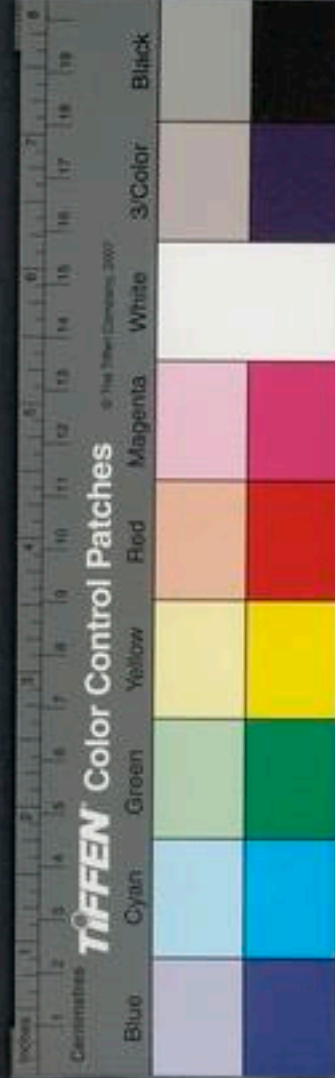
道言吉凶禍福窈冥中來其災禍也非富貴者請而可避其榮盛也非貧賤者欲而可得蓋修福則善應為惡則禍來

天尊曰氣不可極數難可窮死而復生幽而復明天地運轉如車之輪人之不滅如影隨形故難終也

林經天尊曰夫有為生死衆生漂浪如虛中雲如

空中色如谷中響如水中月如鑑中象如執中炎如電中火如聾中聽如盲中視如啞中言如二頭鶴如三足雞如龜中毛如兔中角如是無明貪著愛見生死之本亦復如是必竟皆空不可論說譬如燈滅不可尋求生死本空亦復如是如大猛火如四毒蛇不可親近生死之法亦復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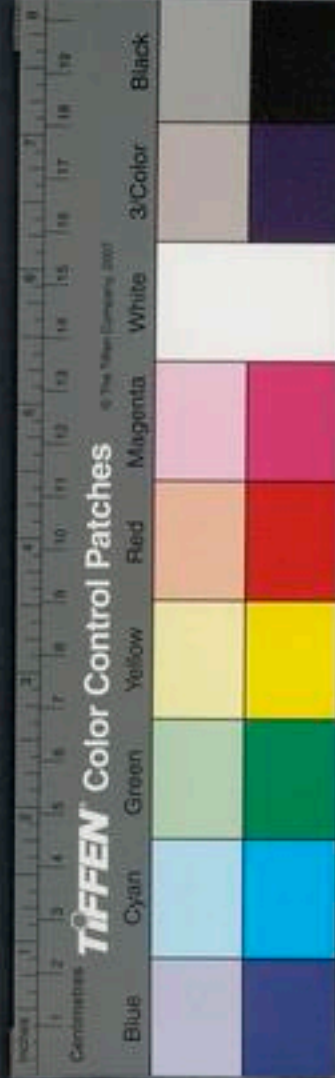
天尊告聖行真士曰若復有人於諸法中生有見心捨於穢土求三清樂捨衆生身求真道相欲斷煩惱而入無為求利諸見乃得宋滅如是等相我說此人



名大邪見譬如愚人畏於大地而欲避所至之處
不離大地衆生亦耳畏生死身疾捨三界有心厭離
所得之身不離生死如是衆生未能見法求真道相
深實可哀真道相者名爲不作無起無滅非有非無
非常非斷非大非小非色非心能體如此名爲修習
真道正行

又告聖行真士曰世間衆生無明重暗真道在身莫
能覩見譬及愚人東西馳走求覓空色而不能知卽
色是空一切世間亦復如是心性馳走欲求真道不
知身心卽是真道又如愚人但見竹木而不知火捨
木求火四散奔走一切世間亦復如是捨身求道不
知道在身中爾又如愚人捨形求影默聲求響而不
知形是影根聲爲響今以是當知世間邪見煩惱熾
盛猶荆棘林如蒺藜園不可親近我今宣示汝等令
知將來三清不離煩惱令知大道不在他方但觀身
心修習正道自然解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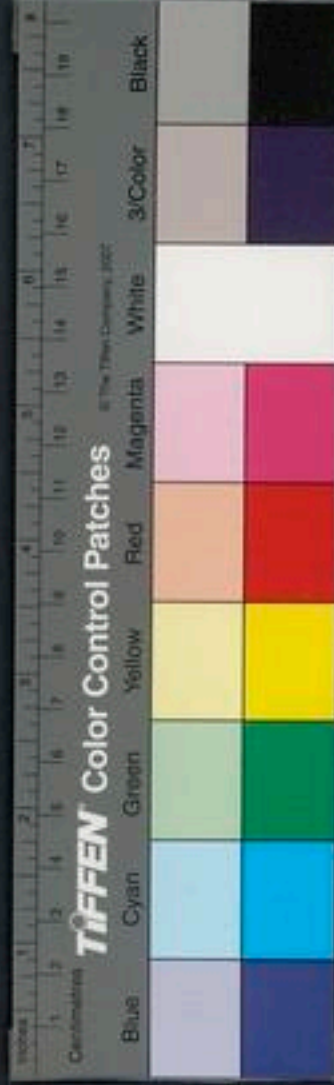
天尊告遍通真士曰一切衆生心法如生云何一切
衆生心法如生一切衆生本有生邪若有生者生從



何有一切衆生本無生邪若無生者見有生身汝衆
今見身有耶見身無耶遍通答言我等今衆見身是
無何以故前色滅已後色生故天尊曰心法亦爾非
有非無念念生滅前心滅故不爲後因後心生故不
爲前果是故我言一切衆生心法如生遍通又問曰
一切衆生心法如生生法見生生法如心心可見耶
天尊答曰心法可見欲見心法還如見生生無方所
欲見心法亦無方所遍通又問心法如生俱無方所
云何安慰令得安宋天尊答言身可安耶遍通曰身
法念念不可安慰天尊曰心法亦然不可安慰遍通
又問旣不可安云何向言安慰其心令得樂耶天尊
答曰爲見有身故令安慰旣安慰已知心非有亦復
非無名得真心故得安樂

保聖纂要曰情者鬼之使性者鬼之吏情生於陰以
起造性生於陽以治理陽仁陰貪故情有利欲性有
仁和精多則鬼氣強氣少則情性弱情性爲嗜慾亂
之由素絲染於五色也

又曰人之情性爲利欲之所敗如冰雪之曝日艸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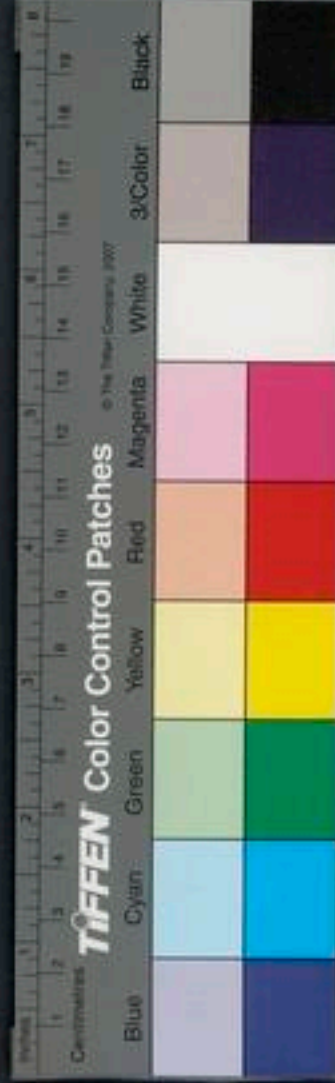


之沾霜皆不移時而消壞夫冰雪以不消爲體而盛暑移其真艸木以不凋爲質而大寒奪其性人有久視之命而嗜欲滅其壽若能導引盡理則長生罔極又曰神者竟也降之於天鬼者魄也經之於地是以神能服氣形能食味氣清則神爽形勞則魄濁服氣者綿綿而不死身飛於天食味者混混而殂形歸於地理之自然也

仙經曰有者因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有爲無之宮形乃神之宅莫不全宅以安主修身以養神若氣散歸空遊竟爲變火之於燭燭靡則火不居水之於隄隄壞則水不存鬼勞神散氣竭命終矣

又曰人常失道非道失人人常去生非生去人養神者慎勿失道爲道者慎勿失生道與生相守神與氣相保形神俱久矣

聖母元君曰功術之祕者惟符藥與氣也符者三光之靈文天真之信也藥者五行之英華池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萬物之靈爽也此三者致道之機要求仙之所寶也



又曰凡人有一千惡者後代祿逆二千惡者爲奴厮
三千惡者六疾孤窮四千惡者惡病流徙五千惡者
爲五獄鬼六千惡者爲二十八獄囚七千惡者爲諸
方地獄徒八千惡者墮寒氷獄九千惡者入無邊底
獄一萬惡者墮辟荔獄萬惡之基起於三業一一相
生以至千萬惡墮辟荔獄者凡無原期渺渺終天無
由濟拔得不痛哉夫人覺有一惡急宜改而不犯者
去道近矣若爲魔邪所干者當洗心責已悔過自修
即可反惡爲善矣人有一善則心定神安有十善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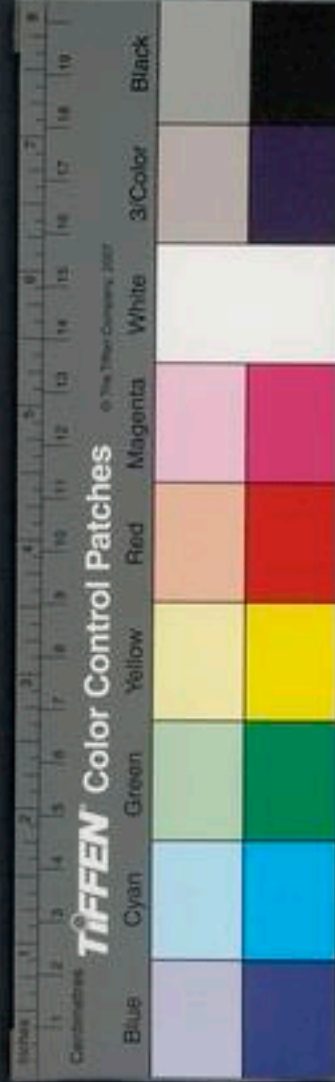
氣力強壯有百善則寶瑞降之有千善則後代神真
有二千善則爲聖真仙將吏有三千善則爲聖真仙
曹掾有四千善則爲天下師聖真仙主統有五千善
則爲聖真仙魁師有六千善則爲聖真仙卿大夫有
七千善則爲聖真仙公王有八千善則爲聖真仙皇
帝有九千善則爲元始五帝君有萬善則爲太上玉
皇帝元君曰萬善之基亦在三業十善相生至千萬
善行善益算行惡奪算賞善罰惡各有職司報應之
理毫分不失長生之本惟善爲基也



又曰專精養神不爲物襍謂之清及神服氣安而不
動謂之靜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保氣以存精思
慮兼忘冥想內視則身神並一身神並一則近真矣
道曰凡人遇我以禍者我當以福往是故福之氣常
至此害之氣重徙還在於彼此學道者之行也
徐來勒問曰何謂兼忘高玄真人曰一切凡夫從氣
氤氳際而起愚癡染者諸有雖積功勤不能無滯故
使備定除其有滯有滯雖淨猶滯於空空有雙淨故
曰兼忘是故名初入正觀之相

明威經云道無不在在師爲師在經爲經不離中矣
寶玄經云裁制偏邪同歸中正能返本流末還至本
源源卽道也道無形狀假言象以爲津旣言冲用用
實無物

三皇經曰天下無常豈有堅固者故急當厭遠之求
索自然以脫身耳又曰萬物無有常成者皆不久完
三光明冥天地常照然黃老玄示經曰道者不可以
言傳欲使學者述書以相授然可得聞也夫善述事
者必通其言善言詞者必通其意其意若通道可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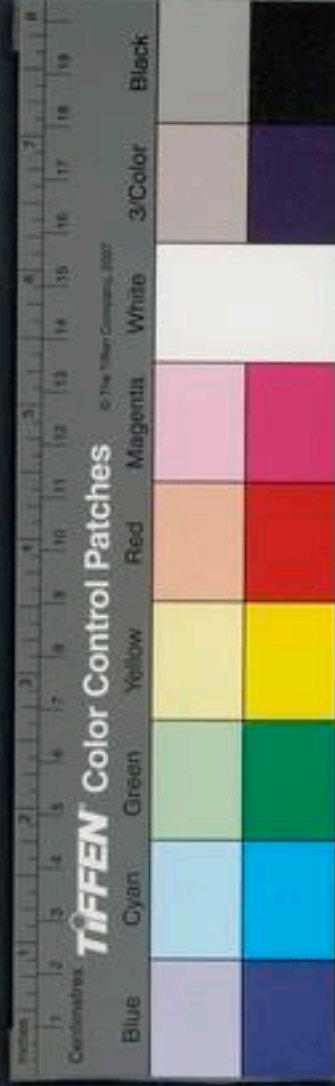


也夫天地之初知其無朕也入于虛無者知其有實也故云其以成法其初始終也是以聖人見有書卽知本無書也聞其言卽知其本無言也見書知言聞言知意知意卽知道也知道卽知其可以口言不可以書傳也故真人以神聽聽可尊也聖人以身教教可珍也

太上告王母曰夫人受天地之氣生氣之來也謂之精精之攝也謂之靈靈之變也之謂神神之化也之謂鬼隨鬼往來之謂識隨識出入之謂鬼主管精魄

之謂心心有所從之謂情情有所屬之謂意意有所指之謂志志有行愷之謂思思而遠慕之謂慮慮而用事之謂智智者盡此諸見者也夫性者靜也氣者動也動靜一如內外和順非至人安能措心於此哉術藏於內隨移應變法設於外適時御民民用其道而不知其數者術也懸教設今以示民者法也氣變萬物而不見其象術化萬民而不見其形故天以氣爲靈王以術爲神

四等智慧觀身經云夫道者要在行合冥科積善內



足然後始涉大道之境。若自不能爾，皆謂徒勞於風塵耳。無益生命之修短也。道在我，不由彼。惟慈惟愛，惟善，惟忍，能行此四等，乃與道爲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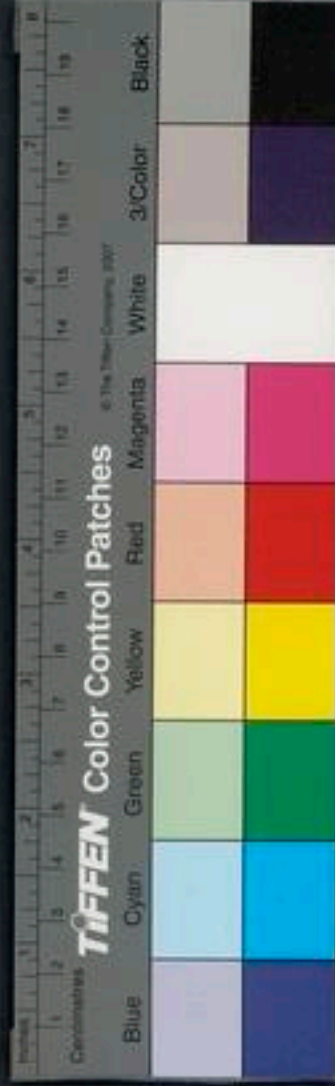
老君戒經云：惡人者，胎於醜薄之精，行於芻狗之類，覓微鬼盛尸毒，腹滿人面，蟲心體性，狼狽如蛆蠅。常懷陰賊，壞成作敗，言則噉噬，自遇如玉，遇人如土。陽推鬼黠，不計殃咎。昔有一人，不念居業，專行偷盜，入大臣家。此人夜作狗形，既到其家，值其大功德。吾時見此偷徒作狗形，吾卽叱之，令長作狗，使常啣巨

石，還此大臣家，積以爲山。

明威經云：淫犯內外，逼掠非偶，翻覆陰陽，公私戚屬，相通奸狡，異類祆交。

本行經云：昔有國王元慶，放心於愛欲之門，值劫運終，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爲女子，遂其先好也。

太平經云：何謂爲多言？然一言而致大凶，是爲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爲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見寵，是爲下多言人也。夫古今聖賢也，出言文辭滿天地。



之間尚苦其少有不及者故災害不絕後生賢聖復
重言之天下以爲法不敢厭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
常苦其少是以善言無多惡言無少故古之聖人將
言也皆思之聖心出而成經置爲人法愚者出言爲
身災害還以自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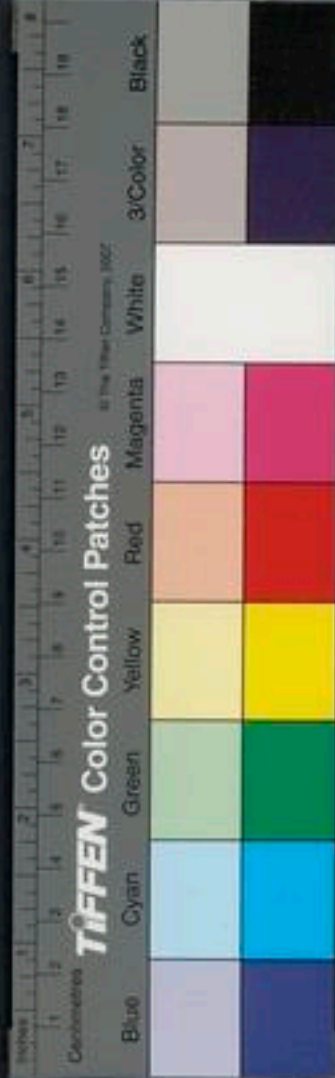
真誥曰夫百思纏宵寒熱破神陪此官務當此風塵
口言吉凶之會身扇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
雖有真心固不爲篤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
頭不曰者亦稀聞也管無夷真內練紛錯不穢

其聰明爭競不交於心齋者此道士之在官也

大清中經雲慎無賣吾以求寶也慎無傳吾非其人
也慎無閉吾絕其學也傳吾學者昌閉塞吾學者雖
獨行之必遇天殃傳吾道者當法則天地江河淮海
法則天地者何等不生何等不成法則江河淮海者
何水不流何川不行

西昇經云欲者凶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莫知
其根莫識其元是故聖人去欲入無以輔其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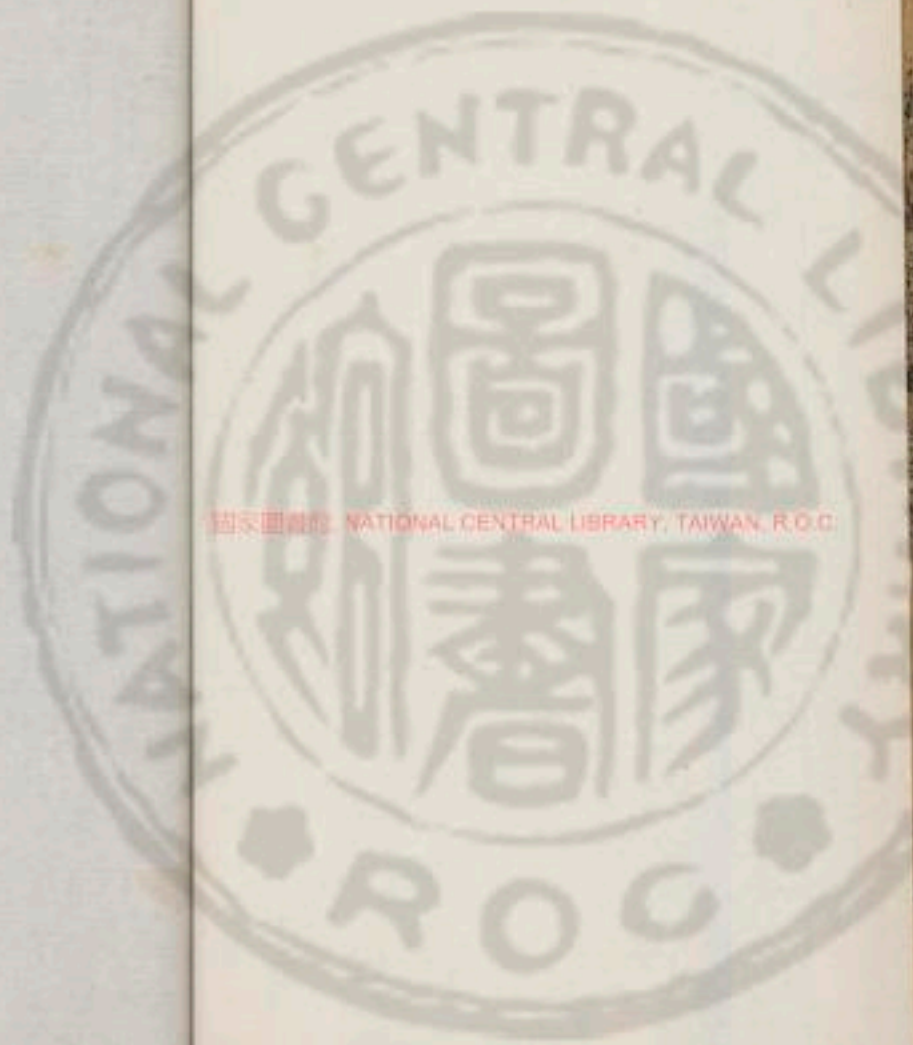
洞神誠身保命篇云黃帝曰聖人保命之最莫尚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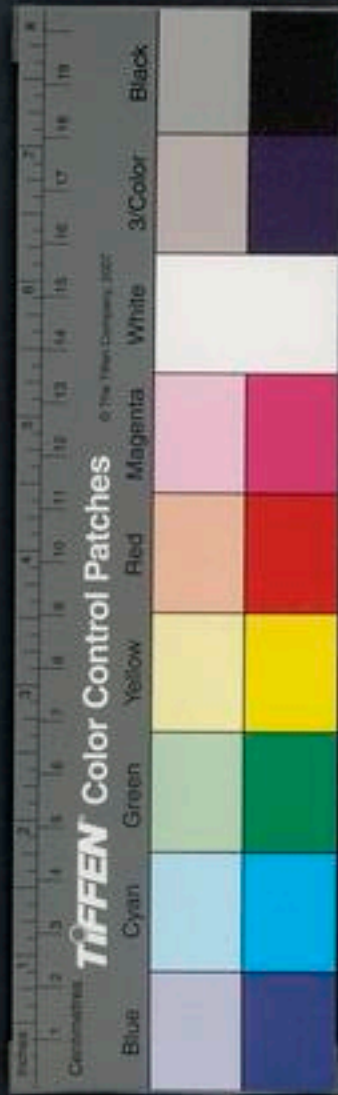
身心利害身心豈過於善惡善惡所起本於心心法
不住攀緣是用所緣者名曰境界能緣者名曰之心
故萬品所起萬過於心萌於心者名曰行業行業所
操名曰善惡故縱欲爲惡息貪爲善善者能爲濟俗
出塵之益惡者必作敗德染穢之資故聖人知無形
而用者心也形不自運者身也然心不記於身則不
能顯班備用身不藉於心則亾滅不起故身心體異
而理符致用萬善而趣一故能表裏爲用動靜相持
身無徇徃爲心所使心法不靜惟欲攀緣身量無涯

納行不息故心爲凡聖之根身爲苦樂之聚聖人知
患生於心愆必由已是以清心除患潔志消愆凡俗
之流其卽不然肆情縱欲不知欲出於心悔慢矜奢
不知慢生於已惟騁愚暴不顧其身故以禍難所階
由之不識危亾自此日用不知故聖達愍愚而垂教
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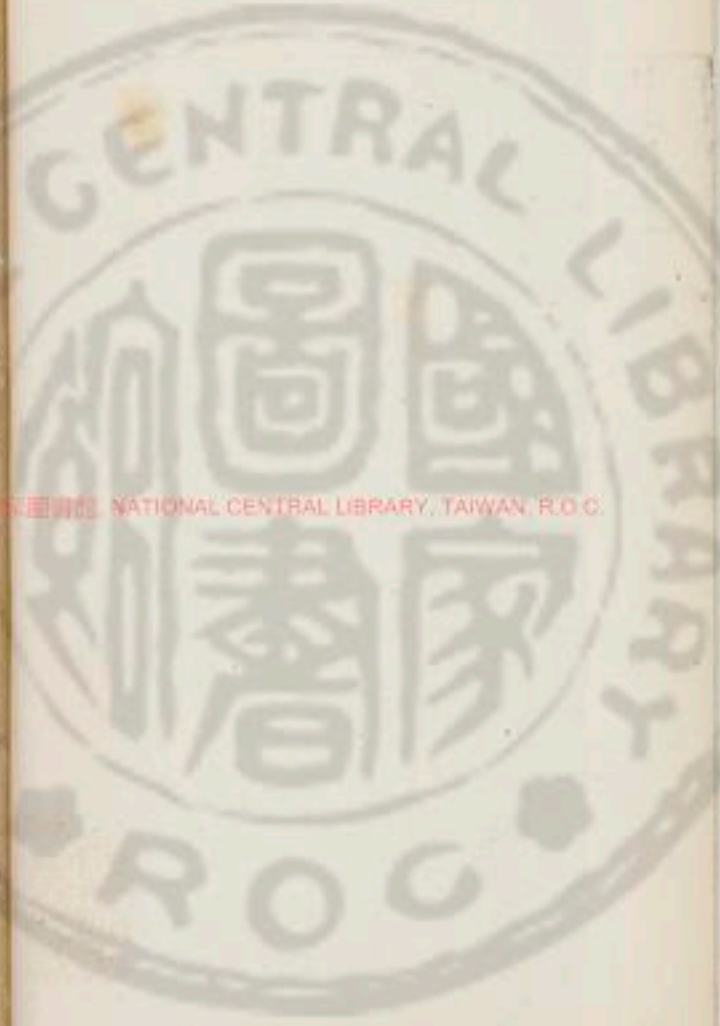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以一

仙籍理論要記
神仙可學論

洪範嚮用五福其一曰壽延命至於期頤皇天猶以
爲景福之最况神仙度世永無窮乎然則長生大慶
無等倫以儔擬當代之人忽而不尚何哉嘗試論之
中智已下逮于庶民與飛走蛸翹同其自生自死昧



識所不及聞道則相與笑之中智已上爲名教所檢
區區於三綱五常不暇聞道而若存若亡能挺然竦
身而不使常情沮沒專以修鍊爲務者千萬人中或
一人而已又行之者密得之者隱故舉俗罕爲其方
悲夫昔桑雝問於涓子曰自古有死復云有仙如之
何涓子曰兩有耳夫言兩有者爲理無不存理無不
存則神仙可學也嵇公言神仙特受異氣稟之自然
若積學所能致此未必盡其端矣有不因修學而致
者而受異氣也有必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有學
而不得者初勤中怠誠不終也三者各有其旨不可
以一貫推之人生天地之中殊於衆類明矣感則應
激則通所以取恭援刀平陸泉湧李廣發矢伏石飲
羽精誠在於斯須擊猶土石應若影響况丹懇久著
真君豈不爲之潛運乎潛運則不死之階立致矣孰
爲真君則太上也爲神明宗極獨在於窅冥之先高
居紫微之上陰騭兆庶詩稱上帝臨汝書曰天監孔
明福善禍淫不差毫末而迷悟之于焉測其源日用
不知背本向末故遠於仙道者有七焉近於仙道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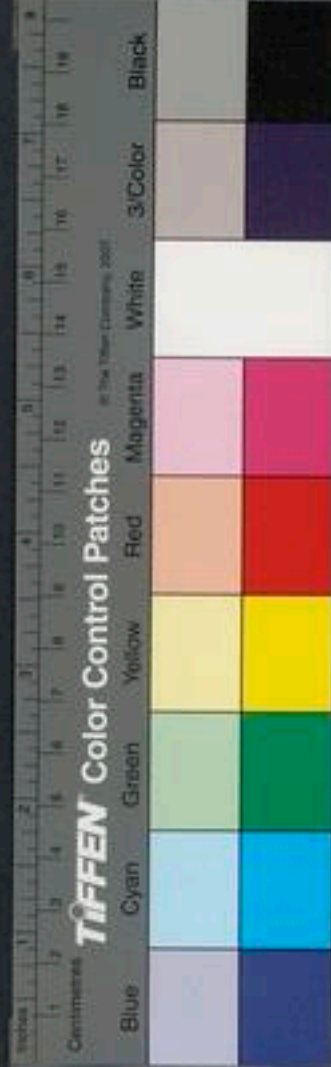
有七焉當世之士未能窺妙門洞幽贖雷同以泯滅
為真實生成為假幻但所取者性所為者形其之死
地乃為常理殊不知乾坤為易之韞乾坤毀則無以
見易形氣者為性之府形氣敗則性無所存性無所
存於我何有遠於仙道一也其次謂仙必有限竟歸
淪墜之弊彼昏於智察則信誣調詎知塊然之有起
自寥然之無積虛而生神神用而孕氣氣凝而漸著
累著而成形形立神居乃為人矣故任其流遁則死
反其宗源則仙所以招真以鍊形形清則合於氣含

道以鍊氣氣清則合於神體與道冥謂之得道道固
無極仙豈有窮乎舉世大迷終於不悟遠於仙道二
也其次強以存亡為一體謬以前識為悟真形骸以
敗散為期營鬼以更生為用乃厭見有之質惟謀將
來之身安知入造化之洪鑪任陰陽之鼓鑄遊鬼遷
革別守他器神歸異族識昧先形猶鳥化為魚魚化
為鳥各從所適兩不相通形變尚莫之知何況死而
再造誠可哀者而人不哀遠於仙道三也其次以軒
冕為得意功名為不朽悅色耽聲豐衣厚味自謂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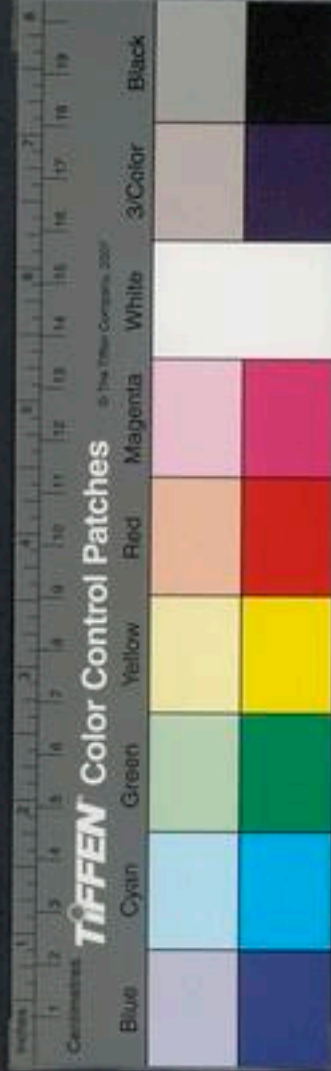
種爲長策貽後昆爲遠圖焉知盛必衰高必危得必
喪成必虧守此用爲深固置清虛於度外肯以恬智
交養中和率性通真爲意乎遠於仙道四也其次強
盛之時爲情愛所役斑白之後有希生之心雖修學
始萌而傷殘未補靡蠲積習之性空務皮膚之好竊
慕道之名乖契真之實不除死籍未載玄錄歲月荏
苒大期奄至及將殂謝而怨咎神明遠於仙道五也
其次間大丹可以羽化服食可以延齡遂汲汲於鑪
灰孜孜於艸木財屢空於八石樂難効於三關不知

金液待訣於靈人芝英必資於道氣莫究其本務之
於未竟無所就謂古人欺我遠於仙道六也其次身
棲道流心溺塵境動違科禁靜無修習外招清淨之
譽內蓄姦回之謀人乃可欺神不可誑遠於仙道七
也若乃性毓玄虛情寡嗜好不知榮華之可貴非強
力以自高不見淫僻之可欲非閑邪以自正體至仁
合至靜超跡塵滓棲真物表想道結襟以無爲爲事
近於仙道一也其次希高敦古尅意尚行知榮華爲
浮寄忽之而不顧知聲色能伐性捐之而不取剪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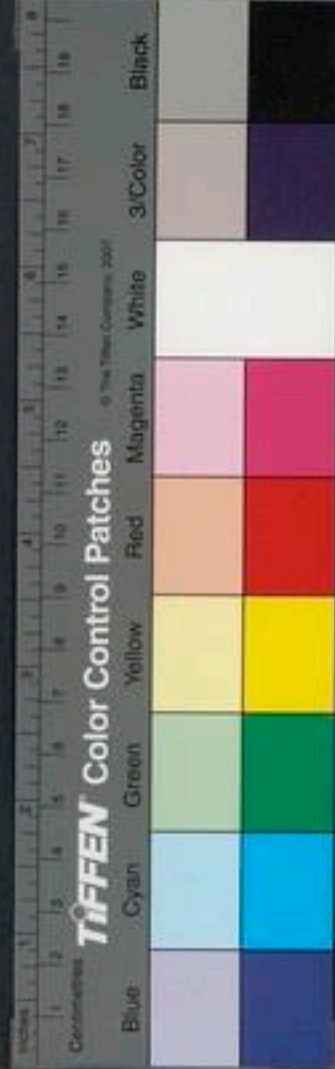
賊樹陰德懲忿欲齊毀譽處林嶺修清真近於仙道
二也其次身居祿位之場心遊道德之鄉奉上以忠
臨下以義於已薄於人厚仁慈恭和弘施博愛外混
垢濁內含澄清潛行密修好生惡死近於仙道三也
其次蕭灑華門樂貧甘賤抱經濟之器泛若無洞古
今之學曠若虛爵之不從祿之不受確乎以方外爲
尚恬乎以攝生爲務近於仙道四也其次真明穎之
姿懷秀拔之節奮忘機之旅當銳巧之師所攻無敵
一戰而勝然後靜以安身和以保神精以致真近於

仙道五也其次追悔既往洗心自新雖失之於壯齒
冀收之於晚節以功補過過落而功全以正易邪邪
忘而正在輒軻不能移其操誼諱不能亂其情惟積
惟微積以誠著近於仙道六也其次至忠至孝至貞
至廉案真誥之言不待修學而自得比干剖心而不
死惠風溺水而復生伯夷叔齊曾參孝己人見其沒
道之使存如此之流咸入仙格謂之隱景潛化死而
不怠此例自然近於仙道七也放彼七遠取此七近
謂之拔陷區出溺塗碎禍車登福輿始可與涉神仙



之津矣於是識元命之所在知正氣之所由虛凝澹
泊怡其性吐故納新和其神高虛保定之良藥巨補
之使表裏兼濟形神俱超雖未昇騰吾必謂之揮翼
於丹霄之上矣夫道無爲無形有情有性故曰人能
思道道亦思人道不負人人負於道淵哉言乎世情
謂道體玄虛則貴無而賤有人資器質則取有而遺
無庸知有自無而生無因有而明有無混同然後爲
至故空寂玄寥大道無象之象也兩儀三辰大道有
象之象也若但以虛極爲妙不應以吐納元氣流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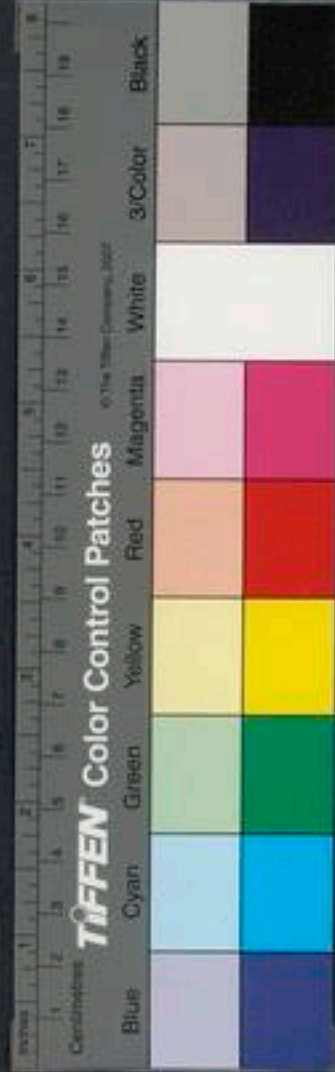
陽生天地運日月也故有以無爲用無以有爲資是
以覆載長存真聖不滅故爲生者天地之大德也所
以見宇宙之廣萬物之殷爲吾存也若煙散灰滅何
異於天傾地淪彼徒昭昭非我所有故曰死者天人
之荼毒孰能黜彼荼毒拂衣絕塵獨與道鄰道豈遠
乎將斯至矣夫至虛韞妙待感而靈猶金石含響待
擊而鳴故豁方寸以契虛虛則靜憑至靜以積感感
則通通則宇宙泰定天光發明形性相資未始有極
且人之稟形模範天地五藏六府百關四肢皆神明



所居各有主守存之則有廢之則無有則生無則死
故去其死取其生若乃諷大帝之金書研洞真之玉
章集帝一於絳官列三元於紫房吸二曜之華景登
七元之靈網道備功全則不必琅玕大還而高舉矣
此皆自凡而爲仙自仙而爲真真與道合謂之神人
神人能存能亡能晦能光出化機之表入太漠之鄉
無心而朗鑒無異而翱翔嬉明霞之館宴羽景之堂
歡齊浩劫而無疆壽同太乙而不可量此道布在金
簡安可輕宣其密與哉好學之士宜啟玉檢以探其
祕焉又儒墨所宗忠孝慈愛仙家所尚則慶及王侯
福薦祖考祚流子孫其三者孰爲大於戲吉初不得
而詳義軒已來廣成赤松令威安期之徒何代不有
遠則載於竹帛近則接於見聞古今得者皎皎如彼
神仙可學炳炳如此凡百君子胡不勉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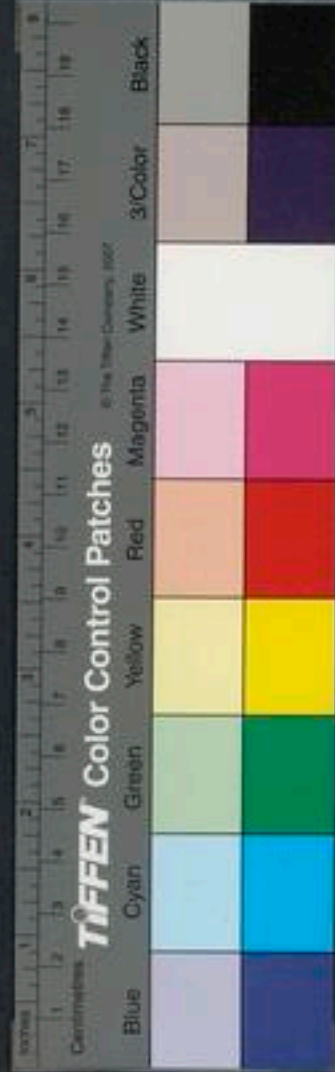
道性論

天尊告善才言善男子我欲海空修習因者卽是道
性道性無生無滅無生滅故卽是海空海空之空無
因無果無因果故以破煩惱以是因緣名爲修習善



才又言如是所說道性之性無生無滅衆生道性為
悉共有各各有之若共者一人得入海空藏時一切
衆生亦應俱入譬如怨讎或千或百若一人可和千
百則千百亦和一人相怨道性亦爾一人時和一切
衆生道性不一不二究竟平等猶如虛空一切衆生
同共有之天尊告曰善男子深山有寶名曰上勝人
若取之則成富有衆生道性亦復如是善才又言如
所說上勝寶者是一是多若一者一人得已則應有
盡山空寶盡云何而言一切衆生修持淨戒得入一

乘海空智藏若是多者云何而言是海空者非一切
法衆生道性亦如是那天尊答曰善男子譬如一路
或大或小一切衆生悉於中行無障礙故道性衆生
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寶珠惟有一門雖有人多經
遊出入曾無逼窄亦無人能破壞寶珠而實持去道
性衆生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橋梁隨諸行人或重
或輕以是橋梁無有增減衆生道性亦復如是又譬
如鹽味置於諸物乃至水中皆悉鹹物物不名鹽鹽
不名物乃至水中亦復如是名字雖變性不失偏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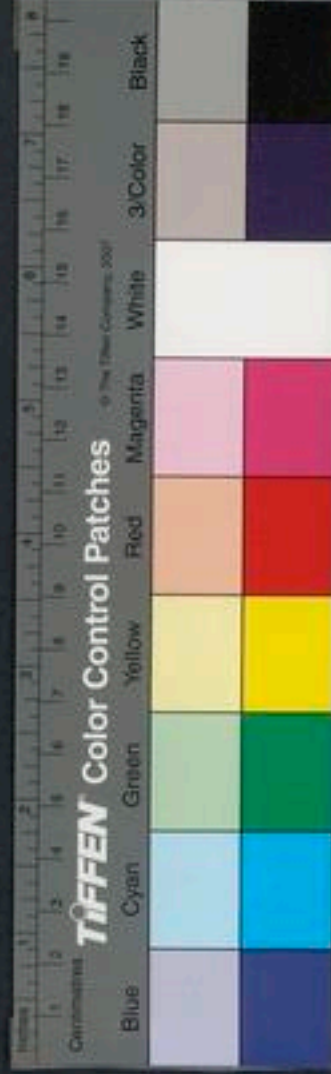
味之中皆悉鹹味若有飲水鹽味其過實不見鹽於水中衆生道性亦復如是維迨五道長短異身而道性常一不異

三相論

海空智藏經云三相者所謂有相非有相非無相若照此相則得入於智慧之源夫觀三相舛越不同自有衆生從有相觀入至無相自有衆生從無相觀入至有相自有衆生神意定然非彼二相而得觀見有無之相善男子若有衆生作人學人常運其心從有觀無而樹意言我見萬物今雖現有必歸於無當知一切盡是虛無非有實事無湛然慧無觀空慧無應用慧當知此人是爲斷見雖似智慧而乖其宗善男子若復有人常運其心從無觀有而樹意言卽此世中皆從無生向本無此而今有之有何緣生必因於無是知無中皆悉有有以有有故一切無無當知此人是爲狹見雖以智慧而失其宗善男子若復有人常運其心從非有非無中觀於有無而樹意言卽世衆生悉皆非有亦復非無所以爾者若言有者則終

歸無若言無者今見則有若必爾者則為不定不定
業故不得出生人天果報當知六道形有則有形滅
則無若作此觀是謂或見非謂智慧如此三見失智
慧本善男子若復有人觀於三者作如此心曰我觀
一切無即是寂寥不能生物豁然不動不能感應善
男子譬如大山善能興雲生雨如此等從有出有決
定當知無無不出又復觀於卽有形質卽此形質是
有象有離此形質無處名有又復觀於非有非無善
男子譬如風聲聲響通徹如此等例風質非無質不

可得若言實有又非礙著響亦如是應知此例非有
非無若有學人作此觀者亦皆失於智慧之本善男
子復有人觀於三相作四塵意妙無妙有麤無麤有
明此四意自然能見非有非無何謂妙無卽是道性
以何因緣道性之理自為妙無以淵寂故以應感故
若以住於淵寂之地觀於諸有則見無相若以住於
感應之地觀於諸有則見有相善男子若言道性命
為無有中應感若言道性令為有者而實寂泊以
是當知道性之有非世間有道性之無是謂妙無何



等因緣觀於妙有卽是應感法身之端嚴茂發起超
絕三有雖有其質不同凡有以是因緣謂爲妙有善
男子以何因緣觀於麤無麤無卽無無感無應空處
寂漠豁然而已謂爲麤無善男子以何因緣觀於麤
有若麤有者卽是質礙以礙著故謂爲麤有善男子
若能善知遍此四意分別體相當知此人已得知非
有非無以何因緣而得知之卽尋道性義理得之若
有學人習觀三相了此四意卽爲入於智慧實城遊
智慧室坐智慧牀餐智慧食是得智慧機相之本

真相論

曜明真人稽首問天尊曰不審世間真相爲一相耶
天尊告言曜明真士今當問子子之所見爲法見耶
曜明荅曰世間真相有法見耶有相見耶天尊荅曰
告言真相世間本無差別衆生所見未能通達但觀
其相未能見法是故分別世間真相其相不同今以
慧眼觀世間相卽相是真能了真相名爲見法以是
之故不壞世間而得真相曜明又曰不壞世間而得
真相未審世間何以爲相而言不壞卽是真相天尊



曰世間相者即是無明貪著愛見瞋恚愚癡等諸煩惱是世間相若人能知煩惱性空本無貪愛無明兀靜無法可斷以是當知不斷煩惱而得真相無相無斷無得無明無法無斷無得名斷煩惱無斷名得真相以是當知不斷煩惱而得真相如向所說是有二種一者相見二者法見法見之人言得真相相見之人言得煩惱以是當知法見之人常得妙本故得真相相見之人常觀塵迹故得煩惱若人能知煩惱性空未曾有法從迹觀本名得法見

陰陽五行論

陰潛陽內陽伏陰中陰得陽蒸故能上昇陽得陰制故能下降陽蒸陰以息氣陰凝陽以澄精日月昇降乾坤交泰而萬化成焉陰陽自少至老而分爲五行少陽成木老陽成火少陰成金老陰成水參而和之而成夫婦火性炎蒸木性勁直金性堅剛水性潤滋土性和柔故木以發之火以化之水以滋之土以和之金以勁之故得品物成焉五勝者皆以生我爲利尅彼爲用利用相乘故有成敗經云五行相尅萬物



悉可全云動靜者終始之道聚散者化生之門也陽
其動乎陰其處乎動以生之靜以息之淳陽不生淳
陰不成陰陽更用晝夜相資晝日行陽夜月行陰陽
養於陰陰發於陽而明生焉陽和氣者發於春王於
夏收於秋藏於冬九地之下反有陽九天之上反有
陰故十一月卦辭云復見其天地之心乎陽在下也
陽伏地內潛靜之時故見天心其在人也腎藏於陽
腦潛於陰及其老也和氣不足陰陽將散則陽上昇
陰下降故腦熱而腎冷腎無陽氣則脚無力腦無陰
氣則眼目不明故陰陽不交萬物不成一陽亢極則
日月無光艸木以之焦枯純陰滯畜則霖雨淫澀水
淹以之漂蕩故陰陽相磨天地相盪震而為雷擊而
為電鼓而為風結而為霧蒸而為雲霧液而為雨露
凝而為霜雪和氣為民人偏氣為禽獸稊氣為艸木
煩氣為蟲魚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四

以四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仙籍語論要記

坐忘論 并序凡七篇

夫人之所貴者生也生之所貴者道也人之有道
魚之有水涸轍之魚猶希升水羽翼之俗無心造道
惡生死之苦愛生死之業重道德之名輕道德之行
喜色味爲得志鄙恬素爲窮辱竭難得之貨市來生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四

以四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仙籍語論要記

坐忘論 并序凡七篇

夫人之所貴者生也生之所貴者道也人之有道
魚之有水涸轍之魚猶希升水羽翼之俗無心造道
惡生死之苦愛生死之業重道德之名輕道德之行
喜色味爲得志鄙恬素爲窮辱竭難得之貨市來生



修道之要敬仰尊重決定無疑者加之勤行得道必矣故莊周云曠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是謂坐忘夫坐忘者何所不忘哉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故莊子云同於大通此則言淺而意深惑者聞而不信懷寶求寶其如何故經云信不足有不信謂信道之心不足者乃有不信之禍及之何道之可望乎

斷緣

斷緣者謂斷有爲俗事之緣也棄事則形不勞無爲

則心自安恬簡日就塵累日 跡彌遠俗心彌近道至神至聖孰不由此乎故經云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或顯德靈能來人保已或遺問慶弔以事往還或假修隱逸情希昇進或酒食邀致以望後恩斯乃巧蘊機心以干時利既非順道深妨正業凡此之類皆應絕之故經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我但不唱彼自不和彼雖有唱我不和之舊緣漸斷新緣莫結醴交勢合自致日踈無事安閑方可修道故莊子云不將不迎爲無交俗之情故也又云無爲名尸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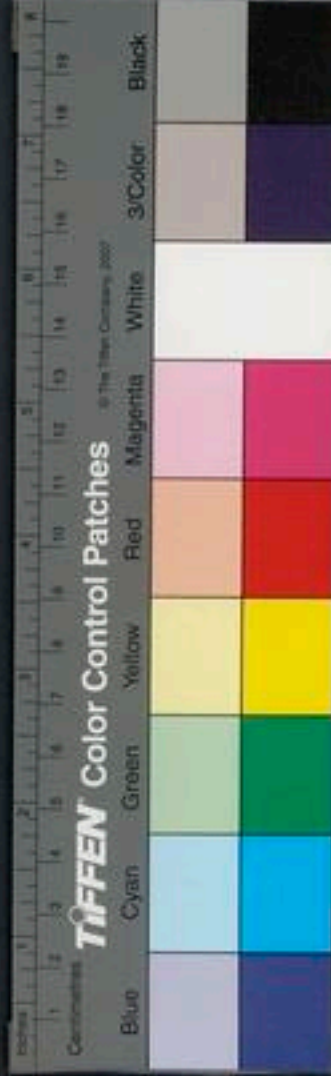
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若事有不可廢者不得
已而行之勿遂生愛繫心爲業

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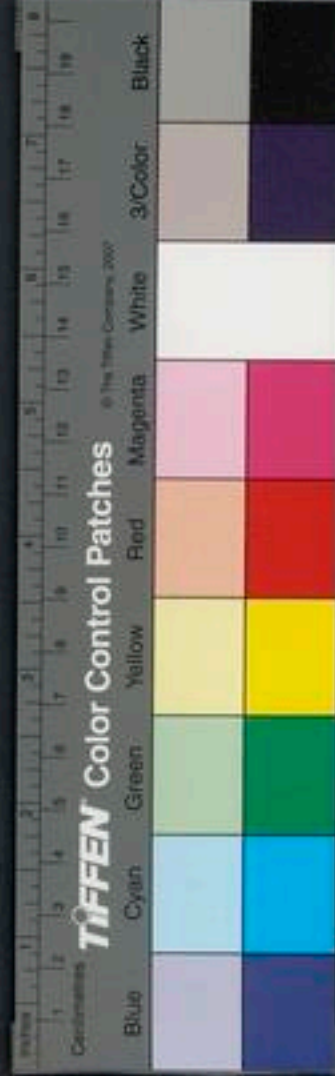
夫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師靜則生慧動則成昏欣
迷幻境之中唯言寔是甘寔有爲之內誰悟虛非心
識顛癡良由所託之地且下鄰而居猶從改操擇交
而友尚能致益况身離生死之境心居至道之中安
不捨彼乎能不得此乎所以學道之初要須安坐收
心雜境往無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虛無心乃合道故
經云至道故之中寂所有神用無方心體亦然源其
心體以道爲本但爲心神被染蒙蔽漸深流浪日久
遂與道隔今若能淨除心垢開釋神本名曰修道無
復流浪與道冥合安在道中名曰歸根守根不離名
曰靜定靜定日久病消命復復而又續自得知常知
則無所不明常則永無變滅出離生死寔由於此是
故法道安心貴無所著故經云夫物芸芸各歸其根
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若執心住
空還是有所非謂無所凡住有所則自令人心勞氣

發既不合理又反成疾但心不著物又得不動此是
真定正基用此爲定心氣調和久益輕爽以此爲驗
則和正可知若心起皆滅不簡是非未斷知覺入於
盲定若任心所起一無收制則與凡人元來不別若
准斷善惡心無指歸肆意浮遊待自定者徒自誤耳
若通行諸事言心無染者於言甚美於行甚非真學
之流特宜戒此今則息亂而不滅照守靜而不著空
行之有常自得真見如有時專或法有要疑者且任
思量令事得齊所疑復悟此亦生慧正根事訖則止

實莫多思多思則以知言恬爲子傷本雖騁一時之
後終虧萬代之業若煩邪亂想隨覺則除若聞毀譽
之名善惡等事皆卽撥去莫將心受若心受之卽心
蒲心蒲則道無所居所有聞見如不聞見則是非美
惡不入於心心不受外名曰虛心心不逐外名曰安
心心安而虛則道自來止故經云人能虛心無爲非
欲於道道自歸之內心旣無所著外行亦無所爲非
靜非穢故毀譽無從生非智非愚故利害無由至實
則順中爲常權可與時消息苟免諸累是其智也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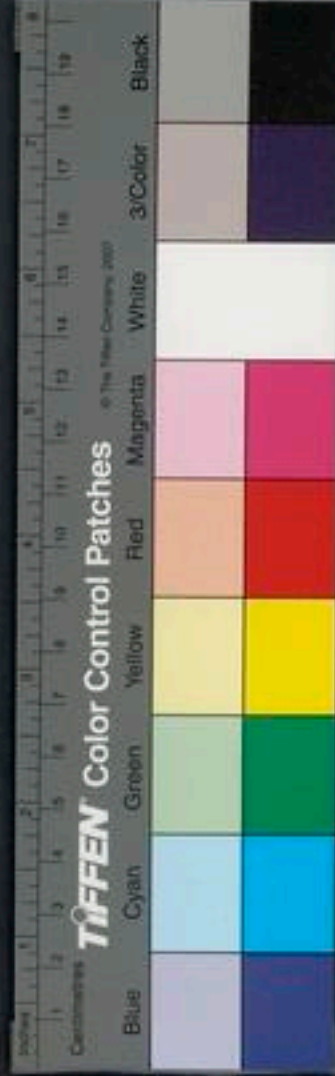


非時非事役思強爲者自云不著終非真覺何邪心
法如眼也纖毫入眼眼則不安小事關心必動亂
既有動病難入定門是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
不除終不得定又如良田荆棘未誅雖下種子嘉苗
不成愛見思慮是心荆棘若不除翦定慧不生或身
居富貴或學備經史言則慈儉行乃含殘辯足以飾
非勢足以威物得則名已過必尤人此病最深雖學
無益所以然者爲自是故然此心由來依境未慣獨
立乍無所託難以自安縱得暫安還復散亂隨起隨
制務令不動久久調熟自得安閑無間晝夜行立坐
卧及應事之時常須作意安之若心得定但須安養
莫有惱觸少得定分則堪自樂漸漸馴狎唯覺清遠
平生所重已嫌弊漏况因定生慧深達真假乎牛馬
豕畜也放縱不收猶自生鯁不受駕御鷹鷂野鳥也
被人繫絆終日在手自然調熟况心之放逸縱任不
收唯益羸蹶何能觀妙故經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
不如坐進此道夫法之妙者其在能行不在能言行
之則此言爲當不行則此言爲妄又時人所學貴難



賤易若濶論法惟廣說虛無思慮所不達行用所無
階者則歎不可思議而下風盡禮如其信言不美指
事陳情聞則心解言則可行者此實不可思議而人
不信故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
言夫唯不知是以不吾知也或有言火不熱燈不照
龍稱爲妙義夫火以熱爲用燈以照爲功今則盛言
火不熱未嘗一時廢火空言燈不照闇必須終夜然
燈言行相違理實無取此只破相之言而人反以爲
深元之妙雖則惠子之宏辯莊生以爲不堪膚受之

流誰能科簡至學之士庶不留心或曰夫爲大道者
在物而心不染處動而神不亂無事而不爲無時而
不寂今借避事而取靜離動而之定勞於控制乃有
動靜二心滯於住守是成取捨兩病不覺其所執仍
自謂道之階要何其謬耶述曰總物而稱大道物之
謂道在物而不染處事而不亂真爲大矣實爲妙矣
然謂吾子之墜有所未明何則徒見貝錦之輝煥未
曉始抽於素絲纔聞鳴鶴之冲天詎識先資於穀食
蔽目之餘起於毫末神凝之聖積習而成今徒學語



其聖德而不知聖之所以德可謂見卵而求時夜具
彈而求鴉炙何其造次哉故經云玄德深矣遠矣與
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簡事

夫人之生也必營於事物事物稱萬不獨委於一人
林一枝鳥見遺於叢蓄飲河滿腹馱不悵於洪波
外求諸物內明諸已知生之有分不務分之所無識
事之有當不任非當之事事非當則傷於智力務過
分則斃於形神身且不安何情及道是以修道之人

要須斷簡事物知其閑要較量輕重識其去取非
非重皆應絕之猶人食有酒肉衣有羅綺身有名位
財有金玉此並情欲之餘好非益生之良藥眾皆徇
之自致亡敗靜而思之何迷之甚故莊子云達生之
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生之所無生之所無以爲
者分之非物也
疏食弊衣足延性命豈待酒食羅綺然後爲生哉是
故於生無要用者並須去之於生雖用有餘者亦須
捨之財有害氣積則傷人雖少猶累而况多乎今以
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况棄道德忽性命



而從非要以自促伐者乎夫以名位比於道德則名位假而賤道德真而實能知貴賤應須去取不以名害身不以位易道故莊子云循名失已非士也西晉經云抱元守一至度神仙子未能守但坐深富者不聞擇觸事皆爲則身勢皆修進事關若處事安關在物無累者自屬證成之人若實未成而言無累者誠自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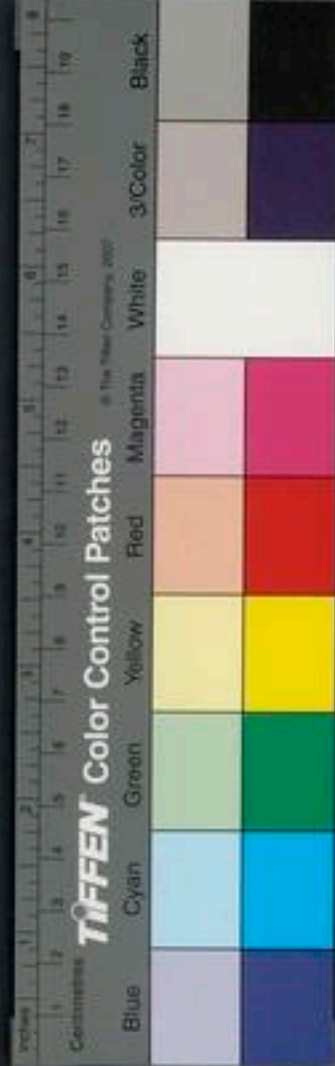
真觀

夫觀者智士之先鑒能人之善察究微來之禍福壽

動靜之吉凶得見機前因之造適深祈衛定功務全生自始之末行無遺累理不違此故謂之真觀然則一餐一寢居爲損益之源一言一行堪成禍福之本雖則巧持其末不如拙戒其本觀本知末又非躁競之情是故收心簡事日損有爲體靜心閑方能觀見真理故經云常無欲以觀其妙然於修道之身必資衣食事有不可廢物有不可棄者當須虛襟而受之明目而當之勿以爲妨心生煩躁若見事爲事而煩躁者心病已動何名安心夫人事衣食者我之船舫



身引項承取他刃以自害命他自爲惡不遣代當何
故引取他惡以爲己病又見爲惡者若可嫌見爲善
者亦須惡天何故同障道故若苦貧者則審觀之誰
與我貧天地平等覆載無私我今貧苦非天地也父
母生子欲令富貴我今貧賤非由父母人及鬼神自
救無暇何能有力將貧與我進退尋察無所從來乃
知我業也乃知天命也業由我造命由天賦業命之
有猶影響之逐形聲既不可逃又不可怨唯有智者
因而善之樂天知命不覺貧之可苦故莊子云業人
而不可舍爲自業故貧病來入不可舍止經云天地
不能改其操陰陽不能迴其業由此言之故知真命
非假物也有何怨焉又如勇士逢賊無所畏懼揮劍
當前群寇皆潰功勳一立榮祿終身今有貧病惱害
我者則寇賊也我有正心則勇士也用智觀察則揮
劍也惱累消除則戰勝也湛然常樂則榮祿也凡有
苦事來迫我心不作此觀而生憂惱者如人逢賊不
立功勳棄甲背軍以受逃亡之罪去樂就苦何可慙
焉若病者當觀此病由有我身我若無身患無所託



故經云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次觀於心亦無真宰內
外求覓無能受者所有計念從忘心生若枯體灰心
則萬病俱泯若惡死者應念我身是神之舍身今老
病氣力衰微如屋朽壞不堪居止自須捨離別處求
安身死神逝亦復如是若戀生惡死拒違變化則神
識錯亂自失正業以此託生受氣之際不感清秀多
逢濁辱蓋下愚貪鄙寔此之由是故當生不悅順死
無惡者一爲生死理齊二爲後身成業若貪愛萬境
一愛一病一肢有疾猶令舉體不安而向一心萬疾

身欲長生豈可得乎凡有愛惡皆是妄生積妄不除
何以見道是故心捨諸欲住無所有除情正信然後
返觀舊所癡愛自生厭薄若以合境之心觀境終身
不覺有惡如將離境之心觀境方能了見是非譬如
醒人能知醉者爲惡如其自醉不覺他非故經云吾
本棄俗厭離人間又云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
喜香味是怨老君厭世棄俗猶見香味爲怨嗜欲之
流焉知飽肆爲臭哉

秦定

夫定者盡俗之極地致道之初基習靜之成功持安之畢事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無感無求寂泊之至無心於定而無所不定故曰泰定莊子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則心也天光則慧也心爲道之器宇虛靜至極則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適今有故曰天光但以貧愛濁亂遂至昏迷燥雪柔疑復歸純靜本真神識稍稍自明非謂今時別生他慧慧心既生已寶而懷之勿謂多知以傷於定非生慧之難慧而不用爲難自古忘形者衆忘名者寡慧而不用是忘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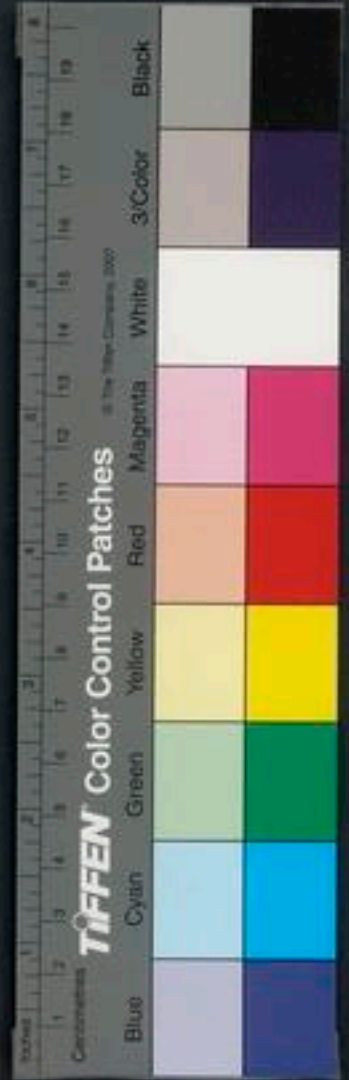
天下希及之是故爲難貴能不驕富能不奢爲無俗過故得長守富貴是定而不動慧而不用德而不恃爲無道過故得深證常道故莊子云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知而言之所以之人古之人天而不人慧能知道非得道也人知得慧之利未知道得道之益因慧以明至理縱辯以感物情與心徇事觸類而長自云處動而心常寂焉知寂者寂以待物乎此行此言俱非泰定智雖出衆彌不近道本明逐鹿獲兔而歸所得蓋微良由局小故莊子云古之修道者



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智養恬智與
 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
 德也有智不用以安其恬養而久之自成道德然論
 此定因為而得成或因觀利而見害懼禍而息心或
 因損捨滌除積習心熟同歸於定咸若自然疾雷破
 山而不驚白刃交前而無懼視名利如過隙知生死
 若潰離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心之虛妙不可思
 也夫心之為物即體非有隨用非無不馳而速不召
 而至怒則玄石飲羽恚則朱夏頊頑縱惡則九幽匪

通積善則三清何遠忽來忽往動寂不能名時可
 否著龜莫能測其為調御豈鹿馬比其難乎太上老
 君運常善以救人昇靈臺而演妙畧二乘之因果廣
 萬有之自然漸之以目損頓之以不學喻則張弓鑿
 戶法則挫銳解紛修之有途習以成性黜聰墮體嗒
 焉坐忘不動於寂幾微入照履殊方者了義無日由
 斯道者觀妙可期力少功多要矣妙矣
 得道

夫道者神異之物靈而有性虛而無象隨迎莫測影



響莫求不知所以不然而然之通生無價謂之道至
聖得之於古妙法傳之於今循名究理全然有實上
上純信克已勤行空心谷神唯道來集道有至力染
易形神形隨道通與神爲一形神合一謂之神人神
性虛融體無變滅形與之同故無生死隱則形同於
神顯則神同於形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
影存亡在已出入無間身爲淨質猶至虛妙况其靈
智益深益遠乎故靈寶經云身神共一則爲直身又
西昇經云形神合同故能長久然虛心之道力有深

淺深則兼被於形淺則唯及其心被形者則神人也
及心者但得慧覺而已身不免謝何則慧是心用用
多則體勞初得小慧悅而多辯神氣散洩無靈潤身
生致早終道故難備經云屍解此之謂也是故大人
含光藏暉以期全備凝神寶氣學道無心神與道合
謂之得道故經云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又云古之所
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山有玉草
木因之不彫人懷道形體得之永固資薰日久變質
同神練神入微與道真一散一身爲萬法混萬法爲



清心經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一身智照無邊形超有際總色空以爲用合造化以
爲功真應無方信惟道德故西昇經云與天同心而
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然後大道盛矣而言感者謂
證得其極又云神不出身與道同久且身與道同則
無時而不存心與道同則無法而不通耳則道耳無
聲而不聞眼則道眼無色而不見六根洞達良由於
此至論玄教爲利深廣循文究理嘗試言之夫上清
隱秘精修在感假神丹以鍊質智識爲之洞忘道德
開宗勤信唯一蘊虛心以滌累形骸得之絕影方便
善巧俱會道源心體相資理踰車室從外因內異軌
同歸該通與蹟默無逮二者之妙故非孔釋之所
能隣其餘不知蓋是常耳



靈寶七籤卷之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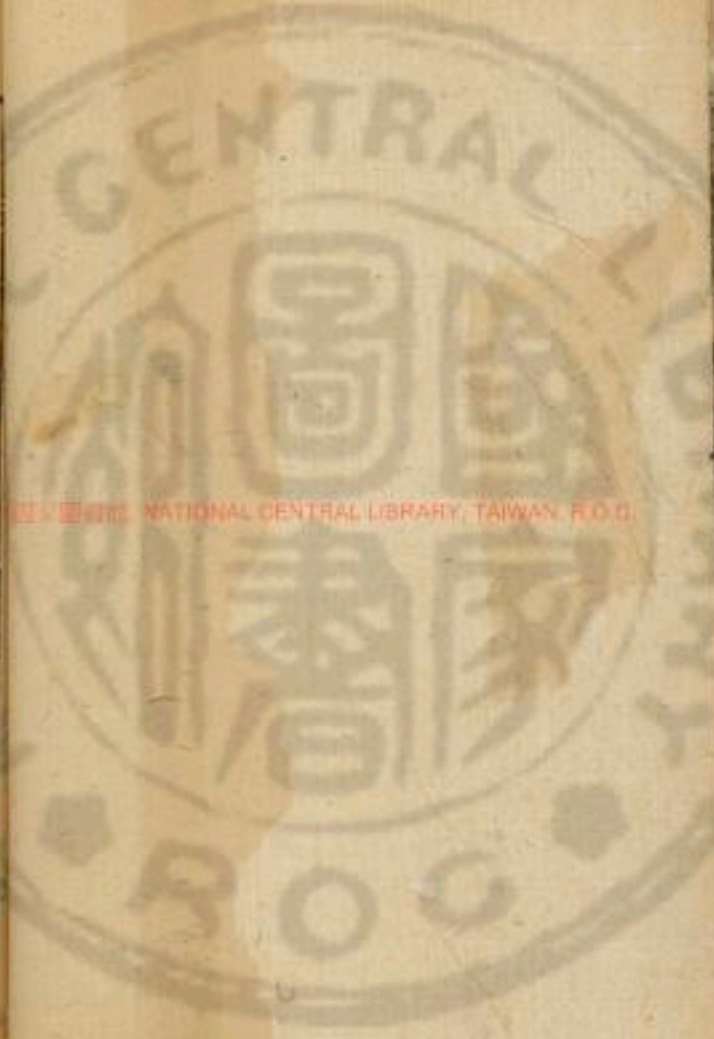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壹訂

仙籍語論要記

法性虛妄

妙林經云天尊告度命真士曰所謂安樂皆從心生
心性本空云何修行知諸法空乃名安樂譬如愁人
心意昏亂煩毒熱悶於此人前設諸幻術木男木女
木牛木馬羅列施張作諸戲術愁者見之如生平牛



靈寶七籤卷之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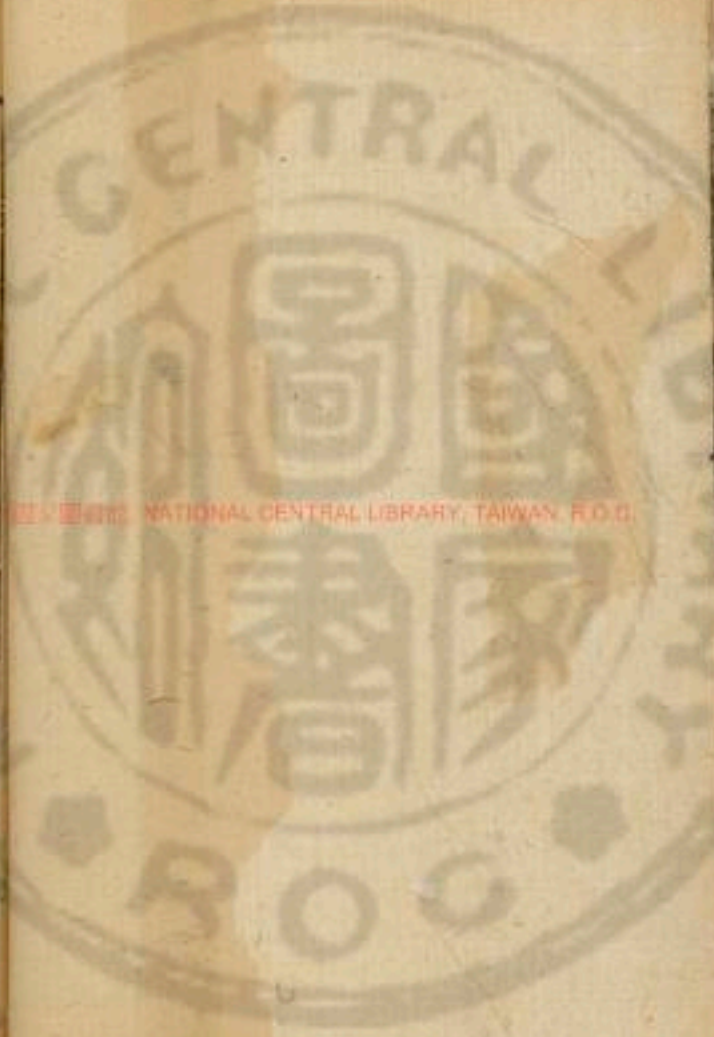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壹訂

仙籍語論要記

法性虛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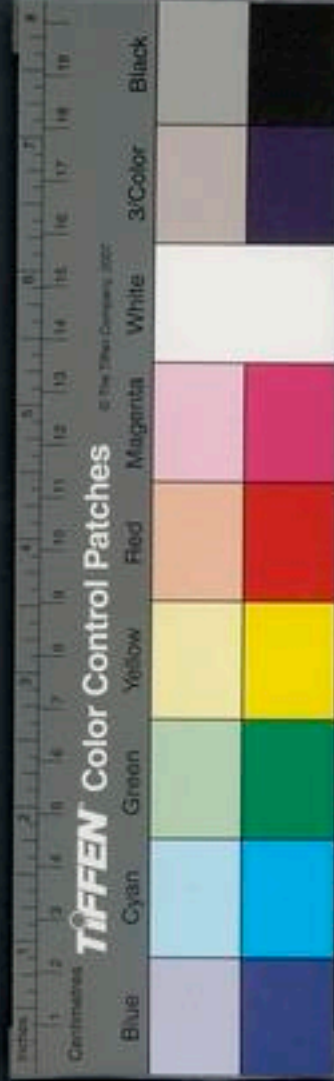
妙林經云天尊告度命真士曰所謂安樂皆從心生
心性本空云何修行知諸法空乃名安樂譬如愁人
心意昏亂煩毒熱悶於此人前設諸幻術木男木女
木牛木馬羅列施張作諸戲術愁者見之如生平牛



海北齋居士集 卷之六十五
馬相息諸煩惱心意泰然我今亦爾一切衆生虛妄
愁毒未能安樂是故我說修諸功德無量無邊及諸
往生不思議土若知虛妄本無所有一切衆生舉足
行步諸所作爲悉不思議若知清靜自在無礙心所
求願恣意充足若有修善當得往生三清妙土如此
方便止彼虛妄而實未曾有彼三清常樂境界之所
希望若欲速得三清寶城常樂淨土當以大乘無上
慧心觀我身相從無量劫因何法生旣知無因乃知
我以無我故是我身常在三清常樂淨土

道性因緣

海空智藏作禮問言天尊我今思念萬兆造化之由
云何一切諸法各有道性從因緣生以是因緣應有
縛耶應無縛耶是五陰耶是六塵耶天尊答曰譬如
衆生臨欲終時如日之沒臨欲沒時山陵堆阜影見
東移理無西沒衆生業果亦復如是此五陰滅彼五
陰生譬如燈明暗滅燈滅暗生譬如泥瓶泥與瓶合
泥滅瓶成而是泥相終不名瓶瓶雖非泥不餘處來
以泥因緣而生是瓶五陰生滅亦復如是有煩惱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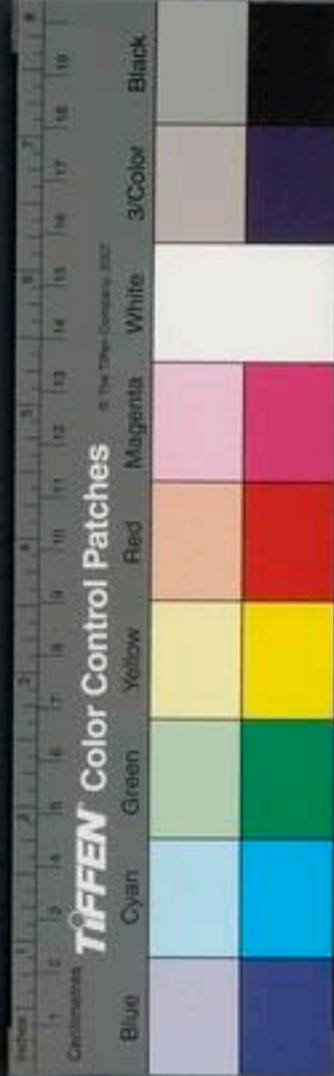


名爲繫縛無煩惱故名爲解脫譬如眼根開時見色
閉時無見煩惱繫縛合散生滅更無別法衆生五陰
亦復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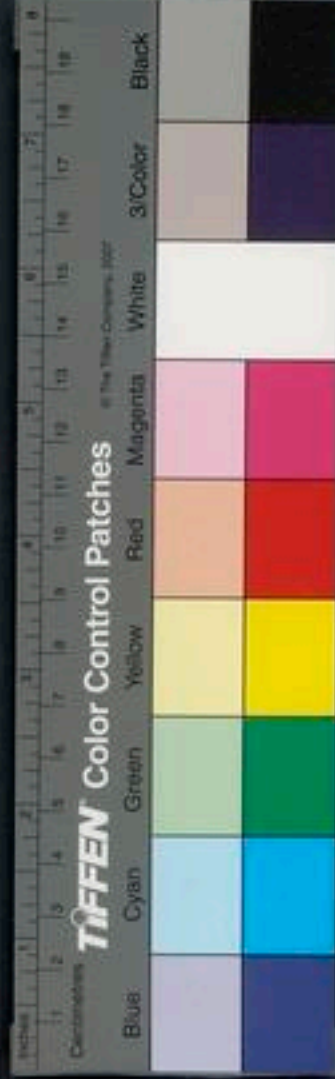
本性淳善

天尊告最勝童子當知夫一切六道四生業性始有
識神皆悉淳善唯一不雜與道同體依道而行行住
起臥語默飲食皆合真理如魚在水始生之初便習
江湖不假教令亦如玉質本白黛色本青火性本熱
水性本冷不關習學理本自然一切衆生識神亦復

是稟乎自然自應道性無有差異云何而生種種
惡緣地獄餓鬼畜生等報當知皆是六根所引所以
六根六濁六情六染是四大結能生種種善惡業因
增長三途種種知惱能斷無始以來一切善本又真
人決理禮白天尊既言一切衆生有神識初淳善不
雜行必合規動應真理進退俯仰行住起臥莫有失
節一一諸法皆合道宗無有差異若如此者衆生所
見及與所聞動止所爲云何得染塵穢之事天尊曰
譬如冰寒之堂淳以冰凍而爲梁柱床席屏幃莫非



永結就此中間云何得火云何得熱煩惱之患一切
衆生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既爲善所習復善云何
獲種種果報又復天尊譬如百和之香共在一篋之
內芬芳流溢無有一家臭穢之氣識神之初亦復如
是木既香潔滓穢無方又復天尊譬如日光炁發明
照於其中間了無暗黑識神之初亦復如是本既曉
了冥昧云何猶復並用我今有疑世間不容於善法
中生無量惡唯願大德爲我解說令諸衆會悉皆洗
然離諸疑滯爾時天尊安詳答言決理真人如斯切
問不可思議汝等已曾親近無量無邊一切真人供
養無量無邊一切天尊通達大智曉了無礙故能發
此微妙之言我當爲汝具實解說汝等諦聽勿生疲
怠決理大真夫人心法不可全以譬喻如水凍瑠璃
香等所以爾者如此物等皆爲靜法其安謐不能變
易是以其體不能生他以靜因故物不能入此譬爲
異若喻日者是義或同所以爾者日不恒明不恒正
有時薄蝕有時吳隱心法亦爾遷動不定染滯所驅
貪著利已所招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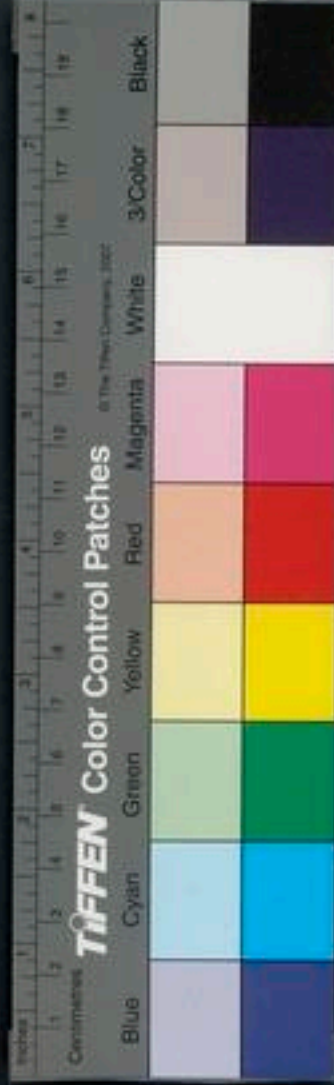


有為無為法

爾時天尊告海空智慧言汝勿邪疑執有著相以尋
至真無上之道寧可得乎真士當知一切諸法有為
性相悉皆滅壞無有常住所以者何三界之所行諸
法是知因眾生心力眾生之性念念生滅有為之法
亦復皆爾念念生滅即其生時已是滅相即其實時
便生空相有不常故故謂為空無為之法不可毀滅
不可測量若有感應則隨事顯若無感應湛然恒存
以是當知繼有為者則有滅相有滅相故是謂為空
無所繼者則無毀壞之無毀壞故是謂為有汝當思惟
善加分別一切妙法本源所在

觀四大相

上真童子曰觀諸眾生四大之相何大是我如空中
雲如熱時火如電中光如水中月如幻如化如鏡中
像如空中響色想行識悉皆如是眾生心相不可思
議非是二乘之所能了大哀天尊眾生之相亦復如
是不來不去非有非無非內非外來無所從去無所
至而常流轉妄受若皆以眾生無始以來染著我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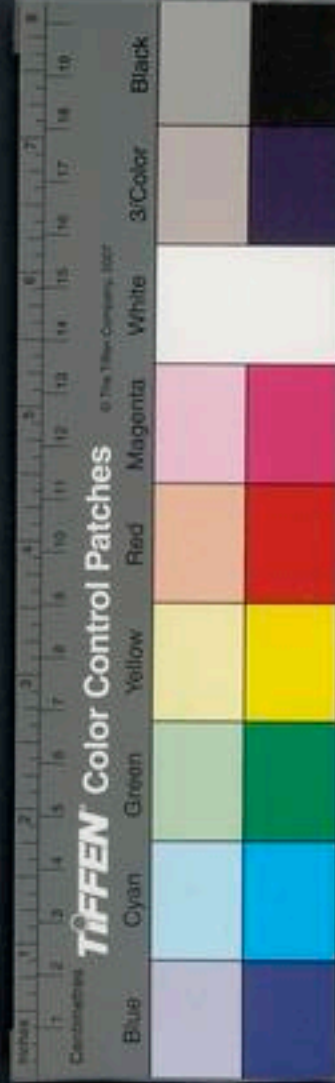


增長惡根受大煩惱無有窮盡衆生之相烟熅之温
神本澄清湛然無雜一切法本從中而有以是因緣
一切衆生善惡諸業唯一心作更無餘法是故衆生
不來不去不有不無同等虛空無分別也哀天尊
我觀衆生相法如是

色身煩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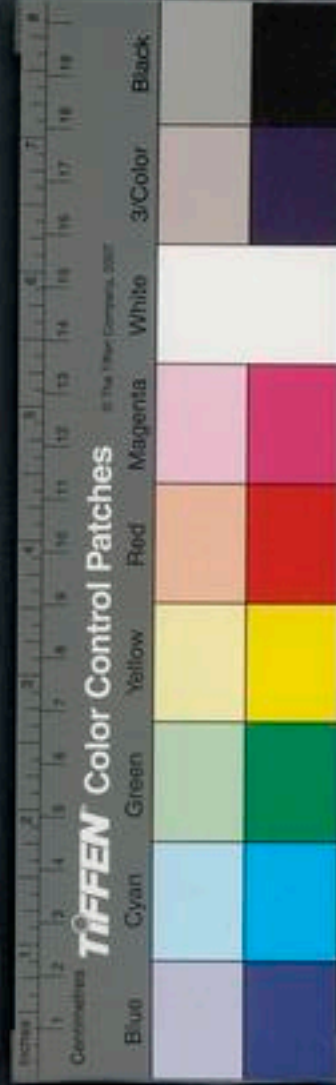
海空智藏白天尊言大哀天尊云何凡夫不見煩惱
於煩惱中當有身耶過去世中身本有耶未來見在
是身有耶是身無耶若有身者卽是色耶卽非色耶

身屬他耶不屬他耶非屬他耶非不屬他耶有命無
身之無命有身耶有身有命耶無身無命耶身之與
命俱有常耶俱無常耶常無常耶非常非無常耶爾
時天尊安心含笑答海空言善哉善哉善男子一切
凡夫有身無身煩惱之身何以故煩惱身者囊裏膿
血障於道性是故衆生不悟煩惱有真道性真道之
性不在內耶不在外耶不在中間亦不有耶亦不無
耶非過去耶非見在耶非未來耶非色非自他
耶非有命耶非無命耶非有身曰非無息非非有常



耶非無常耶爾時海空稽首作禮白天尊言如是所
說非有身耶非無身耶云何煩惱障於道性道性之
身從父母耶從微塵耶從幻化耶從自然耶從虛空
耶從變易耶從善生耶從惡生耶從畜生耶從地獄
耶從天上耶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
耶非煩惱耶若是煩惱云何能生真道性者若是真
生真性應常云何真性從煩惱生若從煩惱煩惱之
障或墮於地獄道性之生亦墮地獄若是不墮云何
道性從煩惱生若無煩惱云何煩惱障於道性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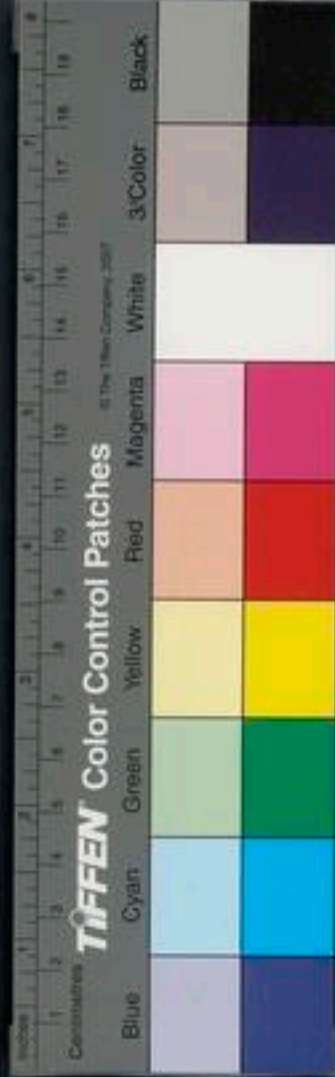
我故唯願慈尊垂哀愍說時眾願顯欲有所聞爾時
天尊發微妙音答海空言善男子言道性者無性之
性非有法性非無法性道性之生亦有亦無善男子
言道性者非有身生非無身生非非無有非非有無
亦有身生亦無身生善男子云何煩惱障於道性言
道性者即煩惱生非煩惱生亦是煩惱生是煩惱亦
非煩惱云何障於道性善男子譬如黑雲障於日光
之光不生不滅不去不來不有不無道性之生亦復
如是善男子道性之生非父母生是父母生何以故



若父母生父母生已生無所生無生之生譬如花果
花生無果果生無花道性之生亦復如是道性云何
從父母生善男子云何道性從微塵生言道性者是
微塵生非微塵生是幻化生非幻化生是自然生非
自然生是虛空生非虛空生是變易生非變易生是
善因生非善因生是惡因生非惡因生是畜生生非
畜生生是地獄生非地獄生是天上生非天上生以
是因緣無生之生生無生非無法生非有法生若
如是者生相不生若是無者無生不無不無不有是

為道性道性之生生之所生生不生善男子向難

云若從父母生道性者云何父母是煩惱耶善男子
今當為說道性者從父母生善男子譬如蓮花從淤泥
泥生之生亦不是泥亦不非泥道性之生亦復如是
亦是父母亦非父母善男子譬如人寄屋生屋非有
人道性之生亦復如是如木寄生隨木而生生非木
種道性之生亦復如是生於煩惱非煩惱云道性猶
如虛空相不可得以是當知非煩惱本亦非眾生亦
非非眾生善男子一切眾生若非父母因緣而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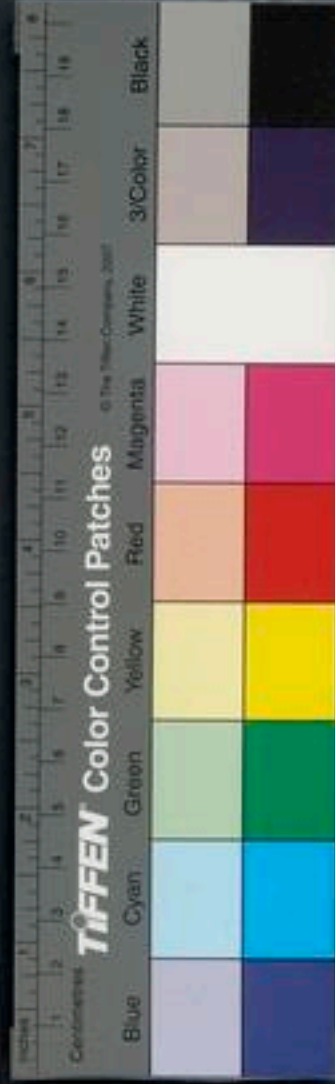
識因緣妄造諸惡生分別想不信經典不愛眾生任
命灰生無復極已以是因緣分別善惡不攝六情生
種種愛誹謗一乘海空寶藏聞說不聞聽說不聽起
種種念以是因緣或得癩病或得聾盲或受畜生牛
馬猪犬或受人形六根不具雖有人形而無情智

椳喻

海空智藏經云昔有國王以四虎令人養食瞻視臥
起摩洗虎令曰若令一虎生瞋恚者我依律法當斬
汝命爾時其人聞王教令心大怖畏惶惶無所於是

思惟捨虎而走爾時大王聞人已走即遣少副拔刀
隨之其人回顧見後少副即便疾走是時少副以惡
方便即藏持刀密遣一人假為親善而語之言汝可
來還其人不信即入空城而自匿既入城中視諸情
舍悉空無人既不見人即便空臥聞空中聲咄哉刀
子此城空曠無有人居今夜必有四百賊來汝設思
者命不安全汝當云何而得免爾時其人益增恐
怖復捨而去路礙河水漂流無有船舫

取種種草木為椳復更思惟我必住此當為猛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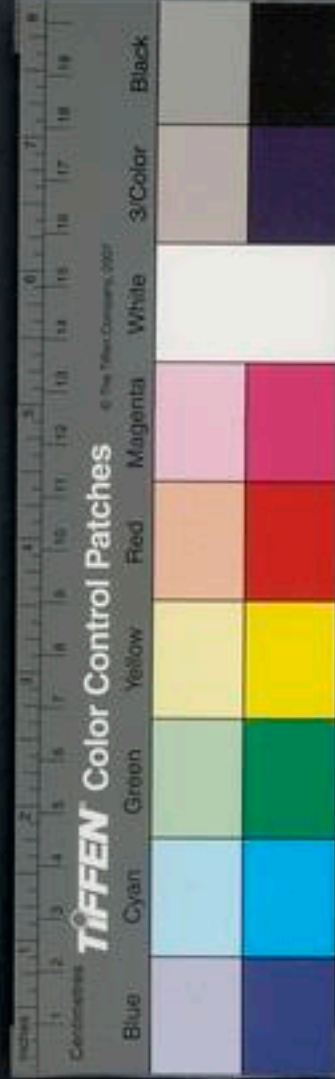


所危害若渡此河楫不可依當沒水灰終不為彼虎
所傷害即推草楫置之水中身倚其上還動手足截
流而去當到彼岸安隱如故心大歡喜

病說

天尊告善種王曰我說病者即是煩惱煩惱既空病
法亦空病法既空身法亦空何以故煩惱身者如幻
夢故以是因緣以空為空善種又言地水火風四大
之中何大是身答云煩惱身者非地大生不離地大
水火風大亦復如是一切眾生煩惱身者從四大起

以之為病是故真士隨之為病於是善種得聞說已
即起作禮讚歎一乘海空智藏是我大師為我輩說
言病諸行無常身法無我不說海空厭離於身說身
有苦不說常樂玄都玉京教導三乘為諸眾生作大
橋梁度生於海於空城中託身有疾哀彼眾生令識
宿世億劫中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修弘福田念於
眾生勿令憂惱勸助眾生勤行進道作大醫王療治
眾生一切病根慰喻眾生以疾而臥爾時海空智藏
告善種王汝等勿疑我身疾者而言無疾今我疾者



法華經疏卷之九
皆前世因妄相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惟之為疾
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

今我疾者皆由身起是故於身不應生著善種王既
知病本卽除我想及煩惱想當滅法想汝等大王應
作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我身之身唯起滅法此
法身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汝滅滅時不言我
滅汝起我念眾生亦復如是善種大王汝等當知應
作是念此法身者亦是顛倒是我身者卽是大患汝
等應當厭離此身云何為我我所離我所者卽離二

法離二法者不念內外諸法平等云何平等我等當
樂清靜內外無我我亦清靜此二法者悉皆空空以
何為空但以名字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
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了空病故是
我有病今我病者無受而受說身無當法相不滅而
取證信故設有身昔念眾生發大慈心說一乘藏調
伏我身亦當調伏一切眾生除種種病今我說病為
斷眾生攀緣病本諸根若盡是我無病善種大王若
有一人有疾而臥汝等應當作如是念諸法無我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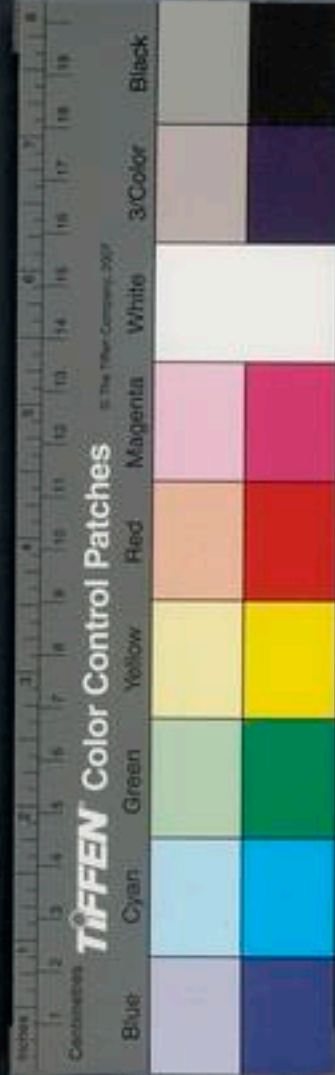
身無常若空非我雖身有疾在生死中化度一切而
不厭倦是名方便汝等又復念於我身身不離身是
病是身悲新悲故是惠方便設身有病而寂寞故莫
知方便善種大王若有衆生有疾而臥不作是念不
調伏心不厭離身而貪愛如是人者是愚人法當
知是人不離生死地獄若有一人有疾而臥念想法
法若空無我是我身疾在生死中而不生死無生死
故生死無我我於生死亦無汗行住於常樂亦不常
樂不寂靜故是海空行如是之行永離生死煩惱域
中雖有我身不依身心雖在三界不壞法性雖行於
空亦無空想又告善根長者大王我身雖病為諸衆
生有疾而臥雖行無相為彼衆生而現受作雖行無
動為彼衆生而作動相種種演說雖行一乘海空智
藏為彼衆生而遍現微塵之身雖行智慧轉大法輪
為彼衆生無明暗室現大道光照彼煩惱俱發善心
行一乘行說是語已善種大王及諸羣臣八千餘人
皆發善心

求道二患

天尊告度命真士曰修身求道具有二患一者由有
惡慮二者見有身故如是二患道之大病是故衆生
若欲求道當以大乘無上慧心觀我身相既了無身
業自淨修六度行行四等心是名隨順方便引接
譬喻如行客隔礙湯谷欲到彼岸無因得過假借舟
航以濟沈溺既至彼岸向之舟航無所用之六度四
行亦復如是爲諸衆生未能體了無生道岸是故假
借六度安慰其心令得調伏卽了無身得致道地六
度諸行無所復用度命又言大德天尊所說譬喻要

一切衆生修衆行以求度世既得度已無所
如是一切成真若行道無所行邪既無所行應失

悲云何大道於衆生常行四弘以度衆苦大尊答
曰度命真士天尊大聖濟生度苦無彼此故無愛憎
故無成壞故無得失故譬如橋梁無心度物不揀淨
識是人非人牛馬騾驢悉通過天尊大聖無心大
度亦復如是雖度衆生無彼此相無愛憎相無成壞
相無得失相猶如大海容納百川無增無減無穢無
淨 心簡擇



夢喻虛妄

天尊謂正見童子曰十方天尊出現於世爲欲斷諸
衆生虛妄說此妙經深遠之法諸衆生各得淨慧明
了法性無所障礙知頭法空本無虛妄虛妄既空心
性清靜乃知十方一切天尊無出沒相以是之故
方天尊出現於世得大利益一切衆生皆得正見
然安樂譬如夜夢見諸毒蛇開利牙齒近來逼身擬
作吞噬心神惶懼東西馳走叫聲烈天迷悶躡地床
邊覺人呼之曰咄哉睡夢如斯叫耶而其夢人忽然
睡覺申舒手足乃知夢見虛妄非真心意
安樂一切衆生同在三界無明巨室諸所爲
夢幻無有真實天尊大聖說此大乘微妙經典覺
一切令得正見

散花喻

真藏經云天尊在靈解山散本微花其華飄颻遍滿
法界非青非白非赤非黑非長非短非大非小非廣
非狹入於細微離諸色像華中有自然之果甘果圓
淨具一切味非一切味具一切聲非一切聲



色非一切色具一切香非一切香具一切觸非一切
觸具一切法非一切法具一切智非一切智其果名
具慈計泉得此泉味自然飽滿無飢無渴姿容端正
妙麗希有到靈解山不生不滅湛然常住證無生果
爾時衆中有一童子名曰善達從坐而起上白天尊
不審本微之華中有自然之果散滿法界盡諸微塵
無大不覆無小不入為赤為白為青為黑為長為短
為大為小為廣為狹為見為聞而來為去為天為地
如是華果浩溥周普徧成法界不可思議不審一

以稟一華云行諸緣各有差別善惡不同生死

亦苦樂殊形返覆往還受生各異或生邊夷或生
國或生奴婢或生人王或生貧賤或生富貴或生
奴隸或生好殺或生愚癡或生智慧或生慳貪或生
布施或生好殺或生慈悲或生五逆或生孝順或生
受苦或生受樂或生聾盲或生聰捨或生禽蟲或
魚鼈如此業報種種不同唯願慈悲分別解釋天尊
告善達童子曰一切法生皆從一本微華種種相好
衆生迷惑不自覺知於實相中橫生顛倒法成受苦



見戀自生不存慈愛遠離失本求末冥冥不曉長處
闇中無有解脫慈愍種種濟度顯法因由衆中疑惑
不了業緣諸法空寂畢竟無我推問東方生物有邊
崖不南方顯照有極源不西方衰殺有情變不北方
冥昧有窮通不色聲香味觸有色聲香味觸不貪嗔
癡縛有貪嗔癡縛不善惡行業可修不也大師所顯
推問諸法行業並無所得云何差別百樂不同天尊
曰諸法幻生幻生幻滅諸法滅幻生如生如是幻
相生滅幻無生滅幻相去來幻

無貪癡幻相取捨幻無取捨幻相煩惱

相思愛幻無忌愛幻相差別幻無差別幻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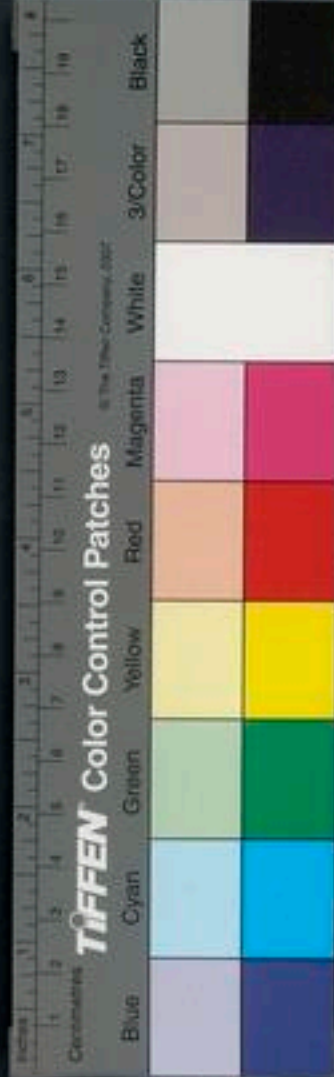
生業緣端正生滅無幻來去無幻貪癡無幻取捨

幻煩惱無幻恩愛無幻差別無幻如是空寂究竟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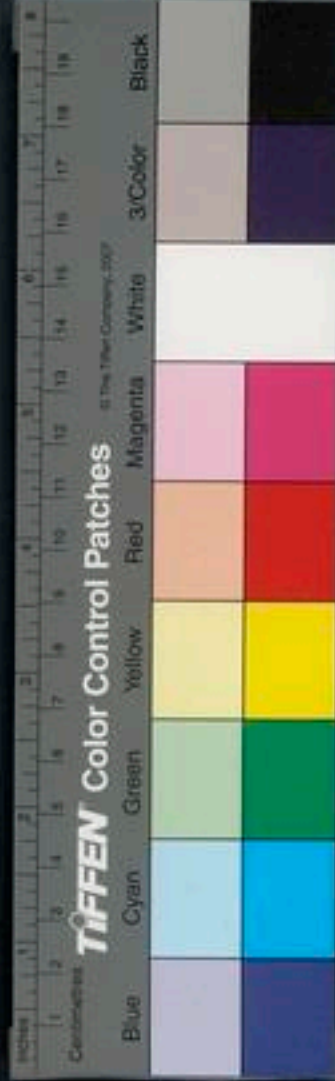
妙善達聞之忽然覺悟

論種子

天尊告曜明真人曰向問言譬如種子種子不壞
莖枝葉花實等法從何而生吾今問子種子壞邪
實生邪種子若壞壞則無因無因有果斯無是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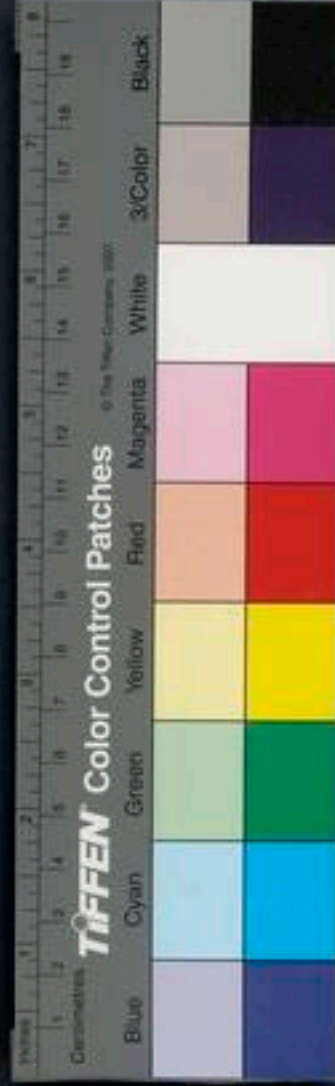
生種壞壞則不生壞爲生因亦非有是當知種子牙
莖枝葉花實非生非壞非因非果非
因果煩惱直
相亦復如非前非後非一非異非不異又語囉
明汝爲種子壞乃牙生今又問種子牙壞生耶未
壞生耶壞後生耶若壞時生者以壞爲生生則不生
生則壞者以生爲壞則不壞云何種壞而得生牙
譬如蔭壞身則不蔭有身理則不然以是當知
有牙理亦不然是我言
者與壞同體云何得生譬如
子既則不
一
身諸根同體云何頭壞而得足生理則不然以是
當知種子壞時牙則不生生理同體理亦不然故
我言壞時不生壞後生者生滅相離云何爲因譬如
種已先滅滅卽無牙云何牙後從敗種生以是當知
壞後不生壞已牙生理亦不然是故我言種子壞後
牙亦不生又語囉明種壞牙生生壞一耶生壞異耶
生壞一者表相相違云何同體滅則不生云何生壞
生壞異者異則非因非因生果理則不然譬如虛空
非兔角因虛空非因生兔角果理則不然以是當知



異亦不生云何不生又語曜明未壞生者則種子體
中未變未變牙生則無因無因有果無種有耶理則
不然猶如無形影則不生形若未生有影生者當知
此影不從形生譬如脉子未壞油則不生以是當知
壞不生云何有生又語曜明壞後生者彼種已滅
滅後生牙始生生則非果彼種滅已有牙
則不然猶如無乳酪則不生若無彼乳而有
則酪有不從乳生以是當知壞後不生云何
檢求生相畢竟永滅不可得故是故無生

真假

明問曰既無所有以何為有道陵答曰以
而名為有又問何名所義答曰形聲虛偽故
虛偽答曰乃不佳故又問云何不佳答曰
變異故又問雖速變異非無所有也既已變異果
是有物可變安得云無答曰向變異者亦不言都無
如虛空耶但言一切所有皆為非真生者必歿有者
必無成者必壞盛者必衰少壯必老向有今無寒暑
推移恍惚無常父母兄弟妻子室家朋友交遊富貴



強盛豪勢欣樂未盈幾時豁然分散歿亡別絕老病
衰耗諍訟忿恨失心喪志諸如此者憂惱萬端皆為
虛幻無一真實惟賢人道士知此非真是虛偽法思
惟分別得其真性沖漠淡泊守一安神深解世間無
所有故卽亦俗法守道念真安神無為得不死之術
昇仙度世到長壽宮是名得無所得又曰有性常假
無性常無雖有二名求之則一是則一體而有二名
又曰有無二名生於偽物形見曰有亡形曰無相因
而然並非真實

空法

天尊告遍通真人曰空不可說我今說空虛空既空
我說亦空以是當知世間虛妄本無所有我說世間
不墮虛妄何以故虛妄本無所有我說世間不墮虛
妄何以故虛妄性空我說虛妄說妄亦空是故我說
不虛妄遍通自言大德天尊所說世間一切皆空隨
順眾生有何利益天尊答曰遍通真士為化引故得
出離故入空門故滅諸見故了無相故明無作故一
切諸行畢竟寂滅永不復生既不生滅常住不動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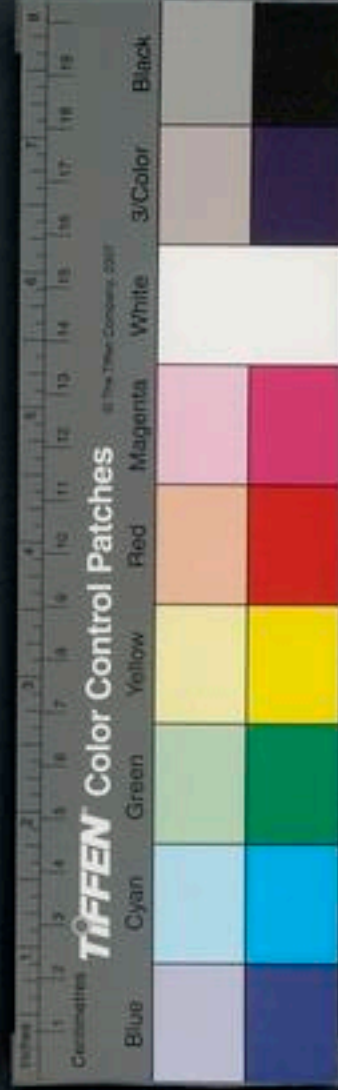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五終清真館藏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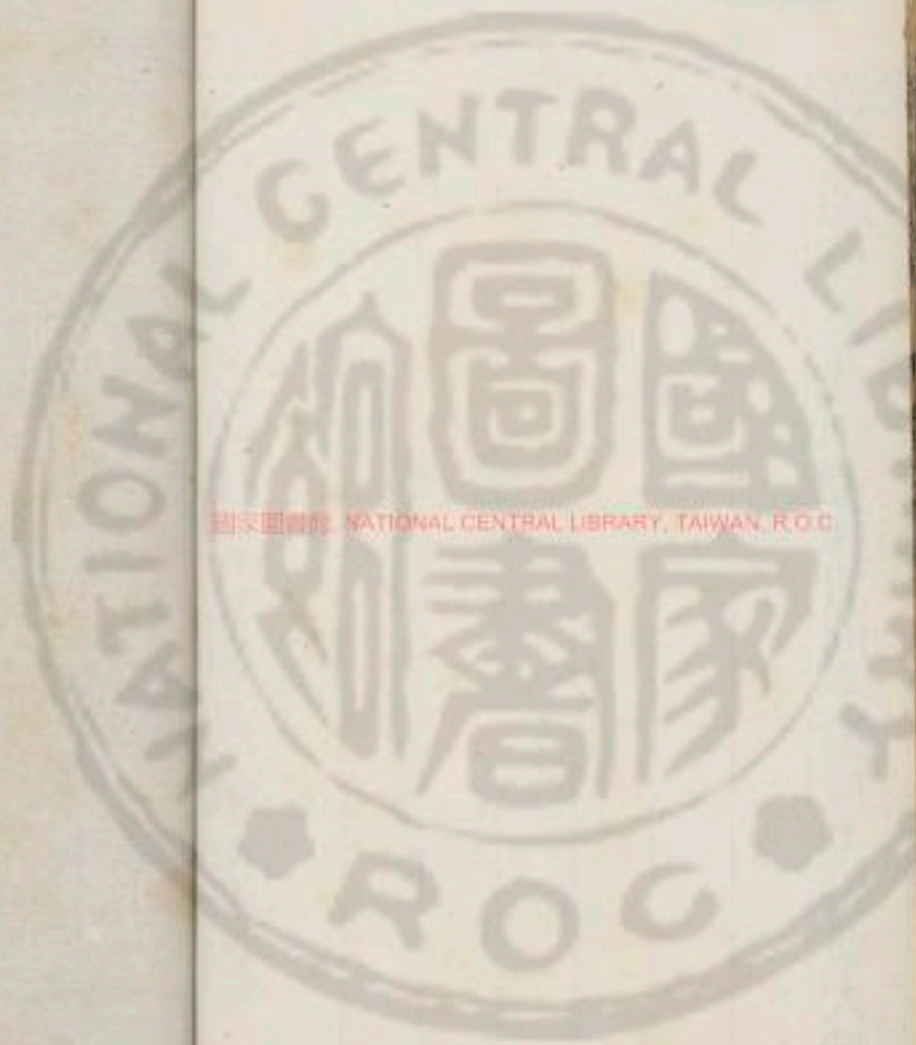
故我今以大悲心隨順世間令諸眾生得此大利

法苑珠林

卷之九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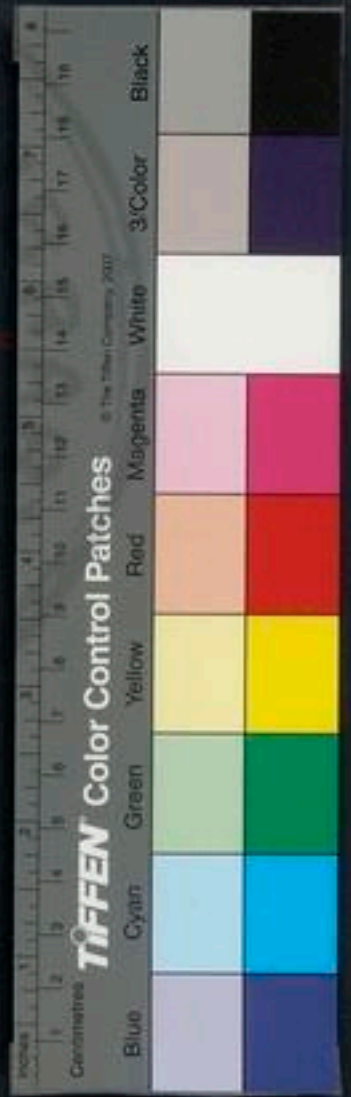
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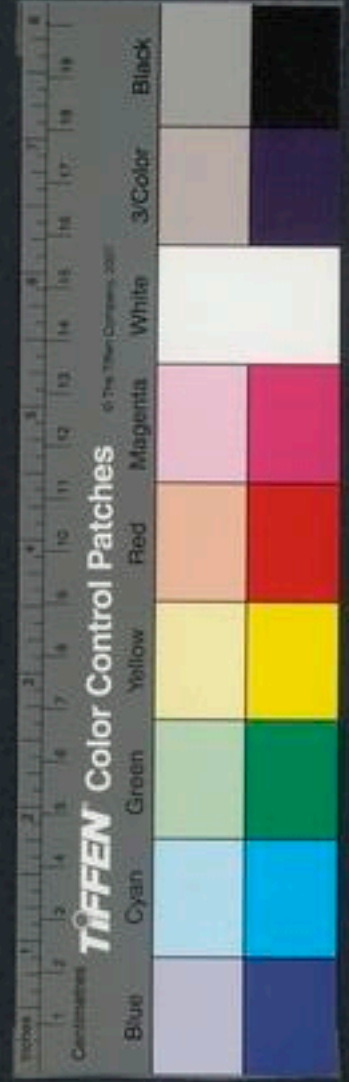




Supp 2005a vol 9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雲笈七籤

卷之九十六

以六

宋 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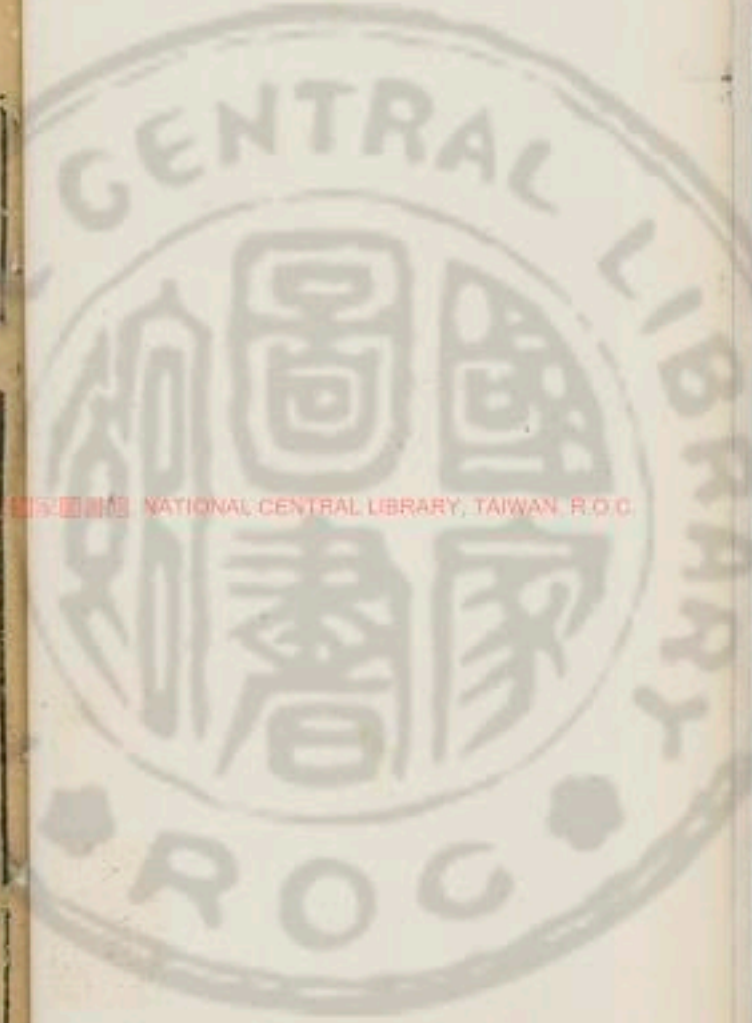
明 張 萱訂

讚頌歌

太微天帝君讚大有妙經頌一章

丹暉映雲庭紫煙光玉林煥爛七寶花璫瓊靈音
宮商自相和妙靈開人衿玄唱種福田廣度無界心
天帝君讚大有妙經頌一章

玄化本無跡有跡生道宗遨遊九天際息駕六領宮



道暢虛漠內靈歌發太空形感至寂庭思詠希微通

大帝君讚大有妙經頌一章

翳翳元化初眇眇晨霞散太寂空玄上寥朗二儀判
凝精抱空胎結化孕靈觀含真願神內條欵啓宜旨
始悟夙促齡運交反天漢

老君本生經頌一章

衆生之本際寂然無起滅弱喪迷其根自與真源別
妄作善惡緣禍福報無絕欲得苦海傾當使愛河竭
守一固專奈持此無疵缺正智通那有妙慧摧諸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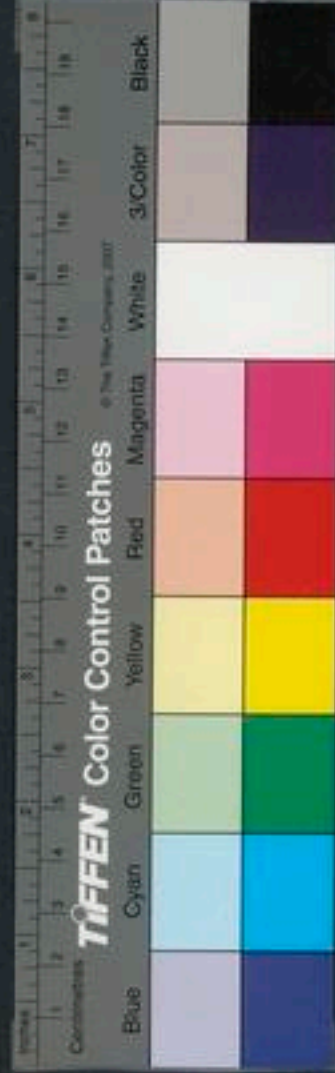
萬行混同歸三乘泯殊轍真靜離塵垢清涼無惱熱

太上智慧個玄經頌一章

靈仙乘慶霄駕龍躡玄波洽真表嘉祥濯足八天河
福應不我期故能釋天羅道德冠三界地網亦以過
感遇靈真會淨慧經蓮華

太上智慧經讚一章

學仙絕華念念念相因積去來亂我神神躁靡不歷
滅念停虛閑蕭蕭入空寂請經若飢渴持志如金石
保子飛玄路五靈度符籙



本願大戒經頌一章

學仙行爲急奉戒制情心虛夷正氣居仙聖自相尋
若不信法言胡爲棲山林

玉皇授歛生大洞三十九章與登龍臺歌二章

颯颯三霞領伺剛七元蓋八景入太元飛灑九天外
髮扉生景雲靈煙絕幽藹西宮詠洞玄清唱扶桑際
守雌森峯間玄吟五老會歛生有心哉與爾結巾帶

其一

宛河振滄浩天津鼓萬流八風駕神霄緬緬虛中遊

詠洞神明唱音爲汝玄投縹必至行肘伏塵中

可爲苦心哉當告爾所求

其二

西王母授紫度炎光神變經頌三篇

嘯歌九玄臺崖嶺凝淒端心理六覺暢目奔塵滓氣
流霞耀金室虛堂散重玄積感致靈降形卑道亦分
倏歛盼萬劫豈覺周億椿

其一

秀圃蔚神階朱扉瓊林庭流風鼓空洞玉籟乘虛鳴



紫烟纏曲戶丹暉映綠軒飛旗鬱玄蓋羽節耀紫清
登景九霄際遨遊戲鳳城顧愛幽境子樂同朝生

其二

騰轡控朗暉宴景洞野外流浪尋靈人合形慶霄際
手披朱鳥戶朗若神冲泰金闕鬱差戔清景無塵穢
解衿玄闥臺適我良願會脫屣三塗難保鍊固年邁

其二

靈寶一自然太上玄一真人頌一章

衆妙出洞

爛曜太清羣者號仙人體無永長生

逍遙虛

巖羅無形齋粲七寶林晃朗日月精

龍鱗交橫馳

翔悲鳴太上治紫臺衆真誦洞經

捻香稽首禮旋行遶宮城三周歸高座道王爲應聲
人主弘至道天下普安寧

太上弘道頌一章

太上玄虛宗弘道尊其經俯仰已得仙塵劫無數齡
巍巍太真德寂寂因無生霄景結空構乘虛自然征
日月光炳灼安和樂來央

方諸宮東華上房靈妃歌曲一章



紫桂植瑤闕朱華聲悽悽月宮生蕊棠淵日中有瓊池
左拔貞靈曜右掣丹霞暉流金煥絳庭八景絕煙迴
綠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鳳精童華顏琳腴充長飢
控晨挹太素乘歛翔玉墀吐納六虛氣玉嬪挹巾隨
彈徵南雲扇香風鼓錦披叩齒百獸舞六天攝神威
條歛億萬椿齡紀齷醜魏小鮮未烹鼎言我巖下悲

青童大君常吟詠一章

欲植滅度根當拔生歿栽沉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虛真人常吟詠一章

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
哀世但識此但是惜風火種罪天綱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真人王君常吟詠一章

形爲渡神舟泊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載
徘徊生歿輪但苦心猶豫

小有真人王君常吟詠一章

失道從歿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歿灰日已早
悲哉苦痛客根華已顛倒起就零落塵焉知反芻老
已上四首詩去月秋分日瑤臺大會四君吟此



言以和玄鈞廣韶之絃聲右英夫人說此

郭四朝常乘小船遊戲塘中叩船而歌四首

清池帶靈岫長林鬱青蔥玄鳥翔幽野悟言出從容
鼓楫乘神波稽首希宸風未獲解脫期逍遙丘林中

此風謂上清王晨之風非毛
謂所稱鴻彼晨風之鳥也

其一

浪神尤陔外研道遂全真載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
高舉方寸物萬以皆垢塵顧哀朝生聽孰盡汝車輪

必靈不蔽庸男愛不盡輪朝生時
辨以喻人之在世易及消歇

其二

遊空落非颯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
揮翻扇天津曉蕩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黎採
逍遙玄陔表不存亦不亡

玄陔九陔也皆入極之外
九霞之頂名也飛登木星

亦云朗東陽之陔故若士語虛
被云與汗漫期於九陔之上也

其三

駕歛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皇齊龍輪途造北華室
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開闔幽冥戶靈變玄跡滅

四朝爲玉臺觀誌
郭故云高皇齊輪

其四

保命仙君告許虎牙柱廣平常喜歌一章

杜契字廣

平隱居華陽

淳景翳廣林曉日東霞升晨風儻六烟勃鬱八道騰
五獸何必秀名山亦是陵矯首躡洞阜棲心潛中興
吐納胎精氣玄白誰能勝

西王母宴漢武帝上元夫人彈雲林之璈歌步

虛之曲一章

昔涉玄真道騰步合太霞首髮造天關借問太上家

忽過紫微垣真人列如麻淥景清颯起雲蓋映朱葩
蘭宮敞珠扇碧空啓瓊沙丹臺結空構晞暉生光華
飛鳳蹀躞時燭龍倚透蛇玉胎來絳芝九色紛相拏
挹景練仙骸萬劫方童牙誰有壽前終扶桑不爲查
西王母又命侍女田四妃答歌一章

晨登太靈宮挹此八王蘭夕入玄元闕採藥撥琅玕
濯足匏瓜河織女立津盤吐納挹景雲味之當一餐
紫微何濟濟瓊輪服朱丹旦發汗漫府暮宿句陳垣
去之道不同且各體所安二儀復猶存奚疑億萬椿

莫與世人說行尸言此難

王母贈魏夫人歌一章 并序

夫人既白日昇晨在玉屋山時九微元君龜山王母
三元夫人雙禮珠紫陽左仙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
益公子西成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
栢真人王子喬等僉降夫人小有清虛上宮絳房之
中時夫人與王君為賓主焉設瓊酥淥酒金觴四奏
各命侍女陳曲成之鈞於是王母擊節而歌

駕我八景輿欽然入玉清龍裙拂霄漢虎旂攝朱兵

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
當盡無中景不灰亦無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
南嶽挺真翰玉映曜穎精有任靡期事虛心自受靈
嘉會絳河內相與樂未央

雙禮珠彈雲璈而答歌一章

玉清出九天神館飛霞外霄臺嶺翠我靈夏秀蔚翳
五雲興翠華八風扇綠氣仰吟消魔誅俯研智與慧
萬真啓晨景唱期絳房會挺穎德音子神映乃拂沛
天嶽凌空構洞臺深幽邃遊海悟井隘履真覺世穢



佛輪宴重空空魚自然發翅我大椿羅長謝朝生世

高仙盼遊洞靈之曲一章

并序

玉皇又命欽生入隱室見上清元君龜山君於是二
真乃各命侍女王延賢于廣運等彈雲林琅玕之璈
侍女安德音范四珠擊昆明之筑侍女左抱容韓能
竇吹鳳鸞之簫侍女趙運子李慶玉拊流金之石侍
女辛白鶴鄭辟方燕婉來田雙連等四人合歌

玉室煥東霞紫葢浮絳晨華臺何盼目北宴飛天元
清淨太無中眇眇躡景遷吟詠大洞章唱此三九篇

曲寢天漠內神王方寸間寂室思靈暉何事苦山林
須臾變衰翁迴爲孩中顏

四真人降魏夫人歌共五章

并序

四真人降魏夫人靜室教神真之道授黃庭等經因
設酒節四真吟唱太極真人先令北寒玉女宋籟消
彈九氣之璈方諸青童又命東華玉女燕景珠雙西
盈之鍾扶系賜谷神王又命雲林玉女賈厲庭吹鳳
唳之簫清虛真人又命飛玄玉女鮮于靈金拊九合
玉節於是太極真人發飛空之歌一章

丹明煥上清入風鼓太霞迴我神霄輦遂造玉嶺阿
咄嗟天地外九圍皆吾家上採日中精下飲黃月華
靈觀空無中鵬路無間邪顧見魏賢安濁氣傷爾和
勤研玄中思道成更相過

方諸青童歌一章

太霞扇晨暉九氣無常形玄轡飛霄外入景乘高
清手把玉皇袂携我晨中生盼觀七曜房朗朗亦冥冥
超哉魏氏子有心復有情玄挺自嘉會金書東華名
賢安密所研相期賜谷泮

次扶桑神王歌一章

晨啓太帝室超越匏瓜水碧海飛翠波連岑赤嶽時
浮輪雲濤際九龍同轡起虎旂舊霞津靈風翻然理
華存久樂道遂致高神擬技從三線外感會乃方始
相期陽洛宮道成携魏子

次清虛真人歌二章

駕歛控清虛徘徊西華館瓊林旣神杪虎旂逐煙散
慧風振丹旂明燭朗八煥解襟庸房裏神鈴鳴齋
檠樓景若林柯九絃玄中彈遺我積世憂釋此千年歎



怡盼無極已終夜復待旦

其一

紫霞舞玄空神風無網領歛然滿八區祝爾豁虛靜
八窓無常朗有冥亦有昊洞觀三丹田寂寂生形景
凝神挺相遇雲姿卓鏘整愧無郢石運蓋彼自然頽
勤密攝生道泄替結災告靈期自有時携袂乃俱上

其二

人間可哀之曲一章

并序

太子文學陸鴻漸撰武夷山記云武夷君地官也相

傳每於八月十五日大會村人於武夷山上置幔亭
化虹橋通山下村人既往是日太極玉皇太姥魏真
人武夷君三座空中告呼村人爲曾孫汝等若男若
女呼坐乃命鼓師張安凌槌鼓木槌也趙元胡拍副鼓
劉小禽坎冬鼓曾少童擺兆鼓高知消振嘈鼓高子
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希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撫節板
次命絃師董嬌娘彈箏後謝英妃撫堂舞也呂阿香
曼圓腹琵琶也管師黃次姑異悲慄箏也秀琰鳴洞蕭小娥
運居巢笙也金師羅妙容揮捺鈔銅鑊也乃命行酒須臾

酒至云酒無謝又命行酒乃令歌師彭令昭唱人間
可哀之曲其詞曰

天上人間會合疎稀日落西山兮夕鳥歸飛百年一
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

巴謠一章 并序

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茅盈高祖濛於華山之
中乘雲駕鶴白日昇天先是時有巴謠歌曰
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人太清時下玄洲戲赤
城繼世而往在我為帝若學之 楊嘉平

楊羲真人夢逢萊仙公浴廣休召四人各賦詩
一章

石安慶先作詩一章

靈山造太霞豎巖絕霄峯紫煙散神州乘颿駕白龍
相構四寶人東朝桑林公廣休年雖前壯氣何蒙蒙
實未下路讓推年以相崇

次張誘世作詩一章

北遊太漠外來登蓬萊闕紫雲構靈宮香煙何繚繚
美哉洛廂休久在論道位羅駢真人座齊觀白龍邁



離式四人用何時共解帶有懷披襟友欣欣高晨會

次許玉斧作詩一章

遊觀竒山巘漱瀟瀟流清遙觀蓬萊間屹屹衝霄冥
五芝被絳帛四階植琳瑯紛紛靈華散晃晃煥神庭
從容七覺外任我攝天生自足方寸裏何用白龍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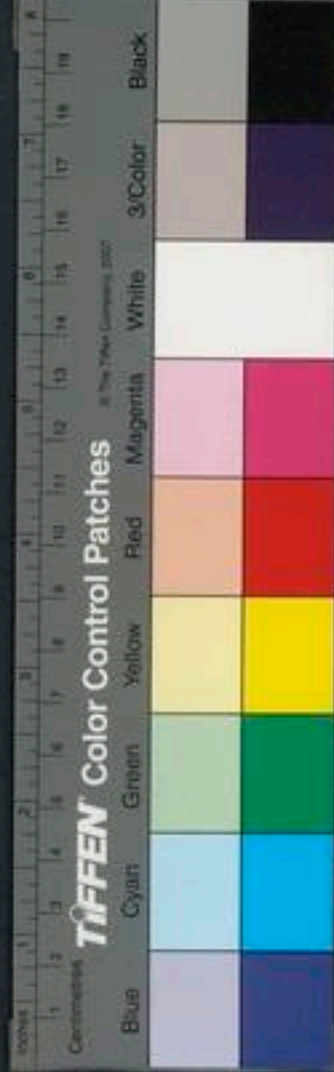
次丁瑋寧作詩一章

玄山構滄浪金房映靈軒洛公挺竒尚從容有無間
形沈北塞宇三神接九天同寮相率往推我高勝年
弱冠石慶安未肯崇尊賢朝笑蓬萊公呼此廣休前
明公將何以却此少年翰

吳王夫差書一章并序

天文五符云仙人樂修門於勞盛山上刻石作五符
文

玄津流絳波崑碧映琅山朝日控晨輝蒼豔何婉姪
遊雲落太陽颯景凌三天靈寶曜九虛幽明鍾山間
夏禹登八摠散氣響金蘭因枝振玉條緣波討洪源
扶質立靈榦垂葉以結繁渺邈龍鳳跡煥爛九天翰
仰挹三辰精保身承長安俯漱五華液還復反童顏



騰神溫涼宮豈知熱與寒千秋似清旦萬歲猶日牛
鼓翼空洞上要我靈寶官焚焚五帝駕俱會景漠端
相問飢與渴玄泉饒流丹永仙方寸內八選無易難
顧聞朱門臭當塗中有難銘禍勞祿陰穴岫可稽盤

辛亥子詩三首

并序

玄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也漢明帝時諫議大夫上
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也玄子少好至道
遵奉法戒先世殃流享年不永沒命於長津西王母
見我苦行鄴都北帝愍我道心告勅司命傳檄三官

擷取形骸還魂復真使我願胎位爲靈神近得度名
南宮定策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爲仙而太帝今見差
領東海侯氏更生又選補禁元中即將吳越鬼神之
司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叙推情之至也

注云揚
君旣爲

吳越同命董統鬼神玄子賦錄
方應相與故先道此詩序情

疇昔入冥鄉順駕應靈招神隨空無散氣與慶雲消
形非明玉質玄匠安能彫蹠足吟幽唱仰手詭鳴條
林室有逸歡絕此軒外交遺景附圓曜嘉音何寥寥

此篇敘事述
之本志也



其一

寂通寄典感玄氣攝動音高輪雖參差萬外故來尋
蕭蕭研道子合神昇靈襟委順浪世化心標窈窕林
同斯理外遊相與靜東岑

此篇申情寄
之來尋也

其二

命駕廣鄩阿逸跡幽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亦無常
悟言有無際相與會濛濛目擊玄解了鬼神理自忘

此篇論人鬼
之幽致也

其三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七

以七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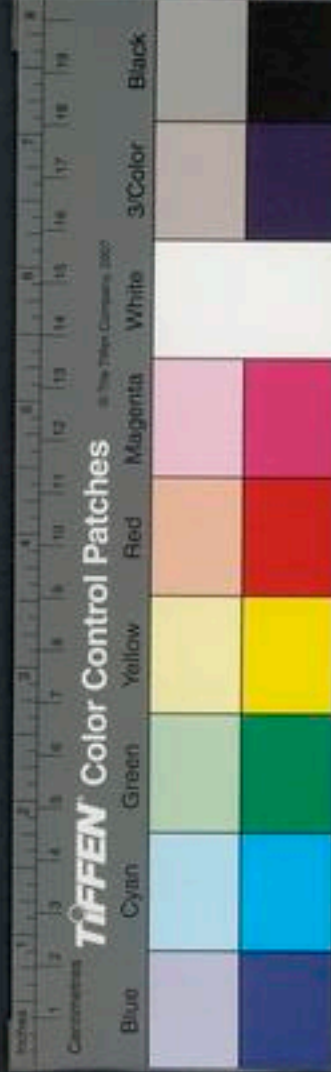
歌詩

太微玄清左夫人歌一首

并序

太微玄清左夫人太微之上真也晉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與太元真人衆真降於句曲金壇真人楊羲之室吟北溟宮中歌詞曰

鬱謁非真墟太元爲我館玄公豈有壞縈蒙孤所難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七

以七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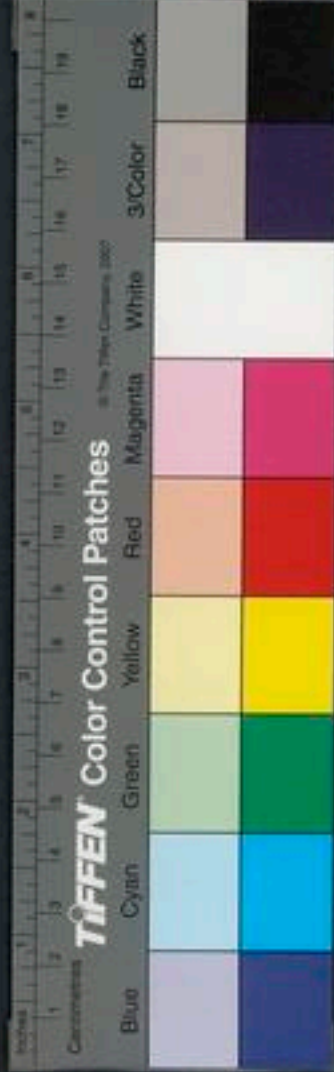
歌詩

太微玄清左夫人歌一首

并序

太微玄清左夫人太微之上真也晉興寧三年乙丑十二月十七日與太元真人衆真降於句曲金壇真人楊羲之室吟北溟宮中歌詞曰

鬱謁非真墟太元爲我館玄公豈有壞縈蒙孤所難



落鳳控紫霞矯轡登晨巘寂寂無濛涯暉暉空中觀
隱芝秀鳳丘逡巡瑤林畔龍胎嬰爾形八瓊迥素旦
琅莖繁玉宮結葩凌巖粲鵬扇絕億嶺拊翮扶霄翰
西庭命長歌雲璈棄虛彈八風纏綠宇叢烟豁然散
靈童擲流金火微啓辭案三元折腰舞紫皇揮袂讚
朗朗扇景輝曄曄長庚煥超軔聳明刃下眇使我惋
顛哀地仙輩何爲棲林淵

靈鳳歌一首

并序

本行經云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麗瑛與鳳共處
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十二年中女忽有胎王意
而恠之因斬鳳頭埋着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名曰皇
如歎而歌曰
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
何時來飛

於是王所殺之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遙入雲中去

女仙張麗英石鼓歌一首

并序

金精山記云漢時張氏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
但對白紈扇如鑑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領兵自



來娉女時年十五聞芮來乃登此山仰臥披髮覆于
石鼓之下人謂之死芒妻及芮使人往視忽見紫雲
鬱起遂失女所在得所留歌一首在石鼓之上歌曰
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
悠悠我意我意不可靡兮王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
鳳自歌自舞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
何暫來期會運往即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至今石鼓一處

黑色直丁狀女再影
時人戲爲張女髮

漢初童謠歌一首 并序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

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

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
王公之玉童也言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
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

萼綠華贈羊權詩三首 并序

萼綠華者仙女也年二十許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
晉穆帝昇平三年己未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
自云是南山人不知何山也自此一月輒六過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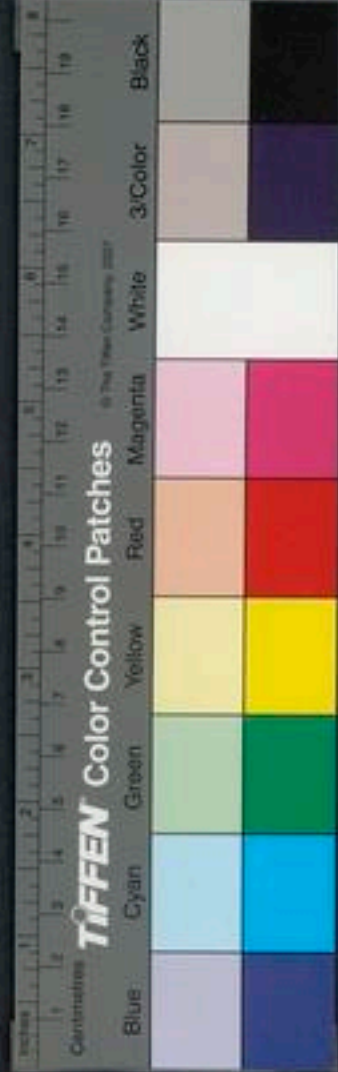


權字道與卽晉簡文帝黃門郎羊欣之祖也權及欣皆潛修道要眈玄味直綠華云我本姓楊又云是九疑山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其師母毒殺乳婦玄洲以先罪未滅故暫謫降臭濁以償其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條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謂權曰慎無泄我下降之事泄之則彼此獲罪因曰修道之士倪錦繡如弊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瓦礫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嗜欲我行介獨世人學俗務我學恬漠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故我今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影化形而去今在湘東山中綠華初降贈詩曰

神嶽排霄起飛峯鬱千尋寥籠靈谷虛瓊林蔚蕭森羊生標美秀弱冠流清音棲情莊惠津超形象魏林揚彩朱門中內外邁俗心

其一

我與夫子族源胄同淵池宏宗分上業於今各異枝



蘭金因好著三益方覺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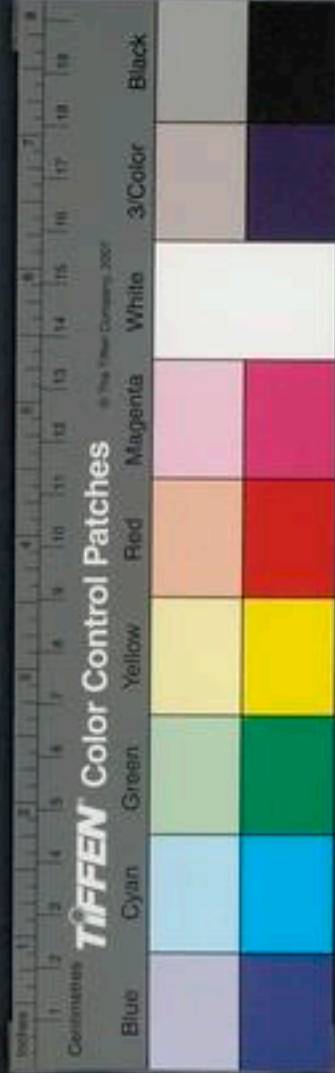
其二

靜尋欣斯會雅綜彌齡祀誰云幽鑿難得之方寸裏
翹想樊籠外俱爲山巖士無令騰虛翰中隨驚風起
迷化雖由人藩羊未易擬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

其三

九華安妃贈楊司命詩二首 并序

九華安妃者晉興寧三年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與
紫微王夫人降金壇楊羲家妃著雲錦裙上丹下青
文彩光鮮腹中有綠綉帶紫十餘小鈴鈴作青黃色
更相參間左帶玉珮亦如世間珮但幾小耳衣服儵
儵有光照眠室內如日中映視雲母形也雲髮鬢鬢
整頓絕倫頂中作髻餘髮垂下至腰指著金環白珠
約臂年可十三四許左右有二侍女一著青衣帶青
童囊手持一錦囊長一尺二寸盛書書當十許卷以
白玉檢檢囊口檢上刻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
童其一侍女著青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
象牙形侍女年可十七八許整飾非常妃及侍者顏



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芬馥如燒香嬰氣也初來入
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啓之始乃見告曰今日有
賢客來於是楊君起立紫微曰可不須起但當共坐
自相向作禮耳於是就坐相禮畢紫微曰此卽上真
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子也太虛元君昔遣請龜山
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上宮九華真妃
也賜姓安名鬱嬪字虛籟紫微問楊君世曾見有此
人否荅曰靈真高秀無以爲喻妃手中先握三枚棗
色如乾棗而形長大亦不作棗味食之無核味似梨
而妃夫人楊君各食一枚妃問君年幾荅三十六庚
寅歲九月生妃曰君師南真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
備寔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期今日契冥運之
會君荅以沈湎下俗塵染其質高卑雲邈無緣稟敬
猥虧靈降欣踊罔極唯蒙啓訓以祛其闇濟其兀兀
夙夜所願也妃曰君今語不得有謙飾之詞謙飾殊
非事宜良久命楊染筆爲詩畢妃取視之曰今以相
贈以宣丹心若意中有不解者自可徵訪耳詩曰
雲關豎空上瓊臺竦鬱羅紫宮乘綠景靈觀藹嵒峩



琅軒朱房內上德煥絳霞俯漱靈瓶津仰掇碧椽花
濯足玉天池鼓柁牽牛河遂策景雲駕落龍轡玄阿
振衣塵滓際蹇裳步濁波願爲山澤結剛柔順以和
相攜雙清內上真道不邪紫微會良謀唱納享福多

其一

駕歛發西華無待有待間或眄五嶽峯音或濯天河
津釋輪尋虛舟所在皆纏綿芥子忽萬頃中有崑崙
山小大固無殊遠近同一緣破作有待來我作無待
觀

其二

中候王夫人詩四首 并序

東華夫人紫清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真人亦爲紫
微之姊理在滄浪雲林宮晉興寧二年乙丑降金壇
楊羲之家云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師事
嵩嶽浮丘公白日昇天中候名觀香字衆愛是朱姬
子於于晉爲別生妹于晉兄弟五人妹二人凡七人
得道弟眉壽卽觀香同母兄也是夕裴清靈真人王
相栢真人昭靈李夫人紫微王夫人右英王夫人南



嶽魏夫人同降中候所受修真之道與定錄同受曰
鳳巢高木素衣衫然履順思貞凝心虛玄五公石腴
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顏三八令明以行玄真
解駕假息可誦洞篇瓊刃應敷精心高棲隱嘿沈閑
正氣不虧水散除疾是汝所宜次服餽飯兼殺勿違
益髓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寅獻白齒
亦能見德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偃息盛木玩執局書
太極植簡金名西華輿服可否自應靈符理契同神

原闕洞相來此詳許長史名穆字思玄及玉斧虎牙

名字勸修習服餌

衆真爲詩中候吟曰

龍旂舞太虛飛輪五嶽阿所在皆逍遙有感興冥歌
無待喻有待相遇故得和滄浪奚足遼玄并不爲多
鬱絕尋步間俱會四海審豈若絕明外二劫方一過

其一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書羅化浮塵中際解衿有道家
眇烟忽未傾攜真造靈阿虛景鑿瓊軒玄鈞作鳳歌
適路無軌滯神音儼雲波齊德秀玉景何用世間多



但觀夷天眞去累縱衆情體寂廢機駟示有則攝生
焉得齊物于委運任所經

其三

登軒發東華扇颯舞太玄飛轡騰九萬人落亦已均
暫觀山水際窈窕靈嶽間同風自齊氣迫合理亦然
龍芝永遐齡內觀攝天眞東岑可長靜何爲物所纏

其四

方丈臺東官昭靈李夫人詩三首并序

方丈臺東官昭靈李夫人者卽北元中玄道君李處
賓之女太保王郎李處飛之妹也以湯時得道白日
昇天受書寫爲東官昭靈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
中東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八月二十二日夜降於
真人楊羲之家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
年可十三四許有兩侍女年可二十一二名隱暉皆
青綾衣捧白玉箱一枚青帶絡之題曰太上帝章一
曰太上玉文夫人帶青色綬如世人帶童囊狀隱童
當長五丈許三四尺與上元夫人紫微夫人右英夫



人諸真同降臨去作詩曰

雲壙帶天構七氣煥神憑瓊扉啟晨鳴九音絳樞中
紫霞與朱門香烟生綠窓四駕舞虎旗青輶擲玄空
拳蓋隨雲列落鳳控六龍策景五嶽阿三素眇君房
適聞臊穢氣萬濁汚我官良物薰精神駑塵互相衝
明玉皆瑣爛何獨盛得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
其年九月三日復降又歌曰

縱酒觀羣孽修歛四悉周不覺所以然實非有待遊
相遇皆歡樂不過亦不憂縱影名空中兩曾自然疇

十二月一日夜南岳夫人又吟寄許玉斧詩曰

飛輪高晨臺控纒早壘開手攜紫皇袂倏忽八風驅
玉華翼綠幃青裙扇翠裾冠軒煥雀鬼珮玲帶月珠
薄入風塵中塞鼻逃當除臭腥周我氣百阿令心徂
何不飄然起蕭蕭步太虛

南極王夫人授楊義詩三首 并序

南極王夫人王母第四女也名林字容真一號南極
紫元夫人或號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爲金闕聖
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於陽洛山石室之中授清



虛真人小有天王王褒字子登太上寶文等經三十
一卷夫人年可十六七許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書
右帶揮靈形貌真正天姿瓏鵲乘羽寶之車駕以九
龍女騎九千騎陽丹海長離山中主教當爲真人
者昔興寧二年乙丑降真人楊羲之家與真人同會
因吟授羲曰

控颯扇大虛八景飛
高清仰淫紫晨外俯看絕落淚
玄心空同問上下弗流
待兩除中有待無所營
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顧會高唱二待何足爭

身安其持上
卿大茅君也

其一

命駕玉錦輪
儻儻仰徘徊朝遊朱火宮
夕宴夜光池
浮身清霞杪八龍正參差
我作無待遊有待輒見隨
高會佳人寢二待互是非
有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

其二

是歲六月二十三日夜南極夫人又吟愛楊君曰
林振須頰感雲鬱待龍吟
玄數自相求觸節皆有音
飛駟出西華總轡忽來尋
人遐非無娛同詠理自欽

悼此四維內百憂常在心俱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

其三

紫微王夫人詩一十七首

并序

紫微夫人名青娥字愈音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
太上寶神經與裴玄仁裴得道拜清靈真人晉興寧
二年乙丑六月降楊羲之家時與太元真人桐栢真
人右英夫人南嶽夫人同降言夫人位爲紫微宮左
夫人鎮羽野玄隴之山上宮主教當成真人者是夕
真人會右英夫人歌修真之事夫人答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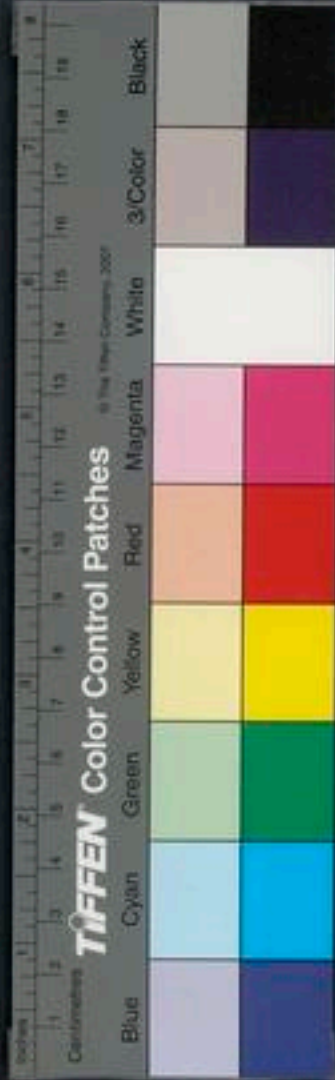
乘颿遊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盼無待固當
滄浪奚足勞孰若越玄井

又吟曰

龜闕鬱巍巍壙臺落月珠列坐九靈房叩瓊吟太無
玉蕭和我神金醴釋我憂

又吟曰

宴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
羽帔扇翠暉玉佩何鏗零俱指高晨殿相期象中冥
又叙玄隴之遊吟曰



超舉步絳霄飛颿北壟庭神華映仙臺圓曜隨風傾
啟暉挹丹元扉景餐月精交袂雲林宇浩軫還童嬰
蕭蕭寄無宅是非豈能營世網自擾競安可語養生
九月六日夕雲林又降命楊君染筆喻作吟曰
解輪太霞上斂轡造紫丘手把八天氣縱身空中浮
一眇造化綱再視索高疇道要既已是可以解千憂
求真得良友不去復何求

吟此令示許長史穆及郗方回又吟曰

紫空朗玄景玄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靈臺煥差我
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震風迴三晨金鏡散玉
七轡降九咳宴眇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
豈能棲東秀養真取太和

亦令示許與郗十月十八日又與衆降命楊君
書曰

左把玉華蓋飛景躡七元三晨燄紫輝竦眇撫明真
變踊期須更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際勤思上清文
何事坐橫途令爾感不專陰痾失玄機不覺年歲分
徐謂揚君曰夫令勤者勤其事眇其玄微耳慎



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書矣有耻鄙
之心者於道亦逾乎灌秉然後可貴耳賢者之
舉自更始爾今日當內忘也因吟曰

玄清眇眇觀落景出東溟願得絕塵友蕭蕭罕世營
吟此再三又曰

靈人隱玄峯真人韜雲來玄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
豈期虛空寂至韻固常在携襟登羽宮同宴廣寒裏
借問明人誰所存惟玉女

吟竟曰卓雲虛之駿抗翻於崆峒之上斯文也

豈不長挹南望承謝千乘乎二月二十日吟一
章曰

寒裳濟淥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質宴玄華宮
信道苟淳篤何不棲東峯

此亦叙方諸
東峯之勝也

四月十四日又作七章詞曰

控景始揮津飛颯登上清雲臺鬱峨峨閭闔秀玉城
晨風鼓丹霞朱烟洒金庭綠葉繁玄峯紫芝巖下生
慶雲纏丹鑑鍊玉飛八瓊宴眄廣寒宮萬椿愈童嬰
龍旂啟靈雷

所音

虎旗

徵朱兵高真廻九曜洞觀均

潛明誰能步幽道尋我無窮齡

其一

翳藹紫微館鬱喜散景纒唱率蓋間鳳鈞遊龍詔
八狼攜絳旌素虎吹角蕭生勢寫靈宮來適塵中囂
解轡佳人所同氣自相招尋示須更頃萬齡乃一朝
椿期會足衰劫性豈足遼真具乃相目莫令心徂抄
虛刀揮至空鄙滯五神愁

其二

朝啓東晨暉飛軒越滄溟山波振青崖八風扇玄罔
迴眄易遷房有懷真感人三金可遊壘東岑宜永駐
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

其三

飄飄八霞嶺徘徊飛晨蓋紫軒騰太虛曠野九虛外
玉簫激景雲靈烟絕幽藹高仙宴太真清唱無涯際
去來山嶽庭何事有待邁

其四

神王曜靈津七元煥神竈虛遷方寸裏一躍登太微
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所協彼晨景飛



總繼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其五

薄雲塵飄嶺代謝綠還歸奚識靈劫期顧盼令人悲

其六

靈寶下摩玄方仰感旋曜精洗洗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其七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七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八

宋張君房輯

明張晉訂

詩贊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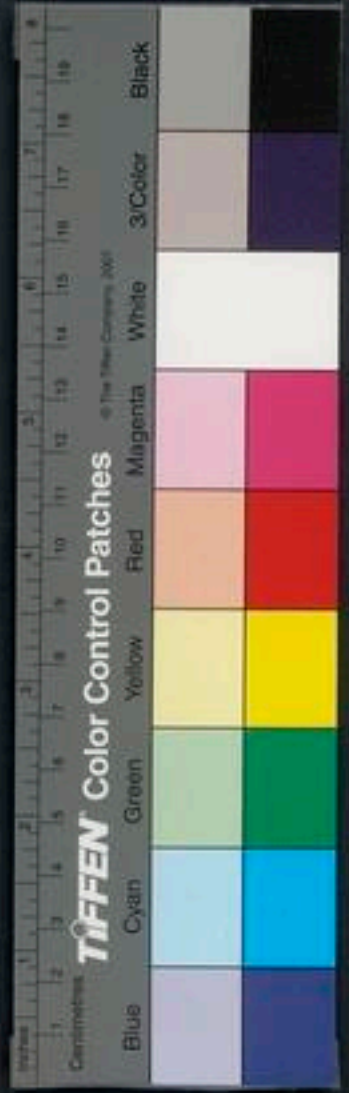
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詩一首并序

太真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羅字

勃遂事玄都太真有子名三天太上府司直總糾天

曹之遺此地上之卿佐年少好委官遊逸虛廢事任

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降王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電



總繼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其五

薄雲塵飄嶺代謝綠還歸奚識靈劫期顧盼令人悲

其六

靈寶下騰玄方仰感旋曜精洗洗繁茂萌重德必克昌

其七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七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八

宋張君房輯

明張晉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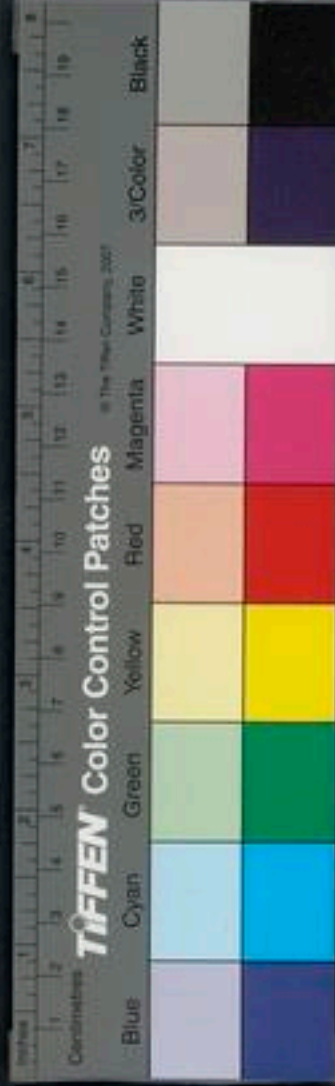
詩贊辭

太真夫人贈馬明生詩一首并序

太真夫人者王母之小女也年可十六七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真有子名三天太上府司直總糾天曹之遺此地上之卿佐年少好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以不親局察降王東嶽退真王之編司電



神之帥五百年一代其職夫人因來視之勵其後使
修守政事以補其過道過臨淄值縣小吏和君賢爲
賊所傷當時殆死夫人見而愍之問其何傷乃爾君
賢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刃闕於肺五臟泄漏
血凝絳府氣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不可復生如何
君賢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
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卽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瘡
合無復慘痛君賢再拜跪曰貧家不足以謝不知何
以奉答恩施唯當自展努力以報所受耳夫人曰汝
必欲謝我意亦可佳可見隨去不君賢乃易姓名自
號馬明生隨夫人執役夫人還入東嶽岱宗山峭壁
石室之中上下懸絕重巖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
有金牀玉几珍物奇瑋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明生
初但欲學金匱方旣見其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
道旦夕供給掃洒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恠虎狼眩
惑衆變試之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
行別宿因以好女於臥息之間調戲親接之明生心
堅志靜固無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月



二十日還見有仙人賓客乘龍麟駕虎豹往來或有
拜謁者真仙彌日盈坐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或
立致精細厨食肴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
目名或呼明生坐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
音歌聲宛妙夫人亦時自彈琴瑟有一弦五音並奏
高明響激聞于數里衆鳥皆爲集於岫室之間徘徊
飛翮驅之不去逮天人之樂自然之妙也夫人棲止
常與明生同石室中而異榻耳若幽寂之所都唯二
人或行去亦不道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
夫人卽著雲光繡袍乘白龍而去其袍專是明月珠
綴著衣縫帶玉珮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
旣還卽龍自去不知所在石室玉牀之上有紫錦被
褥緋羅之帳中有服玩之物瑰金函奩玄黃羅列非
世所有不能一一知其名也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
太上道經明生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唯供給酒
掃守巖室而已至於服玩亦不敢竊闖之亦不敢有
所請問如此五年愈加勤肅輒不怠惰夫人謂之曰
汝可謂真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恭仰



靈氣終莫之廢雖欲求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
未告之曰我久在人間今奉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
復得停念汝專謹故相語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
術而我所授服以太和自然龍胎之醴適可授三天
真人不可以教始學之者固非以所得聞矣縱或聞
之亦必不能用之持身也有安期先生曉金液丹法
其方秘要是元君太一之道白日昇天者矣安期明
日來吾將以汝付囑之焉相語稍久其術必傳明日
安期先生至乘駿驎著朱衣識遠遊冠帶玉珮及虎
頭鑿囊視之可年二十許潔白嚴從六七仙人皆
執節奉衛見夫人甚揖敬稱下官更厨膳至飲宴
半日許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汝隨此君去勿
憂念也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
可以相存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安期先生授九丹之
道詩曰

暫捨壙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瞻太清闕雲霧縹緲
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然俯仰挹太和
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青牙



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晨霄羽衣何婆娑
五嶽非妾室玄都是我家下看榮競子篤似蛙與蟻
眄顧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琢磨
禍湊由道泄密慎保臻多

其一

昔生峴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還未若太和仙
仰登冥仙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
駕臨紫輦董靈顯一何鮮啟我尋常塗邀我自自然
告以鴻飛術授以玉胎福瓊膏授玄氣素女爲我陳
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自旋
玄都安足遠蓬萊在脚唱傳受相親愛結友爲天人
替卽游刑對禍必無患賢祕則享無傾泄則軀命顛

其二

雲林右英夫人受楊真人許長史詩二十六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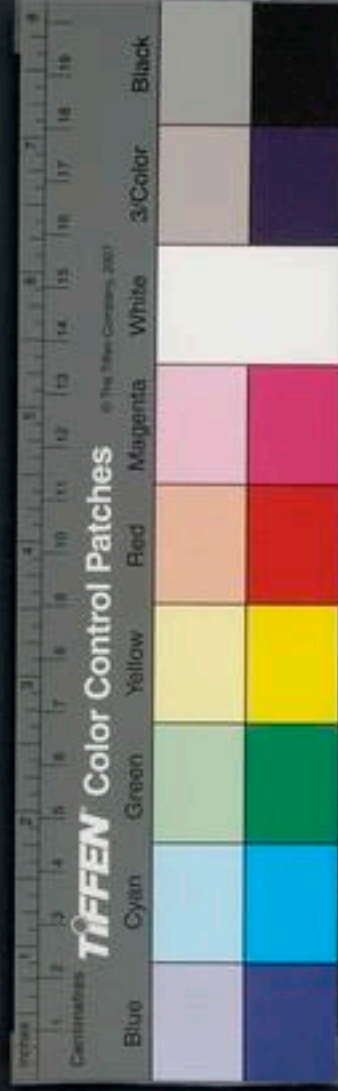
序

雲林右英夫人名媚蘭字申林王母第十三女也受
書爲雲林宮右英夫人治滄浪山晉興寧三年乙丑
七月三日東嶽上卿司命諸真同降於楊君因授書



曰弱喪凋養篤靈未盡倚伏異因雲梯未抗雖有懷
於進趨猶未淵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以清瀾凝浪
於高韻志栖神乎太玄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
飛滯柔翰蔚手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真
味吐納興音可謂縱誕德挺良爲欽然矣然穢思不
豁鄙恡內固淫念不斬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
外之期况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有
精今無妨矣雖暫弭羣聽故克和也前途悠邈此比
非一漏緒多端當恒戢密苟情有愆散得隨事失悟

言微矣將何以遏之將何以遣之清響散空神日酒
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侯其人也守真一勤篤者
一年使頭不白而禿髮再生苟內憂子孫外綜王事
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此亦無益矣又述玉
斧修道之事因喻以薛季和七試不過乃長里先生
薛公之弟爲淫泆失位然性好簫首鳳響長里乞之
於太上使其生因言肇阿陰德可以及於許侯玉斧
也又云聞北風則悲觀啟曜懷秦思駿駭以慕騁嘉
柔順以變鬱世入之心曷嘗不爾此則其本鄉之風



氣首丘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壅彘秉
欲丹絳不暢靈人攜手而空返高友歛袂而廻晏神
氣不眇其宅寂通不鼓其目自命矣夫故可悲耶夫
得道者以其排却衆累直面而進於是百度自靜衆
務雲散該其優者不足爲勞披于艱者可以表心正
月中必有龜山客來賢者之舉復宜詳之自古及今
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
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非
徊仰咽金漿咀爵玉麴者立便控景登空玄昇太微
也自世事乖玄斯業未就當暫履太陰潛生冥鄉外
身垂膺養胎虛宅陶氣絕籙受精玄漠故改容於三
陰之館童顏於九練之戶然後知神仙爲奇然而不
亾去來之事理之深也夫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
嶺滔天振岑者必發板桐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
似邠人也逸麟逍遙太荒之表故無羈絡之憂靈有
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羅組之患人之修道豈猷乎藏
身之密匿跡之深也且尋飛絕影之足不能騁逸於
呂梁凌波浪泉之舟不得陟峻於太行此才之異也



繫林翳營則羽族雲華玄泉浩瀚則鱗羣競赴此在
德之茂也爲道者實爲勤苦者必得之矣學道者當
在專道任真情無散念撥奢侈保冲白寂焉如密有
所覩熙焉如潛有所得專如臨深谷戰如履薄冰此
得道之門耳而未得道之室也所謂學道甚難而其
易若其探玄耽味保和天真注神栖靈耽研六府惜
氣杜情無視無聽此學道之易也若其不能行此數
者所以爲難也况山嶽氣擾則禽獸號于林川瀆結
滯則龍蛇慘於澤此自然象也苟起捨理乖則次萬
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謙非虛極無以冥會思
之無邪則無禍害矣在冥其心而斤其累澄其源而
清其流也若南起而北騁心念而口違捐齋尅而茹
荼啗九成而悅北鄙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因
告晉簡文帝宜以麝香一具於頸間辟水注及惡慶
學道在積功累善太虛真人常云人有衆過而不自
悔罪歸其身如川赴海日益深廣矣有惡知非悔過
從善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惡者以善對之遇我以
禍者以福對之善常在已矣惡人害善人如常仰天



而嗔嗔不汚天還自汚身逆風揚塵塵不汚彼還汚
其已道不可毀禍必滅已又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
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寒栖學道之人此高真之祕
言太上之要戒也財色之於身也譬如小兒舐刀刃
之蜜蜜不足以美口而有截舌之憂戒之哉愛欲之
大莫大於色其罪無外其惡無救得不戒邪學道在
陰德施惠解救也用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
其生甚固夫人暖詩曰

駕歎遊八虛迴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躡靈風
我爲有待來故乃越滄浪

其一

騰躍雲霓轅浮觀霞上空霄駟縱橫無徒蓋託靈方
朱烟纏於旄羽帔扇香風雷號猛獸攫電吟奮玄龍
鈞籟昆庭響金筑唱神鍾採芝滄浪阿掇華八溟峯
朱顏日以新劫往方嬰童養形靜束岑七神自相通
風塵有憂哀隕我日鬢公長冥遺遐歎恨不早逸蹤

其二

停駕望舒移迴輪返滄浪未覩若人遊偶想安得康



良因候青春以叙中懷忘

其三

控景浮紫烟八景觀汾流羽童捧瓊漿玉蕊饒琳腴
相期白水涯揚我萎蕤珠

其四

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晨雙德秉道宗作鎮真伯藩
八臺可盼目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視眇躡景遷
吐納洞嶺秀藏暉隱東山又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閑
豈若易翁翁質反此核中顏

其五

晨闕大霞構玉室起霄清領畧三奇觀浮景翔絕冥
丹華空中有金映育挺精八風鼓錦披碧樹耀四靈
華蓋底層巖紫纒策綠軒結信通神交觸類率天誠
何事外象感須規瑤玉瓊

其六

三景秀鬱玄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宸逍遙任靈風
鼓翼乘素颿竦峙瑤臺中綠蓋入協晨青軒擲空同
右揖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賓剖鳳腦嗽酣飛藥漿



雲鈞回曲寢千音何琅琅錦於召猛獸華幡正低昂
香母折腰唱紫烟排棟梁總響高
清闕解駕佳人房
昔蓮挺未兆靈化順氣翔心渺玄涯感年道積椿崇
形垢甘臭味動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辱昨已忘

其七

絳景浮玄晨紫軒乘烟征仰超綠閣內俯躬朱火城
東霞蔽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汎二燭流任自齊冥
風纏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攜織女舞併袪匏瓜庭
左徧青羽旗華蓋隨雲隨霞寢九度表是非不我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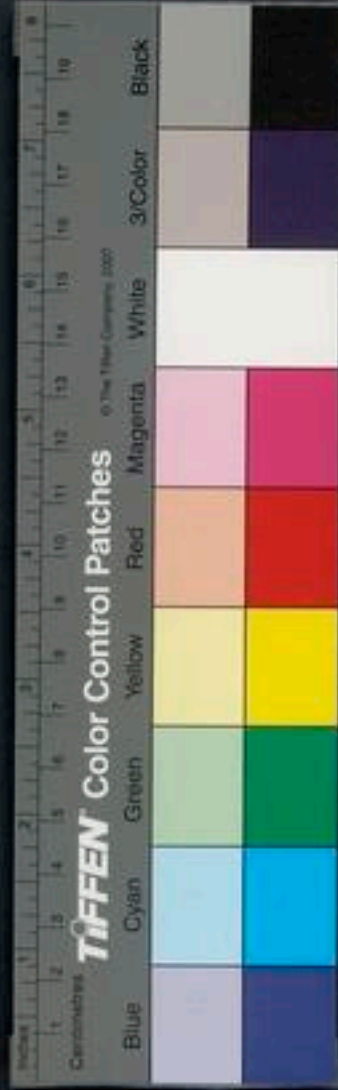
抱真栖太寂金安日命心與豈似行穢中慘慘無聊生

其八

四旌曜明空朱軒飛靈丘玉蓋陰七景鼓翼霄上浮
九音朗紫空玉瑛洞太無冥詠二晨宮唱嘯呼我儔
不覺春已來豈知二景流佳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
長林真可靜巖中自多娛

其九

北登玄真闕攜手結高羅香烟散八景玄風鼓絳波
仰超琅圃津俯眄霄陵阿玉簫雲上奏鳳鳴動九遐



乘氣浮太空曷爲躡山阿金節命羽靈徵兵折萬魔
齊挹二晨暉千春方嬰牙喪真我競室不解可奈何

其十

仰躬太霞宮金閣曜紫清華房映太素四軒皆朱瓊
擲輪空洞津總轡儂綠輶玉華飛雲蓋西妃運錦旌
翻然塵濁滌儵欵佳人庭宿感應眞降所招已在冥
乘風奏霄晨共酣丹林冕公侯徒眇眇安知眞人靈

其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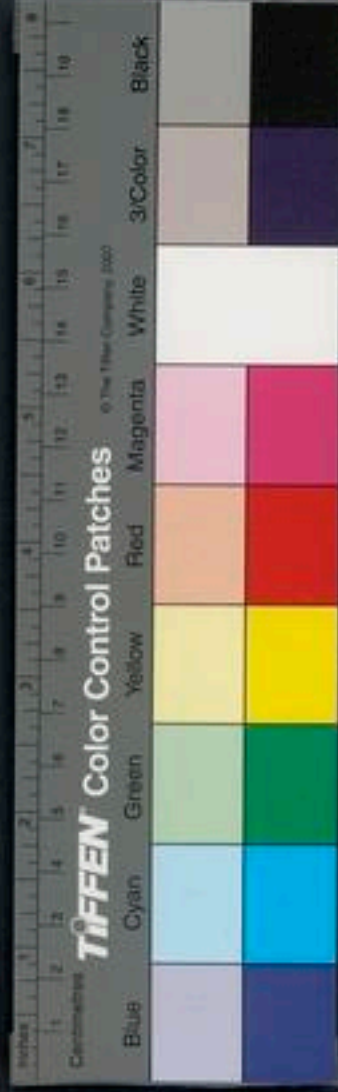
清晨挹絳霞總氣青上遊徊翫攝曲波遂觀世人憂
醉百蔚然起不散三秀嶠何若巡玄鄉撫瓊徒
君心安有際我願有中無

其十二

轡景登霄晨遊冥滄浪宮綵雲繞丹霞靈藹散八空
上眞吟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籟虛節錯羽鍾
交栖金庭內結我眞申朋俱挹玉醴津倏忽已嬰童
云何當路躡憇痾隨日崇

其十三

晨遊太素宮控輶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采圓昌莖



彈珞北寒臺七靈暉紫霄濟濟高仙舉紛紛塵中羅
盤桓賢鷲內愆累不當多

其十四

駕氣騁雲軒晨登大滄丘絳津連空振清波鼓浚流
步空觀九緯八綱皆已遊暫宴三金秀來觀建志儔
勤懈不相掩是以積百憂

其十五

凌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空我雲中人

其十六

紫闕構虛上玄館衝絕瓏琳琅敷靈圃率生結瓊理
騁駟滄浪津八風激雲韶披羽扇北翳握節鳴金籥
鳳籟和千鐘西童歌晨朝心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
迴舞太空頌六氣運重幽我途豈能尋使爾終不彫

其十七

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眇六虛思與佳人遊
妙唱不我對清音誰可投靈中騁壤輪何爲塵中趨

其十八

松柏生玄嶺鬱鬱爲寒林桀傲絕盛嚴冰未肯懼白雪



亂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濤飛此逸繩輪投彼遐人轍
公侯可去來何爲不能絕

其十九

清淨願東山廕景栖靈元楮帽閉庭虛翳盞青林密
闕麗映南軒朱風扇幽室拱袂闥房內相期啟妙術
寥朗達想玄蕭條神心逸

其二十

縱心空洞津竦轡策朱轡佳人來何遲道德何時成

其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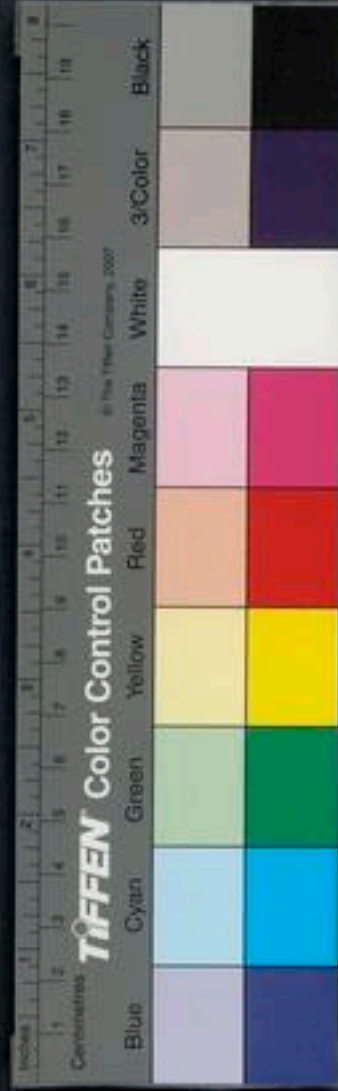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駕歛跡尋此空中靈
微音良有旨當用慎勿輕事應神機會保爾見太平

其二十二

靈異凌浴浪騰躍青海津絳烟亂太陽羽蓋傾九天
雲輿浮空同倏忽浴浪間來尋真中友相攜侍帝宸
王子協明德齊首招玉賢下盼八河宮上寢希林巔
歛此紫瓊腴方知穢途幸佳人將安在勤之乃得親

其二十三

絳闕排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霞羽晨舞八風



停蓋濯碧谿採秀月支峯咀嚼三靈華吐吸九補芒
椿數無絕紀協日積童蒙攜袂明真館仰期無上皇
北鈞唱羽人玉玄粲賢衆音終云何波浪宇得失爲我
鍾引領置庭內開心擬穢衝習適深辱域罕躡希林
宮一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其二十四

世珍芬馥交道宗玄書會振衣尋真疇廻軒風塵際
良德映玄暉穎拔繁華蔚密言多信福沖靜尚真賢
恒當一象順攜手同襟帶何爲人事間日焉生患害

其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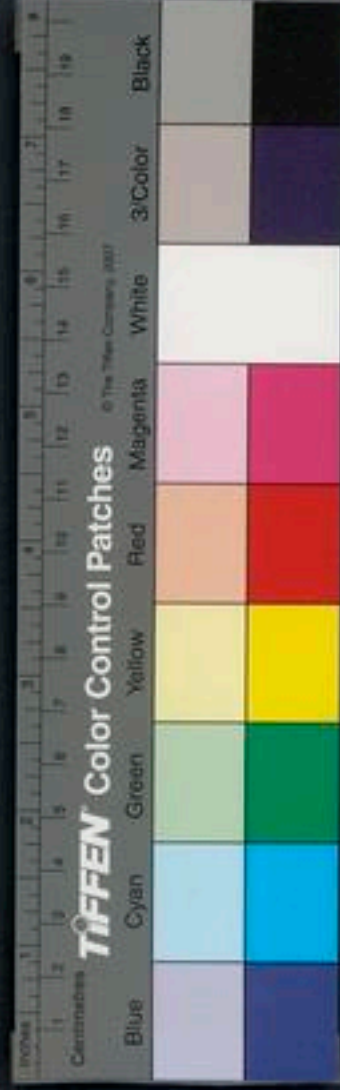
有心許蒼子言當果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來
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

其二十六

太極真人智慧經卷六一

學仙絕華念念念相因積去來亂我神神躁靡不歷
滅念停虛閉蕭蕭入空寂請經若飢渴有志如金石
保子飛玄路五靈度符籍

其一



濟我六度行故能解三羅清齋禮太素吐納養雲牙
逍遙金闕內玉京爲余家自然生七寶人人坐蓮華
仰嚙玄都棗俯含空洞瓜容顏曜十日奚計年劫多
法鼓會天仙鳴鍾徵大魔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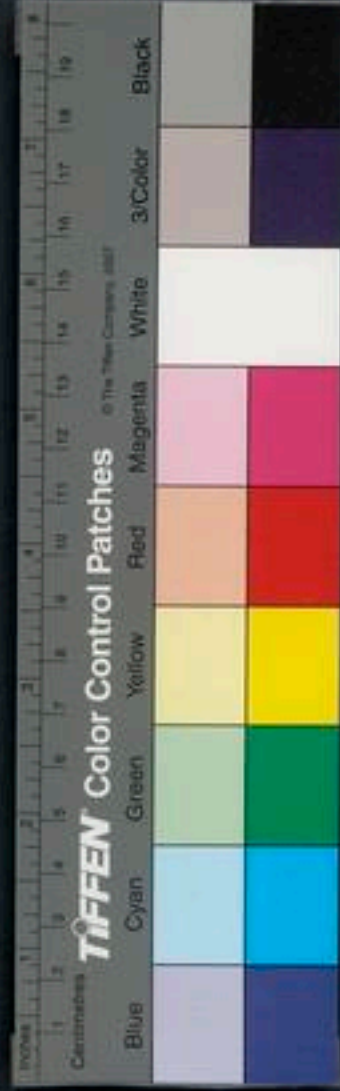
靈風扇香花璨爛開繁襟太真撫雲瑛衆仙彈靈琴
雅歌三天上散慧玉華林七祖昇福堂由此步玄音
前世德未足斯經遠難尋信迫情不盡圖飛騰及沈
太上無爲道弘之在兆心

其三

學道由丹信奉師如至親揖景偶清虛孜孜隨日新
衆人未得度終不度我身大願有重報玄德畢信然
陰忘罪至深對來若轉輪

其四

學道甚亦苦晨夕建福田種德猶植樹根深果亦繁
千能耽玄尚飄雨昇清天修是無爲道當與善結緣
太上弘至道經書智慧篇補苦由大才超俗以得真
靈姿世所奇輝若淵中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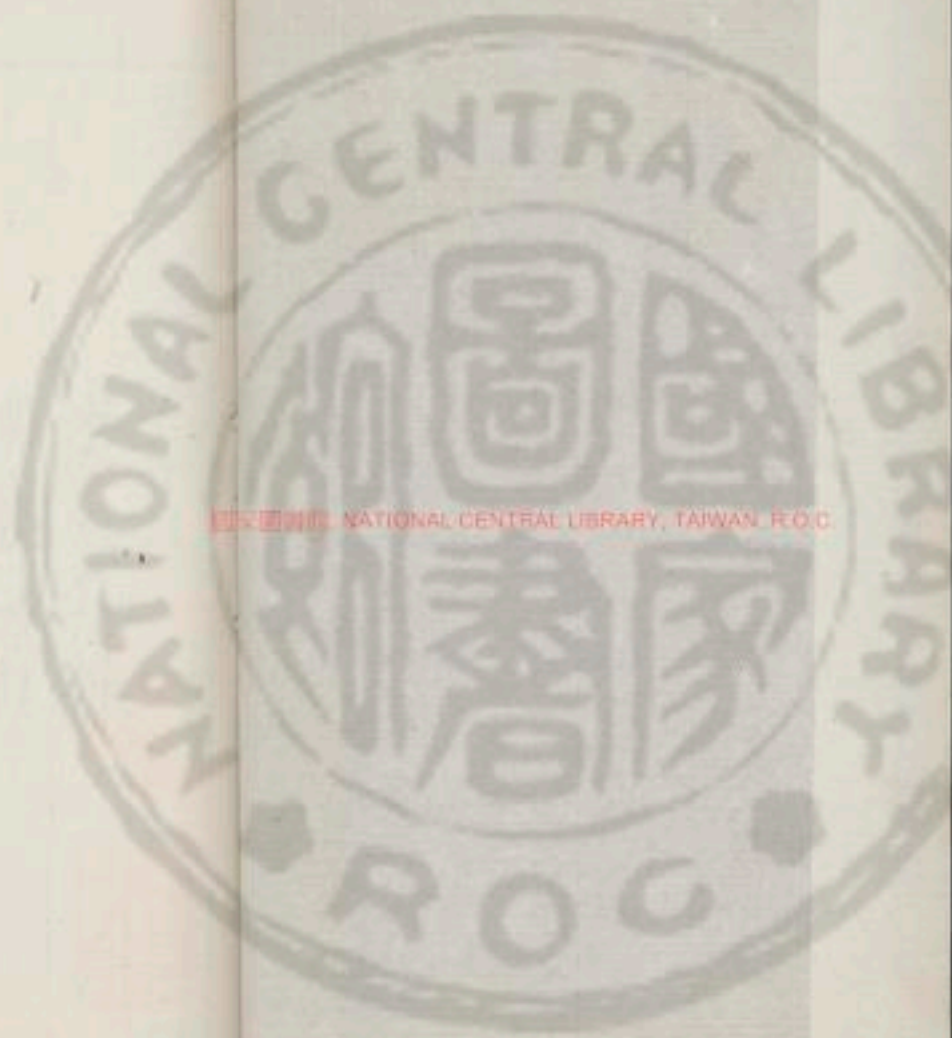
其五

人行各有本皆由宿世功立德務及時發願莫不從
善惡俱待對倚伏理難窮賢士奉法言道德在兼忘
解是大智慧上爲太極公寶蓋連玉輿命駕御九龍
金華擎洞經捧香悉仙童嘯歌徹玄都鳴玉叩瓊鍾

其六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3442047 v.50



雲笈七籤卷之九十九

宋 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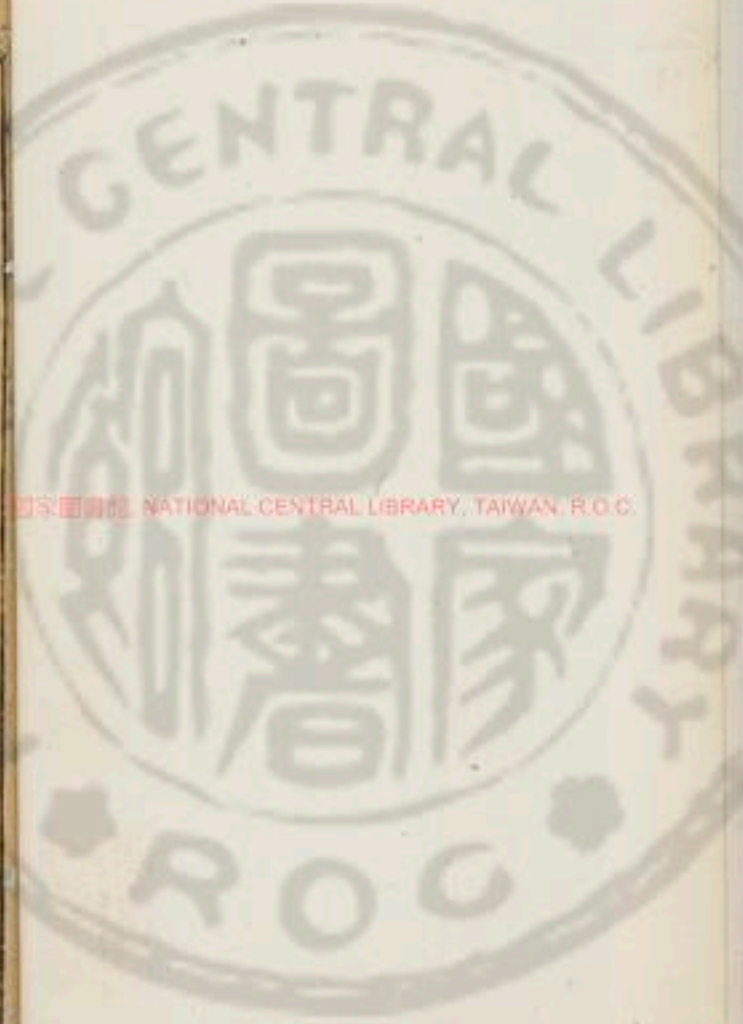
明 張 萱訂

以九

贊詩詞

吳子來寫真贊一首詩二首 并序

費玄真者成都雙流縣興唐觀道士也大中末有道
士自稱吳子止觀中淹留歲餘養氣絕粒時亦飲酒
其為志也泛然自適無所營為忽謂玄真曰吾欲為
師寫真可乎玄真笑曰夫欲寫真先須自寫吳子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言引鏡燭臺自寫其貌下筆惟肖頃刻而畢復自
為贊兼詩一童留遺玄真為贊及詩未嘗打思

贊曰

不才吳子知命任真志尚玄素心樂清貧涉歷羣山
翛然一身學未明道形惟保神山水為家形影為鄰
布裘草帶鹿冠紗巾餌松飲泉經蜀過秦大道杳冥
吾師何人羈念于土思彼上宿曠然無已罔象惟親

詩曰

終日草堂間清風常往還耳無塵事擾心有翫雲閑
坐酒惟思月餐松不厭山時時吟內景自合駐童顏

其一

此生此物當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對月卧雲如野
鹿時時買酒醉烟霞

其二

寂爾孤遊翛然獨立飲木蘭之隱露衣鳥獸之落毛
不求利於人間絕費名於天下此山居之道士也題
罷振衣理屐而去莫知所在焉

仙人貽白永年詩一首 并序



白椿夫字永年湖南衡嶽人也少有高趣習神仙之
道三元八節以請嶽中諸觀助焚修朝謁之禮問玄
經參貞之義頗爲高尚之所歎異至於負薪汲水勤
苦尋師不以爲替因得丹書飛步覈邪之術修之二
十年由以濟俗救民懲祛疾頓其力者衆矣巢寇
犯關大駕西巡海內干戈紀綱凌紊酋豪橫暴者所
在自樹置不遵法度永年心約正道以戒教之從者
多矣時境內有豪帥以其姓名嘗爲其子娶婦吉日
之前一辰忽有一少年騎從十餘輩不知所從來徑

造其廳事箕踞詬之曰我先欲媾其氏汝何爲奪之
衆雖驚駭莫敢酬對因使其徒取纒絳羔鴈青錢東
帛備物之數以還之而欲迫其女衆疑其鬼物豪帥
無以拒之選迅足者百餘里召永年詰明將至少年
初無懼色良久自謂曰白尊師果來矣乃泫然流涕
跳躍上屋號呼數聲而滅所致之物皆在永年乃散
之以遣貧病者因顯以逆順理諭豪帥豪帥知非乃
散釋堡聚祛解兵衛復爲編民廉使州將嘉其事湘
衡間賢不肖者皆美師之德仰師之教焉一日有樵



人扣戶曰西峯巖中有仙人會話師可造之永年疑其山水之祇也睨其目睛以辨邪正方撮衣將行樵者曰師功行已著係仙籍何邪之敢干然毫釐之差勿爲恨也言畢由他徑去師策杖尋之至卽曉矣但見崖壁有光因熟視之有詩焉翰墨猶濕其詩曰清秋無所事乘霧出遙天憑仗樵人語相期白永年讀訖卽空壁無字光亦止矣

李公佐仙僕詩一首 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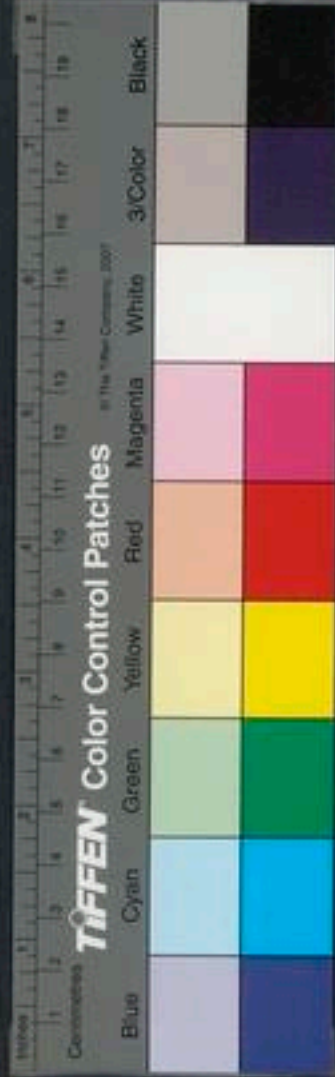
李公佐舉進士後爲鍾陵從事有僕夫自布衣執役勤瘁晝夕恭謹迨三十年公佐不知其異人也一日告去留詩一童其詩曰

我有衣中珠不嫌衣上塵我有長生理不厭有生身江南神仙窟吾當混其真不嫌市井諠來救世間人蘓子跡已往 注云蘇是也顯家事可親 公佐字顯榮莫言東海變天地有長春

自是而去出門不知所之鄰里見僕踰躍凌空而去

據浩然泛虛舟辭遺藥渾之詩二首 并序

樂先生者名清字渾之好道術與東海徐堪字玄貞



爲方外之友同遊江南泊舟於清雨霽微風間上流
有清嘯之聲乃相與上流望之見二人共乘一舟不
刺不掉順風泐流樂移舟迎之見二客舟中有筆硯
蓮葉及酒器二蓮葉上各有文字因並舟問之二客
不對藥先生堅詰之笑持蓮葉以遺焉曰熟讀此明
日當便知我無煩問也

一葉題曰攄浩然其詩曰

行時雲伴伴坐酌酒爲倡腹以元化充衣將雲霞補
紂虐與堯仁可惜昏朽腐

一葉題云汎虛舟其詩曰

檝棹無所假超然信萍查期浮旭日輝夕蔭蓬河月華
管管功業人朽骨成泥沙

有頃遺渾之酒一后其馨香飲訖別去渾之縱棹追
之杳不可及須臾風濤忽起二人驚伏舟中良久方
定失蓮葉之所在藥大醉日暮及漁人家至夜半藥
轉側啼叫良久吐數斗物徐生疾起舉燭視之乃其
五藏爛黑皆在於地先生歎然而起拊掌而歌曰
得飲攄公酒復登攄公舟便得神體清超遙曠無憂

歌畢復長嘯和之清響激越非昔所習數月藥謂徐
曰吾醉遺所佩九寸鏡今端午將及議欲重鑄宜買
酒收直以備資費開篋取藥屑二升和水十石自寅
及午便成酒盡於舟中必岸沽之不知所適徐玄貞
與旅人朱傲熟於江表相遇玄貞維舟登岸與傲展
敘未竟風雨暴至及霽徐生頭舟復失所在其後有
人於廬山懸巖中見醉人抱樽而臥識者疑是徐生
以其素好酒焉時貞元十四年也

靈寶詞五首 并序

道德經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詳乎老君
之旨趨蓋論以衆庶之俗民非修生之道民也尹真
人節解經云內觀者觀神光不可謂之不明返聽者
聞神聲不可謂之無音握固者精神備體不可謂之
無形凡在道中之民當須視不見之形聽不聞之聲
搏不得之名三者皆得謂之道民矣余慕道年久修
持沒功夙夜自思如負芒棘嘗因暇日竊覽三清經
云夫修鍊之士當須入靜三關淘鍊神氣補續年命
大靜三百日中靜二百日小靜一百日愚雖不敏情



頰激切神道扶持遂發至懇且試以小靜卽開成三年戊午歲起正月一日閉戶自修不交人事尅期百日方出靜堂雖五穀併絕而五氣長修幸免瘦羸不知饑渴未逾月而神光昭且百靈集耳精爽不昧此三者皆應則知仙經祕典言不虛設也人不修卽不知既不知則信彼前後學咸謂神仙之教盡爲誑誕之辭今古相蒙未始有極小兆奈爲前得者故發言爲詞以正將來之惑因削五篇篇之四句貽諸同好用紀玄深其詞曰

此響非俗響心知是靈仙不曾離耳裏高下如秋蟬

其一

入夜聲則勵在晝聲則微神靈斥衆惡與我作風威

其二

妙響無住時晝夜常輪迴那是偶然事上界特使來

其三

何以辨靈應事須得梯媒自從靈響降如有真人來

其四

存念長在心展轉無停音可憐清爽夜靜聽秋蟬吟



衆仙步虛詞五首

其五

飄飄上雲路黯黯入長霄
星宮日去遠光陰劫數遙
仰德金顏隱傾想佇神凝
履得暎霞影枝香稽首朝

其一

玄風轉飛蓋紫氣汎仙車
浮空不待駕倏忽昇虛無
徘徊哀下界顧眄愍羣
諸三元眞化畢儵然入太虛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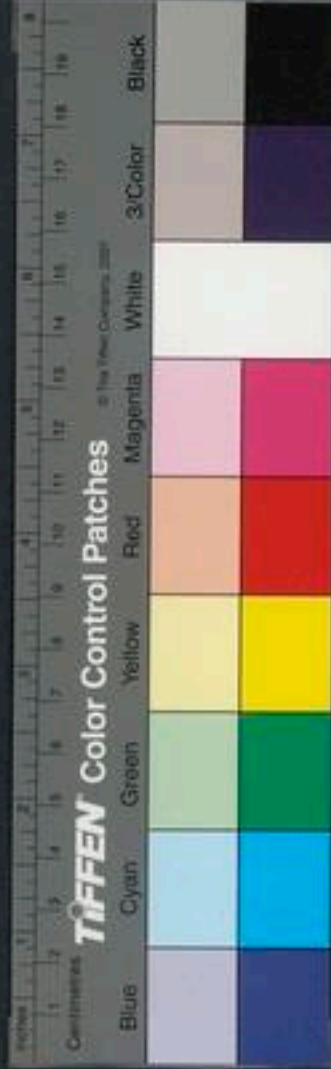
萬氣浮空上千光合太微
霄間望華蓋虛裏眄霞衣
眞儀入雲路圓曜逐風飛
願得三元會金容乘運歸

其三

吉光騰紫氣霄路逸丹天
幡颺香風轉蓋動超浮烟
道中還復道玄中已復玄
眞光不識際大道竟無形
法輪常自轉希音不可聽
空閑待三霄虛中聞洞經
七變遊魂友萬氣駐頽齡

其四

香風飄羽蓋遊氣轉飄車
泠泠上雲路窈窕入長虛
顧愍埃塵子應運定靈書
妙果諸今自冥契自然符



其五

青童天君常吟一首

欲植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沉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

南嶽夫人作與許長史一首

靈谷秀瀾縈藏身棲巖京披褐均袞龍帶素齊玉鳴
形盤幽遼東擲神太霞庭霄上有陞賢空中有眞聲
仰我曲晨飛案此綠軒軒下觀八度內倪歎風塵縈
解脫遺波浪登此眇眇身憂竟三津竭奔馳割爾齡

南嶽夫人作二首

玄感妙像外和聲自相招坐善鬱紫晨闌風扇綠輶
上真宴瓊臺適爲地仙標所期貴達邁故能秀穎翹
翫彼八素翰道成初六遊人事胡可豫使爾形氣消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

以十

宋 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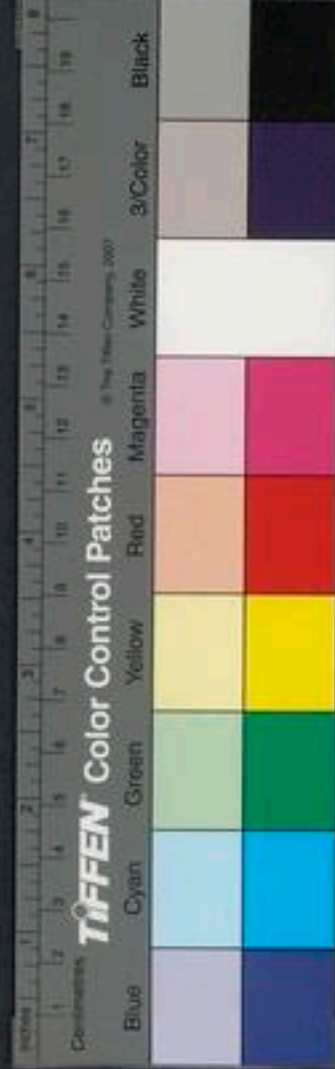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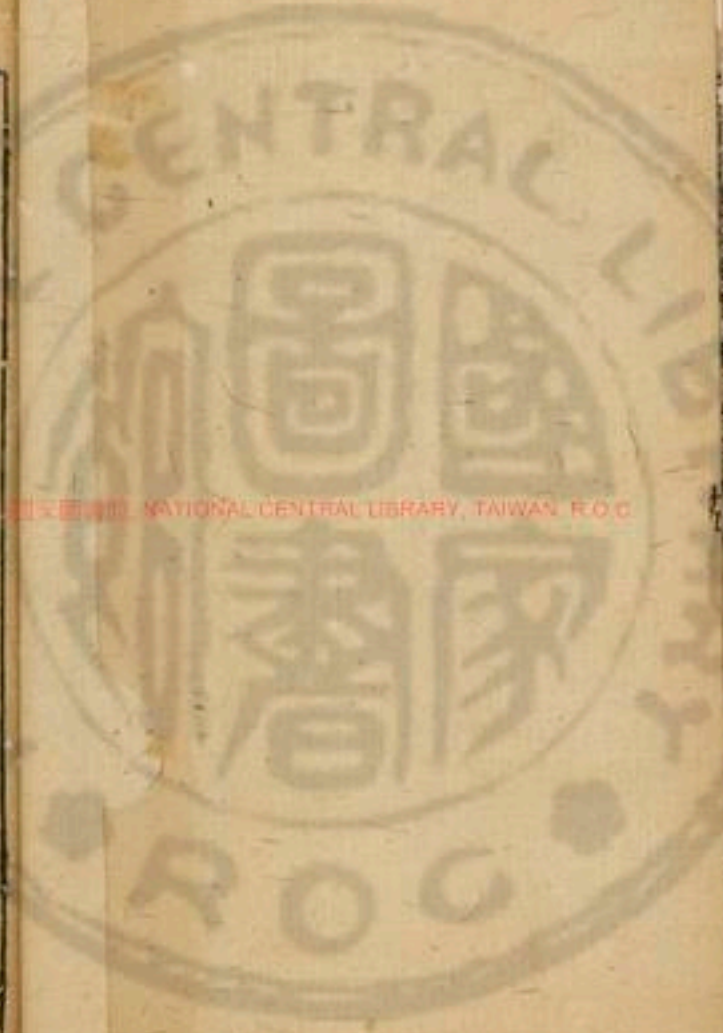
明 張 萱訂

紀

真宗皇帝御製先天紀叙

蓋聞幽通造化是謂神功宵洎範園斯云聖迹若乃
六合無外億世相因仰之若日星遵之若羅墨上賓
之御默贊於

高曼長發之祥隆興於丕緒故當適追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

以十

宋 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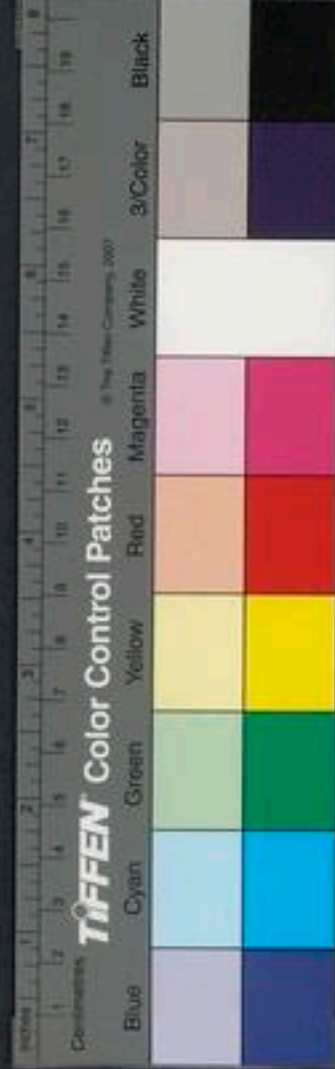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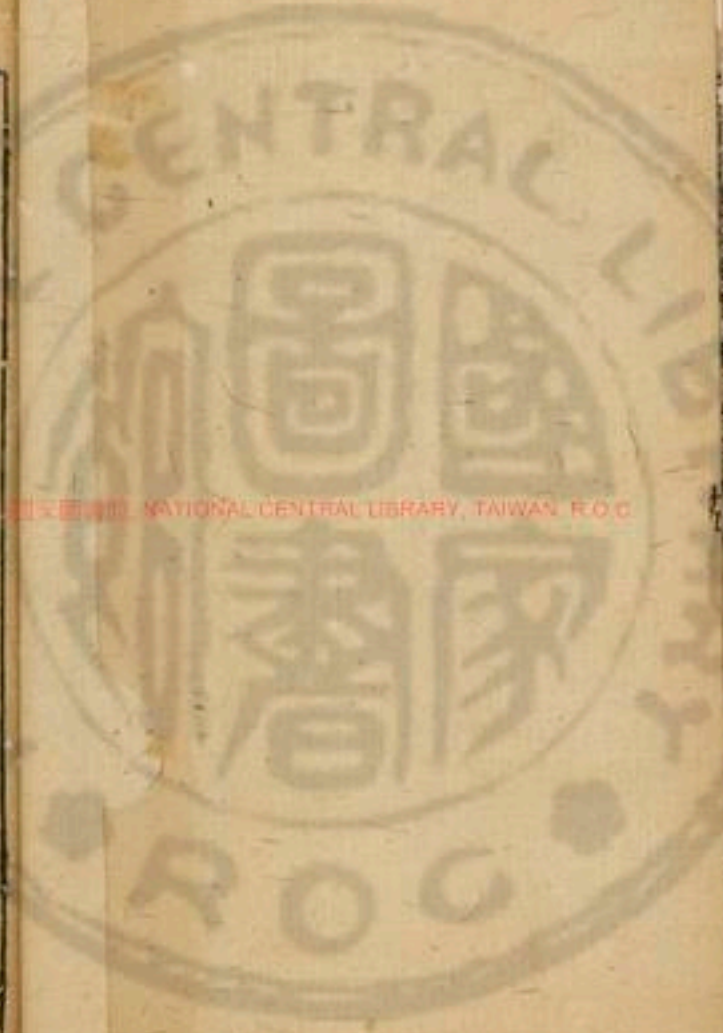
明 張 萱訂

紀

真宗皇帝御製先天紀叙

蓋聞幽通造化是謂神功宵洎範園斯云聖迹若乃
六合無外億世相因仰之若日星遵之若羅墨上賓
之御默贊於

高曼長發之祥隆興於丕緒故當適追



盛烈昭示群倫廣五典之闕疑爲六經之首冠者也
思文

聖祖肇初生民時屬洪荒政方朴畧儲精曾宙下撫
於八紘應運中央茂宜於三統先覺以化庶彙總已
以御衆靈涿鹿觀兵濟人而定難梁峯紀號奉

天而告成順拜峒山所以尊乎沖妙輕舉治谷所以
登乎

紫清俗畏其神民習其教九國承於世祀三代繼於
大宗宜乎竹帛之文紀丕功而罔盡車書之域仰遺
迹而咸周豈止唐堯之協和萬邦姬文之本支百世
庖犧之始畫八卦高辛之正是五行者哉顧以眇躬
紹茲

寶歷元符之降寶荷於鴻仁

真馭之臨獲聞於諄誨知開先之有自懷積累之無
疆由是寶綬以奉徽種懷宇以新原廟夙夜之意靡
捨於歸尊卿工之心彌思乎順美樞密使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王欽若樞機協贊文史博通仰錫義於元
都徇追崇於涼德覃精細素盡銓管璧之編率勵鉛



黃感正晉河之誤以至琅函瓊蘊竹簡云籤遠訪名山近觀藏室群分類聚索隱造微續集成書蓋無乎遺論封童來上尤見乎資忠庶諧末世之胡求乃冠篇之作慶基紹祚思

祖德之垂鴻惇史揚輝表孫謀之繼志雖有慙於麗薄蓋聊敘乎徽音式製佳名用標細表題曰先天紀冀夫恢隆世表丕顯天宗龍門補藝之言常傳其實錄闕里升堂之士莫得而措辭云爾

軒轅本紀

黃帝姓公孫

自周制五等諸侯後乃有公孫姓軒轅為黃帝長於姬水合以姬為

不知古

有熊國君少典之次子也

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農及黃

帝位居

其母西裔氏女名附寶暎見大電光繞

北斗樞星照于郊野附寶感之而有娠以樞星降又名曰天樞懷之二十四

軒轅於壽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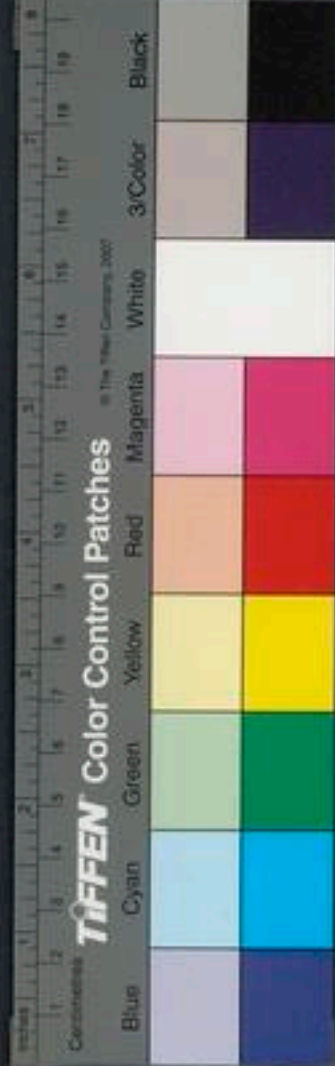
地名在魯東門之外

帝生而神靈幼而御

而聰明龍顏日角河目隆額蒼色大肩始學於大項長於姬水帝年十五心慮無所不通乃受國於有熊襲封君之地

在鄭州新鄭縣

以制作軒冕乃號軒轅以土德



王曰黃帝得蒼龍辨乎東方

解在得祝融辨乎南方

心星以火火在正南大明也融光明也主火之官號祝融南字從南從干南求也求正對為明為暗則南為陽北為陰也

得火封辨乎西方酉之半也

雞鳴旦則望也

酉雞也以水入時得后土辨乎北方

北陰也背也故名之酉半為酉也

也東者動也日出萬物乃動也東字從日穿木以日出望之如穿扶桑之林木也日所出在扶桑東數十

土帝娶西陵氏於大梁曰嫫祖為元妃生二子玄囂

意初喜天下之戴已也養正娛命自取安而鴻壽之代以一民也時人未使而自化未賞而民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謂之大清之始也

者不侵畔漁者不爭岸抵市不預價市不閉鄙商

之人相讓以財外戶不閉是謂大同帝里天下十

萃之後憂念黎庶之不理竭聰明進智力以營百

其具修德也考其功德而務其法教時元妃西陵氏

知養贊為緣

今禮記皇后祭先賢西陵氏焉

乃有天

心五聖以佐理化帝取伏羲氏之卦象法而用之據

神農所重六十四卦之義帝乃作八卦之說謂之八

索求其重卦之義也時有臣曹胡造衣臣伯余造裳

臣於則造履帝因之作冠冕

冠者則服之又名冕者則冠中之別名以其後



高前下育倬仰之始代毛革之弊所謂黃帝垂衣裳
形囚曰冠冠冕也而天下理也帝因以別尊卑令男女異處而居取法
乾坤天為地卑之義帝見浮葉方為舟即有共鼓化
狄三臣助作舟楫所

諸渙渙散也物大通所以濟不通也帝又觀轉

之象以作車時有一馬出生澤中因名澤馬一旦吉

父曰吉良出大封國文馬編身朱熹乘之

千歲以聖人為政應而出今飛龍司有吉良既因

所出之國各屬雅川曰騰黃之馬吉光之獸則馬各異今據士光即馬騰黃即獸雅川之說又別

又有騰黃神獸其色黃狀如狐背上有兩角龍翼

云龍翼而馬身一名乘黃一名飛黃或曰古黃又曰翠黃出日本國壽三千歲日行萬里乘此令人壽一

千歲出日本國壽二千歲六典曰宋齊梁陳皆有乘黃

其事黃帝得而乘之遂周旋六合所謂乘八翼之龍

遊大下也故遷徙往來無常帝始教人乘馬有臣胘

作服牛以用之世本云所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

取諸隨得隨所宜也有臣黃雍父始作春所謂斷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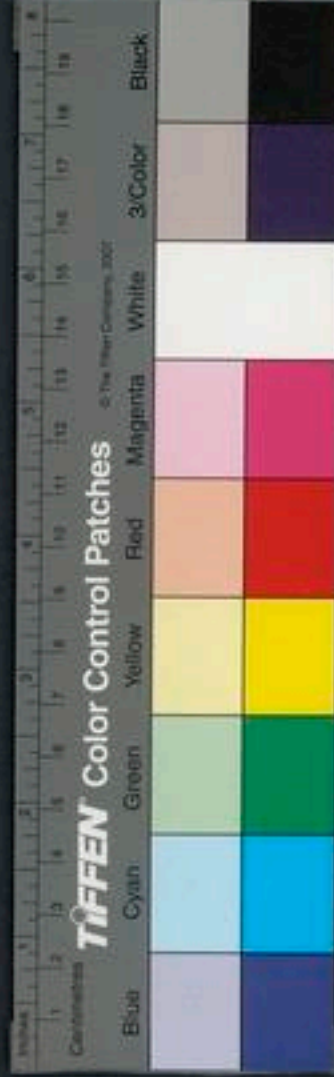
為杵掘地為臼以濟萬人取諸小過也小過者過而

通也帝作竈以著經始令鑄釜造甑乃蒸飯而烹粥



以易茹毛飲血之弊有臣揮始作弓臣夷牟作矢所謂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也史記云黃帝爲之也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取諸睽睽垂也制不順也帝始作屋築宮室以避寒暑燥濕謂之宮室言處於中也所謂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大者壯也帝又令築城邑以居之始改巢居穴處之弊又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以取諸豫備不虞也又易古之衣薪塋以棺槨以取諸大帝服齋於中宮於洛水上坐玄扈石室與容光心有大鳥銜圖置於帝前帝再拜受之是鳥狀

如鶴而雞頭鸞喙龜頸龍形駢翼魚尾體備五色三首文曰慎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天老曰是鳥麟前鹿後蛇頸背有龍文足履正尾繫武有九苞一曰包命二心合度三耳聰達四舌屈伸五采色備六冠鉅銳鈎七金目鮮明八音激揚九腹大一各鷓其雄曰鳳其雌曰凰高五六尺朝鳴曰登晨晝鳴曰上祥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皆應律呂見則天下安寧黃帝曰是鳥遇亂則去居九夷矣出於東方君子之國又出冊穴之山有巨沮頌



蒼頡觀鳥跡以作文字此文字之始也

先儒論文字之始不同或

始於三皇或始於伏羲或云與天地並現今據司馬遷班固韋延宋爽傳云等云蒼頡黃帝臣今據此載之諸家說蒼頡黃帝修德義天下大理乃召天老謂之類亦無定據

曰吾夢兩龍挺白圖出於河以授予敢問於子天老對曰此河圖洛書將出之狀天其授帝乎試齋戒觀之黃帝乃齋于中宮衣黃服戴黃冕駕黃龍之乘載交龍之旂與天老五聖遊于河洛之間求夢未得帝遂沉璧於河乃大霧三日又至翠嬀之泉有大鱸魚於河中游流而至殺三牲以醮之即甚雨七日七夜

有黃龍負圖而出於河黃帝謂天老五聖曰子見河中者乎天老五聖乃前跪授之其圖五色畢具白圖蘭葉而朱文以授黃帝乃舒視之名曰綠錯圖令侍臣寫之以示天下黃帝曰此謂河圖書是歲之秋也帝既得龍鳳之圖書蒼頡之文即制文章始代結繩之政以作書契蓋取諸夬夫決也決斷萬事自垂衣文字凡九事按皇甫謐帝王代記載此九事皆黃帝之功今各以當時事及衆書所載列之如前以明之然於易繫說此九事則上自黃帝下至堯舜以其先儒說者或以爲不獨黃帝若以皇甫所載及今所引衆書則九事皆黃帝始制制之以服於黃帝定百用後代聖人至堯舜但修飾爾

物之名作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一號帝鴻氏一號歸藏氏乃名所制曰歸藏書此易之始也黃帝垂衣裳之後作龍袞之服畫日月星辰於衣上以象天故有

龍袞之頌帝納女節為妃其後女節見大星如虹下臨華渚女節感而接之生少皞代記云女節即嫫祖非也帝又納

醜女號嫫母使訓官人而有淑德奏六德之頌又納費修氏為夫人是時庶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

其居無羨欲之心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至老而不相往來無求故也所謂黃帝理天下便民心謂之

至理之代是時風不鳴條謂之天下之喜風也雨不破塊謂十日一小雨應天下文十五日一大雨以叶

運也以嘉禾為糧謂大禾也其穗異常以醴泉為漿謂泉水味美如酒可以養老也以五芝為芳謂有異

草生於圃則芝英紫芝金芝黑芝五芝草生皆神仙上藥時有水物洋洋山車蒲野於是德感上天故有

黃星之祥謂之異星形狀似月助月為光名曰景星又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二星青方中

有一星凡三星又有異草生於庭月一日生一葉至



十五日生十五葉至十六日一葉落至三十日落盡
若小月卽一葉厭而不落謂之蕝莢以明於月也亦
曰曆莢帝因鑄鏡以象之爲十五面神鏡寶鏡也于
時大撓能探五行之情占北斗衡所指乃作甲乙十
干以名日立子丑十二辰以名月以鳥獸配爲十二
辰屬之以成六旬謂造甲子也黃帝觀伏犧之三畫
成卦八卦合成二十四氣卽作紀曆以定年也帝敬
大撓以爲師因每方配三辰立孟仲季自是有陰陽
之法焉黃帝聞之乃服黃衣帶黃紳首黃冠齋于中

宮卽有鳳凰蔽日而至帝乃降階東面再拜稽首曰
天降丕祐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于梧桐又巢
于阿閣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其飲也則自鳴舞
音如笙簫帝卽使伶倫往大夏之西

大夏國在酒
去長安萬里阮

榆之谿崑崙之陰嶰谷采鍾龍之竹取其竅厚均者

斷兩節間三寸七分吹之爲黃鍾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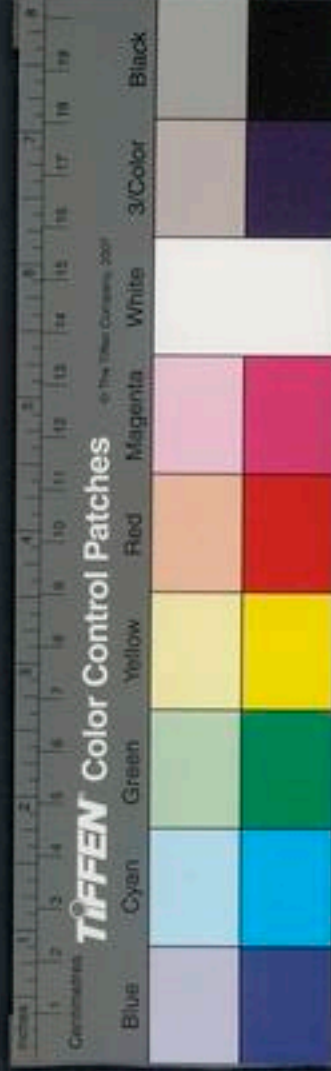
十一月律爲
黃鍾謂冬至

一陽生萬
物之始也

以本至理之代天地之風氣所謂黃帝能

理日月之行調陰陽之氣爲十二律呂雖各六也

管書云律管長尺六孔十二月之音稟之
以竹取自然圓虛也以玉取堅貞溫屬也時有女媧



之後容成氏善知音律始造律曆元起辛卯又推冬
至日在之星南斗後星也又問天老得天元日月星辰之

書天文刻漏之書以紀時有臣隸首善美法始作數

著美術焉臣伶倫作權量權秤也量即斗斛也黃帝得蚩尤始

明乎天文據管子言之蚩尤有術後乃叛帝又獲寶鼎乃迎日推策

於是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作蓋天儀測玄象

推分星度以二十八宿爲十二次角亢爲壽星之次

房心爲大火之次箕斗爲析木之次牛女爲星紀之

次虛危爲玄枵之次室壁爲諏訥之次奎婁爲降婁

之次昴畢爲大梁之次觜參爲實沉之次井鬼爲鶉

首之次星張爲朱火之次翼軫爲鶉尾之次立中外

之星作占日月之書此始爲觀象之法也皆自河圖

而演之又使義和占日常儀占月鬼更區占星帝作

占候之法占日之書以明休咎焉黃帝有茂德感真

人來遊玉池至德所致也有瑞獸在囿玄枵之獸也

尚書中候云麋身牛尾狼蹄一角角端有肉示不傷

物也音中黃鍾文章彬彬然牝曰麒麟牡曰麟生於火

遊於土春鳴曰歸禾夏鳴曰扶幼秋冬鳴曰養信帝



又得微蟲蝓蟻有大如羊者大如牛者蟲名蝓大如
虹者應土德之王也有獸名蝓如師子食虎而循常
近人或來入室人畏而患之帝乃上奏於天徙之北
荒帝以景雲之瑞慶雲之祥卽以雲紀官官以雲爲
名故有縉雲之官或云帝鍊金丹有縉雲之瑞於是
設官分職以雲命官春爲青雲官夏爲縉雲官秋爲
白雲官冬爲黑雲官帝以雲爲師也是時炎帝之裔
姜姓者也縉雲者帝之祥雲其雲非雲非煙非紅非
紫又以帝鍊丹於婺州縉雲之堂有此祥雲也帝置

四史官令沮誦蒼頡隸首孔甲君其職主圖籒也

字版圖人又令蒼頡主人儀孔甲始作盤盂以代四

尊坯飲之朴著盤盂篇盤盂之誠也帝作巾凡之法

以著經黃帝書中通理黃帝史謂之墳墳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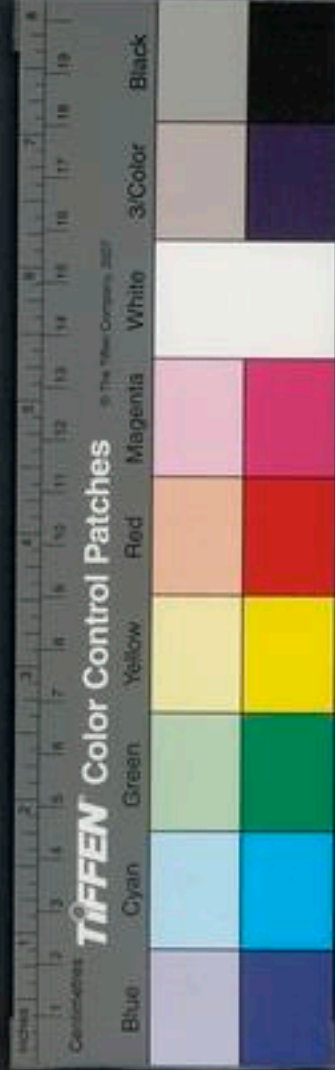
孔安國曰遭秦焚之有臣史王始造蓋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

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

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乃立明堂之議以

觀於賢也時有仙伯出於岐山下號岐伯善說草木

之藥性味爲大醫帝請主方藥帝乃修神農所嘗百



草性味以理疾者作內外經又有雷公述炮灸方定

藥性之善惡扁鵲俞附二臣定脉經療萬姓所疾帝

與扁鵲論脉法撰脉書上下經漢文里陽公淳于意能知疾之生死按脉

也帝問岐伯脉法又制素問等書及內經今有二卷後

來就修之按素問序云岐伯作今卷數大約闕少其

八十一難後來增修又云天降素女以治人疾帝問

之述作帝問少俞鍼注乃制鍼經明堂圖灸之法此

鍼藥之始也黃帝理天下始以中方之色稱號初居

有熊之國曰有熊帝如顓頊為高陽帝帝嘗為高辛帝唐堯為陶唐帝也不好

戰爭當神農之八代榆罔始衰諸侯相侵以黃帝稱

中方故四方僭號亦各以方色稱史載而不言各號

神農白帝少昊黑帝顓頊時有四帝之後子孫皆起而妄有稱者也僉其謀之邊城曰

駭黃帝乃罷臺榭之役省靡麗之財周戎土築營壘

帝問於首陽山在河曲中令采首山之金始鑄刀造

弩有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

能出入水吐水則生風雨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

夔牛帝令殺之以其皮冒之以為鼓以擊之聲聞五

百里世本云殷巫咸始作鼓則非也帝令軍人吹角為龍鳴此鼓角

之始也於是又令作蹴鞠之戲以練武士今擊毬也西京記曰



黃帝知言也帝有天下之二十有二年忽有蚩尤氏
不恭帝命諸侯中彊暴者也兄弟八十人並獸身人
語銅頭鐵額不食五穀嚼沙吞石蚩尤始作鐵甲
年將人不識謂是
命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於葛盧山發金作冶制爲
鎧甲及劍造立兵仗刀戟大弩等威震天下不順帝
命帝欲伐之徵諸侯一十五旬未剋敵思念賢哲以
輔佐將征不義乃夢見大風吹天下塵垢又夢一人

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覺而思曰風號令執政者
也垢去土解化清者也天下當有姓風名后者夫千
鈞之弩冀力能遠者也驅羊萬群是牧人爲善者也
豈有姓力名牧者乎帝作此二夢及前數夢龍神之
驗卽作夢之書令依二夢求其人得風后於海隅得
力牧於大澤卽舉風后以理民初爲侍中後登爲相
力牧以爲將此將相之始也以大鴻爲佐理於是順
天下之紀幽明之數生死之說是謂帝之謀臣也帝
問張若謀敵之事張若曰不如力牧能於推步之術



著兵法十三卷可用之乃習其干戈以征弗享始制

三公之職以象三台天象有三台星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

台五聖配下台三公六輔曰風后力牧五聖五人也黃帝於是

取合巳者四人謂之四面而理時獲寶鼎迎日推策

又得風胡為將作五牙旗及烽火戰攻之具著兵法

五篇又以神皇為將帝之夫人費修之子為太子好

張羅及弓矢以大將謂之撫軍大元帥為王前敵張

若力牧為行軍左右別乘以容光為大司馬統六師

兼掌邦國之九法容光一曰常光又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臣龍紆者有勇有義亦為將帝之行也以師兵為營

衛乃與榆岡合謀共擊蚩尤帝以玉為兵玉飾兵器帝服

黃冕駕象車交六龍大丙太一為御載交龍之旂張

五牙綵旗引之以定方位東方青牙旗餘各依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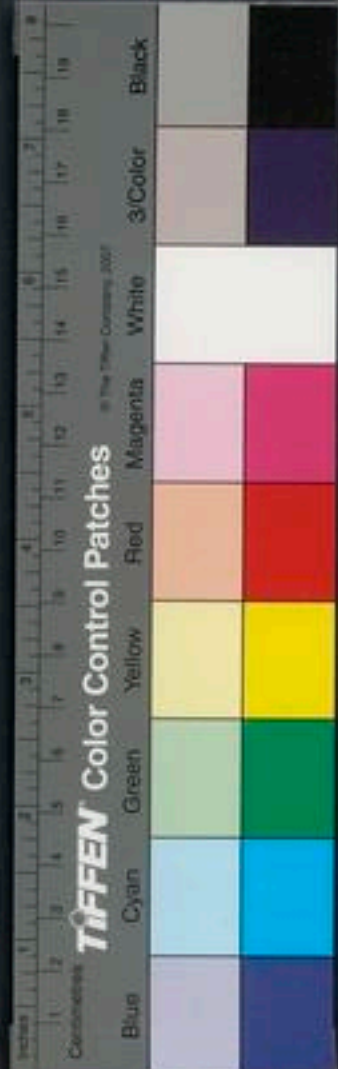
帝之行也常有五色雲氣狀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如

葩華之象帝因令作華蓋今之蓋黃帝即與蚩尤大

戰于涿鹿之野地在上谷郡南有涿鹿城帝未克敵蚩尤作百里

大霧彌三日帝之軍人皆迷惑乃令風后法十機作

指南車以別四方崔豹古今注曰周公作指南之車據此時已有指南車即周公再修



帝乃戰未勝歸太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王母
遣道人披玄狐之衣以符受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
後得之者勝戰則剋矣帝覺而思之未悉其意卽召
風后告之后曰此天應也戰必剋矣置壇祈之帝依
以設壇稽首再拜果得符廣三寸長一尺青色以血
爲文卽佩之仰天歎所未捷以精思之感天大霧冥
冥三日三夜天降一婦人人首鳥身帝見稽首再拜
而伏婦人曰吾玄女也有疑問之帝曰蚩尤暴人殘
物小子欲萬戰萬勝也玄女教帝三宮祕略五音權

世陰陽之術

兵法謂玄女戰術也衛公李靖用九天

卽六壬大一逆

玄女是也又神符黃帝之符也陰陽而

田運六法也玄女傳陰符經三百言帝觀之十旬

討伏蚩尤授帝靈寶五符真文及兵信符帝服佩之

滅蚩尤又令風后演河圖法而爲式用之創十八局

名曰遁甲

周公時約爲七十二局漢張子房共向昧

適其甲乃名之遁甲以推主客勝負之術黃帝又著

十六神曆推太一六壬等法又述六甲陰陽之道作

勝負揲機之圖及法要訣黃帝兵法三卷

宋武傳云
神人出之

河圖出軍訣稱黃帝得王母兵符又有出軍大帥年



命立成各一卷太一兵曆一卷黃帝出軍新用訣一

十二卷黃帝夏氏占兵氣六卷此書至夏后時重修之也黃帝十

八陣圖一卷諸葛亮車修為八陣之圖黃帝問玄女之法三卷風

后孤虛訣二十卷務成子玄兵災異占十四卷鬼史

區兵法三卷圖一卷或作鬼谷區設兵法以來皆起於黃帝亦後來增修也黃

帝於是納五音之策以審攻戰之事復率諸侯再伐

蚩尤于冀州蚩尤率魍魎魎魎請風伯雨師從天大

風而來命應龍蓄水以攻黃帝黃帝請風伯雨師及

天下女魃以止雨於東荒之地北隅諸山黎土羌兵

驅應龍以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其下

旱所居皆不雨蚩尤乃敗於嶺泉遂殺之於中冀其

地因名絕轡之野在媯州也既擒殺蚩尤乃遷其庶類善

者於鄒屠之鄉其惡者以木械之帝令畫蚩尤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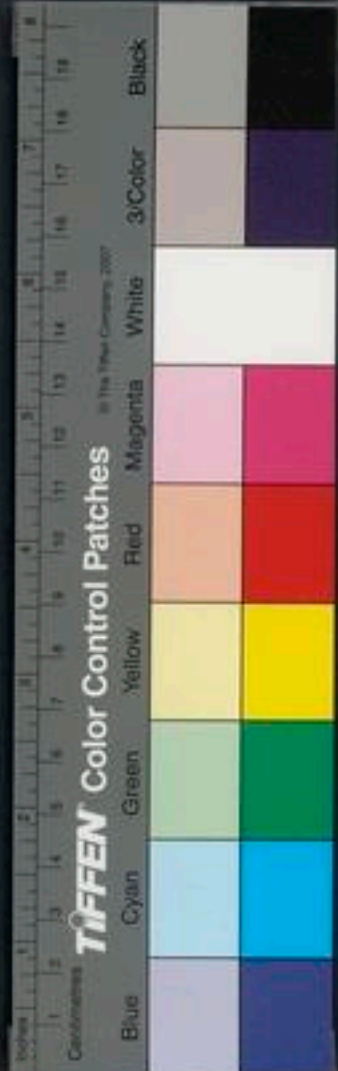
於旗上以厭邪魅名蚩尤旗殺蚩尤於黎山之丘東

之北擲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後化為楓木

之林山海經曰融天上有楓木所殺蚩尤身首異處

帝閔之令葬其首家於壽張縣名在鄆州家高七尺

赤氣如絳見其肩脊冢在山陽肩脊府藏也其髀冢



在鉅鹿

卅州鉅鹿縣也

收得蚩尤兵書行軍祕術一卷蚩尤

兵法二卷黃帝都於涿鹿城

上谷郡涿州地名涿鹿又曰涿鹿聲傳記誤也

黃帝又與榆罔爭天下榆罔恃神農帝之後故爭之

黃帝始以鵬鶚鷹鷂

一云隼之羽為旗幟

六典曰今鵠鷂旗也

以熊羆貔虎為前驅戰于阪泉之野

地名在上谷郡今媯州也

戰而後剋之帝又北逐獯鬻之戎

即匈奴也諸侯有不從

者帝皆率而征之凡五十二戰天下大定帝以伐叛

之功始令岐伯作車樂鼓吹謂之簫鏡歌以為軍之

警衛柁鼓曲靈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玄雲朱

暨等曲所以揚武德也謂之凱歌

六典曰漢時張騫得之於西域凡入

曲軍樂之遺音簫笛也金鏡如

鼓而無舌有柄執之以止鼓也

於是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帝以巳酉歲立承神農之後火生土帝以土

德稱王天下號黃帝位居中央臨制四方帝破山通

道未嘗寧居令風后負壽書伯常荷劔旦出流沙夕

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及涿鹿之阿帝又試百神而

朝之帝問風后予欲知河所泄對曰河凡有五皆始

於崑崙之墟黃河出於崑崙山東南脚下即其一也

餘四河說在於東方朔十洲記帝令堅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得五



億十選九千八百八步

云二億三千南北二億三萬一

千三百里

二億十萬

豎亥左手把筭右手指青丘北東

盡泰遠西窮邠國東西得二萬八千里南北得二萬

六千里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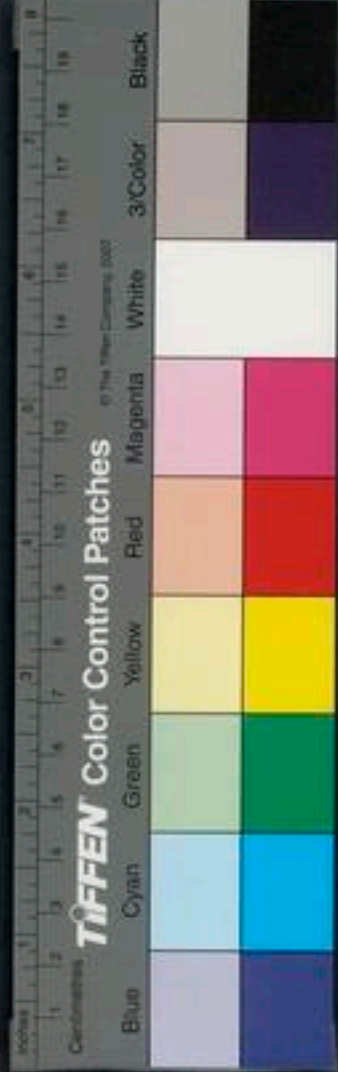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萬里曰選神農時東西九千萬里南北八千



伏羲置琴女媧和之黃帝之琴名號鍾作清角之弄
帝始制七情行十義之教七情者喜怒哀樂懼惡欲
七情也十義者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
婦聽長惠幼順十義也帝制禮作樂之始也黃帝書
說東海有度索山或曰度朔山譌呼也此山間以竹
索懸而度也
山有神荼鬱壘神能禦凶鬼爲百姓除患制驅雉之
禮以象之帝以容成子爲樂師帝作雲門大卷咸池
之樂乃張樂於洞庭之野北門成曰其奏也陰陽以
之和日月以之明和風俗也唐至德二年洞庭側有
人聲也得古鍾有古篆

文黃帝時樂器也永泰二年巴陵令東通中習采藥
人石季德於洞庭湖採藥得古鍾上有篆在州刺史
李夢進之可明莊子所謂黃帝於洞庭張樂誠不妄者也黃帝將會神靈於西山

之上乃駕象車六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蚩尤
旗也風

伯進掃雨師灑道鳳凰覆上乃到山大合鬼神帝以

號鍾之琴奏清角之音師曠善於琴晉平公強請奏
用弄師曠不得已一奏雲從

西北起再奏大風起大
雨作平公懼而成疾焉謂崑崙山之靈封致豐大之

祭以詔後代斯封禪之禮也于時崑崙山北玉山之
神人也西王母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

經曰虎顏
一云虎色豹尾蓬頭戴勝顯然白首善嘯石城金臺



而穴居坐于少廣之山有三青鳥常取食此神人西

王母也慕黃帝之德乘白鹿來獻白玉環又有神人

自南來乘白鹿獻鬯帝德至地秬鬯乃出黃帝習樂

以舞衆神又感玄鶴二八翔舞左右帝於西山嘗木

果味如李狀如棠華赤無核因名沙棠食之禦水不

溺帝立臺於沃人國西王母之山名軒轅臺帝乃休

于冥伯之丘崑崙之墟帝遊華胥國此國神仙國也

伏羲生於此國
伏羲冊此國人帝往天毒國居之因名軒轅國後來
曰天

三去長安一萬二千里
在史考曰在海外安也帝又西至窮山女子國北又

復遊逸於崑崙宮赤水北及南望還歸而遺其玄珠

使明目人離婁求之不得使罔象求而得之後爲蒙

氏相氏竊其玄珠沉海去爲神
玄珠喻道蒙氏女得之爲

水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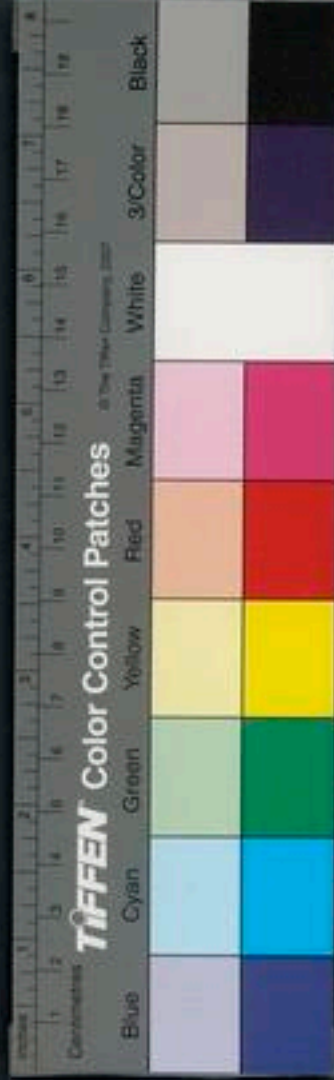
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爲物

遊魂爲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

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帝周

遊行時元妃嫫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爲祖神令次妃

嫫母監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嫫母爲方相氏簡其
方也



以護表亦曰防喪氏今人將行設酒食先祭道謂之祖餞神送也顏師古注漢書云黃帝子爲道神垂妾也崔寔四人月令後曰黃帝之子亦黃帝以天下大

定符瑞並臻乃登封太山禪于亭亭山泰山下小山也又禪

於几几山勒功於喬嶽作下時以祭炎帝以觀天文

察地理駕宮室制衣服候氣律造百工之德故天授

輿服斧鉞華蓋羽儀天神之丘黃帝著軒輿之銘帝

以事周畢卽推律定姓孔子京房皆行此事紀鍾甄聲帝之四

妃嫫祖嫫祖與嫫修女節是也生二十五子得姓者十二人一云十三人

姬酉祈已滕箴任苟僖誥旋依史記云六十一姓惟

黃帝姓公孫者十八代合一千五百年其十二姓十三代合一千七十二年史又云十二姓總滿不記錄

亦不可也姬祁滕任禧諸皆有德有名者也所云黃帝姓公孫雖古史相傳理終不通且黃帝生於有熊

長於姬水祗合以姬爲姓至周武王稱黃帝十九代孫姬姓之後卽黃帝姬姓非公孫也且周置五等諸侯以公侯伯子男後諸侯子孫多稱公孫言公之子孫也故連公子爲姓者且有八十五氏皆非黃帝時人

黃帝九子各封一國潘安仁詩言元妃嫫祖生二

子玄囂昌意並不居帝位玄囂得道爲北方水神昌

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顓頊居帝位卽黃帝嫡孫也號

高陽氏摯字青陽卽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小子也

少昊後有子七人顓頊時以其一子有德業高陽帝



賜姓曼氏餘不聞黃帝以天下既理物用具備乃尋
真訪隱問道求仙冀獲長生久視所謂先理代而後
登仙者也時有甯子爲陶正有神人過教火法出五
色煙能隨之上下道成仙去往流沙之所食飛魚暫
死二百歲更生作沙頭頌曰青蘗灼爍千載舒萬齡
暫死餌飛魚有務光子者身長八尺七寸神仙者也
至是時餌藥養性有赤蔣子輿不食五穀啗百花而
年有容成公善補導之術守
生養氣谷神不死能使白髮復黑齒落復生黃帝慕

其道乃造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卽訪道遊華山首

止東之太山時致怪物而與神仙通接神人於蓬萊

回乃接萬靈於明庭京兆仲山甘泉寒門谷口在長安北

甘泉黃帝於是祭天圓丘將求至道卽師事九元子

以地皇元年正月上寅日齋於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復周遊

以訪真道令方明爲御昌宇驂乘張若謬彥道焉謬音

見牧馬童子黃帝問曰爲天下若何小童曰理天下

何異牧馬去其害馬而已黃帝稱天師而退至于圜



丘其國有不死樹食其子與葉人皆不死有丹巒之

泉飲之而壽有巨蛇害人黃帝以雄黃卻逐之其蛇

留一時而返外國記云留九年也帝令三子習服之皆壽三百

歲北到洪隄上具茨山在陽見大隗君密縣大隗神也又見

黃蓋童子受神芝圖七十二卷適中岱見黃子中受

九茹之方一云至崆峒山見中黃真人其方原登崆

山峒見廣成子問至道司馬彪注莊子云崆峒當斗

卜十里廣成子不答帝退捐天下祭特室藉白茅間

居三月方往再問修身之道乃授以自然經一卷黃

帝捨帝王之尊託猴豚之文登雞山陟王屋山開石

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注訣南至江登熊湘山熊山

在沙也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往天台山受金液神丹東到青丘山

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大字抱朴子云有二十卷以劾召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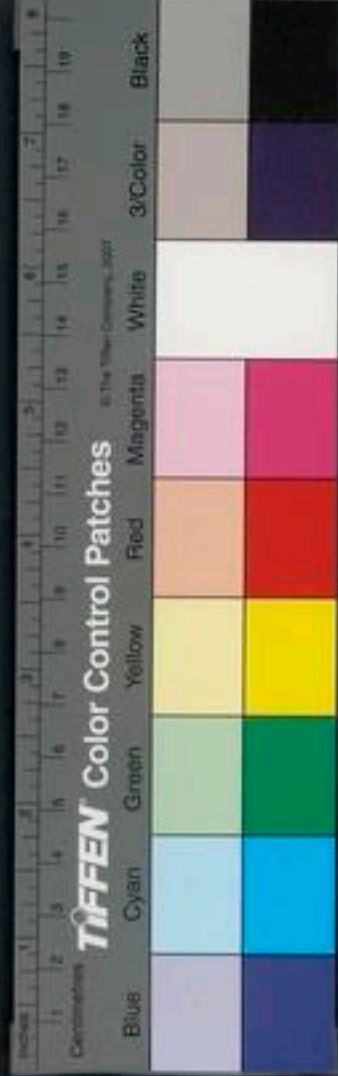
神南至五芝玄澗登園壘陰建木觀百靈所登降采

若乾之芝一云花飲丹巒之水南至青城山禮謁中黃

丈人乃間登雲臺山見甯先生受龍躡經問真一之

道皇人曰子既居海內復欲求長生不死不亦貪乎

頗相反覆而復受道即中黃真人黃帝拜謝訖東過



廬山爲使者以次青城丈人也廬山使者秩比御史
主總仙官之道是五嶽監司也又封潛山君爲九天
司命主生死之錄黃帝以四嶽皆有佐命之山而南
嶽孤特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爲儲君
命潛山爲衡嶽之副以成之時參政事以輔佐之帝
乃造山躬寫形象以爲五嶽真形之圖黃帝往練石
於緇雲堂於地練冊時有非紅非紫之雲見是曰緇
雲因名緇雲山在婺州金華縣帝藏兵法勝負之圖
六甲陰陽之書於苗山禹會計功於此集黃帝合符

瑞於釜山得不死之道奉事太一元君受要記修道

養生之法於玄女素女受房中之術能御三百女玄

女授帝如意神方卽藏之崆峒山帝精推步之術于

山稽力牧著體詠之訣於岐伯雷公講占候於風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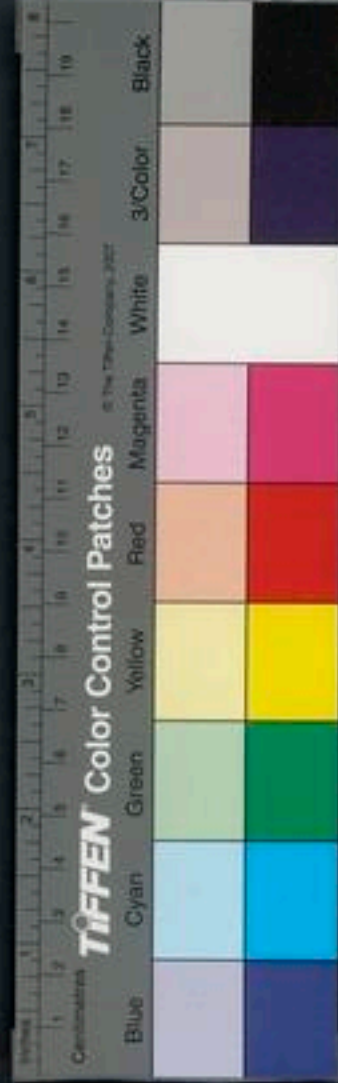
先生救傷殘綴金治之事故能祕要窮盡道真也黃

帝得玄女授陰符經義能內合天機外合人事帝所

理天下南及交趾北至幽陵西至流沙東及蟠木

在端度山海經也帝欲棄天下曰吾聞在宥天下不聞理

天下我勞天下久矣將息駕於玄圃以返吾真矣



今有玄黃帝修興封禪禮畢采首山之銅將鑄九鼎

於荆山之下以象太一於雍州

雍州湖城縣有石記黃帝鑄鼎於此舊曰

通州弘農郡地理志云馮翊是鼎神質文精也知古

知凶知存知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

自滄中生五味真神物也黃帝鍊九鼎丹服之逮至

鍊丹成後以法傳於玄子此道至重盟以誠之帝以

中經所紀藏於九疑山東號委羽承以文玉覆以盤

石其書金簡玉字黃帝之遺識也

夏禹得之亦仙化又云藏之於會稽

去釜山帝又以所佩靈寶五符真文書金簡一通封

於鍾山一通藏於宛委之山帝嘗以金鑄器皆有名

題上古之字也以記年月或有祠也時有董嵐至神

人集成馱代之志卽留冠劍珮鳥於鼎湖極峻處崑

臺之上立館其下崑崙山之軒較臺也時有馬師皇

善醫馬有通神之妙思有龍下于庭伏地張口閉目

師皇視之曰此龍病求我醫也師皇乃引鍼於龍口

上下以牛乳煎甘草灌之龍病愈師皇乘此龍仙去

黃帝聞之自擇日卜云還宅升仙之日得戊午果有

龍來世胡髯下迎黃帝乃乘龍與友人無爲子及臣



僚等從上七十二人同去小臣不得上者將龍髯拔

咳髯及帝之弓小臣抱其弓與龍髯而號泣弓因曰

烏號鏑鳴之地後曰吼湖至周王時封號叔於此因曰號州古曰昂州於漢曰

胡也其後有臣左徹削木爲黃帝象率諸侯朝奉之

臣僚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几杖立廟而祭或取衣冠

置墓而守是以有喬山之冢在上谷郡周陽縣又謂之

州橋山黃黃帝曾遊處皆有祠五百年後喬山墓崩

惟劍與赤舄在焉一旦亦失荆山記龍首黃帝居代

總百一十一年在位一百年自上仙後昇天爲太一

君其神爲軒轅之宿在南宮黃龍之體象人體祭天神軒轅星

也後來享之列爲五帝之中方君也以配天黃帝土

德居中央之位以主四方東方青帝太昊南方赤帝

神顛以鎮星配爲子名樞紐之神爲佐配享於黃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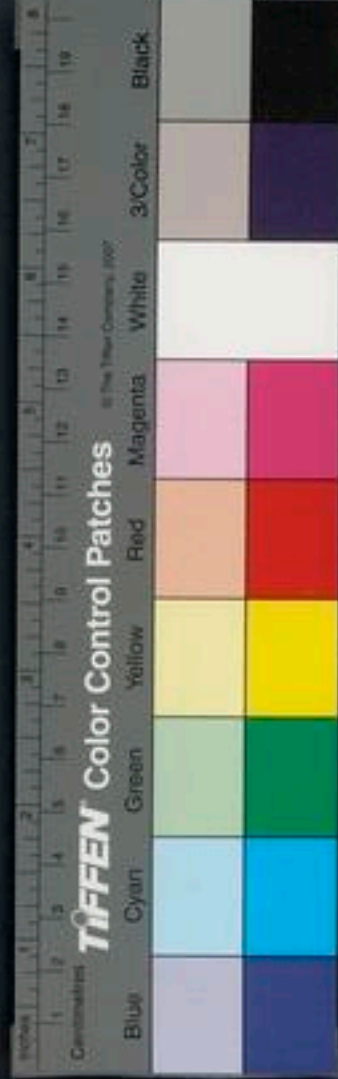
帝之子昌意居弱水昌意弟少昊帝妃女節所生也

帝之女溺於東海化爲鳥名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

堙東海少昊名摯字青陽即帝位號金天氏黃帝之

子也顛頊高陽氏黃帝之孫也各有聖德在位七十

八年終毋蜀山氏所生都商丘濮陽禹強黃帝之胤



不居帝位與顓頊俱得道居北方為水神顓頊已來以所與之

地為帝嚳高辛氏黃帝之孫高辛也帝嚳高辛神靈

自言其名都偃師在河南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五歲帝

堯國唐氏黃帝之玄孫也姓伊祁名放助興於定陶

以唐侯為帝濟陰定陶又都於平陽在位九十

八年一百一十八歲舜有虞氏黃帝八代孫禹為玄

孫也按遁甲開山圖曰禹得道仙人也古有大禹女

嫫十九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八九疑山仙飛去

後三千六百歲堯理天下洪水既甚人民墊溺大禹

念之乃化生於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

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能知泉源代父鯀

理洪水三年功成堯帝知其功如古人禹知水源乃

賜號禹推之是黃帝玄孫無疑也殷湯黃帝七十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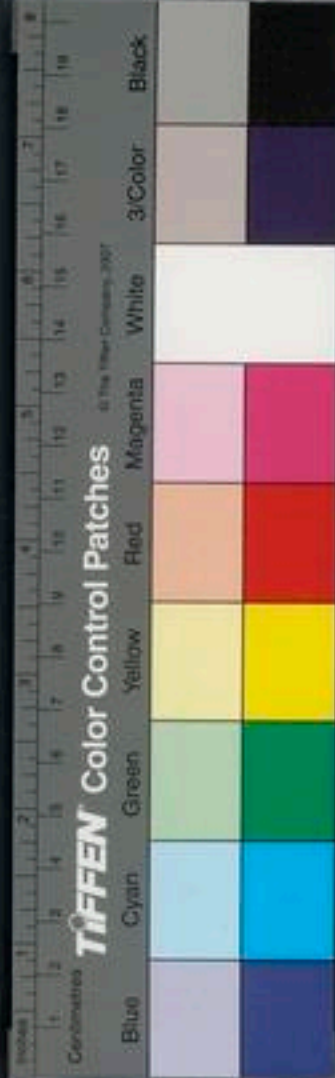
孫黃帝子少昊生禰極極生高辛黃帝子孫各得

姓於事帝推律定姓者十二具詳中卷少昊有子姓曼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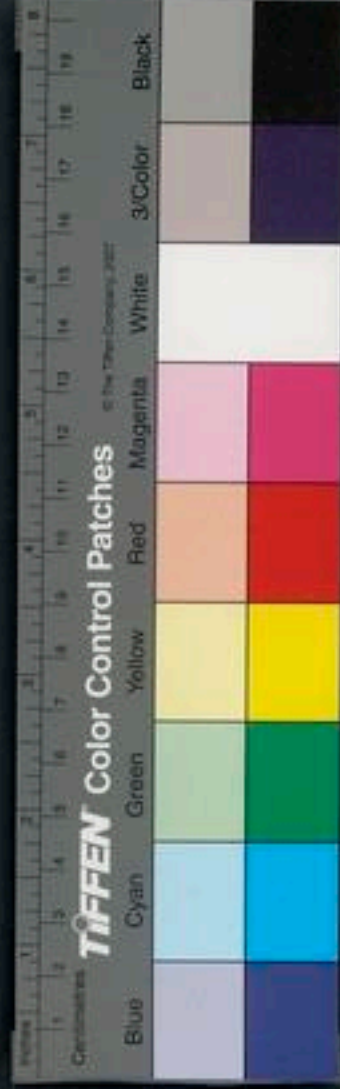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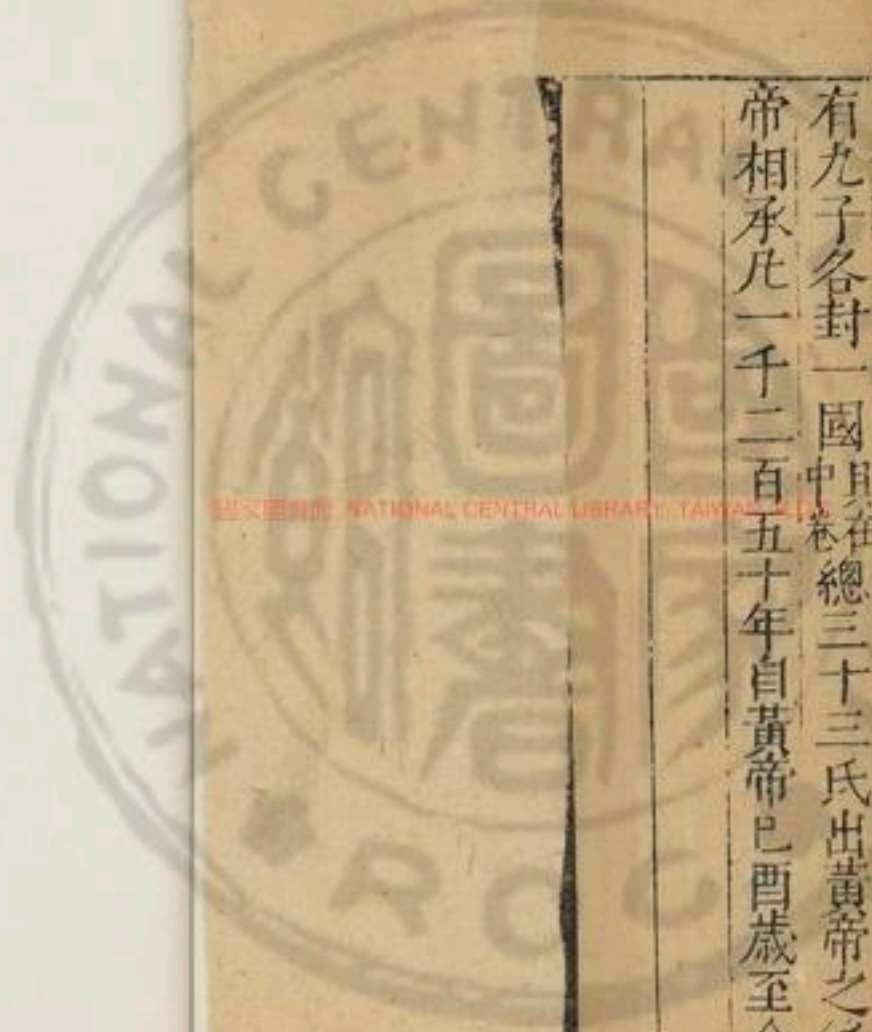
頊姬姓以黃帝居姬水帝堯姓伊祁舜姓姚禹姓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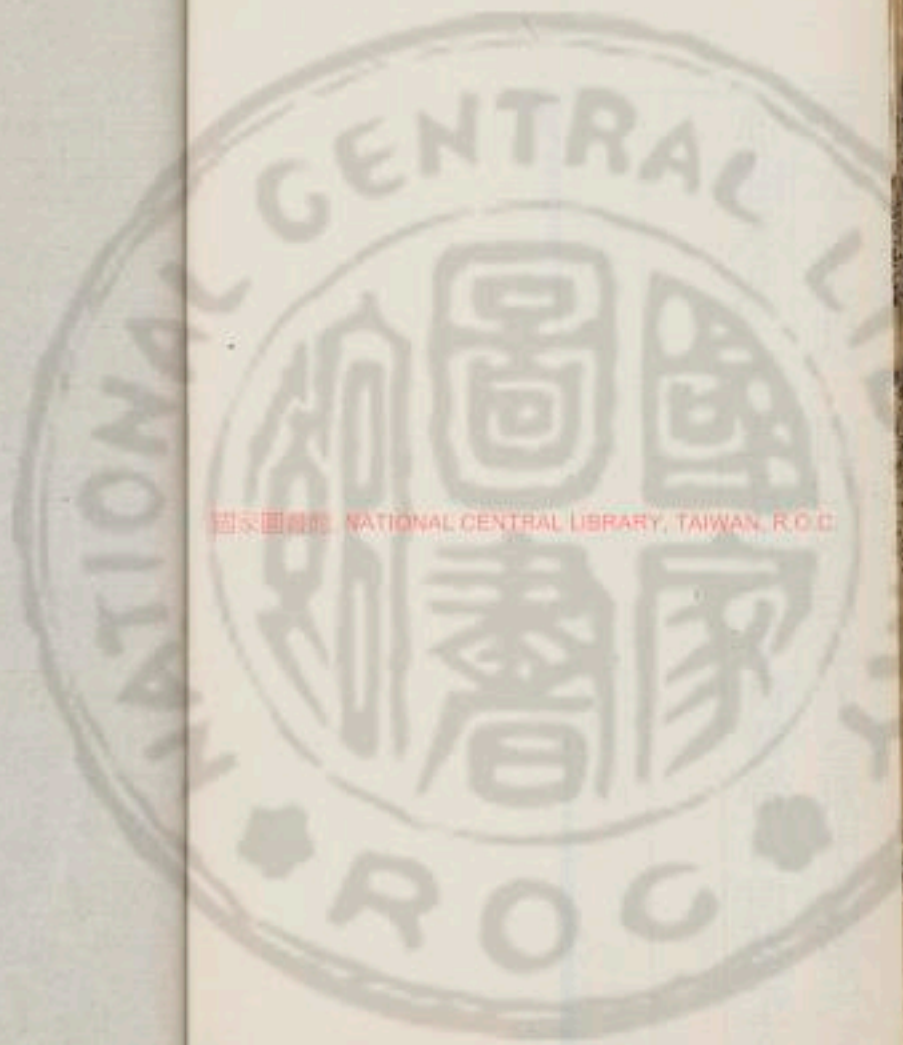
湯姓子又張鄧軒路黃冠宋酈白薛虞魯伊祁中屠

黃公託拔昌意少子封北土以黃帝土德化俗黃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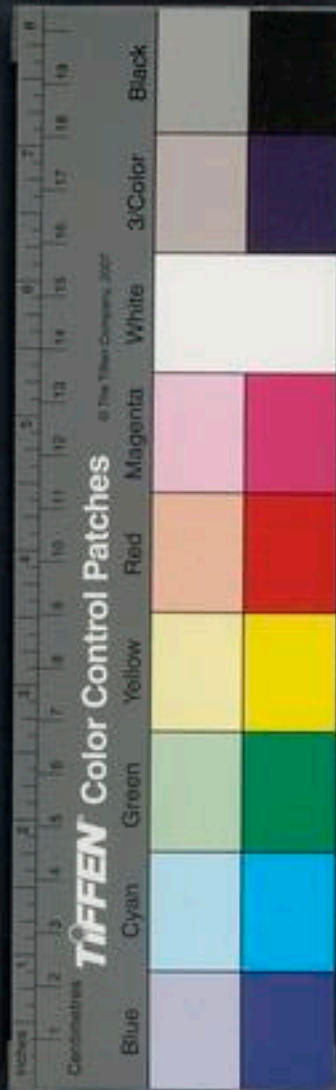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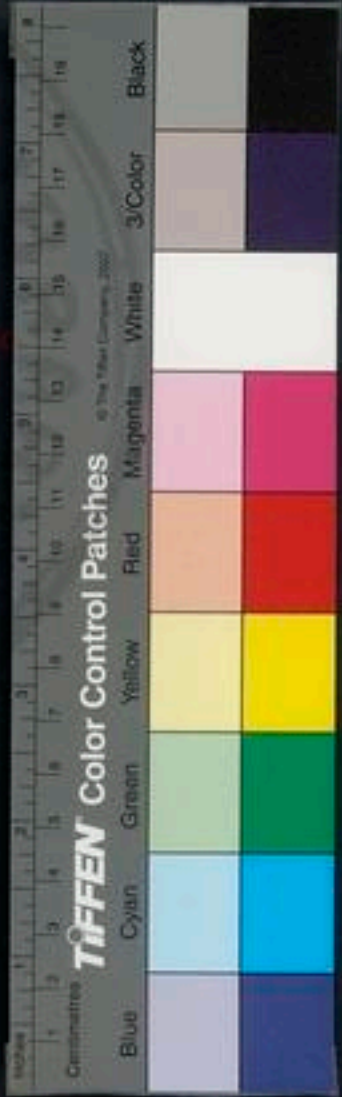
有九子各封一國
中具在卷三十三
帝相承凡一千二百五十年自黃帝已酉歲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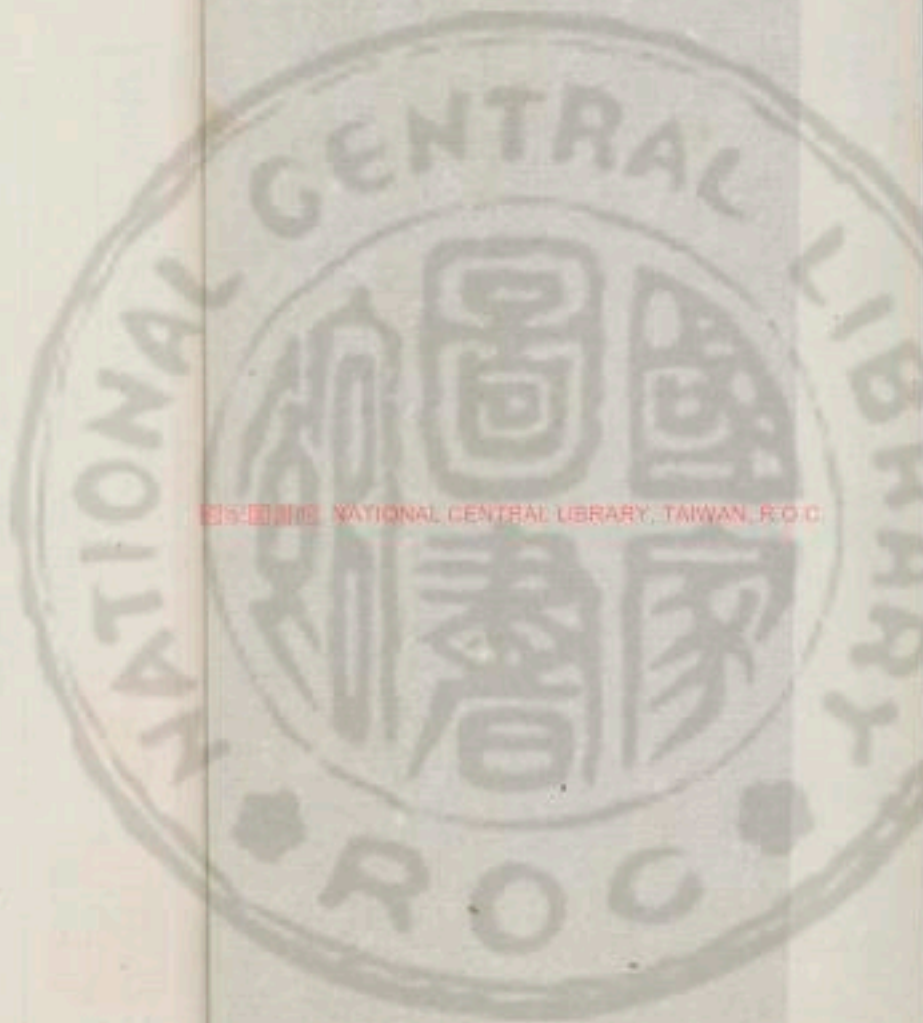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42052 v.51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一

宋 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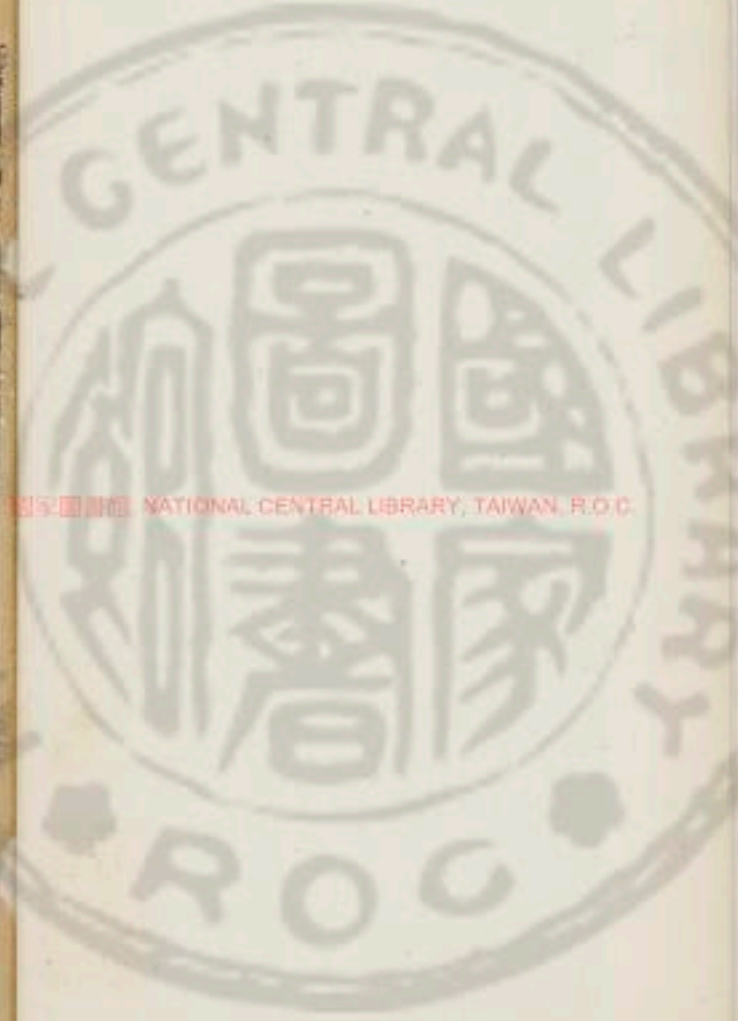
明 張 萱訂

廿一

紀

元始天王紀

元始天王稟夫自然之胤結形未沌之霞記體虛生
之胎生乎空洞之際時玄景未分天光冥遠浩漫太
虛積七千餘劫天朗氣清二暉纏絡玄雲紫蓋映其
首六氣之電翼其真夜生自明神光燭室散形靈稊



之煙棲心霄霞之境練容洞波之瀆獨秉靈符之節
抗御玄降之章內氣玄崖潛想幽窮忽焉逍遙流盼
忘旋瓊輪玉輿碧輦玄龍飛精流雷耀電虛宮東遊
碧水豪林之境上憇青霞九曲之房進登金闕受號
玉清紫虛高上元皇太上帝君受金簡玉札使奏
名東華方諸青宮於時受命總統億津玄降玉華之
女金晨之童各三千人飛龍每獸巨虬于尋纓天奮
爪滿衛玉闕天威煥赫陳于廣庭飛青羽益流紫鳳
單金真玉光豁落七元神虎上符流金火鈴結編元
聖位在玉清掌括上皇高帝之真

太上道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太上道君者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
之獄坐七寶鸞木之下清齋空山靜思神真合慶真
樞齋朗自然擁觀萬化俯和衆生是時十方大聖至
真尊神詣座燒香稽首道前上白道君不審靈寶出
法從何劫而來至于今日凡幾度人爲盡如是復有
轉輪天尊是何劫生值遇真文得今太上之任致是
得度何獨如之巍巍德宗高不可勝願垂賜告本行



因緣解說要言開悟後生道言天元輪轉隨劫改運
一成一敗一成一生滅而不絕幽而復明靈寶出法
隨世度人自元始開光至于赤明元年經九千九百
億萬劫度人有如塵沙之衆不可勝量赤明之前於
眇莽之中劫劫出化非可思議赤明已後至土皇元
年宗範大法得度者衆終天說之亦當不盡今爲可
粗明真正之綱維標得道者之遐迹爾今聊以開示
於後來領會於靈文之妙我濯紫宸之流芳蓋皇土
之胄胤我隨劫來生世世不絕常與靈寶相值同出

經七百億劫中會青帝劫終九氣改運於是託胎於
洪氏之胞凝神於瓊胎之府積三千七百年至赤明
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刀蓋天西那玉國浮羅之嶽
復與靈寶同出度人元始天尊以我因緣之勲錫我
太上之號封鬱悅那林昌玉臺天帝君位登高聖治
玄都玉京實由我身導承大法靈寶真文世世不絕
廣度天人慈心於萬劫溥濟於衆生功德之大勲名
繕於億劫之中致今報爲諸天所宗焉

上清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紀



洞真大洞真經云上清高聖太上大道君者蓋二辰
之精氣九慶之紫煙玉暉煥耀金映流真結化含秀
苞凝玄神寄胎母氏育形爲人諱謂盞字上開元母
姪三千七百年乃誕於西那天鬱察山浮羅嶽丹玄
之阿於是受籙紫皇受書玉虛眺景上清位司高仙
爲高聖太上玉晨大道君治藥珠日闕館七映紫房
玉童玉女各三十萬人侍衛於是振策七圃揚青九
霄騰空僊旌駕景馳颯徘徊八煙盤桓空塗仰簪日
華俯拾月珠摘絳林之琅實餌玄河之紫藥偃蹇靈
軒領理帝書萬神入拜五德把符上真侍晨天皇抱
圖乃仰空言曰子欲爲真當存日中君駕龍驂鳳乘
天景雲東遊桑林遂入帝門若必昇天當思月中夫
人駕十飛龍乘我流鈴西朝六嶺遂詣帝堂精根運
思上朝玉皇蒼蒼敷鬱儀以躡景晃晃散結璘以暨
霄雙皇合輦後天而洞夫大有者九天之紫宮小有
者清虛三十六天之首洞於是

高聖太上大道君初乘一景之輿駕入素紫雲攝希
微蒼帝名錄豐子俱東行詣鬱悅那林昌玉臺天見



玉清紫道虛皇上君受九暉大晨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二景之輿駕七素絳雲攝中微赤
帝名定無彥俱南行詣高桃厲冲龍羅天見玉清翼
日虛皇太上道君受觀靈元晨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三景之輿駕六素紅雲攝太微白
帝名藥淵石俱西行詣碧落空歌餘黎天見玉清昌
陽始虛皇高元君受總晨九極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四景之輿駕五素青雲攝玄微黑
帝名齊元旋俱北行詣伽摩坦婁子翳天見玉清七
靜導生高上虛皇君受香曜旋根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五景之輿駕四素黃雲攝始微上
帝名接空子俱東北行詣扶刀葢華浮羅天見玉清
大明虛皇洞清君受玄景晨平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六景之輿駕三素綠雲攝靈微中
帝名秉巨文俱東南行詣貝滑耶藥初然天見玉清
始元虛皇太霄君受合暉辰命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七景之輿駕二素紫雲攝宜微下
帝君名宏膚子俱西南行詣冲容育鬱離沙天見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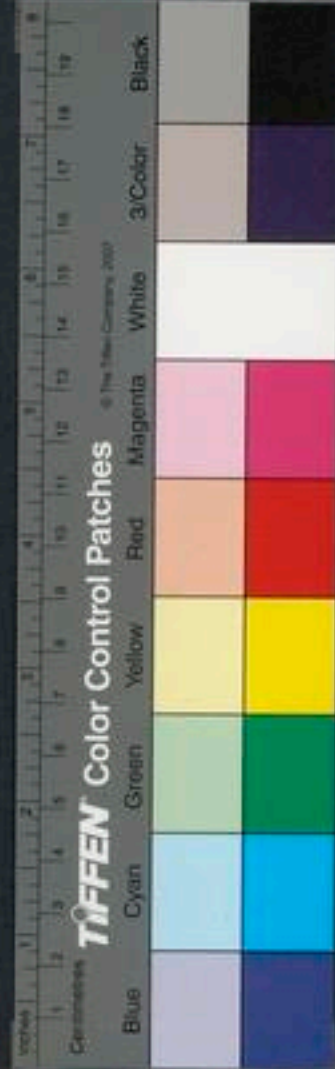
清七觀無生虛皇金靈君受齊暉晨玄隱符

太上大道君次乘八景之輿駕一素靈雲攝洞微真
淨名泗澄摠俱西北行詣單綠察寶輪法天見玉清
八觀高元虛皇淨景君受高上龍煙隱符

太上大道君又乘洞景玉輿駕太霞紫煙玄景之暉
攝九微內帝君各申名闕及上皇九玄九天諸真仙
王等俱仰登彌梵羅臺霄絕寥丘飛元雲根之都玉
清上天見玉清紫暉太上玉皇明上大道君受高清
太虛無極上道君隱符

三天君列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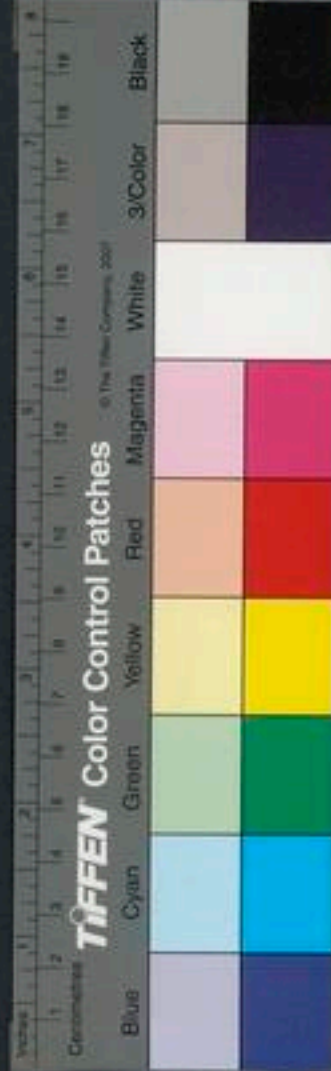
上清真人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主三天君姓栢成
諱欵生字芝高乃中皇時人歲在東維之際誕于北
水中山栢林之下夫名爲欵生者以母感日華而懷
孕年九歲求長生之道至十四與西歸公子巨靈伯
尹俱師事黃谷先生黃谷先生者能爲不歿修靜無
爲不營他術含精內觀凝神空漠思真安炁以致不
歿後五百年遇金仙石公審氏先生晁夜童子三人
受胎精中記化抱內經養神上法解結之要又登太



帝滄浪山洞臺中雙玉穴醮紫明芝液遇上清萬石
先生授以乘飛駕虛八氣景龍之躡反胎守白越度
之法又廣成子授以丹青玉爐鍊雲根柔金剛之經
又授以飛煙發霜沈雪浮日朱之法又遇始元童子
丰車小童受虛皇帝錄仙忌真戒化一成萬解形之
法後遇玉清文始東王金暉仙公號曰玉皇二道君
告以胎閉靜息內保百神開洞雲房堅守三真之事
後復詣二玉皇君問雲房之道三真之訣二玉皇君
曰三真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始真也若使輔游
審正三皇內寧太一保胎五老扶精一居丹田司命
護生一居絳宮紫氣灌形一居洞房三素合明於是
變化離合與真同靈明堂雲宮紫戶玉門黃闕金室
丹城朱懸皆帝一之內宅三真之寶室也於是雲房
一景混合神人上通崑崙下臨清淵雲蓋嵯峨林竹
慈幸七靈迴轉七門幽深金扉玉匱符籙五篇公子
內伏外牽曰元混一成形呼陽召陰上帝司命各保
所生微哉難言非仙不傳又問呼陽召陰出入無方
之法氣出神變之道二玉皇曰呼陽者三氣之所出



入也召陰者六丁之所往來也若得三氣之所生能
知六丁之所因者則陽氣化爲龍車陰氣變爲玉女
則騰轉無方輪舞空玄之上也夫氣之所在神隨所
生焉神在則氣成神去則氣零氣者卽二十四神之
正氣是爲二十四氣也氣能成神神亦成氣散之爲
雲霧合而爲形影出之爲仙化入之爲真一上結三
元下結萬物靜爲兆身動爲兆神是以常混合二十
四神變化三五之真人混成正一合爲帝君卽兆本
神也夫人受生於天魂結成於元靈天魂生之根元
靈生之胎流會太一達觀三道神積玉宮液溢玄府
津流地戶澤憇洞房日月煥於霄暉五神混於元父
元父主氣化散帝極玄母主精變會幽元是以司命
奉符固形扶神公子內守枕康保魂左攜無英右引
白元雲行雨施萬關流布也後二玉皇授歛生大洞
真經三十九章廻風混合帝一之道斷環割青盟誓
而傳得爲上清真人位曰總仙大司馬長生法師主
三天君理太玄都闡風玉臺總司學道之仙籍王括
三天之人神萬仙受事於玉臺五帝北朝於靈軒矣



青靈始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君者往
在白氣御運於金劫之中暫生鬱悅金映雲臺那林
之天西斐無量玉國浩明玄嶽厥名元慶於此天中
大建功德初無懈心勲名仰徹朱陵火宮書其姓名
記於赤簡仙道垂成而值國多練女元慶遂以寄世
世願靈魔舉其濁目朱宮輟其仙名一退遂經三劫
中值火劫改運元慶又受氣寄胎於洪氏之胞上天
以其先身好色故轉為女子朱靈元年歲在丙午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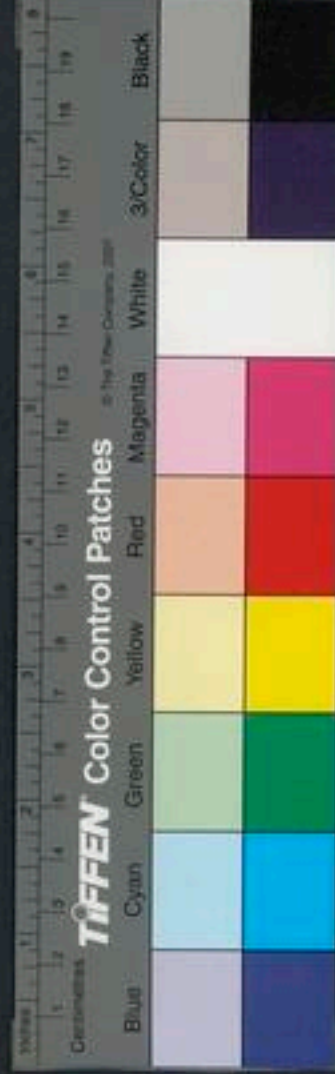
於丹童龍羅衛天洞明玉國丹霍之阿改姓洪諱那
臺年十四敬好道法心願神仙常市香膏然燈照冥
大作功德諸天所稱名標上清南極上靈紫虛元君
託作傭人下世教化是亦臺貞潔呼尚至法廻駕於
丹霍之阿授那臺靈寶赤書南方真文一篇於是那
臺勵志殊勤自謂一生作於女子處於幽房無由得
道因齋持戒思念願得轉身為男丹心遐徹遂致感
通上真下降元始天尊時於瑤碧之溪扶瑤之丘坐
長林枯桑之下衆真侍坐是日那臺見五色紫光



照齋堂於是心悟疑是不常仍出登墻四望忽見東方
方桑林之下華光赫奕非可勝名去那臺所住數白
里中隔礙賜谷滄海之口心懷踊躍無由得往因叉
手遙禮稱名那臺先緣不厚致作女身發心願樂志
期神仙高道法妙不可得攀日夕思念冀得滅度轉
形爲男歷年無感常恐生灰不得遂通彌齡之運有
於今日天河隔礙無由披陳今當投身碧海沒命于
天冀我形魂早得輪轉更建功德萬劫之中冀見道
真言訖便從諸上投身擲天命赴滄海極淵之中紛
然無落卽爲水帝神王以五色飛龍捧接女身成之
之間已於懸中得化形爲男子乘龍策虛飛至道前
於是元始卽命仙都錫加帝號於火劫受命輔於靈
寶書帝玉篇七百年中火劫數極青氣運行隨元滅
度以開光元年於彌梵羅臺霄絕寥丘飛元雲根之
都滄震九雲之墟元始又錫安寶華林青靈始老帝
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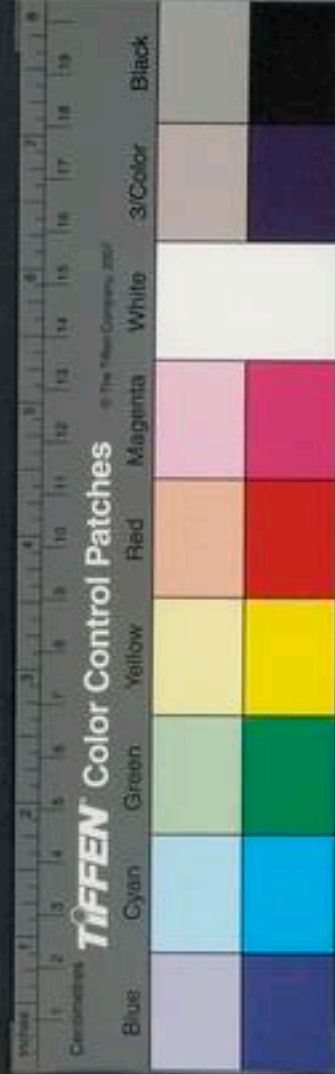
丹靈真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南方林靈真老君者本姓



鄭字仁安大炎之胤生於禪黎世界赤明天中生有三氣之雲纏其身朱鳥鼓翻覆其形三日能言便知宿命年及十二面有金容玉顏便棄世離俗遠遊山林於寒靈洞宮遇玄和先生授仁安靈寶赤書五氣玄天黑帝真文一篇智慧上品十戒而去仁安於是奉戒而長齋大作功德珍寶布施以拯諸乏割口餽烏功名徹天因於西那國遇天洪災大水滔天萬姓流漂仁安於洪波之上汎舟誦戒書黑帝真文以投水中水爲開道百頃之地鳥獸麀鹿虎豹師子皆往

伏親悉得無他是時國王百口登樓而漂沒歎不能得度仁安見王垂沒乃浮舟而往以所佩真文授與國王王敬而奉之水劫卽退翕然得過王旣得免真文於是卽飛去入雲中莫知所在仁安失去真文退仙一階運應滅度託命告終歿於北戎之阿暴露靈屍三十餘年形體不灰光色鮮明無異生時在於北戎長林之下時國王遊獵放火燒山四面火而去其靈屍之間百步之內火不得然麀鹿虎豹莫不依親王怪而往見靈屍之上有三色之光雲霧鬱冥鳥獸



帀繞王乃伐薪圍屍放火焚燒于時屍放火中鬱起
成人坐青煙之上指拈虛無五色煥爛左右侍者仙
童玉女三百餘人肅然而至凡是禽獸依親之者並
在火中皆得過度仁安以赤明二年歲在丙午於邠
厚坦婁于翳天中洞窅之嶽改姓洞浮諱曰極炎受
錫南單梵寶昌陽丹靈真老帝號丹靈老君也

中央黃老君紀

洞真九真中經云中央黃老君者太上太微天帝君
之弟子也以混皇二年始生焉年七歲乃知長生之
要天仙之法仍眇綸上思欽納真玄蕭條靈想棲心
神源解脫於文蔚之羅披素於空任之肆於是太上
授九真之訣入道祕言施修道成受書爲太極真人

金門皓靈皇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君者本乃
靈鳳之子也靈鳳以呵羅天中降生於衛羅天堂世
界衛羅國王取而蓄之王有長女字曰配瑛意甚憐
愛常與其戲於是靈鳳常以兩翼扇女面後十二年
中女忽有胎經涉三月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著長



林丘中女後生女墮地能言曰我是鳳子位應天妃
王卽名曰皇妃生得三日有群鳳來賀玄哺玉霜洪
泉曲水入鍊芝瑛年八歲執心肅操超拔俗倫常朝
則謁日暮則揖月於重宮之內王設厨膳物不味口
天作大雪一年不解雪深十丈鳥獸餓死王女思憶
靈鳳往之遊好駕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

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無期
何時來飛於是王所殺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徑入
雲中王文今於景霄之上受書爲南極上元君常乘

九色之鳳此女前生萬劫已奉靈寶致靈鳳降形得
封南極元君之號皇妃功德遐徹天真感降以上元
之年歲在庚申七月七日申時元始天尊會於衛羅
玉國鳳麟之丘坐鸞華之下衆真侍坐是時皇妃所
住室內忽有日象如鏡之圓空懸眼前皇妃映見天
真大神普在鏡中長林之下一室光明於是自登通
陽之臺遙望西方見鳳生丘上紫雲鬱勃神光煒煥
非可得名去皇妃所住五百步許逼以女根處在宮
內無由得往須臾忽有神鳳來翔集於臺上皇妃白



鳳言曰西方有道心願無緣不審神鳳可得暫駕見
致與不於是鳳即敷翮使坐翮上舉之徑至道前元
始天尊指以金臺王母即汝師也便可施禮皇妃叩
頭上啟惟願眾尊特垂哀矜則枯骸更生言畢金母
封以西靈王妃之號即命九光靈童披霜羅之蘊出
靈寶赤書白帝真文一篇以授皇妃受號三百中
仍值青劫改運皇妃方復寄胎於李氏之胞三年於
西那玉國金壘幽谷李樹之下而生成身為男子改
姓上余諱曰昌至開元元年歲在上甲元始天尊錫

西方七寶金剛皓靈皇老君號

五靈玄老君紀

洞玄本行經云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者
本姓浩字敷明蓋玄皇之胤太清之胄生於元福壽
賢世界始青天中年十二性好幽寂心託山水遠於
家中或去十日時復一還時天下災荒人民餓殍一
國殆盡敷明於地境山下遇一頃巨勝身自採取餌
係窮乏日得數過救度番灰數千餘口隨取隨生三
年不訖他人往覓莫知其處是時辛苦形體憔悴不



殿管身遂致疲頓歿於山下九天書其功德金格記其玉名度其魂神於朱陵之宮後帝遣金翅大鳥常敷兩翼以覆其尸七百年中尸形不灰至水劫改遇水泛尸漂於無崖之淵水過而後敷明尸泊貝渭邪源初默天鬱單之國北壘玄丘四十年中又經山火盛行焚燒尸形於火中受鍊而起化成真人五色之雲覆蓋其上至開明元年於北壘玄丘改姓節諱靈會元始天王錫靈會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號雲後七籤卷之一百一 清真館藏板

雲後七籤卷之一百二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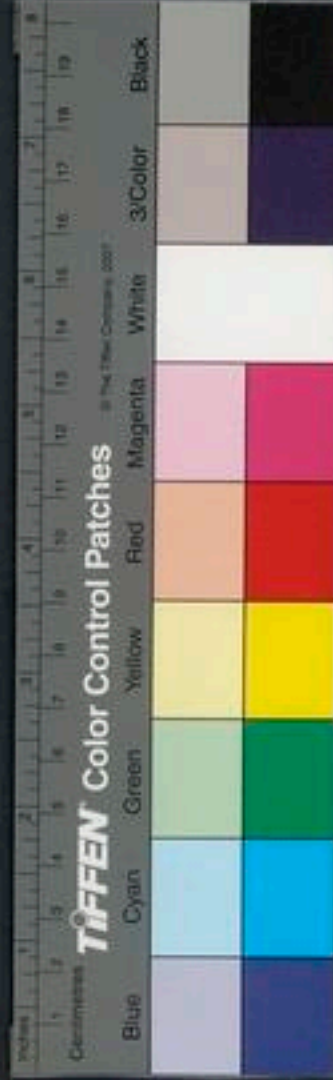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 輯

明 張萱 訂

紀

混元皇帝聖紀

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乃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為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蓋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宗無緒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彌綸無外故稱大道焉夫道者自然之極尊也於幽無之中而生空



殿管身遂致疲頓歿於山下九天書其功德金格記
其玉名度其魂神於朱陵之宮後帝遣金翅大鳥常
敷兩翼以覆其尸七百年中尸形不灰至水劫改遇
水泛尸漂於無崖之淵水過而後敷明尸泊貝渭邪
源初默天鬱單之國北壘玄丘四十年中又經山火
盛行焚燒尸形於火中受鍊而起化成真人五色之
雲覆蓋其上至開明元年於北壘玄丘改姓節諱靈
會元始天王錫靈會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君號
雲後七籤卷之一百一 清真館藏板

雲後七籤卷之一百二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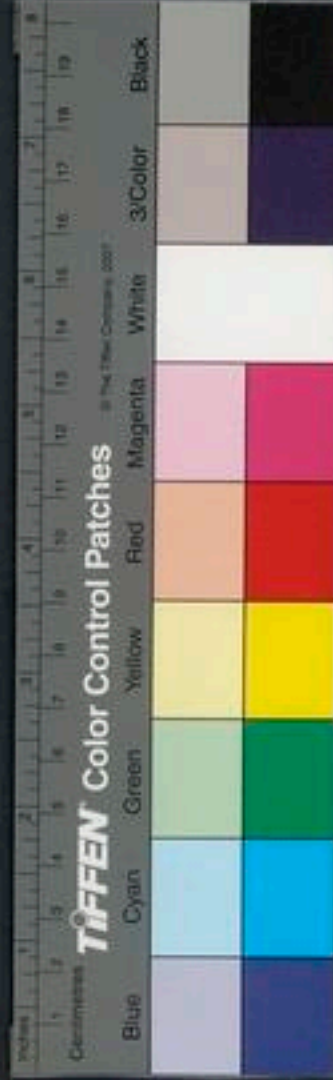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 輯

明 張萱 訂

紀

混元皇帝聖紀

太上老君者混元皇帝也乃生於無始起於無因為
萬道之先元氣之祖也蓋無光無象無音無聲無宗
無緒幽幽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彌綸無外故稱
大道焉夫道者自然之極尊也於幽無之中而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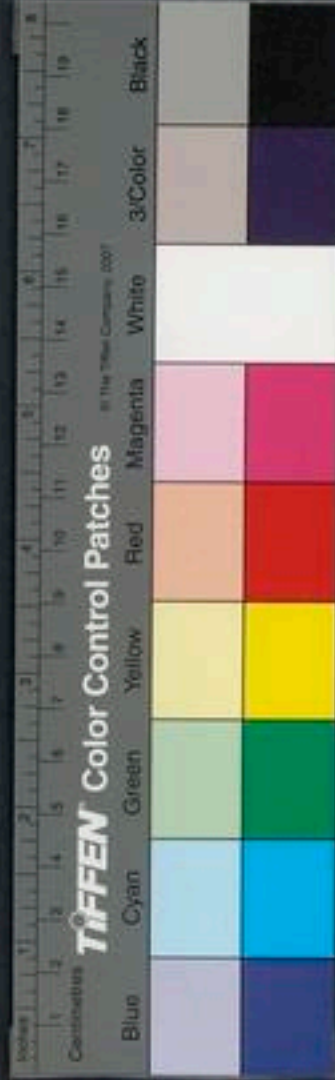
洞焉空洞者真一也真一者不有不無也從此一氣
化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生上三氣三
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
無上也自無上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乃化
生中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十九萬歲三
合成德共生玄老也自玄老生後九十九萬億九十
九萬歲乃化生下三氣三氣各相去九十九萬億九
十九萬歲三合成德共生太上也自太上生後復八
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氣一氣生後復八十

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前三氣三氣各相去八十
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合成德共生老君焉老君生
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化生一氣一氣生後八
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化生後三氣三氣又化生玄
妙玉女玉女生後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三氣混
沌凝結變化五色玄黃大如彈丸入玄妙口中玄妙
因吞之八十一年乃從左腋而生生而自首故號爲
老子老子者老君也此卽道之身也元氣之祖宗天
地之根本也夫大道玄妙出於自然生於無生先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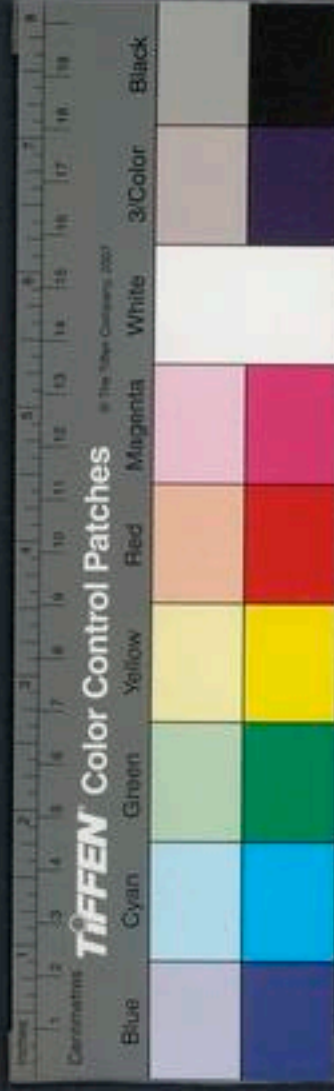
無先擬於空洞陶育乾坤號曰無上正真之道神奇
微遠不可得名故曰吾生於無形之先起乎太初之
前長乎太始之端行乎太素之元浮游幽虛出入杳
冥觀混沌之未判視清濁之未分盼髮鬚之興光瞻
響罔之眇然窺惚恍之容象觀鴻洞之無邊步宇宙
之曠野歷品物之族群惟吾生之卓兮獨立而無倫
消則爲氣息則爲人矣

老君者乃元氣道真造化自然者也強爲之容則老
子也以虛無爲道自然爲性也夫莫能使之然莫能
使之不然亦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不然故曰
自然而然者也至若以地而興棟天爲蓋馳鶻騰蕩
翱翔八外不足比其大也窳幽極微至纖無際析毫
剖釐刃鈇鋒銳不足言其細也絲竹八音簫韶九成
宮商調暢律呂和平不足言其聲也玄黃煥爛丹青
煥煜煜煌煌輝煌華飾不足言其色也燁耀熠爍
神明恍惚風流電遊遽振響遠不足言其疾也結根
九泉洗嶠八海水凝藪澤涸滄嶽峙不足言其止也
陰陽不測變化無倫飄飄太素師虛友真不足言其



神也光燭玄昧洞鑒無形仰觀太極俯察幽冥不足
言其明也影離響絕雲銷霧除鑽冰求火探巢捕魚
不足言其無也滌宇宙之塵穢掃雲漢於天衢下坑
宏而無底上寥廓而無隅包六合而造域跨八維以
爲區不足言其虛也然則道固無形夫何爲名故乃
託虛寄無假道以言之言之不足以盡意故歸之自
然自然者理之極乃道之常也故衆聖所共尊道尊
德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惟老氏乎老君者乃元生
之至精兆形之至靈也昔於虛空之中結氣凝真強

爲之容體大無邊相好衆備自然之尊上無所繫下
無所躡懸身而處不頽不落著光明之衣照虛空之
宇如含日月之允也或在雲華之上身如金色面放
五明自然化出神王力士青龍白獸麒麟師子列於
前後或坐千葉蓮花光明如日頭建七曜冠衣晨精
服被九色雕羅帔項負圓允或乘八景玉輿駕五色
神龍建流霄皇天丹節廕九允鶴蓋神丁執麾從九
高飛仙師子啓塗鳳凰翼軒或乘玉衡之車金剛之
輪驂駕九龍三素飛雲寶蓋洞耀流煥太無燒香散



華浮空而來伎樂駭虛難可稱焉或坐寶堂大殿光明七寶之帳朱華羅網垂覆其上仙真列侍神丁衛軒簷幢旌節騎乘滿空或金容玉姿黃裳繡帔凭几振拂爲物祛塵或玄冠素服白馬朱駿仙童夾侍神光洞玄夫妙相不可具圖學上道之子宜識真形真形不測但存此足以感會也夫學不知其本如嬰兒之失母能知其母又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母者何也無中之有也是道也至真也宗極也一切所崇也隨感而應應有著微微則妙象恍惚乍存乍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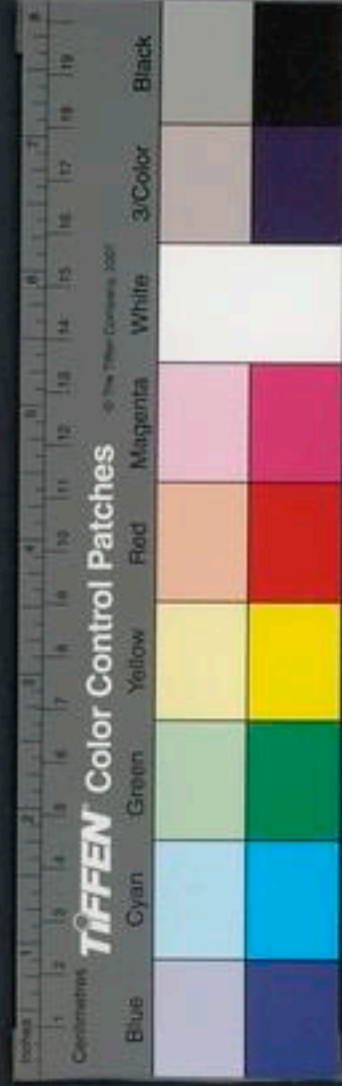
石者資之得伸暗者向之獲明迷者歸之果定故神明之君應著之時形像相好動靜有則以正理邪周徧無滯救度無窮故稱爲聖或君或臣或師或友依緣相逢逢此應者皆由精心感道道氣通感是故隨機適品矣夫大道處於無形無形非凡所見應感以形妙相隨時而出或玉姿金體爰及肉身或飛或步或尊或卑或山或岱或夷或夏不可測量隨感一妙應已則滅或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洞有洞無周徧一切悟者即心得道迷者觸向乖直能崇識老君尊而



敬之則得正真道矣論曰夫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聞聞而非也蓋示理教俱空寂而不動也而道亦能使未見者見未聞者聞此明境智相發感而遂通也然通寂雖殊其至一焉故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以比論之蓋由人心者也夫心之念道凡有二種一念法身七十二相八十一好具足微妙三界特尊二念真身猶如虛空圓滿清淨不生不滅若於此相未能明審須憑圖像係錄其心當鑄紫金寫此真形泥水銅絲稱力所爲殿堂帳座幡華燈燭隨心供養如是真身想念丹倒功德齊等若能洞觀非身之圖像真形理亦無二是以敬像隨心獲福報之輕重惟在其心念念增進自然成道所謂人能念道道亦念人卽此之謂也

太微天帝君紀

紫度炎炁神玄變經云太微天帝君生于始青之端九曜神靈之胤玄氣未凝之始結流芳之胃而法形焉連炁映靈紫雲曜電玄煙流雷丹暉纏絡妙覺潛啓仍採納上契條暢純和吐納冥津遂降靈生之胎



洞真青要紫書金根衆經云青要帝君者九陽元皇
玉帝之弟子也以中皇元年歲在東維天始告暉君
育於玄丘王國無岬之天瓊林七寶之下溟濛九域
之濱法化應圖三日啟晨厥姓堯諱字伯開仍有九
龍翼君側七色瓊鳳蔭君身神麟含芝以哺玄天女
吐精以灌真玉童擲華以却穢神妃散香以攘塵含
漱胎息法秀自然年冠二六面發金容體生靈符容
與順化應運浮沉棲心明霞之境遨遊玉圖之墟執
抗元皇之策落景九域之丘逍遙流盼遂經萬劫方
還清齋雲房之間以紫雲爲屋青霞爲城黃金爲殿
白玉爲林五氣交結高臺蓮蕊玉陛文階鳳闕四張

青要帝君紀

洞真青要紫書金根衆經云青要帝君者九陽元皇
玉帝之弟子也以中皇元年歲在東維天始告暉君

育於玄丘王國無岬之天瓊林七寶之下溟濛九域

之濱法化應圖三日啟晨厥姓堯諱字伯開仍有九

龍翼君側七色瓊鳳蔭君身神麟含芝以哺玄天女

吐精以灌真玉童擲華以却穢神妃散香以攘塵含

漱胎息法秀自然年冠二六面發金容體生靈符容

與順化應運浮沉棲心明霞之境遨遊玉圖之墟執

抗元皇之策落景九域之丘逍遙流盼遂經萬劫方

還清齋雲房之間以紫雲爲屋青霞爲城黃金爲殿

白玉爲林五氣交結高臺蓮蕊玉陛文階鳳闕四張



金童侍側玉華執巾天仙羅衛五千餘人九陽元皇
玉帝君時乘碧霞九鳳飛輿瓊輪羽蓋從桑林千真
萬眾億騎飛行侍仙三十六人宴景霄庭來降於君
與君共登九老仙都之京九曲之房命西臺龜母開
雲鳳之繡紫錦之囊出紫書真訣玉篇已受於君君
修行道備位登玉清太上大道君授君飛雲羽蓋流
紫鳳章金真玉光霞落七元金神虛符流金火鈴青
玉璽九色無縫之草單青羽裙飛行上清於是縱景
萬變迴轉五辰筭虛召月攝日揚輪洞化離合與真
同靈解形遜變倏億于上登三元朝謁玉官遊覽
無涯丘落九天出入洞門攜契玉仙仰稟高上元始
太真應氣順命位掌帝晨縱統萬道無仙不關下攝
十天山靈河源五嶽四海莫不上隸於君者也

總真主錄紀

洞真變化七十四方經云上清總真主錄兩極長生
司命君姓王諱改生字易度乃太虛元年歲洛西番
孟商啓運朱明謝遷天元冥趣三暉翳昏晨風迅虛
六日明焉君誕于東林廣昌之城長樂之鄉行年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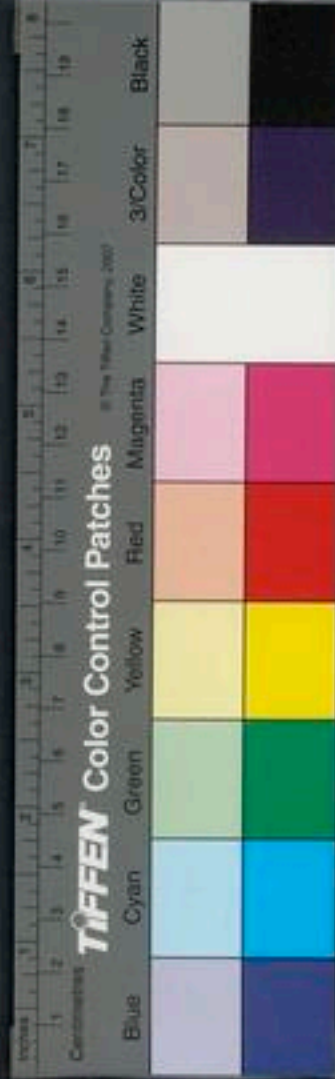


四棄世離俗心慕神仙遇紫府華先生授陰陽補養
削死修生三五變鍊七九復神道御中和胎息之方
行其術壽至四百年登玄谿之澗隱巖之房詣屠先
生受金丹鍊雲芝之根柔金剛之經飛煙起霜沈雪
之方招霞咽精之道服御七年與日合景行經神州
空洞之山遇太一真人戴先生受帝君九鍊之方

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紀

玄本行經云中天玉寶元靈元老君者本姓現字
鍊蓋洞元之胤中和之胄生於善忍世界青元天

中流生之丘受生一劫默然不語混沌無心食氣爲
糧天地未先無常童子於無色之國授信密靈寶赤
書赤帝真文一篇於是而言是時惟修一身初不開
張廣度天人善功未充運應更滅於青元天中命終
流生之州靈體絕丘之下經一百餘年死而不灰常
有黃氣覆蓋其上至水劫流行天下溟然靈骸四面
涌土連天過雲水道信然應化鬱然而起更生成人
改姓通班諱曰元氏水過之後天地開炁三象玄曜
七元高明元始天尊以開炁元年歲在己丑於高樞



屬泝龍羅天反覓林中錫元氏玉寶元靈元老君號

赤明天帝紀

洞玄本行經云昔禪黎世界隊王有女字絳音

一日
繼音

生乃不言年至十四王怪之乃棄女於南浮長桑之
阿空山之中女乏糧食常仰目咽氣引月服精自然
充飽體不疲損常行山中周而巘洞忽與神人會於
丹陵之舍栢林之下執絳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絳
音曰汝雖不能言可憶此也絳音私心自悼受生不
幸口不能言棄在窳山誓心自願得還人中當作功

德無有愛惜百劫之後冀與願會天爲其感遣朱宮

靈童下教絳音理身之術受赤書八字之音於是能

言絳音晨夕朝禮天文道真既降逆知吉凶役使百

靈坐命十方於山而出還於王國時天下大旱人民

憔悴王大懼怖祈請神明絳音往曰王言常聞山中

有女不言能感於天王識之乎王於是悟識是王女

乃迎女還宮見女能言王見愧顏女顯其道爲王仰

笑天降洪雨注水至丈於是化形隱景而去仍更寄

形王氏之胞運未應轉方又受生還爲女身父字以



福慶名曰阿丘曾年及人禮乃發大慈之心布施窮
乏獨寢一處不褻於物然燈燒香長齋幽室丹誠感
積道爲之降以開光元年十方大聖尊神妙行真人
會南圃丹霍之阿三元洞室青華林中衆真侍坐香
華伎樂五千餘衆真文奕奕光明洞達映朗內外雲
景煒燦如星中之月去阿丘曾所住舍數十里中丘
曾時年十六見舍光明內外朗照疑似不常乃出南
向望見道真丘曾歡喜千什禮遙稱名曰丘曾今
遭幸曾身親天尊北吳知所陳歸命十方天

中之天惟蒙玄鑒賜以誠言萬劫滅度冀得飛騰
見丘曾心發大願力過魔界因化作五帝老人往告
丘曾云我受十方尊神使命來語汝曰靈寶法典五
道方行每欲使人仁愛慈孝恭奉尊長敬承二親如
聞汝父當聘汝身已相許和受人之言父母之命不
可不從宜先從之人道既備餘可投身違父之教仙
無由成女蒼魔言我前生不幸夙無因緣功德未充
致作女身晨夕尅勵誓在一心用意堅固應於自然
生由父母命歸十天誠違父教不如君言魔見丘曾



執心因正於是便退丘曾自云道既高邈無緣得暢
乃聚柴發火焚燒身形冀形骸得成飛塵隨風自舉
得至道前於是火然丘曾投身紛然無著身如蹈空
伏頃之間已見丘曾化成男子立在道前元始天尊
師命南極尊神爲丘曾之師授丘曾十戒靈寶真文
元始天尊又告南極尊神曰丘曾前生萬劫已奉靈
寶功德未備致寄生轉輪至于今日化生人中見吾
由法卽得化形當更度人九萬九千乃得至真大神
爲洞陽赤明天帝

南極尊神紀

洞玄本行經云南極尊神者本姓皇字度明乃閩浮
黎國宛王之女也生於禪黎世界赤明天中生乃當
貴父爲國王女居宮內金牀玉榻七色寶帳明月雙
珠光照內外王給妓女數千人國寶無有所乏
常欲布散大建功德志極山水訪及神仙逼限宮禁
津路無緣志操不樂心自愁煎王意憐愍慰諭百端
問女意故女終不言淚落如雨切無一歡王加其技
樂日日作唱度明聞樂常如不聞獨在一處清淨焚



香長齋持戒日中乃餐王知其意乃於宮中爲踊土
作山山高百丈種植竹林山上作臺名曰尋真玉臺
度明棄於宮殿登臺棲身遮過道徑人不得通單影
獨宿一十二年積感昊蒼天帝君遣朱宮玉女二十
四人乘雲駕鳳下迎度明當去之夕天起大風雨雷
電激揚地舍旋轉驚動一國王大振懼莫知所從天
曉分光失去山臺不見其女天帝迎度明於陽丘之
嶽丹陵上舍相林之中朱鳳侍衛神龍翼軒玉童玉
女三百餘人於後大劫數交天地易位度明應在

茲之例南上感其丹至朱宮書其紫名化其形骸於
無始之胞一劫而生得爲男身於南丹洞陽上館明
珠七色寶林赤帝梵寶昌陽丹靈真老君錫度明以
南極上真之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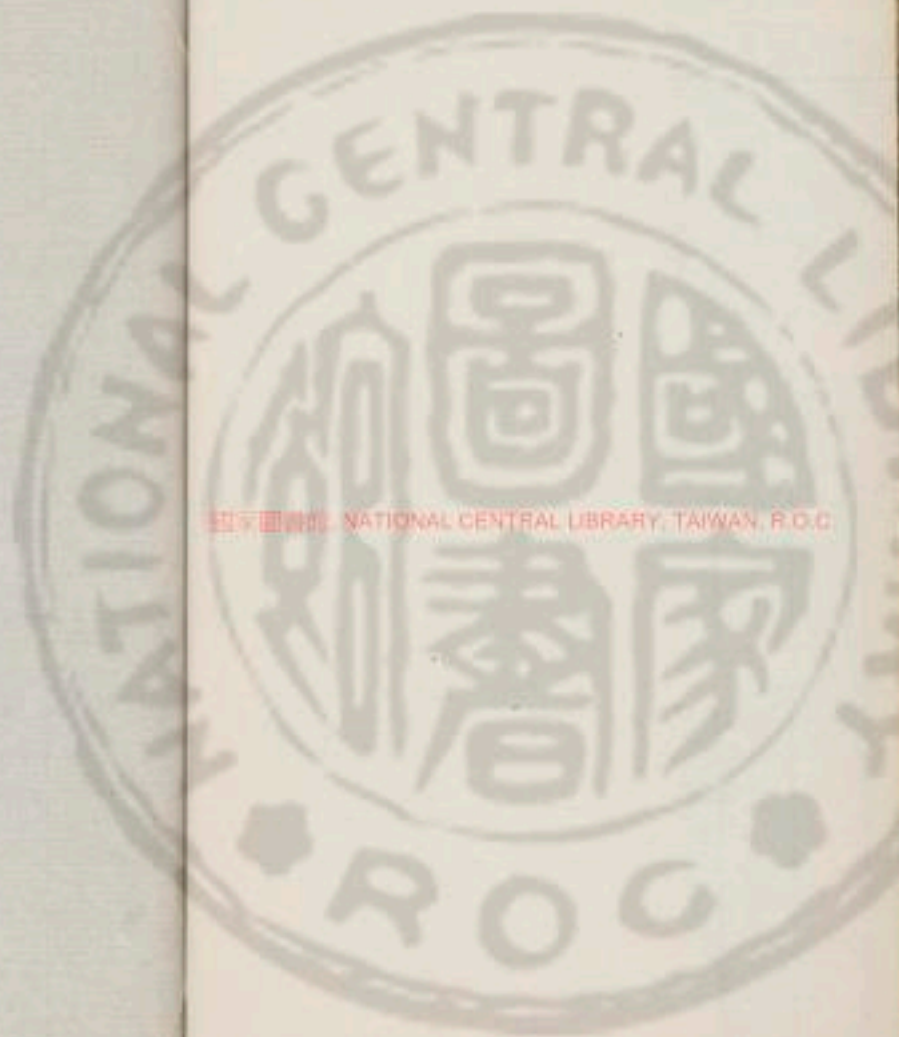




卷之二頁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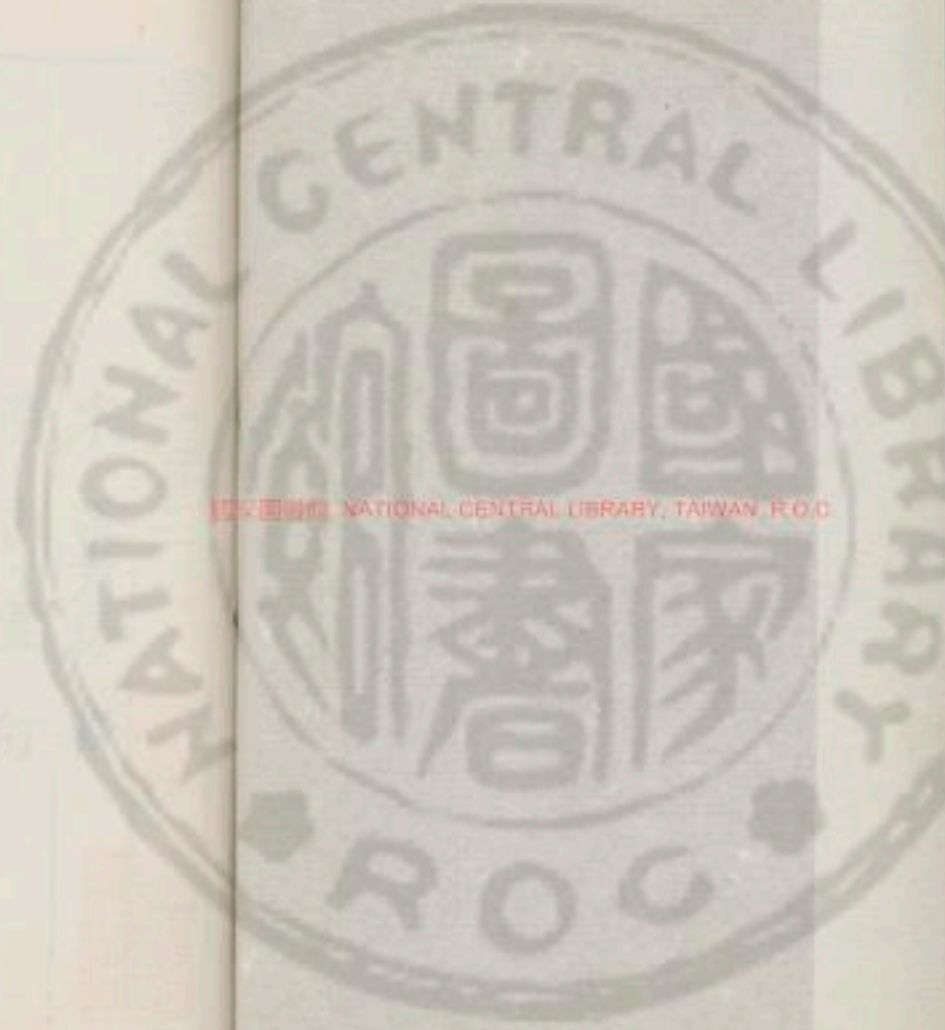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744 2059 v.52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三

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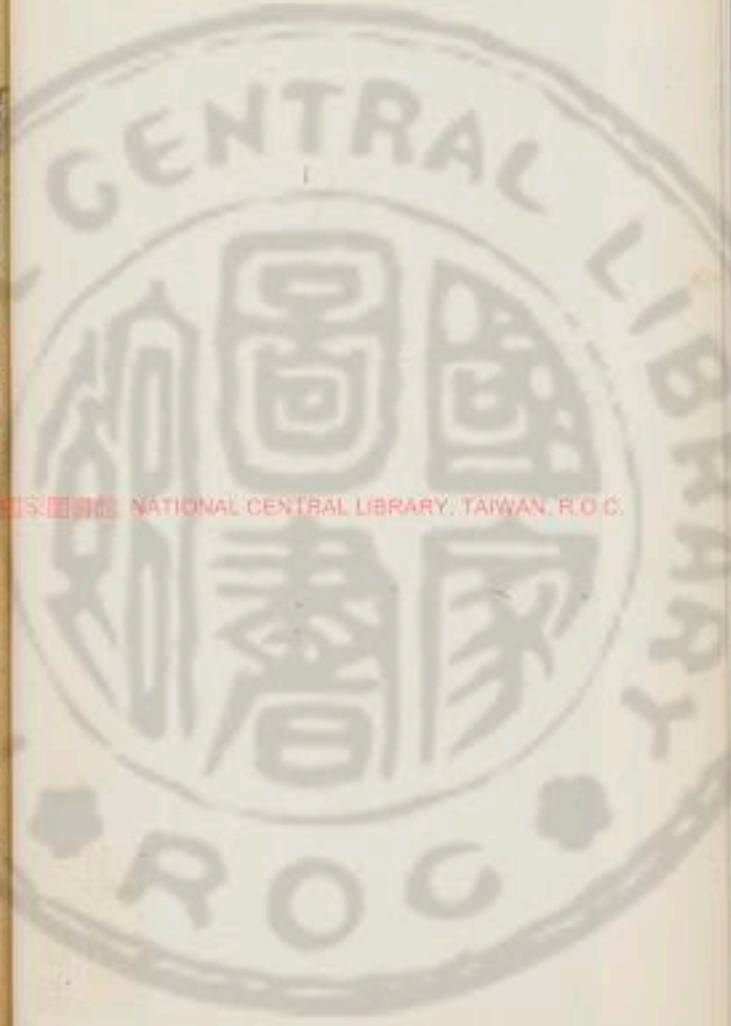
宋張君房輯

明張萱訂

傳

宋真宗御製翊聖保德真君傳序

恭聞天心降顧邦家所以會昌靈命丕昭神道所以
協贊考載籍之攸記固今古而同符矧復吾宗在干
戰國基緒方始精感寔錄或山祇而見形或帝所而
協夢其來已久斯謂不誣乃有接三統而開基將隆



景業冠百神而儲佑茂顯明徵冥條梅之名區號龜
玉之與主見之於

翊聖保德真君矣太祖肇膺元曆觀德而無言太宗
祇紹睿圖順期而前告若夫述玉晨之寶賡序斗極
之仙階告國命之延洪示真科之祕蹟洪威顯洽屏
乎物魅神姦諄誨博臨揚乎天祺民祉由是靈壇爰
峙徽稱斯崇欽奉於蒼馨仰祈於先覺固惟九域咸
被底綏豈止三秦獨增忻戴暨茲冲眇纘乃基扁仰
翊聖保德真君傳

翊聖保德真君傳

名以爲上帝之恒符文考之真應安可默而無迷故
當垂之不刊爰詔輔臣俾詮靈訓詢求斯至編帙旋
成想風烈而昭然思音微而可覲誠足鏤之金板祕
于蘭臺掖封奏歸美之心願裁於序引屬乙夜觀文
之暇聊志於歲時題曰翊聖保德真君傳云爾

推忠協謀同德守主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同忠書門下平章事

上柱國太原郡公 王欽若編集



建隆之初鳳翔府蓋屋縣民張守真因遊終南山忽聞空中有召之者聲甚清徹守真驚懼四顧無所見默行悚聽約數里又聞語云汝若先行吾即在後如是者數日守真莫能測既還其家又聞於室中曰吾受命降臨汝何爲頑梗如此不聽吾言吾若不爲宋朝大事當已粉碎汝矣守真方異之而且懼因曰未審是何星辰如此臨降守真性本愚癡且昧神祇願勿憑陵必無事奉乃曰吾是高天大聖玉帝輔臣授命衛時乘龍降世但以非正真之士無以奉吾教汝

有異骨不類常流汝可虔心奉吾道調也守真曰竊聞在男曰巫在女曰覡守真雖處凡庸耻爲茲類又曰吾上天之神非鬼魅也五嶽四瀆吾能役使汝若廻心入道勤奉香火當令汝應大國之徵命受真主之恩遇豈同巫覡之輩耶守真曰神人既若此教導敢不虔事乃設酒肉之饌以祀焉又問言曰吾神人也汝何爲以腥穢瀆我以汝未曉不欲罪汝此去但以香茶及素食鮮果爲供吾雖不食歆汝之意也守真稽首而謝又曰吾爲汝天上之師汝別有人間之



海內名山志卷之六十三
師但訪高士以求度焉守真乃禮古樓觀先生梁筌
爲師度爲道士遂於所居之側擇隙地出家則於北
帝宮內立殿以事神旦暮崇奉頗極精至神謂之曰
觀汝虔心稱吾教導貞潔之士可以驅邪吾先將誨
汝劔法俾汝爲民除妖後當令汝結壇俾汝爲國祈
福守真再拜曰守真本實凡庸粗懷愚直當緣夙生
奉事乃致今獲歸依願以至心永奉靈德壇儀劔法
恭俟靈訓

真君曰劔法有三但以鋼鐵鍛爲利刃吾目一視便
可用也有疾之人俾汝揮擊邪氣銷鍊其人無損或
地祇作孽水族生妖分野爲災國家軫慮當以上劔
治之或山澤之怪飛禿之雄震駭閭閻侵毒黎庶當
以中劔治之或魑魅之徒夔魘之輩挾邪暴物作祟
害人當以下劔治之守真曰三劔之法已聞命矣結
壇之儀伏俟指教

真君曰結壇之法有九上三壇則爲國家設之其上
曰順天興國壇凡星位三千六百爲普天大醮旌旗
鑑劔弓矢法物羅列次序開建門戶具有儀範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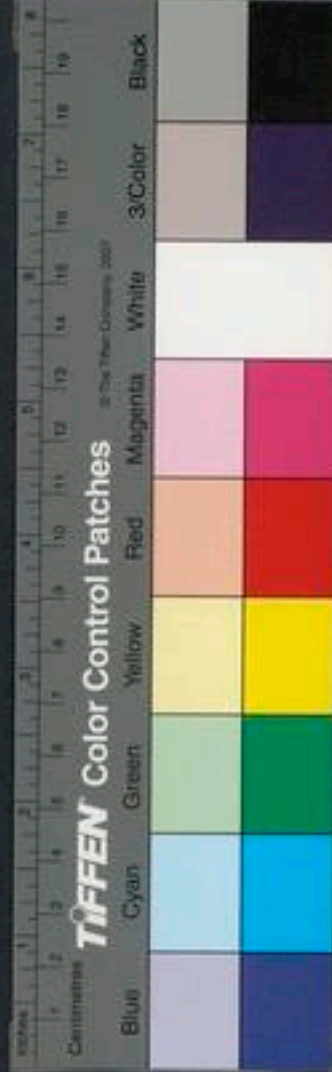
曰延祚保生壇凡星位二千四百爲周天大醮法物
儀範降上壇一等其下曰祈穀福時壇凡星位二千二
百爲羅天大醮法物儀範降中壇一等儻非時禱祀
不及備此三壇亦當精潔詞章鮮異花果叩鼓集神
懇禱而告去地九尺焚香以奏亦可感應也中三壇
則爲臣僚設之其上曰黃籙延壽壇凡星位六百四
十其中曰黃籙臻慶壇凡星位四百九十其下曰黃
籙去邪壇凡星位三百六十此三壇所用法物儀範
各有差降下三壇則爲士庶設之其上曰續命壇凡
星位二百四十其中曰集福壇凡星位一百二十其
下曰却災壇凡星位八十一所用儀範量有等差此
九壇之外別有應物壇或六十四位或四十九位或
二十四位法物所須各以差降士民之類可量力而
爲之如臣庶上爲帝王祈祐當作祈穀福時壇凡一
千二百位或爲父母師尊禳災祈福當爲設壇隨
儀增益也守真拜而受之自爾多有徵驗不能備紀
乾德中太宗皇帝方在晉邸頗聞靈應乃遣近侍齋
信幣香燭就宮致醮使者齋戒焚香告曰晉王久欽



靈異欲備俸繕增修殿宇仍表乞勅賜宮名

真君曰吾將來運值太平君宋朝第二主修上清太平宮建十二座堂殿儼三界中星辰自有時日不可容易而言但爲吾啟大王言此宮觀上天已定增建年月也今猶未可使者歸以聞太宗驚異而止太祖皇帝素聞之未甚信異遣使齋香燭青詞就宮致禱召守真詣闕備詢其事守真具言之且曰非精誠懇至不能降其神仍以上聖降靈事迹聞奏太祖召小黃門長嘯於側謂守真曰人之言若此乎守真曰

陛下儻謂臣妖妄乞賜按驗戮臣於市勿以斯言疑黷上聖詔守真止於建隆觀翌日遣內臣王繼恩就觀設醮移時未有所聞繼恩再拜虔告須臾真君降言曰吾乃高天大聖玉帝輔臣蓋遵符命降衛宋朝社稷來定遐長基業固非山林魍魅之類也今乃使小兒呼嘯以比登言斯爲不可汝但說與官家言上天宮闕已成玉鍊開晉王有仁心晉王有仁心凡百餘言繼恩惶懼不敢隱具錄以奏因復面言神音歷歷聞者兢悚太祖默然異之時開寶九年十月十九



目之夕也翌日太祖升遐太宗嗣位尋召守真於瓊
林苑爲周天太醮作延祚保生壇醮罷真君降言於
內臣王纒恩曰吾有言汝當爲吾奏之曰

建隆元年奉帝言乘龍下降衛人君掃除妖孽猶閑
事縱橫整頓立乾坤國祚已興長安泰兆民樂業保
天真八方效貢來稽首萬靈振伏自稱臣親王祝壽
須焚禱遍相虔潔向君親吾有捷疾一百萬諸位靈
官萬核人若行忠孝吾加福若行悖逆必誅身賞罰
行之旣平等天無氛穢地無塵愛民治國勝前代萬
年基業永長新繼恩錄之於簡翌日以聞太宗覽之
驚異稽首謝曰國家之幸宗廟之慶虔荷上聖賜此
格言命緘藏於內殿尋遣內供奉官王守節起居舍
人王龜從就終南山下築宮方卜地於終南鎮

真君忽降言於龜從等曰此地乃修建上帝宮闕之
地不可易也於是乃定凡三年宮成中正之位列四
大殿前則玉皇通明殿次紫微殿次七元殿次真君
所御殿東廡之外有天蓬九曜東斗天地水三官四
殿西廡之外有真武十二元神西斗天曹四殿又有



靈官堂南斗閣並列星宿諸神之像堅鐘經二樓齋
道堂室靡不完備建碑以紀其事題曰上清太平宮
一如真君預言之制命常參官一人監宮擇道士焚
修每歲三元及誕節上本命日並遣中使致醮祀神
之夕上望拜焉歲或水旱或國家將舉事率致禱焉
初宮成真君忽降言謂王龜從等曰汝奉詔修宮勤
則至矣然何爲不開日月華門不畫八小殿壁堦堦
甃甃亦未嚴備惟求速成以冀恩寵然上天亦不掩
爾功亦不赦爾罪守節龜從頗切慙懼然已奏訖役

不及增備惟稽有所謝及至闕皆增秩賜白金千
兩既而守節染疾而亡龜從歿於兵刃此乃不掩功
不赦罪之戒明矣太平興國初太宗皇帝親征太原
真君忽降言於守真曰官家已臨汾晉非久尅復城
池汝當令監官內臣等設醮以謝勝捷於上帝守真
等曰國家大事乞俟捷音真君曰上天已定勝負也
踰旬而王師告捷監官等以聞帝遣內臣盧文壽齋
內庫香藥御署詞章詣宮陳醮以謝上帝是夕真君
降言曰官家該此大醮上帝與諸天皆喜國祚延遠

過於有唐矣至六年守真以乾明節詣闕朝賀召見
因面奏曰聖貞下降俯爲昌朝乞降詔加號以答靈
貺上允其奏尋下詔曰太平宮神受命上穹降靈下
土蕊芬致薦肸蠶有徵大庇斯民屢垂丕貺宜加美
號以答神休其封神爲翊聖將軍詔命至宮守真焚
香以告真君忽降言曰汝當上問官家所言翊聖者
翊於何聖守真數日疑懼不敢答復言曰汝但馳奏
官家不罪汝守真遂具章以聞太宗覽之召近臣謂
之曰

玉帝輔臣所輔翊者上帝也當以此意報守真令啓
白也旣而內臣傳命到宮守真詣殿焚香以告真君
曰此意是也七年守真復詣闕朝賀真君忽降言曰
吾有言汝當聞於官家曰

大道興隆陰謀滅諸天衆聖皆欣悅宋朝社稷甚延
年太平景運初興發君上端心顯明哲愛民治國常
須切萬年基業永長新金枝玉葉無休歇守真得之
到闕以聞詔賜守真紫衣號宗元大師自後每遣使
醮告真君或有言守真皆密以聞至道初忽降言謂



守真曰吾建隆之初奉上帝命下降衛時今基業已成社稷方永承平之世將繼有明君吾已有期却歸天上汝等不復聞吾言矣儻國家祈禱但嚴潔焚香北面告吾雖不降言當授福衛護宗社又曰汝遇吾下降至今三十五年勤亦多矣

上帝已有符命授汝為五土之主此限滿日升汝仙官汝亦不久住也自是不復降言明年閏七月十六日守真謂門人等曰吾已領符命今將去矣言訖而化既而聖上嗣位崇奉之典率遵舊式洎受元符封

泰山建玉清昭應宮於宮中寶符閣之西北隅作凝命殿殿後為凝命閣以奉真君大中祥符七年詔曰誕敷寶命仰荷於至神昭報殊微虔增於懿號蓋為邦之大典庇民之深旨也而況胡宣元化式表衆靈司陰騭於含生播明威於福地當王基肇啟固降治而已彰洎文考纘承復先期而斯應由是亟營珍館備薦徽章蒙介福於無垠佐鴻圖於累盛顧惟眇質紹撫綿區屬典禮之交修實祺祥之沓委緬懷幽贊罔怠欽崇是用益以丕稱奉之茂則式達至精之懇

庶伸祇答之文期克享於齋恭永保寧於品彙爰頒
成命俯告宰司深體予懷共宣其事翊聖將軍宜加
號曰

翊聖保德真君自真君之降世也或時有所授人卽
傳錄而歧雍之間有物魅妖怪爲害之極者皆投誠
致告則守真祈禱奉教而往靡不祛殄凡所靈驗不
可勝紀今錄其傳聞者云守真常朝禮至

玉皇大殿觀其題曰通明殿不曉其旨因焚香告曰
通明之理竊所未諭敢祈真教真君曰

上帝在無上三天爲諸天之尊萬象群仙無不臣者
常陞金殿殿之光明照於帝身身之光明照於金殿
光明通徹無所不照故爲通明殿諸天帝君萬靈侍
衛仙衆梵佛悉來朝謁仰視其殿惟見大光明中

上帝儼然仙班旣退光明徧徹諸天焉有王叟者年
七十餘少事戎帥老而退居終南鎮膽氣雄傑談五
代時事歷歷可聽每聞妖怪誕妄之事則扼腕切齒
自真君之始降未甚信嚮泊目覩靈異欣然歸仰自
後常日二時赴宮焚香伏拜雖風雨霜雪未嘗暫曠



一日忽告守真啟殿門瞻禮焚香且泣曰老夫本懷
剛氣幼事軍門不信邪魔常守正直百生有幸得遇
上真今已衰耗大期將至所願歸全之後得在左右
以備驅使爲萬足矣真君降言而許之未幾叟無疾
而終踰旬守真忽於真君殿前聞空中有呼其名者
曰我鐵輪將軍也汝何以略不見錄守真仰而問曰
真君左右有四將軍常侍殿中守真常所處事未知
鐵輪將軍是何星辰名位空中又曰我卽王叟也曾
有至願乞侍左右今蒙收錄汝掌鐵輪位在四將軍

之下汝今後或有醮祭勿忘吾名也真君嘗謂守真
曰吾每巡遊周天有諸位靈官捷疾吏兵數逾百萬
彗孛妖沴知吾騎從所至皆屏跡遠避獻鎮海濱可
以麾召而世之物魅邪怪豈足數耶吾念汝正直付
汝劔法俾汝爲民救患攘災汝宜精勤無怠鮮怠積
功立名加惠及物上天所鑒當錄汝名若後道輕教
不守虛寂自有陰責矣吾若一怒萬物立爲埃塵汝
其可當乎然汝每有責罰乃吾小將軍怒汝不專謹
爾汝自宜致恭於彼汝所興念彼各預知不可欺心



貽汝禍患守真常一日從容焚香虔誠問曰守真觀
釋氏之教言天上天下無如佛者未知

三清之上品位何若願賜真語以蠲蒙滯真君降言
曰佛卽西方得道之聖人也在

三清之中別有梵天居之於上帝則如世之九卿奉
天子也守真曰其教流演頗盛於世又何理也真君
曰教流中夏帝之念也隨世盛衰亦帝之念也守真
曰道釋經典並垂於世未審崇奉何者卽獲其福
真君曰太上道德經大無不包細無不納修身鍊行

治家治國世人若悟其指歸達其妙用造次於是信
奉而行豈惟增福諒無所不至矣釋氏之四十二章
經制心治性去貪遠禍垂慈訓誡證以于惡亦一貫
於道矣奉之求福固亦無涯至于周公孔子皆列僊
品而五經六籍治世之法治民之術盡在此矣世雖
諷誦多不依從若口誦而心隨心隨而事應仁義信
行禮智之道常存于懷豈惟正其人專長生久視之
理亦何遠矣守真又嘗啟請云終南山中赤谷神祠
者近鄉之人多所祈祀屠牛擊豕以爲饗饌酒樂喧

沸民氓鼓舞若斯之事其獲佑乎

真君曰終南山寔名山福地人凡境聖今古皆然興
妖致邪殺命祈福以茲俟福斯亦遠矣既而草竊潛
匿其下捕賊者積薪焚之祠宇煨燼寂無靈異建隆
末長安進士劉頽頗有文學出於流輩嘗詣宮再拜
禱曰頽欲知將來位秩高卑願賜靈語

真君降言曰天賦汝文性不賦汝祿位汝若學道退
閑當猶延凡若妄求進身慮從汝壽算也頽聞之不
悅而退後三歲果無成而卒雍熙中華山希夷先生

陳搏卒於張超谷石室中世多傳其羽化守真勸
之次因焚香啟告曰華山陳搏近卒時人謂之尸解
未審其人功行證仙階乎敢希上真略賜指諭
真君降言曰搏之鍊氣養神頗得其要爰及物之功
未至但有所主掌爾端拱中知鳳翔府比部郎中尚
凝祐嘗就宮致禮既去

真君忽降言於監宮李鑄曰高凝祐行虧忠信苑非
久矣鑄竊志之俄而凝祐秩滿還京爲三司判官鑄
聞之乃復焚香啟告曰高凝祐今爲此職又何福耶



真君降言曰死將至矣數月而疑祐卒吏部尚書宋
白乾德中家于盤屋有弟顯小字曰岐哥年十餘歲
爲狐魅所惑號呼無度舉動失常忽力敵數夫家人
莫能制醫砭之革至者必遭凌撲白因齋心遣所親
詣宮致禱懇求衛護

真君降言曰汝去吾當令守直往彼守真受教而往
方至其家坐於客館而岐哥已覺惶惶失次家人遽
出迎拜守真且問之因厲聲呼其名須臾岐哥捧其
首從中唯唯而出至守直前戰汗悚息守直呵責移
時鬼乃露形叩頭伏罪守真以術戮之應手而絕
哥什地良久而蘇即獲平愈

真君嘗忽謂守真曰山下李靖廟中有狐鬼數十盤
泊於彼本方地神適有馳報慮其爲妖害民汝可速
往逐之守真稟命仗劍而去須臾坐於廟前震呼數
四俄而狐鬼數十悉出徧列於前惶惑驚悸守真乃
責之曰此上真下降之地汝輩宜禱處今未欲戮
汝可速返林莽無以血汗我靈劍鬼等相顧狼狽匍
匐而散守真自往至還曾不移時寓宮道士王德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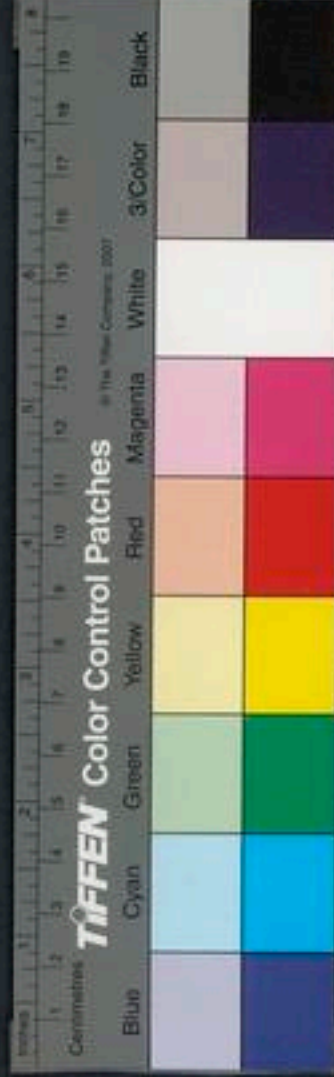


問其所適守真具道之德淵曰自此至彼往復二十里何其速耶守真曰我離廟時以劍揮下庭樹低枝在地可驗也德淵俟曉躍馬而觀焉果於廟前聞腥穢之氣不可近得斷枝而還始再拜稱異時又有妖狐數百在邠州城中頗為怪異守真聞之即焚香致告具道其事願奉教往彼除之

真君降言曰此狐妖輩嘗於長安南山中化形為菩薩之狀誘彼居民捨財為俟其間迴心歸善亦十有八九

上帝以此故授其符命俾為邠州土地亦有限數俟其歲滿當自遠去無能為害汝不必往也開寶中鳳翔府民陳英美家有山魃為怪投擲瓦礫日盈其庭時放煙焰欲焚其舍財物耗散親族愁苦召術士禳禁命僧徒課誦皆不能止乃移居遠遁亦躡蹤而至英美計無所出因齋戒持香躬詣宮庭精虔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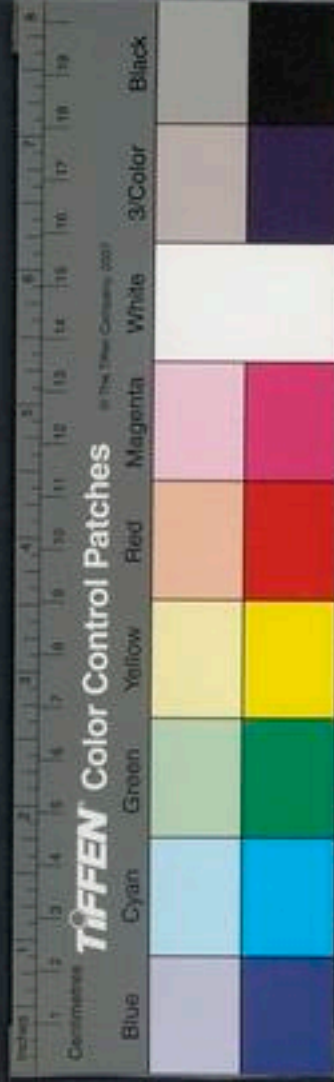
真君降言謂守真曰汝今速受吾命令往為除守真再拜負劍躍馬再宿而至其家而擲瓦之聲墮翬如故觀者填隘皆曰此道士必不能去此怪守真乃盟



滌嚴潔整衣引劍而入其怪忽然而止是夕爲壇於
庭中守真喚劍立其上厲聲徐呼曰山魃鬼何在乎
儻爲妖未已當出與吾較勝不然則當去萬里之外
釋汝之罪如是移時悄無影響自是其家安肅乃隨
守真詣宮陳黜以謝焉又長安富民楊氏家有鬼物
爲怪擲瓦縱火一日萬變聚族憂惶莫可寧處時有
術士李捉鬼者尤善符禁楊氏召之方及其門若爲
物所繫匍匐而起俄復顛隕如是者三遂狼狽而奔
楊氏復召僧衆爲道場誦經作梵唄以祛之俄又若
有物攫其道具或投於屋或棄於井群僧惶懼而去
乃至擣衣砧石亦自空中騰起三三兩兩相逐而落
中庭遇物凌觸而物無所損如是之怪尤衆不可具
紀楊氏素聞

驅殄
真君之靈乃躬持香燭等物赴焚禱具言其怪且求

真君降言曰汝當速歸吾令守真繼往也守真尋再
拜而往其家士民觀者填隘其戶守真易衣整冠呪
水揮劍行於四隅其怪卽寂然無聲守真謂楊氏曰



此妖伏矣請為醮以祛之向夕結壇焚章禮畢而去
城之衆稽首稱歎守貞既歸楊氏隨詣宮中陳醮以
謝又富民劉文璨者忽爲狐鬼所惑心神恍惚動止
不寧市中逢道流語之曰子面有妖氣必爲邪物所著
真君下降可虔心禱之必愈斯疾文璨乃自齋香燭
晨夕馳赴中路爲鬼物所迫或爲僧尼婦女或爲商
賈萬端誘惑不進文璨既迷且惑復遇道流於路具
告其故道流曰是皆鬼物也汝宜逕往無或退志爲
羣妖所害文璨心悟不數日奔迫至宮潔齋懇至百
拜殿下

真君降言曰知汝遠來吾今令守真爲汝除邪是夕
守真立文璨於庭中守真仗劍噴水呵叱數四文璨
懵然踏於地移時而起曰適先生呵叱之際見數人
若神將者各擒二鬼而去文璨惶駭不覺顛仆今神
思清爽如酣醉之始醒也百拜而去自

真君之臨降官吏民庶不遠千里或馳誠遙禱或齋
戒朝拜以祈真受時有所聞大抵多隨其性習加以
訓勗人臣依於忠人子依於孝清淳者示之格言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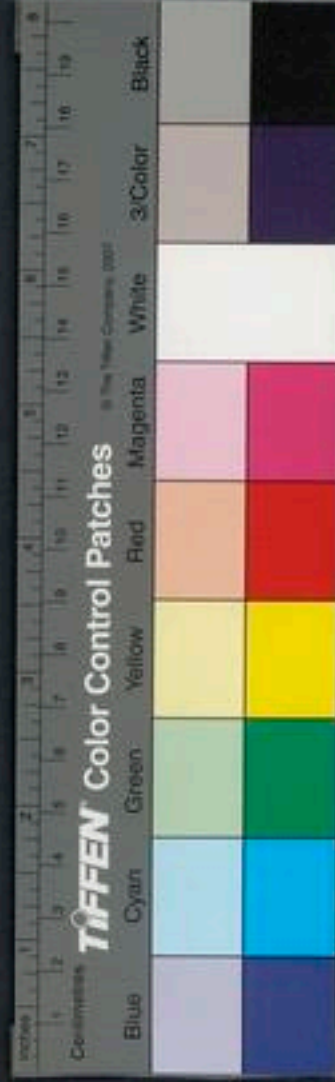
醜者弊以要道詞甚平易頗叶音韻然獲聞之者至寡今據其所傳錄之如左乾德中驪山白鹿觀道士馮洞元朝禮之次焚香虔告曰洞元講孔子之書依老氏之教積有年矣而修身鍊行未得真旨幸逢上真敢求一言

真君降言曰

到境始知安形忘靈物閑真空須照達幽微卽大還動觀無障礙希夷合自然功成神莫測變化可沖天去住由自己三官赦舊愆命曹除罪簿六丁奏上天衆生要修道須知無上源

洞元百拜虔謝而去開寶中侍御史路沖奉詔知鳳翔府就宮禮請守真就府署中陳醮祈降是夕潔齋致禱曰沖身居職守阻拜真儀輒以蘋藻虔祈降鑒乞賜真語以道蒙昧

真君降言曰盡力是君以爲忠臣濁財勿顧邪事莫聞整雪刑獄救療人民動合王道終爲吉人積愆累咎必有沈淪衆生本無形之性配有形之軀曠劫以來不能自悟自有無極世界不夜之鄉混合太虛杳



冥同理

又曰

六合乾坤內衆生多不會造業向前行如育鷲江海
如將智慧觀自越千重海

凡再拜錄而奉之左補闕王龜從一日齋心詣宮焚
香懇禱曰凡庸賤類蒙祐無涯幸逢

上真願賜靈誨如何修身以獲遐壽

真君降言曰勸汝修鍊莫如精勤精勤不急上聖皆
開太平降世用武興文無文則不正用武則益君

祿利勿違王命行吉善但守清貧清貧者響合天地

濁富者像火投冰投冰者火緣漸滅積惡者自貫其

身自貫者殃及七祖地府下痛害及親吾懸千尺之
索提釣有緣之人道之尊德之貴大道能生一切物

衆生頭象天足象地中心空然合真理鑿戶牖以爲
室房室之中有一物亦無形亦無影杳杳冥冥人不

識若能識者得長生陽在天陰在地二氣同和誠有
謂空中造化乃自然自然之中生萬類天不高地不

卑大道混合虛無理學道衆生審欲聞此是修行崇



妙門開寶中丞相沈倫嘗連綿臥疾虔心遣使詣宮
陳醮發吉日倫濁穢之質病惱所侵如何修行得免
茲惠敢期聖語以道愚蒙

真君降言曰靈物不病形軀自安形軀有病返照而
看來人錄之歸致於倫倫捧覽之驚喜曰吾得之矣
尋而疾愈復遣人詣宮醮謝道士王德淵因遊終南
山寓止宮中勤奉香火好養生而性福多所恣怒忽一日
真君降言謂之曰汝學道修真先當調習其性以順
天和忘諸有爲勿耗心識融怡凝湛道乃可見復戒
之曰真管內真管外來往真靈無罣礙所居安樂
汝家之自勤行莫相待莫相待先達之人無滯礙真
空妙樂有天堂與聖相同滅諸罪

又曰

妙理須行到周旋皆合道舉措見真空真空無煩惱
混合太虛中自有無聲樂地鑪天竈間皆同凡聖道
常將智慧觀可向今生

德淵曰上感

真君降言教示不曉前篇內與聖相同滅諸罪願垂



誨諭

真君曰汝若除煩入靜鍊心修真積累其功數盈之後泥丸百節元神靈通而自同於聖天堂妙樂無所不至豈更有諸罪也故言與聖相同滅諸罪太平興國中駕部員外郎李鑄嘗知鳳翔府備覩靈應俄復奉詔監宮凡十餘年志頗嚴潔

真君前後降語僅十餘篇其所錄者數首

一曰

建隆之初方稟希夷上帝命君衆聖皆知乘龍下降

列宿相隨五嶽受命主張地祇潛扶社稷密佐明時
吾要李鑄知吾降期不得輕泄免漏天機

又曰

與吾獨異佐國與吾以道理民與吾慈善理家與吾
不飲自醉醒時理民醉時理神此語是延年益壽之
法吾勸府主記取

又曰

爲官求理在貞明智慧俱通臨事清觀天行道合陰
德食君爵祿常若驚爲吾洗心復換骨背凡入聖奔



長生天宮快樂勝凡世不夜之鄉挂一名

又曰

府主累世爲人生中國與吾清直莫行斜曲與吾積善累功與吾輔佐明主與吾洗雪黎民與吾掛心刑獄

上帝若知名天官也尅取捨住世轉流之財但修取有形之象獲隨身之功得無量之福與吾不得因循不奈時光迅速靈官賞汝功勳天曹與汝添福若一依吾聖言必得延年益壽

又曰

年登七十餘住世不久居饒君壽百歲間汝得幾秋地府直須怕冥司難請求有功無驚懼積罪必遭誅子孫難替代早覺莫癡愚

又曰

有緣無緣福業相牽有緣福至無緣業纏三業大罪信根不圓若遵吾語如倚太山

又曰

聽吾之語必延年亦將康健保安然至誠不退修真



堙今生若在玉皇前

又曰

爲汝虔心星辰下降來駕於玄風去乘於法雨開育
愚之耳目迴積惡之人心盡歸投於正路因汝醮告
上玄惡人盡來歸敬此汝之功也吾已與汝聞於
上帝俾汝獲福也汝宜清者重清白者重白明者重
明勿初勤末怠中路變異迴清爲濁迴善爲惡設靈
官奏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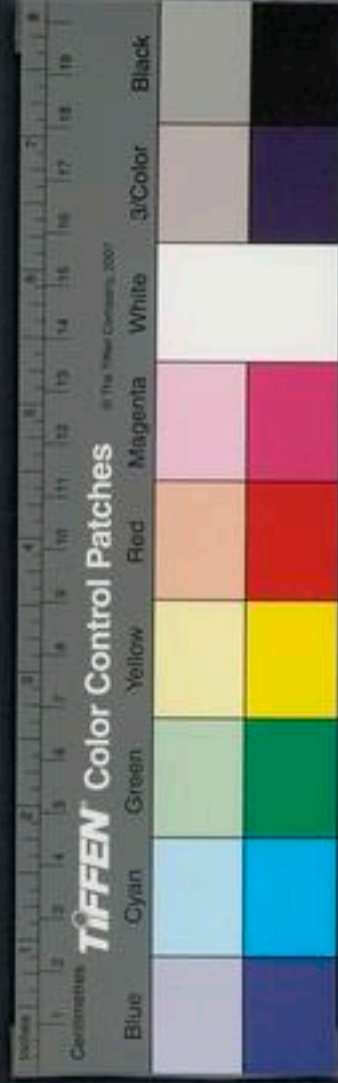
上帝若知有誤於吾也又七月十日夜

真君降言汝忠勤奉國惠愛臨民更要用心勿違吾
誠未遇吾之前所作諸惡吾與汝並銷除也遇吾之
後況無諸業左右已錄汝功也更須晨夕與吾積其
善功勿得怠惰吾聖言也又曰但行王事洗雪冤洗
常差靈官護助汝也或有諸事常行平正依吾聖言
況是太平君治化諸事前程汝但莫憂

又曰

托托莫憂煩軍府自然安每事依王道從他天下傳

又曰



爲主虔誠拜上玄宋朝社稷保長安不久太平天下
樂一家受福鎮如山

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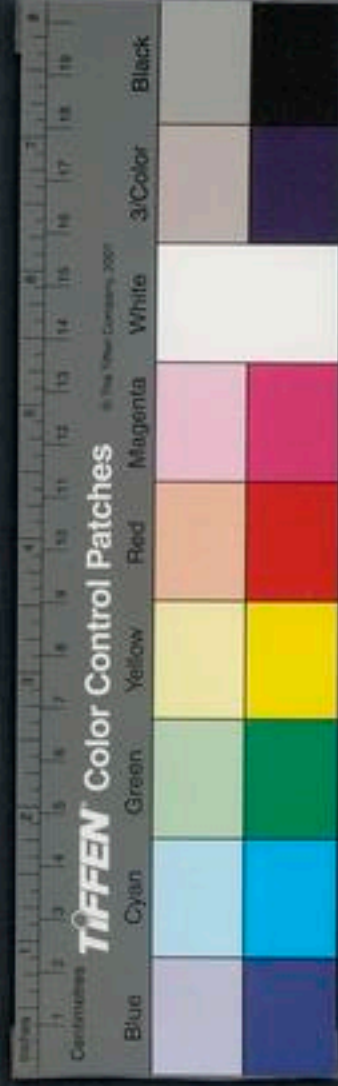
爲主合虔誠將心助太平天宮繫其職每事更宜精
衆聖皆知汝舉措直須驚一朝功滿後永住看三清

又曰

生前莫亂愛已後亦無愁主判陽間事凡人得幾秋
但依聖言著長生上天求鑄每受一篇未嘗不晨夕
諷而焉又嘗謂鑄曰汝年及八十別無修鍊之功未

免掩形升竟亦當有所主掌爾鑄再拜曰此生得
上真下降屢受祕語他日儻獲主掌願與守真同列
真君曰人間官職守真不及汝天上名位汝不及守
真也但心歸真正升仙階亦有時矣淳化中西京雷
守中書令趙普嘗遣使備禮致醮虔祈願聞休咎
真君降言曰趙普扶持社稷甚有功勳

上帝所知賜汝福壽然以大妨小幽府亦有寃對當
啓誦真經告祈天地首懺前非吾亦與汝達于
上帝庶解茲咎汝官職壽數已有限矣其使錄之而



去朝見跪讀感涕因焚香謝過復遣人詣宮設醮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嘗遣人投誠致禱以祈聖誨真君降言曰聖主命臣臣之事君君道佐當代心依古人善惡無隱姦邪必聞君臣合道可立功勳

又曰

愛民用心賞罰平等但依吾語合家保安

殿中丞張卓嘗乞聖旨

真君曰大道養汝性陰陽生汝身為吾勤行道為吾勤修真公廉常用意憂恤在乎民遇時佐明主清濁上帝聞濁富終不久法汝貧為天人莫教人道富從他人笑貧自有真家富清高不愧貧

又曰

形凡性不凡為國顯清廉家積千餘口有罪自家擔

又曰

但服陽和氣天竈再重然地鑪別有用道德日日新延年積福應真空若至清虛無有妙理度脫有緣人道士周務本嘗詣宮奏詞一通乞降真誥

真君降言曰汝有詞言慕上天其如心意隔關山仙



宮不遠如指掌內外工夫全未圓陰官察錄無譴過
免墮鄧都數百年依吾所語合吾道要履三清應不

難

張守真子元濟常齋戒詣宮

真君降言曰汝父守真遭逢於吾故令子孫受福汝
豈不聞信州龍虎山張道陵至今子孫不絕亦逢於
上聖得道之後應及後世汝亦於吾有緣直須在家
孝於父母食祿忠於帝王立身揚名豈非好事又誨
之曰

無事莫街行勤學必立名揚名在天下道廢有長生

又曰

爲過自家知善惡日相隨分明違天道問汝阿誰疑
淳化中

真君降言示守真曰當今顯聖明修德動三清上天
歸正道四海負交兵八方欽睿聖五穀盡收成勸君
須修德上帝賜長生

又曰

關西賊寇綠應時數官家須指揮招捉使臣莫殺平



人官家修德之際正賊須翦滅又嘗降言誠輔道士

千人心不同萬人心皆錯舉意不相通與聖難相約
真君又嘗降言誠官吏等曰

每存忠信齊其天文武班行自有賢為主萬年定基
業常憂黎庶恐飢寒長行德行合其道燒香虔祝告
虛玄但願國安君長久齊心輔佐太平年

又嘗降言誠朝臣等曰

擊天之柱著功勳包羅大海佐明君文王治世及堯
日輔弼乾坤在忠臣爲主直須行決烈死生齊却戴
皇恩常行吉善合其德慎終如始莫憂身

進翊聖保德真君事迹表

臣 欽若言 臣 聞高寧睿命元聖膺期必有至神聿彰
幽贊謨訓標於保乂雅頌載於監觀考古今之宣符
見天人之交感 臣 欽若誠慶誠林頓首頓首伏以靈
源錫羨炎德嗣興景祚有開丕徵允赫惟玉晨之元
輔奉金闕之明威降精爽不貳之民顯陰陽莫測之
造傳大邦之啟運告神宗之紹圖垂自幾先聳乎聞



聽經自定增隆靖館茂薦徽稱鉅典崇嚴純禧響答乃
至指紳紳士橫目蒸黎稽首以瞻眸容洗心以竹靈
語隨其性之遠近視其器之淺深時亦戒以德音警
其蒙惑諄諄之誨咸洞其隱微蚩蚩之氓潛識其真
正或魍魎爲孽夏鼎之所未刊或膏肓致妖秦醫之
所難究亦復俯聆虔懇遙授指蹤真教猥臨群邪必
殄窮冥之象既炳於人寰颯歛之遊亟還於霄極凡
載苾芬之祀潛施睭祐之祥凡厥祕言悉存舊錄將
河倫次以示方來敢謂微臣猥承明詔齊心仰誦豐
于兢持莫究淵冲想伸細繹竊念上直之茂躡實爲
昭代之明徵豈夫庸瑣之材輒敢形容其事伏望皇
帝陛下垂旒注覽援翰文賜名以紀芳蕤作序以
冠篇首式彰黃奉永耀洪休臣無任瞻天望聖戰汗
屏營之至其所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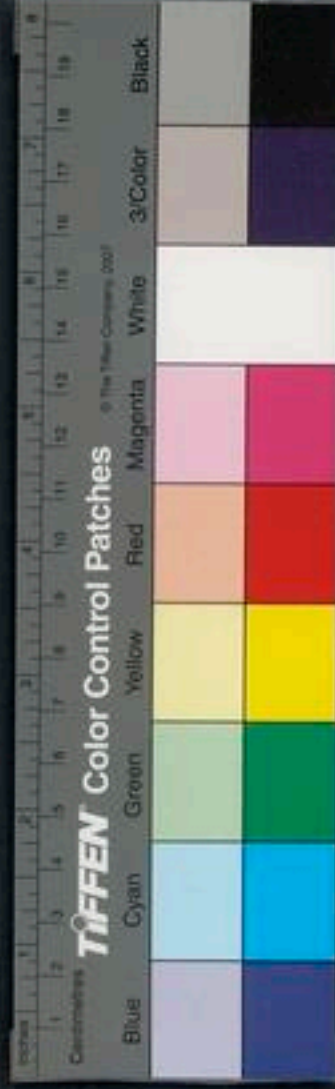
真君事迹三卷謹隨表上進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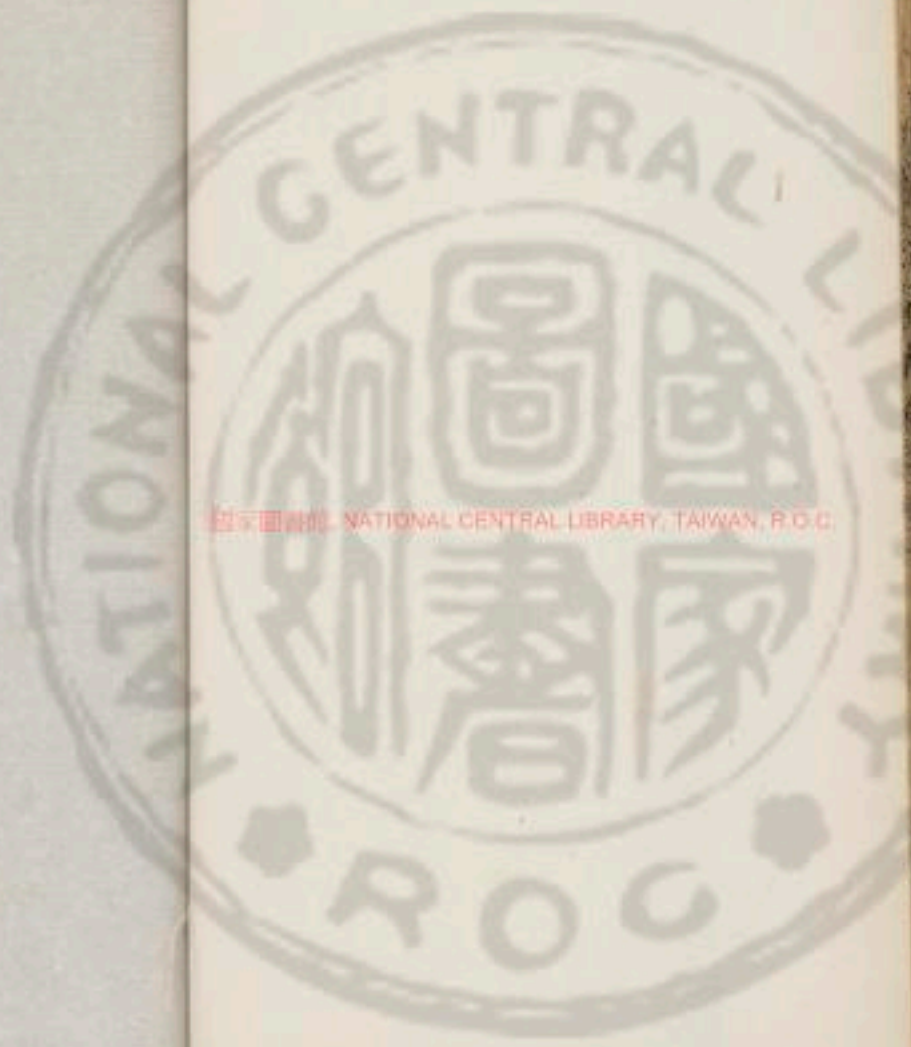
批答

省不具之夫妙道爲大本於若冲至神無方昭乎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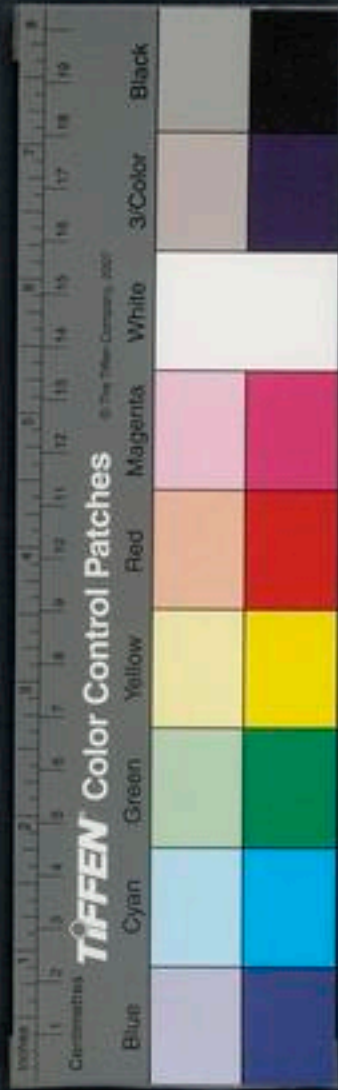


應_臨上虛之元輔冠瑤簡之真階幽贊裁成亶彰陰
騰當藝祖之受命降_臨壤而炳靈逮文考之紹休告
帝期而前兆式申美_和敬肇建殊庭奉禋禴之嚴科介
蒼黔之丕祉若乃夷_微委鑿肸蠻攸憑示諄誨以惟
勤昭明威而叵測恍_兮之應猶響泠然之馭亟旋自
朕慕承_寅加崇奉_饗昨儀於恭館薦嘉號於元都念
祕誥之具存表格_田之攸盛期於綜緝以耀休徵卿
任冠樞衡道熙邦_不雅_賓博洽庶就編聯而能綉細
帙以惟精封_纒臺_四來上懇求制序復_奠命名再循
淺昧之辭曷叙直聰之列勉從勤請良積_德嘉尚
之懷寤興無捨所請宜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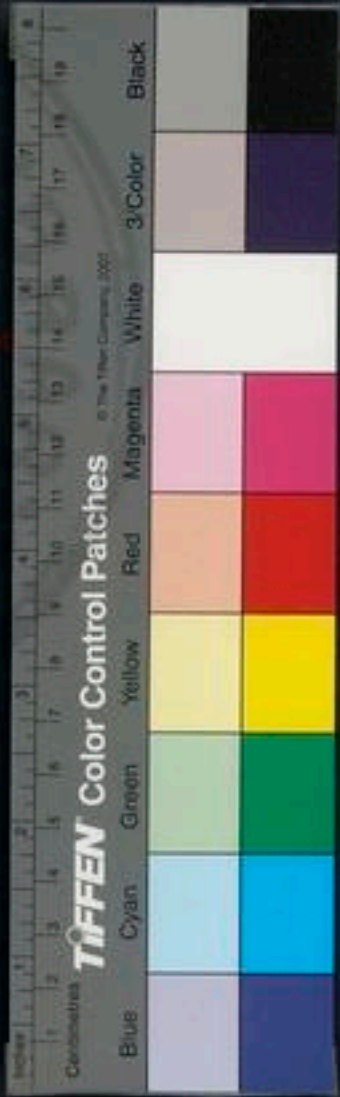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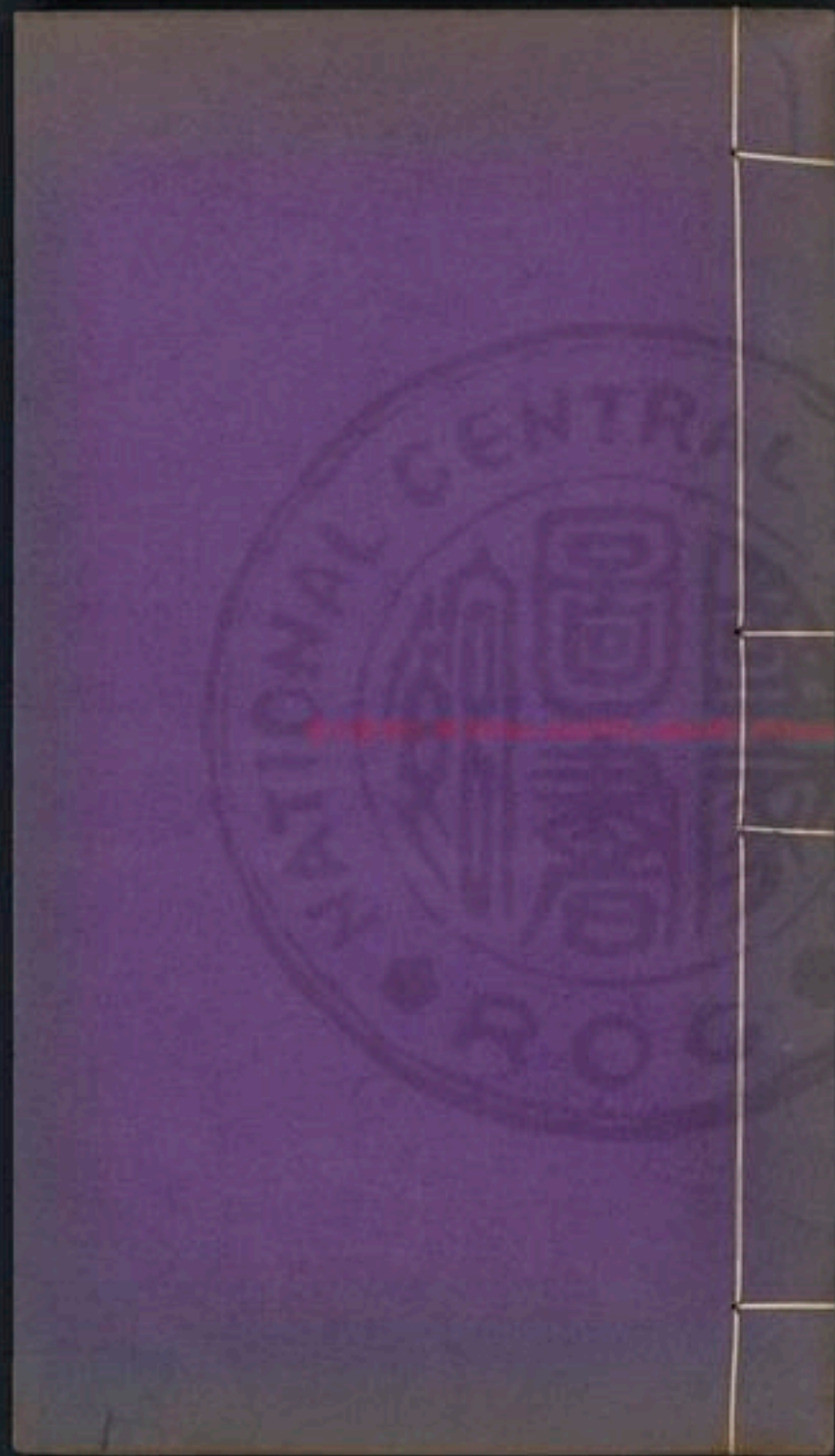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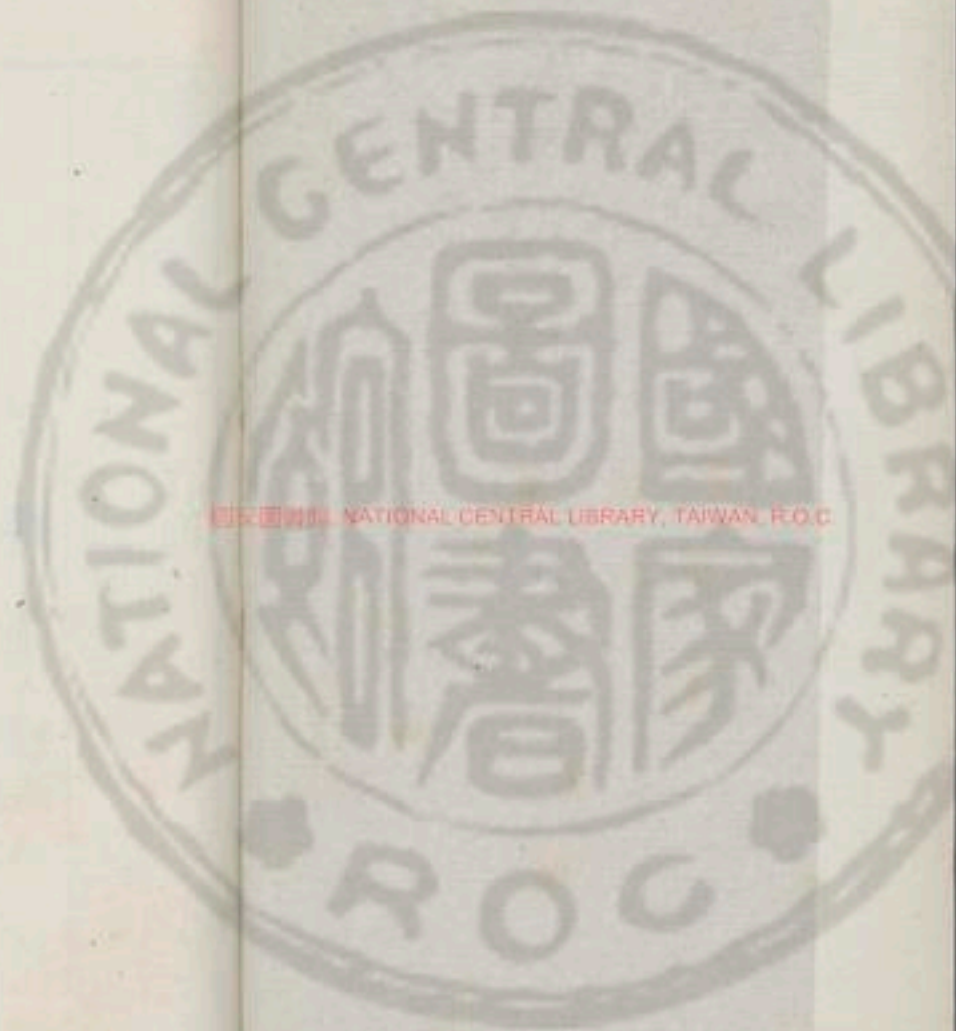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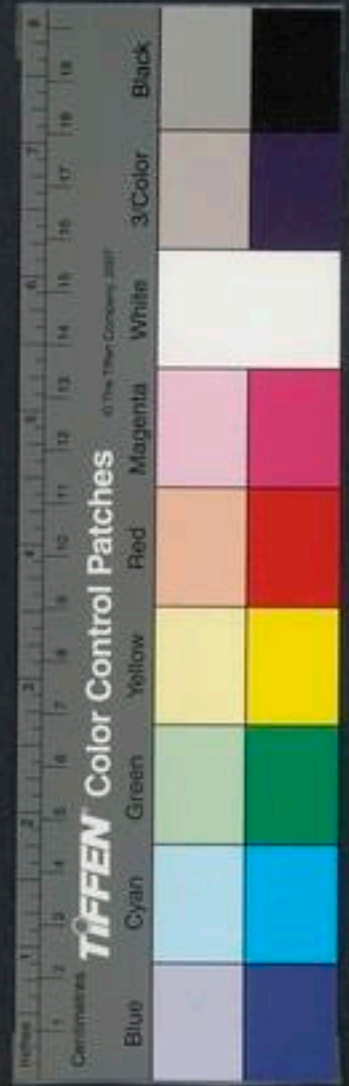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002060 v.53



雲笈十籤卷之一百四

廿四

宋張君房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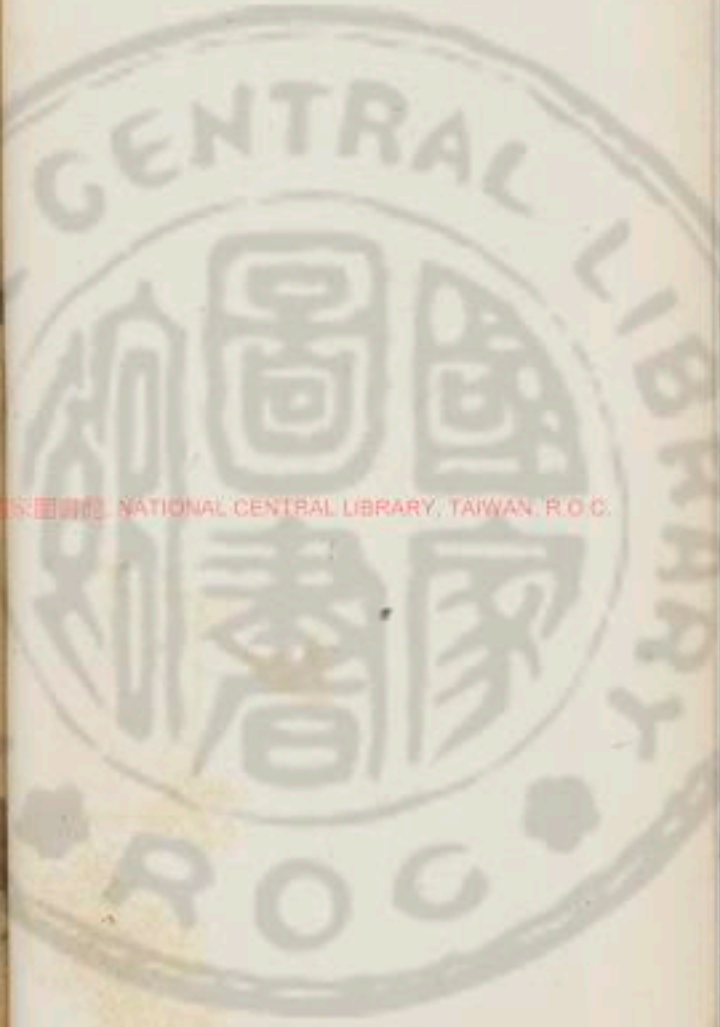
明張萱訂

傳

玄洲上卿蘇君傳

周季通集

先師姓蘇諱林字子玄濮陽曲水人也少稟異操獨
逸無倫訪真之志與日彌篤常負擔至趙師琴高先
生時年二十一受鍊氣益命之道琴高初爲周康王
門下舍人以內行補精術及丹法能水游飛行時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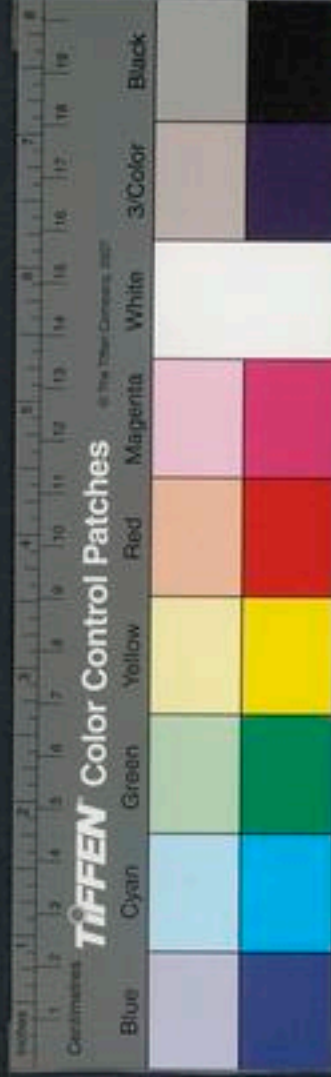
九百歲惟不死而已飛仙也後乘赤鯉入水或出入人間而林託景丹霄志不終此後改師華山仙人仇先生仇先生者湯王時木匠也服胎食之法還神守菟之事大得其益先生曰子真人也當學真道我迹不足躡矣乃致林於涓子涓子者真人也既見之遂授以真訣告林曰欲作地上真人必先服食藥物除去三尸殺滅穀蟲三尸者一名青古代人眼是故目脂面皺口臭齒落由是青古之氣穿鑿泥丸也二名白姑伐人五臟是故心老氣少喜言荒悶由白姑貫

穿六府之液也三名血尸伐人胃管是故腸輪煩滿骨枯肉焦志意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歎精誠昏息神爽襍錯由血尸流噬菟胎之關也若不云三尸而服藥者穀食雖斷蟲猶不死也徒絕五味雖勤吐納亦無益者蓋其蟲生而求人不死不可得也是故服食不辟於死生由青古白姑血尸三鬼不去所致爾雖復斷穀人體重滯奄奄淡悶又所夢非真顛倒錯錯邪淫不除由蟲在內搖動五神故也凡欲求奇當先服制蟲丸制蟲丸者一名初神去本丸也



欲作真人當先服制仙丸制仙丸者太上八瓊飛精
之丹也夫求長生不死仙真之初罔不先服制蟲丸
以除尸蟲建長生之根矣若人腹中有蟲寧得仙乎
形中饒鬼安得真乎其蟲凶惡速人之死故當除之
消子後告林曰我被帝召上補中黃四司大夫領北
海公去世無復日也後林詣消子寢靜之室得書一
幅以遺林也其文曰五斗三一太帝所祕精思二十
年三一相見授于書矣但有三一長生不滅况復守
之乎能存三一名刊玉札况與三一相見乎加存洞

房爲王清公加知三元爲五帝君後聖金闕帝君所
以身景迅雷周行于天寔由洞房三元真一之道吾
餌木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
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中間復周遊名
山看望八海迴翔五嶽休息洞室樂林草之垂條與
鳥獸之相激川瀆吐精丘陵鬱鬱萬物之秀寒暑之
節弋釣長流遨遊玄瀨靜心山岫念道養氣呼召六
丁玉女見衛展轉六合無所羈束守形思真二千八
百年寔樂中仙不求聞達今卒被召上補天位排



洞世澤惆悵絕氣吾其去矣請從此別于勤勛之相
望窳室也林省書流涕德皇拜空消師之迹於是絕
迹矣夫玄丹者泥丸之神也其法出太上素靈訣守
三一為地真守洞房為真人守玄丹為太微官也林
謹奉法術施行道成周官天下遊瞻名山分形散影
寢息丹陵賣履市巷醜形試真得意而栖遯化不倫
時人莫能識也以漢元帝神爵二年三月六日告季
通曰我昨被玄洲召為真命上卿領太極中侯大夫
翼汝別比明日有雲車羽蓋駭龍駕虎侍從數千人
迎林即日登天冊西面而去良久雲氣覆之遂絕
林未去之時先是太極遣使者下拜為中嶽真人後
又太上遣玉郎下拜為五嶽地真人宮在丹陵予見
先師得道為仙已三被拜授而乃登昇蓋洪德高妙
玄韻宿感靈化虛源神澄八方龍昇鳳逐飛步真門
隱顯津梁觀試風塵其道神矣其法珍矣非紙札麤
意所能述宜今聊撰本師之標略爾將來有道之士
以遊目也

太和真人尹軌字公度太原人也乃文始先生之從弟少學天文兼通讖緯來事先生因教服黃精花及授諸道經凡百餘篇皆蒙口訣先生登真之後即與隱士杜冲等同於先生宅修學時年二十八絕粒行氣專修上法太上哀之賜任太和真人仍下統仙寮於杜陽官時復出遊帶神丹十餘筒周歷天下濟護有緣或鍊金銀以賑貧窮或行丹藥以救危厄求哀之人咸得其福利焉或上朝玉京校一切行業善惡報應宿命之期或論天地日月星辰運度賒促之分或遊宴諸天參校神仙圖錄品位部御之方或論童真始仙威儀俯仰之格或臨諸地領察地人建功立行齋請之福或監度學道男女經方藥餌之道或遊百山千川檢閱神司鬼神考錄罪福之目或論風雨雷電水旱豐儉之事焉吾所遊行或爲道士或爲儒生或爲童愚或爲長老不可以一塗限也或與群真衆仙驂龍馭鳳策空駕虛雲馳電邁出有入無分形散影處處遊集或巡五嶽之洞適十洲之宮出入荒之域入九幽之府或酌碧海之津挹玄丘之雲採丹



華於闕苑授絳寶於玉圃故上清瓊文帝章曰太和
真人與太華真人三天長生君南極總司禁君西臺
中侯北帝中真九靈王子太靈仙如赤精王童玄谷
先生南嶽赤松子中山王喬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
黃先生趙伯玄山仲宗等同修行三真寶經上法皆
面發金容項負圓光乘虛登霄遊宴紫庭變化萬方
適意翱翔嘯命立到徵召萬靈攝制羣魔決斷生死
駕霄乘煙出入帝庭焉

元陽子者仙人也生於北極之端育於虛無之中與
天地浮沈隨日月周迴被服自然含剛懷柔擾游乎
太漠之外踟躕乎中嶽之上觀和氣之布施察萬物
之經紀覽經度之差序圖盛衰之終始乃遇老君哀
愍元陽遺經一卷名曰黃庭乃太素之始元陰陽之
至道分理之真要養神之訣文上古之人行得其真
中古以來不得其要傳授謬誤亦從來久也本黃老
作此經令學者皆得神仙然黃老已來英儒之士多
爲注解不得黃老之本旨失其要說於是元陽憮然
退思採黃老之妙識粗爲其注不能究盡道意深遠



至通猶可爲學之徒使微悟之爾有得黃庭經者老子也史記或云黃者黃帝老者老子今亦謂太上經爲正也

太極真人傳

太極真人杜沖字玄逸鎬京人也以周昭王丁巳年聞文始先生登真乃於茲靈宅棲玄學道于時幽人逸士自遠而來者有五人焉並沈默虛遠方雅高素道術相忘共弘不伐之則也後穆王聞之爲修觀建祠置沖爲道士焉將以氣均巢許德爲物範故天子禮之而不臣諸侯敬之而不爵蓋以其弘修道業故也沖閑居幽室吟咏道德常攝護氣液吐納光華經二十餘載幽感真人展先生降於寢靜侍者二人捧碧玉函立於左右沖乃拜首求哀蒙授九華丹方一函謂沖曰老君與尹先生於東海入滄山召太帝集群真天下山川洞室仙人不遠而至時有地司保舉子之勤勞老君勅我付爾仙經也沖依按合服而身生玉映五臟堅潤裁容氣息又感真人李君授以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經沖復修之甚得其驗遂乃解

胎釋結保命凝真領攝群神洞觀衆妙焉穆王親崇
道教以祈神仙共策遺風之駿日馳千里中到崑崙
山昇玄圃之宮西詣龜山謁王母於青琳之室東遊
碧海展敬丈人採若木之華北適玄壑南邁長離同
挹絳山之髓驅策虎豹役使百靈通冥達幽莫測其
涯年一百二十餘以懿王己亥歲上清元君遣仙官
下迎授書爲太極真人下任玉屋山仙王矣

太清真人傳

太清真人宋倫字德玄洛陽人也以厲王甲辰歲入
道於是凝心寢景抱一沖和不交人事日誦五千文
數遍服黃精白朮積二十餘年乃密感老君項負圓
明面放金光披九色離羅之帔建七映暉晨之冠有
仙童六人負真執錄倫匍匐乞哀乃告倫曰吾有景
中之道通真之經生乎三元之始出乎九玄之庭五
德合慶六氣凝精分真散景保遐固齡子能修之立
致雲輶出有入無徹幽洞冥三光並耀二氣齊靈變
化適意飛昇上清倫拜授之乃開蘊出靈飛六甲素
奏丹符以付於倫倫得經修之乃自然通感常有玉



童六人更遞侍之察物如神言無不驗能望巖申步
凌波涉險不由津路或化爲麋鹿或託作鳩鶴翱翔
原陸試人之心年九十餘以景王時受書爲太清真
人下司中嶽神仙之錄焉

論曰按樓觀仙師傳及樓觀本記並云昔周康王聞
尹先生有神仙大度之志乃拜爲大夫并賜嘉名因
號此宅爲樓觀焉次昭王時大夫遇老君因遂得道
其次穆王乃欽尚遺塵爲建祠修觀召幽逸之人置
爲道士自爾相承于今不絕故樓觀碑云樓觀者昔

周康王大夫關令尹喜所立也以其結草爲樓因卽
爲號又云周穆王西遊秦文東嶽並在駕迴輪親崇
道教始皇建廟於樓南漢武立宮於觀北晉宋謁板
于今尚存秦漢廟戶相繼不絕由是論之乃驗老君
西度關在於昭王之時信矣或云幽厲平敬之時西
度者此由後人不見老君本紀妄爲穿鑿者也幽王
時孔子時有見老君者斯並化胡之後復還中夏幽
演之時也或云老君西出散關者按張天師述老君
本紀云老子幽演訖乃與文始先生遊此赤城上虞



山過女几雞頭天柱太白山秦昭襄王聞之於西麓
下爲修城邑今散關中其故墟猶在是也謂曾於此
過乃昇於崑崙山故此舊墟尚稱尹喜城老停驛等
名爾以此詳之則癸丑年復非度此散關明矣或云
史記無文事同虛妄者至如九天九壘川源土俗徧
於六合猶有不書況其一區一第輒能備載焉若編
以史爲實錄者則天下譜牒圖書讖緯經論並爲虛
誕豈獨此一觀一傳而已哉蓋驗之在實其來久矣
周宣王時郊聞採薪之人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
長精歎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之惟老君
曰此活國中入其語祕矣斯皆修習無上正真之道
也

太元真人東嶽上卿司命真君傳

弟子中候仙人李道字安林撰

真人姓茅諱盈字叔申咸陽南關人也姬胃分根氏
族於茅積德累仁祚流百世誕縱明賢繼踵相承高
祖父諱濛字初成深識玄遠察覽興亾知周之衰不
仕諸侯乃師於北郭北阿鬼谷先生遂隱遁華山盤

桓靈峰道遙幽岫靜念神仙高抗蕭寥絕塵人間也
盈曾祖父諱偃字秦之第四子也仕秦昭王之
世位爲舍人稍遷車騎校尉長平恭侯毗弼霸正有
功業於時焉盈祖父諱嘉字正倫仕秦莊王爲廣信
侯始皇卽位嘉輔帝室當莊襄王時也秦地漸以并
巴蜀漢內宛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爲河東太
原上黨東至滎陽二周置三川郡以呂不韋爲丞
相號文信侯以嘉爲德信侯使招置賓客游士欲并
天下始皇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始皇使

嘉將兵攻之有功焉衛道東都嘉又尅討皆平之始
皇壯嘉志節賜金五千斤二十五年秦大興兵使嘉
攻燕遼東得燕王而還又遣嘉定荆江南地皆降是
年置會稽郡嘉將兵於會稽而始皇哀其忠因以
相國禮葬之於長安龍首山西南嘉有六子並知名
於時始皇皆官爵承先並各賜姓其第六子諱祚字
彥英不仕不學志願農巷卽盈之父也祚有三子長
子諱盈字叔申次子諱固字季偉小子諱衷字思和
盈少秉異操天才穎爍矯志蕭抗行邁遠逸不營聞



達不交非類獨味清虛恬心玄漠盈時年十八遂棄
家委親入于恒山讀老子道德經及周易傳採取山
木而餌服之潛景絕崖素挺靈岫仰希標玄與世永
違始皇三十年九月庫子盈高祖父濛於華山之中
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時其邑謠曰神仙得者茅
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
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
老其對曰此仙人之語勸帝求長生之事於是始皇
忻然及有尋仙之志因改臘曰嘉平盈於恒山積六
年思念至道誠感密應寢興妙論通于神夢髮鬢見
太玄玉女把玉札而攜之曰西城有王君得真道可
爲君師子奚不尋而受教乎心豁靈暢啓徒內爽覺
悟流光之騰曄自謂已得之於千載矣明辰植暉東
盼霄邁登頽陟峻徑到西城齋戒三月沐浴向望遠
超榛冒險稽首靈域卒見王君後二十年從王君西
至龜山見王母盈乃叩頭再拜自陳於王母曰盈小
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不自之軀而慕龍鳳之年欲
以朝菌之質竊求積朔之期雖仰遠流莫以知濟津



塗堅塞所要無寄常恐一旦死於鑽放之難取笑於
世俗之夫是以昔日負笈幽林貪師所生遂遇王君
哀盈丹苦見授治身之要服氣之法於是靜齋深室
造行其事師重見告以盈身非玉石而無主於恆氣
非四時常生於內正當率御出入呼吸中適和液得
修形神靡錯感應思積則氤氳不滯理合其分氣甄
其適乃可形精不枯宅不可廢也若使精神疲於往
反津液勞於出入則形當日凋神亦枯落歲減其始
月虧其昔矣宜便妙訪求其長易之益西王母曰于

心至矣吾昔先師元始天玉及皇天扶桑大帝君見
遺以要言汝願聞之邪於是口告盈以玉珮金璫之
道太極玄真之經盈拜受所言稽首而立又告盈曰
夫金璫者上清之華蓋陰景之內真玉珮者太上之
隱玄洞飛之寶章得其道者皆上陟霄霞登遊太極
寢晏高空游行紫虛也向說元始天皇太帝君言是
太霄二景隱書玉珮金璫之文章也又有陰陽二景
內真符與本文相隨太上法惟令授諸司命子玉札
玄挺錄字刊金黃映內躡素書上清似當爲上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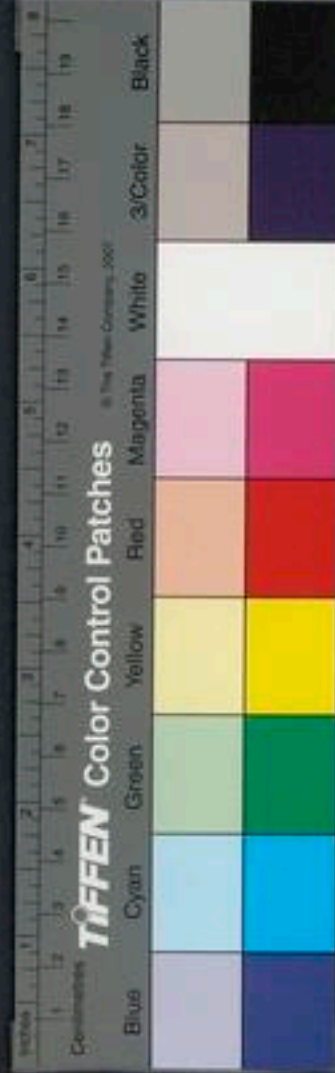


君司命之任矣此道後別當付於子也然不先開明
堂玄真之道亦無由得太霄隱書也盈於是辭師乃
歸帶索混俗亦不矯於世自說入恒山北谷學儒俗
之業時年四十九也盈父母尚存父見大怒爲子不
孝不親供養尋逐妖妄流走四方吾當喻汝爲不生
之子也欲杖罰之盈長跪謝曰盈受命應當得道道
法世事兩不相濟雖違遠供養無旦夕之益能使家
門平安父母老壽盈已受聖師符籙見營助者以天
丁之兵見侍衛者以仙童玉女今道已成不可打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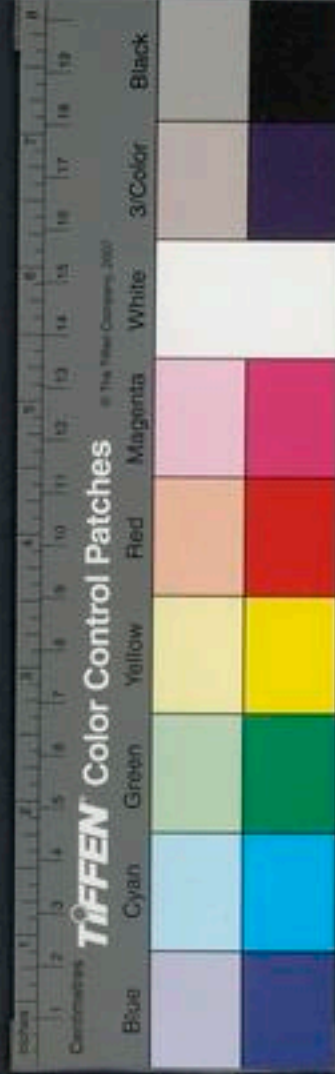
恐三官考察非小故也又外信禮度未該內修道德
玄域意有未釋故驗盈情狀俾衆不惑於是操杖向
盈適欲舉杖杖卽摧折成數十段段皆飛揚如弓矢
之發中壁壁穿中柱柱陷父悟不凡矚意乃止盈曰
向所啓正慮如此邂逅中人則有所傷故耳至漢宣
帝時二弟俱貴袁爲五官太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
吾並當之官鄉里相送者數百人時盈亦在座謂賓
曰吾雖不作二千石亦有仙靈之職矣來年四月三
日當之官能如今日之集會不衆許之至期日盈門



前數頃地忽自平治無復寸芥皆青繖幄屋屋下鋪
數重白氊容數百人坐遠近翕赫相語來者塞道客
乃有數倍於送第時衆賓並集爾乃大作主人不見
使人但見金槃玉杯自至人前竒餚異果不可名字
酒又美好又有妓樂絲竹金石聲動天地香麝之芳
達于數里飲食隨益六百餘人莫不醉飽明日迎官
來至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牙旗器
杖曜日盈與家人及親族辭決而語宗室子弟曰夫
眞仙道隱貴在跡跡不應表光曲飾動耀視聽吾所
以不得默遺藏景潛舉空同者蓋欲以此道誘勸二
第之追慕也亦何但固衷之返迷耶天下有心者盡
當注向神仙之冀獲爾言訖遂歸句曲邦人因改句
曲爲茅君之山時二第在官聞盈玄跡眇邁白目神
仙乘飛步虛越波凌津靈官奉從著於民口節蓋旌
旗光耀天下始乃信仙化可學神靈可致然後明松
喬不虛鼎湖實有於是並各棄官還家以目仄之年
方修盈糟粕遺事不得口訣未爲補益乃相與共歎
而相謂曰家兒得道非他人也忽不往從親稟問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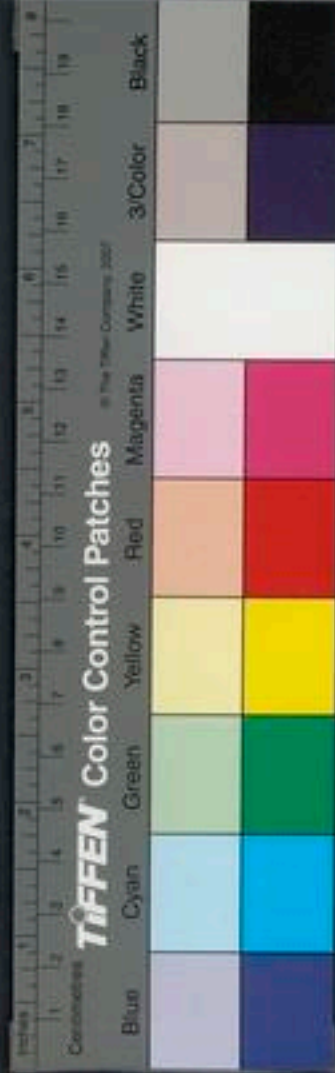
訣而留此按云云方書以規度世乎縱往而不達見
之神仙終不使吾等死於非所也遂共棄家扶輿自
載以尋斯舉以漢元帝永光五年三月六日渡江求
兄於東山遂與相見悲忻流涕告二弟曰悟何晚矣
二弟跪曰固東顧下不達道德願賜長生濟弟元元
盈曰卿已老矣欲難可補復縱得真訣適可成地上
仙耳其上清昇霄大術非老夫所學今且當漸階其
易行以自支住於是並教二弟服青牙始生咽氣液
之道以佳血斷補焦枯攝筋骨之益亦停年不死之
法也因以長齋三年授以上道使存明堂玄真之氣
以攝運生精理和覓神三年之內竭誠精思神光乃
見於是六丁奉侍天兵衛護盈又各賜九轉還丹一
劑并神方一首各拜而服之仙道成矣後授紫素之
書各百字以付固東固衷拜受其時亦有執儀者以
啓正之紫素文曰太上有命天載真書言咸陽茅固
家于南關厥字季偉受名當仙位爲定錄兼統地真
使保舉有道年命相關勤恭所蒞四極法令宮館洞
臺治丹陽句曲之山固其勗之動靜察聞又曰盈固



第衷挺業該清雖晚反正思微徹誠斷馘六天才穎
標明今屈司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死記生位
爲地仙九宮之英勸教童蒙開道方成教訓女官授
諸妙靈蒞治百鬼典崇校精開察水源江海流傾封
掌金谷藏錄玉漿監植龍芝洞草夜光治千良常之
山帶北洞之口鎮陰宮之門也使者授書訖而去至
漢平帝元壽二年八月巳酉五帝各乘方面色車從
羣官來下受太帝之命授盈爲司命東卿上真君文
以紫玉爲板黃金刻之其文曰惟盈虛挺遠朗幽耽
妙玄爰自童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積思求神登峻
履谷艱尋師門擲形絕蹻投軀萬津丹誠率往肆其
天然遂造明匠乃授靈籙剪髮祝跪殘首截身帶索
自樂不耻飢寒所適惟道所保以真情昭上帝感激
太玄今敬授盈位爲太元真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
君君平心正格秉操金石丹心矯衆栖神高映故報
盈以玉戒綠旌八感之策使盈征伐源澤折衝萬神
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真思激窮岫啟心精誠今故報
盈以紫髦之節藕敷華冠使盈招驪萬靈封山召雲



君棄家獨往維親樂仙契闢嶮熾冬祖山川今故報
盈繡羽紫帔丹青飛翥使盈從容霄階攜命玉真君
步驟深藪足履危仞心耽志尚曾不憊憚今故報盈
以斑龍之輿素虎之駟盈浮曼太空飛輪帝庭君披
榛併景寒凌霜雪心求明真不戰不慄今故報盈以
曲晨寶蓋瓊幃綠室使盈遊盼九宮靜神溫密君遠
秀遁榮無疲於心潛形幽嶽靜思萬林今故報盈以
流金火鈴雙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君貞
心高靜淫累不經素旃浩映內外坦平今故報盈以
錦旌繡旛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侍軒若慈
向觸物陰德萬生蠢動之毛皆念經營今故報盈以
鳳鸞之簫金鐘玉磬可以和神虛館樂真舞靈君飢
渴養神艱辛求真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
淳今故賜盈紫琳之腴玉漿金甕可以壽同三光刻
簡丹瓊也盈標領清玄紫瑋八映心暉重離神曜太
霞實真人之長者故以太元爲號君九德旣備感積
太微天人虛白不期同歸今酬九事以報往懷盈心
神方朗四靈所栖丹神啟煥秉直不廻正任全固監



無照徵今屈宰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命之任以領
錄圖籍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
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漑之動靜以聞於是
盈與二第決別而與王君俱去到赤城玉洞之府道
次諸山川神靈有司迎啟引者將以千萬矣臨去告
二第曰吾今去矣便有局任不得復數相往來且夕
相見要當一年再過來於此山三月十八日十二月
二日期要吾師及南嶽太虛赤真人遊盼於二第之
處也將可記識之及有行道者待吾於是乎吾自當
料理之以相教訓未悟于是季偉思和遂留治此山
洞內立宮結構於外將道著萬物流潤蒼生德加鳥
獸各獲其情神驗禍福罪惡必明內法既融外教坦
平爾乃風雨以時五禾成熟疾癘不起暴害不行父
老謂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治
一山頭召雨灑旱稻陸田苗亦柔妻子咸保室使我
無百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



雲笈七籤卷之一

其五

宋 張君房 輯

明 張萱 訂

傳

清靈真人裴君 傳弟子鄧雲子撰

清靈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孝文帝二年君始生焉為人清明顏儀整素善於言笑日有精光垂臂下膝誦氣高徹呼如鐘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思讀經嘗於四月八日與馮翊

卷之一



雲笈七籤卷之一二五

其五

宋 張君房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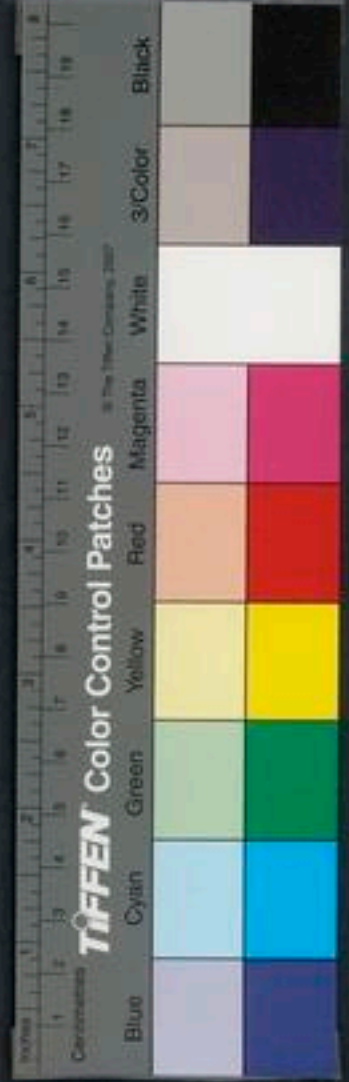
明 張萱 訂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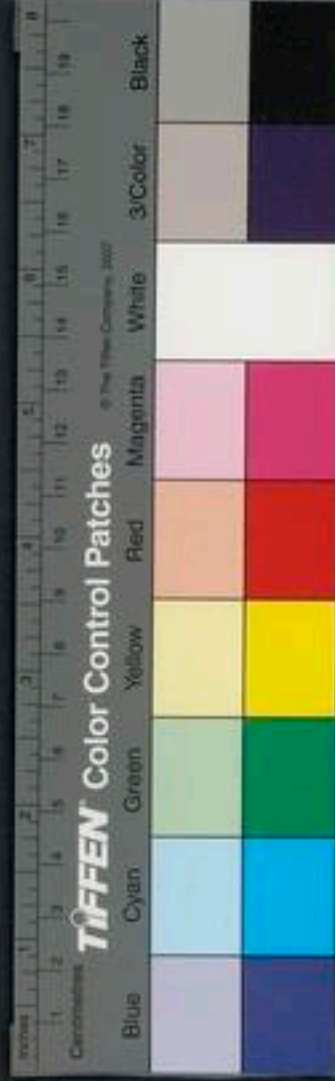
清靈真人裴君 傳弟子鄧雲子撰

清靈真人裴君字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以漢孝文帝二年君始生焉為人清明顏儀整素善於言笑日有精光垂臂下膝誦氣高徹呼如鐘鳴家奉佛道年十餘歲晝夜不寐思讀經嘗於四月八日與馮翊

卷之一



趙康子上黨皓季成共載詣佛圖時天陰雨忽有賤人著故布單衣巾黃巾詣君車後索載君禮而問之不答君下車以載之康子季成並大怒呵問何等而上吾車乎君乃陳諭遂聽俱載君自徒行在後頗無變色寄載人自若亦不以爲愆也將至佛圖乃曰吾家近在此乃下車奄然失之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亦頗知道宿舊人傳之云已年一百七十歲見君而歡曰吾從少至老見人多矣而未嘗見如子者乃迺君入曲室之中幽靜之房大設豐饌飲食既畢將君更移隱處呼之共坐乃謂曰吾善相人莫如爾者子曰中珠子正似北斗瑤光星自背已下象如河魁既有貴爵又當神仙天下志願子實享焉然津梁未啓七氣未淳不見妙事亦無緣而成也因以所修祕術密以告君道人曰此長生內術世莫得知吾昔遊焦山及鼈祖之阿遇仙人蔣先生者乃赤將子輿也以神訣五首授吾奉而行之於今一百七年矣氣力輕壯不覺衰老但行之不勤多失真志不能去世故雖延年不得神仙也猶是行之多違精思不至之罪



也今以教子子祕而慎傳之

第一思存五星以體象五靈存之法常於密室以夜半後生氣之時服挹五方之氣於寢牀上平坐向月建所在先叩齒九通咽液三十過畢存想五星使北方辰星在頭上東方歲星在左西方太白星在右南方熒惑星在膝中間中央鎮星在心中久久行之出入遠行常思不忘無所不卻萬禍所不能干也後當奄見五老人則是五星精神也若見者當問以飛仙之道五神共扶人身形自昇天

第二初以甲子左右直開除之日爲始以生氣之時夜半之後勿以大醉大飽身體不精皆生疾病也當精思遠念於是男女可行長生之道其法要祕非賢勿傳使男女並取生氣含養精血此非外法專採陰益陽也若行之如法則氣液雲行精體凝和不期老少之皆返童矣凡入靖先須忘形忘物然後叩齒七通而呪曰

白元金精五華鼓生中央黃老君和竟攝精皇上太精凝液骨靈無上太真六氣內纏上精玄老還神補



腦使我合會鍊胎守寶祝畢男子守腎固精煉炁從
夾脊遡上泥丸號曰還元女子守心養神煉火不動
以兩乳炁下腎夾脊上行亦到泥丸號曰化真養之
丹扁百目通靈若久久行之自然成真長生住世不
死之道也

第三用五行紫文以除三尸常用朔望之日目中時
臨目南向臨目者當閉而不閉也心存兩目中出青
氣心中出赤氣膈中出黃氣於是三氣相繞合爲一
炁以貫一身須臾內外洞徹如火光之狀良久乃叩

齒十四通咽液十四謂此鍊形之道除尸蟲之法
也久而行之體有五采身之氣目明耳聰長生不死

第四名曰陰德致神仙之道其文曰常以甲子日沐

浴竟甲子上旬日當燒香於所止牀之左右久久行

之天仙玉女下降也又一法嘗養白犬白離犬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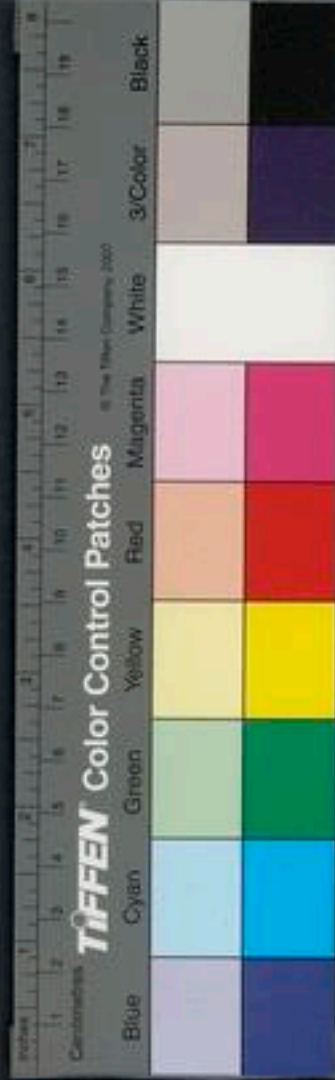
白靈雞名曰白精諸穴節目及行入五嶽乃登名山

諸有神仙之所在處密放雞犬於其間去勿迴顧天

真仙官當與子芝合靈神矣又一法作素奏使長一

尺二寸丹書其文曰其郡縣鄉里其欲得長生登仙

長生宮長生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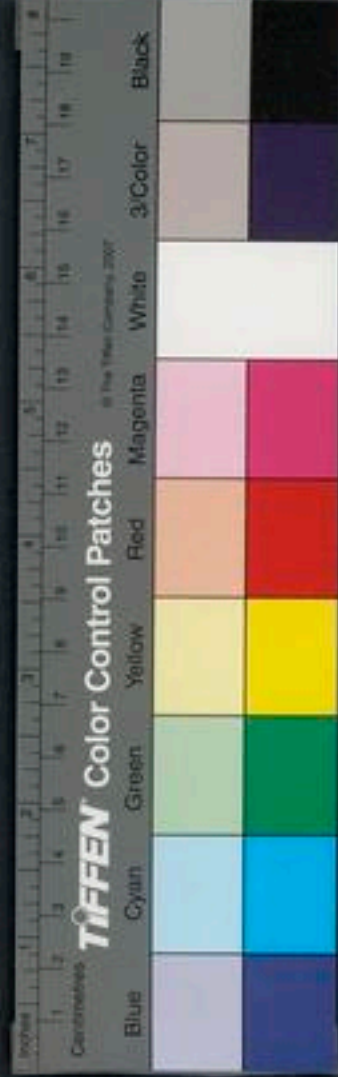


度世飛行上清真。至神五嶽基靈三官九府乞除
罪名書奏畢以青身赤金銀一雙合以纏奏再拜北
向置奏石上因以火燒成灰乃藏銀於密石間而去
勿反顧無銀可用脫一雙以代銀古人名爲縱容
珠子也慎與多口婦入人道之非但無益乃更致
禍如此十過天上五帝三官九府更相屬勅除人罪
遇著名生錄刊定錄入山求芝神靈藥所欲皆得
山神玉女自來營營虎百害不敢犯近神靈祐助
營營使人得道開人心意惡鬼老魅不敢試人行此
道易成而無患若道士不知此術入山必多不利數
爲鬼物所試在人間則多軼軻疾病財物不昌所願
不從若能行此道長生神仙

第五太極真人常以立春之日日中時會諸仙人於
太極宮刻玉簡記仙名常以其夕夜半時正北向仰
視北極再拜頓首陳乞已罪多少之數求解釋之意
畢復再拜乃止至春分之日日中時崑崙瑤臺太素
真人會諸仙官校定真經至立夏之日日中時上清
五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宮見四真人論求道者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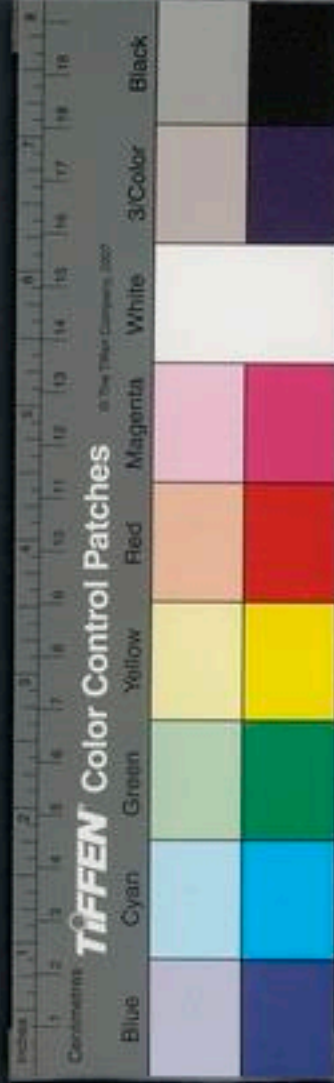
過至夏至之日日中時天上三官會於司命河侯校
定萬民罪福增年減算至立秋之日日中時五嶽諸
真人詣中央黃老君於黃房雲庭山會仙官於日中
定天下神圖靈藥至秋分之日日中時上皇大帝乃
登玉清靈闕太微之觀會太上三老君北極諸真公
八海大神五嶽尊靈仙官萬萬共集議定天下萬兆
之罪福學道之勤懈一一條列副之司命至立冬之
日日中時陽臺真人會諸仙官玉女定新得道始入
仙錄之人至冬至之日日中時天真衆仙諸方諸東
華大宮見東海青童刻定衆仙籍金書內字常以
八節日夜半日中謝七世祖父母及身中罪過罪過
自除也久行之神仙不死夫秋分日者太上神真觀
試萬仙自非真正者不可輕用其日謝罪也真人仙
官以八節日日中時共會集三日乃解欲修道者當
先齋戒勿失之也又一法每至八節日常當行入五
嶽若神仙真人所棲名山之處也每於深僻隱巖之
中密燒香乞願祝曰

玄上九靈太真高神使某長生所欲從心百福如願



壽如靈山謹以節日登巖請生畢因散香於左右勿顧而返常能行此必長生神仙所欲如心玉女請房衆靈衛身也若或有棲道冥契而不獲登山者寄心啓願精意向真亦與身請名山者無異每事決在心誠密暢求真堅正乃獲之也此赤將子與五首隱訣內道要事畢矣君乃再拜而奉要言還歸精思行之常處隱室不棣名好乃服食茯苓餌丹醴華腴積十二年夜視有光常能不息從旦至中年二十三本郡所命爲功曹君不應命尋又州辟主簿轉別駕舉秀

才諸長安拜博士高第轉尚書選曹郎御史中丞散騎常侍侍中出爲北軍中侯以伐匈奴有功封滎陽侯後遷冀州刺史別駕劉安之時年四十五初迎君爲主簿後轉別駕亦知仙道飲食黃精積二十餘年身輕面有華光數與君俱齋靜室中以正月上旬君沐浴齋于靜室至三月奄有仙人乘白鹿從玉童玉女各七人從天中來下在庭中他人莫之見君拜頓首乞請一言仙人曰我南嶽真人赤松子也聞子好道故來相過苦何所修行乎君長跪自陳所奉行凡



百二十事松子曰勤存五靈別當授子真道奄然而
去君於是乃求解去官自稱篤疾欲詣太上請命遂
棄官委家逃遊名山尋此微妙別駕劉安之從焉君
時年四十五帝累徵召一不應命逼之不已君乃北
遊到陽浴山以陞人間之網羅也遂入石室北洞中
學道精思無所不至安之不能久處山中時復出於
人間君於後將雲子去乃登太華山入西洞玄石室
裏積二十二年奄見五老人皆巾來詣君再拜頓首
乞請神訣乃出神之見賜一老人巾青巾著青衣柱

杖帶通光陽霞之符乃東方歲星之大神也以青
華之芝見賜出青書一卷是紫微始青道經也又一
老人巾蒼巾著蒼衣柱蒼杖帶鬱直蕭鳳之符乃北
方辰星之天神也以蒼華之芝見賜出蒼元上籙并
斗真經中命四旋經四卷見授又一老人巾白巾著
白衣柱白杖帶皓靈扶希之符乃西方太白星之大
神也以白華之芝見賜出太素玉籙寶玄真經三卷
見授又一老人巾赤巾著赤衣柱赤杖帶四明朱碧
之符乃南方熒惑星之大神也以丹華之芝見賜出



龍胎太和丹經二卷見授又一老人巾黃巾著黃衣
注黃杖帶中元八維玉門之符乃中央鎮星之大神
也以黃華之芝見賜出四氣上樞太元黃書八卷見
授乃五星之精天之大神也君再拜服此神芝讀神
經十旬之間視見萬里之外能日步千里能隱能彰
役使鬼神乃遊行天下東到青丘遇谷希子青帝君
授以青精日水飲食青芝還到太山遇司命君授以
上皇金籙乃西到流沙濱白水所遇太素真人乘龍
雲併建紫晨巾以紫羽爲益仗七色之節侍從神童

玉女各二百許人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方遊觀
城鳴玉鍾舞華幢望在空山之上往而不至君乃身
投長淵浮白水冒洪波越沙所嶮巖沈淵遂登空山
見而拜焉頓頭稽顙乞請真訣太素真人笑曰危乎
濟哉予今日始當得之美因口教服二景飛華上奔
日月之法又授太上隱書告君曰此足以爲真矣遂
留空山上修二景引日法誦隱書積十一年六素真
人曰子道已成矣因以景雲龍輿見載羽蓋華寶之
儀詣太素宮見上清三元君君當爾之時亦不知在



何處也三元君治太素宮諸仙童玉女侍者有千餘人以黃金爲屋青玉爲牀君既詣金闕再拜稽首三元君以玉璽金真見賜玉女二十四人玉童三十二人見侍乃乘飛雲中輦復北遊詣太極宮見太極四真人四真人見授神虎符流金火鈴乃詣太微宮受書爲清靈真人治青靈宮佩三華寶衣乘飛龍景輿仗青旂玉鉞七色之節遊行上清九宮

西玄者葛衍山之别名葛衍有三山相連西爲西玄東爲鬱絕根山中央名葛衍山三山有三府名曰三宮西玄山爲清靈宮葛衍山爲紫陽宮鬱絕根山爲極真宮三山纏固萬三千里高二千七百里下有洞庭潛行地中通玄洲崑崙府也西玄山下有洞臺方圓千里金城九重有玉堂蘭室東西宮殿中有四百二十真人處焉其樹則絳碧艸則芝英其鳥獸則麒麟鳳皇距崑崙七萬里其間有高暉山上有洞光如曰葛衍西玄鬱絕根三山也道人支子元受有先生入室精思存五靈之神光服氣之法常以夜半之時靜室獨處平坐向東瞑目陰呪曰



蒼無皓靈少陽先生九氣還肝使我竟寧上帝玉錄
名上太清畢因閉氣九息咽液九過叩齒九通次南
向瞑目陰呪曰

赤庭絳雲上有高真三氣歸心是我丹元太微綠字
書名神仙畢因閉氣三息咽液三過叩齒三通次西
向瞑目陰呪曰

素元洞虛天真神虛七氣守肺與神同居白玉金字
九帝之書使我飛仙死名已除畢因閉氣七息咽液
七過叩齒七通次向生年之本命處瞑目陰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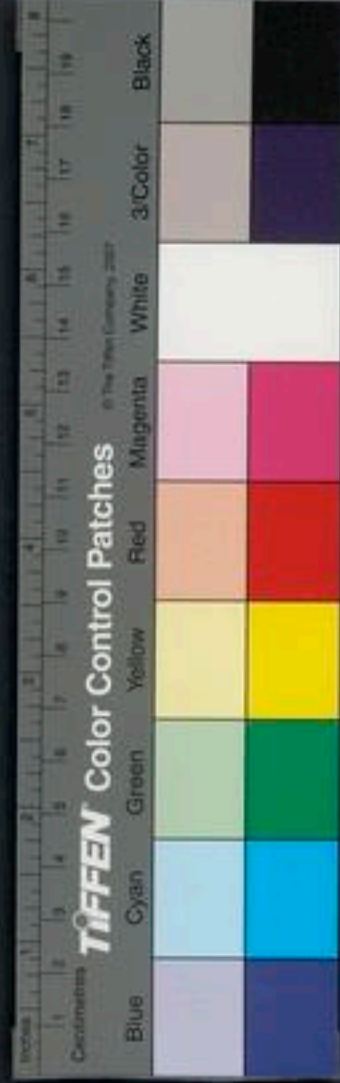
黃元中帝本命之神一氣待脾使我得真老君玄籙
書名神仙長生久視真命永存畢因閉氣一息咽液
一過叩齒一通次北向瞑目陰呪曰

玄元北極太上之機五氣衛腎龜玉參差神名玉札
年同二儀役使六甲以致八威畢因閉氣五息咽液
五過叩齒五通爾乃存五方之氣都畢又咽液九過
北向再拜陰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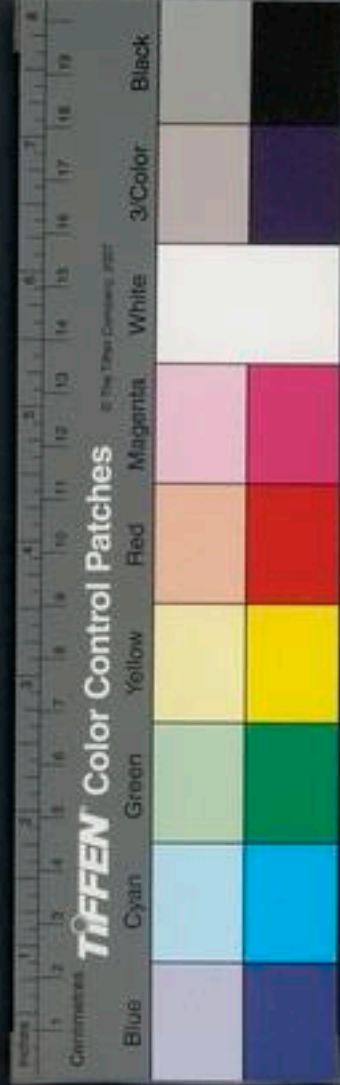
謹白太上太極四真君請存五方五靈神使某相見
得語言畢乃精思此一法存五靈先服氣陰祝之道



與出中庭存法等耳此法乃逕要不煩又於靜思易也裴君後重更授傳如此於靜室視時亦先存五靈在體中使備然後服氣爾庭中之法所修煩多難行又於致神之驗不勝於靜室之速也後出要言祕之勿傳庭中之法以勸於始學使不懈息爾篤而言之室中爲要法支子元受蔣先生第五首之訣以八節之日存思陳已立身已來罪過多少之數驗誠自狀已上希天皇諸真開寫之祐好身歸善以求長生神仙者也蓋秋分之節者氣處清靈太和之正日也象真諸仙是其口皆聽訟焉又地上刺姦吏部境域諸仙官並糾奏所在道士之功過及萬民有罪應死生者也仙已真記曰子欲昇天慎秋分罪無大小皆上聞以罪求仙仙甚難是故學道爲心寒此是朱火丹陵仲陽先生之要言美秋分氣調日和中順天地者也夫火炎之氣摧於凋落之勢玄水包津胎於金生之府乃太陽光轉少陽藏養天地於是所以定剛柔之際合二象之序煥成流明乃別陰陽三元寔八節之標日求道之要悌美每至其日日中之時上皇太



帝君玉尊陛下乃登廣寒上清靈宅太空之闕丹城
紫臺長錦玉樓羣真集于太微之觀上關九天之真
皇中要太上三老君北及諸真及八海大神下命五
嶽名山諸得道者尊靈萬萬並會于陽寥之殿共集
議定天下萬民之罪福記學道求仙者之勤疏議犯
過日月修行善惡刑罰之科生死之狀各隨其所屬
部境根源條例副之司命書之皇錄罪福纖芥刻于
丹城之籍伏匿之犯惡陰德之細切者無不一二縷
而知之者也其夕夜半當出中庭北向脫巾再拜長
跪上啓太上北極天帝大帝君因密自陳已立身已
來犯罪多少之狀乞得赦贖從今自後改往修來之
言言之必使信誓罕丹心盟於天地不敢復犯惡之
行也其中言在意誦之也畢云願太上皇帝削其罪
名移書三官使神仙之錄某願玉札長生久視通真
達靈畢又叩齒四下再拜而還靜室深自刻責并存
念三元中神令上啓太上如此者三名上仙籍罪咎
除滅也三元泥丸絳宮丹田三神也存令三元三神
上啓天尊求恩赦助已自陳令必上聞也三啓秋分



生籍乃定死名乃除此一法出經命青圖是長生祕
法矣俗人雖存道未離人間甚多罪咎犯之者非一
恐未便可施用秋分首過之法也入山林中遠去人
事蕭然獨處不犯萬物者乃可爲之既有反善之詞
誓有改行之言言已聞於高上之聽慎不可復使犯
惡遠生之事也重犯罪十過天地弗救身死爲驗非
可復收補者天以此求道無所復索也養生者有如
水火之交爾得其益則白日是天犯戒律則身沒三
泉也又此日獨重於七節趙伯玄所謂生死門戶者

迎三元素語曰秋刑之日尊卑盡會生死之日也古
人以秋分之日爲秋刑之日也所以爾者秋分之日
乃會九天八地衆真人神上皇至尊三日三夕其定
萬民之命所聚議者咸多而神尊並集故也諸八節
日會天地諸真官先後及節凡三日三夕而各還所
司此是支公之口訣又別此一事不離七節之條例
也候夜神童金根經曰八節之日求仙極會天命衆
真皆當集對末節一日萬靈詣關節日日中尊卑入
謁節後一日罪福分別三日三夕天事乃畢子其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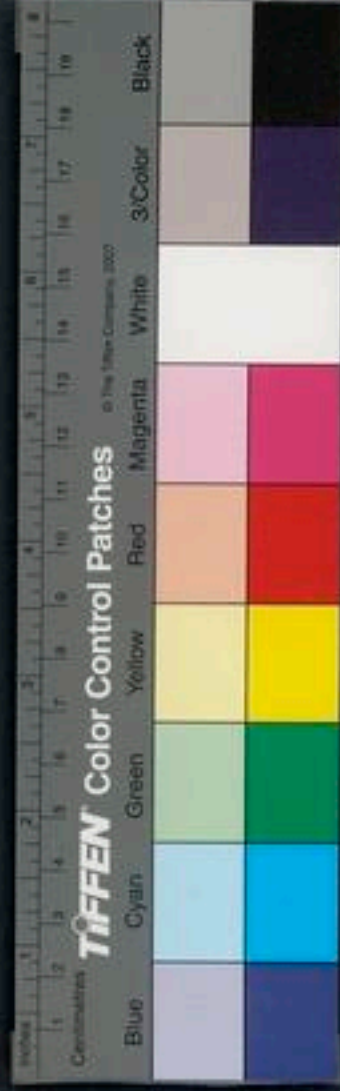


罪務爲功德名可上真列編太極吾不試言知者深
密急宜謝過秘而慎泄此亦支公所告出以傳示裴
君太素真人教裴君二事爲真人之法曰且視日初
出之時臨目閉氣十息因又咽目光十過當存令日
光霞使入口中卽而吞之畢仍存青帝君從目光中
來在我之左次存赤帝君從目光中來在我之右次
存白帝君從目光中來在我之背次存黑帝君從目
光中來在我之左手上次存黃帝君從目光中來在
我之右手上五帝都來乃又存陽燧絳雲之車駕九

龍從目光中來到我之前仍與五君共載而奔日也
裴君止於空山之上修行精思一年之中髣髴形象
一年之中五帝俱乘日形見在左右三年之中終日
而言語笑樂五年之中五帝日君遂與裴君驂乘飛
龍之車東到日窟之天東蒙長丘大桑之宮八極之
城登明真之臺坐希琳之殿授裴君以揮神之章九
有之符食青精日飴飲雲碧玄腴於是與五帝日君
日日而遊此所謂奔日之道也日中亦有五帝一曰
日君太上隱書中篇曰子欲爲真當存日君駕龍驂



鳳乘天景雲東遊希琳遂入帝門精思仍得要道不
煩名上清靈列位真官乃執鬱儀文第二事爲真人
之法日夕視月臨目閉氣九息因又咽月光九過當
存月光使入口中卽而吞之畢仍存青帝夫人從月
光中來在我之左次又存赤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
我之右次又存白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之背次
又存黑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左手上次又存黃
帝夫人從月光中來在我右手上五帝夫人都來乃
又存流鈴飛雲之車駕十龍從月光中來到我之
前仍存五夫人共載而奔月也裴君止於空山之上修
行精思一年之中髮鬢姿容二年之中五夫人遂俱
乘月形見在君左右三年之中並共笑樂言語五年
之中五帝月夫人遂與君共乘飛龍之車西到六嶺
之門八絡之丘協晨之宮八景之城登七靈之臺坐
太和之殿授裴君流星夜光之章十明之符食黃琬
紫精之粉飲月華雲膏於是與五夫人夕夕共遊此
所謂奔月之道矣月中亦有五帝夫人外經云日君
月夫人者是少有髮髻也太上隱書中篇曰子欲昇



天當存月夫人駕十飛龍乘我流鈴西到六類遂入
帝堂精思乃見上可乃執結璘章裴君白日精

思對日存目中五帝君夜則精思對月存月中五大
人五年之中日月精神並到共乘飛龍上遊太玄始

學則五靈形見授書賜芝終成則日月五帝君五夫
人驂轡清虛乘雲太丹朝謁元稽首金闕乃獲玉

璽金真威制羣神役使玉女王里北朝四真人受書
為真佩神虎之符以制嚴六天授流金之鈴以命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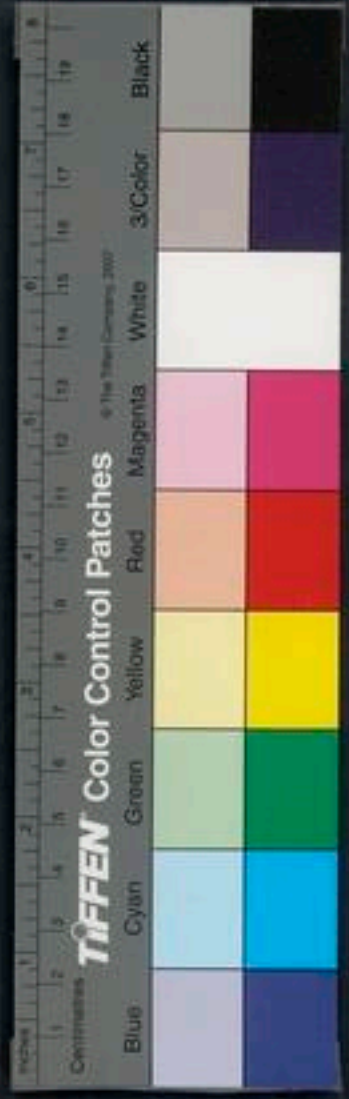
靈精仗青旄之節以周流九宮皆由精思微妙幽感
天心是以雷降扶身上昇帝庭爾道士行之者則是

耳不必以已仙人也若處密室及日月不見時但心
中存而思之可也不待見日月要見視之為至佳惟

精思心盡無所不通此言要也臨目者令目當閉而
不閉之闕也少令得見日月之光景密而行之勿令

人知雖禱人同室而止有密其思者比肩仍自不覺
每事盡當爾不但此一條而已求生養命在於心三

丹田三寸之間耳是以龍變蟬蛻皆以一致而成也
八素經曰仙者心學心誠則成仙道者內求內密則



道來榮者外求口發則貴至財者動心心寂則富集
諸寂動異用而所攻者一守之在役用之機也

太素真人曰爲真不知道者亦復多耳要於乘光揚
景騰雲昇虛並日月之精遊九天之表餐霞飲玄呼
吸太和乃不可不爲此奇道此道亦易成而速得也
衆真有不知此道者見吾乘雲而攜日月五帝五夫
人莫不敬親而求請問之也吾亦復未示之也而視
中方曰子欲步空常當存日月子欲登清冷當存五
星密室密行不出宇庭此之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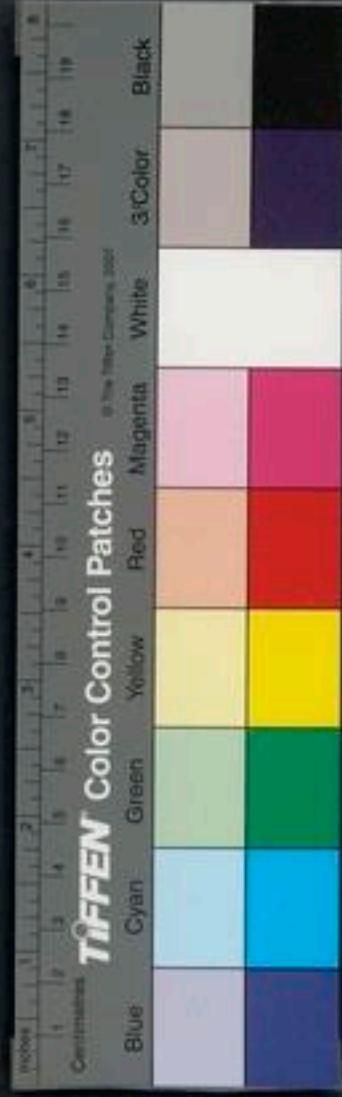
夫守道者及學道求仙者修行至終皆可爲之爲之
既得便成昇天仙人也此道不必真人而當獨行之
也子有真骨真性而密行之必能含章守慎不妄傳
泄故以相教耳黃老祕言曰子得鬱儀結璘乃成上
清之真子得大洞真經乃能飛行上清無此三文不
得見三元君要道盡此仙子加勤中仙都無知此道
者此道相傳惟口訣耳能知此道不問賢愚皆乘雲
昇天役使鬼神羣仙立盟爲約不得妄宣泄則滅門
口訣者黃老祕言是也裴君受命留在空山之上精



思存修二事五年之中得見日月之精五帝夫人讀
隱書及九有十明之符積十一年太素真人來告曰
子成真矣因錫以龍車給以羽蓋並日月之遊精參
五帝之同乘詣太素宮見上清三元君受玉璽金真
給玉女二十四人玉童三十二人北遊詣太極宮及
太微宮位爲清靈真人太素真人曰子存日精五帝
君口含太上鬱儀文須此道成乃見月中君無此徒
勞自煩寃太素真人曰子存月精五帝月夫人口含
太上結璘章須此道成乃見月中夫人無此徒勞自
禱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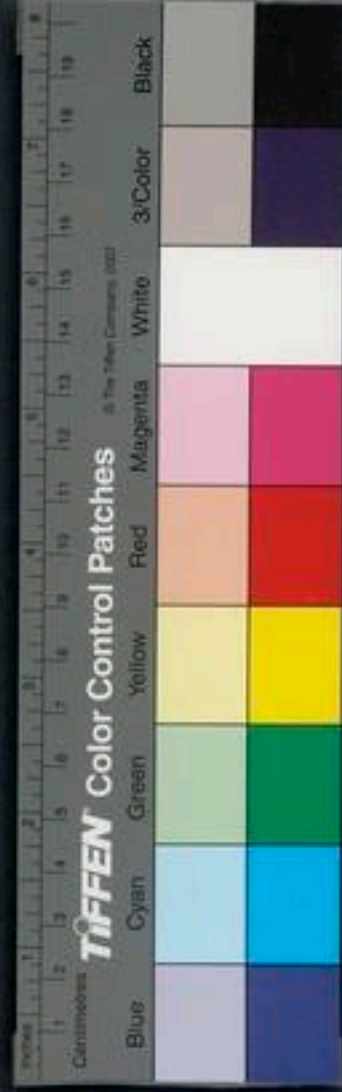
右二條太素真人受太帝君訣言

太上隱書云存時執之帝君云令之太素真人教裴
君存時含一文執一文並行之太上隱書曰欲行此
道不必愚賢但地上無此文耳真官玄法啓誓乃傳
金丹之信道乃備焉青帛之盟道乃可宜有得而行
位爲真人乃乘步景雲晏羽旂瓊輪遊行九天上詣
太極宮謁高皇上元君裴君乃先密受太上鬱儀文
太上結璘章二音然後齋戒而得存日月之精爾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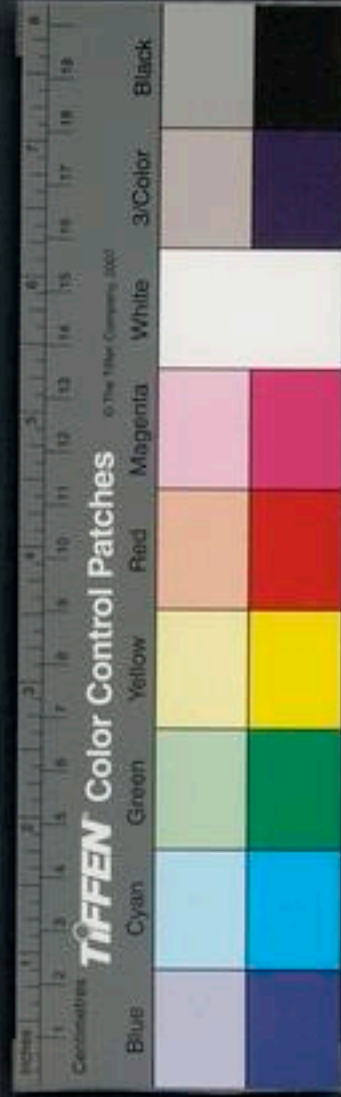
仙名骨錄者乃得見此二書見之者仙爲之者真鬱
儀結璘經及大洞真經乃太極四真人之所祕上清
天皇之所珍貴也西玄山下洞室中有此書刻以玉
簡書以金字及王屋清虛洞中亦見有鬱儀結璘之
篇目爾而不盡備具惟太玄宮高上臺及蓬萊府北
室金柱玉壁刻文並備具也精心存念晝夜爲之十
一年而成爾與修洞經者大都等爾夫此二文是洞
經之祖宗素靈經之圓固爾凡諸下仙莫有聞鬱儀
之篇目結璘之密旨者得其道皆速成而無試也又

致神之驗是爲遲疾得其要道者但速於大洞之祕
妙爾非有仙名者皆不得聞此書聞見此書而敢妄
以語一人者卽滅侍真官玉女玉童各十人自然使
天火災而失之語二人已上不可得以學仙也按泄
洞經之科條卽已有輕重之異減損待直便十倍於
大洞地上骨錄有相之道人而有此書者皆爲師主
男稱監靈大夫女稱統明大夫男稱左女稱右素奏
丹符曰大哉鬱儀妙行結璘非上真不見非上仙不
聞以致日月五精之神乘龍步空足躡景雲遂與五



帝上入天門有之聞之慎勿妄言去世可出誓金乃
傳要付弟子有心之者勿道篇目玉童上言泄則被
考身終不仙玉童玉女去而不還書文必失獲刑三
官予其慎之言為罪先峨嵋山北洞中石室戶樞刻
石書字曰鬱儀引曰精結璘致月神得道為上官位
稱大夫真凡二十字下仙讀此不解其意仙人自有
不見其篇目者多矣其金液九丹蓋小術也皆不得
飛行上清大洞真經有泄之者按玄中科即減一紀
玉童玉女各減一人三泄之身死不得復成仙人太

上鬱儀文結璘章有泄之者減玉童玉女名十人天
火燒屋書從火中失而還上天也再泄身刑死不復
生學道終不成仙也泄言妄說篇目並受考於三官
師有當因緣去世之日或歸反陰塗絕迹藏變之時
要當有所授若無其人乃自隨身受之者皆青金丹
縷之贖為誓天地不泄宜之盟約乃得出之師隨事
上聞而有奏署日月也不從科條皆為妄泄大洞真
經乃中央黃老君之寶書非至真上士有玉名之者
莫見篇章條目也真仙亦有不聞此書者矣初限令



蒼帝君授鬱真籙鳳之符

白帝君授皓靈扶希之符

赤帝君授四明朱碧之符

黃帝君授中元八維玉門之符

右十書於太華山西洞玄石室文

谷希子青帝君授青精日水青華芝東到青丘受服

上皇錄司命君於太山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鬱儀文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結璘文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

太素真人授太上隱書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

上清三元君授玉璽金真在太素宮金闕下授

四真人授神虎符流金火鈴在太極宮授

日中五帝君授揮神之章九有之符青精日糒雲碧

玄腴

日中五帝夫人授流星夜光章十明之符黃琬紫津

之糒月華雲膏

右裴君所受衆書符之目

裴君受支子元服茯苓法焦山蔣先生所傳茯苓五



斤盛治去外皮乃擣下細徒以漬白蜜三斗中盛之
以銅器若耐熱曰瓦器以此器著大釜中著水裁半
於所盛藥器腹微火燒釜令水沸煮藥器數反側藥
令相和合良久蜜銷竭煎出著鐵白中擣三萬杵令
可丸但服三十九如梧桐子大百日百病除二百日
可夜書二年使鬼神四年玉女侍衛十年夜視有光
能隱能彰長生久視服此一年百害不能傷疾病不
復干色反嬰兒肌膚充悅白髮再黑眼有流光合藥
齋三日煮之於密盛處勿令婦人雞犬見及穢漫之
也五斤茯苓三斗白蜜爲一劑當作木蓋蓋之煮藥
器上勿露也煮之時反側藥熟乃開之耳火以好薪
炭不可用不成樵輩以煮之也當用意伺候料視恒
以爲意欲并合多少在意藥成預作丸盛之以密器
可經於千歲不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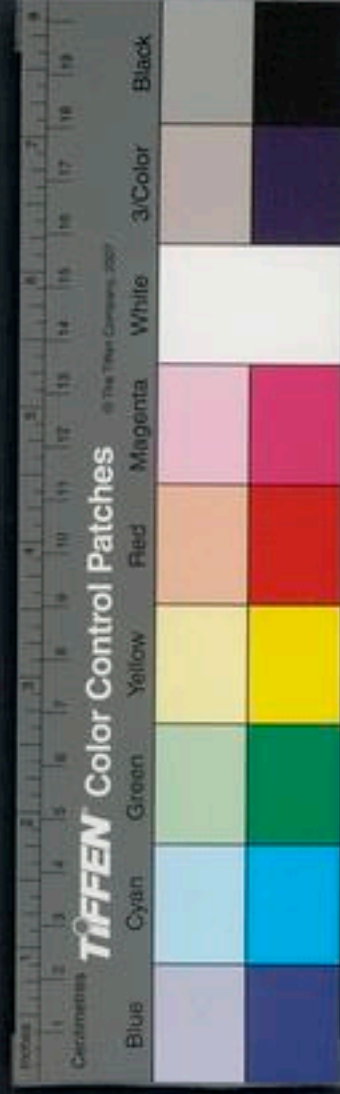
裴君受支子元服胡麻法蔣先生於黃金龜祖山中
授支公也

胡麻三斗肥者黃黑無拘在可擇之使精潔於微火
上熬令香氣極令燥細擣以爲散令沒沒爾勿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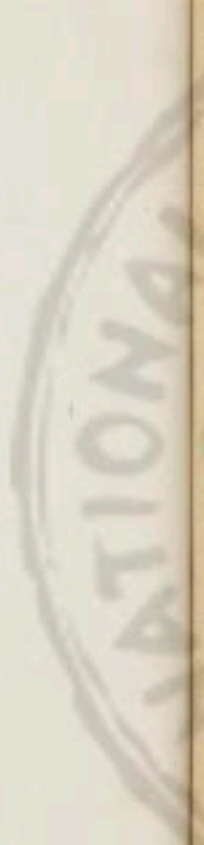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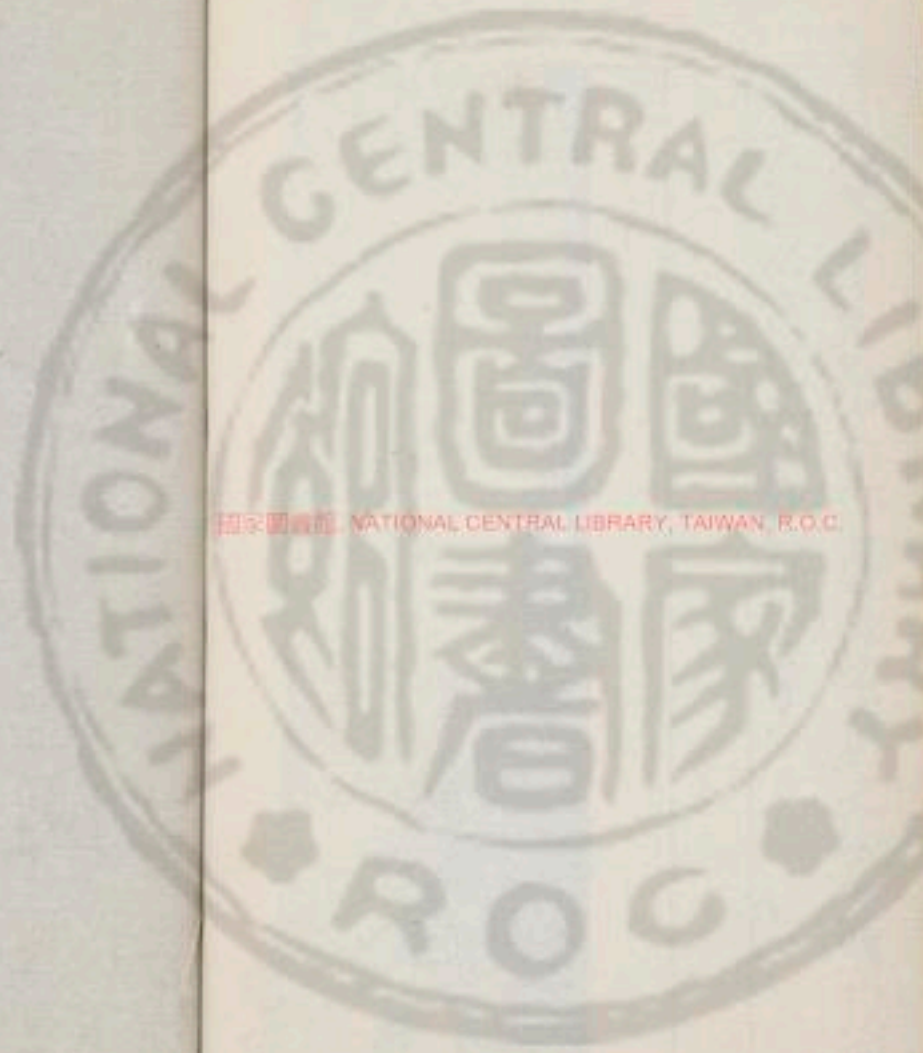
白蜜三斗以胡麻散漬會蜜中攪令相和使調而安
器著釜水中乃煮如前煮茯苓法也伺候令煎竭可
擣乃出擣之三萬杵如桐子大旦服三十九盡一劑
腸化爲筋不知寒熱面反童顏役使眾靈蔣先生惟
服此二方先生已凌煙化升呼吸立至出入無間與
乘羣龍上朝帝真位爲仙宗者也當鑿擇胡麻令精
此二方與世方書小異裴君所秘者驗而有實也云
體先不虛損及年少之時當服茯苓若出三十者當
服胡麻蔣先生云此二方是大有之要法長生神仙

之祕寶寶玄經云茯苓治少胡麻治老合以齋戒服
以朝蚤弄醴華腴火精水寶和以爲一還精歸寶此
之謂也丹醴華腴蜜也火精茯苓也水寶胡麻也裴
君以年少時所用故服茯苓二方同耳皆長生不死
必仙之奇方也若大有資力者亦可合二物信用蜜
其前擣以爲丸乃佳亦並治老少矣茯苓胡麻不必
別作之也此二方將先生乃各在一處授文公不頓
之也是以焦山而換苓方傳龔祖而胡麻方出明道
秘之文乃不可得一盡其根源也至於支公授裴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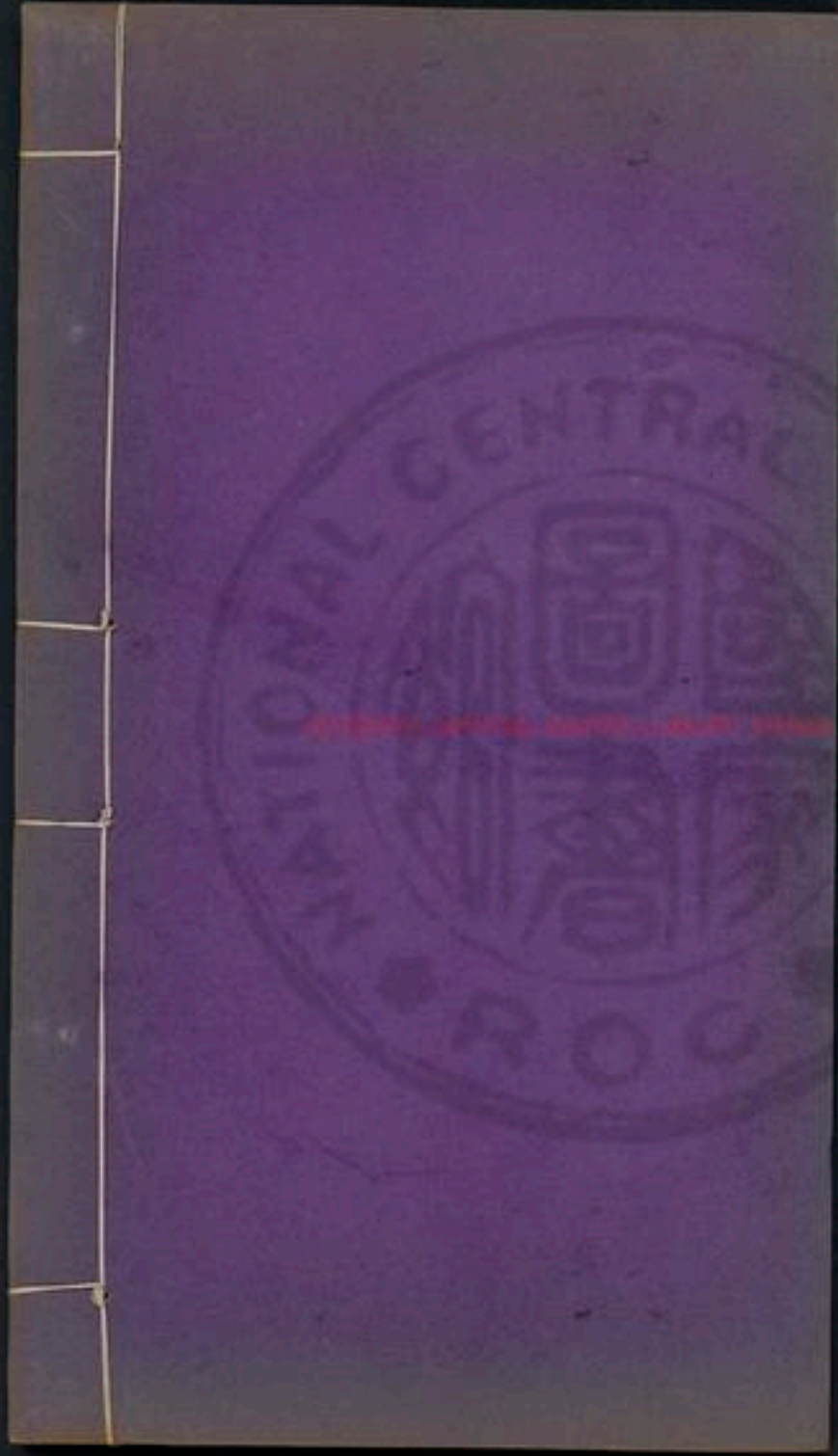
亦乃頓創靈爰之真言肆領玄真之祕塗將以逆鑿
察天錄必當已知應為仙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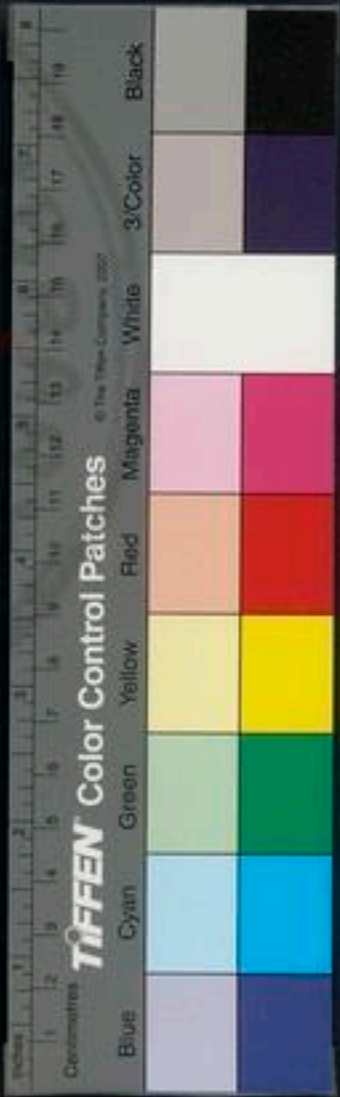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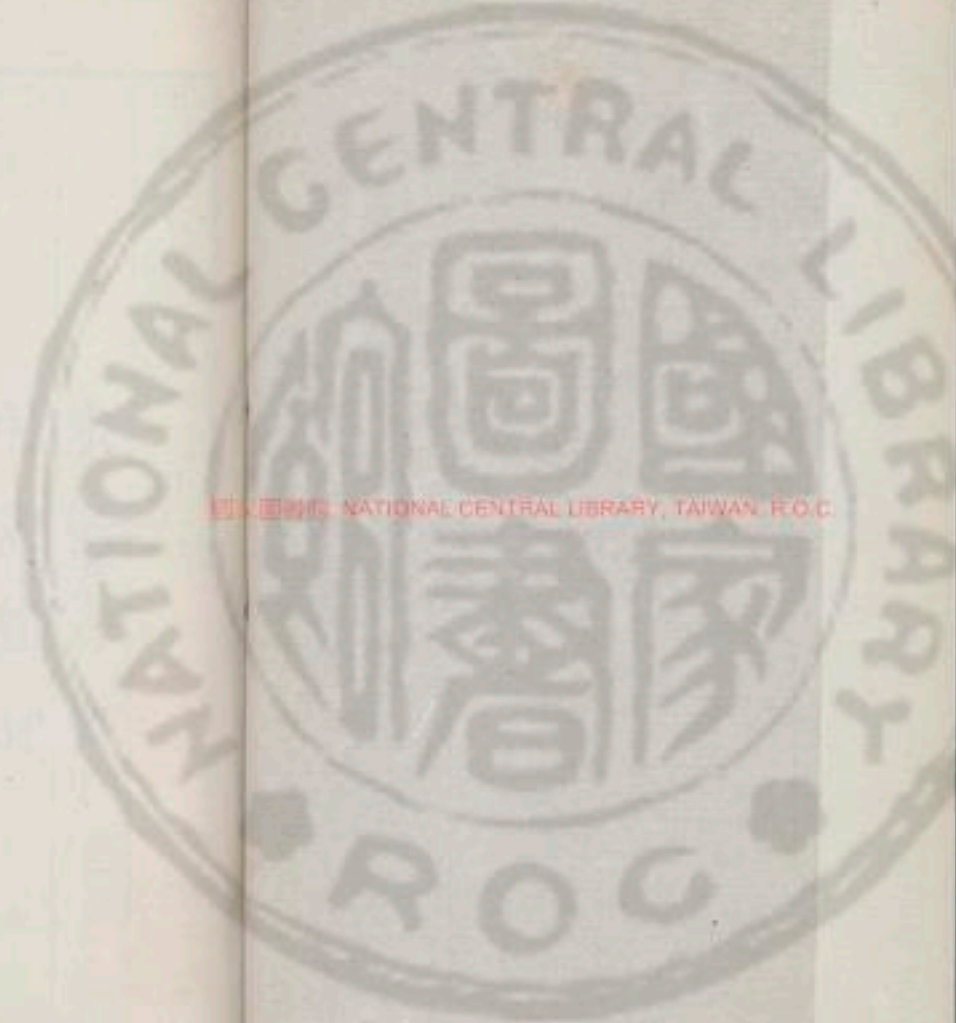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437.1902m2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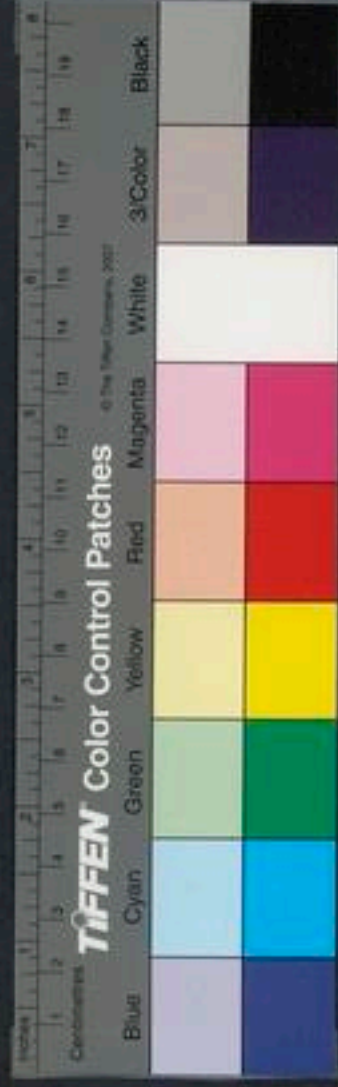
廿六

宋 張君房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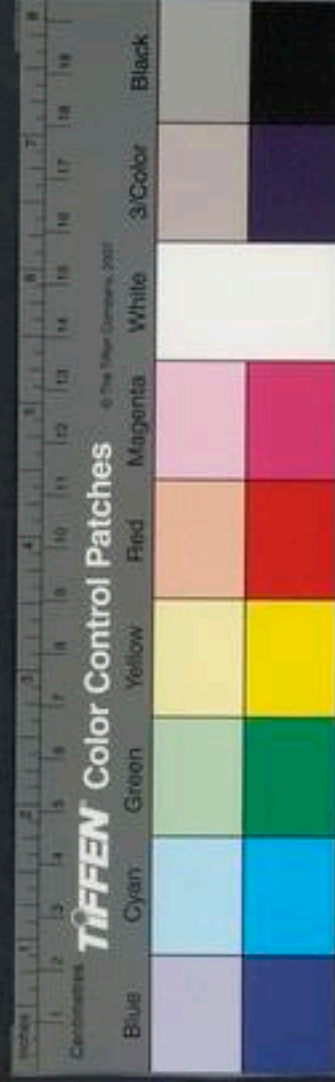
明 張萱 訂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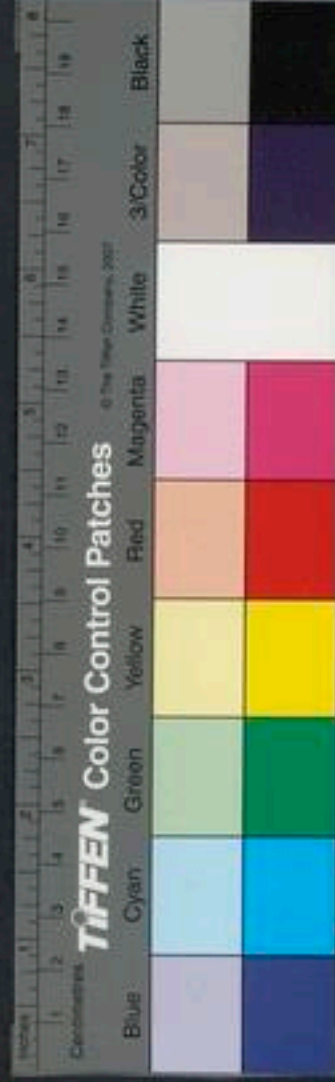
清虛真人王君內傳弟子南嶽夫人魏華存撰
華存師清虛真人王君諱褒字子登范陽襄平人也
安國侯七世之孫君以漢元帝建昭三年九月二十
七日誕焉洪基大業世籍貴盛君父諱楷以德行懿
美北州所稱舉茂才除議郎轉中壘大夫上黨太守



黃門侍郎侍中左將軍雁門太守楷正色彤管坦誠
獻替納言推謨披衿拔領率職蒞民政以禮成捨刑
寬賦不肅而敬天子賢之遷殿上三老使賓皇太子
講春秋尚書論語禮易恢恢仁長循循善誘微言既
甄摺紳乘其範大義已陳百王格其准遷光祿大夫
謚曰文侯夫人司馬遷之孫淑慎沈博德配母儀蓋
以清源高流圓穎遠映靈根散條芳華朗曜是用忠
孝敬於上葉善誘彰於文德世載英雄斯人有焉君
體六和之妙烝挺天然之嘉質含嶽秀以植韻秉靈
符而標貴暉灼煥於三晨峻逸超於玄風少讀五經
傍看百子綜算象緯通探陰陽及風烝律呂靡有不
覽也父爲娉丞相孔光女娶婦在室以和人倫而君
疑形淳觀明德獨徃高期真全絕不內盼峨峨焉若
望慶雲之杳軫浩浩焉似汎滄溟之無極神棲萬物
之類烝邁霄漢之津鴻漸鄧林展翻東園將藏鳳羽
以翳於南風匿龍華以沈於幽源是乃夜光潛躍映
耀於難掩遠名沸絕圍聲馳京夏四府交辟君即閑
夜之感喟然悲歎曰人間塵謁趣競得失利害相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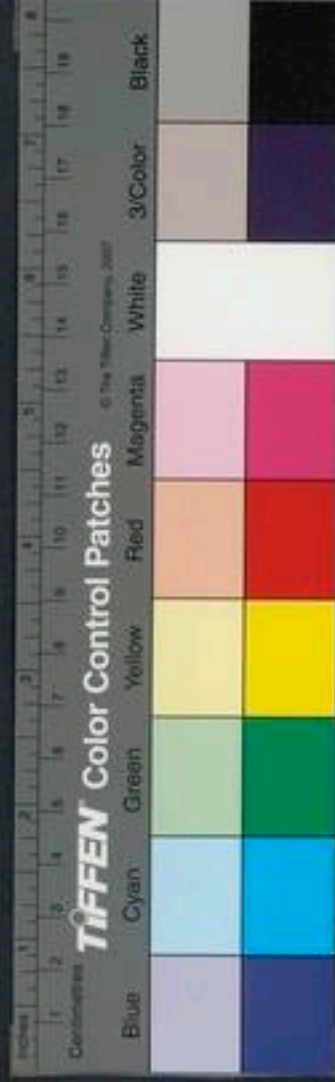


有踰鶴雛之視老燕美遂決志辭親入華山中九年
契闊備至精感昊穹神映幽人體期冥靈心唱至真
爾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之聲簫鼓之音須
臾之間漸近此山仰而望之見千騎萬乘浮虛空而
至神人乘三素雲登手把虎符朱鉞啟途擡節執旄
曲晨傾蔭錦於蔽虛神人暫停駕而言曰吾太極真
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道劬勞山林未該真要誠可
愍也勤企長生寶爲至矣君乃馳詣輪轂之下叩頭
自搏而言曰袞以肉人愚頑庸賤體染風塵恣躁亂
性然少好生道莫知以度真人曰夫學道無師無緣
自解我太極真人神仙之司主試校學者領舉正真
爾子玄錄上清金書東華名編清虛位登小有必當
掌括寶籍爲天王之任爾但注心四景勤慕上業道
自成也後隱陽洛山中感南極夫人西城真人並降
南極夫人乃指西城曰君當爲王子登之師子登亦
佳弟子也良久西城真人長嘆而謂君曰夫學道者
諒不可以倉卒期求生者不可以立爾綜故冥術棲
於玄元而高偕太妙凌重霄以纒抗矣夫道雖無形



其實有焉妙雖昧昧其實坦然子當勤求其無然後見其至有子廣延諸妙然後究其坦大得有則有生得妙則年全也子求生雖篤而未見其涯慕道雖勤而未啓其門殆猶泐湧波以索鳥巢尋長木而訪淵鱗爾是故子心疲於導引而朱宮爲之喪潰肺弊於理炁故神華爲之凋落肝勞於視盼而覓精爲之遼索脾竭於守神而丹田爲之閔滯腎困於經緯而津液爲之不澤膽銳於趨競故四肢爲之乱作五臟相攻六府顛覆三焦滯而不瀉八關絕而無續頓餽飯

勁汝身恃丹青以固汝內爾正可却衰白之凋折猶不免必死之期會徒有萬年之壽豈足貴乎西城真人遂以卽日授君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靈書八道紫度炎光石精玉馬神真虎文高仙羽玄凡三十一卷依科立盟結誓而付乃將君觀玄洲須臾而至四面大海懸濤千丈洲上宮闕朱閣樓觀瓊室瑤房不可稱記西城真人曰此僊都之府太上丈人處之乃將君入紫桂宮見丈人著流霞羽袍冠芙蓉之冠腰帶神光手把火鈴侍女數百龍虎衛階太



上丈人與西城真人相禮而已相攜共坐君時侍側
焉太上丈人曰彼所謂王子登乎學道遭逢良師將
得之美西城真人笑因命君拜拜畢太上丈人使坐
北向丈人乃設廚膳呼吸立具靈肴千種丹醴湛溢
燔煙震檀飛節玄香陳鈞天之大樂擊金瓊於七芒
崆峒啓音徹朗天丘於是龍騰雲崖飛鳳鳴嘯山阜
洪鯨湧波凌濤雲起太上座風生廣遠靈歌九真雅吟
空無玉華作唱面妃折腰爾乃衆仙揮袂萬神遷延
羽童拊節慶雲纏綿於是太上丈人會二十九真人
皆玄洲之太真公也其第一真人自稱主仙道君指
君而向西城真人言曰彼悠悠者將西城之室客上
宰之賓友耶視此子心眸澄逸神滄形凝圓晨不煥
六景發華殆真人之美者小有之賢王也未彼果何
人哉於是西城真人笑而答曰道君今何清音之不
妙曲問之陋碎哉請粗陳其歸要焉蓋夫聖匠剖太
混之一朴分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包散爲無窮
之物是故立三光呼天而置畧儀封區域呼地而制
五服制漏刻以分日夜正四時以財歲月五位以正



方面山川以定險阻城郭以自居焉兵械以自衛焉
旌旗輿服以自表用九穀以自養凡此之類象玄乎
天而形存乎地日月有幽明之分寒暑有生殺之炁
震雷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節類炁浮乎上而
衆精流乎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
性剛柔之炁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班吉凶之
徵窮達之期普陳美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也故立
之者天而行之者道受焉性合神同混而爲一流通
並行不可細得分別也於是主仙道君命侍女范運

華趙峻珠王抱真雲發瓊爰披綠蘊出上清隱書龍
文八靈真經二卷授于登又以雲碧陽水晨飛丹睽
二升賜君君拜服之真人遂將君還西城九年道成
給飛輿之車東行渡破明滄海登廣桑山入始暉庭
詣太帝君稽首再拜太帝授以龍景九文紫鳳赤書
上清神圖八道玉籙次南行渡渤海丹海登長難山
詣南極紫元夫人一號南極元君授以九道廻玄太
丹綠書又詣赤臺童子華蓋上公授以五雲夜光雲
琅水霜南極夫人曰昔日之言豈負舉哉君稽首謝



恩辭退次西行渡庾丘巨海沈羽之津登麗農山詣
紫蓋晨夫人景真三皇道君授以玉道綠字迴曜太
真隱書次北遊渡彫柔玄海濟飲龍上河匏瓜津登
廣野山詣高上虛皇大道玉君會其出遊駕日月之
晨乘紫始之光鬱藹黃系之雲勃蔚八景之曜飛真
萬億不可稱數君再拜迴唱者曰聞君乃詣上清
玉晨帝君玄清六微元石二君授以寶洞飛霄絕玄
金章及賜太極隱書龍明珠絳和雲芝君拜而飲之
卽身金色項映圓光七曜叢華流煥映形又退登觀

之野玄圃之宮詣中皇玉帝受解形遞變流景
經乃越鬱絕濟弱河而詣龜臺謁九靈太真上清夫
人退更清齋三月受三華寶曜瓊文琅書靈暉上籙
七晨素經退又清齋三年浮浩汗之河登白空虞山
山周迴三萬里遊行翌日趨詣紫清太素瓊闕卽大
素三元上道君所治焉處丹靈白玉宮飛映絕曜紫
霞落煥七光交陳結於雲宇之上奇麗玄黃不可名
字仙童玉女侍右天尊蓋無數也君既至稽首再拜
詣瓊闕之下久時大素三元上道君乃使繡衣命者



西林藻授君金真玉光流金火鈴豁落七元八景飛
晨又使清真左夫人郭靈蓋右陽玉華仲飛姬齋神
策玉璽授君以爲太素清虛真人領小有天王三元
四司右保上公治王屋山洞天之中給玉童玉女各
三百人主領上清玉章太素寶玄太極上品九天靈
文六合祕籍山海妙經悉主之焉又總括洞內明景
三靈真得乘虎旂龍輦金蓋瓊輪八景飛輿出入上清
受事太素寢宴太極也後歸西城清齋三月授書爲
太素清虛真人矣

紫陽真人周君內傳

紫陽真人姓周諱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丞相勃
七世之孫以冠族播流世居貴宦祖父玄元鳳元年
爲青州刺史父祕爲范陽令時君始生焉父後積秩
累遷官至陳留刺史君時年十六隨從在郡始讀孝
經論語周易爲人沈重少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好獨
坐靜處不結名好然精思微密所存必感常以平旦
之後日出之前正東向立漱口咽液服炁百數向日
再拜旦旦如此爲之經年父怪而問之所行何等君

長跪對曰義山中心好日光長景之暉是以拜之爾
至月朔旦之日輒遊市及閭閻陋巷之中見窮乏飢
餓之人解衣與之時時上登山喟然悲歎或入石
室中歡然獨笑時陳雷大儒名士聞君盛德體性沈
美咸修詣焉君輒稱疾不見賓客漢侍中蔡咸陳雷
高士亦頗知道聞君德行數往詣君輒解疾不欲見
之父乃大怪怒責之督切使出見之既不得已遂出
相見咸大發清談及論神仙之道變化之事君乃疑
默內閉斂神虛靜頷而和之一不答也是歲大旱斗
米千錢路多飢羣君乃傾財竭家以濟其困陰行之
人亦不知是君之慈施也對法兩物如臨赤子斯積善
德仁愛之施矣後遇陳雷黃去告君曰聞君好道陰
德流行用思微妙誠感於我是以相詣吾是中嶽仙
人須林宇子玄也本衛人靈公末年生少好道德受
學於岑先生見授鍊身消災之道術後又遇仇公公
乃見教以服炁之法還神守竟之事吾行之甚驗大
得其益子少知還陽精髓不泄又知導引服炁吞景
咽漿不復須陰丹內術補胎之益也然猶三蟲未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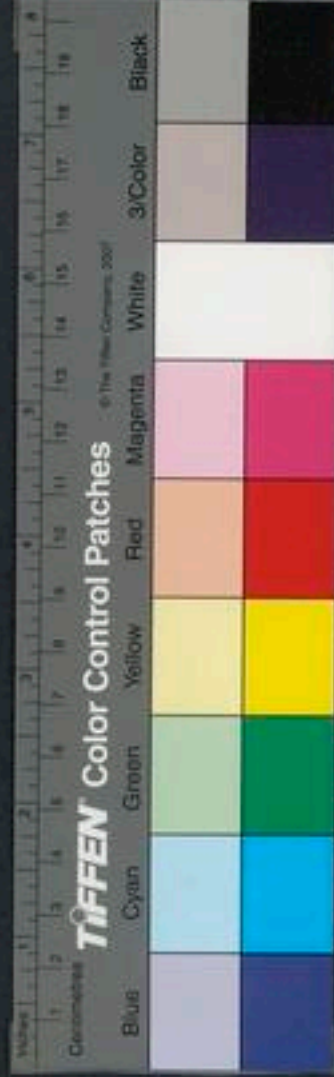


三尸未死故導引服炁不得其理可先服制蟲細丸以殺穀蟲蟲有三名一名青古二名白姑三名血尸謂之三蟲三蟲在內令人心煩滿意志不開所思不固失食則飢悲愁感動精志不至仍以飲食不節斷也雖復斷穀人體重滯奄奄悶所夢非真顛倒翻錯邪俗不除皆由此蟲在內搖動五藏故也殺蟲之方如後

附子五兩麻子七升地黄六兩木七兩茱萸根大者七寸桂四兩

雲芝英五兩

凡七種先取菖蒲根煮濃作酒使清淳重美一斗半以七種藥攷咀內器中漬之亦可不用攷咀三宿乃出曝之令燥又取前酒汁漬之三宿又出曝之須酒盡乃止曝令燥內鐵臼中搗之下細篩令成粉取白蜜和之令可丸以平旦東向初服二丸如小豆漸益一丸乃可至十餘丸也治腹內絃實上炁心曾結塞益肌膚令體輕有光華盡一劑則蟲死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則自然落矣亦可數作不限一劑也然後合四鎮丸加曾青黃精各一兩以斷穀畢若導引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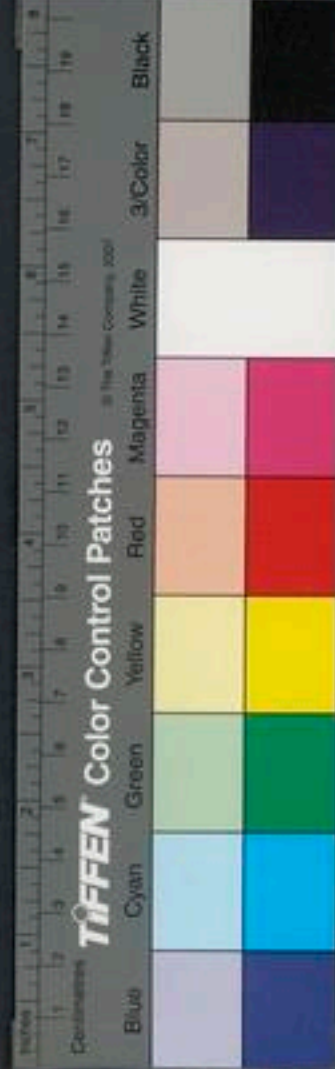
烝不得其理可先服食衆艸藥巨勝茯苓木桂天門
冬黃連地黃大黃桃檉及皮任擇焉雖服此藥以得
其力不得九轉神丹金液之道不能飛仙矣爲可延
年益壽亦辟其死也君按次爲之服食木五年身生
光澤徹視內見五臟乃就仙人求飛仙要訣仙人曰
藥有數種仙有數品有乘雲駕龍白日升天與太極
真人爲友拜爲仙宮之主其位可司真公定元公太
生公及中黃大夫九氣丈人仙都公此皆上仙也或
爲仙卿大夫上仙之次也遊行五嶽或造太清役使
鬼神中仙也或受封一山總領鬼神或遊翔小有群
真清虛之宮中仙之次也若食穀不死日中無影下
仙也或白日尸解過死太陰然後乃仙下仙之次也
我愛消子祕要是中仙耳子名上金書當爲真人我
之道非子非真人所學也今以守三一之法靈妙小
有之書二百事傳子石菌朱柯若乾芝與子服之吾
道畢矣子可遠索師也君再拜受教退而服神芝五
年目視千里行日行五百里遂巡行名山尋索仙人
聞蒙山樂先生能讀龍蹻經遂往尋之遇芥門子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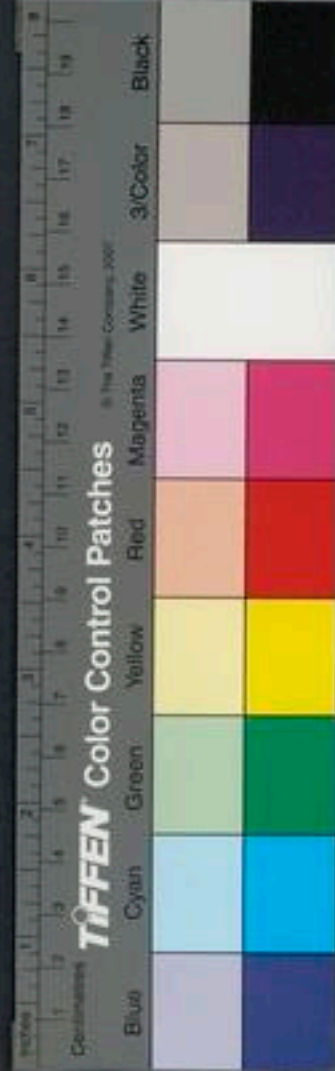
是授以龍蹻經及三皇內文退登王屋山遇趙侗子
受芝圖十六首及五行秘符又遇黃先生受黃素神
方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書四十四訣退登礪冢山
遇上衛君受太素傳左乙混洞東蒙之錄右庾素文
攝殺之律退登嵩高山遇中央黃老君合會仙人在
其上太室洞門之內君頓頭再拜乞長生度世黃老
君曰子存洞房之內見白元君耶君對曰實存洞房
嘗見白元君黃老君曰子道未足矣未見無英君也
且復存行受諸要訣當以上真道經授子矣見白元
君下仙之事可壽三千年見無英君乃爲真也可壽
一萬年矣君再拜受教而退遊行天下名山大澤西
登白空山遇沙野帛先生受太清上經退登峨嵋山
入空洞金府遇甯先生受太丹隱書八稟十訣退登
岷山遇陰先生受九赤班符退登岐山遇臧延甫受
憂樂曲素訣辭乃登梁山遇淮南子成受天關三圖
乃退登牛首山遇張子房受太清真經乃退登九嶷
山遇李伯陽受李氏幽經乃遊登鍾山遇高丘子受
金丹方二十七首乃登鶴鳴山遇陽安君受金液丹



經九鼎神丹圖乃登猛山遇青精先生受黃素傳乃
登陸渾山潛入伊水洞室遇李子耳受隱地八術乃
登戎山遇趙伯玄受三九素語乃登陽洛山遇幼陽
君受青要紫書三五順行乃登霍山遇司命君受經
命青圖上皇民籍乃登鳥鼠山遇墨翟子受紫度炎
光內視圖中經乃登曜名山遇太帝侯夜神童受金
根之經乃登委羽山遇司馬季主受石精金光藏景
化形乃登大庭山遇劉子先受七變神法乃登都廣
建木遇谷希子受黃炁之法太空之術陽精三道之
要乃登桐栢山遇王喬受素奏咒符乃登大華山遇
南嶽赤松子受上元真君書乃登太冥山遇九老仙
都君受黃水月華四真法乃登合黎山遇皇人受八
素真經太上隱書乃登景山遇黃臺萬畢先生受九
真中經乃登玄壘羽山遇玉童十人九炁丈人得白
羽紫蓋服黃水月華法乃到桑林登扶廣山遇青真
小童君受金書祕字乃退南行朱火登丹陵山遇龔
仲陽受仙忌真記乃西遊登空山見無英君而退洞
房中無英君處其左白元君處其右黃老君處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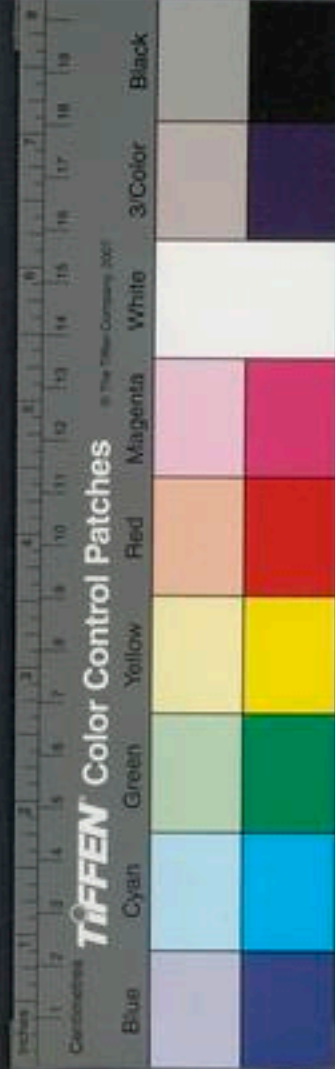
無英君服金精朱碧玉綾之袍光赤朝霞流景耀天
要太上靈炁之章佩九帝祛邪之策戴翠上紫靈之
冠蓋太玄丹靈上元赤子之祖父也左連青宮之炁
炁灌萬神乃未有天地先自虛空而生矣白元君服
丹玉之錦雲羅重袍白光內朱流景參天垂睥映神
玄黃徹虛要太上靈精之章佩玄元攝魔之策戴招
龍皂冠蓋玉房雲庭上元赤子之父右夾皓青之室
朝運生者也中央黃老君是大極四真王之師老矣
上攝九天中游崑崙黃闕來其外紫戶在其內下與
二君入洞房圓三寸威儀具焉夫至思神見得爲真
人若見白元君得爲下真壽三千歲若見無英得爲
中真壽萬歲若見黃老與天相傾上爲真人列名金
臺君既詣之乃再拜頓首乞與上真要訣黃老君曰
可還視子洞房中君乃冥目內視良久果見洞房之
中有二神人無英白元君也被服狀如在空山中者
黃老君笑言曰微乎深哉子用意思之精也此白日
升天之道子還登常山授子上真之道君乃還常山
石室中齋戒念道復積九十餘年中白元君無英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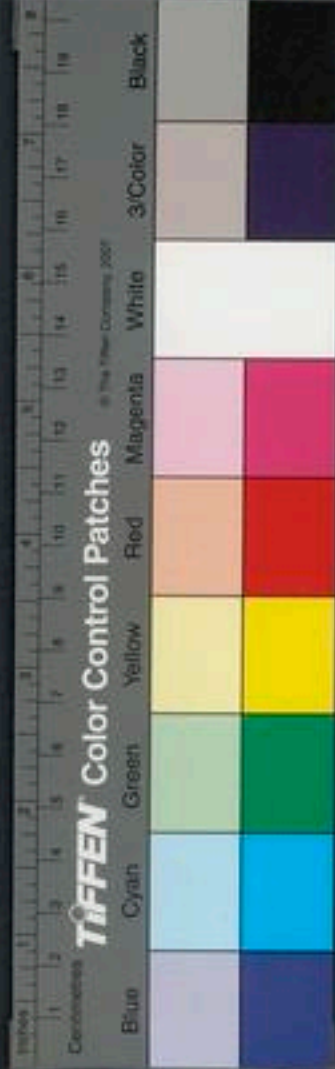
黃老君遂使受之大洞真經三十九篇有玉童二十一人玉女二十一人皆侍直燒香晝夜習之積十一年遂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上詣太微宮受書爲紫陽真人佩黃旄之節八威之策帶流金之鈴服自然之衣食玉醴之粒飲金液之漿治葛衍山金庭銅城所謂紫陽宮也紫陽有八真人君處其右一日三登崑崙一朝太微帝君以磻家爲紫陽別宮所謂洞庭潛宮也磻冢山有洞穴潛行通王屋清虛小有天亦潛通閻風也

馬明生真人傳

馬明生者齊國臨淄人也本姓和字君寶少爲縣吏捕賊爲賊所傷遇太真夫人適東嶽見而憫之當時殆死良久忽見一女子年可十六七服奇麗姿容絕世行步其僞問君寶曰汝何傷且也君寶以實對夫人曰汝所傷乃重可關於肺五臟泄瀉血凝絳府烝激腸外此將死之急也不可復生如何君寶知是神人叩頭求哀乞賜救護夫人於肘後筒中出藥一丸大如小豆卽令服之登時而愈血絕瘡合無復慘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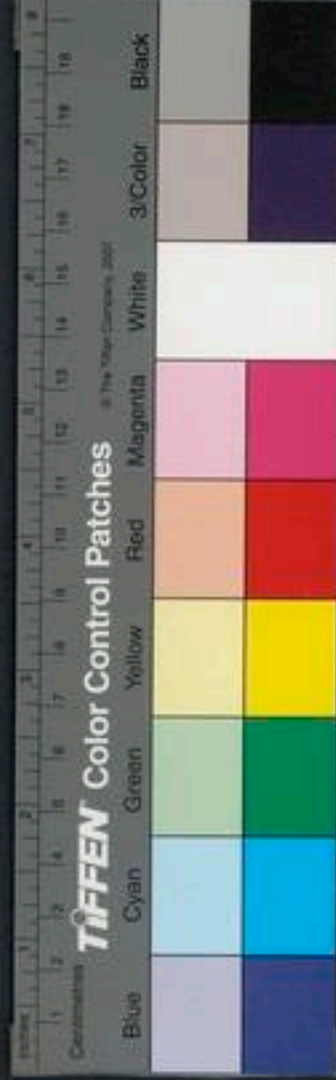


君寶再拜跪曰家財不足以謝不知何以奉答恩施
惟當自展駑力以報所受爾夫人曰汝必欲以謝我
意亦可佳可見隨去否君寶乃易名姓自號馬明生
隨夫人執役夫人入東嶽岱宗山峭壁石室之中上
下懸絕重巘深隱去地千餘丈石室中有金牀玉几
珍物奇瑋乃人跡所不能至處也明生初但欲學金
瘡方既見其神仙來往乃知有不死之道且夕供給
掃灑不敢懈倦夫人亦以鬼怪狼虎眩惑眾變試之
明生神情澄正終不恐懼又使明生他行別宿因以
姪女於臥息之間調戲令接之明生心堅志靜固無
邪念夫人或行去十日五日還或一月二十日輒見
有仙人賓客乘龍駕鳳往來或有拜謁者真仙彌日
盈座客到輒令明生出外別室或立致精細廚食肴
果非常香酒奇漿不覺而至不可目名或呼明生坐
與之同飲食又聞空中有琴瑟之音歌聲宛妙夫人
亦時自彈琴瑟有一弦五音並奏高玄響激聞於數
里衆鳥皆爲集於岫室之間徘徊飛翔驅之不去蓋
天人之樂自然之妙音也夫人棲止常與明生同石



室中而異榻爾幽寂之所都惟二人或行去亦不道
所往之處但見常有一白龍來迎夫人即著雲光繡
袍乘白龍而去袍上專是明月珠綴著衣縫帶玉佩
戴金華太玄之冠亦不見有從者既還即龍自去不
知所在石宜王牀之上有紫錦被褥緋羅之帳中有
服玩之物瑰金函英玄黃羅列非世所有不能一一
知其名也有兩卷素書上題曰九天太上道經明生
亦竟不敢發舒視其文也惟供給掃灑守囑室而已
至於玩服亦不敢竊閱之亦不敢有所請問如此五

年愈加勤肅輒不急惰夫人歎而謂之曰汝可謂真
可教也必能得道者也以子俗人而不淫不慢恭仰
靈炁而莫之廢雖欲求死亦焉可得乎因以姓字本
末告之曰我名婉羅字勃遂事玄都太真有子爲三
天太上府都官司直總糾天曹事官秩比人間卿佐
也年少數委官遊逸虛廢事任有司奏劾降主東嶽
退真王之編司鬼神之師五百年一代其職因來視
之勵其後使修守政事以補其過我久在人間今奉
君王命又被太上召不復得停念汝專謹故以相語



欲教汝長生之方延年之術而我所受服以太和自
然龍胎之體適可授三天真人不可以教始學之者
固非汝所得聞矣縱或聞之亦必不能用以持身也
有安期先生曉金液丹法其方秘要便可立用是九
君太一之道白日升天者矣安期明日來吾將以汝
付囑之焉相隨稍久其術必傳明日安期先生至乘
駁驢者緋衣戴遠遊冠精玉珮及虎頭鬚囊視之可
年二十許潔白嚴整從六七僊人皆執節奉衛見夫
入揖之甚謹稱下官須臾設酒果廚膳飲宴平日許
夫人語明生曰吾不復得停汝隨此君去勿憂念也
我亦時時當往視汝因以五言詩二篇贈之可以相
存明生流涕而辭乃隨先生受九丹之道詩曰

其一

暫捨墻城內命駕岱山阿仰瞻太清闕雲樓鬱嵯峨
虛中有真人來往何紛葩鍊形保自然俯仰食太和
朝朝九天王夕館還西華流精可飛騰吐納養壽牙
至藥非金石風生自然歌上下凌景霄羽衣何娑娑
五嶽非妾室玄都是我家用看榮競子篤似蛙與蟆



顧盼塵濁中憂患自相羅苟未悟妙旨安事於琢磨
禍湊由道泄密慎福臻多

其二

昔生崑陵宮共講天年延金液雖可遐未若太和僊
仰登冥靈臺虛想詠靈人忽遇扶桑王九老仙都真
駕駮紫虬輦靈顏一何鮮啟我尋長途邀我自然津
告以鴻飛術受以玉胎篇瓊膏疑玄公素女爲我陳
俯挹琳鳳腴仰上飄三天雲綱立爾步五嶽可暫還
玄都安足遠蓬萊山脚聞傳授相親愛結友爲天人

替卽游刑對禍必無愚賢秘則享無傾泄則軀身

明生乃隨安期先生負笈西之女凡北到圓丘南至
秦盧潛及青城九疑周遊天下二十年中勤苦備嘗
安期乃曰子真有仙骨何專恭之甚耶吾所不及也
遂授以太清金液神丹方而告之曰子若未欲升天
但先服半劑與明生相別而去明生乃入華陰山依
方合金丹餌之半劑得仙而與俗人無異人莫識其
非凡漢靈帝時惟太傅胡廣知其有道嘗訪明生以
國祚大期間之明生初不對後亦告焉無不驗者後



人怪其不老遂復服金丹半劑白日昇天臨去著詩
三首以示將來漢光和三年也詩曰

其一

太和何久長人命將不永喻如朝露晞奄忽睡覺頃
生生世所悟傷生由莫靜我將尋真人澄神挹容景
盤桓崑陵宮玄都可馳騁渴子牽我遊太真來見省
朝朝王母前夕歸歸嶽嶺仰徘徊瑤葩俯漱琳琅片
千齡猶一刻萬紀如電頃

其二

天地自有常人命最驗我若驚弦發時猶輕矢逝
雖有灼灼姿玉爲塵土穢林艸無秋耀綠葉豈終歲
惜此繁茂推哀彼寒霜厲有存理必亾有興故有廢
真官戲玄津與物無疑滯神沖紫霄內形棲山水際
對虛忘有懷遊日記容高風塵將何來真道故可大

其三

濁塗諒爲歎世樂豈足預振褐掃塵遐飄飄獨遠舉
寥寥曠嶽際蕭蕭縱萬慮靈真與我遊落景乘鴻御
朝乘雲輪來夕駕扶搖去激嘈天地中豈聲安得附



陰真君傳陰真君自敘附

陰長生者新野人漢和帝元元八年三月巳丑立皇
后陰氏即長生之曾孫也少處富貴之門而不好榮
位潛居隱身專務道術未聞有馬明生得度世之道
乃以入諸名山求之到南陽太和山中得與相見乃
執奴僕之役親運履舄之勞明生不教以度世之法
但旦夕與之高談榮華當世之事治生園圃之業十
餘年長生未嘗懈怠同時有共事明生者十二人皆
怨恚歸去獨長生禮敬彌肅而明生數因言語得失
之際屢罵之長生乃和顏悅心奉謝不及如此積一
十年後清閑之日明生問其所欲長生跪曰惟乞生
爾今以糞艸之身委質天匠不敢有所汲汲憚於遲
速也明生哀其語乃告之曰子真是能得道者也乃
將長生入青城山中煮黃土爲金以示之立壇歃血
即日以太清金液神丹授之欲別去長生乃叩頭陳
謝暫留仙駕拜辭曰弟子少長豪樂希執卑遜尅身
勵已若臨冰谷不能弘道讚德宣暢妙味徒尸素壁
立而老耄及之是以心存生契捨世尋真天賜嘉會



有_幸遭遇自執箕箒二十二年心力莫植常懼毀替
筋力弱蒲薄微効靡騁恩養不酬夙夜感慨告以更
生頓受靈方是將_次之質蒙延續之年炎林樵艸惠
膏澤之霑若絕_炁以其蘇息警_開開其視聽感荷殊
戴非_啞詞所謝昔太歲庚辰間先生與南嶽真人洪
崖君雲成公瀛洲仙女數人共坐論傳授當委_緝之
誓教授有交帶之盟應祭九老仙都九炁丈人諸君
禱祠受之大藥必行不祭而受爲之不成弟子預在
曲室嘗侍帷側亦_異聞諸仙起未得道之言說昔受

每_嘗及美先生今日見論不復陳此或非先生所授
之不盡將恐是弟子困窮爾馬明生慰諭之曰非有
不盡汝性_耽玄味專_炁而和靈官幽鑒以相察夫不
復_頌委爲俗人之信耳於是長生入武當山石室中
合丹又服半劑不_即升天而大作黃金數萬斤以布
施天下窮乏不問識與不識周行天下與妻息相隨
舉門皆壽後委之入平都山白日升天臨去著書九
篇云上古仙者多美不可具記而論但漢興已來高
士得仙者四十五人迨子爲六美二十人見尸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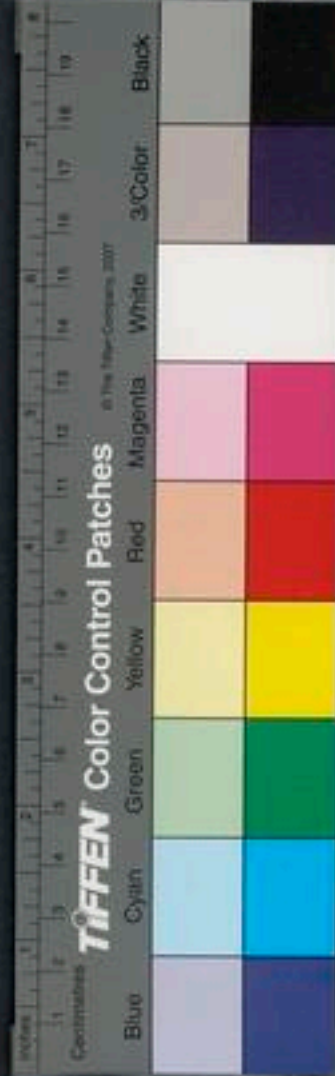
卷之三十一
餘者白日升天焉弟子丹陽葛洪字稚川日嘗聞諺
言有云不夜行則不知道上有夜行人今不得仙者
亦安知天下山林間密自有學道得仙者耶陰君已
服神藥雖未升天然方以嚴羈同聲相應便自與仙
人相尋求聞見故知此近世諸仙人之數爾而俗人
謂爲不然已所不聞則謂之無有不亦悲哉夫艸澤
閑士以隱逸得志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揚名聲不
修求友不營聞達猶不能識之又況仙人亦何急乎
羽蘭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陰真君自敘

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子受仙君神丹要訣道成
去世副之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真人行乎去來何爲
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丹行炁導引俛仰屈伸服食
艸木可得小道不能永度於世以至天仙子欲聞道
此是要言積學所致不爲有神上士爲之勉力加勤
下愚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

吳猛真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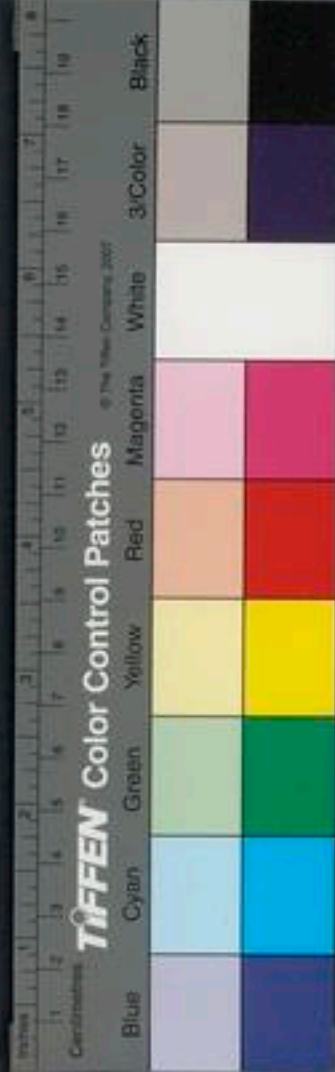
吳猛字世雲豫章人也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膝下



無驕慢色後得道海昏上僚路有大蛇時或斷道以
悉吸吞行人行旅爲絕猛與弟子往除蛇害蛇乃入
藏深穴猛勅南昌社公追蛇蛇頭高數丈猛踏蛇尾
公背而以足按頭弟子斫殺之猛云此蛇是蜀精蛇
死則杜殺滅矣果如言將軍王敦迎猛道過宮亭廟
神具官僚迎猛猛曰汝神王已盡不宜久居非據我
不相問也神乃去至蜀見敦時多疫病猛標浦水百
步飲者皆愈日中請水者將千人敦惡之於座收猛
奄然失去大相檢覆猛恐坐者多乃徐步於萬人之
中還船天地冥合乘風迅逝一宿至家弟子見兩龍
負船眼如甕大猛云敦踐人君之位命終此稔其年
敦死後太尉庾亮迎猛至武昌傾歸自言算盡未至
家五十里亡殯後疑化弟子開棺不見其尸

許遜真人傳

許遜字敬之南昌人也少以射獵爲業一旦入山射
鹿鹿胎從弩箭簷中出墮地鹿母舐其子未竟而死
遜愴然感悟折弩而歸聞豫章有孝道之士吳猛學
道能通靈達聖歎我緣薄未得識之於是旦夕遙禮



拜猛久而彌勤已鑿其心猛升仙去時語其子云吾
去後東南方有人姓許名遜應來吊汝汝當重看之
可以真符授也至時遜果來吊其子以父命將真符
傳遜奉修真感有愈於猛

許邁真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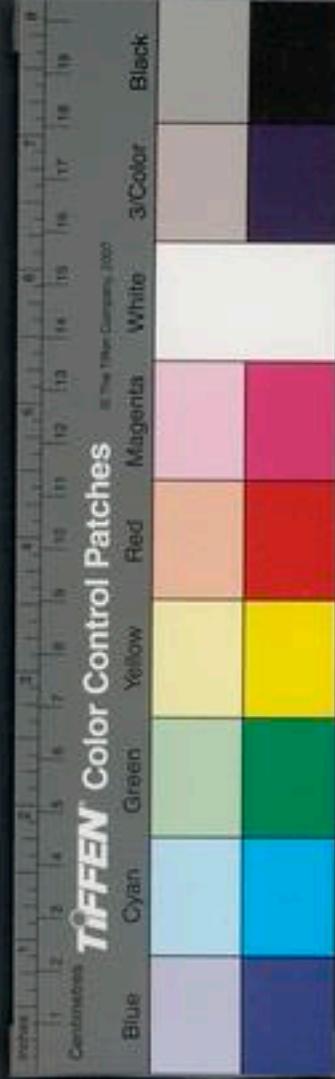
許邁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容人也世爲胄族冠冕
相承映總角好道潛志幽契曾從郭璞筮卦遇大壯
之大有上六爻發璞謂映曰君元吉自天宜學輕舉
之道初師鮑靚受中部之法及三皇天文一旦辭家

往而不返東入臨安縣山中散髮去累改名遠遊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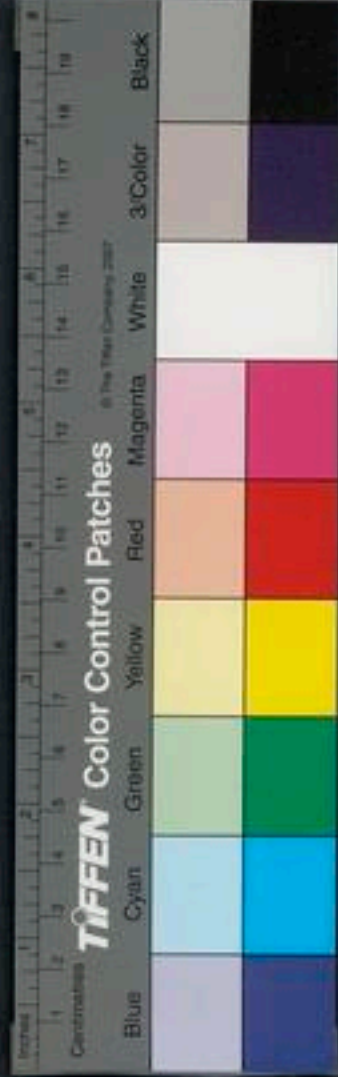
太黃精漸得其益注心希微日夜無間數年之中密
感玄虛太元真人定錄茅君降授上法遂善於胎息
內觀步斗隱逸每一感通將超越雲漢後移臨海赤
山遇王世龍趙道玄傳太初映因師世龍受解束反
行之道服玉液之腦精三年之中面有童顏靈應得
道三官都禁遣典柄侯周魴主非使者巖白虎出丹
簡罪簿各執一通誥映諸愆如其無答便當執也賴
得龔幼節李開林相助映甚怖懼強長嘯叱咤而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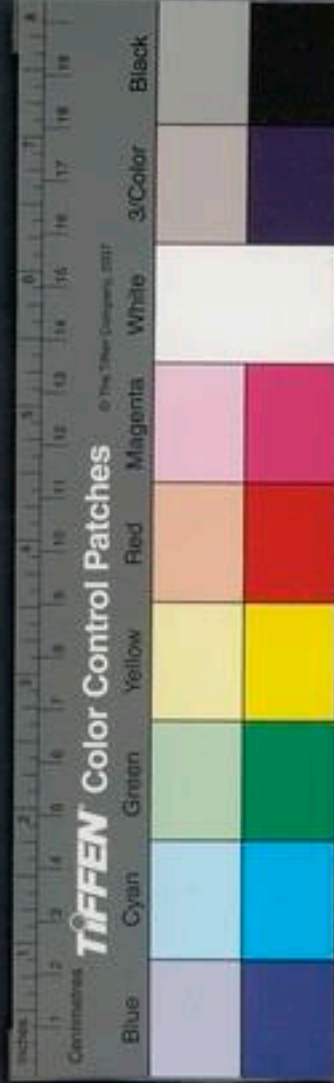
曰大道無親惟善是與天地無私隨德乃矜是以阪
泉流血無違龍髯之舉三苗丹野涿鹿絳艸豈妨大
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祖許子阿者積仁蘊德
陰加鳥獸遇凶荒疫癘之年百遺一口子阿散財拯
救自營方藥已死之命懸於子阿手得濟者四百八
人德墜我等應得仙者五人皆錄字青宮豈是爾輩
所可豫乎言畢會司命君遣中候李遵握鈴而至魘
等笑而奏即得度名東宮爲地仙中品映第五弟謚
小名穆宮至護軍長史散騎侍郎年七十二捨世尋
仙而通靈降真先經患滿腹中結塞小便不利遇西
王母第二十七女號曰紫微夫人謂穆曰此病冢訟
之所致家又有怨鬼爲害可服術自得豁然除去紫
微夫人因作厭水紋以傳穆依方修合服十旬都愈
眼明耳聰容貌日少司命君授以飛步之道告穆曰
淵奇體道解幽達精虛中受物柔德順貞寬慈博採
聞道必行道遙飛步啟誠坦平策龍上超浮煙三清
寔真仙之師友乃長里之先生必當封牧鍾邑守伯
仙京傳佐上德列書絳名穆第二子虎牙耀頰玄根



列景真圖諸天仙人咸謂爲寅獸白齒定錄君所告
服藥事多隱語誌諸姓名曰鳳棲喬木素衣翩然履
順恩貞疑心虛玄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
以少顏三八合明次竹玄真解駕偃息可識洞篇瓊
刃應數適心高玄棲隱默沈正炁不衰木散除疾是
汝所宜次服餽飯兼穀勿違益髓除患肌膚充肥然
後登山詠洞講微旨獸白齒爾能見機遂得不死過
度壬辰偃息盛木玩報周書太極殖簡金書面華學
服可否自應靈符理契同歸神洞相求秘第三子玉
多入真淵疑少有徵譽司徒辟掾不就隱居茅山師
楊羲受三天正法曲素鳳文後定錄君授其上道告
玉斧曰各欲學道當如穿井井形愈深土愈難運出
才不厚其心正其行豈得見泉源耶又曰夫學道當
專注精無散念撥奢侈保沖泊寂焉如密有所觀熙
焉若潛有所得始得道之門也猶未入道之室也所
謂知道爲易學道爲難者也若乃幽寂沈味保和天
真耽正六府無視無聽此乃道之易也卽是不能爲
之者所以爲難矣許侯研之哉斧子瑩之哉年二十



八超然登仙映於東山與穆書曰吾自寄神炁收景
東林沐浴明丘乖我同生每束瞻滄流歎逝之迅西
盼雲崖哀興內發髮鬢故鄉渺何壘壘將欲返身歸
塗但矯足自抑爾於是靜心一思逸憑靈虛登巉崎
峴引領仰玄真志飛上遊空竦真始覺形非我質遂
忘軀逐神矣浪心飄外世終永絕足樂幽林外難一
塞建志不倦精誠無廢遂以明師見授奇術請講新
妙玉音洞密吐納平頰鍊形保骨沖炁夷泯無復內
外也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返滯性之不早吾得道
之壯艱辛情事定錄真君以當說之矣崇賴成覆我
濟之功天地不能踰也聞弟遠造上法偶真重幽心
觀靈無炁陶太素登七關之魏峩味三辰以積遷虛
落霄表映朗九玄此道高妙非吾徒所聞也亦由下
挺稟淺未由望也然高行者常戒在危始得趣者常
險乎將失禍福之萌於斯而用道親於勤神歸精感
丹心待真招之須臾若念慮百端協以營道雖騁百
年亦無冀也三官急難吾昔問之在前七考之福既
已播之於後因運乘易不亦速耶幾成而敗自己而



作試校千端因邪而生矣爾想善功苦心勞形勤立
功德萬物芸芸亦何益哉斧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
自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高乎師友之結得失
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也吾方棲神空岫廕形深
林採沂谷之幽芝掇丹艸以成真矣昔約道成當還
晚信雖未通徹粗有髮髯亦欲暫偃洞野看望墳塋
不期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略臨書增懷映報

楊義真人傳

楊義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晉簡文帝爲舍人朝隱唯
其人莫能識少好道服食^生思遂能進靈接真屢降
玄人茅君定錄安九華等授其道要西^世上君又教
服日月之精及思泥丸絳宮鍊魂制^清尸之法
玄清真人謂義曰夫爲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
造棚的操志入山惟往勿疑乃獲至真義恭受勤行
得仙簡文後師義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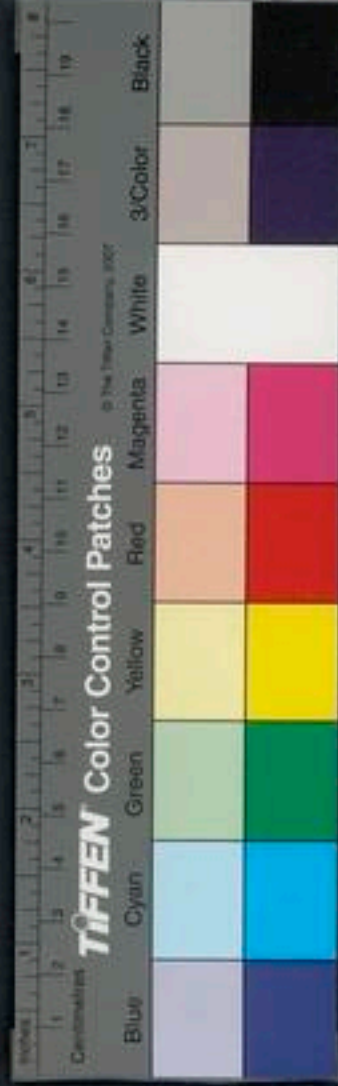
鮑靚真人傳

鮑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鑿洞於幽元深心冥
肆人莫之知按洞天記云靚及妹並是先身七世祖



李湛張慮者俱杜陵北鄉人同在渭橋爲客舍居積
行陰德好道希生故福建於觀等使易世變鍊改氏
更生合爲天倫根曾雖異德廢並同觀學明經術縉
候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
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晉太興元年觀暫往江
東於將山北道見一人年可十六七許好顏色俱行
數里其人徐徐動足觀奔馬不及已漸而遠因問曰
相觀行步必有道者其人曰吾仙人陰長生也太上
使到赤城君有心故得 我爾觀卽下馬拜問寒暄

未及有所陳陰君曰此 一復十年當交兵流血詩云
蘇峻亂足十年也君慕道久矣吾相見當得度爾仙
法考得仙者尸解爲劫上尸解用刀下尸解用竹木
皆以神丹染筆書太上太玄陰生符於刀刃左右須
吏便滅所書者而自死於牀上矣其真身遁去勿復
還家家人謂刀是其人也用竹木如刀之法陰君乃
傳觀此道又與觀論晉室修短之期皆演一爲十廣
十爲百以表元帝託云推步所知不言見陰君所說
是陰君戒其然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七

廿七

宋張君房輯

明張萱訂

傳錄

陶先生小傳

吳興謝淪永明十年作

先生諱弘景丹陽人也幼標異操聰明多識五經子
史皆悉詳究善書得古今法不肖婚宦以資營未立
且薄遊下位爲宜都王侍讀年二十餘便稍就服食
遵行道要所得符文妙法竝是真人遺跡於是業行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七

廿七

宋張君房輯

明張萱訂

傳錄

陶先生小傳

吳興謝淪永明十年作

先生諱弘景丹陽人也幼標異操聰明多識五經子
史皆悉詳究善書得古今法不肖婚宦以資營未立
且薄遊下位爲宜都王侍讀年二十餘便稍就服食
遵行道要所得符文妙法竝是真人遺跡於是業行



漸進乃拂衣止於茅山焉觀其神儀明秀矜睠有光
形細長項耳間矯矯顯然異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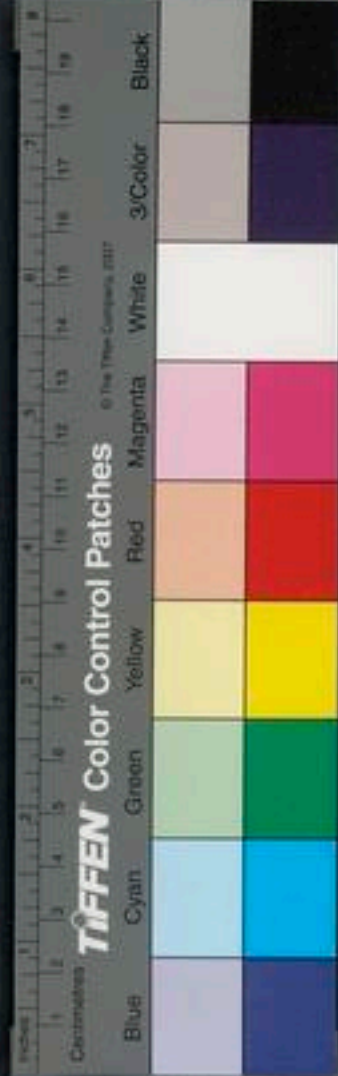
華陽隱居先生本起錄從子翊字木羽撰

永明十年太歲己卯謝詹事淪先從吳興還聞先生
已辭世入山甚懷嗟賞於路中仍爲前傳雖未能究
洽而粗舉大綱有似王右軍作許先生傳竊從叔隱
居先生諱弘景字通明丹陽人也宅在白楊巷南岡
之東宋初土斷仍割秣陵縣西鄉之桐下里至今居
之陶氏本冀州平陽人帝堯陶唐之苗裔也堯治冀
州平陽文因居焉漢興有陶舍爲高祖右司馬子青
擢位至丞相十三世祖超漢末渡江始居丹陽七世
祖濟交州刺史璜之弟仕吳爲鎮南將軍封句容侯
食邑二千戶與孫皓俱降晉拜議郎散騎常侍尚書
六世祖謨濟第三子永嘉中爲東海王越司馬領屯
軍隨王出許昌因敗仍復過江爲大將軍王敦參軍
敦爲丞相轉軍諮祭酒後隨敦南下而情懼禍及乃
啟分屬籍禁錮積年晚起爲車騎丞相參軍不就昇
平四年卒始別葬白石山之顛瞻湖北高祖毗有理



識器幹高可以文被黜不肯遊宦州郡辟命並不就
後板授南安正佐亦不起元興三年卒曾祖興公多
才藝巨營產殖舉郡功曹察孝廉除廣晉縣令義熙
二年卒祖隆身長七尺五寸美姿狀有氣力便鞍馬
善騎射好學讀書善寫兼解藥性常行拯救爲務行
參征南中郎軍事侍從宋孝武伐逆有功封晉安侯
除正佐固辭顏峻恃寵就求宅以益佛寺弗與因辭
官見譖削爵徙廣州後被恩除南海西平縣令後監
新會郡大明五年卒於彼父諱貞實字國重司徒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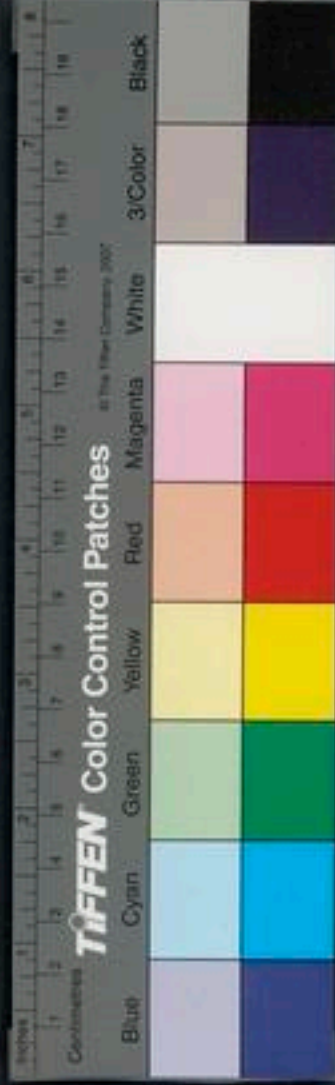
安王劉休仁辟爲侍郎遷南臺侍御史除江下孝昌
相亦閑騎射善篆隸書家貧以寫經爲業一紙直價
四十書體以羊欣蕭思話法深解藥術博涉子史好
文章美風儀凡遊從與蕭思話王釗劉秉周旋多爲
諸貴勝所賞遇元徽四年冬銜使虜庭通鄰國之好
甚得雅稱昇平元年還都具撰遊歷記并詩數千字
及所造文章等劉秉索看仍值石頭事亡失無復別
本不得傳世建元三年於縣亡背喪還葬舊墓母東
海郝夫人諱智湛精心佛法及終有異焉先是貞寶



攜家隨蕭之郢州孝建二年蕭亡其年九月母覺有
娠仍夢見一小青龍忽從身中出直東向而昇天遂
視之不見尾旣覺密語比丘尼云第子必當生男兒
應出非凡人而恐無後尼問其故以所夢荅尼云將
出家又荅審爾亦是所願時年二十五其冬仍隨蕭
部伍還都住東府射堂前參佐解中以孝建三年太
歲丙申四月三十日甲戌夜半先生誕焉是年乃閏
三月明日朔旦便是夏至母卽沐浴而起了無餘患
先生四五歲便好書今猶有六歲時書已方幅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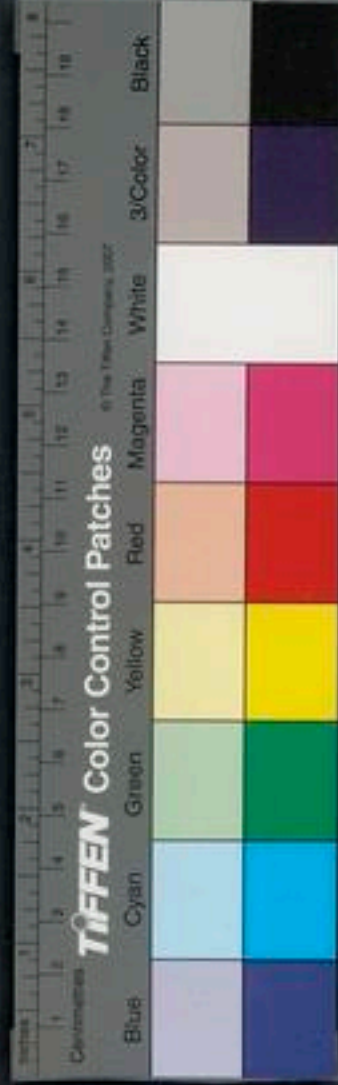
九歲十歲讀禮記尚書周易春秋雜書等頗以屬文

爲意年十一爲司徒左長史王釗子吳博士十三父
貽宅席卷隨吏部尚書劉秉之淮南郡十五歸都寓
憇中外徐胃舍後仍立別宅從此不復還舊廬十七
乃冠常隨劉秉尹之丹陽郡得給帳下食出入乘廐
馬乘第二男侯少知名時爲司徒祭酒侯雅好文籍
與先生日夜搜尋未嘗不共味而食同車而遊俱與
江敬緒炫等俱爲順帝四友故最以才學得名侯作
宋德頌連珠七警當世稱絕侯旣亡後文章皆零落



先生欲爲纂集竟不能得是歲昇明元年冬先生年二十二隨劉丹陽入石頭城就袁粲建事先生與韓賁糜淡同掌文檄及事敗城潰卽得奔出侯及第孩爲沙門以逃爲人所獲建康獄死人莫敢視先生躬自收殮瘞葬查礪舊墓營理都畢自此棄世尋山而止值宋齊之際物情未安旣結劉宗常懷憂惕父乃因紀僧真求事高帝於新亭卽蒙帳內驅使二年正月沈攸之平從還東府公仍遣使待第五息羣六息羣侍讀兼助公間嘗王先生時年二十三除巴陵

王侍郎明年侍從高祖登極還臺住殿內除太尉豫章王侍郎先生云革運之際頗有微勤何處不容三兩階級遂不拜又明年隨安成王出鎮石頭次歲夏丁孝昌府君愛上郢奉迎冬還都安厝世祖卽位以振武將軍起侍宜都王侍讀齊世侍讀任皆總知記室手筆事選須有文才者先生於吉凶內外儀禮表章爰及踐疏啟牒莫不絕衆數王書佐典書皆承授以爲准格諸侍讀多有慙憚頗致讒嫉先生亦任之不以介意年二十八服闋召拜左衛殿中將軍頗鬱



時望先生驚亦不解所以卽告庾道敏論諸屈滯庾
爲面啟武帝帝云先帝昔親命此官卿不知耶其何
辭之庾告先生先生喟然歎曰昔不受豫章王侍郎
于今五年讎爲此職驛馬非驥騄猶欲固辭庾切言
之云太元已來此官皆用名家裴松之從此轉負外
郎但問人才若官何所枉君恐爲爾誤我事庾于時
正被委任總知諸王府事先生不獲已而拜矣年二
十九清溪宮新成帝宴樂之先生拜表獻頌又有伏
曼容亦上賦於是勅遣中書省舍人劉係宣旨褒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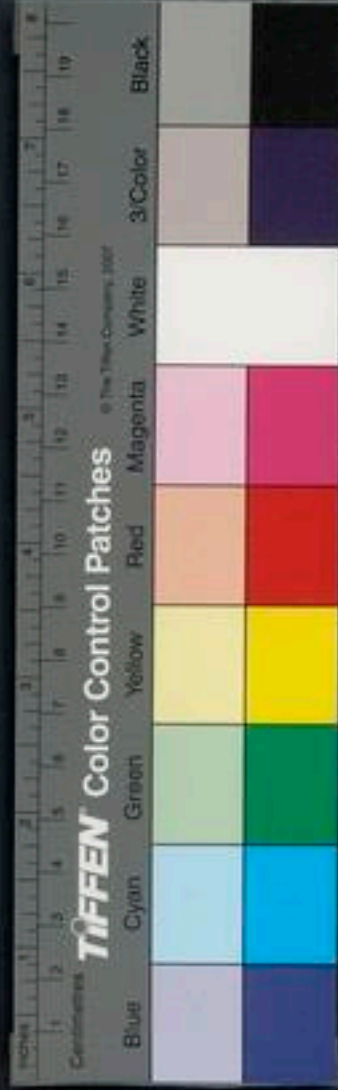
并勅豫舊宮金石會于時上意欲刻此頌於石碑王
儉沮議而止時獻賦者五人惟以先生爲最將欲遷
擢會毋憂去讎尋授振武將軍起特賜酒食省祿隨
宜都王赴京帝欲幸武進宮先生復作頌頌成而車
駕事廢不復得奏云此頌體制爽絕倍勝舊格三年
還都方除奉朝請拜竟快快與從兄書云昔仕宦應
以體中打斷必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出爲浙東一
好名縣粗得山水便投簪高近宿昔之志謂言指掌
今年三十六矣方作奉朝請此頭顱可知矣不如早



去無自勞辱明年五月遂拜表解職求訖巖林青雲
之志於斯始矣是歲永明十一年壬申歲也先生初
隱不欲辭省出仍脫朝服掛神虎門鹿巾徑出東亭
已約語左右曰勿令人知爾乃往與王晏語別晏云
主上性至嚴治不許人作高奇事脫致忤旨坐貶罪
咎便恐違卿此志詎可作先生嘿思良久答云余本
徇志非爲名若有此慮奚爲所宜於是卽不請省直
上表陳誠詔賜帛十疋燭二十錠又別勅月給上茯苓
五斤白蜜二十以供服餌先生既遂命理船東下

金餞於征虜亭舉酒揮袂皆云江東比來未有

此事乃見今日爾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先生云
此山是金壇洞宮周迴百五十里名曰華陽之天有
三茅司命之府故名曰茅山所以自稱華陽隱居亦
猶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凡絳人間書疏皆以此
號代名先善稽古訓詰七經大義備解而不好立義
異於先儒議論惟著紙不甚口談尤好五行陰陽風
角炁候太一遁甲星曆算數山川地里方國所產及
醫方香藥分劑蟲鳥艸木考校名類莫不該悉善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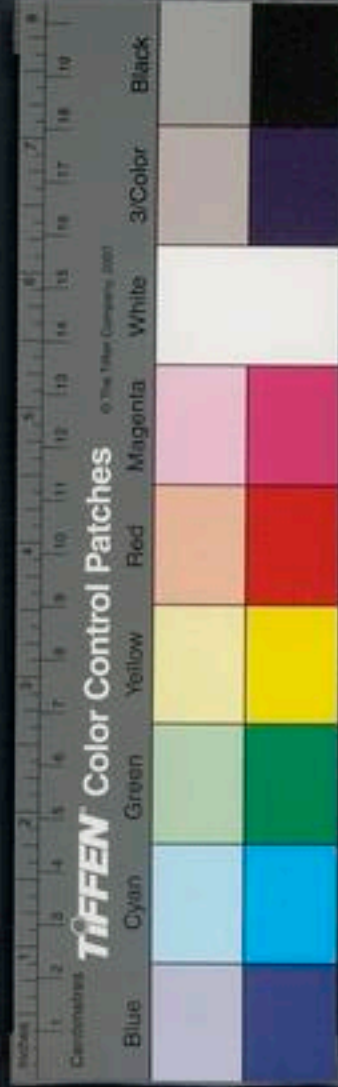


書不類常式別作一家骨體勁媚琴碁騎射亦皆領括常言心中恒如明鏡觸形遇物不覺有滯礙爲人少憂感無嫉競淡哀樂夷喜怒時有形於言述者云皆是欲顯事厲物了無歡愠於曾襟先生以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就興世館主東陽孫遊嶽咨稟道家符圖經法雖相承皆是真本而經歷模寫意所未愜者於是更博訪遠近以正之戊辰年始往茅山便得楊許手書真跡欣然感激至庚午年又啓假東行浙越處處尋求靈異至會稽大洪山謁居士婁慧明

又到餘姚太平山謁居士杜京產又到始寧龜山謁法師鍾義山又到始豐天台山謁諸僧標及諸處宿舊道士並得真人遺跡十餘卷遊歷山水二百餘日乃還爰及東陽長山吳興天目山於潛臨海安固諸名山無不畢踐身本輕捷登陟無艱贍郵寒棲拯救危急救療疾恙朝夕無倦其別有陰恩密惠人莫得知之雖借人書隨誤治定在人間製述甚多了不存錄謹條先生所撰記世道書名目如左

學苑十秩百卷

此一書先生常云群書外禱欲探一專不可備檢乃鈔撰古今要用以類



謂從爲一百五十條名爲學苑比於皇覽十條誠密
近時編語百無復此暇汝可理成之此書若畢於學
問手筆家無復 孝經論語集注并自立意共一秩二
地尋之務矣

三禮序共一卷

并自注

注尚書毛詩序共一卷

左傳

劉寔通義注易略例
即是易序不假復注

老子內外集注四卷

并自注

國志議述一卷抱朴子注二十卷世語闕字二卷

陸

文更以意造續臨川康王世說二卷太公孫吳書略

注二卷古今州郡記三卷

前漢西域

帝王年曆五卷

起三皇至汲冢竹書爲正檢負儀集三卷玉璽記三

卷

卷謂名山七曜新術術二卷占筮略要一卷

有十風

雨水旱飢疫占要一卷

算數藝術雜事一卷舉

百事吉凶曆一卷本艸經注七卷肘後百一方三卷

此二十四種並世用所從

增補効驗施用藥方五卷

此二十四卷此一秩皆是修

序如此等 登真隱訣三秩

行上真道經要妙秘事是修

以由 真誥一秩七卷

此一秩並是晉興寧中衆真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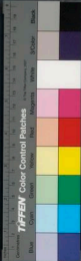
多有滯謬更詮次敘 夢記一卷

此一記先生自記所

合丹藥諸法式節度一卷集金丹藥自要方一卷服

雲母諸石藥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服草木雜藥法

一卷斷穀祕方一卷靈方祕異一卷消除三尸諸要



法一卷撰集服炁導引法一卷集人間諸却災患法

一卷

此九種所撰集道書自先生凡所撰集皆卷多細書大卷貪易提錄若大書皆得數四又有圖象雜記甚多未得一二盡知盡見也

又作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二十八宿度數七曜行道昏明中星見伏早晚以機轉之悉與天相會云此修道所須非但史官家用又欲因流水作自然漏刻使十二時輪轉循環不須守視而患山澗水易生苔垢差差不定是故未立先生形細身長七尺二寸腰止圍三尺六寸薄皮膚露筋

白色長頭面踈眉目小而平直長額聳耳左耳

內輪有大黑誌如豆耳兩孔裏各有十餘大毛出外

二二三寸方頤秀鬢露額少鬚髮右肩上一紫誌如

兩錢大右股內有十細黑子多作七星形起正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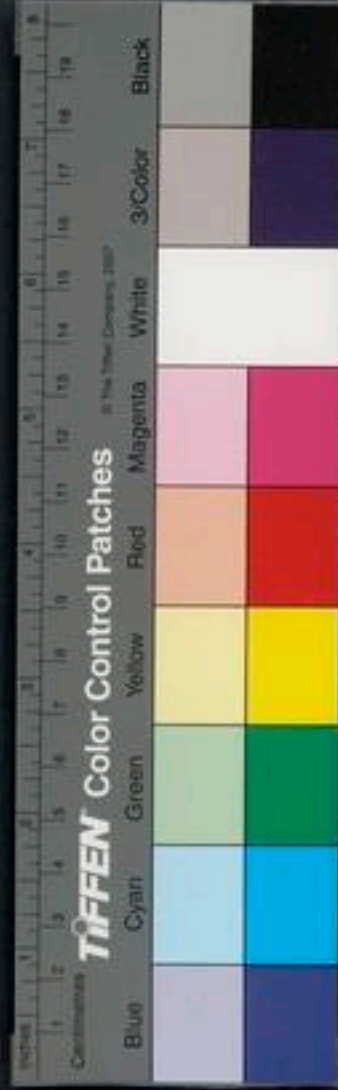
如鐵鎗脚眼中常見有異光象左右各類未嘗言其

狀聞人說小來本神儀端潔十五已上彌爲美茂每

出路人多嘆羨雖冬月行常執扇自障年二十九時

於石頭城忽得病不知人事而不服藥不飲食經七

日乃豁然自差說多有所覩見事從此容色瘦瘁言



音亦跌宕闡緩遂至天不得復常音響本清正大小稱
形言詞率易無姿製行步舉動翩翩輕利頌儀和明
不嚴毅小大見之皆樂悅附而自令人畏服門徒胥
附承奉祇肅有如宮庭小來與人有隔數歲便不與
人共甌飭飲食及長遊處宿息常自然安置性不朝
調世中戲謔一切不爲爲人強精晝夜行獨宿無所
疑畏一生不識魔入山以來巾褐未嘗離體

梁茅山貞白先生傳唐李渤撰

吳荆牧陶濬七代孫名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

初娠母夢日精在懷并二天人降手執香鑪覺語左

右曰當孕男子非凡人亦恐無後及生標異幼而聰

識成而博達因讀神仙傳便有乘雲馭龍之志年十

七與江斲褚炫劉侯爲宋昇明四友仕齊歷數王侍

讀皆總記室牋疏精麗爲時所重師法及清溪宮成

獻頌宣旨褒贊兼欲刻石王儉議異乃止年二十餘

服道後就興世館孫先生諮稟經法精行道要殆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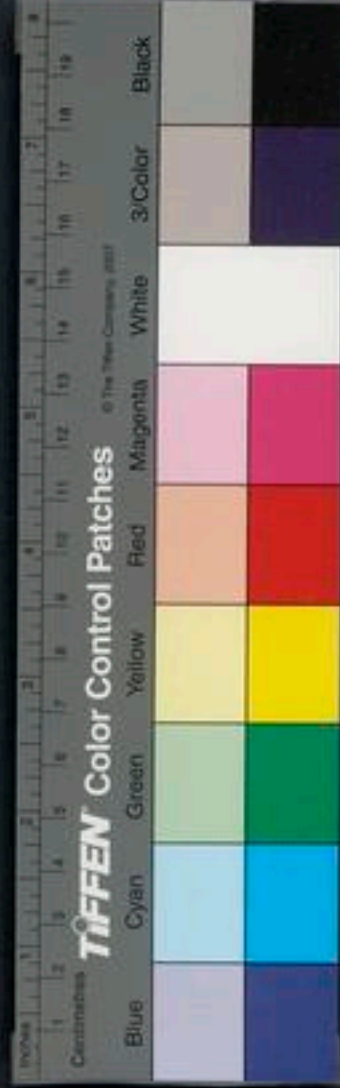
幽洞微轉奉朝請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厚

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自齊已來未有斯



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造靜自稱華陽
隱居書疏亦如此代名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每聞其
響便欣然爲樂至明帝欲迎往蔣山懇辭得止然勅
命餉賚恒爲煩劇乃造三層樓先生居其上弟子居
中接賓於其下令一小堅傳度而已潛光隱曜內修
秘密深誠所詣遠屬霞人可謂感而遂通者也身長
七尺八寸爲性圓通謙謹心如明鏡遇物斯應少憂
感無嫉競滅喜怒哀澹哀樂或有形於言迹者是顯事
厲物深慕張良之爲人率任輕虛飄飄然恒有雲間

其所修爲皆自得於心非傍識能及尤長於銓正
僞謬地理曆算文不空發成卽爲體造渾天儀轉之
與天相會其纂真誥隱訣注老子等書二百餘卷至
永元二年深託向晦及梁武帝革命議國號未定先
生乃引諸識記梁是應運之符又擇郊禪日靈驗昭
著勅使入山宣旨酬謝帝旣早與之遊自此之後動
靜必報先生旣得祕訣以爲神丹可成恒苦無藥帝
皆給之又手勅咨迂先生畫兩牛一牛散放於水艸
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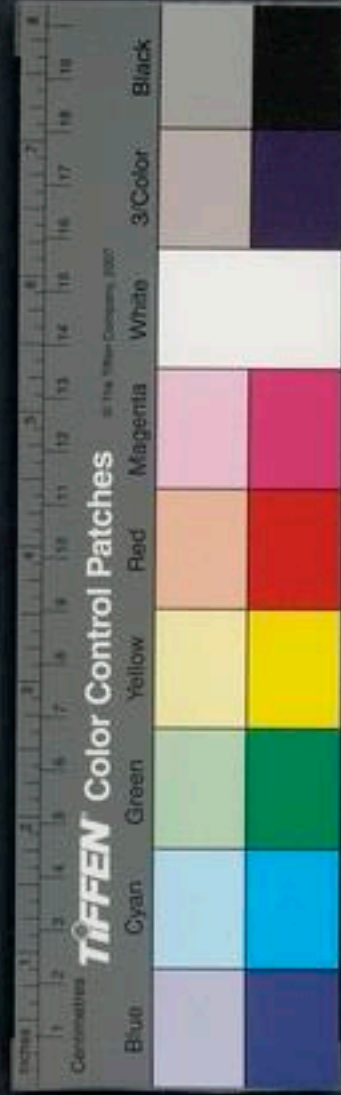


人無所求欲效曳尾龜豈有可致之理時有大事無
不前已奏陳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以大通初獻刀二
一名善勝二名成勝爲佳寶梁帝金樓子云於隱士
重陶貞白士大夫重周弘正其於義理精博無窮亦
一時名士也先生常作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
空不言朝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事競談玄理不
習武事侯景之難並如所言大同二年告化時年八
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屋中香氣積日不散詔贈
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

馬莊
得道

云投
家仙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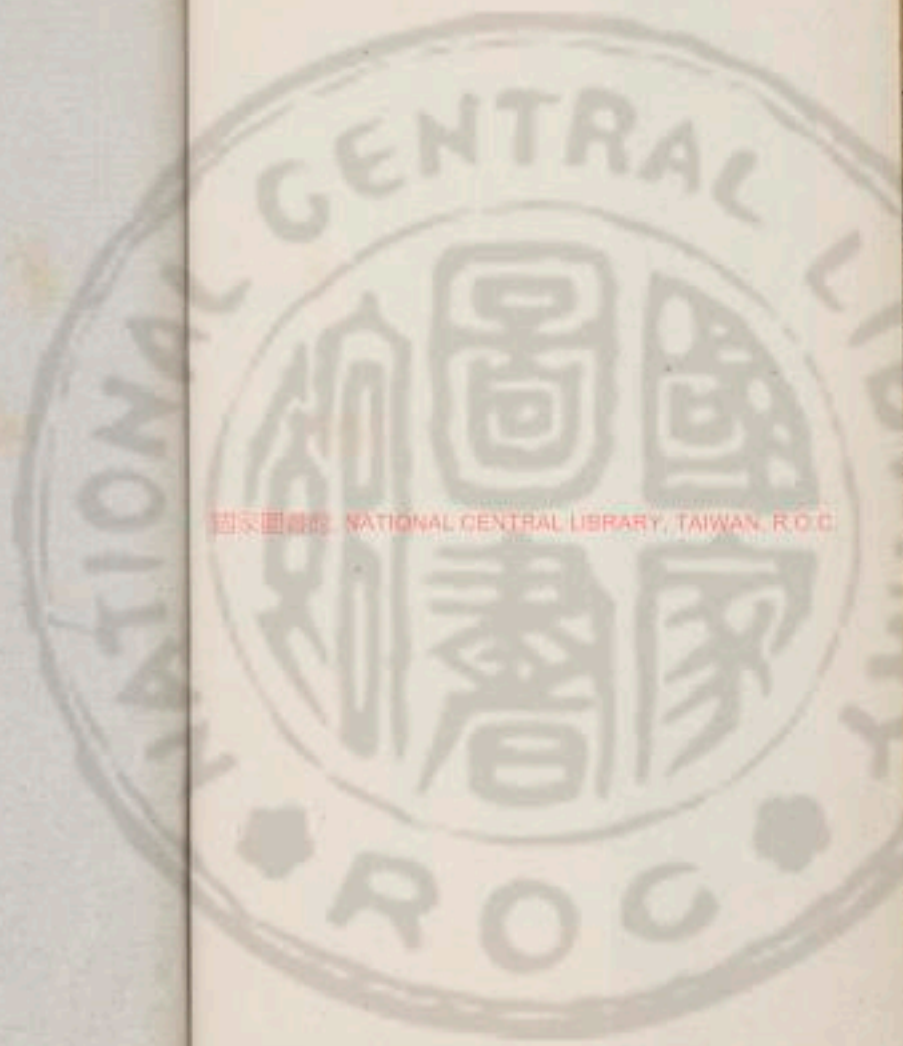
弟子數十人惟王遠知陸逸沖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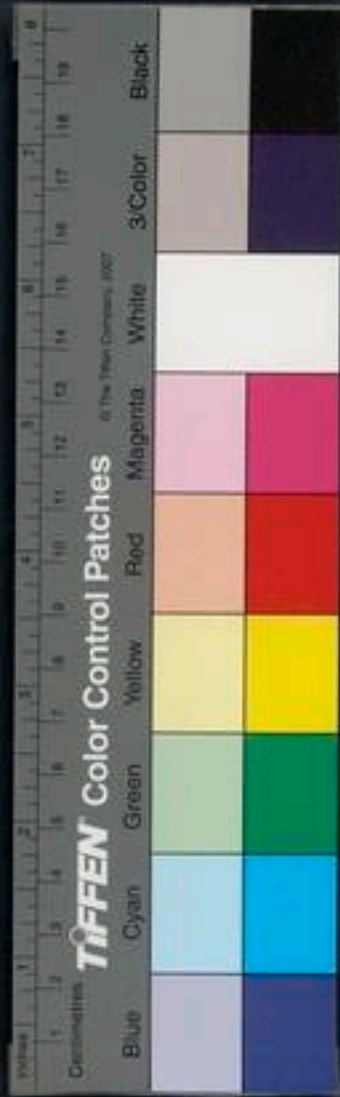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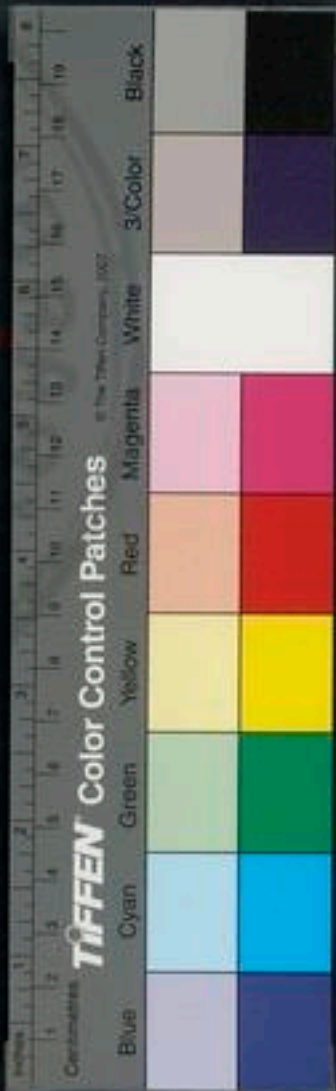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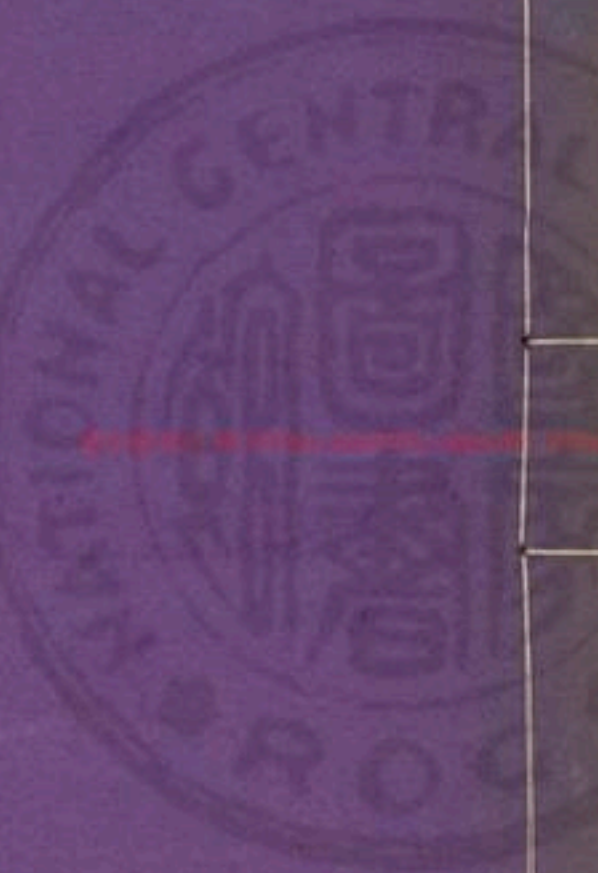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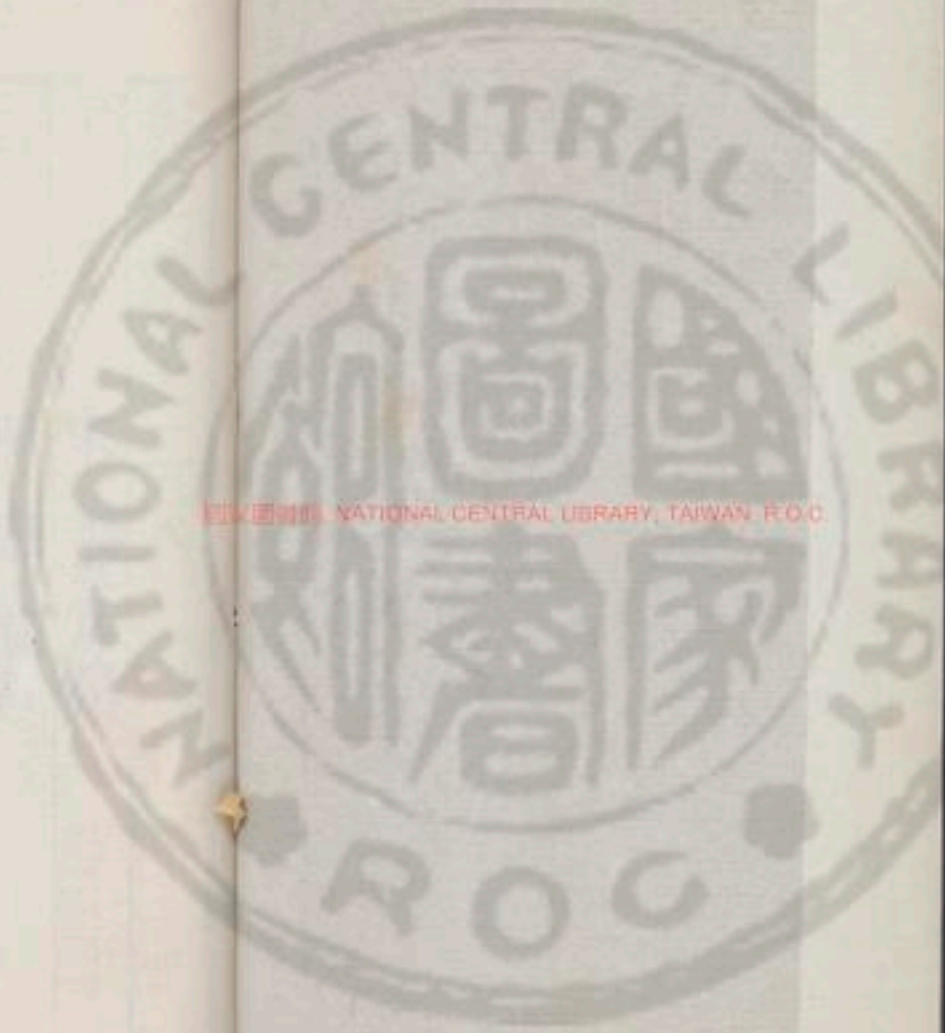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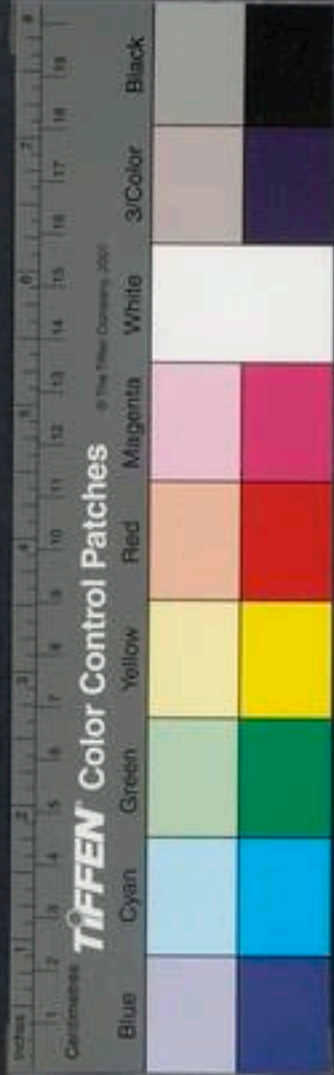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42062 v.55



後七籤卷之一百八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列仙傳

赤松子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
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
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
雨師本是焉



甯封子

甯封子者黃帝時人也世傳爲黃帝陶正有人遇之爲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炁上下視其灰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於甯北山中故謂之甯封子焉

馬師皇

馬師皇者黃帝時馬醫也知馬形氣死生之診理之輒愈後有龍下向之垂耳張口師皇曰此龍有病知我能理乃鍼其脣下口中以茸艸湯飲之而愈後數年及龍出其波告而治之一旦龍負而去

赤將子輿

赤將子輿者黃帝時人不食五穀而斃百艸花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於市中貨緹亦謂之緹父

偃佺

偃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逐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容成公

容成公者自稱黃帝之師見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
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精烝若髮白復
黑齒墮更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

方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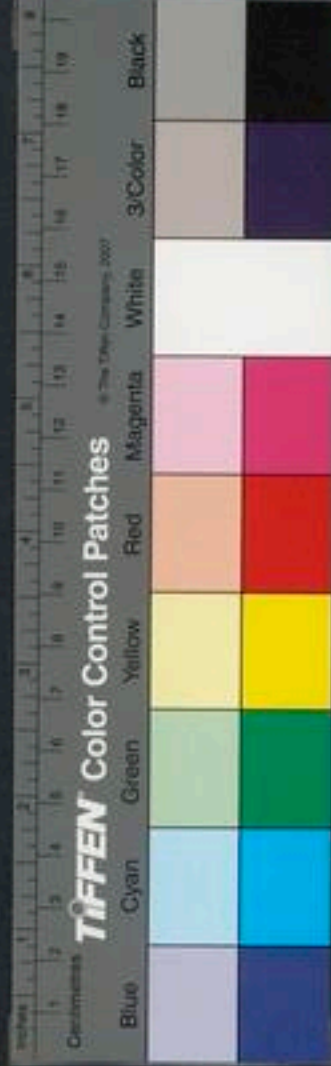
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以為閭士鍊食雲母粉亦與
人民之有病者隱於五柞山中夏啓末為宮士為人
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
其戶時人言得回一圓泥塗門戶終不可開

涓子

涓子齊人好餌木棲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
天地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腹中有符隱
於宥山能制風雨受伯陽九僊法淮南王安少得其
文不能解其音也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嘯父

嘯父冀州人少在西周肅上補履數十年人不知也
後奇其不老好事者造求其術不能得惟梁母得其
作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梁母別列數十火而昇天西



邑多奉祀之焉

師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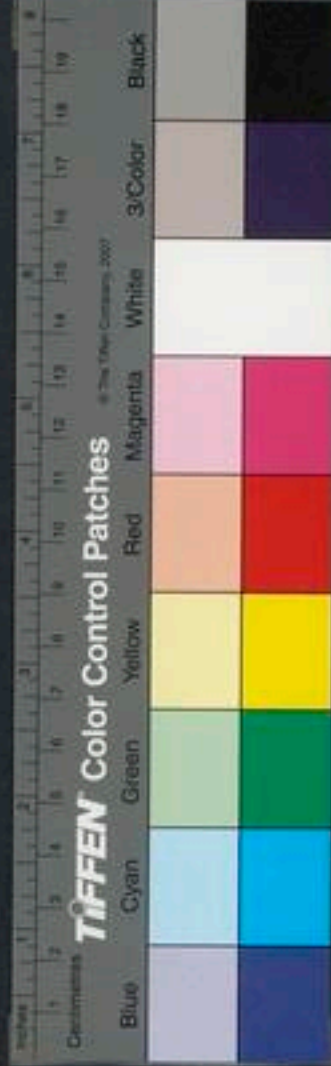
師門者嘯父弟子也亦能使火食槐李葩為夏孔甲
龍師孔甲不能順其心意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
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祀而禱之還而道死

務光

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好琴服蒲韭根湯伐桀困光
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
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也湯既克桀以天下讓
於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子胡不遂之請相吾子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人非
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非義不受其
祿無道之世不踐其位況於尊我我不忍也遂負石
自沈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丁時復見武
丁欲以為相不從武丁以輿迎而從逼不以禮遂投
河浮山後遊尚父山

仇生

仇生者不知何許人湯時為木正三十餘年而更壯



皆知其壽人也咸共師秦之其人云常食松脂在尸
鄉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其室祠之

邛疏

邛疏者周封史也能行烝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
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牀枕焉

馬丹

馬丹者晉狄人也當文侯時爲大夫至獻公時復爲
幕正獻公滅狄殺恭太子丹去至趙宣子時乘安車
入晉卻侯諸大夫靈公欲仕之逼不以禮有迅

屋丹入回風中而去北方人尊而祠之

陸通

陸通者云楚狂接輿也好養生食粟盧木實及蕪菁
子遊諸名山在蜀峨嵋山上人世世見之歷數百年
也

葛由

葛由者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羊賣之一旦騎羊
而入蜀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緩山緩山在峨嵋山
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諺曰



若得絳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也

琴高

琴高趙人能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齋潔待於水傍設祀果乘赤鯉來坐祠中且有萬人觀之留一月復入水去一本涿作陽

寇先生

寇先生者宋人也釣魚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下放或賣或食常著冠帶好種蒔食其葩實言宋景公問其道不告卽殺之數十年踞宋城門鼓琴數十日而去宋人家家奉祀焉

安期生

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壁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緉爲報曰後千年求我於蓬萊下始皇卽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



鄉亭海邊數十處也

桂父

桂父者象林人也時黑而時白時黃而時赤南海人見而尊事之常服桂及葵以龜腦和之千丸用十斤桂累世見之今荊州之南尚有桂丸焉

瑕丘仲

瑕丘仲甯人也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爲壽而因地動舍壞仲及里中數十家屋臨水皆敗仲死民或取仲口棄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而從請之取藥

付着懼叩頭求哀仲曰非恨汝使人知我爾吾去矣後爲夫餘胡王驛使復來至甯北方謂之謫仙人

酒客

酒客梁市上酒家人也作酒常美售日得萬錢有過而逐之主人酒常酢敗貧窮梁市中賈人多以女妻而迎之或去或來後百餘歲來爲梁丞使民益種芋菜三年當大飢果如其言梁民不死後五年解印綬去莫知所終焉

任光



任光上蔡人善餌丹竇於都里間積八十九年乃知是故時任光也稱說如故後數十年間頃後長老識之趙簡子聘與俱歸常在栢梯山上三世不知所在晉人常服其丹矣

祝雞翁

祝雞翁洛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樹上晝放散之欲引呼名卽種別而至晝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作養魚池後昇吳山白鶴孔雀數百常止其傍矣

朱仲

朱仲會稽人常於市上販珠高后時下書募三寸珠仲讀音同書笑曰真值汝矣齋三寸珠詣闕上書珠好過度卽賜五百金魯元公主復私以七白金從仲求珠仲獻四寸珠送至闕卽去下書會稽徵聘不知所在景帝時復來獻三寸珠數十枚輒去不知所之云

脩羊公

脩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



穿陷略不動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于景帝禮之使
止主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訖
牀上化為白石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
羊於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穆丘君

穆丘君者太山下道士武帝時以道術受賞賜髮白
再黑齒落更生後罷去上東巡太山君乃冠章雨衣
黃衣擁琴來迎拜武帝曰陛下勿上必傷足指及數
里左足指果折上諫之但祠而還為君立祠復百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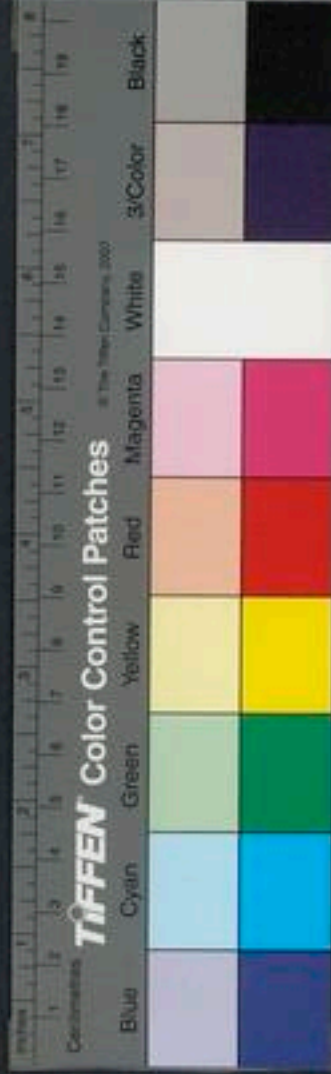
便承奉之

崔文子

崔文子太山人世好黃老事居潛山下後作黃老丸
成石父祠竄樂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有疫烝民死者
萬計長吏告之誅救文擁朱幡繫黃散以循民間飲
散者即愈所愈計萬後去蜀賣黃藥故世寶崔文赤
丸散實近於神焉

赤須子

赤須子鄆人也鄆中傳世見之云秦穆公主魚吏也



數言豐鬼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問迎而師之從受業以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白還黑服霞絕粒後往吳山下十餘年莫知所之

犢子

犢子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且數百年時壯時老時美時醜乃知是仙人也常過酤酒於陽都家都女者眉生而連耳細而長眾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李一宿而返皆連兜其美

騎龍鳴

在市中數十年乃去見碯山下冬賣棐李也

騎龍鳴者渾亭人年二十於池中求得龍子狀如守宮者十餘頭養食結草廬而守之龍長大稍稍去後五十餘年水壞其廬而去一旦騎龍來至渾亭下語云我馮伯昌孫也此間人不去五百里必當死不信之者以為妖言至八月果水至死者萬計

主柱

主柱不知何所人與道士共上宕山言此有丹砂可得數萬斤宕長吏知而上山封之砂流出飛如火乃聽柱取爲邑令章君明餌砂三年得神砂飛雲服之五年能飛行與柱俱去矣

鹿皮翁

鹿皮翁留川人也少爲府小吏工木精巧舉手能成器械峯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不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已橫生數十日梯道四間成上其巔作祠舍留止其傍絕其二間以自固食芝州飲神泉且七十年涓水來三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乃辨遣宗家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下賣藥於市

昌容

昌容常山道人自稱湯王女食蓬萊根往來上下見之者二百餘年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艸化質與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也

谿父

谿父南郡顯人居山間有仙人常止其家從買瓜教之煉瓜子與桂附枳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昇山入水後百餘年絕居山頂呼谿下父老與道生時事也

山圖

山圖隴西人少好乘馬馬踏之折脚山中道人教以雌黃當歸羌活獨活苦參散服之一歲而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言云獄使之名山採藥能隨吾使汝不死山圖追隨之六十餘年一旦歸來行母服於家暮年復去莫知所之

谷春

谷春樸陽人成帝時爲郎疫死而尸不冷家發喪行服猶不敢下釘三年更著冠幘坐縣門上邑中人大驚家人迎之不肯歸發棺有衣無尸留門上三宿去之長安止橫門上人知追迎之復去之太白山立祠於山上時來至其祠中止宿焉

陰生

陰生長安渭橋下乞兒常止於市中乞市人跌苦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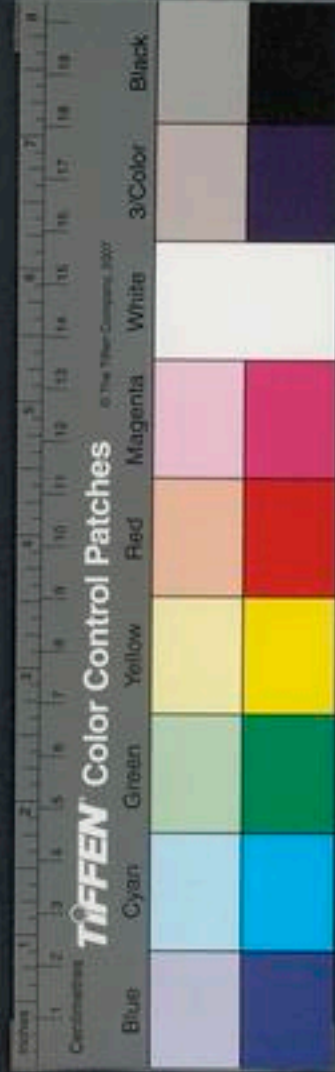
糞洒之旋復見身中衣不汚如故長吏知之試收繫
著桎梏而續在市中乞又試欲殺之乃去洒者之家
室自壞殺十餘人故長安謠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
破屋之咎

子主

子主者楚語而細音不知何所人也詣江都王自言
甯先生崔我作客三百年不得作直以爲狂人也問
先生所在云在龍眉山上王遣吏將上龍眉山巔見
甯先生毛身廣耳被髮披衣平王見之叫頭吏致王命
先生曰此主吾比舍九世孫且念汝豈當暴死女子
三人勿預吾事語竟大風發吏走下山比歸宮中相
殺三人王遣三牲立祠焉

向安公

陶安公六安鑄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
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
治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赤龍至期赤龍到大雨而
公騎之東南上一城邑數萬人衆共送視之皆與辭
決也



赤斧

赤斧者巴戎人爲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瀆鍊丹與硝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華山取禹餘糧餌實之於蒼梧漁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呼子先

呼子先漢中關下士師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呼子先手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

華陰山常於山上大呼言子先酒家母在此矣

負局先生

負局先生不知何許人語似燕代間人常負磨鏡局循吳市中街磨鏡一錢因磨之輒問主人得無有疾苦者輒出紫丸藥以貽之得莫不愈如此數十年後大疫病家至戶到與藥活者萬計不取一錢吳人乃知其真人也後上吳山絕崖頭懸藥下與人將欲去時語下人曰吾還逢萊山爲汝曹下神水崖頭一旦有水曰色流從石間來下服之多愈疾立祠十餘處

阮丘睢山上道士衣裘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
行四百里於山中種蔥薤百餘年人不知時下膏藥
廣陽人朱璜有毒瘕疾丘與之物藥服之而去三尸
後與璜俱入浮陽山朱璜發明之乃知是神人也地
動山崩道絕豫戒於人世共興奉祠之

陵陽子明

陵陽子明鍾鄉人好釣魚於旋溪獲得白龍子明懼
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膏教子明服食之
子明遂上黃山採五石脂沸水而服之三年龍來
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山去地千餘丈大呼下人
令上山半所言谿中子安當來問子明釣車在否後
二十餘年子安死人取葬著山中有黃鶴來棲其家
邊樹上鳴呼子安

邢子

邢子自言蜀人好放犬知相犬犬走入山穴邢子隨
入十餘宿行度數百里上山頭上有臺殿官府青
松森然仙吏侍衛甚嚴見故婦主洗魚與邢符一函



使還與成都令喬君君發函有魚子也著池中養之
一年皆為龍那復送符還山上犬色更赤有長翰常
隨那往來百餘年遂留止山上時下來護其宗族蜀
人立祠於穴口常有鼓吹傳呼聲西南數十里共奉
祠焉

木羽

木羽鉅鹿南和平鄉人母貧賤主助產嘗探產婦兒
生便開目視母大笑母怖懼夜夢見大冠赤幘守元
言此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汝子木羽得仙母陰信
識之後母生兒字為木羽所探兒生年十五夜有車
馬來迎去遂過母家呼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後二
十餘年鸛雀旦旦以銜二尺魚著母戶上母墜不道
而賣其魚三十年乃發云母至百年乃終

玄俗

玄俗稱河間人服巴英賣藥都市七丸一錢善治百
病河間王患瘕買藥服之下蛇十餘頭問藥意俗曰
王瘕乃六世餘殃下墮情非王之所招王嘗放乳鹿
麟母也仁心感天故遭俗爾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

見俗俗之身無影王乃呼著目中看實無影王以女
聘之俗夜込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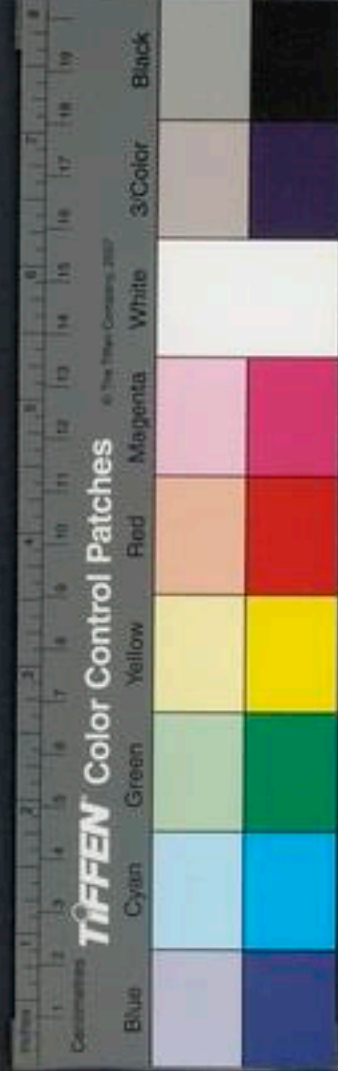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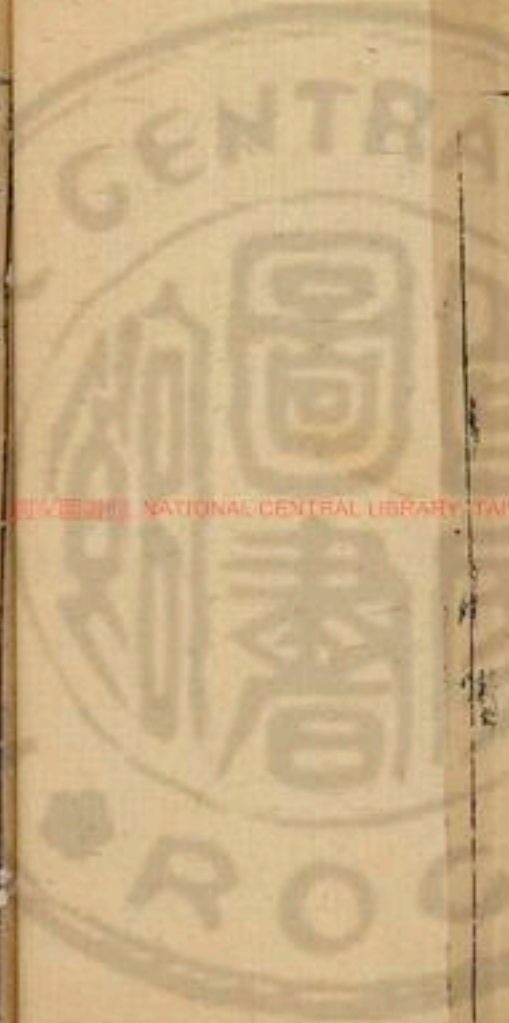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神仙傳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
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
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
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



見俗俗之身無影王乃呼著目中看實無影王以女
聘之俗夜込去後人見於常山下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九

廿九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神仙傳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
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
不待族而雨木不待黃而落奚足以語至道哉黃帝
退而閑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



之遺答曰至道之精杳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
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
年而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土
予將去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
天地爲常人其盡歿而我獨存焉

若士

若士者古之仙人也莫知其姓名燕人盧敖者以秦
詩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山而
見若士焉其爲人也深目而玄準高肩而修頸踵上
而殺下欣欣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因逖逃乎碑
下盧仍而視之方踉蹌歔而食蟹蛤盧敖乃與之語
口唯以敖焉昔翠離黨窮觀六合之外幼而好遊長
生而不渝周行四極唯此極之未窺今觀夫子於此
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淡然而笑曰嘻乎中州之民
不宜遠而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乎列星比乎不
名之地猶安輿也昔我南遊乎涸涸之野北息乎沉
嘿之鄉西窮窈冥之室東貫鴻洞之光其下無地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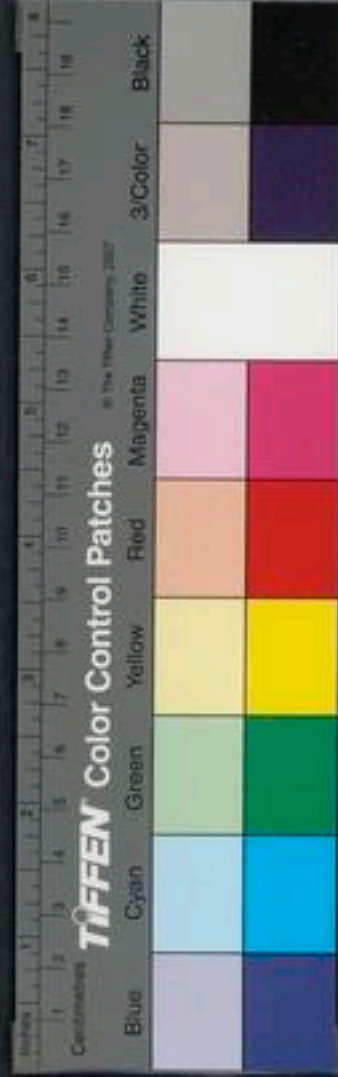
上無天視焉無見聽焉無聞其外猶有沃沃之汜其
行一舉而千萬餘里吾猶未之能究也今子遊始至
於此乃語窮觀豈不陋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
九陟之上不可以久駐乃舉臂竦身遂入雲中盧敖
仰而視之不見乃止恍惚若有所喪也敖曰吾比夫
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
爲之遠不亦悲哉

沈文泰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絳還年益命
之道服之有效欲之崑崙留安息二千餘年以傳
文淵曰土符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祕要
後亦昇仙今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
二人矣

皇初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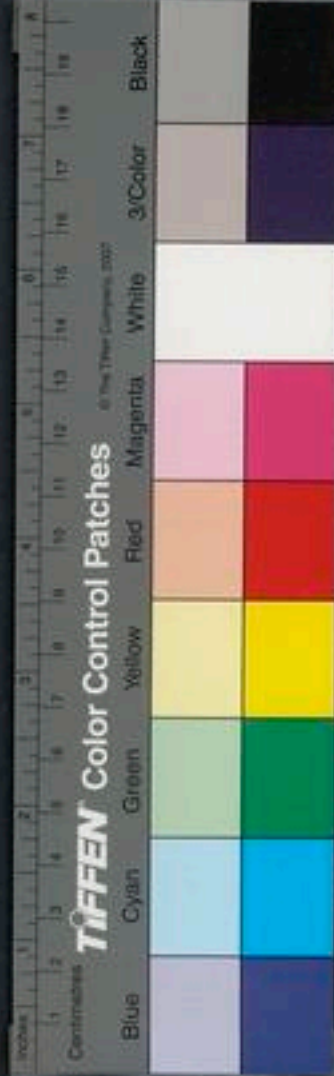
皇初平者丹溪人也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
良謹將至金華山石室之中四十餘年翛然不復念
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一道
士善易而問之曰吾弟牧羊失之四十餘年不知存



亡之在願君與占之道士曰昔見金華山中有一皇
初平并君弟乎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求弟果
得相見悲喜語畢兄問初平曰牧羊何在答曰近在
山東初起往視之杳無所見但有白石壘壘復謂弟
曰山東無羊也初平曰羊在耳兄自不見兄與初平
偕往尋之初平言叱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
萬頭兄曰我弟獨得神仙道如此可學否弟曰唯唯
好道便得耳初起於是便捨家兒留就初平其暇必
百秩茶至萬日坐在立亡日中無影顏有童子之色
入僕還鄉里親戚歎方略盡乃復還去臨行以方教
南伯逢易姓爲赤松子也初起改字爲睿班初平改
字爲松子其後服此藥仙者其有數十人

沈建

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爲長吏而建獨好道不肯仕宦
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又能理病病無輕
困見建者愈奉之者數千家每遠行寄奴侍三五人
驢一頭羊數十口各與藥一丸謂主人曰但累屋舍
不煩飲食也便辭去主人大恠之云此君所寄奴畜



十五餘口金不留寸資當如何連去之後主人飲食
奴侍奴聞食氣皆吐逆不視又以草與驢羊亦避去
不食更欲抵觸人主人乃驚異之後百餘日而奴侍
身體光澤異於食時驢羊俱肥沈建三年乃返各復
以一九藥與奴侍驢羊乃還飲食如故建遂斷穀不
食能舉身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迹不
知所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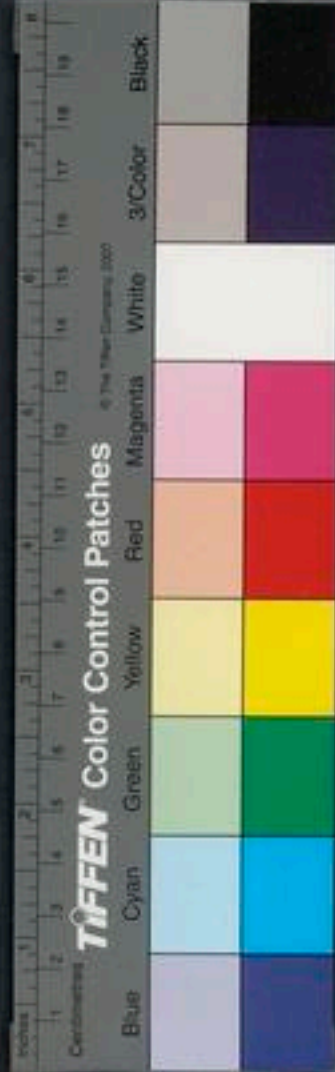
華子期

華子期者淮南人也師角里先生受山隱靈寶方一

曰伊洛飛龜秩二曰白禹正機三曰平衡按合服之
日以還少一日能行五百里能舉千斤一歲十易皮
後乃得仙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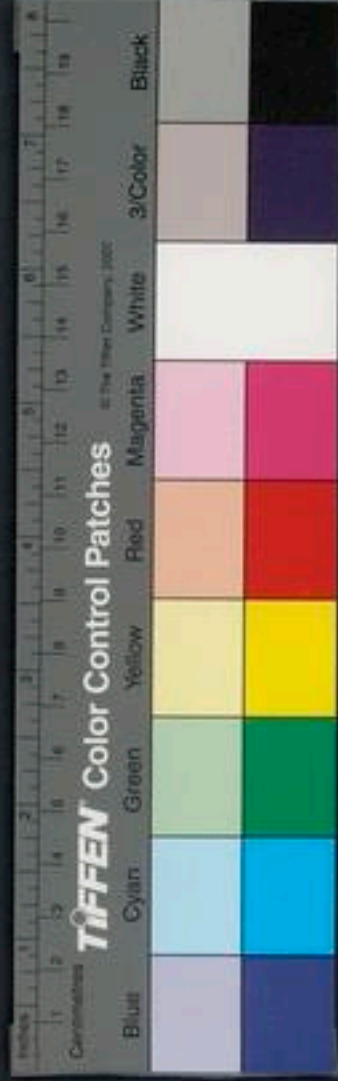
魏伯陽

魏伯陽者吳人也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不肯仕宦
閑居養性時人莫知其所從來謂之治民養身而已
入山作神丹將三弟子知兩弟子心不盡誠丹成乃
誡之曰金丹雖成當先試之飼於白犬大卽能飛者
人可服之若犬死者卽不可服也伯陽入山時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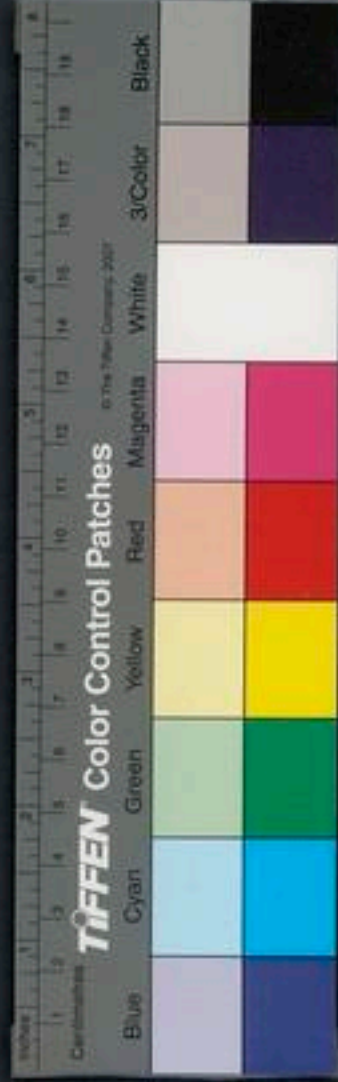


白犬自隨又丹轉數未足和合未至自有毒丹毒丹服之皆暫成伯陽故便以毒丹與白犬食之大卽成伯陽乃復問諸弟子曰作丹恐不成今成而與犬食犬又死恐是未得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爲之奈何弟子曰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曰吾背遺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吾亦恥復歸歿之與生吾當服之耳伯陽便服丹丹入口卽歿弟子相顧謂曰所以作丹者欲求長生耳而服之卽歿當奈此何惟一弟子曰師非凡人也服丹而歿得無有意邪又服之丹入口後歿餘二弟子乃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今服丹卽歿當用此何爲若不服此自可得數十年在世間活也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歿弟子求棺木殯具二人去後伯陽卽起將服丹弟子姓虞及白犬而去逢入山伐薪人作手書與鄉里人寄謝二弟子弟子見書始大懊惱伯陽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其說如似解釋周易其實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奧旨矣

沈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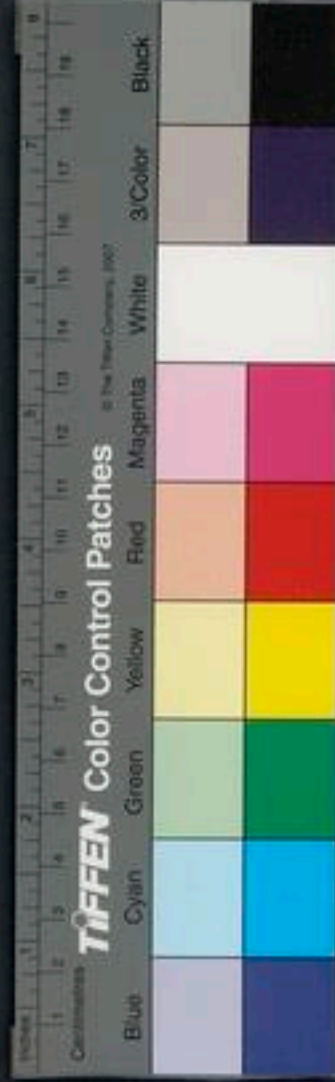
沈羲者吳郡人也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除病救濟
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羲與妻賈
氏共載詣子婦卓孔家還道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
一乘白虎車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
赫滿道問羲曰君是道士沈羲否羲愕然不知何等
答曰是也何以問之騎曰羲有功於民心不忘道從
生以來履行無過受命不長壽將盡矣黃老命遣仙
官下來迎之侍郎簿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
青龍車是也送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須更有二
仙人著羽衣持節以白玉板青玉界丹玉字授羲羲
不能讀遂載昇天爾時道間耕鋤人皆其見之不知
何等須臾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羲所乘車牛在
田中食苗或有識是羲車牛以語羲家弟子數百人
恐是邪魅將羲人山谷間乃分布於百里之內求之
不得後四百餘年求還鄉里推求得數十世孫名懷
懷喜口聞先人相傳有祖仙人仙人今來留數十日
說初上天時云不見天帝但見君老君東向坐左
右較羲不得謝但嘿坐而已戲戲戲戲有如雲氣五



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數百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
之樹衆芝叢生龍虎辟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
鐵聲不可知測四壁習習有符書著之老君身形長
一丈被髮文衣身體有光須臾數變玉女持金案玉
盃盛藥賜義曰此是神丹飲者不灰夫妻各得一刀
圭告言飲畢拜而不謝服藥後賜棗二枚大如鷄子
脯五寸遣義去曰汝還民間治百姓之疾病者若欲
來上界書此符懸之竿杪吾當迎汝乃以一符及仙
方一首賜義義奮忽如睡已在地上今多得符者矣

李八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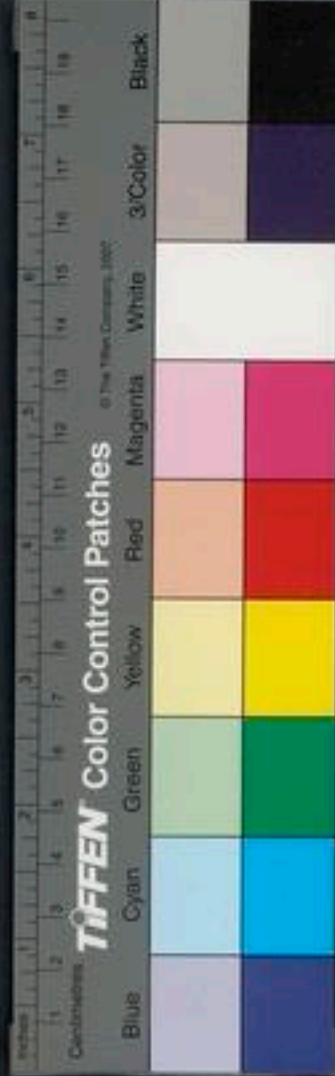
李八百者蜀人也莫知其名歷世見之時人計之已
八百歲因名云李八百或隱山林或居鄜市知唐公
房有志而不遇明師欲教授之乃先往試之爲公房
作傭客公房乃不知仙人也八百驅使任意過於他
人公房甚愛之後八百詐爲病困劣欲卒公房乃命
醫合藥費用數十萬錢不以爲損憂念之意形於顏
色八百又轉作惡瘡周遍身體潰爛臭濁不可近也
公房乃流涕曰汝爲吾家勤苦歷年而得篤疾吾甚



要汝得愈無所恡惜而今正爾富奈汝何八百曰吾
瘡可愈須得人舐之公房令三婢舐之八百又曰婢
舐不能使疾愈若得君舐應愈曰公房即自舐之八
百言君舐復不能使吾愈若得君妻舐之當差公房
乃復使妻舐之八百曰吾瘡已差欲得三十斛旨酒
以沐浴乃當都愈耳公房即爲具酒三十斛致於器
中浴瘡即愈體如凝脂亦無餘痕乃告公房曰吾是
仙人子有志心故來相試子定可教也今真相授度
世之訣矣使公房夫妻及舐瘡三婢以其浴餘酒澡
洗即皆更少顏色美悅以丹經一卷授公房入雲臺
山中合作丹丹成乃服之仙去

李阿

李阿者蜀人也傳世見之不老如故常乞食於成都
市所得隨多少與貧窮者夜去朝還市人莫知其所
宿有古強者疑阿是異人常親事之試隨阿還所宿
乃去青城山中強後欲復隨阿去然未知道恐有虎
狼私持其父大刀阿見而怒強曰汝隨我行那畏虎
也取強刀以擊石乃折敗強竊憂刀折至旦復出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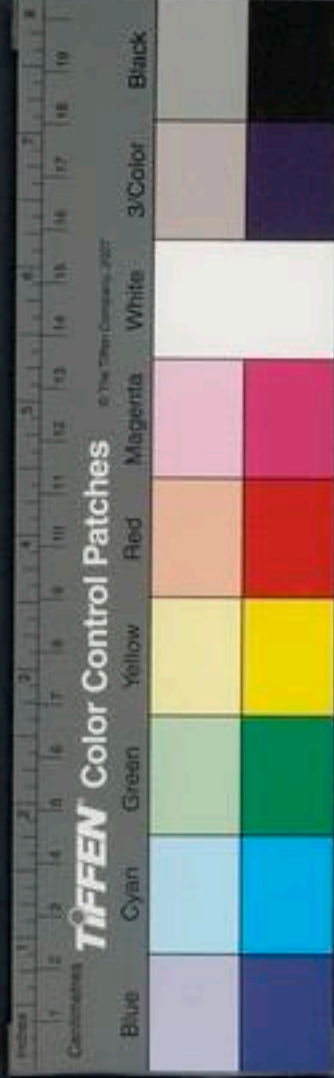


問強曰汝憂刀敗耶曰實愁父怒阿卽取刀以左右
擊地刀復如故以還強強逐阿還成都未至道逢人
犇車阿以脚置車下轢其骨背折阿卽成強守視之
須臾阿起以手抑脚而復如常強時年十八見阿如
五十許人至強年八十餘而阿猶如故語人言被毘
倫召當去遂不復還

王遠

王遠者字方平東海人也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中
散大夫博學五經兼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通知天

下盛衰之斯九州吉凶之事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
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低頭閉口不肯答詔乃題
宮門扇四百餘字皆紀方來帝惡之使人削之外字
適去內字復見墨皆徹入木裏方平無復子孫鄉里
人累世傳事之同郡故太尉公陳耽為方平架道室
旦夕朝拜之但乞福願從學道也方平在耽家三十
餘年耽家無疾病死喪奴婢皆安然六畜繁息田蠶
萬倍仕宦高遷後語耽云吾期運當去不得復停明
日月中當發至時方平死耽知其化去不敢下著地



但悲啼歎息曰先生捨我去我將何怙具棺器燒香就牀上衣裝至三日三夜忽然失其所在衣帶不解如蛇蛻也方平去後百餘日眇夢或謂眇得方平之道化去或謂方平知眇將終故委眇去也方平東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

蔡經

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得仙方平知之故往其家謂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故來取汝補官僚然汝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天去當作尸解須臾如

從狗竇中過耳告以要言乃委經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水灌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狀如此三日中消耗骨盡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其所在視其被中有皮頭足俱存如蟬蛻也去後十餘年忽還家去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語家云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其日可作數百斛飲以供從官乃去到其日家假借甕器作飲數百斛羅列覆置庭中至其日方平果來未至經家一時間但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不知何等及至經舉家皆見之方

平著遠遊之冠朱衣虎頭鑿囊五色之綬帶劔黃色
少鬢長短中人也乘羽蓋之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
後麾節旌旗導從威儀如大將軍出也有十二隊五
百士皆以蠟密封其口鼓吹皆乘麟從天上來下懸
集不從人道行也既至從官皆不復知所在唯尚見
方平身坐須臾引見經父兄因遣人與麻姑相問亦
莫知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
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否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
所使人也答言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已五百餘年

尊卑有序修敬無階思念久煩承來在彼故當躬到
而先彼詔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便親觀
願未卽去耳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也來時亦先聞人
馬之聲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
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
垂之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綵耀日不可得
名字皆世所無有也入拜方平方平爲起立坐定各
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
外擘脯而行之如行栢炙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

待以來見東海三爲祭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
會將略半也豈時復爲陵陸平方平笑曰聖人皆言
海中復行揚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經婦弟婦新
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索少許
米來便以擲之視以墮地皆成真珠方平笑曰麻姑
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
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廚其味
淳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胃今當以水添
之汝輩勿恠也乃以水一斗合酒一升攪之以賜經

家人人飲一升許皆醉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
足復還取也以一貫錢與餘杭姥相聞求酤酒須臾
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
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手瓜不似人形皆似烏瓜蔡
經心言背大痒時得此瓜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
經心中所言卽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忽
謂其瓜可爬背何也但見鞭著經背亦不見有人持
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經家比舍有姓
陳者失其名字嘗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乃詣門叩頭

求乞拜見於是方平引前與語此人便乞得隨從驅
使比於蔡經方平曰君且起向日立方平從後視之
言噫君心邪不正於經不可教以仙道也當授君地
上主者之職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以與陳
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能令君延壽本壽自出百
歲也可以禳災治病病者命未終及無罪過者君以
符到其家便愈矣若有邪鬼血食作禍崇者君使帶
此符以敕社吏當收送其鬼君心中當亦知其輕重
靈科以意治之陳尉以此符治病有效事之者數百

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歿後子孫行其符不復歿

平去後經家所作數百斛酒飲在庭中者皆盡亦不
見人飲之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常在何處經荅
言常治崑崙往來羅浮山括蒼山此三山上皆有宮
室如一王君常平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連反
覆者數十過地上五嶽生歿之事皆先來關王君王
君出或不盡將百官唯乘一黃麟將十數人每常見
山林在下去地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
拜謁也或有干道自言者後數十年經復暫歸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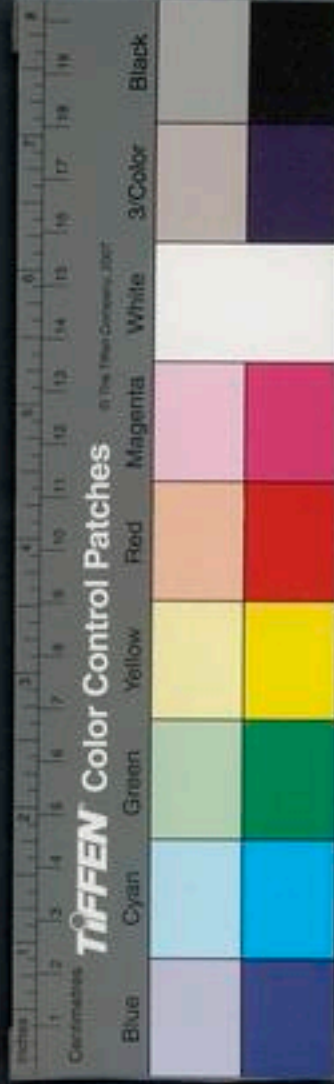
方平有書與陳尉真書書字廓落大而不楷先是人無知方平名遠者起此乃知之陳尉家子今世世存錄王君手書及其符傳小箱也

涉正

涉正者字玄真巴東人也說秦始皇時事了了似及見也漢末從數十弟子入吳而正常閉目雖行猶不開也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見其開目者有一弟子因請之正乃爲開目目開時有音如霹靂而光如電照於室宇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能起正已復還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炁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云李八百呼正爲四百歲兒

孫博

孫博者河東人也有清才能屬文著詩百篇誦經數十萬言晚乃學道治墨子之術能使草木金石皆爲火光照曜數十里中亦能令身成火口中吐火指火樹生草卽焦枯更指之卽復故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累日求之不得博



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必走出卿但當諦伺
捉取之於是博以一赤丸擲軍中須臾火起張天奴
果走出而得之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火卽滅所燔
屋舍百物向已焦然者皆悉復故博每作火有他燒
他人雖以水灌之終不可滅須博自止之乃止耳行
大水中不但已身不濡乃能使從已者數百人皆不
濡又能將人於水上布席坐飲食作樂使衆人舞於
水上不沒不濡終日盡歡其病疾者就博自治亦無
所云爲直指之言愈卽愈又山間后壁及地上磐石
博乃入其中去初故見背及兩耳出石間良久乃乃
又能吞刀劔數十枚及從壁中出入如有孔穴也引
鏡爲刀屈刀爲鏡可積時不改須博指之乃復故形
耳後入林瀘山中合神丹仙去矣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郡人也少學梁經周幽王徵之
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去生轉遠去來轉近矣而但
貪富貴不知養性命蓋至絕則死位爲王侯金玉如
山何益形爲灰土乎獨以信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



師桑子具受衆術乃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有餘篇其術以務魁爲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爲六畜龍虎立便成行分形爲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遂亦不變也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申之不直百日數十日乃復起與弟子行各丸泥爲馬與之皆令閉目須臾皆成大馬乘之一日行千里又能吐炁五色起數百丈飛鳥過指之卽墮地臨淵投符召魚鼈卽皆上岸又能使諸弟子舉眼卽見千里之物亦不能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魁之間吹而噓之水上直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百病病在內者飲之病在外者澡之皆便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白日昇天

天門子

天門子者姓王名剛尤明補養之要故其經曰陽生立於寅純木之精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夫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也陰人著脂粉者法金之



白也是以真人道士莫不留心注意精其微妙審其
盛衰我行青龍彼行白虎取彼朱雀前我玄武不灰
之道也又陰人之情有急於陽而外自收抑不肯請
陽者明金不爲木屈也陽性炁剛躁志節疏畧至於
遊宴聲炁和柔言辭卑下明木之畏於金也天門子
既行此道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女之色乃服珠縕
得仙入玄洲中去

南極子

南極子者姓柳名融能含粉成雞子吐之數十枚煮
而啖之與雞子無異黃中皆具餘有少許粉如指端者
取杯呪之卽成龜煮之可食腸臟皆具而杯成龜殼
煮取肉則殼還成杯矣取水呪之卽成美酒飲之醉
人舉手卽成大樹人或折其細枝以刺屋間連日猶
在以漸萎壞與真木無異也服雲霜丹得仙去矣

黃盧子

黃盧子者姓葛名越甚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
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善炁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
不得動飛鳥不得去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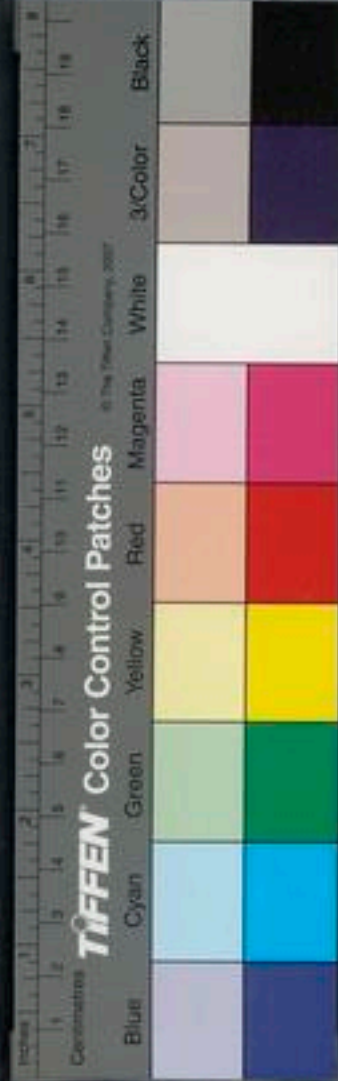


方舉子釣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无高丈餘天下
大旱時能到淵中召龍出催促使昇天使作雨數數
如此一旦與親故別乘龍而去途不復還矣

張道陵

張道陵字輔漢沛國豐人也本大儒生博綜五經晚
乃計此無益於年命遂學長生之道弟子千餘人其
九鼎大要惟付王長後得趙升七試皆過第一試升
初到門不通使罵辱之四十餘日露霜不去第二試
遣升於草中守稻驅獸暮遣美女詐言遂行過寄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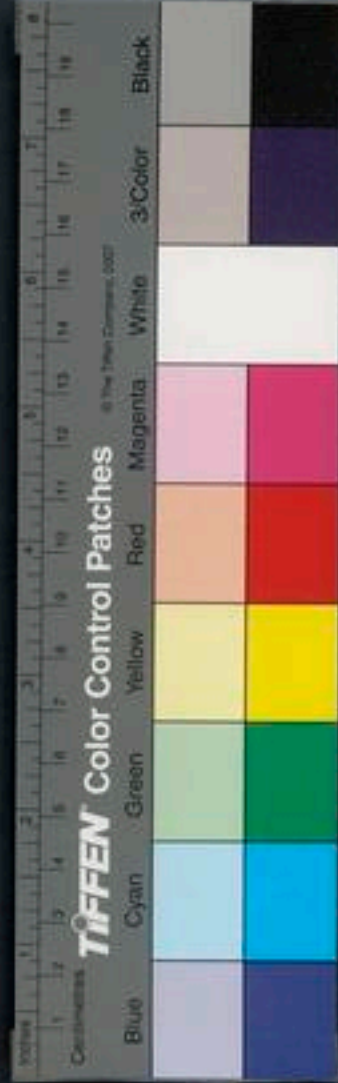
與升接牀明日又稱脚痛未去遂留數日頗以姿容
調升升終不失正第三試升行路上忽見遺金四十
餘餅升趨過不取不視第四試升入山伐薪三虎交
搏之持其衣服但不傷升不恐怖顏色自若謂虎曰
我道士也少不履非故遠千里來事師求長生之道
汝何以爾豈非山鬼使汝來試也汝不須爾虎乃去
第五試升使於市買十餘疋物已估直而物主誣言
未得直升卽捨去不與爭訟解其衣服賣之於他交
更買而歸亦不說之第六試遣升守別田穀有一人



來乞食衣不蔽形面目塵垢身體瘡膿臭惡可憎升
爲之動容卽解衣衣之以私糧爲食又以私米遺之
第七武陵將諸弟子登雲臺山絕巖之上有桃樹大
如臂生石壁下臨不測之谷去上一二丈桃樹大有
實陵告諸弟子有能得此桃者當付以道要于時伏
而窺之三百許人皆戰慄却退汗流不敢久臨其上
還謝不能得唯升一人曰神之所護何險之有聖師
在此終不使吾歿於谷中矣師有教者是此桃有可
得之理乃從上自擲正得桃樹上足不蹉跌取桃消

檇而石壁峭峻無所繫緣不能得還於是一一擲上

桃得二百枚陵乃賜諸弟子各一枚餘二枚陵食一
留一以待升於是陵乃臨谷伸手引升衆人皆見陵
臂不加長如掇一二尺物忽然引手升已得還仍以
向餘一桃與升食畢陵曰趙升猶以正心自投桃上
足不蹉跌吾今欲試自投當得桃否衆人皆諫言不
可唯趙升王長不言陵遂自投不得桃上不知陵所
在四方則皆連天下則無底徃無道路莫不驚咄唯
升長二人嘿然無聲良久乃相謂曰師則父也師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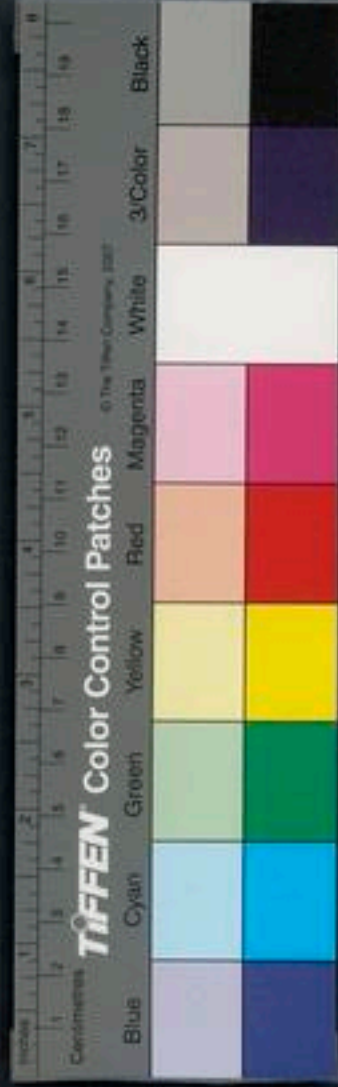
投於不測之谷 等何心自安乃俱自擲谷中正墮
陵前見陵坐局脚 沐斗帳中見升長笑曰吾知汝
二人當來也乃止谷中授二人道要

樂巴

樂巴者蜀郡人也好道不修俗事太守請與相見屈
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嘗謂巴曰聞功曹有神術可
使見否巴曰唯唯卽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雲氣
狀須臾失巴而聞壁外作虎聲而虎走還功曹宅乃
巴耳後入朝爲尚書正旦大會而巴後至而頗有醉
態酒至又不飲卽西南嘆之有司奏巴大不恭詔以
問巴巴頓首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人爲臣立生
廟今旦耆老皆入臣廟不得卽委之是以頗有酒態
適來又觀臣本郡大火故嘆酒爲雨以滅之詔原復
坐卽令驛馬書問成都果信云正旦日大火雨自東
北來滅之而有酒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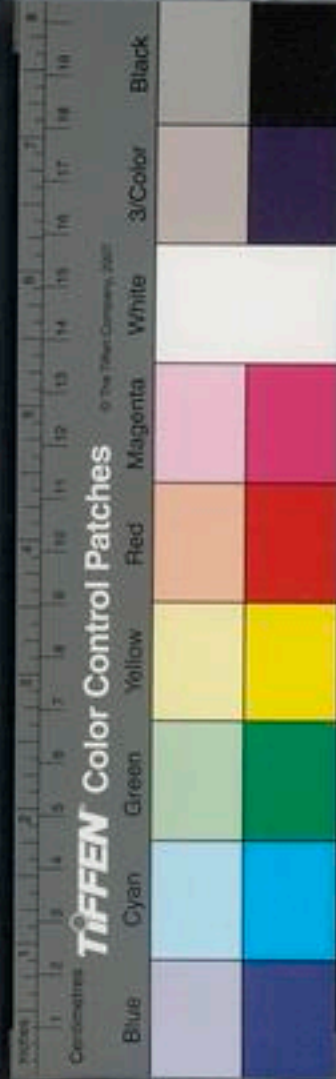
淮南王八公

淮南王劉安高皇帝之孫好儒學方技作內書二十
一篇又著鴻寶萬畢三卷論變化之道有八公姓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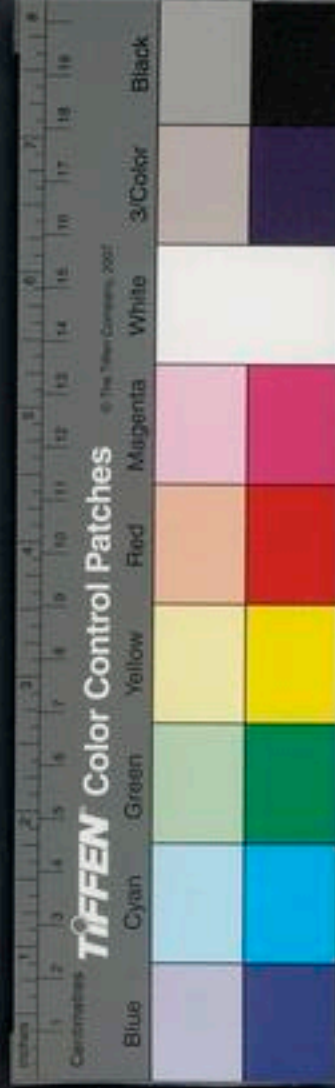


之門吏自以意難問之曰王上欲得延年却期長生
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洽聞精義入微之大儒下欲
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橫行之壯士今先生皆者矣
自無駐衰之術貴育之氣也豈能究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鉤深致遠窮理盡性乎三者僉乏不敢相通公
笑曰聞王欽賢好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莫不畢至
古人貴九九之學養鳴吠之士誠欲市馬者以致騏
驎師郭生以招郡彥吾等雖鄙不合所求故遠致身
欲一見王就令無益亦不作損云何限之逆見嫌擇

王必見少年則謂之有道見垂白則謂之庸人恐
非發石取玉探淵索珠之謂也薄吾等老謹以少矣
言畢八公化爲十五童子露髻青鬢色如桃花於是
門吏驚揀馳以白王王聞之不及履卽徒跣迎以
登思仙之臺張錦綺之帷設象牙之牀燔百和之香
進金玉之机穿弟子之履北面拱手而言曰安以凡
材少好道德羈鎖世業沉淪流俗不能遺類貞數山
林然夙夜飢渴思願神明沐浴垢穢精誠浮薄抱情
不暢逸若雲泥不圖厚幸道君降屈是安祿命當蒙



拔擢喜懼屏營不知所措唯乞道君哀而教之則頓
聆假翼去地飛矣八公便以成老人矣告王曰雖復
淺識具備先學知王好道故來相從不知意何所欲
吾一人能坐致風雨立起雲霧畫地爲江河撮土爲
山嶽一人能崩高塞淵牧虎豹致龍蛇役神鬼一人
能分形易貌坐在立亡隱蔽六軍白日盡暝一人能
乘虛步空起海陵煙出入無間呼吸千里一人能入
火不焦入水不濕刃之不傷射之不中冬凍不寒夏
暑不汗一人能千變萬化恣意所爲禽獸草木立成
轉徙萬物陵嶽移行宮室一人能防災度厄辟却衆
害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一人能煎泥成金鍛鉛爲銀
水鍊八石飛騰琉珠乘龍駕雲浮遊太清在王所欲
安於是旦夕朝拜身進酒果先乞試之變化風雨雲
霧無不有効遂受丹經及三十六水銀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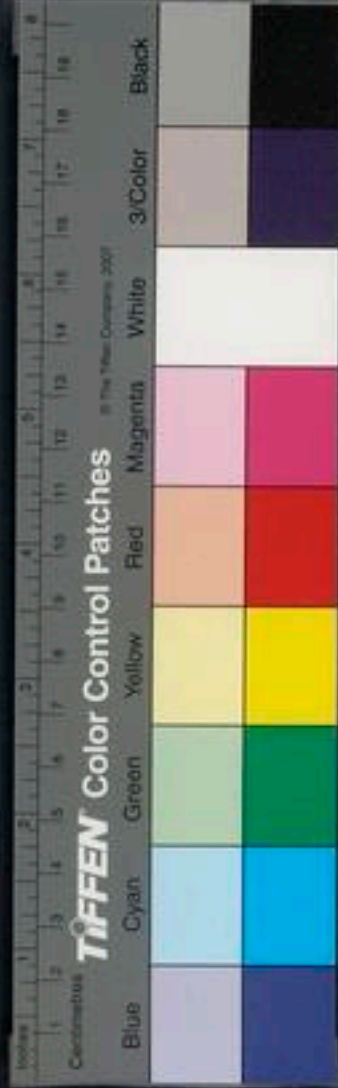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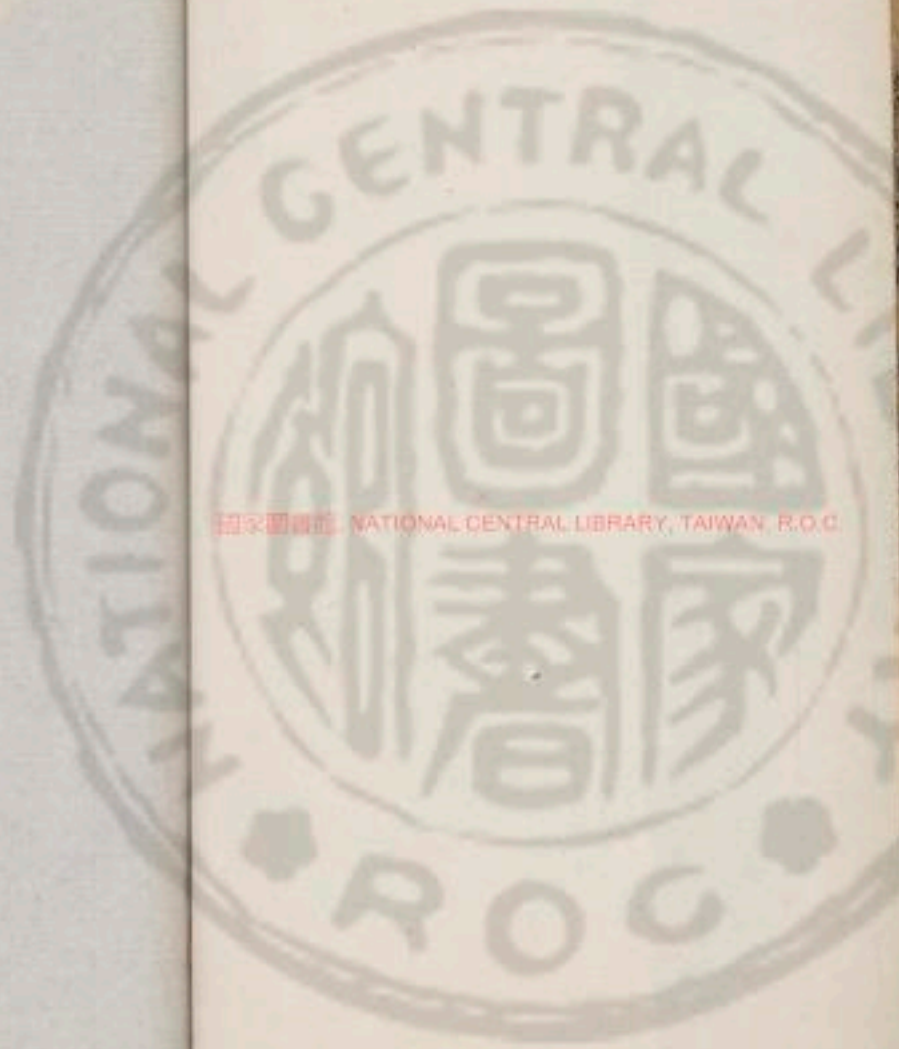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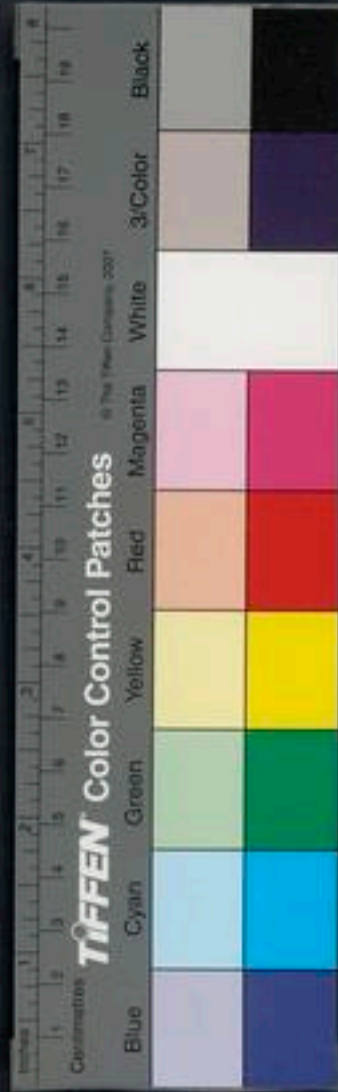
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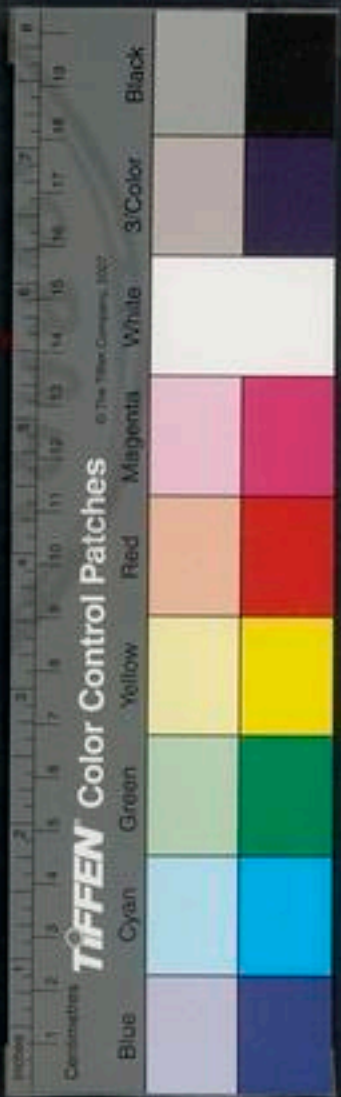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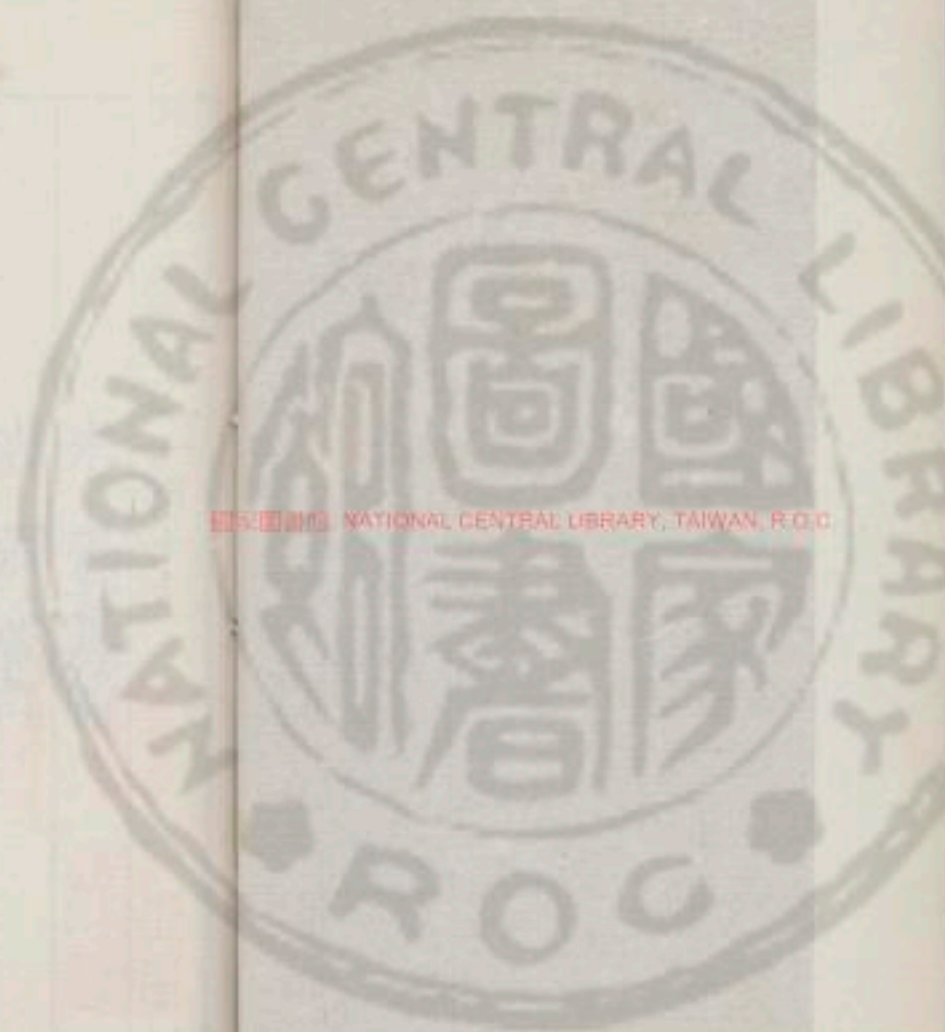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4422064 v-56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愛七鐵卷之一百十

其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洞仙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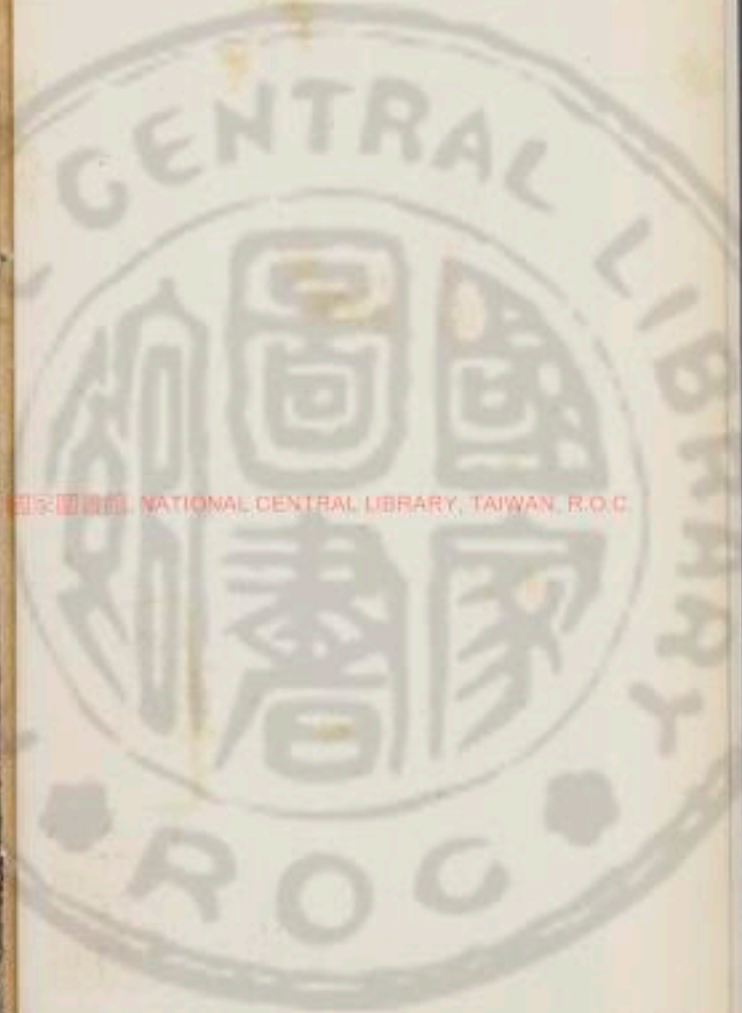
元君

元君者合服九鼎神丹得道著經九卷

九元子

九元子者鍊紫金合神丹登仙其經曰庚辛經

長桑公子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桑公子者常散髮行歌曰巾金巾入天門呼長精
吸玄泉鳴天鼓養丹田柱下史聞之曰彼長桑公子
所歌之詞得服五星守洞房之道也

龔仲陽

龔仲陽者受高山少童步六紀之法

上黃先生

上黃先生者修步斗之道得隱形法

蒲先生

蒲先生者常乘白鹿採芝草於茅山

茅濂

茅濂字初成咸陽南關人也卽東卿司命君盈之高
祖入華山修道後乘雲駕龍曰日昇天先是其邑歌
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
赤城繼世面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秦始皇聞
之因改臘曰嘉平

常生子

常生子者常漱水成玉屑服之以昇天

長存子



長存子者學道成爲玄洲仙伯

蔡瓊

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玄陽生符還冊方合服得道自日昇天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投之卽起

張穆子

張穆子者修太極上元年紀以昇仙後以此法授龔叔進王文卿尹子於晉得道

童子先生

童子先生者於秋山學道修浴契鈴經得仙

九源丈人

九源丈人者爲方丈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陰精水獸蛟鯨之類

谷希子

谷希子者學道得仙爲太上真官東方朔師之受閻風鍾山蓬萊及神州真形圖

王仲高

王仲高常在淮南市行卜父老傳云比世見之伍被



言於淮南王安欣然迎之謂安曰黃帝吾父之長子也昔師朱襄君受長生之訣卽以傳安

陽生

陽生者住少室西金門山山有金罍漿服之得道

西門君惠

西門君者少好道明諸讖緯以開山圖授秦始皇而不能用

玄都先生

玄都先生者授仙人黑玉六地鈴經行而得道

黃列子

黃列子者嘗遊獵九江射中五色神鹿逐跡尋穴遇神芝服而得風仙

公孫卿

公孫卿者學道於東梁甫山一云滋液山山宮中有合成仙藥得服之人立仙日月之神金在宮中合藥持頌曰玉女斷分劑蟾蜍主和擣一九練人形二九顏容好

蔡長孺



蔡長孺者蜀郡人夫妻共服十精丸體氣充盈年九十生一男名度世一百五十歲復生一男名無極年三百歲視之如少童

延明子高

延明子高者服麋角得仙

崔野子

崔野子者服朮以度世

靈子真

靈子真者服桃膠得仙

宛丘先生

宛丘先生者服制命丸得道至湯之末世已千餘以方傳弟子姜若春服之三百年視之如十五童子彭祖師之受其方三百

馬榮

馬榮者住梁國穀城中兩眼赤爛瞳子不見物而能明察洞視北方多病癩鄉里不容者輒來投榮榮爲治之悉差榮云患脚常乘鹿車行無遠近不見人牛推引而車自至或一日赴數十處請而各有一榮凡



與入語自稱卮子作牽三詩類乎識緯孝建二年三
月朔作書與兩國人別至十六日中時果卒

任敦

任敦博昌人也少在羅浮山學道後居茅山南洞修
步斗之道及洞玄五符能役鬼召神隱身分形玄居
山舍虎狼不敢犯

敬玄子

敬玄子修行中部之道存道守三一常歌曰遙望崑
崙山下有三頂田借問田者誰赤子字元先上生鳥

靈木雙闕峽兩邊日月互相照神路帶中間採藥三
微嶺飲漱華池泉遨遊十二樓偃蹇步中原意欲觀
絳宮正值子丹眠金樓凭玉几華蓋與相連顧見雙
使者博著太行山長谷何崢嶸齊城相接隣縱我飛
龍轡忽臨無極淵黃精生泉底芝茲披岐川我欲將
黃精流丹在眼前徘徊飲流丹羽翼奮迅鮮意猶未
策外子奮提臂牽所經信自險所貴得神仙

帛舉

帛舉字子高嘗入山採薪見二白鶴飛下石上卽成



兩仙人共語云頃合陰丹成就河北王母索九劍酒服之至良子高聞仙人言就訪王母者得九劍酒還告仙人乞陰丹服之即翻然昇虛治於雲中掌雲雨之任

徐道季

徐道季少住鵠鳴山後遇真人謂曰夫學道當巾天青誅大歷陌雙白徊一赤此五神道之祕事也其語隱也大歷者三皇支是也道季修行得道

趙叔期

趙叔期不知何許人學道於王屋山中遇卜者謂叔期曰欲入天門修三關存朱衣正崑崙叔期請其要道因以素書一卷與之是胎精中記拜受之後得道

毛伯道

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同於王屋山學道三十餘年共合神丹成伯道先服即死次道恭服之又死稚堅兆期不敢服棄藥而歸未出山忽見伯道道恭各乘白鹿在山上仙人執節以從之二人悲愕悔謝道恭授以服茯苓方二人後亦度



世

莊伯微

莊伯微者少好道不知求道之方惟以目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崑崙山積二十年後見崑崙山人授以金液方合服得道

劉道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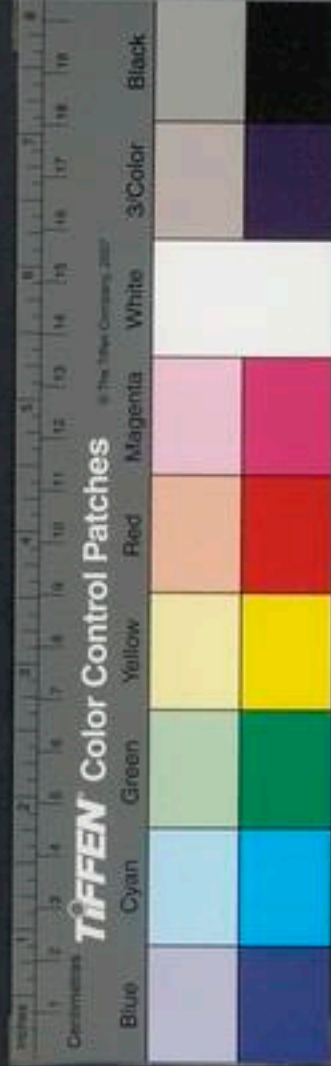
劉道偉少入幡冢山學道積十二年遇仙人試之將二大石約重萬斤以一白髮懸之使道偉卧其下顏色無異心安體悅又十二年遂賜以神丹服之昇天

匡俗

匡俗字子倉少以孝悌著稱召聘不起至心學真遊諸名山至覆笥山見山上有湖周迴數里多生靈草異物不可識其傍有石井泉通湖中又有石鴈至春秋時皆能群飛復有小石筒中有玉牒多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後服食得道

盧耽

盧耽者少學道得仙後復仕爲州治中每時乘空歸家到曉則反州嘗元會期會在列時耽後至迴翔閣



前欲下次爲威儀以幣擲耽得一隻屨墜地耽由是
飛去

范豹

范豹者巴西閬中人也久住支江百里洲修太平無
爲之道臨日噓歎項有五色光起冬夏惟單布衣而
桓溫時頭已斑白至宋元嘉中狀貌不變其占吉凶
雖萬里外事皆如指掌或問先生是謫仙邪云東方
朔乃贖我我小兒時數與之狡獪又云我見周武王
伐紂洛城頭戰前歌後舞宋文帝召見豹答詔稱我
或稱吾元兇初爲太子豹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
有博勞鳥柰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勅豹自盡江夏
王使埋於新亭赤岸岡文帝令發其棺看柩無屍乃
悔之越明年豹弟子陳忠夜起忽見光明如晝而見
豹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至豹起迎之忠問是誰
豹笑而不答須臾俱出門豹問忠比復還東鄉善護
我宅卽百里洲也

傅先生

傅先生者學道於焦山中精思七年遇太極真人與



之木鎖使以穿一石盤厚五尺許戒云石盤穿仙可得也於是晝夜鑽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仙人來曰立志若期寧有不得道者卽授以金液還丹服之度世

石坦

石坦字洪孫渤海人也遊趙魏諸名山得道能分身同時請十餘家各家有一坦所言各異

鄭思遠

鄭思遠少爲書生善律曆候緯晚師葛孝先受正一

法文三皇內文五嶽真形圖太清金液經洞玄五符入廬江馬迹山居仁及鳥獸所住山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尋還又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乘騎虎父一虎子負經書衣藥以從時於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隱且暖藥酒虎卽拾柴然火隱患齒痛從思遠求虎鬚欲及熱補齒聞得愈思遠爲拔之虎伏不動

郭志生

郭志生字通明朱提郡人晉元帝時云已四百歲見
之如五十許人有短卷書蒲兩篋中常負之多止烏
場張績家每歎曰兵荒方生毒流生民將以溝瀆爲
棺材蒼蠅爲孝子必然之期可爲痛心後二年孫恩
妖亂冬夏殺害及餓死者十不遺一忽謂績曰應亡
爲吾備粗材器殯不須釘材亦不須埋但送山巖中
以石鎮材上後少日而死績謹依斯教經數日績親
人自富陽還見志生騎白鹿山中行作書與績

介琰

介琰者不知何許人也師自羊公受玄白之道能變
化隱形常隨師入東海誓過吳爲先主禮之先主爲
琰起靜室一日之中數過遣人問起居琰或爲童子
或爲老翁無所食啖不受餉遺先主欲學其術琰以
帝多內御遂不傳道法先主大怒敕縛琰著車甲轆
引弩射之弩發而繩索獨存不知琰所之耳

徐福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
死者橫道數有烏如鳥狀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



有司奏聞始皇使使者齎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
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
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一人始皇於是
乃謂可索得因訪求精誠道士徐福發童男童女各
五百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不返不知所在逮沈
羲得道黃老遣福爲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
乘龍車侍郎簿延乘白鹿車俱來迎

車子侯

車子侯者扶風人也漢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至
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當
暫還還少時復去如其言武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
蘭兮延秀章妖姪兮中澹華斐斐兮麗景風徘徊兮
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
覺涕下兮霑裳

蘇耽

蘇耽者桂陽人也少以至孝著稱母食欲得魚羹耽
出湘州市買去家一千四百里餓頃便返耽叔父爲
州吏於市見耽因責還家家人大驚耽後白母曰耽



受命應仙遠遠供養作兩大櫃留家中若欲須食扣
小櫃欲得錢帛扣大櫃是所須皆立至鄉里其怪其
獨如此自官遣吏檢櫃無物而耽母用之如故先耽
將去時云今年大疫死者略半家此井水飲之無恙
果如所言合門元吉母年百餘歲終聞山上有人哭
聲服除乃止百姓爲之立祠矣

張巨君

張巨君者不知何許人也許季山得病不愈清齋祭
太山請命晝夜祈訴忽有神人來問曰汝是何人何
事者告幽冥天使我問汝可以實對季山曰僕是汝
南平輿許季山抱疾三年不知罪之所在故到靈山
請決死生神人曰我是仙人張巨君吾有易道可以
射知汝禍崇所從季山因再拜請曰幸蒙神仙迴降
願垂告示巨君爲筮卦遇震三之恒三三初九六二
六三有變巨君曰汝是無狀之人病安得愈乎季山
曰願爲發之巨君曰汝曾將客東行爲父報仇於道
殺客內空井中大石蓋其上此人上訴天府以此病
謫汝也季山曰實有此罪巨君曰何故爾耶季山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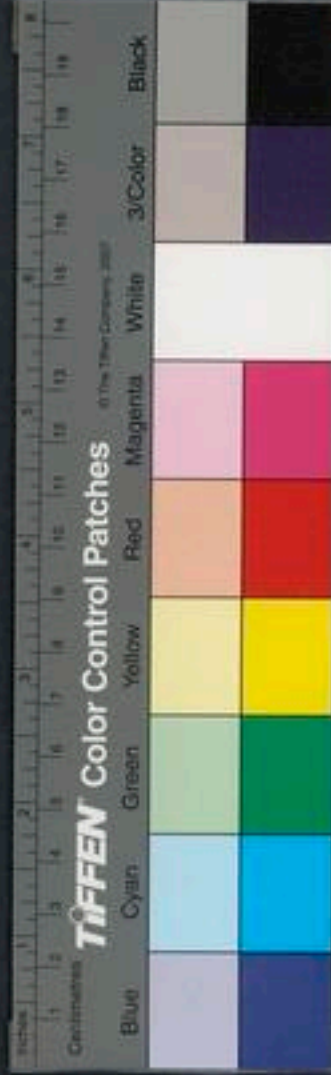
父有爲人所搏耻蒙此以終身時與客報之未至客
欲告怨主所以害之巨君曰冥理難欺汝勤自首吾
遂山爲請命季山漸愈巨君傳季山筮訣遂善於易
占但不知求巨君度世之方惜哉

馮伯達

馮伯達者豫章建昌人世奉孝道精進濟物道民陳
辭得旨與戴矜生相似又是同時人也元嘉中伯達
下都後寄戴鄉人還南行至梅根阻風連日伯達謂
船主曰欲得速至家但安眠慎勿開眼其夜聞舫下
刺樹杪而不危抗竊有窺者見兩龍俠梁翼船迅若
電逝未曉到舍伯達尋入廬山不返

韓越

韓越者南陵冠軍人也心慕神仙形類狂愚隨師長
齋誦詠口不輟響常著屐行無遠近入山或百日五
十日輒還家人問越未嘗實對後鄉人斫枯木作弓
於大陽山絕崖石室中見越與六七仙人讀經越後
山中還於巒村暴亡家迎覺棺輕疑非真尸發看唯
竹杖耳宋大明中越鄉人爲臺將北使於青州南門



遇越容貌更少其語移時訪親表存亡悲欣凝然越云吾婦患嗽未差今因與卿散一裹令温酒頓服之臺將還都番下具傳越言而越婦服散嗽即愈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王敦欲反使之占夢曰吾昨夢在石頭外江中扶犁耕卿占之璞曰大江扶犁耕耕亦自不成反亦無所成敦怒謂璞曰卿自占命盡何如璞曰下官命盡今日敦令誅璞璞謂伍伯曰吾年十三時於柵塘脫袍與汝言吾命應在汝手中汝可用吾刀伍伯感昔惠徇涕行法殞後二日南洲市人見璞負其平生服飾與相識共語敦聞之不信使開棺無尸璞得尸解之道今爲水仙伯

戴孟

戴孟字成子武咸人也漢武帝時爲殿中將軍本姓燕名濟字仲微得道後改姓名入華陰山授祕法於清靈真人裴君得玉佩金璫經石精金光符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山世遠常與之遊處

郭文舉

郭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常游名山觀華陰石室
洛陽陷入吳居大辟山停木於樹苦覆而止時猛獸
爲暴文舉居之十餘年無患丞相王導使迎至京師
朝士咸共觀之文舉頽然箕踞旁若無人周顛問曰
猛獸害人先生獨不畏和文舉曰吾無害獸之心故
獸不害人周顛庾亮桓溫劉恢其歎文舉雖無賢人
之才而有賢人之德咸和元年懇求還山道不許復
少日遁入臨安白土山明年蘇峻作亂時人謂文舉
逆知故去也有老子經二卷緝盛懸屋未嘗見讀之
山外人徐凱師事文舉受籙錄上將軍吏兵並見形
於凱使役之今凱見社靈神戒凱曰不可有房室不
復爲卿使凱後娶唐氏女諸神卽隱唯餘籙吏二人
不復從命語凱云汝違師約天曹已攝吏兵留我寺
守太上籙不復可使文舉亡如蟬蛻山下人爲之立
碑文舉書箬葉上著金雄詩金雌記後人於其所住
牀席下得之次第尋看識緯相似乃傳於世

姚光

姚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得神丹之道能分散形影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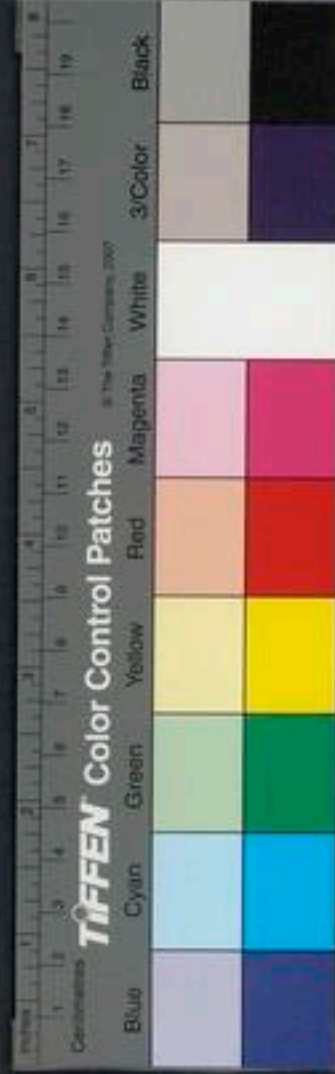
在立亡火之不焦刀之不傷吳主身臨試之積薪數
千束令光坐荻千束旅裹十餘重火焚之煙焰翳日
觀者盈都咸謂光爲煨燼矣火息後見光從灰中振
衣而起神容晏如也手把一卷書吳主讀不能解後
不知所之

徐夔

徐夔者吳郡海鹽人也少有道炁能收束卯精錢塘
人杜氏女患和夔召魅卽見丈夫著白俠葛單衣人
門夔一叱卽成白龜一且與群從兄弟數人登石崎
山斫春柴日暮夔不返明旦尋覓見夔在山上腋挾
錄筒而不動或乃抱夔唯有空殼

丁令威

丁令威者遼東人也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
欲嘗暫歸化爲白鶴集郡城門華表柱頭言曰我是
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舊人民非何不學
仙離塚壘夫左元放爲羊令威爲鶴斯並一時之跡
耳非永爲羊鶴也遼東諸丁譜載令威漢初學道得
仙矣



王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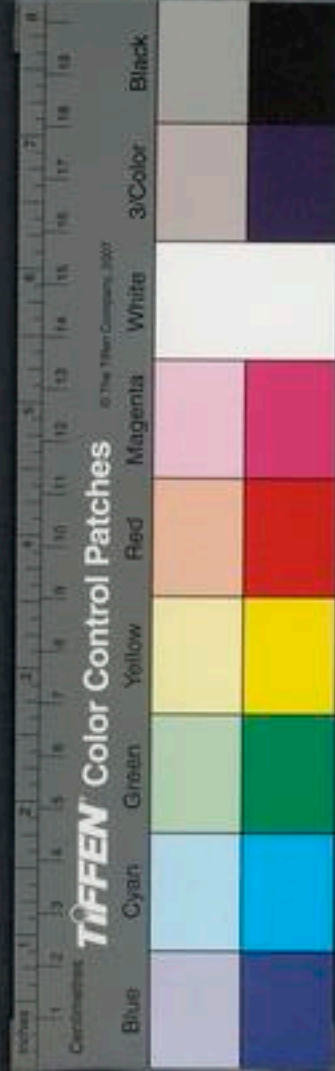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久在於東陽谷口携弟子登崖穴處御六炁守三一冬夏不改其服顏色日少符堅累徵不就堅尋大舉南征以弟融爲大將軍遣人問嘉曰金堅火強仍乘使者馬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因墮其衣裳奔馬而還踞牀而不言堅又不解更遣人問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堅欣然以爲吉徵

歲在癸未堅大敗於壽春遂亡秦國是殃在未年也以秦居西爲金晉都南爲火火能鑠金也嘉

移高高山姚萇定長安問嘉朕應九五不嘉曰累竄得萇大怒曰小道士答朕不恭有司奏誅嘉及二弟子萇先使人隴右逢嘉將兩弟子計已千餘里正是誅日嘉使書與萇萇令發嘉及二弟子棺並無尸各有竹杖一枚萇尋亡

寇謙之

寇謙之者不知何許人也弱年好道入東嶽岱宗山精苦累年一旦得真人分以成冊白日昇天謙之符章救治百姓神驗于今北方猶行其道者多焉



董幼

董幼者海陵人也兄弟三人幼最小早喪父幼母偏念其多病不能治家年十八謂母曰幼病因不可卒愈徒累二兄終不得活欲依道門灑掃以度一世母許之幼在師家恭謹勤修長齋篤學未嘗暫怠遂洞明道術年四十一夜有真人降授幼水行不溺之道以一馬鞭與幼令幼以鞭水行於水上如行平地晉義熙中幼還家辭母云幼已得道不復留人間今還與母別母曰汝應往何處去復幾時可還幼曰應往峨嵋山更受業未有歸期中表鄉隣共送幼至區陽西江見幼鞭水而行漸漸而遠顧謂二兄曰世世傳道業矣

劉愷

劉愷者不知何許人也長大多鬚垂手下膝久住武當山去襄陽五百里旦發夕至不見有所修爲頗以藥術救治百姓能勞而不倦用藥多自採所識草石乃窮于藥性雍州刺史劉道產忌其臂長於襄陽錄送文帝每旦檻車載將往山採藥暮還廷尉愷後以

兩短卷書與獄吏吏不敢取燼焚之一夜失燼關鑰
如故閭闔門吏行夜得燼送廷尉燼語獄吏云官尋
殺我殯後勿釘棺也後果被殺死數日文帝疑此言
使開棺不見尸但有竹杖耳

王質

王質者東陽人也入山伐木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
圍碁歌笑質聊置斧柯觀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
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
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一

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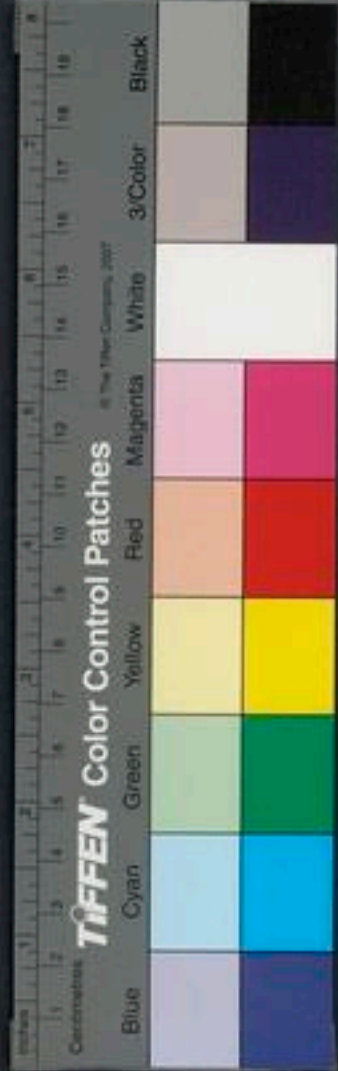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洞仙傳

千古

千古者瑯琊人也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
苦有踰於昔人常遊於曲陽流水上得神書百餘卷
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籙書孫策平江
東進襲會稽見士民皆呼吉爲干郎事之如神策招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一

榮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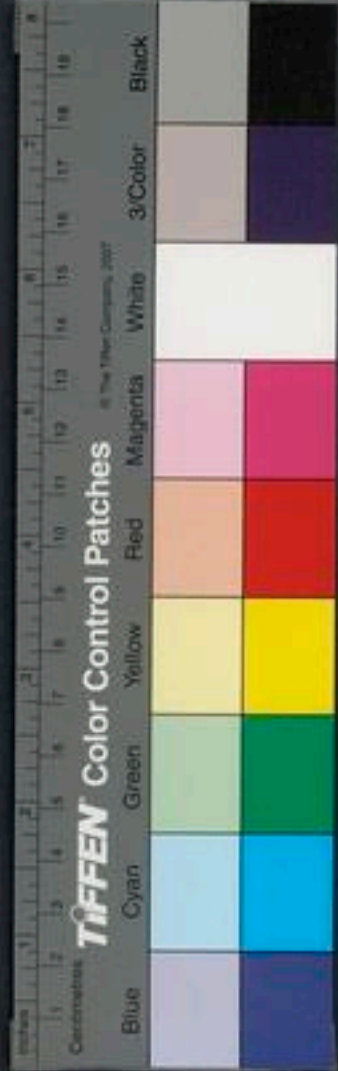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洞仙傳

千古

千古者瑯琊人也其父祖世有道術不殺生命吉精
苦有踰於昔人常遊於曲陽流水上得神書百餘卷
皆赤界白素青首朱目號曰太平青籙書孫策平江
東進襲會稽見士民皆呼吉爲干郎事之如神策招



吉爲客在軍中將士多疫病請吉水飲漱輒差策將
兵數萬人欲迎獻帝討曹公使吉占風色每有神驗
將士咸崇仰吉且先拜吉後朝策見將士多在吉所
因怒曰吾不如干君耶乃收吉責數吉曰天久旱水
道不通君不同人憂安坐船中作鬼能束吾將士敗
吾部曲今當相除即縛吉暴使請雨若能感天今日
中大雨者當相原不爾加誅俄而雲興雨靈致中漂
沒將士共賀吉策遂殺之將士涕泣收葬明旦往視
失尸策大愴恨從此常見吉在其前後策尋爲許貢
伏客所傷照鏡見吉在鏡中因拊鏡大叫臂劍裂而
死世中猶有事干君道者

昌季

昌季者不知何許人也入山擔柴崖崩墮山下尚有
微氣婦來見之涕泣哀慟仙人尹伊聞之愴然謂婦
曰吾是仙人能治汝壻即以角前賜之并付其方藥
蓋未差可隨合作也能長服之令人神仙婦以藥治
季即愈季合藥服之千日忽然飛昇婦流涕追之顧
謂婦曰道與世殊卿善自愛敬婦慨然復合藥服之



三年便復飛去至蓬萊山見季季曰知卿當來爾

王子喬

王子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爲尚書郎出爲葉縣令漢法畿內長吏節朔還朝每見子喬先生至不見有車馬跡而怪之明帝密使星官占候輒見雙鳧從東南飛來乃羅得一隻履時人異之

杜契

杜契字廣平京兆人也建安初渡江依孫策後孫權用爲立信校尉黃武二年起學道師介琰受黃白術
父人能隱形遁迹後居茅山之東時與弟子採伐竹易山場市里而人不能知之數入洞中得仙

范幼冲

范幼冲者遼西人也受太素胎化易形之道常旦旦存青白赤三炁各如縵從東方日下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行之十年得道其法約其事驗太素秘道也

青谷先生

青谷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常修行九息服氣之道



後合爐火大丹服之待道一旦天降劉文饒於寢室
其杖解法得入太華山文饒名寬弘農人也仕後
漢位至司徒太尉視民如赤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
好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

夏馥

夏馥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常服术和雲母後入
吳山遇赤須先生傳之要法又遇桐栢真人授之黃
水雲漿法行之得道馥少時被公府辟書致於桑樹
乃去當時咸服其高邁

劉諷

劉諷字偉惠潁川人也師季王服日月精華得道後
歸鄉里託形杖屐而去

展上公

展上公者不知何許人也學道於伏龍地乃植李彌
滿所住之山上公得道今為九宮右保司其常白諸
仙八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李羨憶之未久忽已三千
歲矣郭四朝後來住其處又種五果上公云此地善
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災癘



周太賓巴陵侯姜叔茂者並不知何許人也學道在句曲山種五果五菜貨之以市丹砂今姜巴地多莊薤卽其種耶二人並得仙叔茂曾作書於太極宮僚云昔學道於鬼谷得道於少室養翮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飈車宴于句曲太賓善鼓琴昔揮獨絃乃彈而八音和以教麋長生孫廣田卽登也二人後皆得道爾

郭四朝

郭四朝者燕人也秦時得道來句曲山南所住處作塘遏澗水今深基塹垣墻今猶有可識處四朝乘小船遊戲其中每扣船而歌其一曰清池帶雲岫長林鬱青葱玄鳥翔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檝揚神波稽首乘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丘林中其二曰浪神九陔舛研道途全真戢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輩孰盡汝車輪其三曰遊空落飛飈虛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揮翮扇天津菴藹慶雲翔遂造太微戶挹此金梨漿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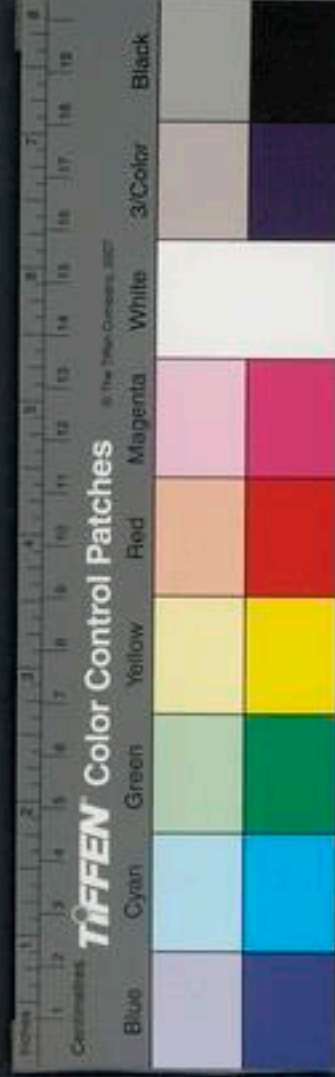
造玄陔表不存亦不亡其四曰駕歛舞神霄披霞
九日高皇齊龍輪遂造九華室神虎洞瓊林香風合
成一開闔幽冥戶靈變玄迹滅

張玄賓

張玄賓者定襄人也曾舉茂才始師西河蘄公受服
水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樊子明於少室山授以遁
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今來華陽內爲理禁伯主
諸水雨官玄賓善談空無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
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
無無無亦有焉所以我口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
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
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桐栢諸靈仙亦不能
折之自云曾於蓬萊遇宋農生論無粗得其意也

趙威伯

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好道受業於邯鄲張先生挹
日月之景服九雲明鏡之華得道來入華陽內爲保
命丞河圖云吳楚多有得見太平者常語人云此論
不虛此驗不久其所存明鏡非世間常法又善嘯聲



若衝風之擊長林衆鳥之群鳴須臾歸雲四集零雨
其濛

樂長治

樂長治者不知何許人也仕漢桓帝至中書侍郎後
師中嶽李先生受步天元法修之得道

杜曷

杜曷字叔恭吳國錢塘人也年七八歲與時輩比郭
戲付父老召曷曰此童子有不凡之相惜吾已老不
及見之曷早孤事後母至孝有聞鄉郡三禮命仕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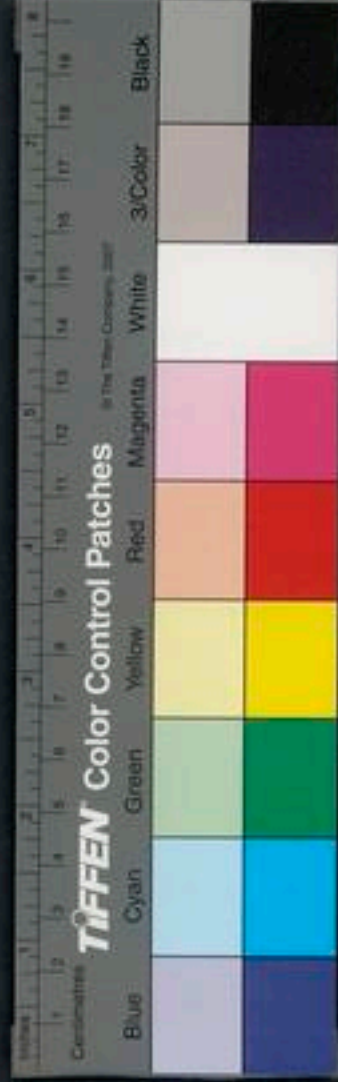
曷曰方當人鬼殺亂非正一之炁无以鎮之於是

師餘杭陳文子受治爲正一弟子救治有效百姓咸
附焉後夜中有神人降云我張鎮南也汝應傳吾道
法故來相授諸秘要方陽平治曷每入靜燒香能見
百姓三五世禍福說之了然董書符水應手卽驗遠
近道俗歸化如雲十年之內操米戶數萬晉太傅謝
安時爲吳興太守見曷自光以問曷曷曰君先世有
陰德於物慶流後嗣君當位極人臣尚書今陸納世
世臨終而金患侵潘瘡納時年始出三十忽得此瘡



因爲奏章云令君大庾得過授納靈飛散方納服之
云年可至七十大司馬桓溫北伐問以捷不昺云公
明年三月專征當挫其鋒溫至方頭石門不開水涸
糧盡爲鮮卑所窘謂若于桃葉云恨不從杜先生言
遂至此敗符堅未至壽春車騎將軍謝玄領兵伐堅
問以勝負昺曰我不可徃徃必無功彼不可來來必
覆敗是將軍効命之秋也堅果散敗盧竦自稱先生
常從弟子三百餘人昺以白桓溫竦協東治老木之
精術惑百姓比當逼揆宮闕然後乃死耳咸安中竦

夜半從男女數百人直入宮稱海西復位一時間官
軍誅勦溫方歎伏後桓冲欲引昺息該爲從事昺辭
曰吾兒孫金短命不欲令進仕至會玄孫方得吾福
耳昺曰吾去世後當以假吾法以破大道者亦是小
驅除也與黃巾相似少時消滅素書此言函封付妻
馮氏若有災異可開示子侄勤脩德自守隆安中瑯
琊孫泰以妖惑陷咎及禍延者衆昺忽彌日聚集縱
樂無度勅書吏崇桃生市凶具令家作衣裳云吾至
三月二十六日中當行體尋小惡至期於寢不覺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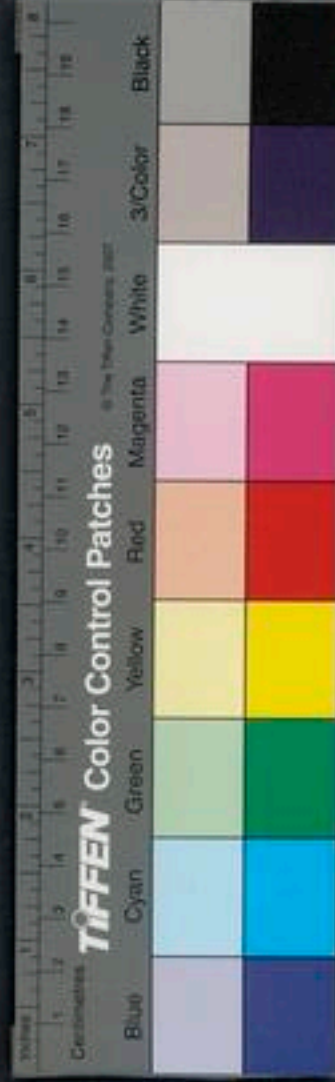


卷之二
柔悉潔諸道民弟子爲之立碑謚曰明師矣

庖謙

庖謙者魏郡人也性縱誕不耻惡衣食好飲酒不擇
精麈常吟曰風從牖中入酒在杯中播手握四十九
靈光在上照巍峩藜藿下獨向冥理笑又曰進不登
龍門退不求名位死以消天日常作巍峩醉精於易
占常在建康後巷許新婦店前筮一卦一百錢日限
錢五百止次卦千錢不爲也謙母住尚方門外路西
自養女三四人自料理謙日日送錢三百供養母餘

錢一百謙以飲酒乞與貧寒晉海西旦出見赤蛇盤
于御牀俄爾失蛇詔謙筮卦易林曰晉室有盤石之
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不謙曰後年應
有大將北征失利以三萬人逆之於壽春北此災可
消明年秋桓溫北討敗績咎豫州刺史夷真不爲後
援誅真還鎮石頭廢海西立簡文溫妾產息玄至艱
難謙筮曰公第西北六間馬敞壞竟便產是男兒聲
悉雄烈當震動四海溫賜謙錢三十萬謙云謙用筮
錢常患不盡且交无容錢處請還公庫溫不聽許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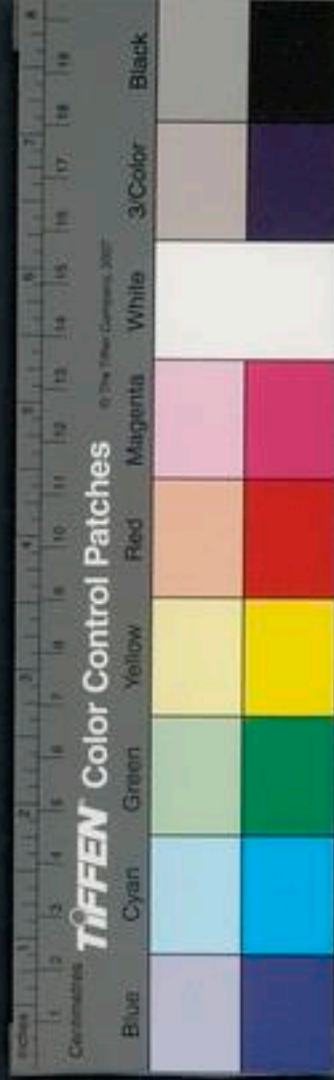
以空糶借謙貯錢俄而夫人復送錢三十萬謙從得
溫錢後日筮三卦以供養母以溫錢飲酒求能酣客
不聞識與不識群聚極飲於是遠近嗜飲客隨謙者
參許氏常以賢人禮待謙不計求酒之多少謙後斷
不復詣許氏尋覓經年忽於譙溝遇謙曰家中欲得
糶用先令隨還家取先所寄錢謙笑曰三年飲酒數
千斗唯四十者纔足相補正餘一百半許有耳大夫
不復足顧矣吾以瓜刻壁記之寫笑便知也許氏試
依自言笑不差一文謙後母夜亡謙且還云囚緣

矣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
卧地始謂其醉捉手牽引唯空衣無尸也

朱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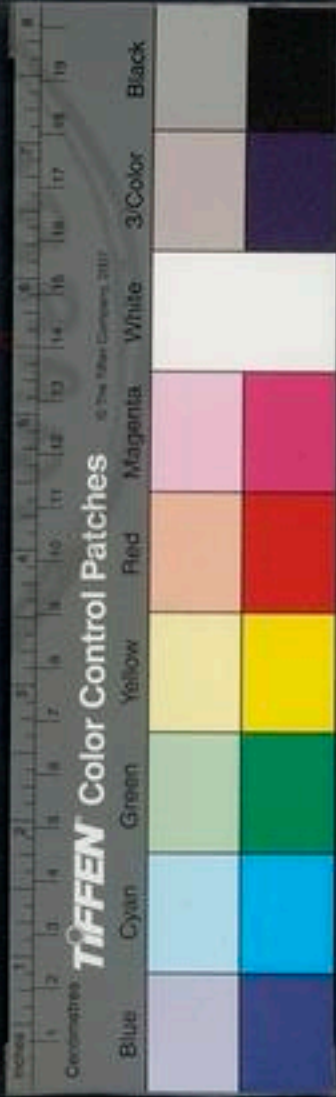
朱庫者不知何許人也久服石春辟穀符水不饑不
渴強丁不老庫忽云應得仙剋日發與親舊別云當
有迎者單衣白紵須更有兩黃鶴下中庭庫便度世
中庭仍有三黃鶴相隨飛向東郭外成三黃衣道士
携手東行因鄉人附書與家家人看尸唯有空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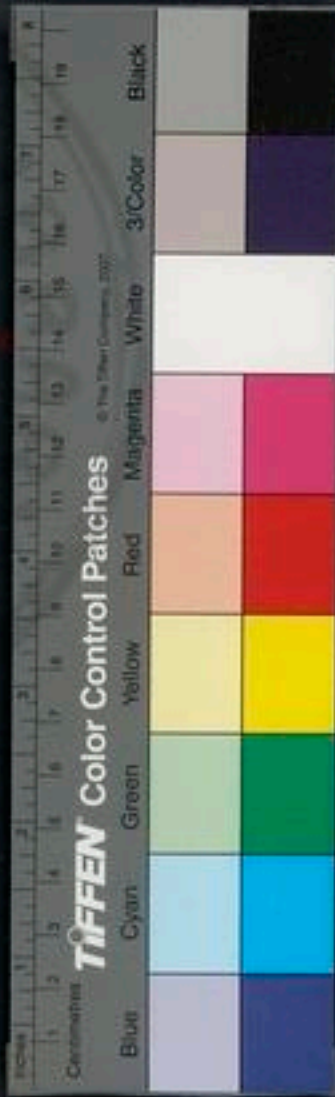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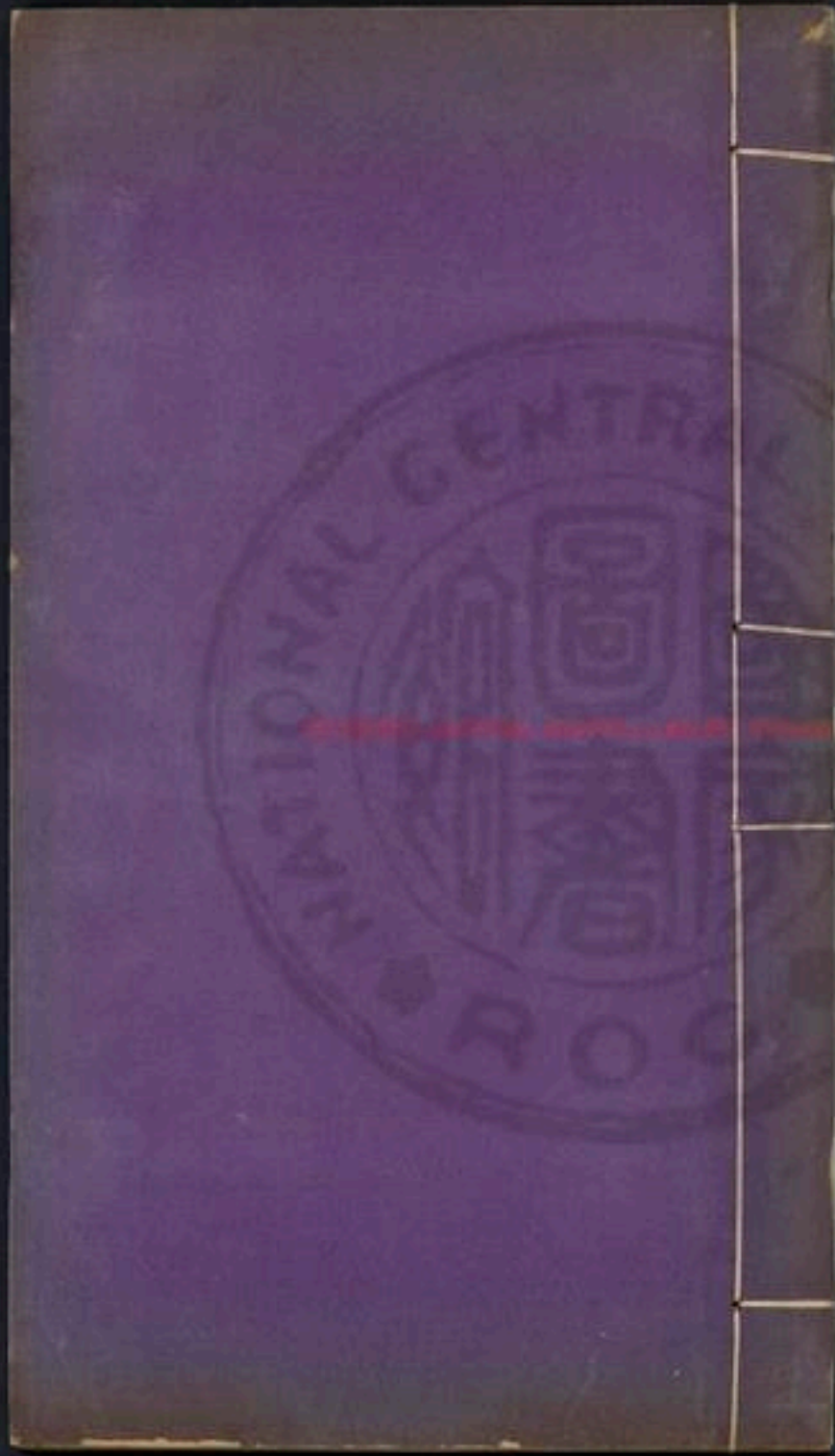
姜伯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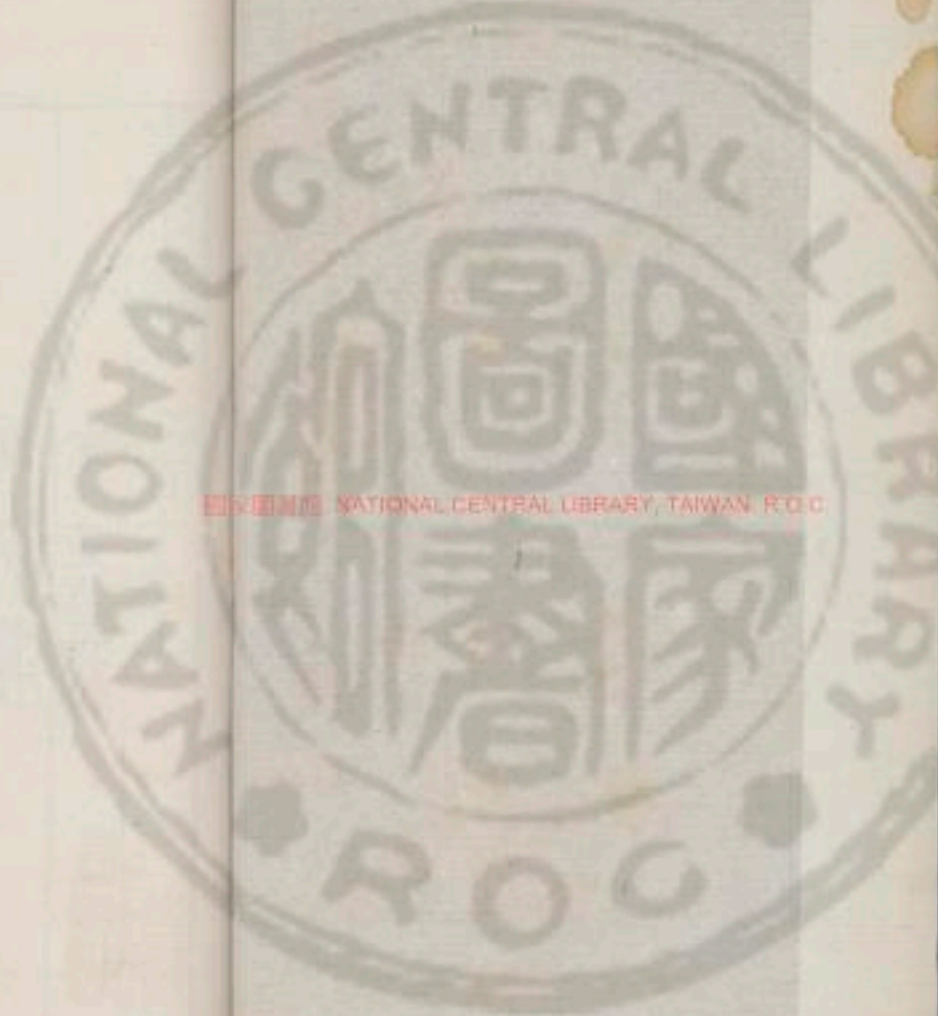
姜伯真者不知何許人也少好道在猛山採藥忽值
仙人使伯真平立日中背後觀之其心不正仙人曰
勤學之至而不知心不正爲失因教之服石腦石腦
色班柔軟形如小石處所皆有久服身熱而不渴後
遂得仙繁陽子服之亦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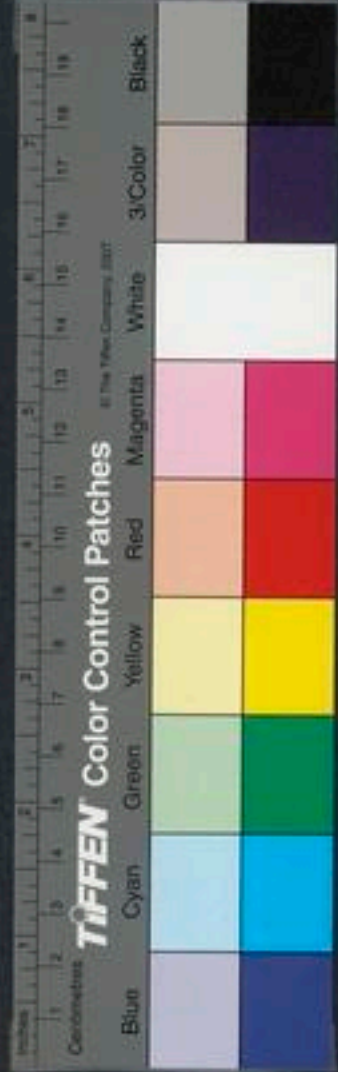




157 * 100mm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二百十二上

棠二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神仙感遇傳上

吉宗老

吉宗老者豫章道士也巡遊名山訪師涉學而未有
所得大中二年戊辰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弊衣冒
風雪甚急忽見其來投觀中與之道室而宿既曉無
燈燭雪又甚忽見室內有光自隙而窺之見無燈燭



而明唯以小胡蘆中出衾被帷幄衲褥器用陳設服
翫無所不有宗老知其異扣門謁之道士不應而寢
光亦尋滅宗老乃坐其門外一夕守之冀天曉之後
聊得一見及曉推其門已失所在宗老剴心責已周
遊天下以訪求焉

葉遷韶

葉遷韶者信州人也幼年樵採避雨於大樹下忽見
雷公爲樹枝所夾奮飛不得樹枝雷霹後却合遷韶
爲取石楔開枝間然後得去仍愧謝之曰約來日却

至此可也如其言明日復至樹下雷公亦來以墨篆
一卷與之曰此行之可以致雷雨祛疾苦立功救人
也我兄弟五人要雷聲喚雷大雷二必卽相應然雷
五姓剛柔無危急之事不可喚之自是行符致雨咸
有殊効嘗於吉州市中醉太守擒而責之欲加凌辱
遷韶於堦下大呼雷王一聲時中旱日光猛熾便震
霹一聲人皆顛沛太守下堦禮接之請爲致雨信宿
大雷雨澤遂足因爲遠近所傳遊滑州時方久雨黃
河泛官吏被水爲勞忘其寢食遷韶以鐵札長二尺



作一符立於河岸之上水湧溢堆阜之形而沿河流
下不敢出其符外人免墜溺于今傳之人有疾請符
不擇筆墨書而授之皆得其効多在江浙間周遊好
啗葷腥不修道行後不知所之

于蒲川

于蒲川者是成都樂官也其所居鄰里闕水有一老
叟常擔水以供數家又矣忽三月三日蒲川於學射
山通真觀看蠶市見賣水老人與之語云居在側近
相引蠶市看訖卽邀蒲川過其家入橙竹徑歷渠漸
可十里許卽見門宇嚴閣人物喧闐有像設圖繪古
宮觀焉引至大廚中人亦甚衆失老叟所在問人乃
葛瑣化厨中甫云來日蠶市方管設大齋頃刻之間
已三日矣賣水老叟自此亦不復來

進士王獻

進士王獻漁經獵史之士也孜孜矻矻窮古人之所
未窮得先儒之所未得著炙較子三十卷六經得失
史冊差謬未有不鍼其膏而藥其盲矣所有二種之
篇釋喻之說則古人高識洞鑿之士有所不逮焉嗜



酒自娛不拘於俗酣暢之外必切磋義府研覆詞樞
亦猶劉闡之詬誚古人矣然其咀吸風露呼嚙嵐霞
因亦成疹積年苦冷而莫能愈遊燕中道逢櫻杖櫻
笠者鶴貌高古異諸其儕石曰希道笑謂之曰少年
有三惑之累耶何苦瘠若斯辭以不然道曰疾可愈
也予雖釋伴有鑑鼎之功何疾不除也叙委質以師
之齋于漳水之濱三日而授其訣曰木精天魂金液
地魄坎崑運行寬猛無成金木有數秦晉合宜近効
六旬遠期三載爾歌曰魄微入魂牝牡結陽响陰滋
補鬼滅千歌萬劫皆六訣口往今來拋日月受而製
焉餌之周星疹且瘳矣乃隱晦自處佯狂混時年八
十殆於彭山道中識者瘞之無幾又在成都市常寓
止樂溫縣時擊獸結尾為害尤甚叙醉宿草莽露身
林野無所憚焉斯亦禪說得道之流也

王從玘

王從玘者宦官也蜀王初節制邛蜀黎雅為永平軍
從玘為監軍判官自是剋成都罷鎮為郡從玘栖
寓蜀中十餘年食貧好善不常厥居於邛市有老叟

睨而視之曰將有大厄寔于死所探懷袖中小瓢以
丹砂十四粒與之曰釗此旬日而髯生勿爲怪也可
以免難矣服之三五日髯果生焉月餘詔誅宦官從
玘亦在其數人或勸其遁去荅曰君父之命豈可逃
乎俛首赴繫太守哀而上請蜀王特乞宥之視其狀
貌無復宦官矣

今狐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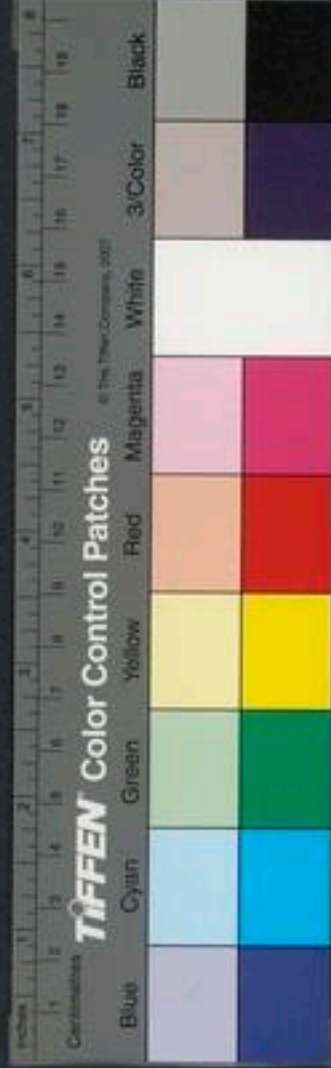
今狐絢者餘杭太守絢之子也雅尚玄微不務名宦
於開化私院自創靜室三日五日卽一度開室焚香
終日乃出時有神仙降之竒煙異香每見聞於庭宇
因言入靜之時有青童引入至天中高山之上朝謁
老君見卍命張天師爲元中大法師以代尹真人之
任初尹與三天論功於太上之前太上曰群胡擾於
中原蠶食華夏不能戢之尹真人之過也再立二十
四化分別人鬼澤及生靈道陵之功也此二者各宜
登臺真忌取驗於大道可卽初尹真登一蓮華寶臺
端寂而坐頃之萬景昏暄又命道陵亦登此臺既坐
良久則竒彩異光種種變化天人交暢矣自是以道



陵代尹爲元中法師焉乙未年聞令狐之說丁酉年
於西川濛陽見張道士云天師降授道法遠近敬而
事之因聆其天師降教之事云天師進位近爲元中
法師與令狐所說符契論功登臺之事一無異者焉
玄功杳冥難可詳驗聊以紀其異也

李筌

李筌號達觀子居少室山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
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得黃帝陰符本經素書朱漆
軸緘以玉函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
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
千遍意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髮
髻當頂餘髮半垂髮衣扶杖狀貌甚異路傍見遺火
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剋筌驚而問之曰
此黃帝陰符老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
元六周甲子矣少年從何而得之筌稽首再拜具告
所得母曰少年顙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日角血腦
未減心影不偏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是吾弟子
也然四十五當有大厄因出冊書符一道貫於杖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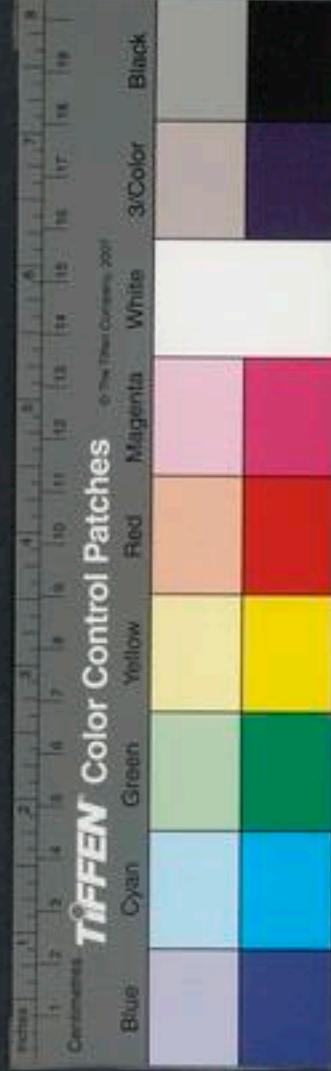
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坐於石上與筌說
陰符之義曰陰符凡三百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
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
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內出心機外合人事觀
其清微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經傳子史
不足以爲文任其巧智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非有
道之士不可使聞之故至人用之得其道君子用之
得其術常人用之得其殃識分不同也如傳同好必
清齋而授之有本者爲師無本者爲弟子也不得以
富貴爲重貧賤爲輕達者奪紀二十本命日誦七遍
益心機加年壽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於名山石
巖中得加筌久之母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
食袖中出一瓠令筌谷中取水旣滿矣瓠忽重百餘
斤力不能制而沉泉及還已失母所在但留麥飯數
升而已筌食之自此絕粒開元中爲江陵節度副使
御史中丞筌有將畧作太白陰經十卷又著中台志
十卷時爲李林甫所排位不大顯意入名山訪道後
不知其所也



劉彥廣

劉彥廣者金陵礪壁倉人也當爲浙西衙職事節度使唐若山若山好道與其弟若水皆遇神仙授以道要開元中明皇寵異之杖節鎮浙西逾年而棄位泛海遺表於船舫內監軍使以事上聞詔若水於江嶺仙山訪之不知所適彥廣十年後奉使揚州於魚行遇若山擔魚貨之若山召彥廣至其家門巷陋隘蒿徑荒梗草霜漬纜通人行入門漸平布磚花卉臺榭繁華之飾迨非世有命生設食聞其尚負官錢家內窮罄憫之形於容色旣而令於所止店中備生鐵及炭是夕唐詣其店置炭鐵烈火而去謂之曰汝後世子孫合於仙山遇道不宜復居小職但貞隱丘園可也此金三分之一以支官中債其二豐產資家力勿食珍羞以增爾祿勿衣綺繡以增爾福陰功及物濟人之急道之所重也度人上品五千文妙經行而勤之焉彥廣得金如其言償官債營家業於礪壁世世八九十其孫松年入道天台焉

宋文才



宋文才者眉州彭山縣人也文才初與鄉里數人遊
峩眉山已及絕頂偶遺其所賣巾屐步求之去伴稍
遠見一老人引之徐行皆廣陌平原奇花珍木數百
步乃到宮闕玉砌瓊堂雲樓霞館非世人所覩老人
引登臺顧望羣峯碁列於地有道士奕碁青童採
藥清渠瀨石靈鶴翔空文才驚駭問老人曰此爲何
處也荅曰名山小洞有三十六天此峩眉洞天真仙
所居第二十三天也揖坐之際有人連呼文才之名
老人曰同侶相求不可久住他年復來可也命侍童
引至門外與同侶相見迴顧失仙宮所在同侶曰相
失已半月矣每日來求今日乃得相見爾文才具述
所遇之異焉

劉景

彭城劉景因遊金華山尋真訪道行及山半覺景物
異常山川秀茂見崇門高閣勢出雲表入門左右池
沼澄澈嘉樹垂條碁布行列披蔓柔弱其實如梨蘂
香觸鼻景顧望無人因授擷其實於懷袖中未暇嚼
食俄有犬子數輩馳出吠之競欲搏噬景乃倉惶支



悟四顧無瓦石可投探懷中所摘之果以擲之果盡而犬亦去也迴顧前之宮宇但林谷榛莽而已時僧休與劉景友善常話其事跡者也

蓬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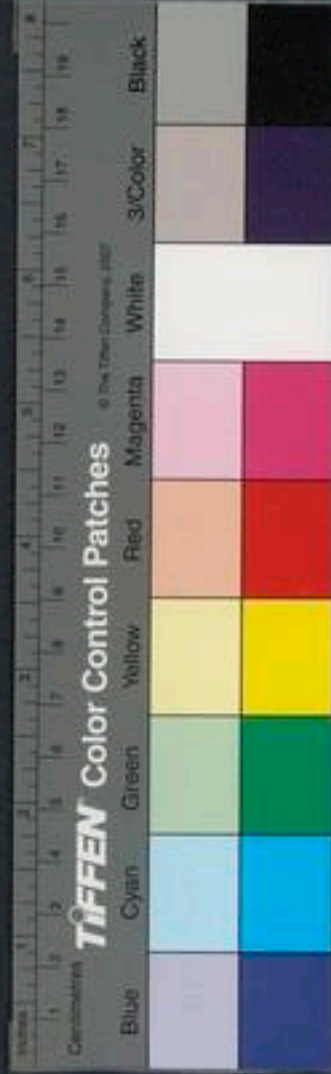
蓬球字伯堅北海人也晉大始中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忽覺異香球迎風尋之此山廓然自開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仙女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焉言訖復彈碁如初有一小者登樓彈琴飛元暉何謂獨昇樓球於樹下立饑以舌舐葉上垂露俄有一女乘鶴而至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可令速去球懼出門迴頭忽然不見及還家已是建平中矣舊居閭舍皆為墟墓因復周遊名山訪道不返

王可交

王可交者蘇州崑山人也本農畝之夫素不知道年數歲眼有五色光起夜則愈甚冥室之中可以鑿物或人謂其所親曰此疾也光盡即喪其目矣父母愚



乃備醫以灸之光乃絕矣咸通十年十一月可交自
市還家於河上見大舫一艘絡以金絲飾以珠翠張
樂而遊可交立而觀之舫艤于岸中有一青童引之
登舫見十餘人綦冠羽服衣文班駁雲霞山水之狀
各執樂器一人唱言曰王三叔欲與汝相見亦不知
何許人也傍一人言曰好仙骨爲火所損未可與酒
但不食十年方可得道耳以粟子一枚與之令食可
交食一半留一半在手中遂奏樂飲酒童子復引之
上岸忽如夢中足纔及地已墜於天台山瀑布之巖
下頃刻之間水陸千里台州刺史袁從疑其詐妄移
牒驗其鄉里自失可交之日洎到天台之時已三十
日矣可交自此不食顏狀鮮瑩袁以羽褐授之使居
紫極宮越州廉察御史大夫王諷奏日始以神遊天
上之簫韶一曲俄如夢覺人間之甲子三旬雖云十
載爲期終恐一朝飛去詔曰神仙之跡且載縑緗靈
異可稱忽詳聽鑒定非凡骨况在名山今古不殊蓬
瀛何遠委本道切加安郵遂其栖隱於是任其遊息
數年猶在江表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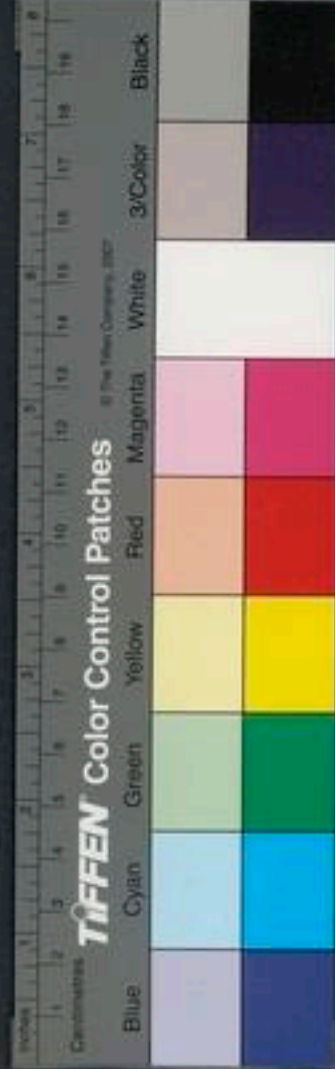


陳簡

陳簡者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啟關躊躇以候忽逢道流其行甚急睨簡不覺隨之行三五里所及一宮觀殿宇森竦旁倚大山引之至一室內有機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發標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亦未嘗攻學心甚難之道流已去無推讓之所試案本書之甚易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此金華神液不可妄得飲之者壽無限窮味甚甘美因勞謝而遣之曰世難卽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業書道勁異常而不復飲食太守鮮梓方將受籙頗異其事以爲神仙嘉應判縣狀曰方傳祕錄有此嘉祥旣彰悟道之階允叶登真之兆尋復入金華山去亦時還郡中

金庭客

金庭客咸通中自剡溪金庭路由林嶺間將抵明州行三二十里忽迷失舊路忽忽而行日已將暮莫知栖息之所因遇一道士荷鋤問津焉道士曰此去人



家消遠無寓宿之所不嫌弊陋宿於吾廬可也引及
其家則林徑幽遠山谷冲寂既憇廡下久之烹野蔬
藥苗食之頃有扣其門者童子報云隱雲觀請來日
齋既曉道士去約童子曰善祇奉客客因問隱雲觀
置來幾年去此觀遠近荅曰自古有此觀去此五百
里常隱雲中世人不見故以爲名客驚曰五百甚遠
尊師何時當還荅曰尊師往來亦頃刻耳俄而道士
復歸欲留客久任客方有鄉關之念懇辭而出乃遣
童子示其舊路行三二里失回來所在及問歲月已

三四年矣尋卽復往再訪其蹤無能知其處所矣

裴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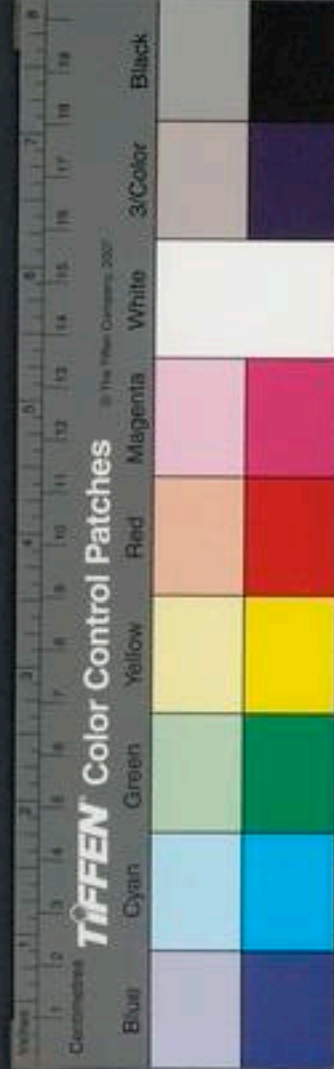
裴沈仕爲同州司馬云其再從伯自洛往鄭州日晚
道左聞人呻吟下馬披蒿萊尋之見一病鶴垂翼俛
味翅上瘡壞無毛異其有聲惻然哀之忽有白衣老
人曳杖而至謂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
血一塗必能飛矣裴頗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
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志甚佳然須三世人是其
血方可中用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蘆生三世人



矣。君此行非有急切，豈能却至洛爲求胡蘆生耶？
裴沈然而返洛中，訪胡蘆生。裴沈具陳其事，拜而祈
之，生無難色，取一石合子，大如兩指，以針刺臂，滴如
乳，下滿合，以授裴，曰：無多言也。及鶴處，老人喜曰：固
是信士，乃以血盡塗鶴瘡，上言與之結緣。旣而謂裴
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火人
呼之，隨行數里，至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
茗，老人指一土甌曰：中少漿，可就飲之。裴視甌中
有杏核一扇，大如笠，中有漿，其色正白，乃力舉飲之。
味如杏酪，不復饑渴。裴拜老人，願爲僕。老人曰：君世
間微祿，不可久。佳君賢叔，真有所得。吾與之友，出入
遊處，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達之。因裹一幘物，大如
美盎，戒無竊開。其視鶴瘡，金已生毛矣。又謂裴曰：君
向飲漿，當哭九族，但戒酒色耳。裴還洛中，將竊開其
幘，四角各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開之，有物如乾大
麥，飯因食之，入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歲也。

權同休

權同休，元和中舉進士，下第遊江湖間，遇病貧窘，有



村夫賃雇已一年矣秀才疾中思甘豆湯令其市甘
草雇者但具湯火意不爲市疑其怠惰而未暇詰之
心見折小樹枝盈握搖之近火已成甘草又取麤沙
撲之爲豆湯成與真無異秀才大異之疾稍愈謂雇
者曰余貧病多時既愈將他適欲市少酒肉會村中
父老丐少路糧無以辦之雇者乃斫一枯桑樹成數
筐札聚於盤上以水濯之悉成牛肉汲水數餅爲酒
會村中父老皆至醉飽獲東繚三十緡秀才方慚謝
雇者曰某遭遇道者過亦甚矣今請爲僕役以師事
焉雇者曰余少有失謫爲凡賤合役於秀才自有
日勿請變常且卒其事秀才雖諾之每所呼指常感
覺不安雇者乃辭去因爲說修短窮達之數且言萬
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筋及髮頹藥力不能化
因去不知所之

曹橋潘尊師

杭州曹橋福業觀有潘尊師者其家贍足虛襟大度
延接賓客行功濟人一旦有少年容狀踈俊異於常
人詣觀告潘曰某遠聆尊師德義拯人急難甚欲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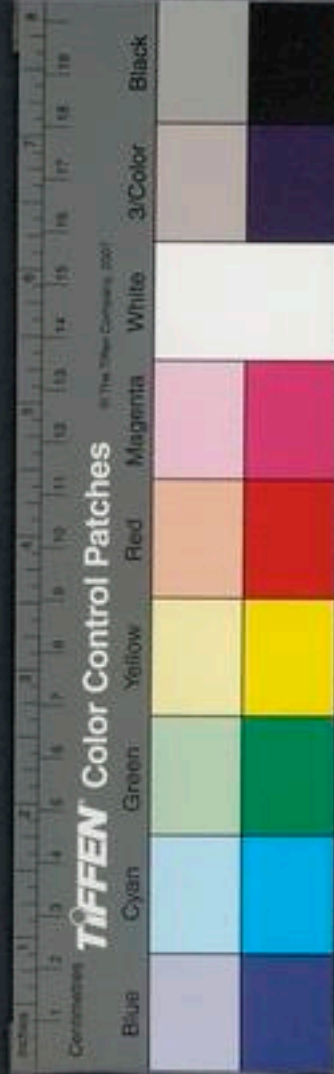
託師院後竹徑中茆齋內寄止兩月以避厄難可乎
或垂見許勿以負累爲憂勿以食饌爲慮只請酒二
升可支六十日矣潘雖不測其來聞欲逃難欣然許
之少年遂匿於茅齋中亦無人追訪之亦不欲不食
六十日既滿再拜謝焉從容問潘曰尊師曾佩授符
籙乎潘云所受已及洞玄中盟矣但未敢參進上法
耳少年曰師之所受品位已高然某曾受正一九州
社令籙一階以冒奉傳以申報荅耳卽焚香於天尊
前傳社令名字及靈官將吏隨所呼召兵士騎乘應
時皆至既畢令之曰傳授之後隨逐尊師營衛召命
與今無異由是兵士方隱又謂潘曰可於中堂壘牀
爲壇設案机焚香恭坐九州內外吉凶之事靡不知
也但勿以葷血爲犯苟或違之冥必有譴若精潔守
慎可致長生神仙矣言訖隱去不知所之潘卽設榻
隱几坐於中堂須臾四海之內事無巨細一一知之
如是旬日爲靈官傳報頗甚誼聒潘勃然曰我閑人
也四遠之事何須知之嚴約靈官不使傳報荅曰職
司不宜曠闕所報益多約之不已潘乃食肉嚼蒜以



却之三五日所報之聲漸遠靈官不復至以亡一夕
少年來曰吾輕傳真訣以懼譴責師犯污真靈罪當
冥考念以前來相容之恩不可坐觀淪陷別授一術
廣行陰功救人疾苦用贖前過不爾常墮於幽獄矣
潘自嚼葷食之後自知已失及聞斯說憂懼異常少
年乃取米屑和之爲人形長四五寸置於壁竇中又
授玉子符兩道戒潘曰民有疾苦厄難求求救者當
問粉人以知災崇源本然以吾符救之勿取緡錢務
庶精功贖過耳勤行不替十年後我當復來自是酒
以朱篆救人祛災蠲疾赴之者如市十餘年少年復
至淹留逾月多話諸天方外之事然後別去歲餘潘
乃無疾而終疑其得尸解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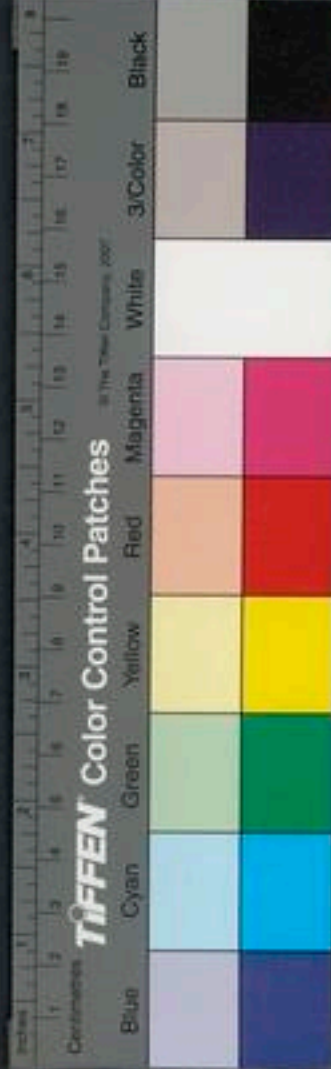
盧鈞

相國盧鈞進士射策爲尚書郎以疾求出爲均州刺
史到郡疾稍加羸瘠而不耐見人常於郡後山齋養
性獨處左右接待亦皆遠去非公召莫敢前也忽有
一人衣飾故弊踰垣而入公詰之云姓王問其所自
云山中来公笑而謂之曰卽玉山人也此來何以相



教王曰公之高貴位極人臣而壽不永災運方染由是有沉綿之疾故相救耳山齋無水公欲召人力取涉茶之屬王止之以腰巾蘸於井中解丹一粒捩腰巾之水以丹與之因約曰此後五日疾當康愈倍常復三年當有大厄勸立陰功救人憫物爲意此時當再來相遇在夏之初也自是盧公疾愈旬日平復明年解印還京署鹽鐵判官夏四月於務本東門道左忽見山人尋至盧宅會而言曰君今年第二限終爲災極重以君在郡去年雪冤獄活三人之命災已息

矣只此月內三五日小不康已困無憂也翌日山人令使二僕持錢十千於狗脊坡分施貧病而已自後復去云二十三年五月五日午時可今一道士於萬山頂候此時君節制漢上當有丹華相授勿愆期也自是公揚歷任清切便蕃貴盛而後出鎮漢南之明年已二十三年矣及期命道士牛知微五月五日午時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以金丹二粒使知微吞之謂曰子有道氣而無陰功未契道品勤更宜修也以金丹十粒授於公曰當享上壽無怠修鍊世限旣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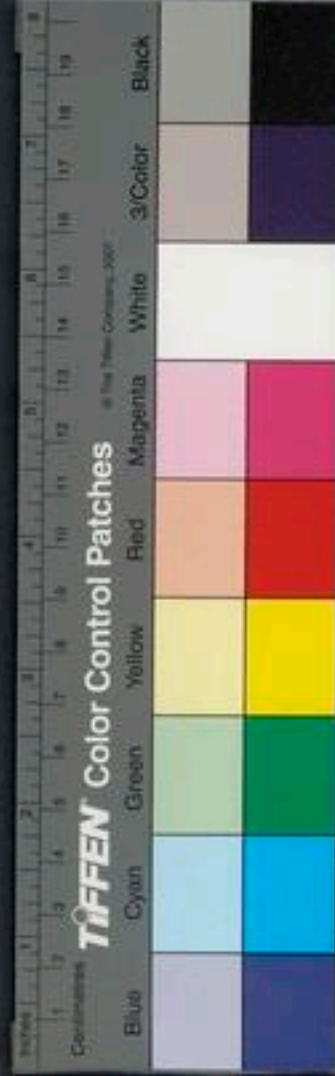


佇還蓬宮矣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其後知微年八十餘狀貌常如三十許盧公年僅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之後異香盈室

王子芝

王子芝字仙苗自云河南緱氏人常遊京洛聞耆老云五十年來見之狀貌常如四十許莫知其甲子也好養氣而嗜酒故蒲帥瑯琊公重盈作鎮之初年仙苗屆於紫極宮王令待之甚厚又聞其嗜酒日以二益餉之間日仙苗因出遇一樵者荷擔於宮門貌非

常也意甚異焉因市其薪厚償厥價樵者得金亦不讓而去子芝令人躡其後以問之樵者徑趨酒肆盡飲酒以歸他日復來謂子芝曰是酒佳卽佳矣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予適自彼來恨向者無侶不果盡於斟酌子芝因降階執手與之擁爐祈於樵者曰石氏芳醪可致不樵者次之因冊筆書符一置於火上煙未絕有小豎立於所樵者勅之曰爾領尊師之僕挈此二榼第往石家取酒吾待與尊師一酌時既昏夜門已高禁小豎謂芝僕曰可閉目因搭其頭



人與酒壺借出自門隙已及解縣買酒而還因與子
芝共傾焉其甘醇郁烈非世所傳中宵樵者謂子芝
曰子已醉矣予召一客伴子飲可乎子芝曰可復書
朱符置火上瞬息聞異香滿室有一人甚堂堂美鬚
眉紫袍秉簡揖坐樵曰坐引滿而巡二壺且祝樵者
燒一鐵筋以燧紫衣者云子可去時東方明矣遂各
執別樵者因謂子芝曰識向來人否少頃可造河濱
廟睹之子芝送樵者訖因過廟所覩夜來共飲者廼
神耳鐵筋之驗宛然趙均郎中時在幕府自驗此事
弘文館校書郎蘇稅亦寓於中條甚熟蹤跡其後子
芝再遇樵仙別傳修鍊之訣且爲地仙矣

鄭又玄

鄭又玄者名家子居長安中其小與隣舍閭丘氏子
借學於師氏又玄性驕率自以門望清貴而閭丘子
寒賤徃徃戲而罵之曰爾非類而與吾借學吾雖不
語爾寧不愧於心乎閭丘默有慚色歲餘乃死又十
年又玄明經上第補蜀州叅軍旣至官郡守命假尉
唐興有同舍仇生者大賈之子年始冠其家資產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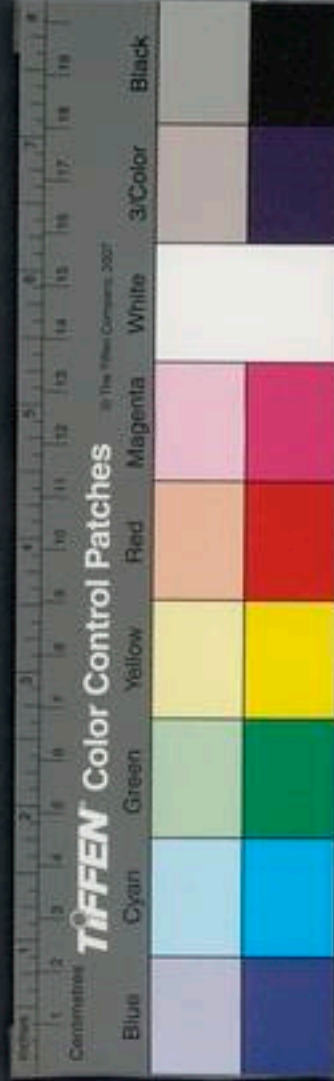
計日與又玄宴遊又玄累受仇生金錢之賂然以仇
生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一日又玄置酒高會而
仇生不得預及酒闌友謂又玄曰仇生與子同舍子
會宴而仇生不預豈其罪邪又玄慙而召仇既至又
玄以卮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固辭又玄怒罵曰爾市
井之賍徒知錐刀何僭居官秩耶且吾與爾爲伍爾
已幸矣又何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生慙耻而退中
官閉門月餘病卒明年又玄官罷憐居濛眊而常好
黃老之道聞蜀山有吳道士又玄高其風往而詣之
願爲門弟子留之且十年未稟有所授又玄稍惰辭
之而還其後因入長安藥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
貌秀而慧又玄與語機辯萬變又玄深奇之童子謂
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
童子曰吾生閭丘氏居長安中與子偕學而子以我
爲非類罵辱我又爲仇氏子作尉唐興與子同舍受
我厚賂而謂我爲市井之賍何吾子驕倣之甚也子
以衣纓之家而凌侮於物非道也哉我太清真人也
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於人間與汝爲友將授汝



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得其道吁可悲哉言訖忽不復見又玄旣悟其罪而意以慚作而卒矣

蚪鬚客

蚪鬚客道兄者不知名氏煬帝末司空楊素留守長安帝幸江都素持權驕貴蔑視物情衛公李靖時擔簦謁之因得素侍立紅拂妓姓張第一知素危亡不久棄素而奔靖靖與同出西京將適太原稅轡於靈石店與蚪鬚相值乃中形人也赤鬚而蚪破衫芟衛而來投布囊於地取梳欵卧看張妓理髮委地立梳於牀靖見蚪鬚視之甚怒未決時時側目張熟觀其面妓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視靖令勿怒急梳頭畢欵衽前問其姓卧者曰張妓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間第幾云第三又曰妹第幾曰最長喜曰今日幸得逢一妹妓遂呼靖曰李郎且來拜三言靖遂拜之環坐割肉爲食客以餘肉飼驢笑曰李郎貧士何以致異人且話其由客曰然則何之曰避地太原復命酒共飲又曰嘗知太原之異人乎靖曰州將之子年可十八姓李客曰似則似矣然須見之李郎能致



予一見否靖言余友人劉文靜與之甚狎必可致也
客曰望氣者俾吾訪之遂約其日相候於汾陽橋
期果至靖話於文靜曰吾有善相者欲見郎君請迎
之文靜素奇其人方議匡輔遽致酒迎之俱見太宗
不衫不履褐衣表而來神氣揚揚邈與常異客見之
默然居末坐氣喪心死飲數杯招靖謂曰此真天子
也靖以告劉益喜賀既出虬鬚曰吾見之十得八九
也然亦須令道兄見之又約靖與妹於京中馬行東
灑樓下既至登樓見虬鬚與一道流對飲因半為

約與道兄同至太原道與劉文靜對其鬚靖俱會文
皇亦來精彩驚人長揖而坐神清氣爽滿坐風生顧
盼煒如也道兄一見慘然下碁子曰此局輸矣於此
失局奇哉救無路矣知復奚言罷奕既出謂虬鬚曰
此世非公世界也他方可矣勉之勿以為念同入京
虬鬚命其婦妹與李郎相見其婦亦天人也虬鬚紗
巾褐裘挾彈而至相與入中堂陳樂歡飲女樂三十
餘人非王侯之家所有也殆若洞天之會既而昇二
千牀以繡帕蓋之去其帕曰此乃文簿鑰匙耳皆珍



寶貨泉之數併以克贖吾本欲中華求事或能戰三
五年以此為輕費今既有主亦復何為太原李氏真
英主也三五年內即當太平李郎一妹善輔贊之非
一妹不能贊明主勉之哉此去十年後東南數千里
外有異是吾得事之秋也聞之可潛以酒相賀因呼
家僮百餘人出拜曰李郎一妹是爾主也言訖與女
戎裝乘馬而去道兄亦不知所之靖得此事力以助
文皇締大業貞觀中東南夷多有海賊以艤船千艘
兵十餘萬人扶餘國殺其王自立為王國內以定靜

靖知虬鬚成功歸告其妻乃瀝酒東南而賀焉故知
真人之興乃天受也豈庸庸之徒可以造次思辭者
哉

崔希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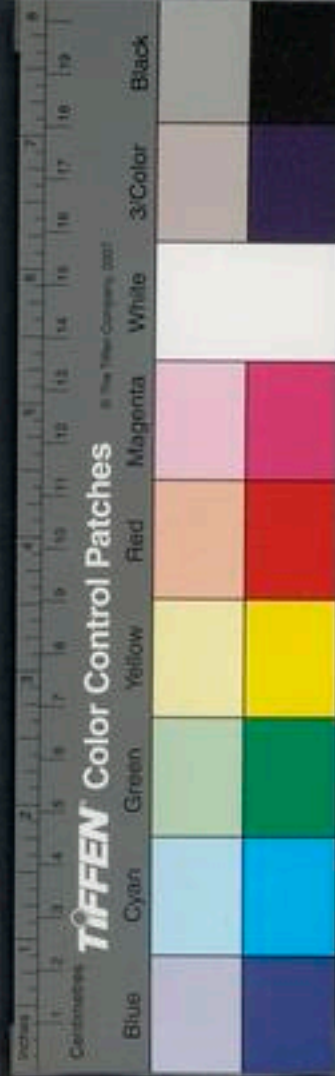
會稽崔希真嚴冬之日有負薪老叟立門外雪中崔
婆晨見之有傷憫之色揖問之叟去笠與語顧其狀
貌不常乃問其姓氏云某姓葛第三崔延坐崔曰雪
寒既甚作大麥湯餅可乎叟曰大麥四時烝足食之
益人勿以政不利中府崔然之自促令備饌時崔張



絹欲召回工爲圖連阻沍寒，回工未至，張絹倚于壁，更取几上筆墨，畫一株枯松，一株藥道士，一鹿隨之，落筆迅逸，回蹤高古，殆非人世所有。食畢致謝而去。崔異其事，實以自隨。因遊淮海，遇鑿古圖畫者，使閱之。鑿者曰：此稚川之子葛三郎畫也。崔咸通初入長安，於灊橋遇鬻蔬者，狀貌與叟相類，因問非葛三郎乎。蔬者笑曰：非也。葛三郎是晉代葛稚川之子，人間安得識之。負蔬而去，不知所之。

越僧懷一

越僧懷一居雲門寺，咸通中凌晨欲上殿，燃香忽見一道流相顧而語曰：有一奇境，事能往遊乎？懷一許諾，相與入山，花木繁茂，水石幽勝，或連峯槩天，長松夾道，或瓊樓蔽日，層城倚空，所見之異不可殫述。久之覺饑，道流已知矣，謂曰：此有仙桃，千歲一實，可以療饑，以一挑授之，大如二升器，奇香珍味，非世所有。食訖復行，或凌波不濡，或騰虛不礙，或矯身雲末，或振袂空中，或仰視日月，下窺星漢，如是復歸還舊居。已周歲矣，懷一自此不食，周遊人間，與父母話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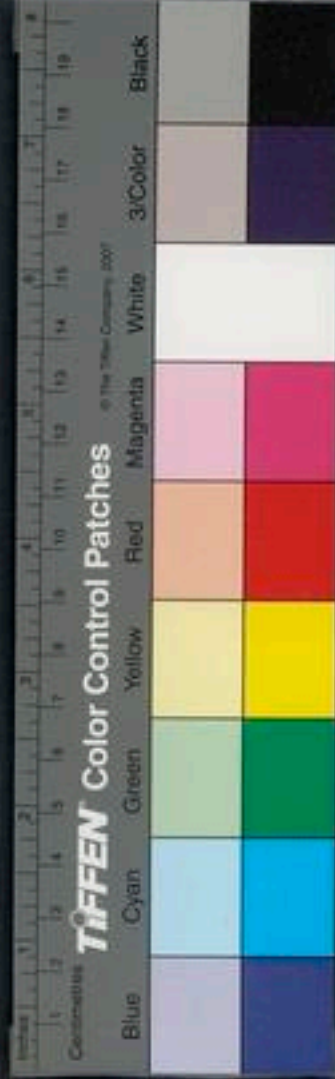
因入道歷詣仙山更尋靈勝去而不復返

王廓

布衣王廓咸通中自荆渚隨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數人出岸尋山徑登山而行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有洞穴廓心疑焉遂入穴中行十餘步平石上有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飲可半斗餘陶然似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話於同侶衆人爭往求之無復所見自此克悅無疾漸厭五穀乃入名山學道去後看仙經云君山有天酒飲之昇仙廓之所遇者乃此酒也

楊大夫

楊大夫者宦官也亡其名年十八歲爲冥官所攝無疾而死經宿乃蘇云旣到陰冥間有麻署官屬與世無異陰官案牘示之見其名字歷歷然云年壽十八而亦無言請託旁有一人爲其請乞願許再生詞意極切久之而冥官見許即令還其人送楊數百步將別楊媿謝之知再生之恩何以爲報問其所欲其人



曰戈遺鳴砂弓卽相報也因以大銅錢一百餘與楊
俄然而覺平復無苦自是求訪鳴砂弓亦莫能致或
作小宮闕屋宇焚而報之如是者數矣楊頗留心鑑
鼎志在丹石能製反魂丹有痊悞暴死者研丹一粒
初開其口灌之卽活嘗救數人有闕官夏侯者楊與
丹五粒以服之旣而以爲真官追去責問之次白云
曾服楊大夫丹一粒耳冥官旣遣還夏侯得丹之効
旣蘇盡服四粒歲餘又見黃衣者追捕之云非是冥
曹乃泰山追之耳夏侯贈去至高山之下有宮闕焉

及其門見二道士問其平生所履一一對荅徐啓曰
某會服楊大夫丹五粒矣道士遽令却廻夏侯拜謝
曰某是得神丹之力延續年命願改名延年可乎道
士許之後卽因改名延年矣楊自審丹之靈効常以
救人其子暄因自畿邑歸京未明行二十餘里歇於
大莊之上忽聞莊中有驚誼哭泣之聲問其故主人
之子暴亡暄解衣帶中取丹一粒令研而灌之良久
亦活楊物產贍足早解所任縱意閑放唯以金石爲
務未嘗有疾年九十七而終晚年遇人攜一弓問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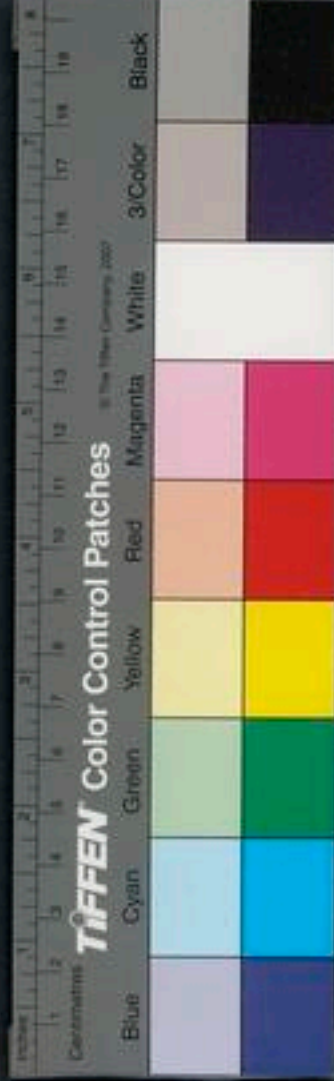


名云鳴砂弓也於角面之內中有走砂楊買而焚之
以報見救之者見其反魂丹方云是救者授之自密
修製故無能得其術者矣

薛逢

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綿州刺史歲餘夢入洞府見儲
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亦不敢食之乃出門有人謂曰
此天倉也明日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昌明縣有天倉
洞中有自然飲食徃徃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
士孫靈輿與親吏訪之入洞可十餘里猶須執炬十

聖外漸明朗又三五里豁然與人世無異崖屋極廣
可容千人其下平整有石牀羅列牀上有飲食名品
極多皆新食軟美甘香靈輿拜而食之又割開三五
所請以奉於薛公爲信及齋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
爲石矣洞中左右有散麩漉麩堆鹽積鼓不知紀極
又行一二里溪水迅急既闊且深隔溪見山川居第
歷然不敢渡而止近崖坡中有屐跡徃來皆長二三
尺纔如有人行處薛公聞之歎異靈勝而莫窮其所
以也余按地理誌云少室山有自然五穀甘果神芝



仙藥司太子晉學道上仙有九千年資糧留於少室山山在嵩山西十七里從東角上四十里下又上十里得上定思十里中有大石門爲中定思自至崖頭下有石室中有水多白石英室內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與此無異矣天台山東有洞入十餘里有居人南肆多賣飲食乾符中有遊僧入洞經歷市中饑甚間食香買蒸餅嚼之同行一僧服氣不食既飽行十餘里出洞門已在登州吳平縣界所食之僧俄變爲石以此言之王列石髓張華龍膏得食之者亦須累

積陰功天挺仙骨可上登仙品若常人嚼之必化爲石矣

蜀氏

蜀氏遇晉氏饑輩三五人挾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獵以自給因值羣鹿駭走分路格之一人見鹿入兩崖間纔通人過隨而逐之行十餘步但見城市櫛比閭井繁盛了不見鹿徐行市中因問人曰此何處也荅曰此小成都耳非常人可到子不宜久住遂出穴密記歸路以告太守劉悛悛使人隨徃失其舊所矣



度冲冲雍荆記曰武陵西陽縣南數里有孤山巖石峭拔上有葱自成畦壟拜而乞之輒自拔食之甚美山頂有池魚鼈至七月七日皆出而遊半巖室中有書數千卷昔道士所遺經也元嘉中有蠻人入此山射鹿入石穴中蠻人逐之穴傍有楡因上卽豁然開朗別有天日行數十步桑果蔚然阡陌平直行人甚多蠻人驚遽而出旋削樹記路却結伴尋之無復處所顧野王云天地之內名山之中神異窟宅非止一處則桃源天台皆其類也

僧悟玄

僧悟玄不知何許人也雖寓跡緇褐而潛心求道自三江五嶺黔楚諸名山無不遊歷每遇洞府必造之焉入峩嶷山聞有七十二洞自雷洞之外諸崖石室邃穴之間無所遺焉偈歌於巨木之下久之有老叟自下而上相挹而坐問其所詣悟玄具述尋訪名山靈洞之事叟曰名山大川皆有洞穴不知名字不可輒入訪須得洞庭記嶽瀆經審其所屬定其名字的其至數必是神仙所居與經記相合然後可遊耳不



然有風雷洞鬼神洞地獄洞龍蛇洞誤入其中害及性命求益反損深可戒也悟玄驚駭久之謝其所教因問曰今我窟洞天定可遊否叟曰神仙之事吾不敢多言但謁洞主自可問耳悟玄又問洞主爲誰叟曰洞主姓張今在嘉州市門屠肉爲事中年而肥者是也語訖別去悟玄復至市門求之張生在焉以前事告之張曰無多言也命其妻肉與悟玄爲饌以肉三器與之悟玄辭以不食肉久矣張曰遊山須得死力不至饑乏缺後可行若不食此無由得到矣勉

之再三悟玄亦心自計度恐是神仙所試不敢拒命食盡二器厭飫彌甚張亦勸之固不能食矣食訖棄去張俯地拾一瓦子以授之曰入山至某峯下值某洞門有長松下有廻溪上有峭壁此天真真人所居之洞也以瓦扣之三二十聲門開則入每過門即扣之則神仙之境可到矣依教入山果得洞與所指無異以瓦扣之良久峭壁中開洞內高廣平穩可通車馬兩面皆青石瑩潔時有懸泉流渠夾路左右凡行十餘里又值一門扣之復開大而平闊徃徃見天花



道所窺見花卉之異人物往來之盛多是名姝麗人仙童玉女時有仙官道士部伍車騎憧憧不絕又遇一門扣之彌切瓦片碎盡門竟不開久之聞震霆之音疑是山石摧陷惶懼而出奔走三五十步已在洞門之外無復來時景趣矣復訪洞主已經月餘屠肆宛然而張生已死十許日矣自此志棲名山誓求度世復入峩嶷不知所之矣

費冠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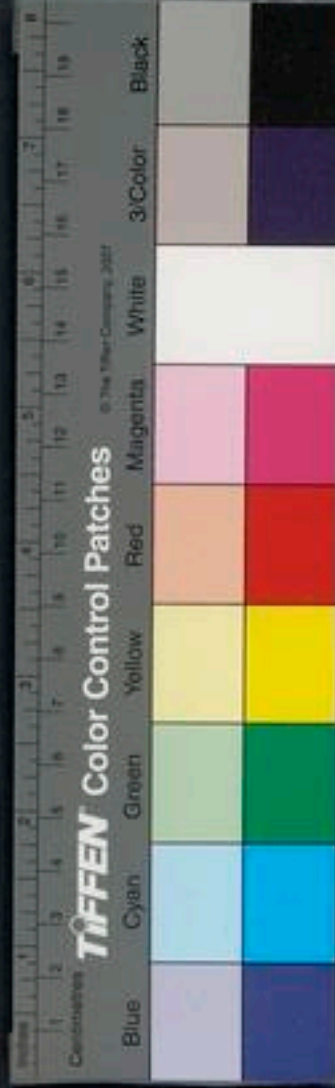
費冠卿者池州人也進士擢第將歸故鄉別相國鄭

餘慶公素與秋浦劉令友善喜費之行託以寓書焉手札盈幅緘授費戒之曰劉令久在名場所以不登甲乙之選者以其褊率不拘於時捨高科而就此官可善遇之也費固請公略批行止於書未貴其因所慰薦稍垂青眼公然之發緘批放行復緘之如初費至秋浦先投刺於劉劉閱刺委諸案上畧不顧盼費悚立俟命久之而無報疑其不可干也卽以相國書授闈者劉發緘覽畢慢罵曰鄭某老漢用此書何爲而棄之費愈懼排闥而入趨拜於前劉忽憫然顧



之揖坐與語日已暮矣劉促令排店費日已昏黑
或得逆旅之舍已不及矣乞於廳廡之下席地一宵
明日却詣店所卽自解囊裝舒瓊席於地劉卽拂衣
而入良久出曰此非延賓之所有一閣子可以憇息
僕乘於外可也卽令左右引僕夫衛子分給下處劉
引費掣瓊席入廳後對堂小閣子中旣而閉門鎖繫
甚嚴費莫知所以據榻而息是夕月明於門窺中窺
其外悄然無聲見劉令自操篲畚掃除堂之內外庭
廡階壁靡不周悉費異其事危坐屏息不寐而伺焉

將及二更忽有異香之氣非常人世所有良久劉執
版恭立於庭似有所候香氣彌甚卽見雲冠紫衣仙
人長八九尺數十人擁從而至劉再拜稽首此仙人
直詣堂中劉立侍其側俄有筵席羅列餚饌奇果香
溢閣中費聞之已覺神清氣爽須臾奏樂飲酒命劉
令布席於地亦侍飲焉樂之音調非世間之曲仙人
忽問曰得鄭某信否對曰得信甚安頃之又問得鄭
書否對曰費冠卿先輩在長安中來得書笑曰費冠
卿百喜及第也今在此耶對曰在仙人曰吾未合與



之相見且與一杯酒但向道早修行卽得相見矣卽
命劉酌一杯酒送閣子中費冠卿窺見劉自呷酒了
卽於堦下取盆中水投之費疑而未飲仙人忽下堦
與徒從乘雲而去劉拜辭嗚咽仙人戒曰爾見鄭某
但令修行卽得相見也既去卽詣閣中見酒猶在驚
曰此酒萬劫不可一遇何不飲也費力爭得一兩呷
劉卽與冠卿爲修道之友卜居九華山以左拾遺徵
竟不起鄭相國尋以去世劉費頗秘其事不知所降
是何仙也

鄭南海紫邏任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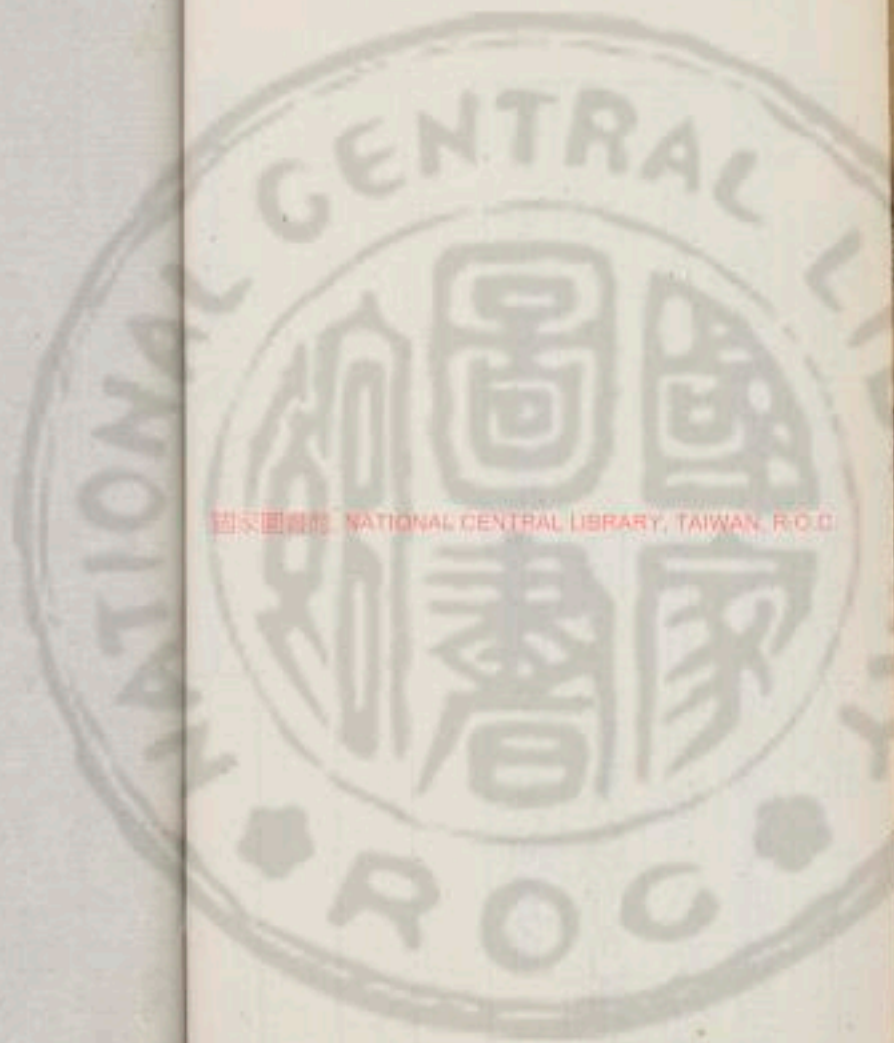
鄭南海爲牧梁宋其表弟進士劉生寓居汝州有紫
邏山卽神仙靈境也劉以寓居力困欲之梁宋求救
因行諸藥肆中旣坐有樵叟倚檐於壁亦坐焉主人
連叱之曰此有官客何忽唐突劉歛衽而起謂主人
曰某閑人也樵叟所來必有所求或要藥物有急難
所請不可令去懇揖叟令坐問其所要叟曰請一幅
紙及筆硯耳劉卽取肆中紙築以授之叟揮毫自若
書數千以授於劉書曰承欲往梁宋梁宋災方重旦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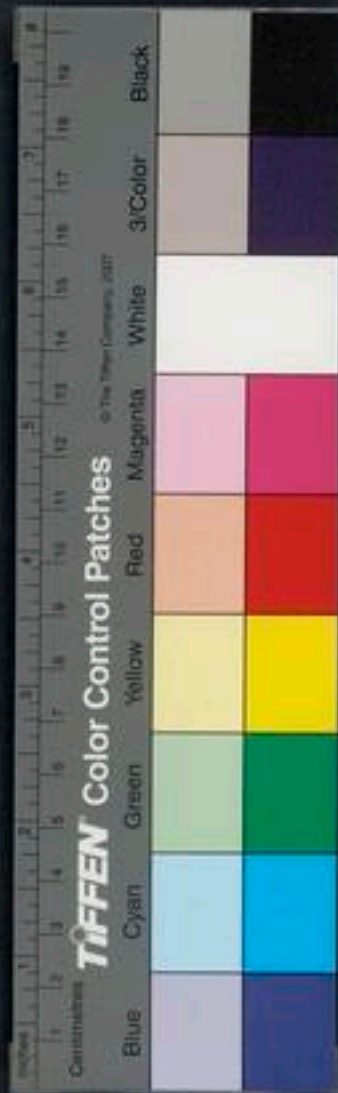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一
三十四
爲人訟承欲訪鄭生鄭生將有厄卽爲千里客兼亦
變衫色紫邏樵叟任其書呈劉覽驚異筆勢道逸超
逾常倫看讀之際失叟所在月餘鄭爲人所訟黜官
千里之外皆如其言劉卽於紫邏葺居物色求訪不
復見叟世寶其書巢寇犯闕方失其所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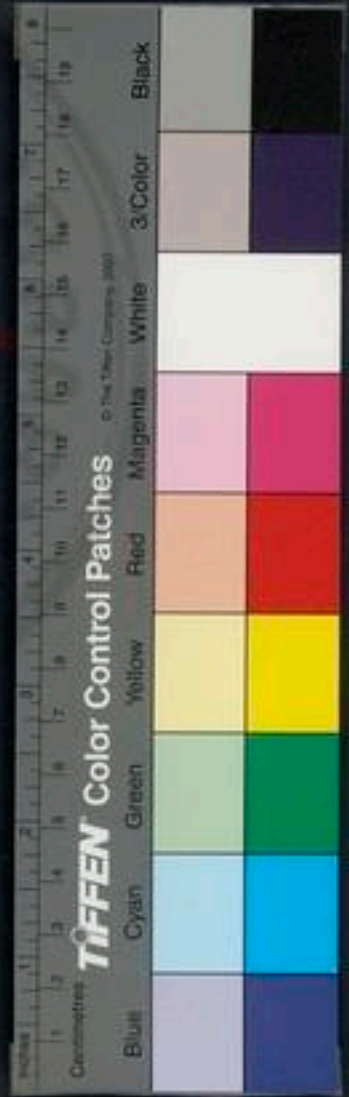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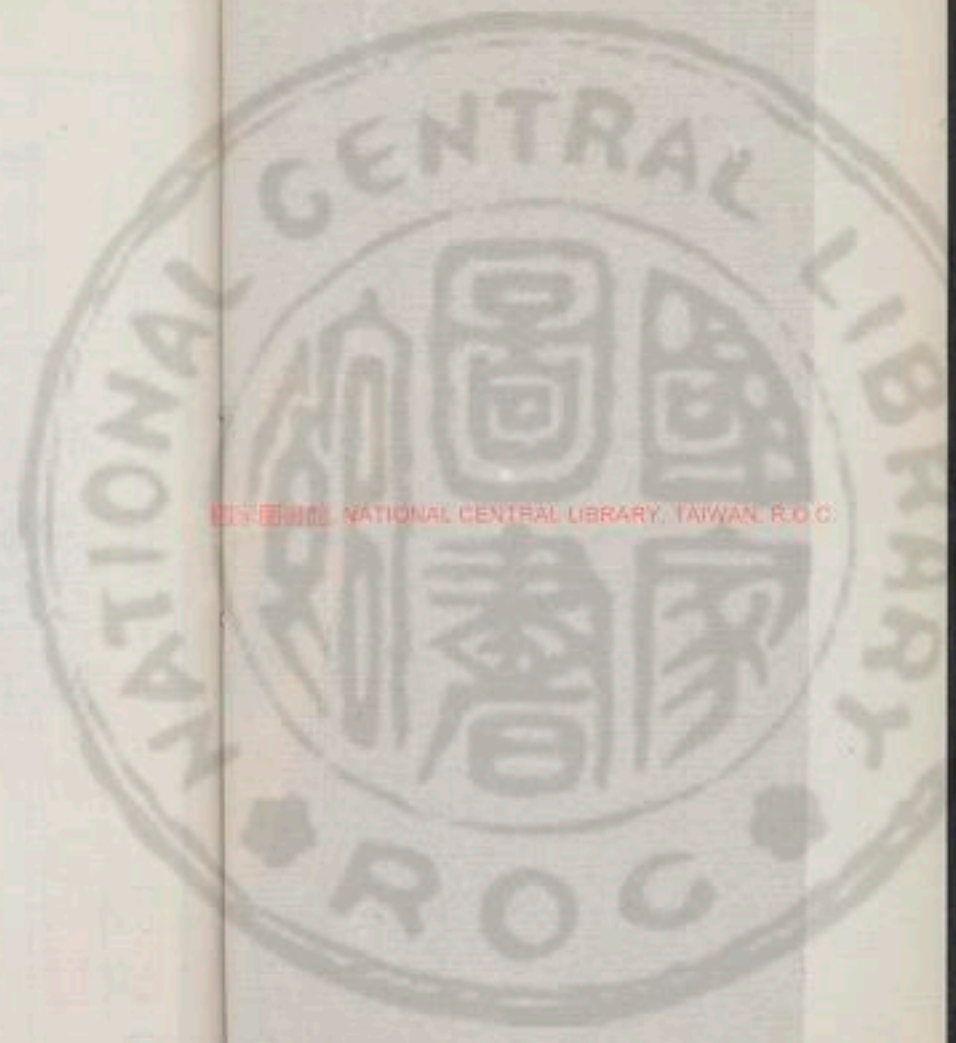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3 x 59cm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二下

癸三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神仙感遇傳下

任生

任生者隱居高山讀書志性專靜常夜聞異香忽於
簾外有謂生曰某以冥數合與君偶故來耳生意其
異物堅拒不納其女子開簾而入年可二十餘凝態
艷貞世莫之見有雙鬟青衣左右翼待夜漸久顧謂



侍者曰郎君書籍中取一幅紙兼筆硯來乃作贈詩一首曰我名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又曰某後三日當來言畢而去書生覽詩見筆札秀麗尤疑其妖異三日果來生志彌堅女子曰妾非山精木魅名列上清數運冥合暫謫人間自求匹偶以君閒澹願侍巾箱不止於延福消禍亦冀貴而且壽今反自執迷亦薄命所致又贈一篇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書生下對面牆而已女子重贈一篇曰阮郎迷不悟何要

申情素明日海山春綵舟却歸去嗟嘆良久出門東行數十步閃閃漸上空中去地百餘丈猶隱隱見於雲間以三篇示於人皆知其神仙矣痛生之不遇也數月生得疾見二黃衣人手持牒來追曰子命已盡遂被引去行十餘里忽見幢節幡蓋迤邐不絕有女子乘翠輦侍衛數十人二黃衣與生闔易隱於墻下女子望見既至問曰何人黃衣具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謂黃衣把牒來曰公數盡矣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牒更與三年生再拜之二使者



曰此三素元君仙官最貴既有命卽須回使者送至
舊居見身卧於床上使者從後推之乃撫嗟恨累日
後三年果卒

羅公遠

羅公遠八月十五日夜侍明皇於宮中翫月公遠曰
陛下莫要月宮中看否帝唯之乃以拄杖向空擲之
化爲大橋橋道如銀與明皇昇橋行若十數里精光
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公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
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廣庭上聞其曲名曰霓裳羽

衣也乃密記其聲調旋爲冷氣所逼遂復躡銀橋迴
返顧銀橋隨步而滅明日召樂工依其調作霓裳羽
衣曲遂行於世明皇欲傳隱形之術公遠祕而不說
上怒乃選善射者十人伏於壁召公遠與語衆矢俱
發公遠致斃上令瘞於宮內月餘中使自蜀迴奏事
訖云臣至駱谷見羅公遠令附起居專於成都望車
駕上大驚問其行李如何曰跣足攜鞋一隻乃令開
棺視之唯見一草鞋在棺有箭孔十數安祿山犯關
明皇幸蜀有稱維公延來請召之卽不見思其意維

△延益公遠字也上悔恨歎息累日

羅方遠

羅方遠江夏人也刺史春致設觀者如市有白衣人長丈餘質貌甚異門衛者皆恠俄有一小兒傍過叱曰汝何故離本所驚怖官司其人攝衣而走官吏執小兒至宴所具白刺史問甚姓對曰姓羅名方遠自幼好道適見守江龍入州看設其叱令迴刺史不信曰爾何誕妄若誠有龍卽令我見本形方遠曰請試之乃於江濱作小坑深潤一丈去岸八九尺引江水

注之刺史與寮佐郡人皆往注視遂巡有白魚可長五六寸隨水入坑騰躍漸大有青烟如練起須臾黑氣滿空雷電赭赫風雨馳驟久之乃息見龍於江心身與雲氣相連素光滿水食頃方滅刺史具表以進方遠時明皇方留意神仙卽日召見上與張果老葉法善齊基次二人見之大笑曰村見有何解乃各執基子數枚謂方遠曰此有物曰空手及開手果無所有悉在方遠處上大驚異自後累試其術如神

李師稷

會昌元年李師復中丞爲浙東觀察使有商客遭風飄不知所止月餘至大山瑞雲覆繞奇花異樹盡非人間所觀山側有人迎問安得至此客具以告乃令移舟於岸既登岸乃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宮觀既入見一道士眉鬚俱白侍衛十餘人坐大殿令上與語曰汝中國人也茲地有緣方得一到此卽蓬萊山也乃令左右引於宮內遊觀玉臺翠樹光彩奪目院宇數十皆有號號至一院扁鎖嚴固窺之衆花滿亭堂有几褥焚香此卑客問之此院誰何荅曰此

是白樂天院樂天在中國未來耳乃潛記之遂辭辭數旬至越具白廉使李公盡錄以報白公公已脫烟埃投棄軒冕與居昧昧者固不聞也安知非謫仙哉

袁滋

袁相名滋未達時居復郢間復州青溪山秀麗無比袁公因晴登臨此山行數里逕漸幽小阻絕無蹤存人儒服市藥爲業結廬山之下袁公與語甚相狎因留宿其舍袁公曰此境山泉奇異當爲靈仙之所都府儒生曰有道士五六人蓋物外之士也數日一來



莫知其所居處與之雖熟不肯細言袁公曰某可來
相謁否曰彼其惡人然頗好酒足下但求美醞一盃
或得見也袁公辭歸後得美酒挈而往歷數宿五人
果來布裘紗帽藜杖草履相見遂通寒暄大笑乃相
與臨清澗據石濯足戲調儒生爲列席致酒五人顧
酒甚歡曰何處得此物來且各三五盞儒生曰非某
所能致有客携來願謁仙兄乃引袁公出歷拜五人
相顧失色悔飲其酒兼怒儒生曰公不合以外人相
擾儒生曰此人誠志復是士流許之從容亦何傷也

意遂漸解見袁公謙恭持甚乃時與笑語目表生曰
坐衣生再拜就席少頃酒酣乃視袁公相謂曰此人
乃華坐禪僧良久云真是便屈指計之曰此僧去
丁酉年矣問袁公之歲適四十七撫掌曰須求
一職福祿已至遂與袁公握手言別過洞踰嶺捫蘿
四躍翩翩如飛倏忽不見袁公後乃登第果拜相領
西蜀節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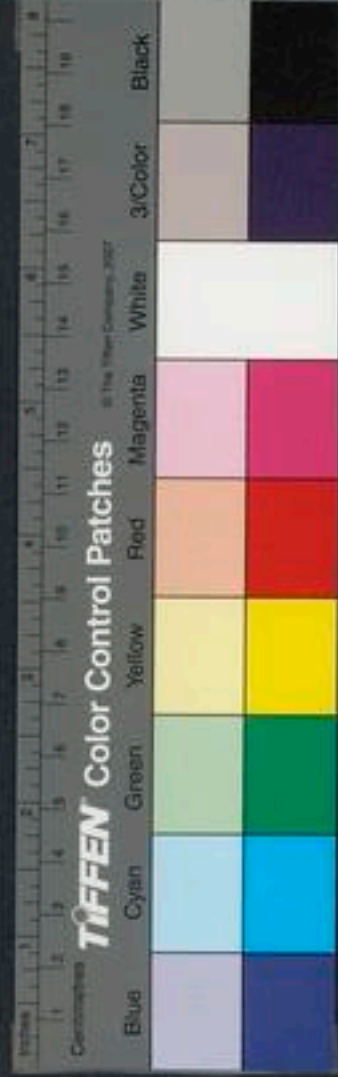
王水部

大曆中有水部王員外者篤好道術雖居朝列有布



衣方藥之士日與遊從一日有道士數人在廳王君
方與談諧會除廁裴老携穢路側密近廳所王君妻
令左右止之因附耳於壁聽道侶言竊笑不已王君
僕使皆恠之少頃裴老備事畢王君將如廁遇於戶
外裴老歛衣似有白事曰負外甚好道王君驚曰老
人安得知莫有所解否對曰某曾留心知負外酷似
好道然無所遇適來廳上數人大是凡流但眩惑員
外希酒食而已王君異之其妻罵之曰君身為朝客
乃與穢夫交結遣人逐之裴老笑請去王君邀從容

曰老人請後日相訪王君齋沐淨室裴老布袍曳杖
而至有隱逸之風王君坐話茶酒更進裴老曰負外
非真好道乃是愛藥術試鑪火可驗取一鐵合重二
斤分爲兩片致於火中須更色赤裴老解布衫角藥
兩丸小於麩粟撚碎於合上復以火燒之食頃裴老
曰成矣令王君僕使壯者以火筋持之擲於地逡巡
成金色如雞冠王君降禮再拜而謝之裴老曰此一
兩敵常金三兩然負外亦不用留將施貧之遂辭去
曰從此亦無復來矣王君曰願至仙伯高第申起居



容進否裴老曰可蘭陵西坊大菜園後相尋遂別王君乃易服往果見小門叩之有蒼頭出曰莫是王君外否遂引入堂宇甚新淨裴老道服相迎侍女十餘人皆有殊色茶酒果實甚珍服用輝煥迨晚王君告去裴老送出門旬日再去其第已爲他所質裴老亦不知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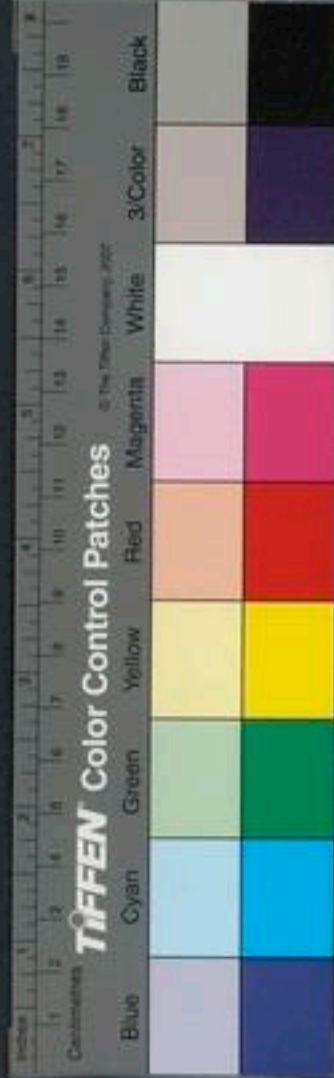
崔生

進士崔生常遊青山解鞍放驢無僕御驢逸而走馳之不能及約行十里至一洞口時已曛黑驢即奔入

崔生悚懼不敢前進力固疲矣遂寢屢下至曉洞中微明乃入十餘里望見巖窅間有金城絳闕而被甲執兵者守衛之崔生知是仙境乃告曰某塵俗之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頃之召入見一人居殿服羽衣身可丈餘侍女數百與崔生趨拜使坐與語忻然留宿酒味珍香異果羅列謂崔生曰此非人世府也驢追益走者余之奉邀也蓋一女子願事於君此亦冥數前定耳生再拜謝遂以女妻之數日令左右取青合中藥兩丸與生服之但覺臟腑清瑩體若蟬蛻

瑩然嬰兒之貌每朔望與崔生乘鶴而上朝藥宮月
餘崔生曰某血屬在人間請歸一決非有所戀也仙
公戒之曰崔郎不得淹留遂與符一通急有患禍此
可隱形慎不可遊宮禁臨別又與一符曰甚急即開
乃命取一驢付之崔生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因
入肉會劔南進太真錦繡乃竊其珍者上曰計無賊
至此必爲妖取之遂令羅公遠作法以朱字照之寢
殿戶後果得崔生崔生具寫本亦上不信令笞死崔
生乃出仙翁臨行之符照公遠與持執者當時絕倒

良久方起敬上曰此人已居上界不可殺也縱殺之
臣等卽受禍亦非國之福上乃赦之猶疑其事不實
遣數百人具兵服兼術士送至洞口復見金城終闕
仙翁御殿侍從森然出呼曰崔郎不取吾語幾至顛
毀崔生拜訖遂昇洞門所送者欲隨之仙翁以杖畫
地成川闊數丈崔生妻擲一領巾化爲五色絳橋令
崔生踏過橋隨步卽滅既至洞口崔生謂送人曰事
只如此可以歸須臾雲霧四合咫尺不見唯聞鸞鶴
簫籟之聲遙望雲山而去上方知其神仙也



黃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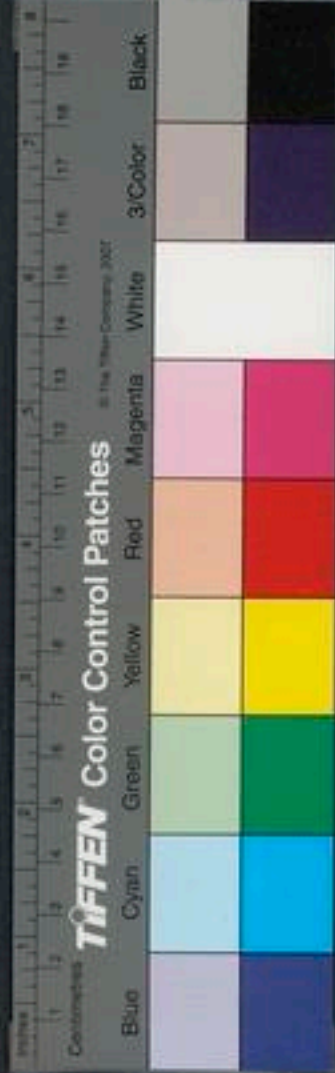
茅山黃師法錄甚高嘗於山前修觀起天尊殿置
講求資日有數千人時講眾初合忽有一人排門大
呼貌甚醜惡言詞鄙陋腰插驢鞭如隨商客者罵道
士奴時正熱誘眾何事自不向深山學修道業何敢
妄語黃師不測之卽整講遜詞謝之衆人悉畏不敢
抵忤良久詞色稍和曰如是聚集豈不是要修堂殿
卽都用幾錢尊師曰要五千貫其人曰可盡罄破鐵
釜及雜鐵來黃師疑是異人遂遽令於觀內諸處收
拾約得鐵八百斤其人乃掘地爲鑪以火銷之探懷
中取一胡盧寫出兩丸藥以物攪之少頃去火已成
銀曰此合錢萬貫若修觀計用有餘請施貧乏如所
獲無多且罷之黃師與徒眾皆敬謝問其所欲笑出
門去不知所之後十餘年黃師奉詔入京忽於市街
西見插驢鞭者肩絆小褖子隨騎驢老人行全無茅
山氣色黃欲趨揖乃撥手指乘驢者復連叩頭黃但
盭禮而已老人髮盡白視之如十四五女子也

盧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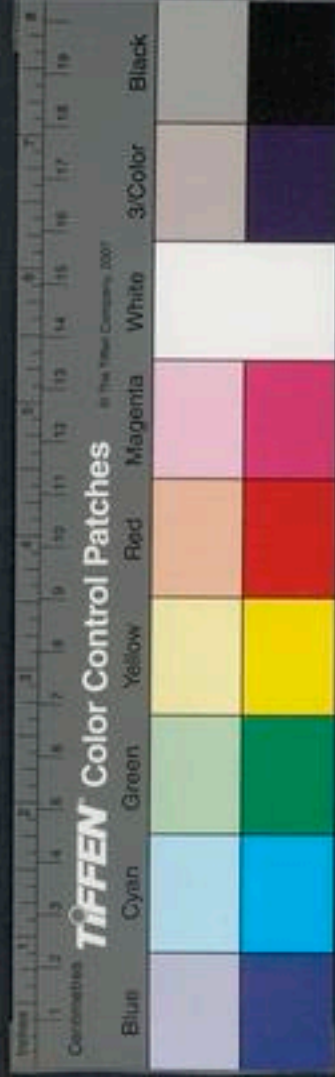
盧相名杞少時甚貧與市嫗麻婆者於東都廢宅稅舍以居麻婆亦子然盧公常以疾卧月餘麻婆憫之常來爲作粥食盧病愈多謝之後累日向晚自外歸見金犢車子立麻婆戶外盧且驚異密候之見一女子年十四五真神仙人明日潛訪麻婆曰郎君莫要作婚姻否如是則爲請求之盧曰其貧賤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郎君清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樹荒草久無人居遂巡雷電震曜風雨暴至化爲樓臺金鑪玉帳景物華

麗俄有輜駟降空卽所見女子也與盧相見曰其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郎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旨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藥兩丸須更雷電黑雲女子忽失所在古樹荒草蒼然如舊麻婆與盧遂歸又清齋七日鏤地種藥適已蔓生未移刻二胡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許麻婆以刀剝其中及七日之期與盧公各處其一仍令盧公具油衣三領風雲忽起騰上碧霄耳中唯聞波濤之聲迤邐東去又謂盧公曰莫寒否令著油衣如冰雪中



行復令著至三重卽甚溫暖謂麻婆曰此去洛陽多
少婆曰已八萬里良久胡盧止息遂見樓臺皆以水
晶爲牆垣被甲仗者數人麻婆引盧公入見女子居
殿侍從女數百人命盧公坐具酒饌麻婆屏息立於
諸衛之下女子謂盧公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事可
者言之若欲長留此宮書與天畢次爲地仙常居人
間時得至此下爲中國宰相如何盧生曰在此實爲
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巴
高郎君便當白日昇天須執志堅一不得改移以致

亦累也仍須啟上帝乃索青紙爲寫素當庭拜奏少
頃聞東北喧然聲云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
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於階下朱衣宣帝命
公得太陰夫人狀云盧杞欲住水晶宮如何盧公無
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
鮫綃五疋以賂使者欲其稽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
求水晶宮住否欲地仙否欲人間宰相否盧公大呼
曰欲得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婆
速領回遂入胡盧依前聞風雨之聲至地遂到舊居



塵榻儼然時已中夜胡盧與麻婆俱不見矣杞後果
爲相

盧李二生

昔有盧李二生隱居太白山讀書兼習吐納導引一
旦李生告歸曰某不能其於寒苦且浪跡江湖決別
而去後李生爲橈子困吏隱欺折官錢數千貫羈縻
不得他去貧悴日甚偶過楊州阿師橋逢見一人草
履麻衣視之乃盧生也昔號二舅李生與之語哀其
衣弊盧生大罵曰我貧賤何耻公不外物投身凡冗

所又有積負且櫻因拘尚何面目以相見乎李

原謝二舅笑曰居所不遠翌日馳馬奉迎至旦果有
一僕御駿足而來云二舅邀郎君既去馬疾如風出
城之南行數十里路側有朱門斜開二舅出星冠霞
帔容貌光澤侍女數十人與橋下儀質全別邀李生
中堂宴饌名花異木疑在仙府又累出藥品悉皆珍
奇既夕引李生坐北亭置酒曰適命得佐酒者頗善
筮篔須臾紅燭引一女子至容貌極麗新聲甚嘉李
生視筮篔上有朱書十字云天際識歸舟雲間辨江



樹罷酒二舅曰莫願作婚姻否此人各家質貌兼美
李生曰其安敢及此二舅許爲成之又曰公所負官
錢幾何曰二千貫乃與一拄杖曰將此於波斯店內
取錢可從此學道無自穢身陋鹽也迨晚僕人復御
前馬至二舅令李生去送出門洎歸頗疑訝爲神仙
矣卽以拄杖詣波斯店其輩見杖曰何以得之依語
付錢遂得免繫而去旣驚且異乃再往盧二舅所居
將謝之卽荒草原地而已悵望而歸其年往汴州行
匡陵長源以女嫁之旣見頗類盧二舅北在見者復
解箠篋仍有朱字視之果見天際之句也李生具說
揚州城南盧二舅亭中筵宴之事女曰其少年兄弟
戲書之句嘗夢見云仙官追如公所言也李生嘆訝
之其後竟不能得遇

李石

唐相李石未達時頗好道嘗遊嵩山荒草中間有人
呻吟聲視之乃病鶴鶴乃人語曰其已爲先厄運所
鍾爲樵者見傷一足將折須得人血數合方能愈也
君有仙骨故以相託李公解衣卽欲刺血鶴曰世間



人少公且非純人乃拔一眼睫曰持往東都但映照
之卽知矣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首也至洛陽所遇頗
衆悉非全人或犬彘驢馬首偶於橋上見一老翁騎
驢以睫照之乃人也李公敬揖具言病鶴之事老翁
忻然下驢官臂刺血李公以小瓶盛之持往鶴所濡
其傷處裂衣封裹鶴謝曰公卽爲明皇時宰相後當
輕舉相見非遙慎勿墮志李公拜之鶴冲天而去

李主簿

近有選人李主簿者新婚東出關過華嶽廟將妻

謁金天王妻拜未終氣絕而倒唯心上微暖昇歸客
邸馳馬詣華陰縣求醫術之人縣宰曰葉仙師善術
奉詔投龍迴去此一驛公可疾往迎之李公單騎馳
去約十五餘里遇之李公下馬伏地流涕敬拜具言
其事仙師曰何等妖魅乃敢及此遂與李公先行謂
從者曰鞍馱速驅來持朱鉢及筆至舍已聞哭聲仙
師入見曰事急矣且將黑筆及紙來遂書一符焚香
以水噴之符北飛走聲如飄風良久無應仙師怒又
書一符其聲如雷頃之亦無驗少時鞍馱到取朱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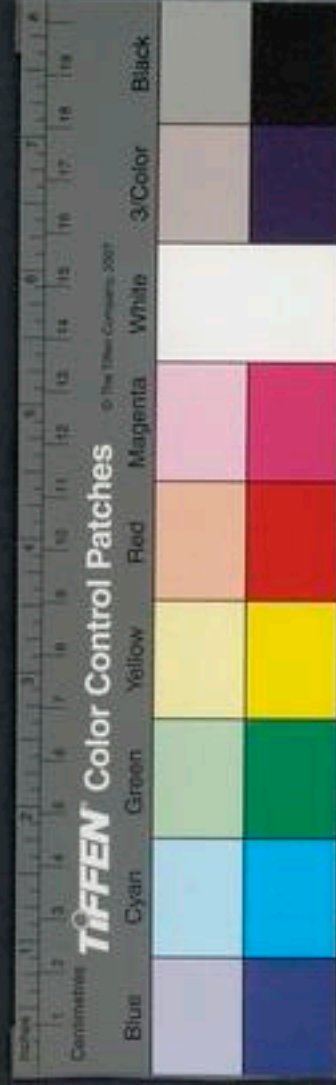
令李公左右煮少許薄粥以候其起乃以朱書一符噴水叱咤之聲如霹靂須臾口鼻有氣眼開良久能言問其狀曰某初拜時金天王曰好夫人第二拜云留取遣左右扶歸院適已三日親賓大集聞敲門門者走報王曰何不逐却乃第一符也遂巡門外開甚門者數入細言於王王曰且發遣是第二符也俄有赤龍飛入王扼喉纔能出聲曰放去其遂有人送出第三符也李公聲囊以謝之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

盧常師

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恬淡不樂軒冕世利蔑然無留意因棄官之東洛謂所親曰某與浙西魚尚書故舊旬日當謁去又曰某前身是僧坐禪處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遺跡家人亦怪其將遠行而不備舟楫不旬日而卒

裴令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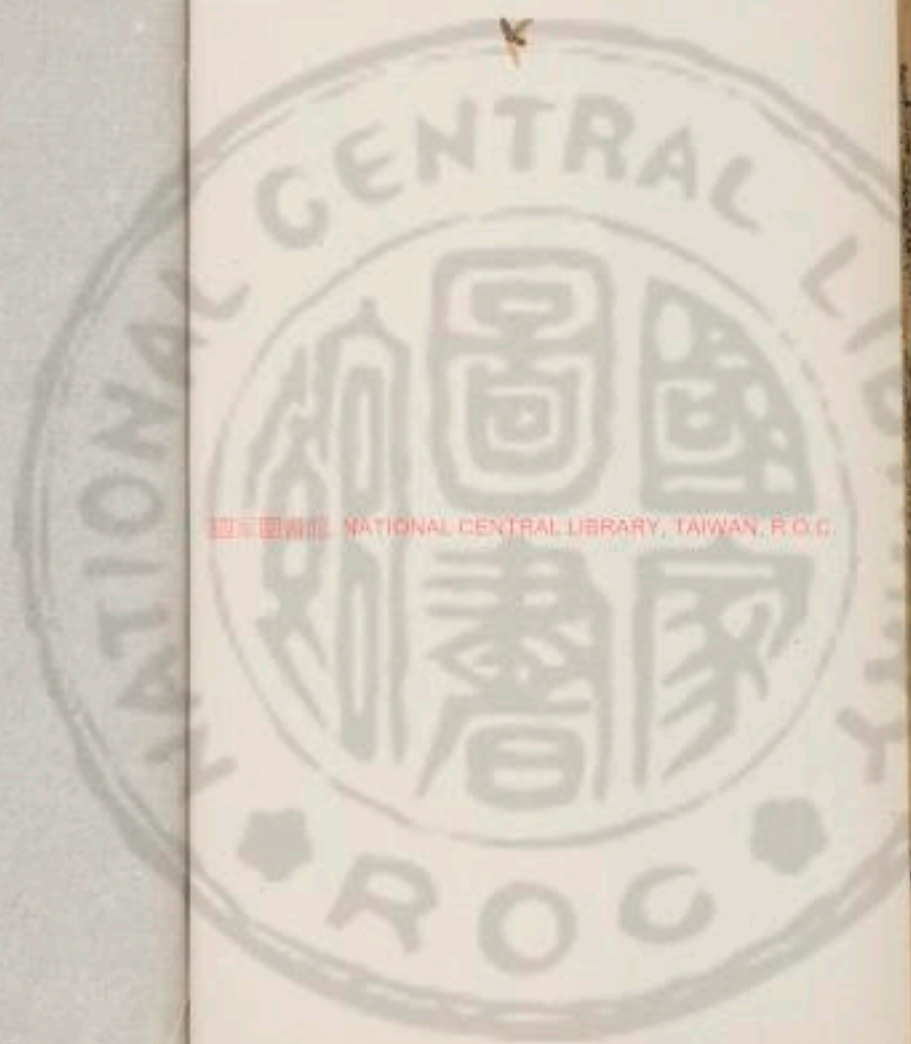
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以清酒各果敬祭當得冥助也裴公自此未嘗懈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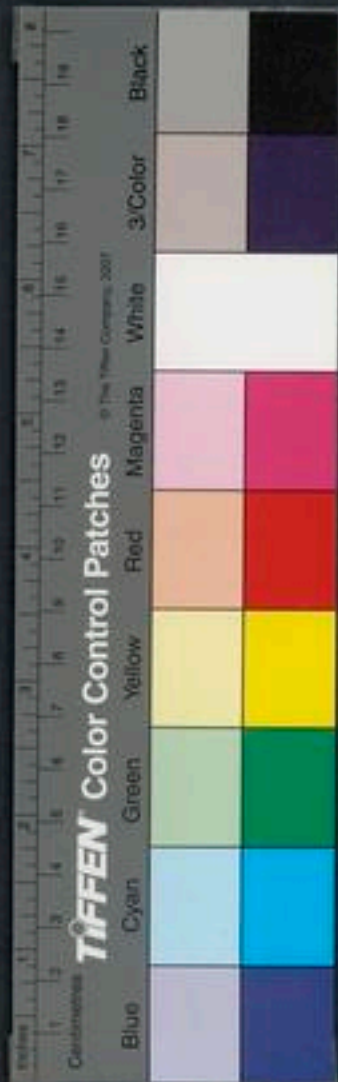
及爲相機務繁迫乃遺始志心或不足未始言於人
諸子亦不知在京有道者來宿于裴公第中夜謂曰
相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止崇護不已亦有
感於相公裴公心知其廉貞不知靈應後爲太原節
度使家人染疾召女巫視之有彈胡琴巫顛而倒之
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其傳語何
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怒甚相公何不敬謝之裴
公大驚女巫曰當擇良日齋潔於靜院焚香設酒果
將軍亦欲示見於相公別日裴公沐浴具朝服立於

東南與酒再拜見禘披金甲持朱戈身長三丈
餘南嚮而立裴公驚悚流汗俯伏於地不敢動少頃
卽不見問左右皆曰無之自是裴公尊奉有踰厥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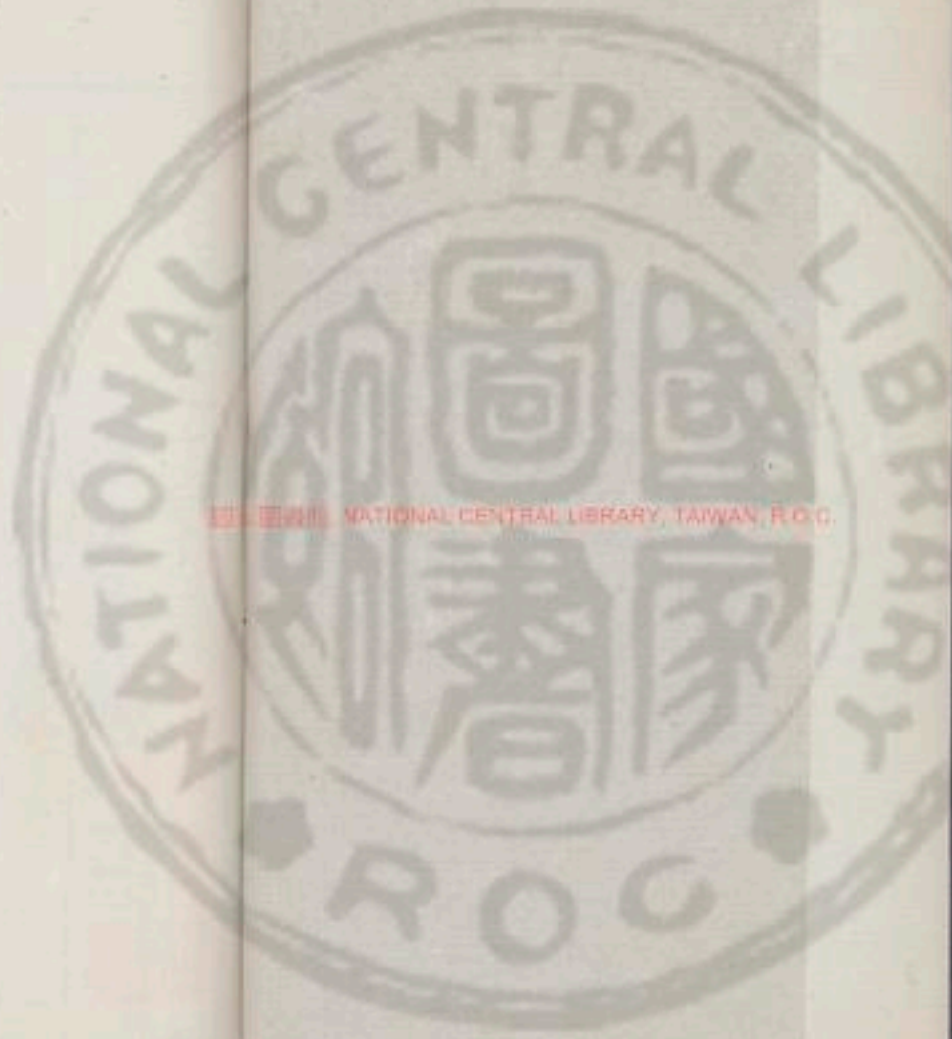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5 x 90cm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三

棠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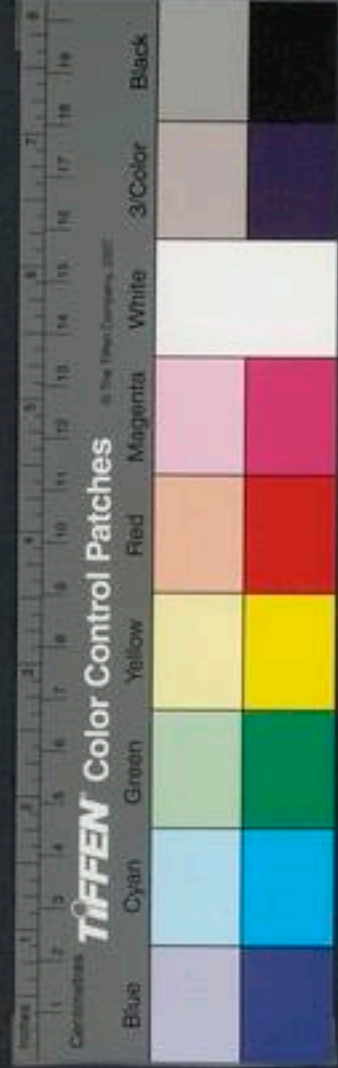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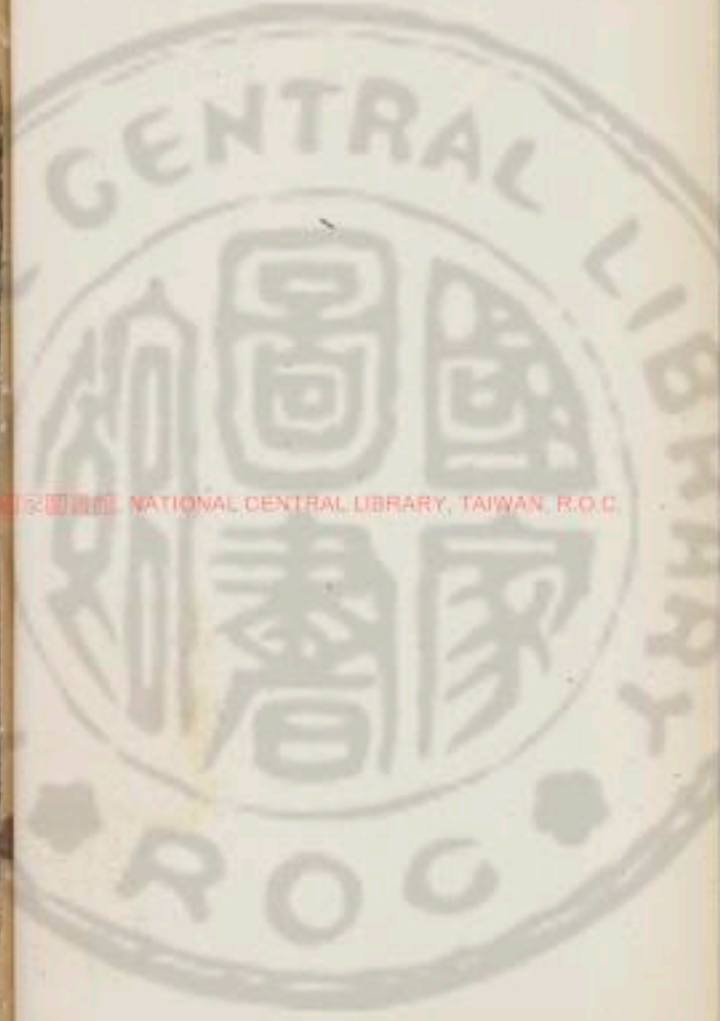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萱訂

仙

仙傳序

古今神仙舉世知之然飛騰隱化俗難可覩先賢有言曰人間得仙之人且千不聞其一況史書不載神仙之事故多不傳於世詳其史意以君臣父子理亂忠孝之道激勵終古也若敦尚虛無自然之迹則人



無所拘制矣史記言三神山在海中仙人居金銀宮
闕不死之藥生其上人有欲往者則風引舟而去終
莫能到斯亦激勵拘制之意也大哉神仙之事靈異
罕測述云初之修也守一鍊氣拘謹法度孜孜辛勤
恐失於纖微及其成也千變萬化混跡人間或藏山
林或遊城市其飛昇者多徃海上諸山積功已高便
爲仙官卑者猶爲仙民何者十洲間動有仙家數十
萬耕植芝田課計頃畝如種稻焉是有仙官分理仙
民及人間仙凡也其隱化者如蟬蛻留皮換骨鍊氣

者形質於巖洞然後飛昇成於仙信非虛矣汾生
而慕道常媿積習及長遊歷宦途周遊寰宇凡接高
尚所說或覽傳記兼復聞見皆銘於心而書於牘又
以國史不書事散於野矧當中和兵火之後墳籍猶
闕詎有秉筆記而述作者處世斯久人漸稀傳惜哉
他時寂無遺聲今故編錄其事分爲三卷冀資好事
君子學道之人譚柄用顯真仙者哉朝請郎前行涇
水縣令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沈汾撰

玄真子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會稽山陰人也博學能文進士
擢第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卧雪不寒入水
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
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漁父詞其首
唱卽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
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
徐士衡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
命丹青剪素寫景夾詞須臾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
景像奇絕蹤跡今古無倫而真卿與諸賓客傳翫歎
伏不已其後具牒東遊子望驛志和酒酣爲水戲鋪
席於水上獨坐飲酌嘯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聲
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寢參佐觀者莫不驚異
尋於水上攜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有傳寶其
畫在人間者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
闊三寸餘一脚著靴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
卧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



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問
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
踏譟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柳梭
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
落春見柔困生白波長景明輝在空際金銀宮闕高
巖我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
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卽與之
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見者及斑白見
之頽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
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靴衫腰帶拍板冉冉
而去其靴衫等旋亦失也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居大箬

巖巖卽菡隱居修真語於此亦爲真語巖巖之西有陶山在焉勤苦事於玄真深

慕仙道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

濯蔬見岸側二小花大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

下歸告玄真語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

躍過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



根形狀如花犬堅若石洗挈歸以煮之而孺子益
薪看火三日晝夜不離甕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及
見根爛以告玄真其取食之俄頃孺子忽飛昇在前
峯上玄真驚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到今
俗呼其峯爲童子峯玄真後餌其狼盡不知其年壽
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摘者時或見之

王老

王老坊州且君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
陰德爲意宏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縵縵道士造其
門王老與妻俱迎禮之居月餘間日與王老玄談玄
酌甚相歡洽俄患惡瘡遍身王老乃求醫藥看療益
加勤切而瘡日甚迨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藥
相療但得數斛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精潔釀酒
及熟道士言以大甕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脫衣入
甕三日方出鬚髮俱黑而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
因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
昇上天王老信之初甕酒五斛餘及窺三三斗在甕
清冷香美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持麥次遂共飲皆

天醮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歎惟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實持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侯道卒

侯道華自言我眉山來泊於河中永樂觀若風狂人衆道士皆輕易之而道卒能斤斧觀舍有所損悉自修葺登危歷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爲事賤劣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爲擔水汲湯濯足浣衣又淘澗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之驅叱甚於僕隸而道卒愈忻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荅曰上天無馬槽仙人衆咸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光人每見之相傳云開元年中劉天師嘗鍊丹成試犬犬死而人不取服藏之於殿梁皆謂妄言忽暴風雨殿微損道卒乃登梁復見光於梁上陷中鑿起木得一合三重內



卷之三十一
有小金合子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訖遽無變
動謂之虛誑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前素有松樹偃
蓋甚爲勝景道華乃著木屐上樹悉斫去松枝羣道
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礙我上昇處衆人常爲
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令至其公人觀見斫松深
訝之衆具白於縣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忻然後七
日道華晨起沐浴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相迎
但望空拜不已衆猶不信須臾人言見觀前松上有
雲鶴盤旋笙簫響昇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在
下必永樂縣官吏道俗奔馳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
叩搃流血道華攜手以謝道俗云我受玉皇詔授仙
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俄頃雲中仙衆作樂
幡幢隱隱凌雲而去

馬自然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人也世爲縣之小吏而湘獨
好經史攻文學乃隨道士天下遍遊後歸江南而常
醉於湖州墮霄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
言適爲項王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雲酒

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馬植出相任常州刺史素聞相名乃邀相見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宗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馬風牛但且相知無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會次植請見小術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臾引蔓生花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通身及襪上摸錢所出不知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井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以取者頃復失之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帖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群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堦前湘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撓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能殺汝宜便率衆離此大鼠乃廻羣鼠前皆叩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數百人方齋



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
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使以飯
湘不食促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齋未畢及出門又
促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
聞尋道士聲王人遽應此有三人問者極喜請於王
人願見道士及入乃二僧見湘但禮拜哀鳴曰禪僧
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責怒三數百僧到今下牀
不得其二僧是王事且不坐所以得來固乞捨之湘
惟瞠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
後無以輕慢人爲意廻去入門憎董當能下牀僧刃
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家好松菜求
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言求菜見阻
誠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
作小戲爾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鷥以水噴
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
畫一獼子走趕捉白鷺鷥其踐其菜碎盡不已其王
人見道士戲笑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卽來哀求湘
曰非求乞菜也故相戲爾於是呼鷺鷥及獼皆飛走投



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桐山入長
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小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
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
祇能舍宿爭會壁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
明衆皆睡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掛梁倒睡適主人夜
起燭光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而入
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叟入家內淨
處方出及旦主人留連忽失所在知微延叟前行數
里尋求已在路傍自霍桐迴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

截前有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卽化爲
石自後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楊
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尚奇異知之乃
徙兩截就郡齋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
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
藥但以竹杖打病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指之
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駝脚曲持拄杖而來
者亦以杖打之令放在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
與湘阻讓不免留之復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



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曰太一初分
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
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
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
遠出嫂姪喜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今歸要分我
惟愛東園爾嫂姪與之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
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
訝之不食但飲酒而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
問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
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耳乃棺殮之其夕棺
輻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於東園時大中十年也明
年東川奏劾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曰日上昇湘於
東川謂人曰我鹽官人也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爲玉
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奏之遂勅浙西道杭州覆
乏發塚視棺乃一竹杖而已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爲道士神氣清爽靜默虛夷
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見之多年或十數年不



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如此識者不測其服煉丹藥
遊行定止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碯

許碯自稱高陽人也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
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
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
霍桐羅浮無不遍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
題云許碯自峩嶺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
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圓
苑花前是醉鄉酒以再翻玉母九霄觴羣仙拍手嫌
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仙也方
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
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實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
或服氣煉形自以爲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
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
子午谷嘗居懷退逸之趣手植竒花異果極多常焚



香靜坐若有念思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
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却入終南務行陰
德人有所求無阻者精勤爲事人不可借也大中十
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
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頗以爲異遣中使徵
入內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爲別仙所掌不
留人間道賜宮女四人香樂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
看待然可記獨房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聞
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宮仙女各坐
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
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
唳鶴翔鸞白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迎之
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
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
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頗有道術夏則
衣綿冬則單衣卧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



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卽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
指庭間花草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
玄觀入括蒼洞辟穀服氣或時食彘肉五斤以蒜齏
一盆撮喫畢卽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
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
香不散得食之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
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
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厄樂
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祈雨
須候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乃於所止觀焚香上祝
經夕大雷雨告足越人大神異之復到信州又逢天
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乃請之遽作術
飛釘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隣誑其貯婦女復釘
城隍神此妖怪也將加責辱使徒步輦欲向之手脚
皆不能動悉自仆倒枷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隣
曰使君忤悞劉根欲誅罰祖禰也德隣方懼祈謝須
更禮而遣之其靈屢施不可備錄後於撫州南城縣
白日上昇而去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所來也爲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爲事
高古常焚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
傳見之多年矣皆不甚爲異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
亮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
人觀望瞻禮驚歎不已乃爲詩曰子晉鸞飛古洛川
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苑
前朱頂舞翻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輶誰能白晝相
悲泣太極光陰幾萬年

鄧去奢

鄧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住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
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二十餘便居處州松陽縣安和
觀其觀卽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
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漢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
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結庵以居後觀中道士
相率山下居人爲構屋及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
及葉靜能真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潤
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

一日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瓶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真而已託茲山棲獲安久蒙聖佑丹之與劍詎可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乃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一瓶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有疾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甲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巖險浙東運帥具以上聞朝廷議欲自心兵乃授造以刺史而造凶險聞去奢神與劍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并劍丹到州奪其劍丹而囚鎖去奢於空室中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爲去奢已斃矣及開室見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於來時造驚異乃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去奢聞劍却歸石下爾後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寓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跡咸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人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秋夏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見



雲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或到此相見咸有禮焉又
寄宿道士夜間去奢所居靜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
惟聞異香滿室及環珮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
髻垂髮碧綃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
明照身復有神人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
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
見也後數日有綵雲鸞鶴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
軒輿幡幢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昇
天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衆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好
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
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
醫藥審察聲色常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濟物
爲功偶出路行見牧牛童子被小蛇已傷出血思邈
求其童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其裹放於草內復月餘
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壯下馬拜思邈謝以言
曰小弟蒙道者所救思邈聞之不以爲意少年復拜

大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至唐太宗時召詣京師誅其密貌甚少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拜諫議大夫復固辭盛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隣有時名而染惡疾嗟受之不同昧遐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夫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天地之常數也人

取五藏一覺一寐呼吸吐納動而爲往來流而爲

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

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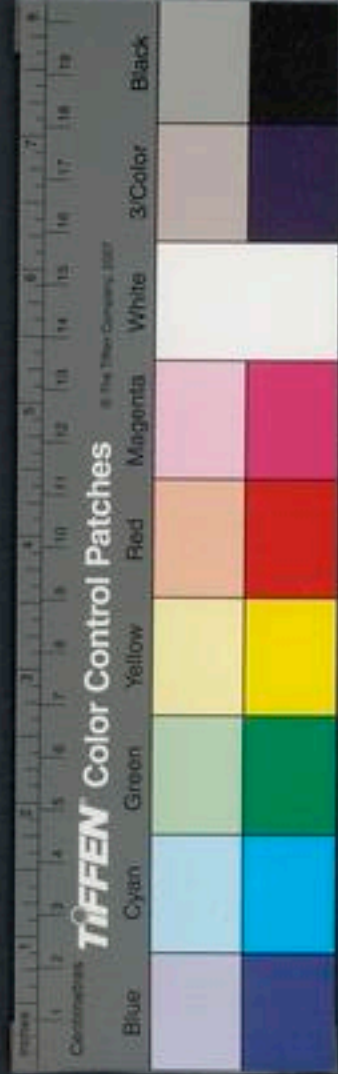
則生寒結而爲疝督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息竭此

而爲集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

如彼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

天地之疾疹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

湧此天地之疝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



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源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遵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_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人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瞻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赴赴武大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迴不爲義疾行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穎出其道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何制授承務郎致之尚以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儼其衣冠

聖謂子孫曰我爲世人所逼隱於洞府修鍊將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往來俄而氣絕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變舉殯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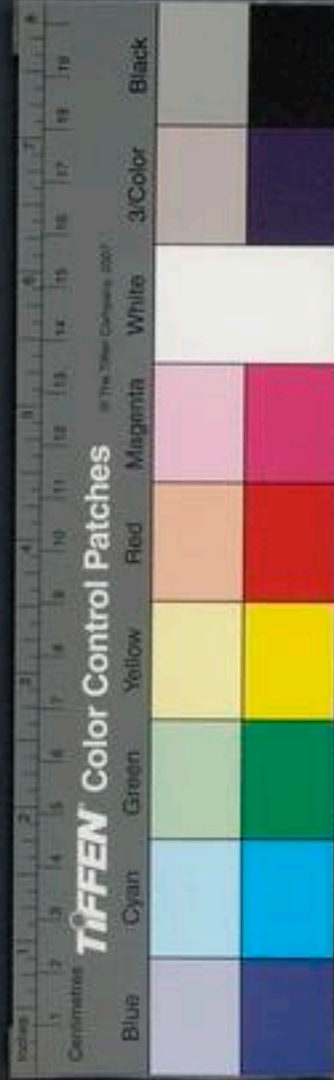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生秘術耆老云爲兒童時人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屍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六死矣後有人



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玄贇壘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是堯時內子年人時人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丸明皇留之內殿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

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謁見上言辭清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愈喜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爲榼明皇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夫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貯一斗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乃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先高尚心入窅冥是混光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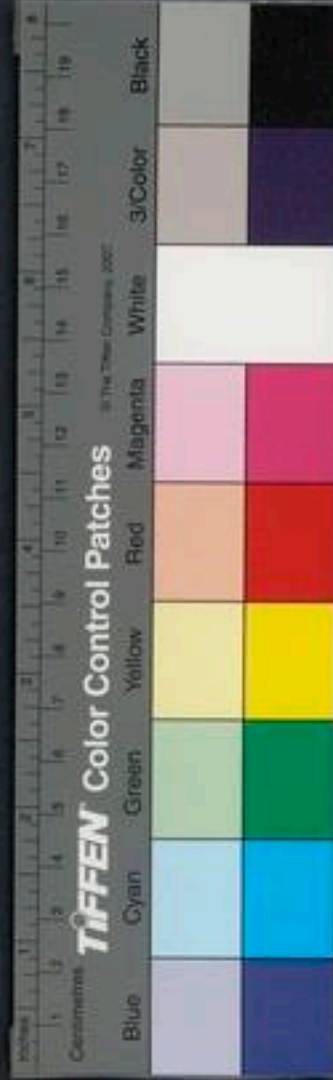


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義皇上人問以道樞
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
夫號通玄先生果累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二百疋
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廻一
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徵詔果聞之示卒弟
子葬少後發之恒空棺而已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年中隱於城陽山南
塢結庵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

年健行疾奔馬四時或有薪以賣薪檐常掛一花瓢及
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
西歸時人莫問我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年或施
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
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
朝飲碧泉憐人歌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
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
陽同華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
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詰之於人得



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
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烟嶺迷
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
天鶴歸當千載餘宣平歸庵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
葉永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菴
不免更深居其庵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後
百餘載至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婢當逐伴
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
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也婢曰是其人曰我卽
明恕之祖宣平也婢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
年無由尋訪宣平謂婢曰汝歸爲我向明恕道我在
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出山內虎狼甚多山
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盡遣婢墮樵人歸
家言之婢歸覺檐樵輕捷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
平其明恕真婢將上祖之名牽呼取杖打之其婢隨
杖身起不知所之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捷
身衣樹皮行疾如風遂入昇林木而去

劉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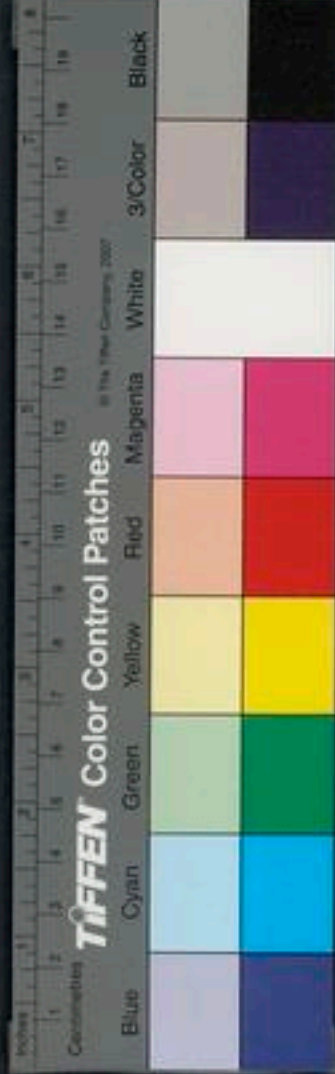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強記攻文有胡笳十
八拍頗行於世兒童婦女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
爲郎中性耽道術逢道士卽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
勤切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自勞苦
浮榮世宦何益於已古賢皆墮官以求道多得度世
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託病免
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翫頗衆
入言多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羅藥攜手
登樓以酒爲歡道士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視
商頗驚異卽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及暮
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翌日又於
街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
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楊州相携
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詞得囊暮乃
別去後商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重重紙裏一
胡蘆得九粒藥如麻子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
不飢身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
當春之時愛畚畫溪之景乃入胡父渚葺居隱於山



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知所止蓋已爲地仙矣

劉瞻

劉瞻音瞻小字宜哥兄瞻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居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性饒俗氣業應未淨遽可強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隨道士入羅浮山瞻與瞻俱讀書瞻山栖求道無巾裹髮用布衣事道士爲文而瞻性慕榮達瞻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南行次廣州潮臺泊舟江濱忽有髮用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而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許瞻已皤然衰朽爲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與爾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



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嘆謂暗曰可復修之否暗
曰兄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
弟奈何况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
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關一夕失暗所在今
羅浮山中時有見者暗乃南行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
奇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遊羅浮山
歿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曾栖此以煉丹今雖無
存嶽相留聊自駐泊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
結庵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游曾城泉山
布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或
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
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庵竟不
復出隱於山中矣

司馬承貞

司馬承貞字子微博學能文攻篆廻爲一體號曰金
剪刀書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有服餌之



術唐則天累詔之不起睿宗深尚道教屢加尊異承
貞方赴召睿宗問陰陽術數之事承貞對曰老君經
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見知每損之尚
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智慮哉睿宗曰理身無
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之何對曰國猶身也莊子
云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於自然乃無私焉而天下
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
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要也睿宗深賞異留之欲
加寵位固辭不可告歸山乃賜寶琴花較以遣之公
多賦詩以送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爲
製序名曰白雲記見傳於世時盧藏用早隱於終南
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貞將遠天台藏用指終南謂
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貞徐對曰以僕所
觀乃仕宦之捷徑爾藏用有慙色明皇在宥天下深
好道術徵詔承貞到京留於內殿頗加禮敬問以延
年度世之事承貞隱而微言明皇亦傳而祕之故人
莫得知也由是明皇理國四十五年雖祿山犯關鑿
輿狩蜀及爲上皇迺又七年方始晏駕雖由天數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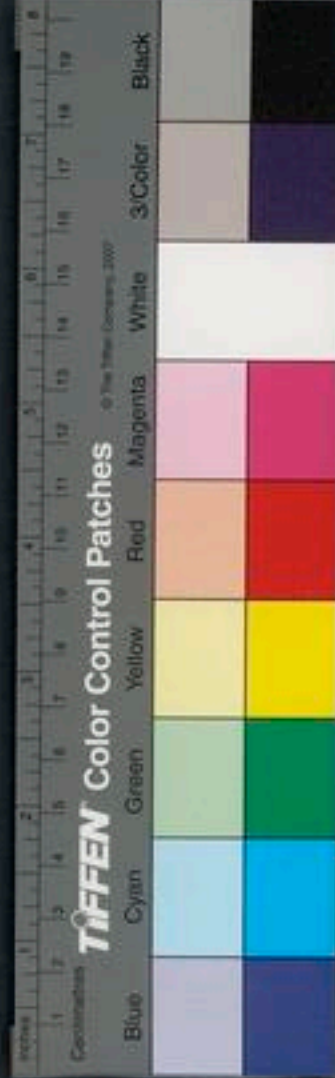


非道力之助延長耶初明皇登封泰山迴問承貞五
嶽何神主之對曰嶽者山之巨鎮而能出雲雨潛諸
神仙國之望者爲之然山林神也亦有仙官主之於
是詔五嶽於山頂別置仙官廟自承貞始也又蜀女
真謝自然泛海將詣蓬萊求師船爲風飄到一山見
道士指言大台山司馬承貞名在丹臺身居赤城此
真良師也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非舟楫可行非飛
仙無以到自然乃迴求承貞受度後自日上昇而去
承真居山條真勤苦年一百餘歲童顏輕健若三十

許人有弟子七十餘人一旦告弟子曰吾自玉霄峯
東望蓬萊常有真靈降駕今爲東海青童君東華君
所召必須去人間俄頃氣絕若蟬蛻已解化矣弟子
葬其衣冠焉

閻丘方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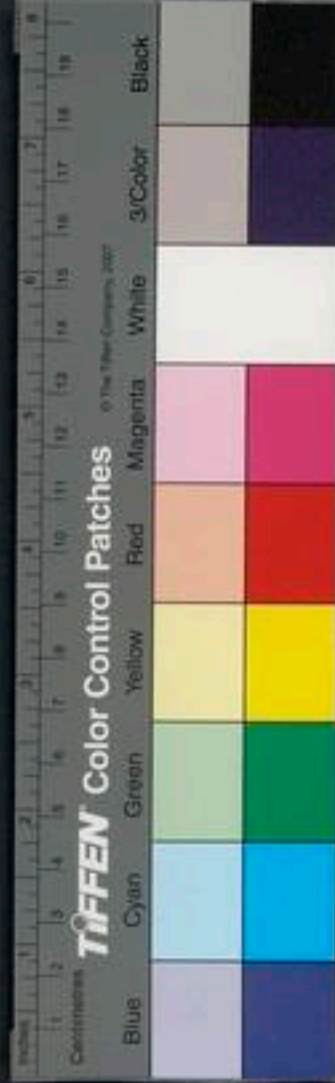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
精通詩書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問大丹於香
林左元澤澤奇之後師事於仙都山隱真嚴劉處靖
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受法錄於天台山玉霄宮



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後有道俗
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滄
山天柱源也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
親以孝聞深爲鄉里所敬少師事道士于方外卽德
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卽出牧新安之二年方外從
之荆南書記早捨妻子入道學養氣修真之術周遊
五嶽名山到新安德誨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
宇以居之目爲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十餘年
傳法錄修真之要後出遊續溪山自言嘗嘗因傳見
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迴登百
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
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遙遙而來遲緩
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
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敲小鼓
三通復奏樂金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
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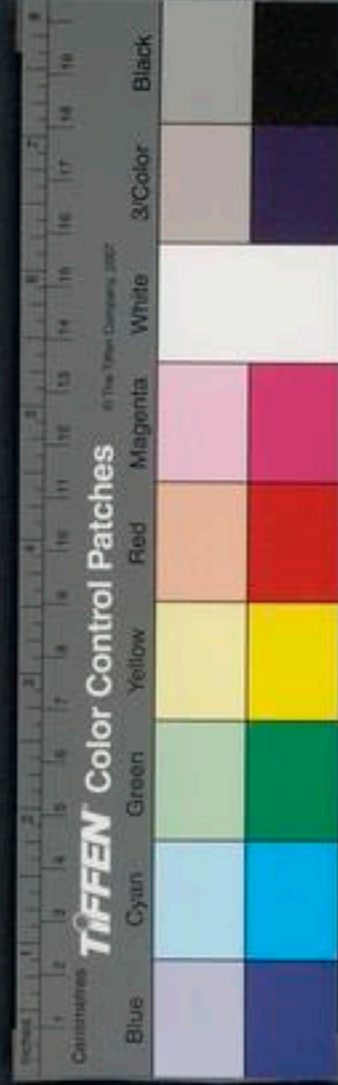


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歎曰方採靈藥
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
行歸南嶽禮玉清及光天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
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
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
晨起獨趨山中漸行見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
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之乃
負薪將下溪迴顧師道却駐樵檐問獨此何往應之
曰學道尋仙溪心所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
耳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蔡蘿登
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
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
人遽入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
曰爾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人步水面而去
不見乃迴山東行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
雞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者年可三十獨居見
師道到甚訝師道溪山自行忽曰家也具出何爲主
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 主人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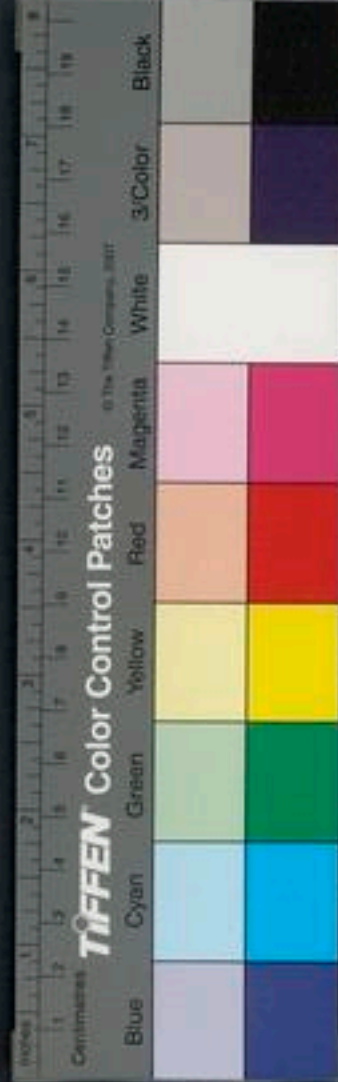
上見一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
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暹夜山林
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且以發跡新安尋真
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爐邊牀上
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糧多時却不
以食爲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箇黃甕合主人曰
合內物皆堪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以湯
潑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
遍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

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
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
便行數里不見人家悉是崖險乃廻已迷向宿之處
復行約三十餘里即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
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
於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即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
仙骨未就入山飢渴何能却迴俄折草一莖與師道
形如蕈苗而長尺餘嚼之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
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歎不已而覺食茶草之



後氣力弱健愈於來時欲却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
爲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仙觀衆道士忽見師
道驚異曰此觀地雖靈嶽側近蟲獸甚多人罕能獨
行何忽去月餘日實又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
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歎曰吾
輩雖同居此觀徒爲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
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
亦隱此山豈非彭君子一入見遽逢三仙人一日
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歎矣

駭招仙觀修鍊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却回問政山每
入諸山捨薪斫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垂耳擺尾俯伏
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
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泰之居大滌洞伏虎亦
如之歛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道
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
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我亦幸爲汝母矣此蓋
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徃南嶽九嶷山早聞梅
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卽漢南具



尉福也簫卽子雲字景喬梁之公子自東陽太
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
笥清虛觀思慕梅蕭三遊郁木坑或冀一具堅心以
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
師道禮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姓乃以說
蕭爲荅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
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淨
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

恐爾未

自言本居

年知爾常遊靈源我適

地仙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令爾與我素

相見然梅蕭日中爲小有天王所召恐未

候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道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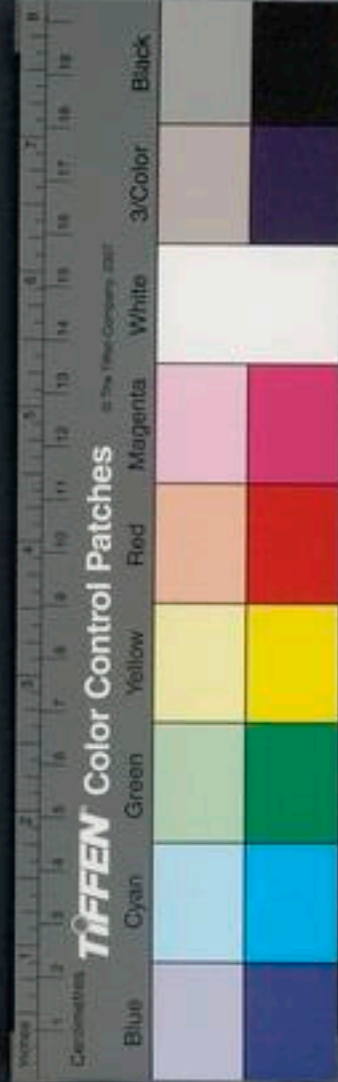
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期

日獲見道君寶百生之幸也修通曰丹心懇苦深可

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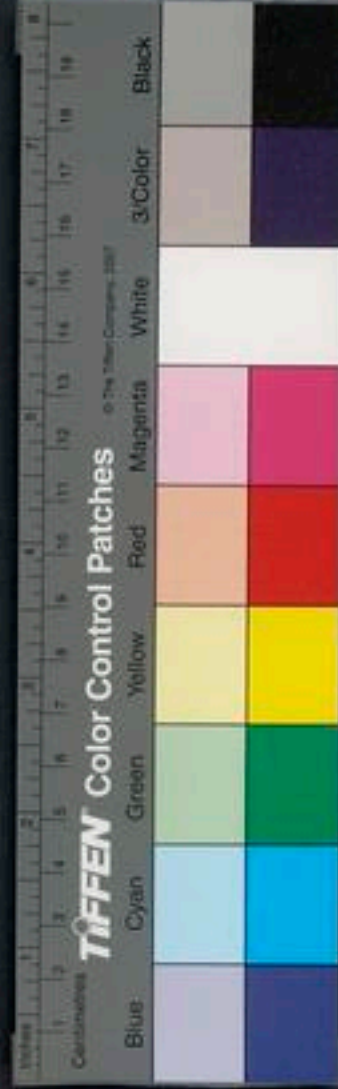
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鐺然火煎道

備若書生所居而無人修通命師道入坐於木



修通自坐白石鹿牀上俄有一鬚角湯一盃與
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自裨其書一卷修
通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
任師學未之啟言而修通已知曰爾有親垂老雖有
兄能養若欲更南遊此未可言任我弟子紫芝之在九
嶷山若徃彼見之爲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
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
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
道迴俄不見修通已在郁木坑師道入清虛觀矣

道士驚曰一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師道具以對之有
道士二人欣躍乞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巖石
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迴師道得
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祕要真訣
也他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參洞府其間
疑義不可究也後到南嶽九嶷山相真觀月餘尋問
紫芝蹤跡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
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乃如修通之言投書題石
壁後當夢神人稱紫芝教之以釋凝滯意乃醒然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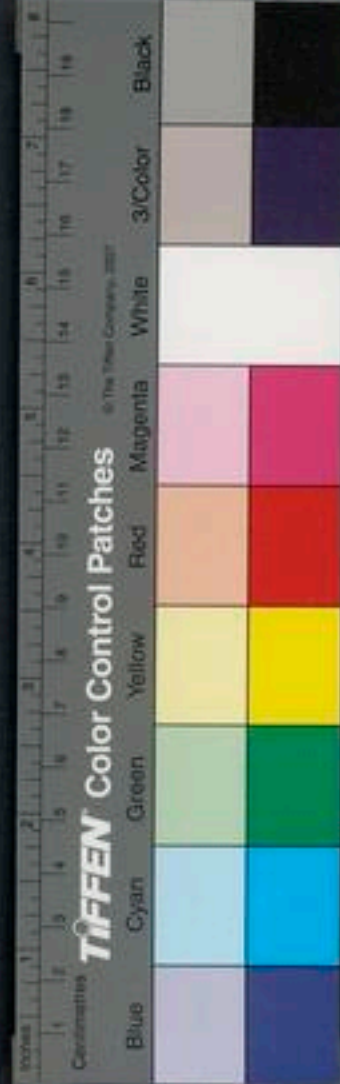
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鍊丹有成一旦告弟子曰
適爲黑幘朱衣一符吏告我爲仙官所召必死矣
頃之異香滿室雲鶴近庭若眞靈所集爽然別而
化弟子殮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尸解矣後數日
人自豫東來見之領一鬚角童隨行道俗多識之咸
問何爲達遊曰離南獄多年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
遊宮觀而去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豫東所見
復言衡陽路見歸洞靈原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
藥適足驗矣詳其由來是二蔡彭謝之僊侶也隱化
而往絕世思望神仙皆然矣

殷七七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箏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
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
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曾於涇州
賣藥時靈臺番漢疫癘俱其得藥入口卽愈皆謂之
神聖得錢卽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
安識之尋爲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之道術還元之
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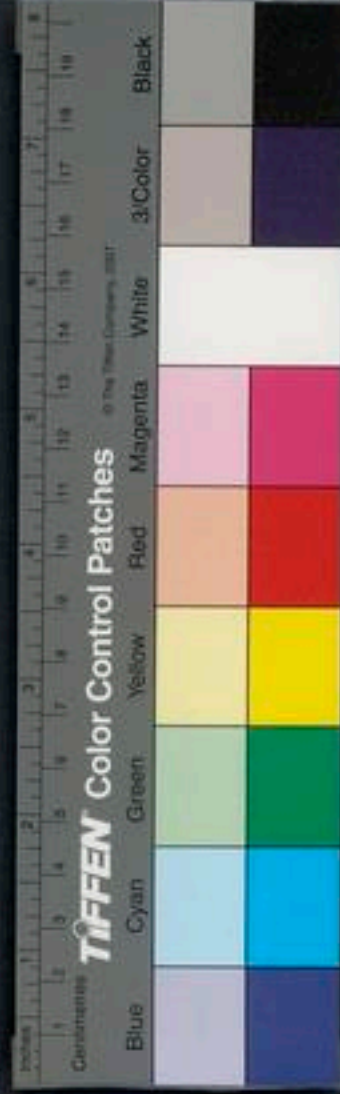
喜遽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醒須臾酒能
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鏡鍊白朱砂寶甯訊之悉有
驗其於種瓜釣魚若葛仙公術也鵲林志杜鰲花高
文餘每春末花爛熳僧傳言貞元中有外國僧自
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館花院鎖
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
枝者必爲所崇俗傳女子花神也所以人共保惜故
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度使宥寮官
高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
後連春入夏自旦及昏閭里之間始于廢業寶一
口謂七七曰鵲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之
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
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鵲林寺宿焉中夜女子
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何人深夜
到此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
百年非久卽歸閻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
以感妾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以証花
漸折藥友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異之



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
七七偶到官僚家適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
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
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粟巡行嗅者
皆聞異香驚嘆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
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
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辭舞鼓樂
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
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異香

之皆有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畧無所損咸敬事

之又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止船卽在
呼鳥自隨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茹聚
蟻變城市人物有人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
小狹爾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玄劉浩作亂寶
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爲政刑或無辜前上饒牧陳全
裕經其境御之以禍亦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尤壯
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厲一
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爲眾推落北崖



謂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止其鵠林花兵火焚樹失根株信歸園苑矣

譚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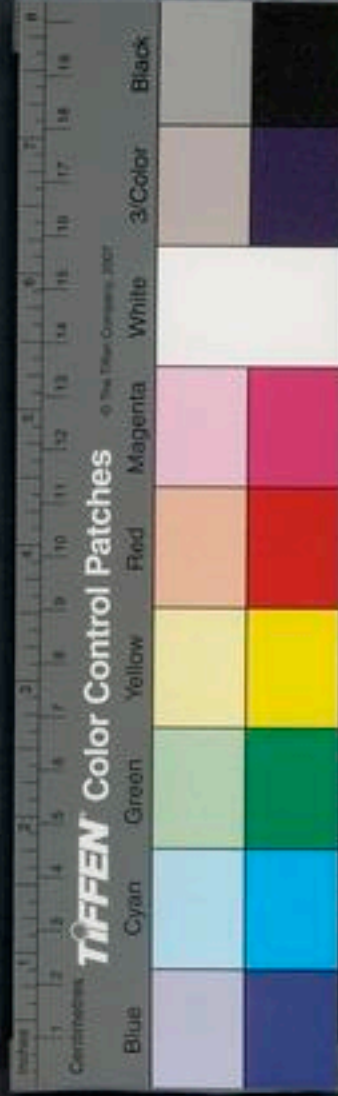
譚峭字景升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深訓以進士爲業而峭不然迥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南太白太行王屋嵩華泰嶽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斷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父母以其堅心求道豈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爲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衫或卧於風雨雪霜中經日人爲已斃視之氣出怵怵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捧之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日何能看得盜之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

固無憂也常欣欣然或謂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
扇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
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鍊丹成服之入水不濡入火
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而去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
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大方巾
破帽冬夏常著綠布衫而言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
與換新巾衫必受之舊者堅不脫得新者出門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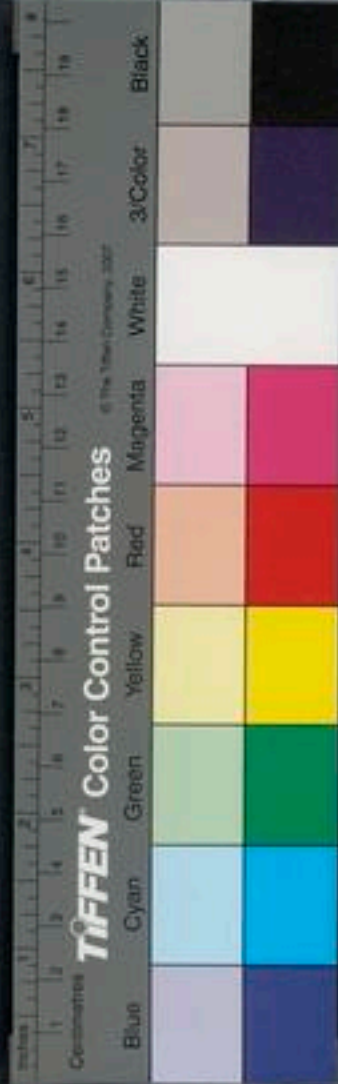
便與常遊城市門醉行能沙書好於水椀及盆內以
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則飛起高丈餘隱隱
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求錢人自
以錢與之召人穿擔行少頃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
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爲之人皆不厭以錢與
之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卧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爲
殭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若醺酣氣出
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琮之子也爲蘓州牧
或聞可雲在都市極喜乃延入州拜之呼爲道翁賓



客僚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
溪相喜重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年十餘歲今五
十餘歲別道翁四十年而裝飾顏貌一如當時乃留
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爲意
况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委家林野宜遠
於兵傷道術詎可問也特郡人以錢帛與之阻讓不
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
僚聚飲有唱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屬章深遠多神
仙旨趣人無以綴之後重亂孺休果爲兵傷而死可
雲人見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斫
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
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
蘓州事歷歷話而笑復言會居南嶽卽當去矣詳而
究之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人莫可知也

羊情

羊情太山人也以世祿官家於縉雲明經擢第解褐
喜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忻爲台州樂安令情幽
棲括蒼山性惟沉靜薄於世榮志尚逍遙常慕道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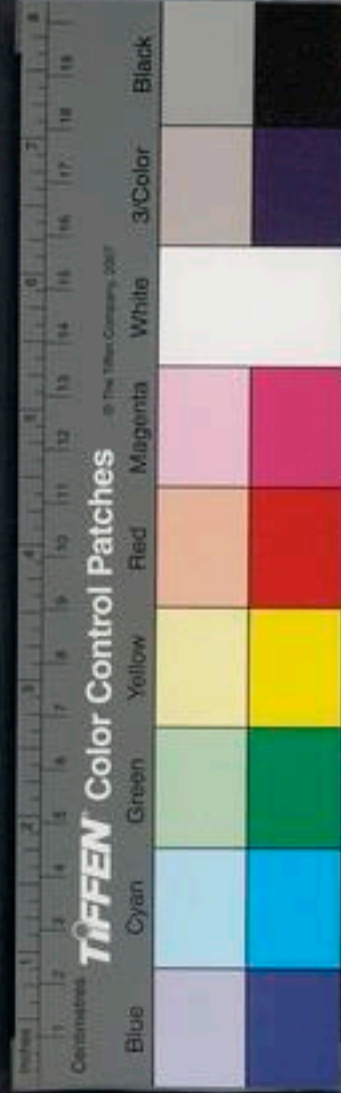
一且妻暴亡曰莊生鼓盆迴爲達者今樂矣葬之不
亦宜乎男且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
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言阮肇
題後盛成使匠人鑿石摸搭驗之乃唐李陽冰常爲
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
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惜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
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昇還家
七日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惜曰初爲一
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
巖徘徊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
出狀如蒼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靈芝也可食
之得仙惜覺飢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
都盡靈英曰爾夙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
仙官戴遠遊冠霞帔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惜
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
佐命君惜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飛昇猶宜地上
修鍊俄而靈英送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惜方悟此身
後不喜穀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



皆動抖擻如竹片及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
談話晝夜不已時或以紙三二百幅書之頃刻皆遍
文字人莫識之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侶好事者依口
錄之食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
年清瘦輕健有不信者謂之妖物所魅及二年漸肥
白不喜食百合惟飲水飲酒三年鬢髮如漆面有童
顏行步輕健似飛飲酒三斗不醉衣布褐後南行入
委羽山人莫得見

雲笈七籤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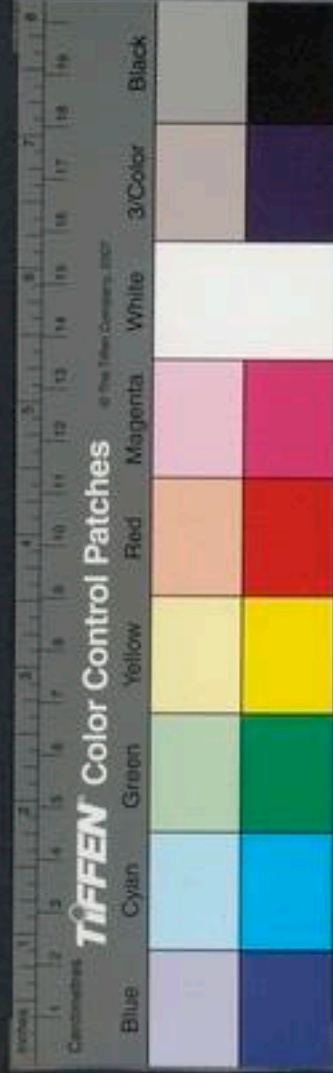
清真館後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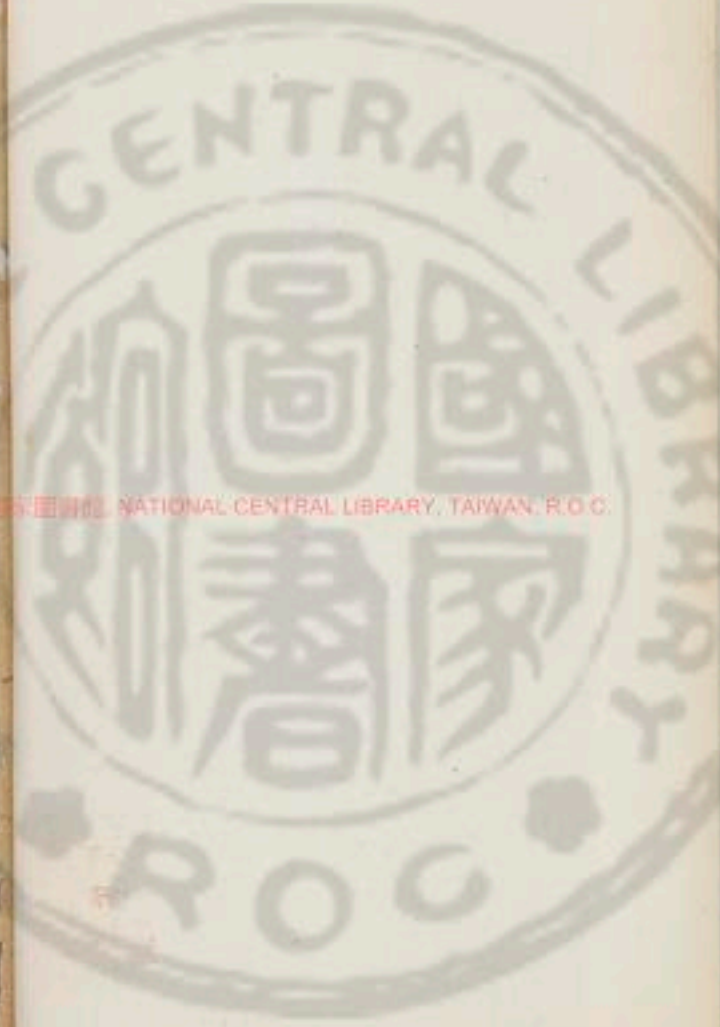


on 1900112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四

崇五

唐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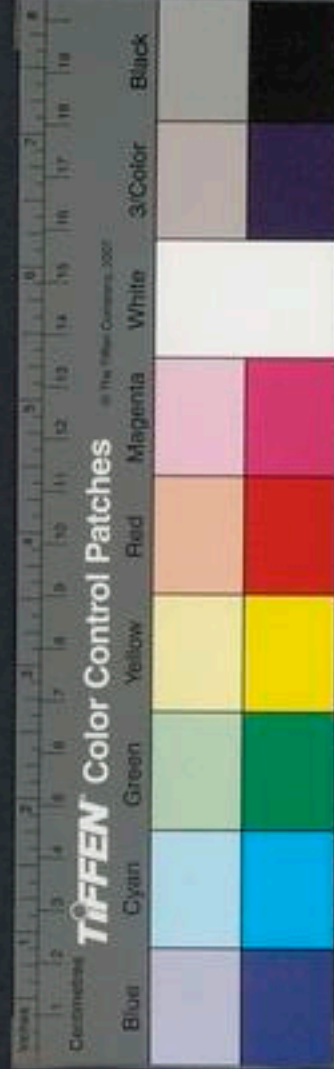
傳

壙城集仙錄叙

壙城集仙錄者紀古今女子得道昇仙之事也夫去俗登仙超凡證道駐隙馬風燈之景享椿蟾桂之巖髮泡沫之姿同金石之固長生度世代有其人綿歷劫年編載經誥玄圖祕錄燦然可觀神仙得道之



蹤或品昇上聖或秩預高真或統御諸天或主司列
嶽或騎箕浮漢或隱月奔晨或朝宴九清或徊翔八
極開皇已往劫運之前三洞寶書多所詳述洎九皇
三古之後服牛乘馬已還皆輟天府而下拯生靈由
仙曹而暫司宰制垂法立教秉國佐時儒藉史臣備
羅其事至有韜光混跡駕景登晨或功著巖林遡煙
霞而輕舉或身經控鸞鶴以冲虛或躬贊帝王
或樂居西俗吟以克就夕德昇聞使雞犬以俱飛拔
庭除而共舉光于簡冊無世無之昔秦大夫阮蒼漢
右尉劉向繼有述行於世間次有洞冥書神仙傳
道學傳集仙傳續神仙傳後仙傳洞仙傳上真記編
次紀錄不啻十家又名山福地之篇括地山海之說
搜神博物之記仙方藥品之文旁引姓名別書事跡
接於聞見詎可勝言則神仙之事煥乎無隱矣常俗
之流或言神仙者必俟身形委謝魂識成真而後謂
之神仙非是骨肉昇翥此蓋愚瞽未達之甚也何者
真經云得道去世或隱或顯證道雖一修習或殊故
云神仙之道百數非一途所限非一法所拘也或爲



真人之友或爲天帝之賓倏忽而龍駕來迎參差而
雲駢遐邁者則谷希長異青光赤松之例是也或受
書稟籙陰景鍊形靈肉再生前功克懋者則五老上
帝四極真王之例是也或精誠不易試難不移目注
崑丘心朝大帝而得道者黃觀韋道微傳君之例是
也况復大洞七變八稟三圖胎精斑符隱芝曲素玉
精金液黃水祕符赤樹青英環剛絳實白羽皇象九
轉八瓊服之而化鳳化龍餌之而爲金爲玉復有金
璫玉珮之訣三皇八景之文翠丹素素之靈神虎金

真之要飛行之羽超虛躡空流金之光攝神制逆翔
翔則翠羽玄翮控御則飛蓋曲晨七十四方之所修
靡虧毫髮三十七色之所授漸備羽儀至或降九錫
以騰凌踐七試而貞介資師祕訣證自我心曆象不
能易其堅雷霆不能駭其聽富貴不能惑其志聲色
不能誘其衷此則我命在我長生自致故古今得者
詎可殫論南真云功滿三千白日昇天弘道無已自
致不死此之謂也夫神仙之上者雲車羽蓋形神俱
飛其次牝谷幽林隱景潛化其次解形託象蛇蛻蟬



飛然而冲天者爲優尸解者爲劣又有積功未備累德未彰或至孝至忠至貞至烈或心不怠道功未及人寒棲獨鍊於己身善行不加於幽顯者太上以具有志太極以其推誠限盡而終魂神受福者得爲善奕之鬼地司不制鬼錄不書逍遙福鄉逸樂遂志年充數足得爲鬼仙然後昇陰景之中居王者之秩積功累德亦入仙階矣如此則善不徒施仙固可學功無巨細行無洪纖在立功而不休爲善而不倦也修習之士得不勗哉又一陰一陽道之妙用裁成品物

自羣形生生不停新新相續是以天覆地載清濁同其功日照月臨晝夜齊其用假彼二象成我三才故木公主於震方金母尊於兌澤男真女仙之位所治昭然觀夫誥籍之中圖傳所述混同載錄未有解張今按上清七部之經存注修行之事日月五星之內空常飛步之篇元父玄母以兼行陽號陰名而具著纂彼衆說集爲一家女仙以金母爲尊金母以壙城爲治編記古今女仙得道事實自爲壙城集仙錄上經曰男子得道位極於真君女子得道位極於元



君此傳以金母爲主元君次之凡十卷矣廣成先生
杜光庭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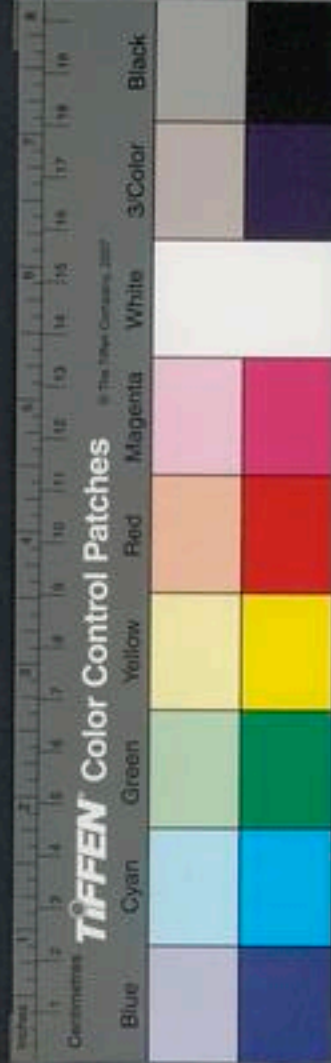
西王母傳

西王母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
臺金母亦號曰金母元君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
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啟迪玄功生化萬
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穆
海之上蒼靈之墟以至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
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

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至陰靈之氣理
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太無毓神玄與於西方眇
莽之中分太道純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
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矣體柔順之本爲極
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
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官闕在龜山之春
山西那之都崑崙玄圃閭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樓
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左帶
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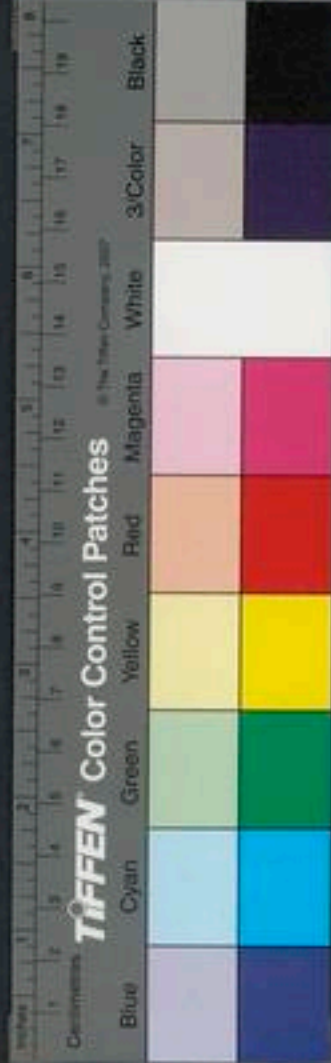


車羽輪不可到也所謂玉闕墜天綠臺承霄青琳之
宇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
侍仙女右侍羽童實恭杳映羽旂騰庭軒砌之下植
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榦千尋無風而
神賴自韻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
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
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
母之貞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元統龜山九光之
錄中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
天尊上聖朝宴之命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焉上清
寶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頂也昔黃帝討蚩
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烟
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
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在後得
之者勝戰則尅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
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
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畧太一遁
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



尅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岡於阪泉而天下
太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
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
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遂廣黃帝之九州爲十
有二州王母又遣使獻舜皇琯吹之以和八風尚書
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之野昔茅盈字叔申王
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
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時叔申道陵侍太上道君
乘九蓋之車控飛虬之軒越積石之峯濟弱流之津

漢水凌黑波顧眄倏忽謁王母於闕下子登清齋
三月王母授以瓊華寶曜七辰素經茅君從西城王
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不肖
之軀慕龍鳳之年欲以朝茵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
悉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
君授我以玉珮金璫二景纏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造
十方漑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
宜勤修焉因敕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焉又授寶
書四童散方洎周穆王滿命八駿與七萃之士驂騶



赤驥蹈躡山子之乘駕以飛輶之輪栢天導車造父
為右風馳電逝三千里越剖閭無鳧之鄉犀玉玄池
玄圃閬風之野而賓于王母穆天子持白珪重錦以
為王母之壽詩白雲之謠刻石紀迹于弁山之上而
還中土矣世之昇天之仙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
天真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真皇第三號太上真人第
四號飛天真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真人第七號靈
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
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
九大入三清拜太上觀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
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謔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
拜木公時人皆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徃拜焉曰
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
拜木公也自非冲虛登真之子莫知其津矣漢孝武
皇帝徹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
真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壻城玉女玉子
登來語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迂萬乘之貴以求



長生真乎勤哉七月七日吾當暫來也帝問東方朔
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宮中夜二唱之後白雲
起於西南鬱鬱而至徑趣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簫
鼓震空龍鳳人馬之衆乘麟駕鹿之衛科車天馬霓
旂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大仙從官森羅億衆皆
長丈餘旣至從官不知所在玉墀乘紫雲之輦駕九
色母龍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服文彩鮮
明金光奕奕腰分景色之劍結飛雲大綬頭上華髻
戴太真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

姿奄藹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扶侍二女登牀東
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溫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設以人

厨芳華百果紫芝萎藥紛若瑱擗精珍異常非世所

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鴈

音保與子四以與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

門何爲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

土地薄種之不生如何於是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

八珍之瑛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玉

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拍



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
聲激朗清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
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耽虛味道自復佳耳然汝性
恣體欲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身
之車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奢者心爛積欲
則神隕聚穢則命斷以子萑爾之身而宅殘形之賊
盈尺之材乃攻之者百刃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
不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鷄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
春秋者哉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
開淫宮而不開靜奢侈於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
務施鍊氣惜精儻有若斯之事豈無髣髴耶若不爾
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耳帝跪受王母之誠曰徹不
才沉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刑政乖謬罪積丘
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
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怠也我師元始天王昔
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先取諸身堅守
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體灌沉珍漑長清精入天門金
室宛轉在中關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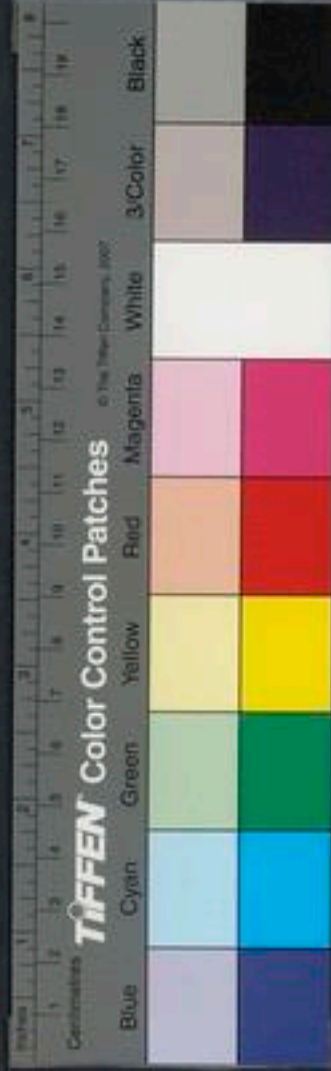
三宮備衛存絳宮黃庭戊巳無流源徹通五臟十二
綸吐納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
長存此所謂呼吸太和保守自然真惡道者也凡人
爲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
空騰虛而已汝能爲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者未有
不出此而始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地下陰生
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
上之所服非中仙之所寶其中品者有得服之後天
之逝乃大真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
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
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
石膽東洽青錢高丘餘糧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
金蘭長光絳草雲童飛千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
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薑
沉精菊花澤瀉苟杞茯苓菖蒲門冬巨勝黃精靈飛
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黃連如此下藥畧舉
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
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童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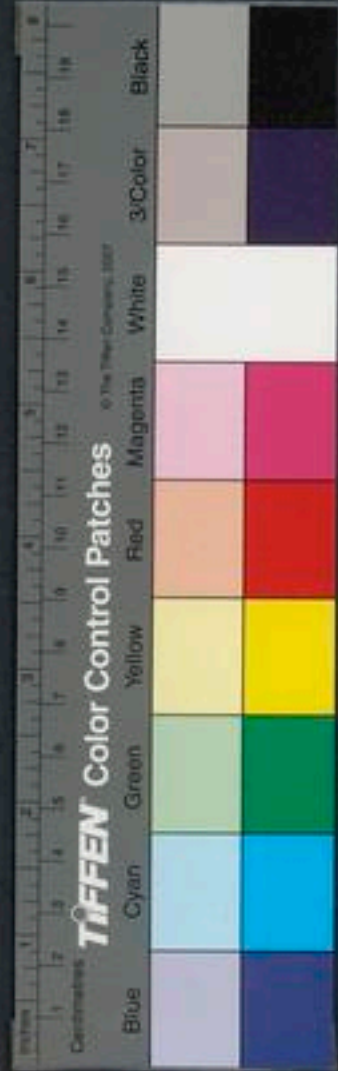
役使羣鬼得爲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而能致遠勝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耳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故爲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追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卽成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爲本豈可不養神固氣以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不復子其寶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詞也

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汝善修之焉王母命寫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卽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宮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厨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靈寶開云錦之囊取一策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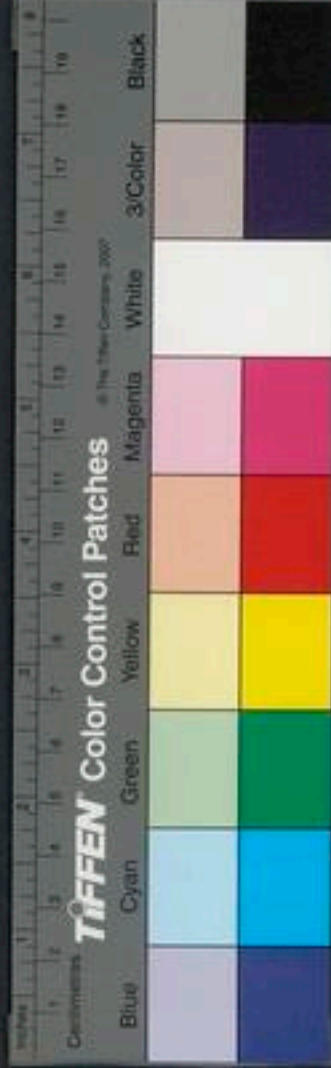
天高地卑五嶽鎮形元真激氣太澤玄精天回九道



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心成真仙節信由茲通靈
泄降滅腐寶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
校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
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有董仲
君李少君可校之爾況爲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
家授簡真靈以祐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
去從官互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方朔曰此我隣家小
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矣昔爲太山仙官因沉溺
玉酒失部御之節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受
帝不能用王母之拜爲酒色所惑殺伐不休征遼
東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內愁怨自此
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之書
置於栢梁臺上爲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東方
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
柝宮葬於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盛以
金箱一旦出於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
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此亦得託形尸
解之驗也又大茅君盈南治句曲之山元壽二年八



月巳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並從王
母降於茅盈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
子期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
修條賜盈八龍錦與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
大夫石叔明賜盈金虎真符流金之鈔金闕聖君命
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丘等賜盈以四
節燕脂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食芝佩璽服衣
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
位爲眞卿食金闕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流明金英者
位爲司祿食長曜雙飛者位爲眞伯食夜光洞草者
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之矣壽齊天地位爲司
命授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綜江左之山源矣言
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
帝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爲
東嶽上卿司命眞君太元真人授事訖俱去王母及
盈師西城王君爲盈設天厨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
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弟各授道要王母命
上元夫人授茅固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



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於盈固及衷事訖西王母昇天而去其後紫虛元君魏華存夫人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西王母與金闕聖君降於臺中乘八景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王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等三千餘真各歌太極陰歌陽歌之曲母爲之歌曰

駕我八景輿欻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揚空

逸玄津際萬流無礙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晷不滅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幹玉映輝穎精在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歌畢三元夫人荅歌亦竟王母及三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乃攜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過句曲之金壇宴太元茅真人於華陽洞天留華存於霍山洞宮玉宇之下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太真金母師匠萬品校領羣真聖位尊高總錄幽顯至若



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而登仙故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卽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跡蓋多此未詳錄矣

九天玄女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在昔爲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岡旣衰請候相伐于戈相尋各據方邑自稱五行之號太皞之後自爲青帝榆岡神農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後自號白帝葛天氏之後自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帝乃葬巴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噉砂吞石不食穀作五虎之形以害黎庶鑄兵於葛嶺之山不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爲已助得風后於海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爲佐天老爲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上台天老爲中台五聖爲下台始獲寶鼎不與六而於迎日推策以封胡爲將以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用張若隰朋力牧容光龍行倉頡容成大撓奢龍衆臣以爲輔翼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

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上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橫毒害蒸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卽授帝六甲六壬真信之符靈寶五符策使鬼神之書制妖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式

六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嶽河圖策精之訣九光玉節十絕靈幡命魔之劍霞冠火珮龍戟霓旂翠輦綠駟虬駮虎騎千花之蓋八鸞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玉鉞神仙之物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爲兵信五色之幡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驅魍魎雜妖以爲陣雨師風伯以爲衛應龍蓄水以攻於帝帝盡制之遂滅蚩尤于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塚分其四肢以葬之由是榆岡拒命又誅之於版泉之野北遂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



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萬
靈垂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黃
龍下迎帝乘龍昇天皆由玄女之所授符策圖局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五

棠六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一萱訂

傳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孀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
投憩咸若還家不異任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
經月亦無所厭麤衣糲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
少年住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



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九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萬
靈垂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黃
龍下迎帝乘龍昇天皆由玄女之所授符策圖局也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五

棠六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一萱訂

傳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孀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
投憩咸若還家不異任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
經月亦無所厭屨衣糲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
少年住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



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整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任見一小童子喚云徐道士前來道盛行進去車三三許止又見二童子年十二三許齊著黃衣絳裏頭上用髻容服端正世無比也車中人造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了喬經太山檢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響飄飄玄崗嶮嶽津驛有限日程三千侍對在近我心憂勞人皆乘酒三青此三子見送玄都因汝爲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道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去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遊極目而沒道盛還道旅訪之正是梁母度世日相見也

鮑姑

鮑姑者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鑿洞於幽元沉心冥肆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逮於靚故皆得道姑及小妹並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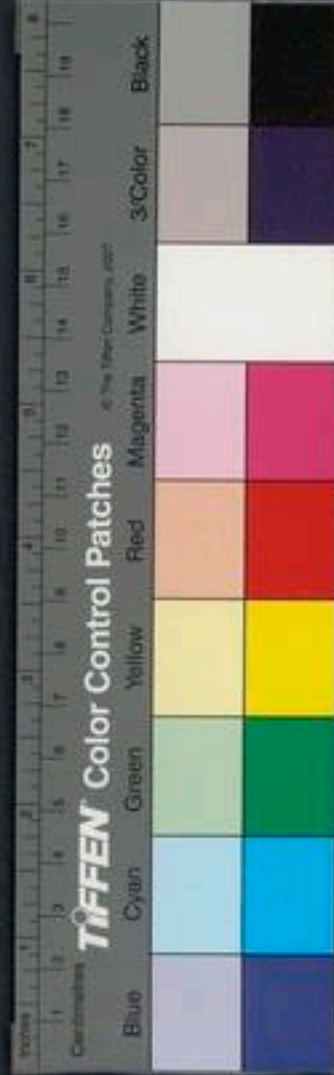
使鬼神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覲於將
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
出爲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爲
鍊丹砂求爲句漏縣令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
暴卒太玄時對賓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容色若
生人皆謂爲尸解靚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蘓
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塚左右
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其刀旬然有聲若雷震之
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靚與妹亦得
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次登仙

孫寒華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受玄白之要縮
容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晉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
父貞節丘園性多慈憫以陰德爲事奚子每與一志
務於救人大雪寒凍路積稻及穀於園庭恐禽鳥餓
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宮中也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功至於
蛸翹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

中

竇瓊英

竇瓊英者竇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時常以葬枯骨
為事以活死為心故祚及瓊英今行女仙在易遷宮

中

劉春龍

劉春龍郭叔香並不知何許人也以其先世有陰德
故皆得遇化練景入華陽易遷宮中劉春龍竇瓊英
韓太華李奚子並天姿麗儀冠駭眾才識偉鑠皆
得為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舉之不
限男女也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
濟窮困救王惠等族殊有陰德數十年熙得身詣朱
陵兒子得遊洞天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



後去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野山
澤以自足易遷天人者乃其品也

傅禮和

傅禮和者北地傅建之女也舉家奉佛禮和常日日
灑掃佛前每發願云獨慕仙道常服五星精身生光
華得道仙去善為空洞之歌歌則禽鳥翔舞而集飛
聚其前以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
修至要後師韓君授其峨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官
位為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統授之

張微子

張微子者漢昭帝大匠張慶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
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在太元司命華陽合真臺師
東華玉妃受服霧氣之道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金
石盈氣久服之能散形入空與雲霧合體微子修之
得其仙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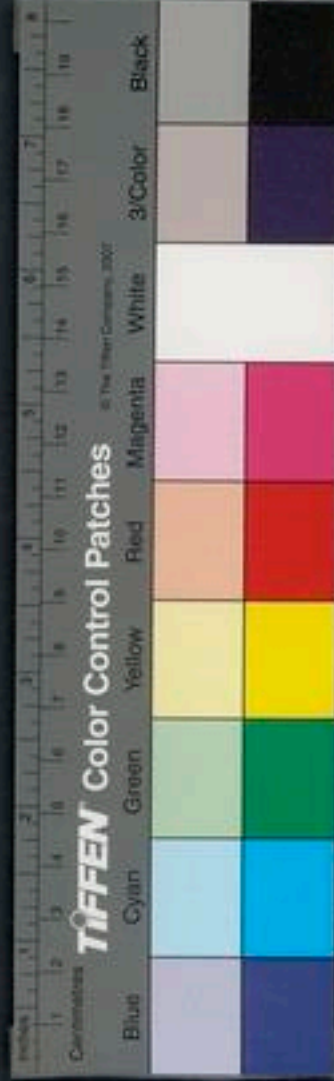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
急難上感皇人授其道要今爲朱陵嬪數遊三清司
命亦令聽政也

王法進

王法進者劍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
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於尊像見
必斂手致敬若有凜懼焉十餘歲有女官自劍州歷
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官以保護之與授
正一延生錄名曰去進而專勤香火護行齋戒亦茹
栢絕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歉斛對翔貴死者十
有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饑忽有二青童降於其庭
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
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卽隨青童騰身
凌虛徑達太帝之所命以王孟霞漿賜之飲訖帝謂
之曰人稟五行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爲人形復生
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
五穀百果以養於人而人不知天地養育之恩輕棄
五穀厭捨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



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因神明所
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嶽瀆日有奏言人厭賤米
麥不貴衣食之本我已勅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
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
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
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
起因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耳汝當爲無上侍
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於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
實愛禾穀暨百穀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
其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
厭棄衣食之養儉已之身皆能行此明戒天恩愛之
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
也卽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靈寶清齋告謝天地法
一卷什之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幽山高靜之處
置齋悔謝一年之內春秋兩爲春則祈於年豐秋則
謝於道力如此則宿罪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置豐
衍也龍虎之年復當召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
箇月也所受之書卽今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



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率相類但人間行之
立成微効苟或几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汚者營奉之
人少有不公心者卽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霆吼雷
毀其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
士狂暴之夫罔不戰慄兢戒肅恭肇恐知奉其法焉
或螟蝗旱潦害稼傷農之處衆誠有率勉於修奉之
處炷香告玄旦夕響應必臻其祐與不虔不信之徒
立可較其徵驗矣巴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
益一揆矣法進以天寶十一年壬辰歲書鶴迎之而
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言矣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軍逸少之
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爲浙東從事而婚焉旣
而抱疾沉痾歷年未愈良弼赴闕竟不果行而加綿
篤時吳筠天師遊四明天台蘭亭禹穴駐策山陰王
氏之族謁而求救爲禁水吞符信宿卽愈王氏感道
力救護乃詣天師受錄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靜室志
希晨飛因絕粒嚙氣神和體輕時有竒香異雲臨映



居第髮髻真降密接靈仙而人不知也忽謂其女曰
吾昔之所疾將僅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
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過往懺之未盡吾平生以
俗態之疾頗懷妬妬今猶心閉藏黑未通於道當須
陰景鍊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後方得蟬蛻耳吾死勿
用棺器可作栢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入檢校也是
夕而卒家人所殯如其言凡事儉約置其園林間偃
然如寐亦無變改二十午有盜發殯窺其形於地隆
冬之日帳側忽聞雷聲一聲舉家驚異馳行看之及
其具尸則身輕如空焚肌膚爪髮無不具備右脇上
有折痕長尺餘卽再收瘞爲南嶽夫人嘗言得道者
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蛇蟬
亦形尚騰舉肉質登天皆爲天仙不居山嶽矣良弼
亦執弟子之禮躬侍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
迹矣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
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爲花姑蹠履徐行奔馬不及不



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卽有神靈衛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如神明矣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修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都西山謁道士胡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卽爲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之左右壇跡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錐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門池於壇南訪而獲之磚砌尚在景雲中睿宗皇帝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任持泪明皇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地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烏羣飛墜帶直下壇上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盼蠻靈通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跡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

之左右壇跡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

油甕錐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門

池於壇南訪而獲之磚砌尚在景雲中睿宗皇帝使

道士葉善信將繡像幡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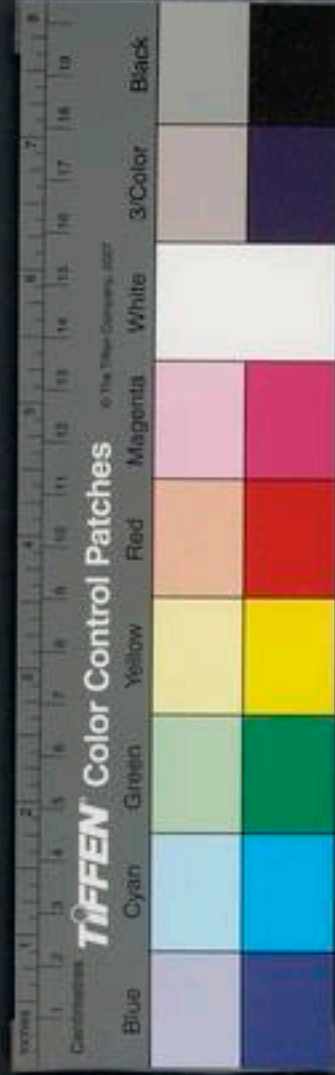
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任持泪明皇醮祭祈禱不絕每

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潔不爾有

地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烏羣飛墜帶直下壇上

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盼蠻靈通

密有所告曰井山古跡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



姑只得嘉兆躬申葺理行宿洞口聞聲磬之音雖荒
梗多時若有人接導宿宿林莽怡然甚安達明入山
果遇壇殿餘址遂立屋宇間步虛仙梵之響環壇數
里有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
投花姑姑爲拔之其後每齋前則銜蓮藕以獻姑開
元九年辛酉歲姑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
不可久至吾身化之後勿釘吾棺只以絳紗覆棺
上面已明口無疾而終肌膚香潔形氣溫暖異香滿
公庭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覆之而已
心聞雷震擊紗上有孔大如雞子棺中唯有被覆木
簡屋上穿處可通人座中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
者二焉每至忌辰卽風雲鬱勃直入室內明皇聞而
駭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
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齋龍壁來醮忽有
白鹿自壇東出至姑塚間而滅卽花姑葬空棺木簡
之處又有五色仙蛾集於壇上刺史張景佚以爲聖
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己丑以魏夫人上昇之
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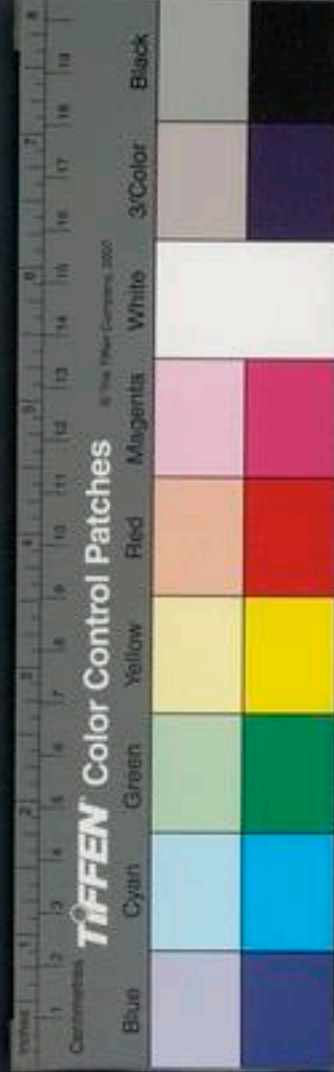


國公顏真卿爲撫州刺史舊跡荒毀闕人住持召仙
臺觀道士譚仙巖道士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觀又
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顏公述仙壇
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跡焉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
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矣善禁呪之術獨遊
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賞無不
遍多宿巖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爲豪僧

其微詞巧言姑輒罵之羣僧激怒欲以刃制之詞色
愈敦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
狼豈懼汝鼠輩乎卽解衣而臥遽撤其燭僧輩喜以
爲得志也明日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
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乃如故來往江
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矣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
之處畏而敬之若神明矣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
咸通初謂贍縣曰鶴觀道士賈雲陶曰我先君仕歷
周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



及亦延年長生耳以此詳之卽實之才之女也

緜仙姑

緜仙姑者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嶽之下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耳他日又言西王母王緜乃姑之聖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

長道但時未至耳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豫說其姓字及其日一一皆驗又曰河南緜氏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客無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十餘僧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日右方可丈餘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羣僧持火杖刀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僧不見旣出門卽推壞仙壇轟然有聲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僧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



分散九僧爲虎噬殺一僧推壇之時不同其惡免爲
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姑亦無恙歲餘青鳥語姑
遷居仙所因徙居湖南烏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
語相國文昭鄭公畋自承旨學士左遷梧州牧師事
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
吾將卜隱九疑矣一日遂去

廣陵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
有力耳聰目明頭髮鬢黑晉元南渡之後耆舊傳
見之百餘年顏狀不改每持一罍茲往市鬻之市人
爭買日日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
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
賣茗器自罍中飛去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六

榮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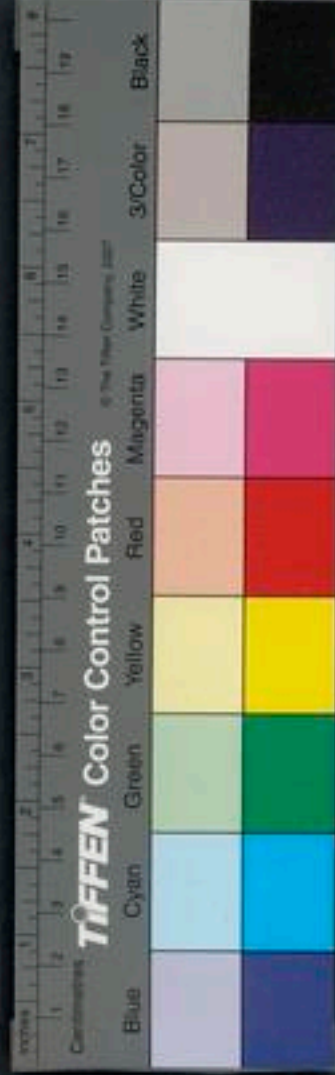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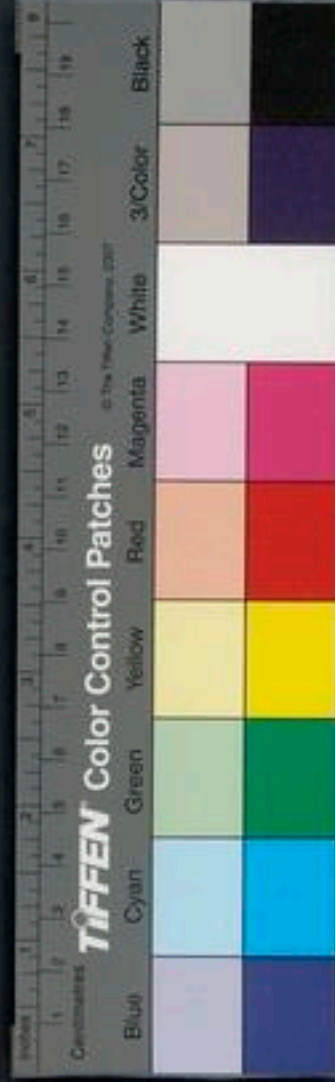
傳

南溟夫人

南溟夫人者居南海之中不知品秩之等降蓋神仙
得道者也有元徹柳實二人同志訪道於衡山結廬
棲遁歲餘相與適南至廣州合浦縣登舟將越海而
濟南抵交趾維舟岸側適村人享神簫鼓喧奏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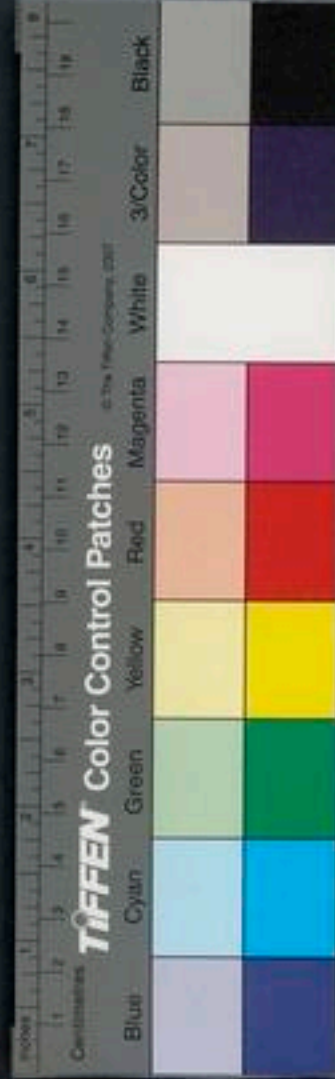


水工至于僕使皆往觀焉唯二子在舟中俄爾颶風
斷纜漂舟入海莫知所之幾覆沒者二三矣忽泊一
孤島風浪亦定二子登岸極目于島上見白玉天尊
踞坐然在石室之內前有金爐香燼而竟無人二子
屬覽悵望見一巨獸出于波中若有所察良久而沒
俄爾紫雲湧於海面瀾漫三四里中有大蓮花高百
餘尺葉葉旋舒內有帳幄綺繡錯雜虹橋闊數十尺
直抵島上有侍女捧香於天尊像前炷香未已二子
哀叩之以求救拔願示歸路侍女訝曰何遽至此邪
以事白之侍女曰少頃南溟夫人與玉虛尊師約予
可求而請之也侍女未去有一道士乘彩雲白鹿而
至二子哀泣以告之道士曰可隨此女謁南溟夫人
也二子受教隨侍女登橋至帳前再拜稽首以漂汎
之由述其姓字夫人命坐尊師亦至環坐奏樂頃之
進饌尊師曰二客求人間饌以享之饌畢尊師以丹
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受訖尊師告去謂二子曰有
道氣無憂歸路也合有靈藥相贈子分未合當自有
師吾不當爲子之師也他日相見矣二子拜辭尊師



乘鹿而去頃有武夫長十餘丈金甲執劍進曰奉使
天吳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
卽命侍女示二子歸路曰從百花橋去贈以玉壺曰
前程有事可叩此壺也遂辭夫人登橋而去橋長且
廣欄干上皆異花二子花間窺見千虬萬龍互相繚
結而爲橋矣見向之巨獸已身首異處浮于波間二
子問所送使者斬獸之由荅曰爲不知二客故也使
者謂二客曰我不當爲使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也
衣帶間解合子琥珀與之中有物隱隱然若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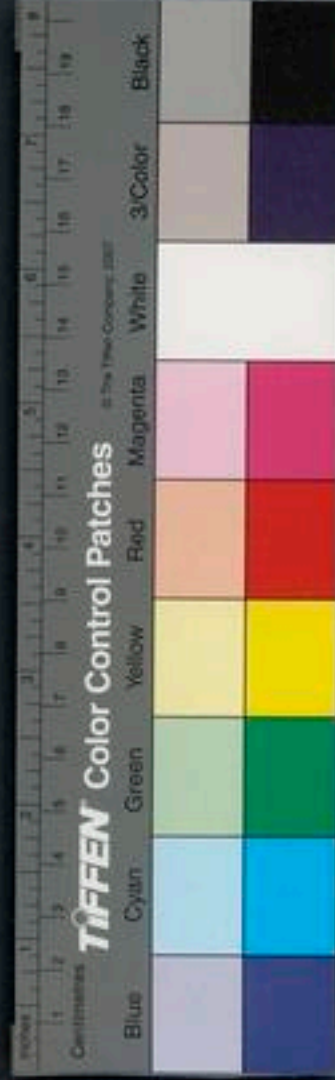
謂二子曰我董水仙也頃與番禺少年情好之至乃
一子三歲合棄之夫人令與南嶽郎君爲子矣中間
迴鴈峯使者有事于水府吾寄與子所弄玉環與之
而爲使者隱却頗以爲悵望二客持此合子於迴雁
峯廟中投之若得玉環爲送嶽廟吾子亦當有答慎
勿開啓二子受而懷之又問玉虛尊師云子自有師
誰也曰南嶽太極先生耳自當遇之須臾橋盡與使
者相別已達合浦之岸問其時代已十二年矣於是
將還衡山中途餒甚試叩玉壺則珍珠至二子一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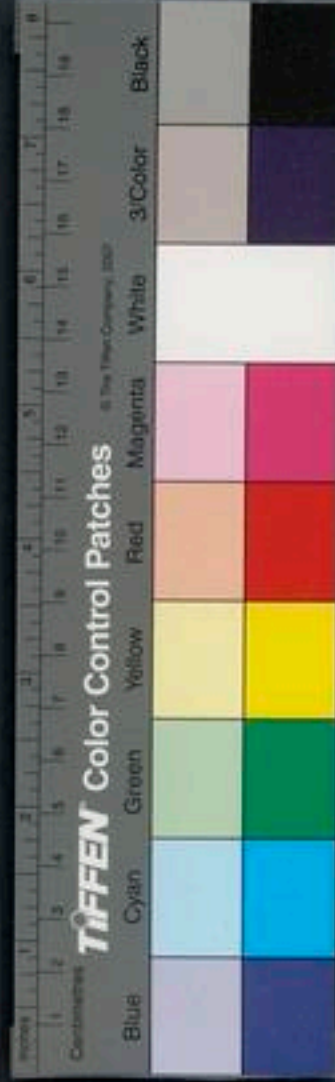
不復飢渴及還妻已謝世家人曰郎君溺海十餘年矣自此二子益有厭俗之志無復名宦之心乃登衡嶽投合子於迴鴈峯廟瞬息之間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木撥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戰慄之際空中有人以玉環授之二子得環送於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以酬二子曰南嶽郎君持此還魂膏以報君也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既受之而失其使二子遂以膏塗活其妻後因大雪見一樵叟負重凌寒二子哀其老以酒飲之忽見其樵上有太極字遂禮而爲師曰吾得神仙之道列名太極矣太上勅我來度子耳因見玉壺曰此吾貯玉液之壺亾來數十甲子甚喜再見遂以玉壺獻之二子隨太極先生入朱陵宮祝融峯歷遊諸仙府與妻俱得昇天之道

邊洞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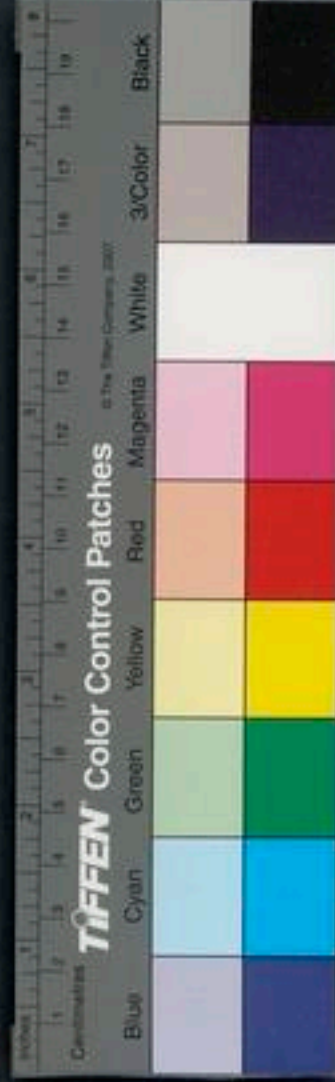
邊洞玄者范陽人女也幼而高潔敏慧仁慈好善見微物之命有危急者必俯而救之救未獲之間忘其飢渴每霜雪凝瓦鳥雀飢棲必求米穀粒食以散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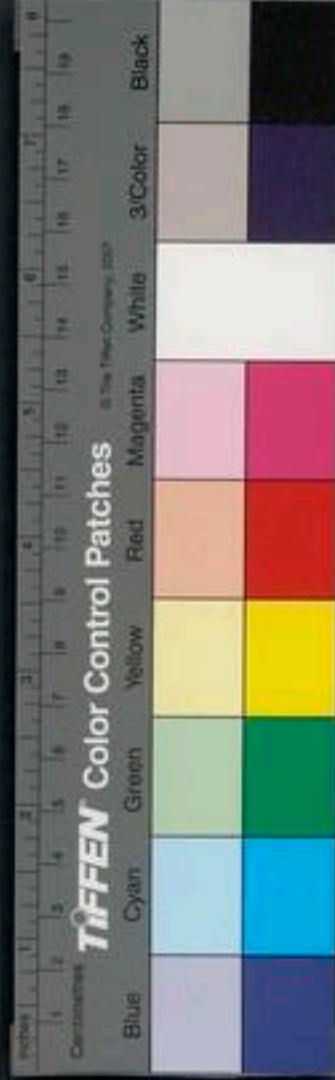
之歲月既深鳥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
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修身絕粒養氣父母
憐其仁慈且孝未許之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甘旨
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
官請爲道士終鮮兄弟子無近親性巧慧能機杼衆
女官憐而敬之紡織勤勤晝夜不懈每有所得而胡
麻茯苓人參香火之外多貯五穀之類人或問之既
不食累年而貯米麥何也豈非永夜凌晨有飢渴之
念耶笑而不答然每朝於後庭散米穀以餉禽鳥於
宇內以餉鼠積歲如之曾無怠色一觀之內女官之
家機織爲務自洞玄居後未嘗有鼠害於物人皆憚
之以爲陰德及物之應也性亦好服餌或有投以丹
藥授以丸散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訖而後服之
徃徃爲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嘆或
纔已則吞服如常其同道惜之委曲指喻丁寧揮解
而至信之心確不移也苟遇歲饑分所貯米麥以濟
於人者亦多矣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因
問之所賣者何藥也叟曰大還丹餌服之者長生神



仙白日昇天聞之皆以爲笑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
行步僂偻聲纔出口衆笑謂之曰旣還丹可致不死
長生昇天何憔悴若此而不自恤邪叟曰吾此丹初
然合度人立功度人未滿求仙者難得吾不能自服
便飛昇冲天耳衆問曰舉世之人皆願長生不死延
年益壽人盡有心何言求仙者難得也叟曰人皆有
心好道而不能修行能好道復能修行精神不退勤
久其事不被聲色所誘名利所惑奢華所亂是非所
牽初心不變如金如石者難也百千萬人無一人矣
何謂好道也問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有金丹之藥
何不獻之令得長生永壽也叟曰天上大聖真人高
真上仙與北斗七元君輪降人間以爲天子期滿之
日歸昇上天何假服丹而得道也又問曰旣盡知之
今天子是何仙也曰朱陽太一南宮真人耳問答之
敏事異於人發言如流人不可測遂巡暴風雷雨遮
相顧驚悸異常衆人稍稍散去叟問衆曰此有女
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因指其院以示之
叟入院不扣問徑至洞玄之前曰此有還丹大藥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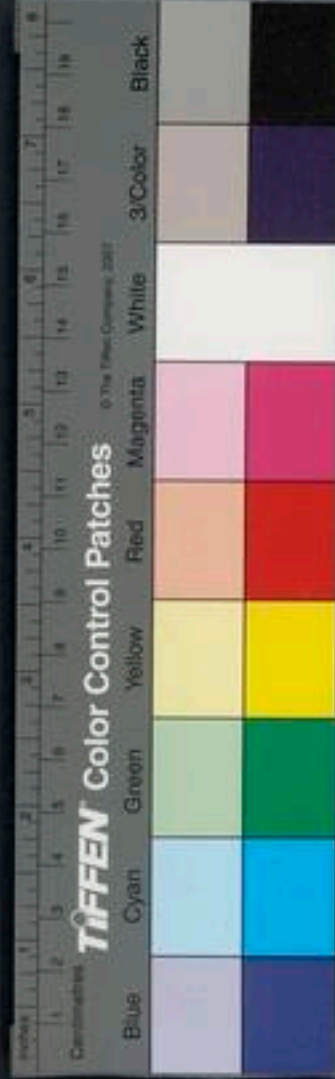
來相救能服之邪洞玄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
所直不多五十萬金耳洞玄曰此窮窘多年殊無此
錢何以致藥耶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
十年積聚五穀餉飼禽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即
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令於
藥囊中自探之洞玄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叟曰
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昇天此乃中品
之藥也又於衣裾內解一合于大如錢出少許藥如
桃膠狀亦似桃香叟自於井中汲水調此桃膠令吞
丸藥叟喜曰汝之至誠感激太上有命使我召汝既
服二藥無復易腸換血之事卽宜處臺閣之上接真
會仙勿復居臭濁之室七日卽可以昇天當有天衣
天樂自來迎矣須臾雨霽叟不知所之衆女官奔詣
洞玄之房間其得藥否具以告之或嗤其怪誕或歎
其遭遇相顧驚駭由是郡衆之人有知者亦先馳往
觀之於是洞玄告人曰我不欲居此願登於門樓之
上顧眄之際樓猶扃鎖洞玄告人曰我不於此語猶
未終已騰身在樓上矣異香流溢奇雲散漫一郡之



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玄告衆曰中元日早必昇天可來相別也衆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翳鬱縈繞觀樓衆人見洞玄昇天音樂導從幡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矣太守衆官具以奏聞是日辰巳間大唐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紫炁充庭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是幽州女道士邊洞玄也今日得道昇天來以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奏函亦駟騎馳至與此符合勅其觀爲登仙觀樓曰紫雲樓以旌其事是歲皇妹玉真公主感請入道進其封邑及實封由是上好神仙之事彌更勤焉焉仍勅校書郎王端敬之爲碑以紀其神仙之盛事者也

黃觀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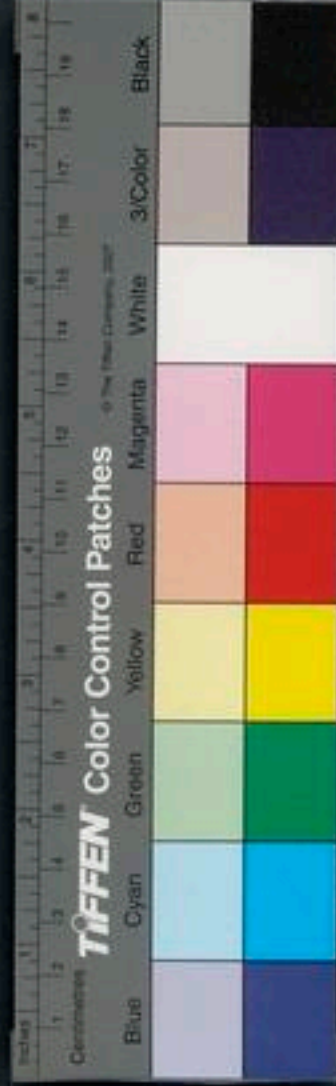
黃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自幼不食葷血好清淨家貧無香取栢葉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爲經日不以爲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聽其率性任意旣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曰



門首水中極有異物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固以爲然隨往看水果洶湧不息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父母撈摠得一木像天尊古昔所製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卽澄清如舊無復他物便以木像置於路側號泣驚異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彩雲仙樂導衛甚多與女伴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上天無至憂念也同來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大帝侍晨女一是上清侍女姓黃名觀福此去不復來矣今年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卽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民雅地尤甚十喪三四卽麟德年也今俗呼爲黃冠佛蓋以不識天尊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黃觀福爲黃冠佛也

陽平治

陽平治謫仙妻不知其名九隴居人張守珪家甚富有茶園在陽平化仙居山內每歲召採茶人力百餘輩男女傭工者雜之園中有一少年質爲摘茶自言



無親族性甚了慧勤願守珪憐之以爲義兒又一女
年二十餘亦無親族願爲義兒之婦孝義端恪守珪
甚善之一旦山水汎溢市井路絕鹽酪旣闕守珪甚
憂新婦曰此可買耳取錢出門十數步置錢樹下以
杖扣樹得鹽酪而歸後或有所要但令扣樹取之無
不得者其夫術亦如此因與隣婦十數人於瑚口市
相遇爲買酒一盃與衆婦飲之皆醉而盃中酒不減
遠近傳說人皆異之守珪請問其術受於何人少年
曰我陽平洞中仙人耳因有小過謫於人間不久當

去守珪曰洞府大小與人間城闕相類否荅曰二十
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方千里五百三百里其中皆有
日月飛精謂之伏神之根下照洞中與世間無異其
中皆有仙王仙卿仙官輔相佐之如世之職司有得
道之人及積功遷神友生之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
每年三元大節諸天各有上真下遊洞天以觀其所
理善惡人世死生興廢水旱風雨預關於洞中焉其
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爲洞府所統也二十四化之
外其青城峨嵋益登慈母繁陽蟠冢皆亦有洞不在



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之數洞之仙曹如人間郡縣聚落耳不可一一詳記之也旬日之間忽夫婦俱去。

神姑

神姑者盧眉娘是也後魏北祖帝師盧景祚之後生而眉長且綠因以爲名永貞元年南海太守以其奇巧而神異貢於京師眉娘幼而慧晤能以一絲析爲三縷彩於掌中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像而外列執幢捧節仙童不啻千數其潤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傳之則虬硬不斷順宗皇帝歎其巧妙二宮內謂之神姑入內時方年十四每日但食胡麻飯三二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因賜金鳳環以束其腕久之不願在宮掖乃度爲女道士放歸南海賜號曰逍遙數年不食常有神人降會一旦羽化香氣滿室將葬舉棺覺輕撤其蓋唯舊復而已徃徃人見乘紫雲於海上羅浮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蕪鶉載其事於杜陽編中焉

王奉仙

王奉仙者宣州當塗縣民家之女也家貧父母以紡績自給而奉仙年十三四因田中餉飯忽見少年女十餘人與之嬉戲久之散去他日復見如初自是每到田中餉飯卽聚戲爲常矣月餘諸女夜會其家竟夕言笑達曉方散或攜奇果或設珍饌非世所有其房宇湫陋來衆雖多不以爲窄父母聞其言笑疑焉回而察之復無所見又疑妖魅所惑詰之甚切必託他詞以對自是諸女不復夜降常晝日徃來或引其

遊凌空泛迴無所不到至暮乃返仍不飲不食日

加殊異一日將夕母氏見其自庭際竹杪墜身於地

母益爲憂懇問其故遂以所遇之事言之父母竟未

諭其本末諸女剪奉仙之髮前露眉後垂至肩自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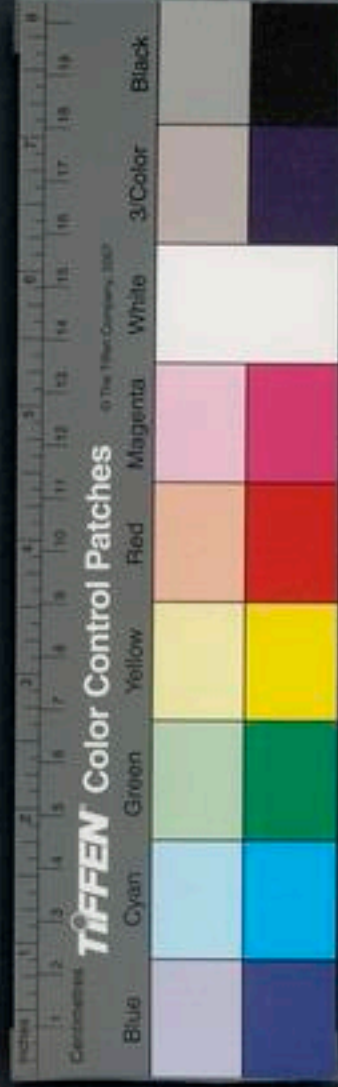
數年髮竟不長不食歲餘肌膚豐瑩潔若冰雪螭首

螭頰皓質明眸貌若天人智辯明晤江左之人謂之

觀音焉咸通末相國杜公審權鎮金陵令狐公綯鎮

維揚延請供養聲溢江表其後秦彥請留於江都展

師敬之禮高士王父懷杲正直倜儻疑以爲邪詣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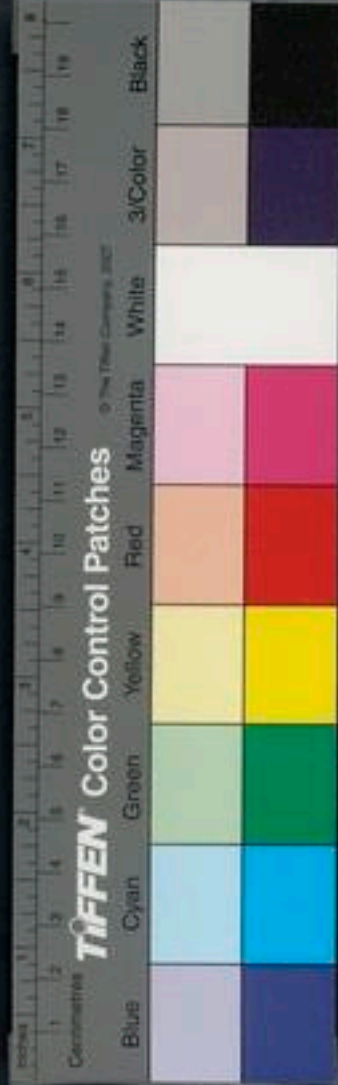
問之奉仙欣然加敬話道累日王父問所論之理
合玄要何復有觀音之目耶奉仙曰某所遇者道也
所得者仙也嗤俗之徒加我以觀音之號耳然頃歲
任公搜於蓬茅之下欲貢於宮掖之內適以斷髮免
未容歸侍膝下遂留寺中間巷不知騰口虛譽至
有擎香捧燭施寶投金聳然經年莫知竄免而今日
遂其修養不拘閉於後庭者亦是真仙冥祐斷髮齊
領之月効也得不自以為慰喜耳且名之與道兩者
無滯莊生云人以我為牛而我為牛人以我為馬而
我為馬忘形體實者不以名為累也故亦不鄙人爾
且其所見之女年可十八九容貌異常著雲霞錦繡
大袖之衣執持者仙花靈草吟詠者仙經洞章所話
乃神仙長生度世之事隨其所行道遙信速不知其
倦所到天宫仙闕金樓玉堂脩廊廣庭芝田雲圃神
禽天獸珍木靈芳非世間所覩過星漢之上不知幾
千萬里朝謁天尊天尊處廣殿之中羽衛森列告奉
仙曰汝寄生人世五十年後當還此勅左右以玉漿
一盃見賜飲畢戒曰百穀之實草木之果食之殺人



天汝年壽特宜絕之是以不食二十年矣天天尊行
化天上教人以道延人以生主宰萬物覆育周徧如
世人之父也釋迦行化世上勸人止惡誘人求福如
世人之母也仲尼儒典行於人間示以五常訓以百
行如世人之兄也世之嬰兒但識其母不知有兄父
之尊故常常之徒知道者稀尊儒者寡不足怪也且
所見天上之人男子則雲冠羽服或赤髮青襟女子
則金翹翠寶或三鬟雙角手執玉笏項負圓光飛行
太空變化莫測亦有龍麟鸞鶴之騎羽幢虹節之仗

如人間帝王耳了不見有菩薩佛僧之像也因

所供養圖繪甚多率是天人帝王道君飛仙之狀亦
無僧佛之容焉自咸通迄光啟四十年間遊淮浙之
宛陵所至之處觀者雲集其警俗也常以忠孝貞正
之道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故遠近瞻敬凡
金寶貨委之於前所施億萬皆棄之去而未嘗顧也
雖三淮沸浪四野騰烟棲止自若曾不爲患其有擁
衆威悍如孫儒趙宏畢師鐸欲以不正逼之白刃
之及觀其神貌不覺折腰屈膝伸弟子之禮後與一



女弟俱入道居洞庭山光啟初遷餘杭界千頃山心
下之人爲棣華宇以居之歲餘無疾而化年四十八
有雲鶴異香之瑞果符五十年之言矣況其不食三
十年童顏雪肌常若處子非金丹玉液之効豈能與
於此哉又徃徃神遊天界端坐逾月或下察地府冥
關之事坐見八極多與有道者言之世人不知以爲
坐忘耳乃南極元君及東陵聖母之儔侶者乎

薛玄同

薛氏者河中少尹馬徽之妻也道號玄同適馮徽二

十年乃言素志託疾獨處誓焚香念道持黃庭經

三兩遍又十二年夜有青衣玉女二人降其室內將

至有光如月照其庭靡香風颯然時當初秋感暑方

甚而清涼虛爽颯若洞中二女告曰紫虛元君王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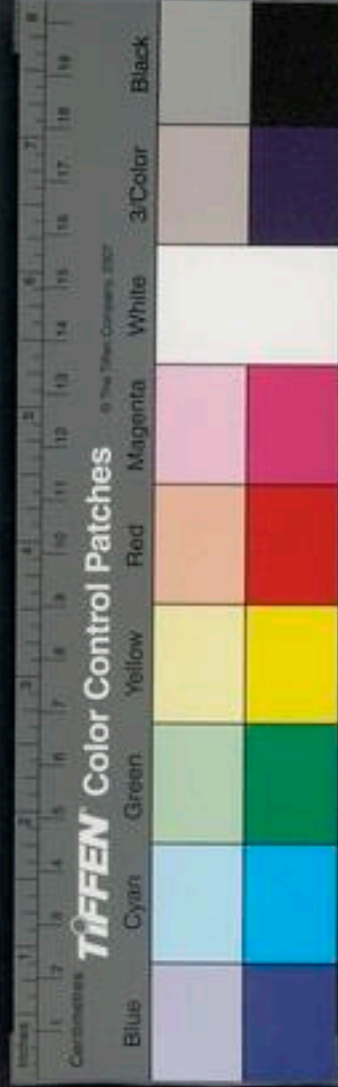
南方下教之籍命諸真大仙於四海之外六合之內

名山大川有志慕長生心冥真道者必降而教之玄

同善功爲地司累奏簡在紫虛之府況聞女子立志

元君尤嘉其用心即日將親降於此如是凡五夕焚

香嚴盛以候元君咸通十五年甲午七月十四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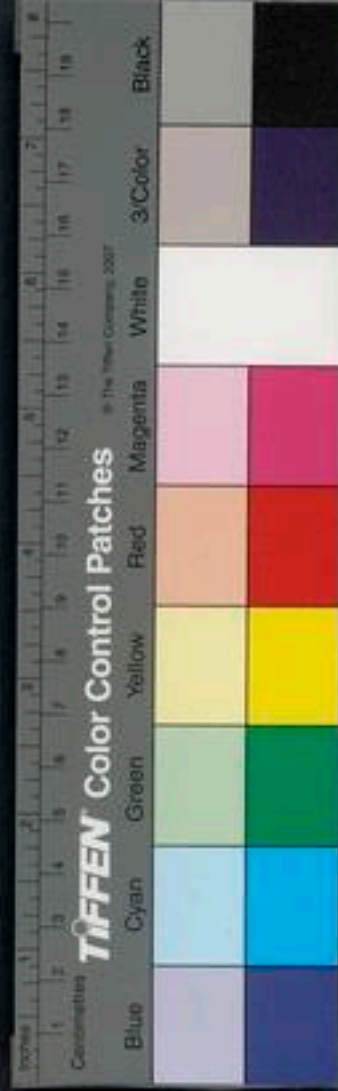
君與侍女羣真二十七人降於其室玄同拜迎
元君憇坐良久示以黃庭填神存神之旨賜九華之
丹一粒使八年後吞之當遣玉女飄車迎汝於嵩嶽
矣言訖散去玄同自是冥心靜神徃徃不食雖真仙
降賜光景燭空靈風異香雲璈鈞樂奏於其室馮微
亦不知也微以玄同別室修道遠不可親愚媚之懷
常加毀笑每獲東陵之疑矣洎廣明庚子之歲大寇
犯闕衣纓奔竄所注偷安馮與玄同寓跡於常州晉
度存注不輟益用中景中和元年十月舟行至直濱

口欲抵別墅親隣女伴數人乘流之際忽見河濱有
朱紫官吏及戈用武士立而序列若候玄同舟楫之
至也四境多虞所在寇盜舟人見之驚駭不進玄同
曰無懼也即移舟及之官吏皆拜玄同指揮曰未也
猶在春中私第去無速也其官吏遂各散去而同舟
者雖見莫究其由明年壬寅二月玄同沐浴餌紫虛
所賜之丹二仙女密降其室促嵩高之行是月十四
日示以有疾一夕終于私第有仙鶴三十六隻翔集
室宇之上玄同形質柔煖狀若生人額中異然白



一點良久化爲紫氣沐浴之際玄髮重生立長數八
十五日夜雲彩滿室忽聞雷電震霹之聲棺蓋飛起
在庭中失尸所在空衾衾而已異香雲鶴淡旬不去
西節度使相國周寶奏曰伏聞趙夫人登遐之日
貌如生陶先生馱世之時異香不絕同其羽化錄
在仙經豈謂明時復覩斯事伏以馮徽妻薛氏早拋
塵俗久息玄門神仙祕密之書能採奧旨女子鉛華
之事不撓沖襟非絕粒茹芝守真見素履聖世無爲
之化窮玄元守一之規不然者安得方念鼓盆靈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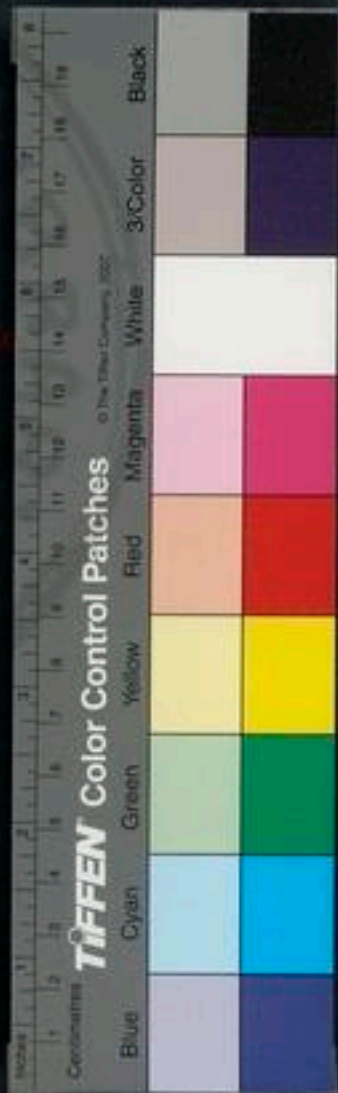
覺降正悲鸞鏡玄髮重生雷電顯祥雲霞表異天迴
而但聞絲竹棺空而唯有衾衾滴來暫住人間仙去
却歸天上事傳千古美稱一峙雖屬郡之休禎乃國
朝之盛事臣忝分優寄輒具奏聞干冒天廷無任戰
起喜賀之至是歲二月十五日奏於成都行在勅曰
惟天法道著在仙經上德勤修玄功是致覽茲申奏
頗叶殊祥同魏氏之登仙比花姑之降世光乎郡縣
煥我國朝宜付史官編於簡冊仍委本道以上供錢
於其住處修金錄道場以答上玄用使虔感芳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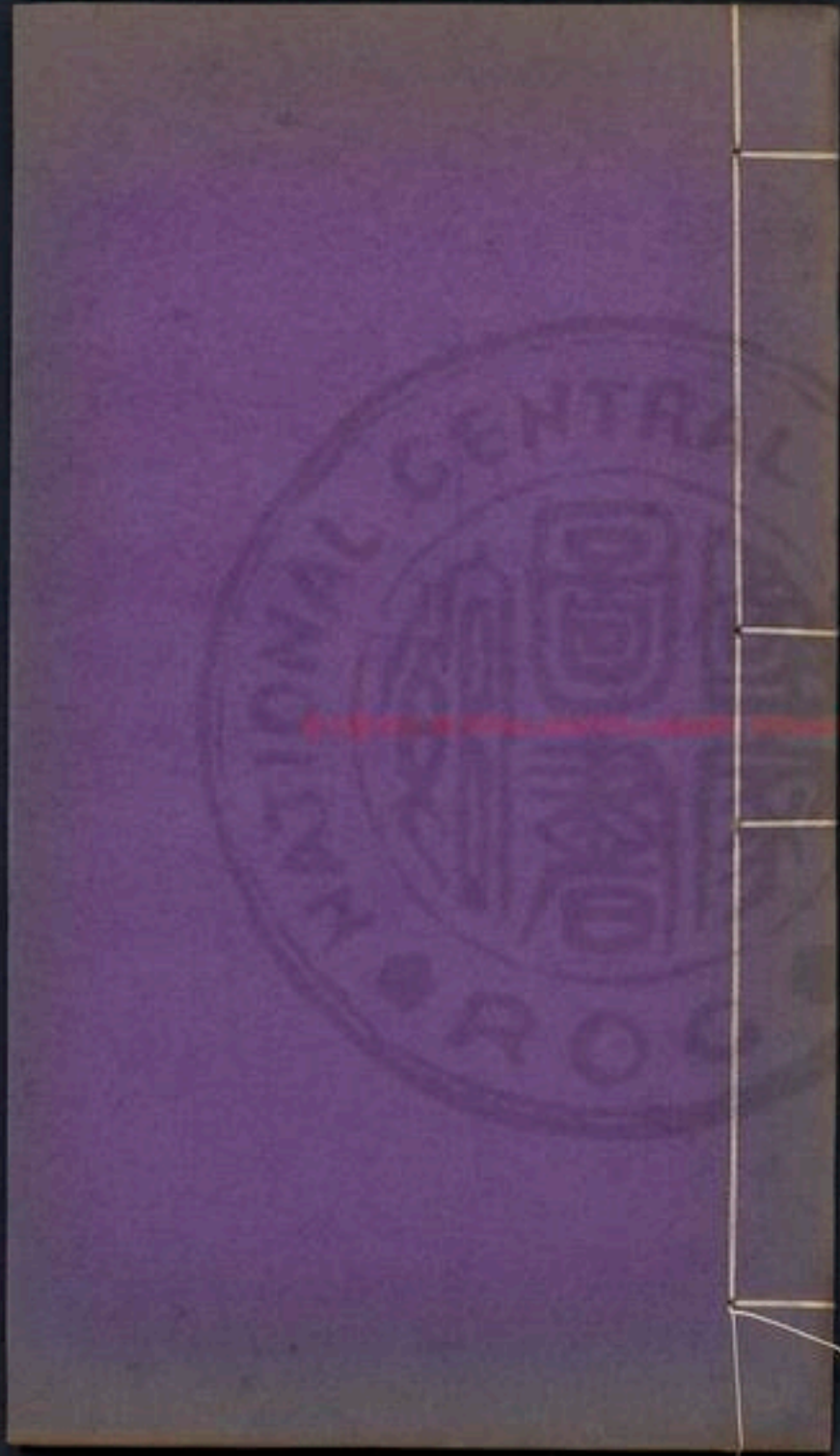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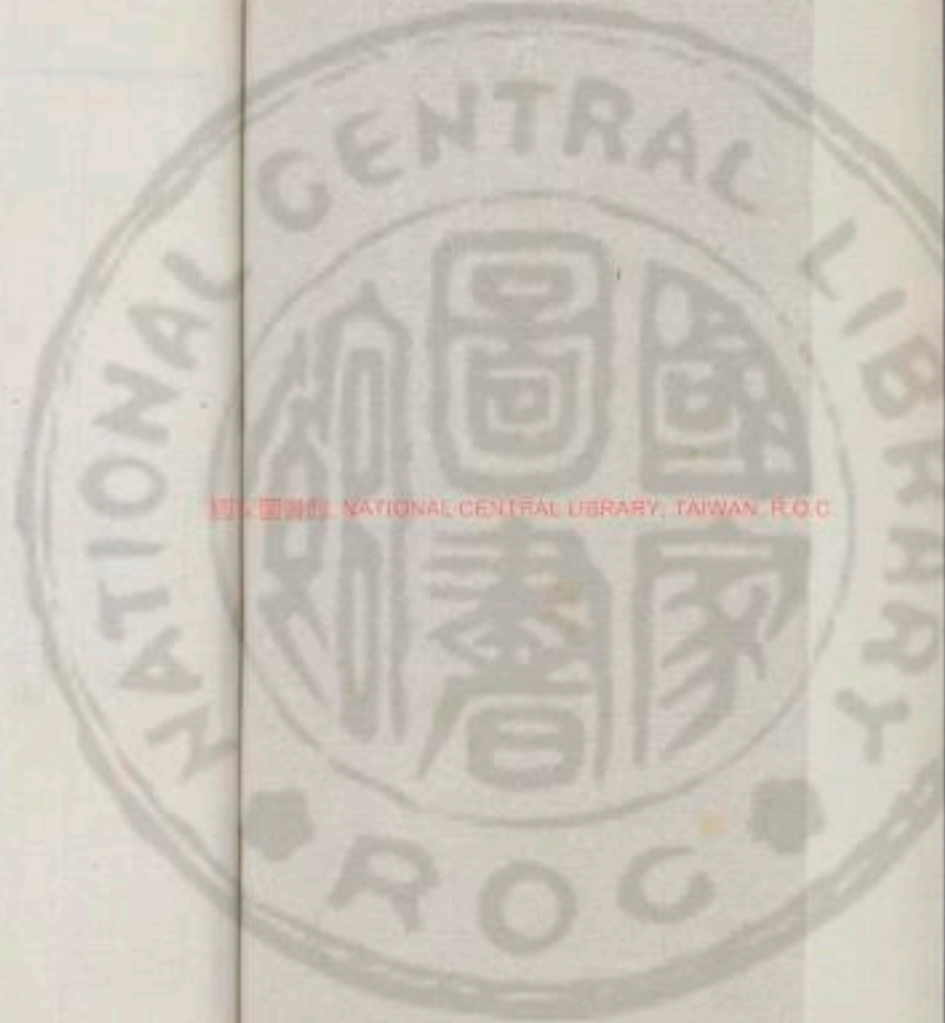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9 x 890472E x 61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七

宋 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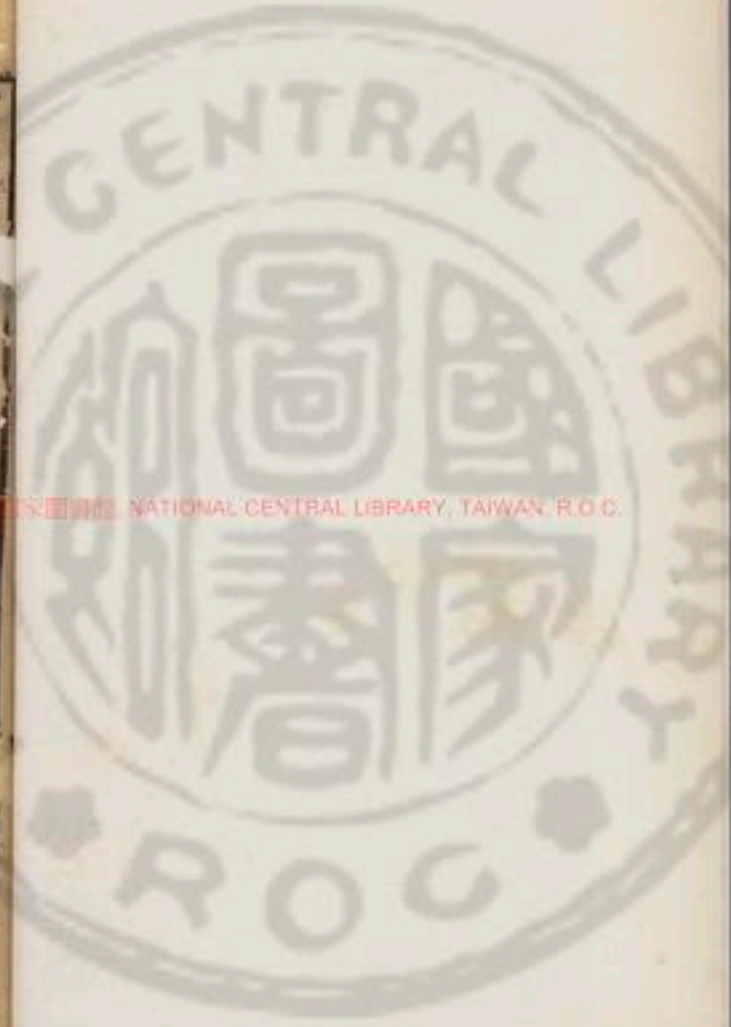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宮觀

真宗皇帝御製序

夫妙道本於混成至神彰於不測經誥所以宣契象
宮觀所以宅威靈符籙所以備真科齋詞所以達精
懇驗徵應之非一明盼蠶之無差誠或覺悟於不驗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彰賣於善惡也朕顧惟寡昧獲纂隆平何祉禔之咸
臻務齋盟而匪懈思揚妙理普示羣生因覽杜光庭
所集道教靈驗記二十卷其事顯而要其指實而詳
今昔所聞盈編而有次殊尤之迹開卷以斯存異永
流傳俾列方版庶資訓範克暢淳風直叙厥由題於
篇首云爾

廣成先生叙

道之爲用也無言無爲爲道之爲體也有情有信無爲
則任物自化有信則應用隨機自化則冥乎至直隨
機則彰乎立教經曰善者五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此明太上渾其心而等觀赤子也書曰不獨親其親
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天下皆子此明聖人體其道
而慈育蒼生也惡不可肆善不可沮當賞罰以評之
經曰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此聖人
教民捨惡從善也又曰爲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
爲惡於幽闇者鬼得而誅之又曰爲善者善氣至爲
惡者惡氣至此太上垂懲勸之旨也書曰惟上帝不
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聖人法天道



禍淫福善之戒也由是論之罪福報應如響答影隨
不差毫末豈獨李釋言其事哉抑儒術書之固亦久
矣宣王之夢杜伯晉侯之夢大厲恭世子之非罪渾
良夫之無辜化豕之報齊侯結草之酬魏氏良宵之
壯泗帶鄭玄之梓劉蘭之筆不遺良史攸載足可以
爲罪福之鑒戒善惡之準繩者也況積善有餘福積
惡有餘殃幽則有鬼神明則有形憲斯亦勸善懲惡
至矣太道不宰大上好生固無責於芻狗而示其報
應直以法字像設有所王張真文靈科有所拱衛苟

或侵侮必陷罪尤故歷代已來彰驗多矣成紀六
之道門集驗記十卷始平蘊懷楚玄門靈驗記十卷
俱行於世今訪諸耆舊採之見聞作道教靈驗記凡
二十卷庶廣慎微之旨以匡崇善之階直而不文聊
記其事

饒州開元觀神運殿閣過湖驗

饒州開元觀舊在湖水之北去郭二里巨殿層樓迴
軒廣廈枕湖有水閣松徑有虛亭松竹森踈花木秀
茂郡人避暑尋春爲一州勝賞之所其後道流既少



廊廡摧損唯上清閣大殿齋堂三門皆在里中民庶多葬於觀地中壇殿之外盡爲墟墓矣大中二年郡中夜聞千萬人聲如風雷之響及明見開元殿閣門堂四十餘間移在湖水之南平地之內其所布列形勢遠近殿閣相去與舊不殊太守上聞請易其名額以旌神異詔旨依舊爲開元觀只改上清閣爲神運閣別命崇修遠近歸心爭捨羨利遂加繕葺觀殿鼎新記云所移之地途超二里水越一湖出自神力事資聖感是也

洋州馮行襲毀素靈宮驗

洋州素靈宮云漢武帝爲素靈夫人降真內殿於太白之前爲築宮宇卽其地也年代寢遠遺址僅存我唐高祖旣至長安受隋恭帝禪是歲夢素衣神人云我太白之主也居素靈臺以荒毀爲告詔訪其地特創臺殿命爲素靈宮開元中傅天師曾奉詔齋醮於其上德宗幸梁洋欲駕幸其地又加營飾由是材石之功最爲宏壯馮行襲自金州遙統洋州武定軍命其子守之欲毀素靈屋宇以修公署工人揭瓦皆有



毒地居於雷中莫知其數竟無所措手以事白鳥為
子怒使吏焚之曳薪炆火而雷電大震風雨總至羣
史奔駭數輩死之靈跡歸然無敢犯者

文鉢臺二僧擊救苦天尊像驗

文鉢者長安人也父母令於別業讀書為莊前堆阜
之上置書堂焉而性本踈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
年彈射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筌筍之具罽
羅之屬弋網罾弓矢槌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獲
獲不可勝記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

餘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自見其人
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視井中頃刻之
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鉢見
之異常憂懼道士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
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每變一頭
則受一生終爾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
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異類之中報所殺
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鉢號泣求救願
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見



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勅歷救衆生之苦名
曰救苦真人爾有昔緣早合遇道此若不救淪陷無
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
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卽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
蓮花上左執瓊椀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
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耀一川逡巡乃隱文銖
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
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
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俗所居

處相傳號曰文銖臺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忽有僧
數人遊行見之曰既是文銖聖跡何得有道士功德
固知道士無良侵我古跡已多年矣因拔得大木唯
二僧共擊天尊像手折耳傷口鼻亦壞力擊其項未
能致損用力甚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並已
如舊唯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
矣匍匐號叫告於衆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歎

亳州太清宫老君挫賊驗

亳州真源縣太清宫聖祖老君降生之宅也歷殷周



至唐而九井三檜宛然常在武德中枯檜再生天寶
年再置宮宇其古跡自漢宣漢桓增修營葺魏太武
隋文帝別授規模邊韶薛道衡爲碑以紀其事唐高
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明皇六聖御容列侍於老君
左右兩宮二觀古檜千餘樹屋宇七百餘間有兵士
五百人鎮衛宮所咸通中龐勛據徐州十道徵師詔
討長圍將合龐勛恐力不支久遂領徒三千餘人徑
來欲奪宮所據爲營壘是日避難士庶千餘家咸在
宮內見黑氣曰九井中出良久昏暗一川老君空中
應現龐勛徒黨迷失道路自相蹂踐斬水橋斷其窮
死水中遂巡開審賊黨無孑遺矣廣明中黃巢將領
徒伴欲焚其宮亦有黑霧遍川迷失行路又有草賊
遍地自欲凌毀太清宮迷路乃往亳州城下因圍逼
州城攻打瀾急刺史潘稠望宮焚香以希神力救護
頃之黑霧自宮中而來周繞城外腥風毒氣聞者頓
仆密雪交至寒凍異常死者十有五六初攻城之時
有神鴉無數銜接賊箭投於城中賊輩已加驚異旣
而城內朗晏城外風雪賊人懼此神力解圍而去尋



亦散滅潘稠奏云自大寇犯闕之後羣兇誅殄已來
大小寇逆前後一十八度欲犯太清宮或迷失道途
或龍神示見終挫兇計宮城晏然所庇護居人不知
其數請移真源縣就宮安置勅旨恐移縣就宮必多
穢瀆縣依舊所宜准萬年例昇爲赤縣仍降青詞修
齋告盟

周真人居上經堂基驗

周真人名太玄陶隱居弟子也年二十一而得道先
於隱居證位其所居卽今紫陽觀處茅窠之前平陸
爽境實爲福地堂側一片地稍高如舊屋基而無瓦
甃蹤跡太玄於其上植花木時見有人高冠褰衣或
三或二亦有介金之士明月靜夜立於其中家有小
兒名小豆纔五六歲遊戲其上逡巡有人送置庭中
如是者數四而無傷損一日問陶君說此祥異陶曰
晉朝許君舊宅乃上經堂基正當其地速作靜室爲
焚香之所不可褻瀆也太玄因問上經所安之地何
神明如此耶陶曰二洞寶經所在之地萬靈侍衛百
神朝揖豈可不尊之耶太玄曰真經已去其地又虛

而猶真靈衛之耶陶曰上經所安之地地祇守之七
百年法宇之地千年正一所安之地善神護之三百
年經法雖去年限未滿所以然耳太玄遂作靜室每
旦夕香燈而不敢於此室朝拜存修恐法位高卑有
真凡之隔爾

魏夫人壇十僧來毀九遭虎噬驗

魏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
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
一人推之似能轉動人多卽屹然而定相傳以爲靈

異往往神仙幽人遊憩其上奇靈靈氣瀰覆其

有衲僧十餘人秉炬挾杖夜至壇所欲害緜仙姑入
其居處仙姑在牀上而僧不見乃出詣壇所推壞夫
人壇轟然有聲若已顛墜迴燭照之元不能動知其
靈異奔迸遁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大都不過走十餘
里十人同志九人爲虎噬殺一人推壇之時不同其
惡遂免虎害乃以其事白於村鄉之人遠近驚異焉

嚴譔掘洪州鐵柱驗

洪州鐵柱神仙許真君所鑄也晉朝豫童有巨蛟長



蛇水獸肆害於人許君與其師吳君得正一斬邪三五飛步之術制禦萬精自潭州井中奮劍逐蛟出於此井君出謂吳君曰此井之下蛟螭所穴若不鎮之每三百年一度爲民之害後來復何人制之役鬼神運鐵數百萬斤鑄於井中溢於井外數尺屹若柱焉於井之下布巨索八條以鎖地脉自是鍾陵之境無妖惑之事無墊溺之災誓之曰後人壞我柱者城池湮沒江波泛溢人皆知之固不敢犯或有漁人敲柱上鐵用墜其網所損頗甚近亦官中禁之嚴譔節制

江西信誹毀之詞使人掘鐵柱將欲碎之迅雷大震江波遽溢掘未二三尺城池震動內外驚懼譔方信之焚香告謝而止柱側道院爲其所毀近亦再修矣

王峯吳行魯毀拙成都龍興觀驗

成都龍興觀卽後周至真觀也基址廣袤四面通街大殿講堂玉華宮碑碣皆在有王峯者事穎川王於小蠻坊創置私第以基地卑濕乃使力役者斷觀門土墻及廣掘觀地取土數千車築基址土木未畢已數口凋亡一旦自衙歸宅於其門外見二黃衣人曰



爲觀中取土事要有對勘應答之間下馬而卒其觀
內有鍾樓曰靈響臺有門樓宏壯制度精巧節度使
吳行魯奏移門樓於天王寺折其鍾樓遷蹤勝賞併
爲毀蕩矣頃年駕在蜀明道大師尹嗣玄云行魯之
吏因疾入冥數日復活言見行魯爲鬼吏所驅般運
龍輿材木鐵鎖繫械晝夜不休木纜積塚又却飛去
如是捷運不知何年當得息爾欲求子孫爲立觀門
贖其罪子孫貧窘固不及爾

劉將軍取東明觀土修宅驗

劉將軍者隸職右神策軍居近東明觀大修第宅於
觀內取土築基脫擊計數千車功用旣畢劉忽得疾
沉綿旬日稍較忽如風狂於其堦庭之中攫土穴地
指爪流血而終不已骨肉淋漓救之似稍歇定又須臾
匍穴土似有驅迫之者時聞爲物捶擊痛楚之聲但
流淚嗚咽而已問之竟無所答日又沉困垂命巫醫
殫術略無徵應偶召瞽者筮云求道法救之劉素不
信道未嘗有道士過其家妻子旣切因詣金仙觀請
符理之符於牀前又焚數道和水飲之劉乃言曰



我以無知犯暴道法取東明觀土修築私舍地司已
奏天曹罰令運土填陪不知車數計我獨力般運三
二百年恐未可足稍或遲怠冥官考責鞭撻極嚴卒
無解免之日言訖嗚咽號叫若有所訴一家聞之俱
爲嗟痛其妻子就東明大殿上焚香祈乞續買淨土
五千車填送所穿坑處設齋告謝求賜寬赦疾乃稍
定一日又自言曰天符有勅穿掘觀土修築私家雖
已陪填尚未塞責有十二年祿命並宜削奪所連累
子孫即可原赦是夕遂死余按道科凡故意凌毀大
道及福地靈壇殃流三世今劉生以陪填首謝罪止
一身得不爲戒爾

南康王夢二神人告以將富貴驗

南康王太尉中書令韋公阜爲成都尹相國張公之
愛婿而量深器大舉止簡傲不狎於俗張家奕世相
家德望清賢張族皆輕侮於韋以此見薄亦未之悟
也忽夢二神人謂之曰天下諸化領世人名籍吾子
名係葛瓚祿食全蜀富貴將及何自滯耶勉哉行矣
異日當富貴無以葛瓚爲忘也由是韋有干祿之志

謀於其室室家復勉勵之以糗餼數十萬金資其行
計既達秦川屬歲饑又雨因知友所聘署隴州軍事
判官俄而駕出奉天郡守奔難行在旱率土客甲士
饋輓軍儲以申扈衛以功就拜防禦使復請赴覲行
朝德宗望而器之既平寇難大駕還京以功檢校右
僕射鳳翔節度使懇讓乞改西川乃授西川節度與
張公交代焉擁師赴任張假道歸闕以避其鋒既而
累年蜀境入壤金帛豐積詔內附乞爲臣妾威名
益重而貞不虧朝廷俯注天鑑頓伏由是請許南

詔置習讀院入質子學生習詩書禮樂公文翰之業
冠於一時南詔得其手筆刻石以榮其國而葛瓌之
事久已忘矣又夢二神人曰富貴而忘所因其何甚
耶公夢覺流汗驚駭久之乃躬詣雲林炷香禱福遂
命工度木揆日修崇作南宮飛閣四十間巨殿脩廊
重門邃宇範金刻石知無不爲支九隴租賦於山下
列屯輸貯糗糧山積匠石雲趨自製碑刊于洞門之
側上構層樓燹僮七十人以供洒掃良田五百畝以
瞻齋儲在鎮二十餘年封以王爵矣卽本命丁卯屬



葛墳化也

果州開元觀工匠同夢得材木驗

果州開元觀接郡城頗爲爽塏以形勝之美選立觀額雖州使旋具結奏而制置之內猶闕大殿州司差工匠及道流將沂嘉陵江於利州上游採買材木臨行道流工匠同夢有人云朱鳳潭中有木可以足用如此者三因聚議曰夢兆如斯必有大商貨木沿江而至可躊躇二五日以伺之或免遠適頗以爲便一匠曰吾於朱鳳山下江中尋之莫有商筏已到來否卽往山下尋求潭水澄澈忽見潭底有木因使善沉者鉤求得梓木千段構成三尊殿鍾樓經閣二門廊宇咸得周足又市塲甃壇內有黃赤色者疑其火力未足棄而不用信宿皆化爲金起觀之費過於豐資殿宇旣成將塑尊像又於白鶴山觀掘地得鐵數萬斤鑄三尊鐵像僅高一丈今謂之聖像遠近祈禱立有徵驗起觀道流何氏家世代豐足今爲曹族焉至今召販之徒銚刀求利者每以三日五日必詣聖像前焚香祈祐或闕而不精信者卽貿易無利貨鬻不



售焉

北都潛丘臺崔相國應夢修觀驗

北都潛丘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麗地形顯
敞迴出於都城之中制創多年久無崇臺風號雨漬
日以傾摧相國崔公彥昭常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之
下翹首仰望其上有紫氣氤氳祥光四照無登躡之
路良久復聆天樂箏籥之音尋訪之意彌切但四隅
陡絕咫尺萬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遂攀梯
而上中路三四級板闕欄摧躋登不得卽見巨千金
色引指而接之公撫指未定已登臺上矣徘徊四處
唯古殿欲摧荒壇蕪沒歎嗟數四徂到天尊之前認
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
樂之聲亦絕紫氣之像因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
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子卽居此地無忘摧殘
也俄而驚覺旬日授北都留守到鎮暮月恍恍然似
有所失似有所疑因命駕縱遊用據其志聞潛丘臺
不遠造而觀焉唯古殿摧殘深草埋翳乃瞻拜天尊
見儀像侍衛宛若曾所遊覩徐視座前金橋在焉欄



折板斷矣復睨金臂及指皆醒然頓寤卽前之所廢也施俸金募工役革故之弊鼎新其宇惟殿之且又隨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墻廊宇壇庭門房圖續丹腹楮聖金翠靡不畢備焉締構之功香花之獻鬱爲一時之盛也

相國劉瞻夢天尊言再居相位驗

相國劉公瞻南遷交趾道過江陵既登扁舟將欲解纜廻首道左見像設甚嚴而朽殿傾圯問其名卽眞符玉芝觀也入門早階拜手潛祝是夕舟中夢青童

前導登大山之上松徑連延崖巖竒秀芳芝幽草好鳥靈花燦然在自行一里許見元始天尊坐寶花座上瞻仰粹容乃玉芝殿中天尊也拜祝曰某得罪聖朝竄逐且遠非敢怨望但祈生還爾天尊曰爾之青簡列於方諸矣何憂於世難乎再居相位而後得道自此齋一旬戒三日則蠻貊瘴海魑魅之鄉無所憚矣辰未巳午與子爲期也自是劉公南征至湖嶺間所在藩方勞問相繼旋得金帛寓信於荆帥特創天尊殿齋廳廊宇選精介焚修之士以居之於是再徵



入掌鈞軸泊厭俗棄世界符夢中之言歲辰亦無爽

矣

李蔚相國應夢天尊修觀驗

李相國蔚擁旄汴州兼太清宮使每翹心玄關思真念道一夕夢野步郊外叢箔間見奇光五色中有天尊像頂光半缺手握玉芝狀如白蓮花而圓莖條細芝有八秀歷歷詳記注于心翌日因送賓出郊顧見有道像身露露問其所卽玉芝觀也相國異之廻鑣而禮謁亦遂及於聖庭肅高敝路披榛而後進所觀尊像

與夢同焉雖不握玉芝而名與夢叶遂廣加崇飾焉巨殿森沉飛甍烜赫齋宮講肆月牖霜壇前闕通街雄臨邾郛爲藩方之壯觀焉噫開元皇帝尊祖奉先耽玄味道精誠上徹禎貺下通得真符於靈峰產玉芝於內殿因勅大鎮重地置觀以真符主芝爲名封太白山爲靈應公改華陽爲真符縣上瑞已彰於昔日嘉徵復顯於茲辰所以相國名臣皆符吉慶夷門渚宮之完算自非大道應靈其孰能與於此乎

鄭相國還願修寧州真寧觀驗



寧州真寧縣通聖觀卽開元皇帝夢二十七真得刻
石真像之所置也歲祀寢深旋已摧毀邊徼素寡道
流繕修之事因已曠絕矣相國司空鄭公畋登龍之
年偶嘗遊禮賦詩三十韻以紀其故實亦冥祝曰異
日官達必與增修洎入掌絲綸尊居鈞軸樞機少暇
前願都忘一夕夢遊洞府之中羣仙賞翫奏鈞天廣
樂以恣嬉遊俄而幢節羽衛自天而下使者一人降
曰太上有命徵還上清於是羣仙或控鳴鶴或駕飛
龍騰躍而去相國亦欲振袂翬飛一仙人迴首笑曰
長身真寧之願然後可此來爾旣覺省憶真寧修觀
之事乃輟鼎食之資爲締構之費郊帥李尚書卽命
都校以董其事十旬而靈觀鼎新矣相國嘗話斯夢
以爲洞天者羅川之洞也羣仙者二十七真也驚其
忽忘懋此巨功信大道之明徵矣

段相國報願修忠州仙都觀驗

忠州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前漢真人王方平後漢
真人陰長生得道昇天之所蕪沒旣乂基址僅存晉
代高先生首爲崇御太元中姚泓再加繕飾其後梁



隋共葺國朝繼修華閣翔虛丹雘照日黔荆蜀梓元
戎重臣或弭棹登臨必命修葺相國鄒平段文昌旅
寓之年遭迴峽內時因登眺炷香稽首祝於二真曰
苟使官達粗脫棲遲必有嚴節之報自是不十歲擁
旄江陵視事之七已注念及此俄夢二真仙者平生
密友引公登江渚之山及頂乃陰君洞門矣二真亦
不復見翌日施一月俸錢修觀宇一月俸爲常住本
錢常俾繕完以答靈貺

樓觀赤光示人以避難驗

樓觀者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在京兆藍屋縣神就
鄉聞仙里居終南之陰觀內有周穆王秦始皇漢武
帝所置殿宇及秦始皇遺跡尹喜靈井老君支董樹
昇天臺晉宋謁板秦漢銘記歷代存焉大唐將受命
義師起於河東觀內有赤光屬天者六七月廣明庚
子寇犯長安觀中有光如義寧之歲近車駕幸鳳翔
藍屋將陷觀中復有光景之異由是避難士庶多投
觀中靈跡歸然人莫敢犯高祖時賜號爲宗聖觀焉



履齋七籤卷之一百十八

宋 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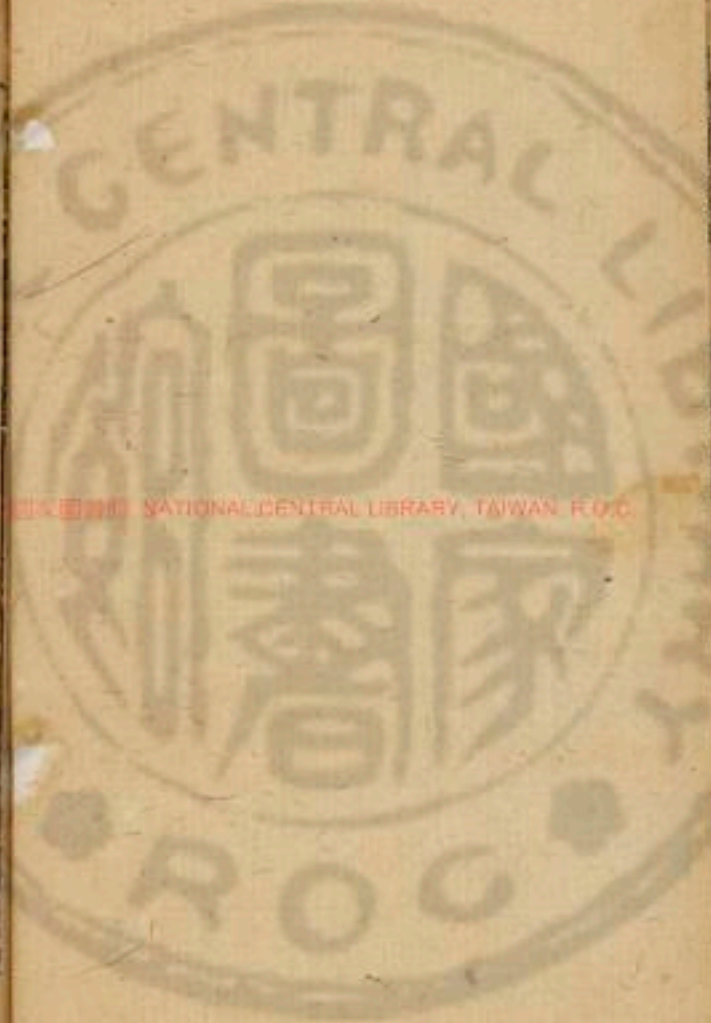
明 張 萱訂

道敎靈驗記

尊像見

木文天尊見像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四月
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眾中坐眾
人輕侮之不與設齋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



履齋七籤卷之一百十八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道敎靈驗記

尊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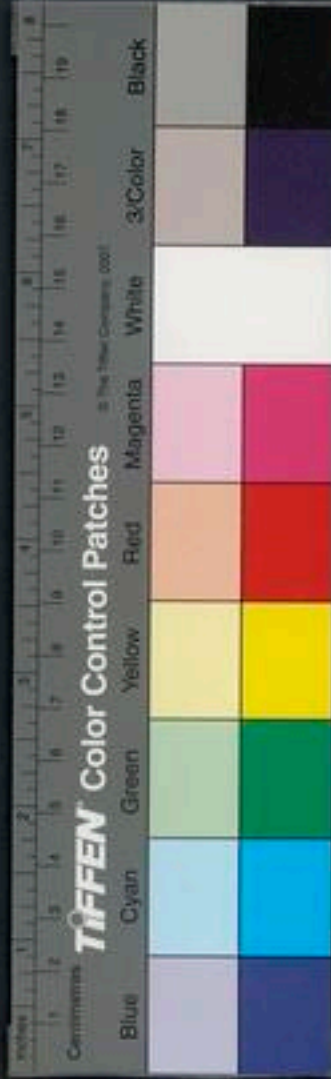
木文天尊見像驗

木文天尊者開元七年蜀州新津縣新興尼寺四月
八日設大齋聚食之次有一道流後至就眾中坐眾
人輕侮之不與設齋齋畢道流起入佛殿中良久不



出人皆異之爭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道流隱形
在殿柱中隱隱分明以刀斧削之益加精好其像於
殿柱中自然而見高二尺五寸以來雲冠霞衣左手
執手鑑右手炷香於烟上冠中有鳥如鴛鴦形足下
方頭履履下蓮花花後荷葉上有神龜之形左肘後
有雲片連焰光中有青龍之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廻
顧於左此外周身光焰如太一天尊肩髯鬚髮細於
六畫目外繞身有雲葉天花一十二處頭光之上有
金花如蓋以應其身長史張敬忠具以上問勅內實

林昭隱就川迎取像柱令作寶輿好好立安至京
於內殿上躬親禮謁三日大齋訖令衛尉寺於東明
觀陳設宣送天尊就觀安置大開道場許臣庶瞻禮
仍令兩街大宮觀每處作道場七日是時僧等上表
抗論云寺中示現必是維摩詰之像非關道門所有
上令宣示曰朕觀像柱之異是天尊之冠非維摩詰
巾也僧等既慙於妄奏乃雇有力之士使於東明觀
道場中竊之既供養數日人心怠倦力士夜於道場
中抱取像柱以絹繩繫縛負之而出觀院之外歷街



坊極遠約十餘坊力疲而坐歇須臾既曉只在道場
之前衆遂擒之訊其所以乃西明寺僧召募三十人
令其竊取像柱具事密奏明皇不令尋究收像柱於
大內其後搨寫絹本宣賜諸道及宰臣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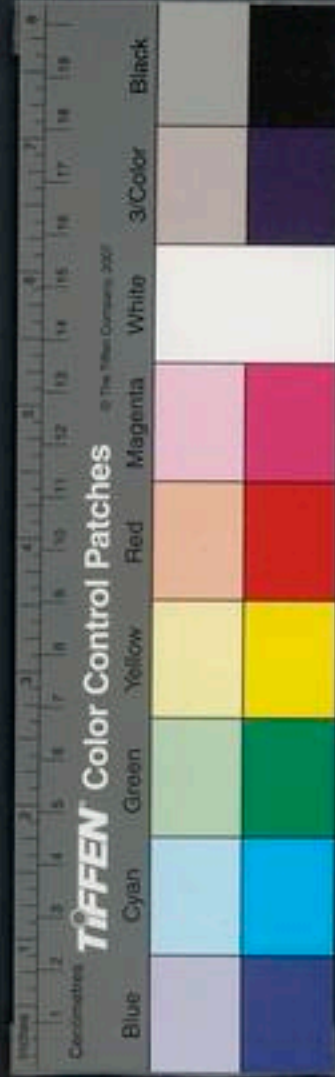
良州什加縣水浮鐵像天尊驗

涼州什加縣鐵像天尊高丈二三俗謂之烏金像元
在金堂峽中崖壁之下大水石排像仍露現或於於
水上出五六尺其側卽昌利化也道衆焚香備禮
迎引尋却沉隱不見稍晴又泛泛而出昌利二

皆不可致明年夏大水泛濫乃泝流至什加縣輿道
觀後水脉甚小不知其所來之由邑人迎引上岸初
只百人引拽已及平地欲置於大殿之中數百人挽
之竟不能動因立講堂以蓋之至今頻經亂離雖堂
宇盡焚此像不損

青城丈人真君賜錢驗鐵像

青城山丈人觀真君像冠蓋天之冠著朱光之袍佩
三亭之印以至五嶽威制萬神開元中明皇感夢乃
夾紵製像送於山中自天國祠宇移觀於今所蓋取



春秋祭山去縣稍近以天國太深故也數十年金冠之色宛如新製有村人無知以賦稅所迫徵促鞭筆一夕走投觀中齋三數錢神香於真君燒香告以官稅所切累遭杖責乞真君頭冠賣以充稅因睡忽夢見真君謂之曰我頭上冠非是純金乃金薄耳賣無所直汝或得金亦爲官中所責損汝性命其禍不小山門廟前有十千鈔碑傍木葉下可以取之官稅之外資汝家產此人禮敬致謝出山得錢租稅既畢家亦漸富自是每月送香油觀中至今真君頭冠低俯

向前傳云令人看驗冠非純金所以然矣雲頂山鐵像天尊高三四尺亦是則天朝濠陽匠人廖元立所鑄其山本是仙居觀有兩處洞門及盧照璘碑近無道士住持爲僧徒所奪爲寺碑及洞穴亦已掩蔽摧損唯天尊一軀每有僧徒創意欲毀之立有禍患捶擊不壞鎚鍛不傷僧徒託言山神有靈掩閉天尊之驗遠近莫能知之廖元立初鑄天尊之時有紫雲如城其上吐五色以捧於日衆共瞻禮忽有靈鶴數隻引一大鳥翼廣丈餘通身赤色其形如鳳衆鶴繞



鑪盤旋嘹唳相應大鳥飛勢迅疾徑入鑪中衆方驚異卽有火焰高三五十丈其聲如雷灑灑屬天迸散流溢直遍山上衆人奔駭但聞異香之氣彌日方歇旣鑄成天尊儀相竒妙四方禱請立蒙福祐靈驗如此豈常凡之意可以毀傷哉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理訟驗

金州洵陽縣望仙觀天尊古跡所造極多靈應縣境之人有論訟難理之事公私攘竊之徒但焚香披陳卽有響合有隱情誣誣者卽夜有神人詣門喚之遽令對會被喚者見宮闕官署在大殿之後別有樓閣十餘間兩廊下列曹吏鞫勘一如人間官府矣故有匿情狡蠹朋黨姦惡者亦自送於獄中送獄者於此卽死對會者但具情狀卽復放還由是境內畏威各洗心改過而爲善矣其邑中矢走猫犬巨細論訟陳狀於殿壁之上動盈百幅至今常然

張仁表念太一救苦天尊驗

左街道士張仁表辯博多才應內殿講論逗機響答抗敵折衝莫能當之也而所履浮誕夫嘗有由衷之



言及於儕友險躁詭妄人多薄之因疾作逾月醫不能効夢爲司命所攝步卒騎吏就所居以捕之亦如世上之擒寇捕姦爾鼠匿無所縻束將去歷荒徑曠原皆荆棘之地牽頓見曳其速如飛衣罽叢刺肉碎芒棘若不可堪行可三十餘里遙見黑城上有烟燭漸近視之乃鐵城也擁關衛門守陴抗敵皆獸頭人身瓣蛇臂蛇之士或四口八目或十臂九頭齒若霜雪牙如鋒劍真世之所書地獄狀也入門則珠宮瓊堂玉樓金殿非常目所覩頓異於冥關之中行四五

里一無所覩徐問所驅捕者此何處也與門外所見不同或答曰此太一天尊宮爾過此方到本司仁表聞太一之名忽記得平常講說之處多勸人念太一救苦天尊今此乃天尊之宮何可不念卽高聲念太一救苦天尊十餘聲牽頓者皆笑曰臨渴穿井事同噬臍胡可得也旣聞衆笑不阻其念更唱十餘聲其調哀楚其音悲切亦淚下沾衣如是忽有赤光照其左右牽頓者一時捨去獨在光明之中顧眄四方卽山川明媚雲物閒暇頃之天尊與侍從十餘人現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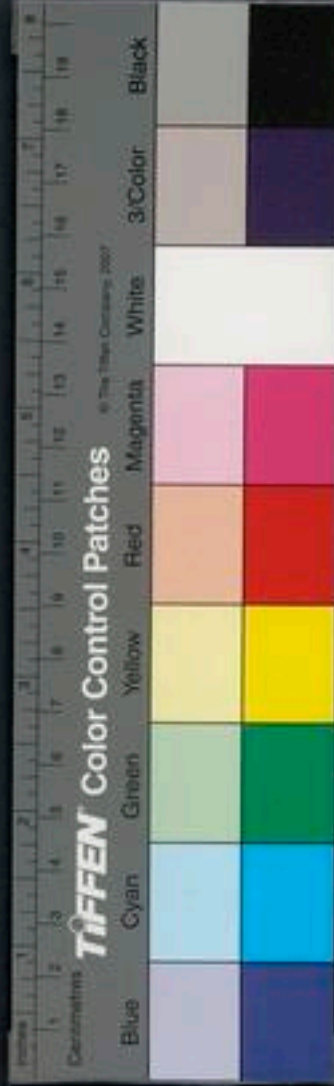
前矣仁表禮謁悲咽叩搏稽顙述平生之過願乞懺
悔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
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焰繞天尊之身於
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身及頂光焰鋒鋦外射如
千萬鎗劍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鸞木寶花照曜八
極眞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
一四十六神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車羽蓋遍滿空
中天尊謂仁表曰人之在生大慎三業十惡三業之
中口過尤甚一人妄說萬八妄行妄說之人首當其
罪汝之三業罪無不爲吾不救護永淪幽苦汝壽命
已盡不當復還今赦汝七年誘化於世以吾此像廣
示於人開引進之門爲趣善之要勉宜行之即使童
子引還疾已瘳矣數日後以已之財帛於肅明觀畫
天尊之像東洛關外畿輔之間傳寫其本遍令開帙
仁表因出城於春明門外見蒿棘之中如曾行之處
視棘刺之末有所罅掛衣緇縷及棘上微有血痕
果是所追之夕經行其路七年而終

李邵盡太一天尊驗



李邵者爲葭萌縣令云其妻亡已八九年素不在京
國忽因參選入京就於三洞觀側客陀之中偶見其
家亡婢自隣居而出熟視之果其婢小玉也以名呼
之歛衽而至問其故卽云某隨娘子在此已歲餘矣
暫出買物逡巡卽回卽與報娘子矣邵待之食頃
方至買果實茶餅之屬奔馳還家良久延邵相見所
居兩間自有庭除少許旣見叙存沒之事或泣或悲
而頻令小玉看時節久之小玉報云奈矣顏色憔悴
語聲哽咽揖邵請去邵未出門有一少年張蓋而入

邵忽遽避之小玉卽引於簾後且立其妻出迎少年
拜亦不顧擲蓋於地化爲大鏤永滿火起烟燭蓬勃
少時卽沸少年去大帽卽牛頭神人也持義立於鏤
前以叉其妻拋於鏤中號叫痛楚不久卽爛骨肉分
張尋亦火滅以叉挑其骨排於庭中張蓋而去其妻
身亦復舊蘓而徐起泣謂邵曰平生罪業合受三年
今已一年餘矣每日如此痛苦難言邵見其變化苦
楚亦深悲歎問妻曰今旣相見所須何物莫要作功
德救拔否妻曰適令小玉相邀全無功德相託爾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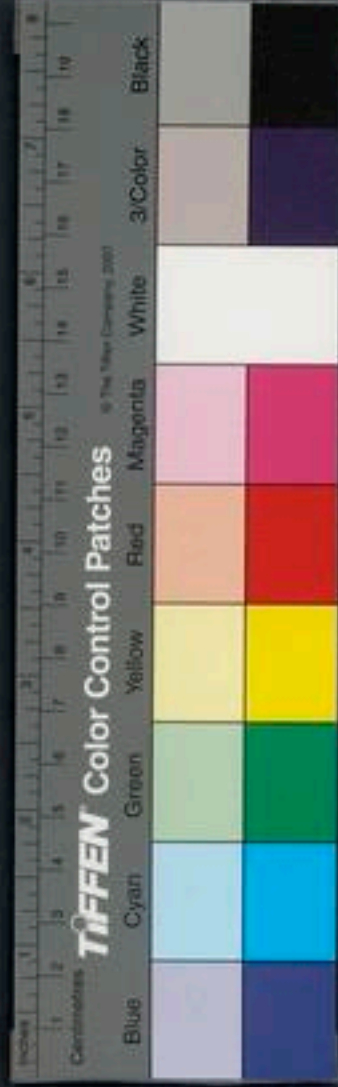
處隣里有受苦者畫太一天尊一身便得免罪知之
數月無託人處今得君來將有離苦之望矣邵卽於
三洞觀中訪太一天尊之像殿上有古本剝落厚以
金帛召工畫之亦就觀設齋表祝只三日內事事周
畢躬自檢校無暇到妻所居功德既了方得往報見
其所止已空屋爾留託隣母深荷太一功德已得解
脫往生矣昨日辰巳間與小玉俱去也邵每勸人作
太一天尊像其福報可以立待矣

楊師謨修觀享壽驗

台州慶林觀多年摧朽殿宇不修穿漏尤甚雨滴太
上尊容刺史楊師謨夢太上示現而左目有淚痕乃
巡謁諸觀朝禮功德至慶林方驗尊像左目前漏滴
之痕宛若垂淚因刻雜荒蕪恢張制度創兩殿二樓
裏洞邃宇壯麗華盛冠絕一時既畢復夢太上謂之
曰子以崇葺之功上簡玄府當流化十郡矣其後師
謨累與符竹日深渥恩凡一十一郡享壽九十焉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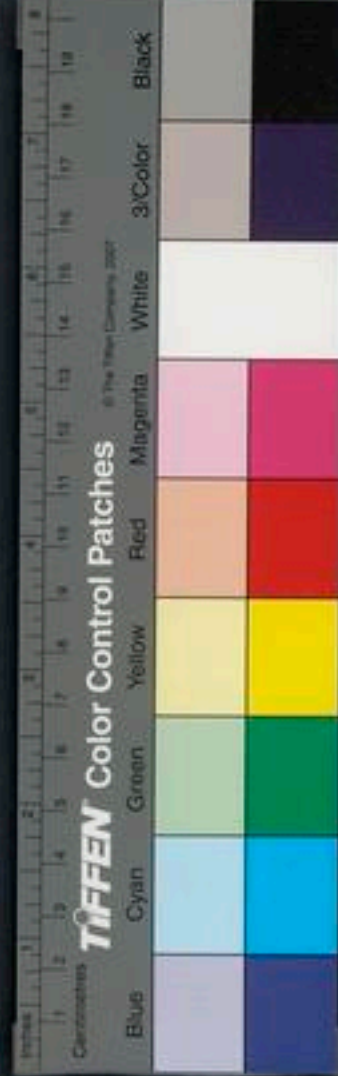
呂細修觀仙人來往驗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晉義熙元年乙巳置周末摧殘
僅存基址武德中邑人呂細因過其地遇一道士乘
青驢自天而下於觀基之內盤廻指畫良久昇天呂
細與范仲良同受其教即日共出金帛特造觀宇有
紫微閣高八十餘尺尤爲宏壯太尉南康王韋臯再
加修飾其側有市城觀在縣西南八里有石像天尊
一十三身高一丈三尺每至齋月吉辰鐘或自鳴夜
有神燈晝有仙人來往遠近共知焉

黑髭老君代宗遊十洲三島驗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務本坊光天觀東聖祖院夾紵
所作功用精能相好周圍常作所不可及日月角隆
起身長丈五六餘左右侍立玉童玉女十二人真人
八身金剛力士神王各四身兩壁畫金甲神王各八
人天樂一部老君黑髭山水帔黃金九鳳冠凭機而
坐帳幄嚴備不知所置年月亦不知所製之由代宗
皇帝常夢爲二青童所召混元聖祖命皇帝從遊四
海之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
執圭立於老君之後遊十洲三島六合四方海嶽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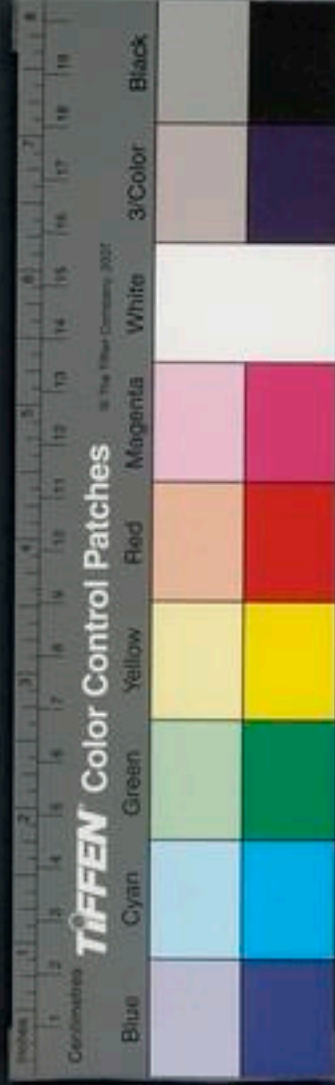
川無不備到歷歷記之隊從儀衛一無遺忘既覺命
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光天觀所驗部仗
人物與所夢同焉勅塑御容乘五色雲立從老君之
後選高德道士七人焚修任持內庫及度支別給服
用齋厨刻石以紀其瑞焉

玉局化玉像老君應夢驗

玉局化玉像老君天寶中觀前江內徃徃夜中有光
從水而出高七八尺上赤下白其末如烟衆人瞻之
以爲有寶器之物撈攬求訪又無所見明皇幸蜀夢
有聖祖真容在江水之內果有人見神光於光處得
玉像老君以進高餘一尺天姿瑩潔其相同明殆非
人工所製駕迴留鎮大清真宮其光見處號爲聖容埧
亦是玉女埧金沙泉古跡連接矣玉像老君自近年
以來不知所在

自然石文老君降雨驗

閬州石壁自然石文老君像中書舍人高元裕責授
閬州刺史是歲大旱元裕禱祈山川祠廟無不周詣
忽於玉臺觀前瞻望山東叢林之上具有異氣披抹



經往果有嵌竇懸泉在峭巖之曲喬木之下有石壁
竒文自然老君之狀前有玉童哀袖捧爐雙鬢高竦
後有神王之形恭若聽命元俗焚香叩祈以崇尊爲
請雨還未及州甘雨大靈聯綿兩夕遠近告足乃翦
雉蕪翳創爲齋宮立碑以紀其事於懸泉之下堰爲
方塘引水注爲流杯小池植花木松竹遽成勝賞光
啟年大駕還京光庭奩置玄元觀寵詔褒允至今郡
中水旱祈祝靈驗益彰矣

賴處士預言老君降生作幼主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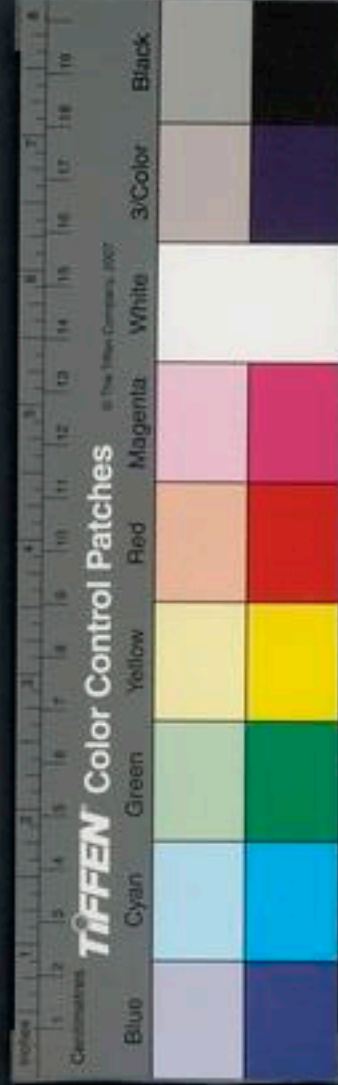
賴處士者江湖人也在楊公玄默門館爲客十餘年
矣不知其道術所習楊公每盡禮敬之若師友焉多
在宅內少有見者楊公時爲左軍有小判官數人有
王有梁王則辯博聰明人多致敬必謂其有非常之
位也梁則謙默謹靜慎重寡言人多踈之必謂其不
肖也唯使宅軍將成君常與梁稍狎賴處士忽於宅
門與成語曰致身之道先須識貴人頗識之乎成曰
某愚暗何以能辨願山丈教之處士曰梁大夫貴人
也此後當主樞機重務吾子立身領旌節須在其手



善依託焉王大夫雖聰穎如此壽且不永將歿於他鄉此後宗社不寧天下荒亂兵戈競起祚曆甚危太上老君自降王宮作幼主以扶此難社稷可以存爾梁大夫主機務吾子領藩方皆在幼主之手可自保愛爾吾自此不復留也數日處士辭揚公而去成異其言禮敬於梁交結甚固俄而揚公罷權位王有罪竄於南方死于道路其言愈驗咸通十四年秋梁爲內樞密成爲軍使僖宗卽位三日對軍日色初出微照塔砌聖上起更衣未坐梁公醒然憶悟賴處士之說因臨塔與成話之左軍韓公頗異其私語詰之再三梁與成以實白之韓以少主初立中外未安聞此言極爲慰喜自是成持節滄州皆如賴處士之說中原紛擾禍亂積年社稷晏安宮城再復駐蹕數年聖德如一僖宗中興之力也

賈湘嚴奉老君驗

賈湘累世好道崇奉香燈隸職計司家頗富贍然其修奉勤至人所不及有一幅老君像幘持以自隨所至之處雖一日一夕亦設焚香之位應感之効不可



殫述黃巢既陷長安大駕西幸湘攄全帛挈骨肉自東渭橋出道路剽掠之人不知紀極其一家百餘人行李無所驚懼遂於龍角山下葺居避難衣冠及遠近道流皆投其家各與拯給請道流轉道德度人經不啻萬卷有羣賊忽圍其家湘入告老君乃出與語賊投刃於地羅拜其前湘問其故默而不荅拜亦不已湘捨而入門羣賊猶拜唯稱罪過湘哀之持繯帛使人與之慰勉移時稍稍而去一無所取自此外戶不扃人無敢犯或問羣惡有何所見而反拜之曰我

見賈湘常侍左右神兵極多皆長數丈呀口瞪目似欲吞噬不覺亡魂喪膽唯恐不得命耳時既修宮闕車駕將還湘於老君前請進退之兆忽見香爐邊有粟苗甚茂上有兩穗如風所動粟穗西指乃破產移家歸京永興里尋其舊第已隳折有小舍一二十間權爲栖止三月駕歸京師方薙草構宇於基址之下得銀六千兩家產益贍五載亂離力未嘗闕乃其巖奉精專太上垂祐使之然也

沈瑩供養老君驗



吳興沈瑩宿奉至道常供養老君於越州剡縣市中
有居第時草寇裘甫起自農畝聚集凶徒奔突縣邑
素無武備官吏奔駭甫因據有縣城詔徵陳許鄭滑
淮浙徐泗之軍以討之入道天軍圍城以攻之海內
久無兵戈居人不識征戰師至之日皆潛竄村落瑩
倉惶鎖其外門而逸士馬既至瑩誤鎖小童一人在
舍中却回將開門則營幕施列不敢窺犯而去其後
或勝或敗兵勢不常市肆半被焚蕪或逆徒所據或
家軍所收十餘月日方至誅殄罷兵之後瑩所居八

七間扁鐫如常籬垣完備及鬻鐫小童安然問其故
云門閉之後有一童子青衣年可十三四云老君令
與其嬉戲良久引去一大宅內得飲食果實食啗了
却與童子爲伴遊戲如半日頃卽聞老君令其添香
纔炷香了卽聞開門之聲瑩入門時香烟未歇問其
鬪戰火燭鄰里焚燒驚怖之事一無所聞是則十月
戰爭比鄰灼爇如同頃刻殊不覺知列肆併焚其家
獨在非大聖神通之力孰能及於此乎瑩亦自此栖
心玄門探真慕道將有長往之志尋離鄉邑莫知所



之只領此童而去

姚鵠修老君殿驗

台州刺史姚鵠因遊天台山天台觀命於講堂後鑿
崖伐木創老君殿焉將乎基址於巨石下得石函方
可三尺發之中有小石函得丹砂三兩玉簡一枚長
九寸闊二寸厚五六分上有文曰海水竭台山缺皇
家寶祚無休歇具以上聞勅曰上天降祉厚地呈祥
爰有白簡之靈書出於玄元之寶殿告國祚延洪之
兆示坤珍啟迺之符惟此休徵實爲上瑞宣付史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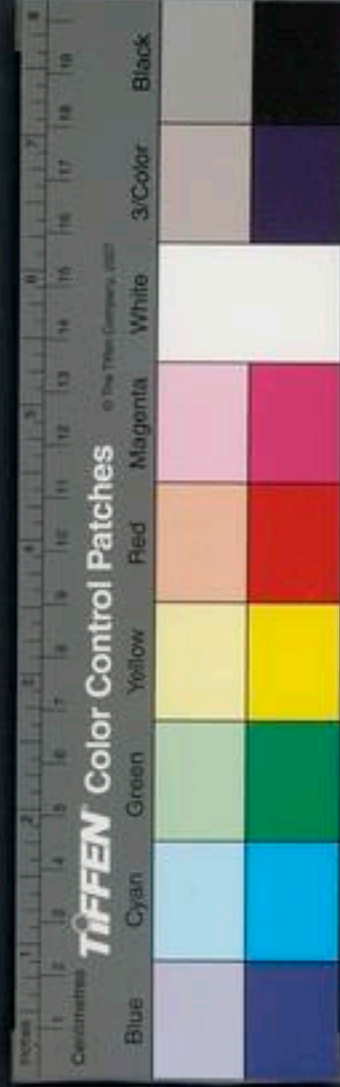
頒示萬方乃感通十三年壬辰之歲也鵠塑老君像
而山中土石相渾求訪極難夢善童告之曰殿東丈
餘所有土如堊可以用之求而果得塑太上之容侍
衛凡八九身土無餘矣既成天儀粲然眸容伊穆月
玄日角若載誕於渦川雙柱三門疑表靈於相野洎
潔齋以贊之則景氣融空竒光燁燁似聞笙磬絲竹
之音咸以爲休瑞昔桐栢初構天尊之堂有雲五色
浮靄其上三井有異雲氣入堂復出者二書於國史
以紀符應清河崔尚碑文詳焉此聖祖殿亦自有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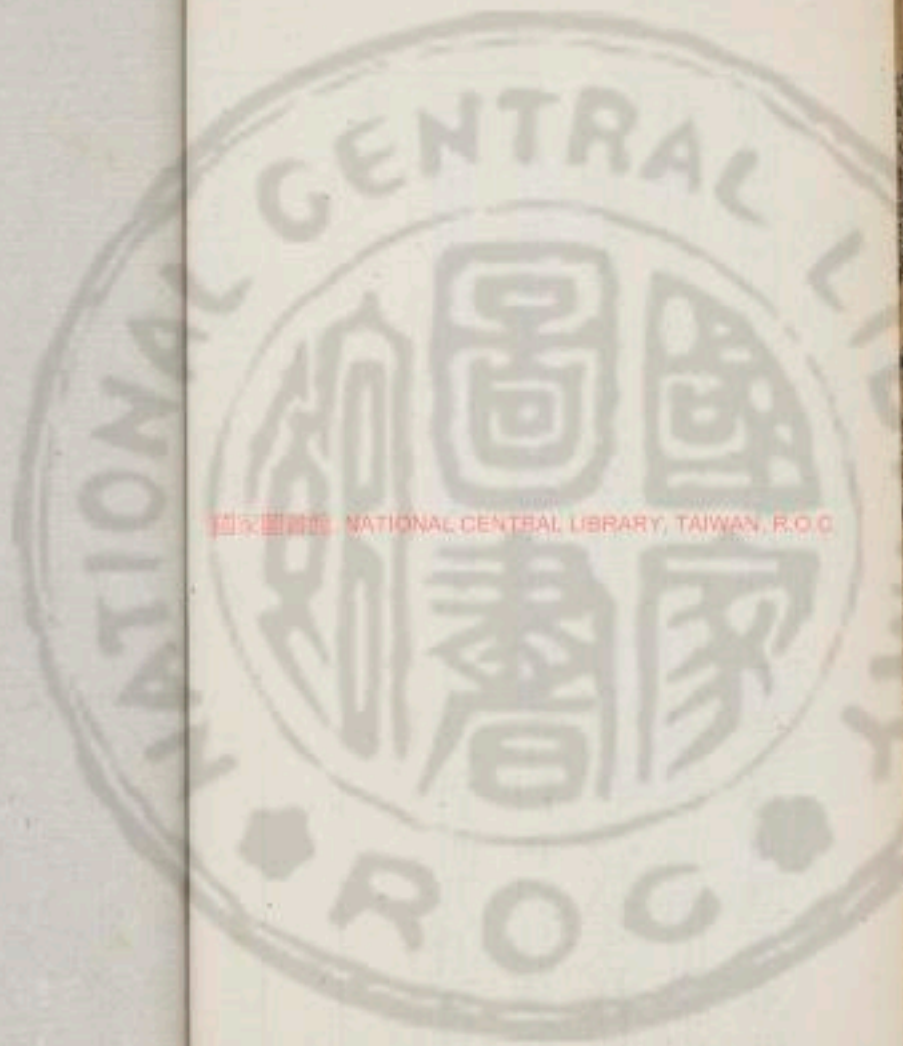


楊開兒奉事老君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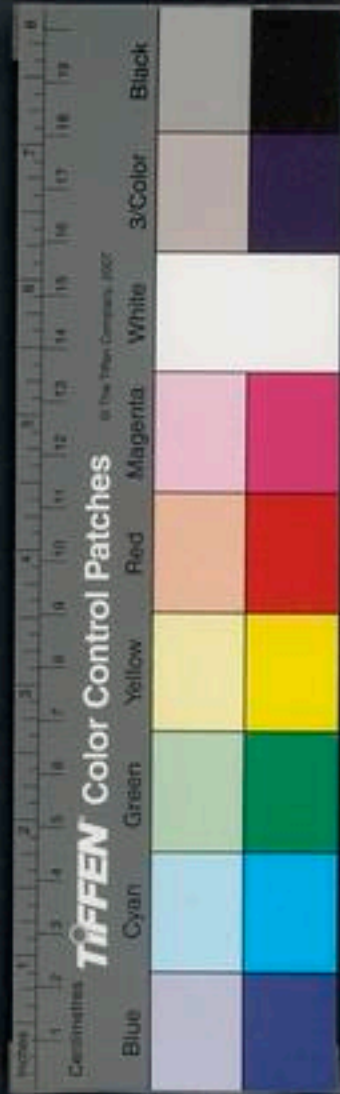
成都楊開兒父母崇道常奉事老君精勤不怠開兒
在軍伍中於金堂把截爲敵人擒虜往南山寨中不
傷殺晝夜常念老君願再見父母忽夢老君賜雲
一朵令童子引之送於平地童子曰可以歸矣及覺
已出山寨因得還家到家之日父母爲其作百日齋
矣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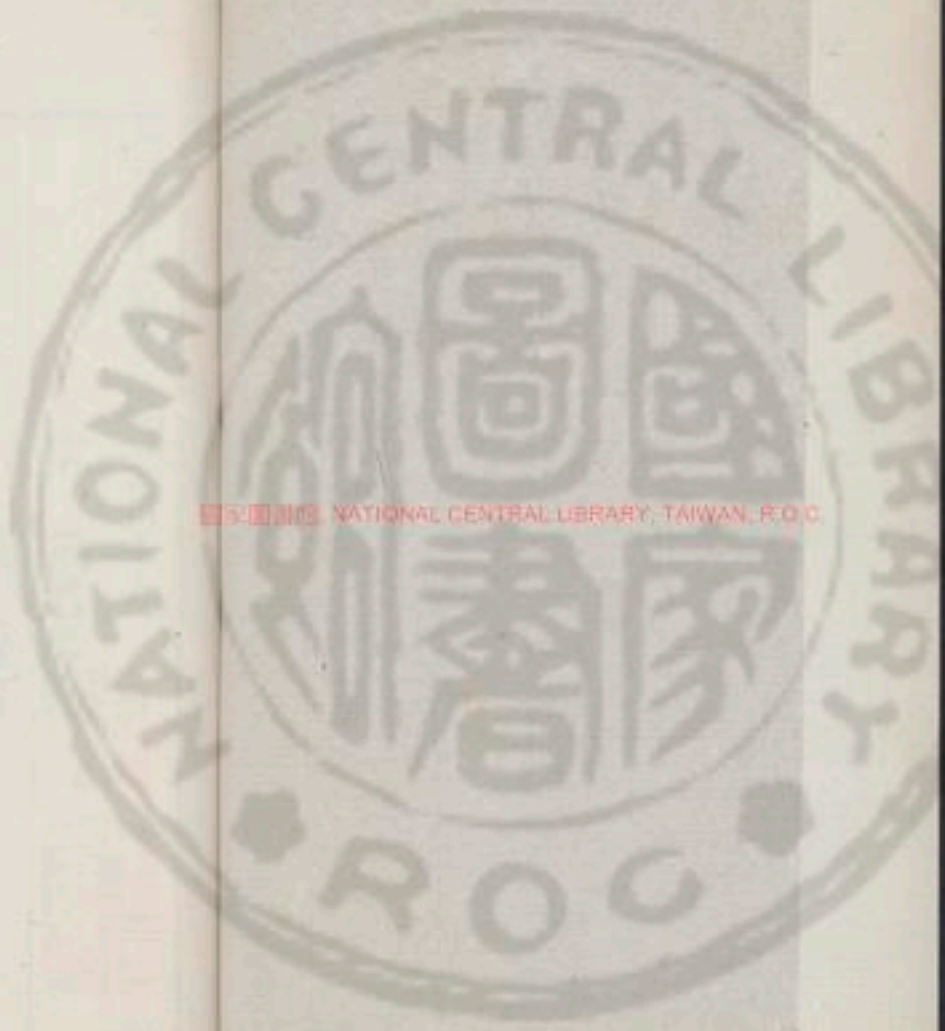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92 6905711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靈苑七籤卷之一百十九

崇十

宋 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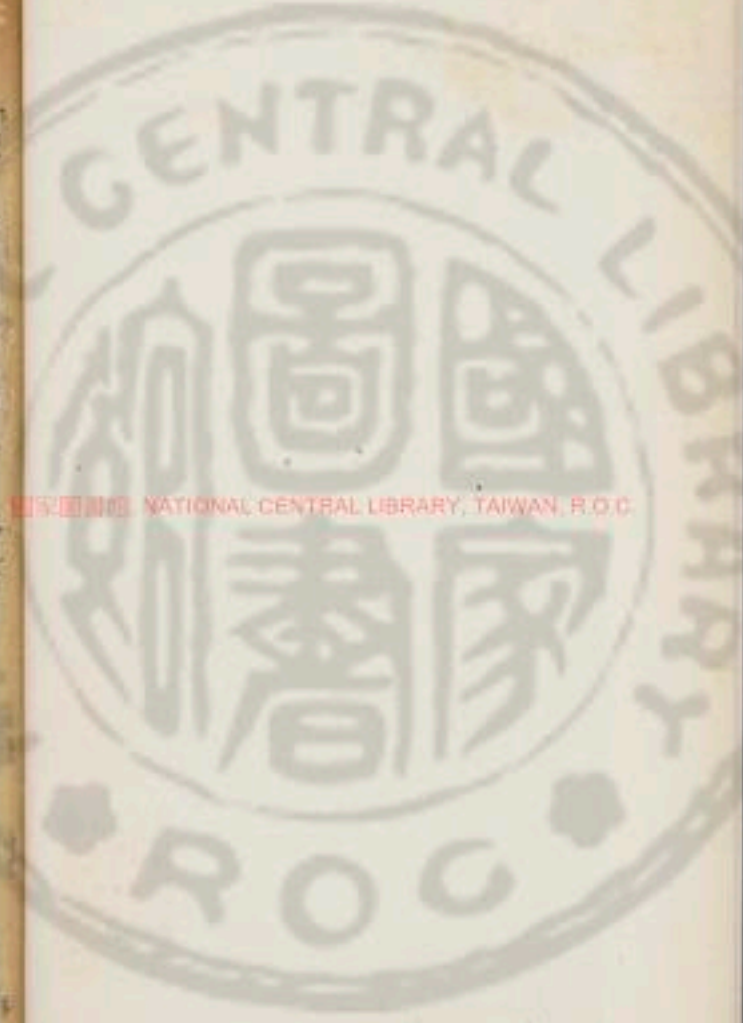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昭成觀壁畫天師驗

絹畫
驗附

昭成觀壁畫天師歲月既深彩粉昏剝在通廊之下
未嘗有香燈之薦頒政坊內居人姓李患疔逾年醫
不能愈日以羸瘠待時而已忽夢一道流長八九尺
來至其前以大袖布衣拂其面目之上一頓覺清涼謂



之曰自此差矣勿復憂也於是醒然疾愈稍能飲食
洎晚策杖行繞其家不覺爲倦但覺所夢道流猶在
其前遽欲入昭成觀家人慮其困憊亦頗多止之不
聽入觀於天師真前瞻眎良久曰卽所夢也拜禮數
四乃命夾紵塑人劉處士塑天師真改葺堂宇旦夕
供養人所祈禱福祥立應其所塑夾紵真於夾紵內
畫羅隔布肉色縫絳絲爲五臟腸胃喉嚨十二結十
二環與舌本相應臟內填五色香各依五臟兩數當
心置水銀鏡一一精至與常塑不同其塑中土形移

在天長觀金彩嚴飾亦皆靈驗彭城劉存希天師靈
驗云自幼以來於唐興觀瞻禮天師發心圖寫供養
因得絹本出入護持雖祇命遠行奉使南北未嘗一
日闕香火之薦黃巢犯闕時在內署倉惶之際隨駕
不及唯捲天師幘捧持而行同伍三十餘人皆爲虜
捉或被殺傷獨於衆中得免將入南山夜深村落行
次遇避難人偶語而聞妻在其間因得同往洋州大
巖山深處結草窩居况素無骨肉唯夫婦而已旣免
文離決志林谷不復有名宦之望野廩山甍性已成



矣山下居人以其口食不多時亦助其糧饋其鹽酪此外拾栢子焚香禮敬天師而已无何舊交宋問府入樞務知其在大山之中強之使出以朱紱加以品位固辭不獲龜勉從焉又駕出石門因便奔竄投莎城山中自匿數月有軍士搜山谷不得安居夫婦棄繒帛之衣夜行四十餘里出及平陸遙見馬軍十餘騎兩面交至已擒擄行人數輩存希夫婦懼恐而立馬軍過其側似若不見中得免後數年奉使西川携天師幘而至亦德焉其本存希深山窮谷虎狼之中軍士紛擾白刃之下心常坦然若與數人居憂懼之際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亦有感降之事祕而不言

陵州天師井填欠數鹽課驗

陵州天師井本傳云天師經行山中有十二玉女來謁天師願奉箕箒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爲獻將觀汝心厚薄選而納焉玉女各持一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所獻一般不可併納吾化此十二環令作一環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卽納之焉遂



合十二環爲一大環徑餘一尺投於地中墜卽深陷
已成井矣玉女皆脫衣入井以探玉環竟不能得天
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內今陵州鹽
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兩重大石方及鹹水每年一
度淘洗其中須歌唱喧聒然後入井不然必見玉女
躑居井中見者多所不利井旣深不可數入或繩索
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久玉女自與掛
之依舊不失頃年井屬東川有張常侍王其鹽務於
事稍息鹽課不登欠數千斤交替之後糜留填納未

得解去替人妻亦崇道因與處告天師云張填所欠
之鹽家資已盡空此留滯益恐困窮於三五日內願
借神力增加所出爲其填納與張俱拜祈訴懇切自
每日所煎水數四十五函如常而鹽數羨溢五六日
內填之果足此後一如舊數無復增減矣十二玉女
戊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鹽至戊亥時亦歇
天師初以茲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亦貧不可耕植
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戶口日衆遂置州統
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天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



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矣今諸井皆有天師
玉女之像焉

李環夢遇天師告授陵州刺史驗

李環咸通中爲王府長史以勳賞之旅不慣食貧居
閑力闕鬱鬱不得志中夜而寐夢入深山窮谷棧閣
縈折流水潺湲如此者不知其幾千百里又見闕闕
雜遝城闈爽塏飛宇橫樓摩霄檠日不知其幾千萬
家縱神遊目熙熙自得又出郊甸涉岡源荒榛茂草
小松巨木間以果林側以筠篠山嶺危峭或迂或平

山回遙盡抵一小郡茅棟縱橫隘路欹側傍有公署
署內白氣屬天其大如屋中有悲歌號呼之聲見一
青童引環卽路躡危磴步石梯入門甚峻門內古樹
芳草若古觀宇焉環素崇玄教頗爲慰悅俄而升殿
見像設尊儀笑而謂之曰爾來耶吾待爾久矣入天
門漱玄泉古人所修也注冊田存白元上土所修也
混而合之子其行之陰功及人陰德濟物千百之家
待子而字之勉哉勉哉明年之春環再拜稽首受其
言而覺是冬類訴於宰執復希入用乃授陵州刺史



之任是時經歷山川郡邑神思愷悅皆如嘗所經行
素未入蜀莫可知其由也至郡乃謁天師昇階及門
至於殿所觀其真像侍衛屋宇布列醒然而悟乃叶
其所夢矣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加以丹雘立爲銘
碑誌其白氣屬天乃蓋井之所也悲歌之聲乃轉車
之人也而內修之訣環未得之矣

庚卯酉平
王孫也

謝真精意巧漫遇天師授符驗

謝貞者臨邛工人也善巧漫而用意精確鶴鳴化天
師修道老君感降之所頂上有上清古宮相傳云

師時所制歲月甚多而結構如舊但瓦破壁壞而已
貞賃工爲修泥之貞精研盡意漫飾周密有道流引
二從者觀其功用神彩異常身逾九尺自門而入謂
貞曰山中難值修葺煩媿用心以手畫地作一符使
貞再三審記之曰此後有疾者雖千里之外行符必
効勿多取錢但可資家給終身衣食而貞具記符行
之極効大獲金帛家業殷豐鶴鳴諸山无天師真像
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子孫所傳之真貞忽於青
城山遇峽中賈客修齋有天師小幘世卷乃是授符



應現之真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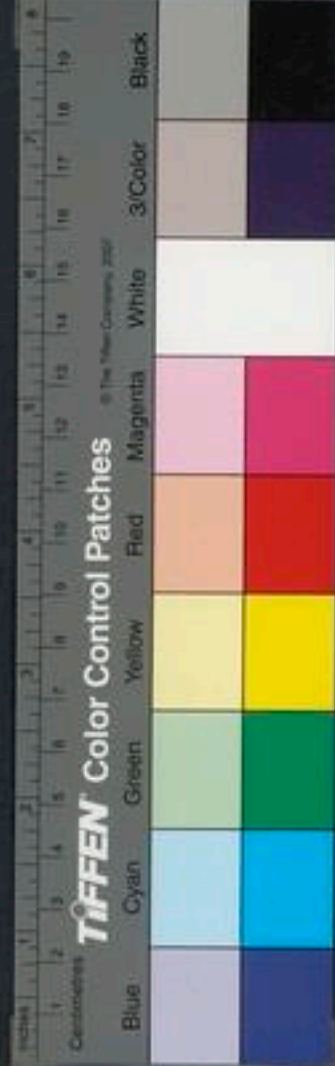
道士劉方瀛依天師劔法治疾驗

天台道士劉方瀛師事老君精修介紫早佩畢道法
籙常以丹篆救人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翹按天師劔
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陽葛溪鍊鋼造劔勅符禁水疾
者登時卽愈嘗於黃巖縣修齋勅壇以救疫毒有見
鬼巫者潛往眎之見鬼神數十奔北潰散如大陣崩
取一縣之疫數日而愈咸道末方瀛死疾而終戒其
門人使與劔俱莫敢違之乾符中和間台州神劉
文下裨將李生領徒廢其墓欲以取劔見其尸柔軟
容色不變如醉卧而已顧視其劔哮吼有聲羣黨驚
懼卒不敢取李生命瘞之而去不獨劔之有靈劉方
瀛亦陰景鍊形得道之流也

西王母塑像救疾驗

三將軍附

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頃因觀宇燒焚廊屋頽壞
而儀像不損人稱其靈居人范彥通忽患風癩瘡痂
既甚眉鬚漸落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但所疾較損
卽竭力修裝是夕夢一玉女手執花盤以袖拂其



身曰王母令我救汝疾卽愈矣數日之間所疾漸退
瘡腫皆息眉鬚復生遂造紗牕裝金彩通檐兩楹嚴
潔修奉每月自送香燈近年方稍不見觀中三將軍
亦古之所塑觀因南詔焚燒屋宇摧盡而三將軍塑
像不壞起觀之日再於其上立堂宇居人閭士林卧
疾月餘迨將不救夢三將軍以戟揮其身上穿一物
去狀如黑夫自此疾愈乃捨衣物製紗牕重加彩繡
矣

歸州黃魔神映水救船驗

歸州黃魔神因相國李吉甫自忠州除替五月下峽
至峽水之中波濤極甚忽有神人湧於水上爲其扶
船三面六手醜眸朱髮袒而號譟風濤遽息李公祝
而謝曰是何靈神拯危救難神曰我是黃魔神也旣
而歸州駐船旬月選地立宇於紫極宮作黃魔堂言
是黃天魔王積天擔力之神也刻石紀焉相國蕭遵
自拾遺左遷峽內徵還京師峽水泛漲舟船將沒亦
見其神捧船以救之復命修飾加其粉繡嚴其室宇
刻石爲誌亦列於次焉



青城丈人同葛瓚化靈官示現驗

青城丈人真君太和六年壬子節度使贊皇朱公德
俗差軍將蔡舉二人就山修齋便令訪尋草藥蔡舉
於六時巖下忽有勁風自谷中出因見二神人行虛
空中一人在前長丈餘著大袖衣平冠一人居後著
青衣大袖捧一帙書舉驚悸問曰何鬼神也前一人
荅曰我是竹枝老又指其後人曰此是瓚之噪我有
密語兩紙可一一記之錄與尚書今年西蜀合有水
災以修齋之故我回後山一峯堰水向東梓州當秋

大水卽其應也於是授以密語述李公吉凶未兆之
事蔡舉一一記之歸常道觀錄於紙上果得兩紙依
神人之言封題送李公書寫卽畢併亦遺忘矣是年
八月東川水深數丈西蜀无害李公歷問官寮及道
流解隱語不得李公曰竹枝老丈人也此當是丈人
真君耳瓚之噪者本命屬葛瓚化亦恐是化中靈官
特此示見以彰靈應也

羅真人降雨助金驗

羅真人卽神仙羅公遠也于濛陽羅江埧九隴什



那之界在瀋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范仙_一修道於
青城之南今號羅家山明皇朝出入帝宮輔導聖德
自有內傳至今隱見於棚口什邡楊村濛陽新繁新
都畿服之內人多見之不常厥狀或爲老嫗或爲丐
食之人每風雨愆期田農曠廢則必見焉疑其仙品
之中玉司風雨水旱之事也楊村居人衆以旱暵將
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廟熱甚憇於路隔樹陰之下
忽有老嫗歌而問曰衆人欲何往心以祈雨事答之
嫗曰要雨須求羅真人其餘鬼神不可致也言訖不

見衆知嫗卽羅真人也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俄而
風起雲布微雨已至衆乃還家是夕數十里內甘雨
告足乃於其所置天宮塑像焉諸鄉未得雨處傳聞
此說以音樂香花就新宮祈請迎就本村別設壇場
創宮室雨亦立應如是什邡綿竹七八縣界真人之
宮處處皆有請禱祈福无不徵効忽爲乞士於棚口
江畔謂人曰此將大水漂損居人信我者遷居以避
之不旬日矣有疑其異者卽移卜高處以避水災其
不信者安然而處五六日暴雨大至漂壞_一舍損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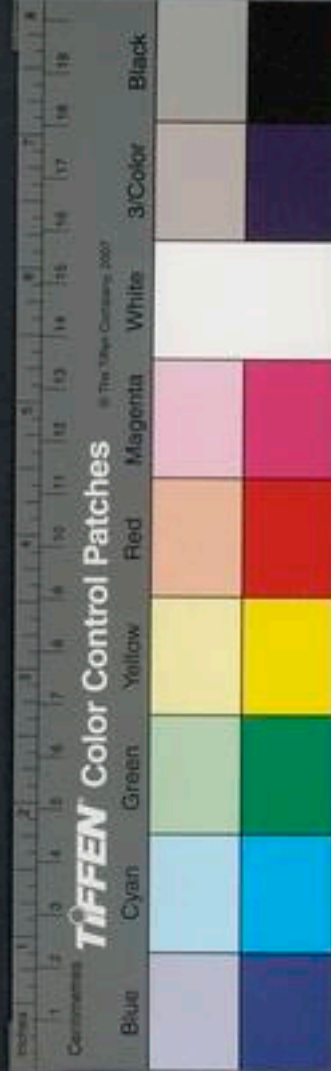


尸民十有三四焉居人以爲信立殿塑像以祠之金
銀行人楊初在重圍之內配納贖軍錢七百餘千貨
罄家資未支其半初事母以孝每爲供軍司追促必
託以他出恐母爲憂嘗於山觀得真人像幀一幅香
燈嚴奉已數年矣至是真入託爲常人詰其肆中問
以所納官錢以何准備具以圍窘言之此人令市生
鐵備炭火明日復來燃炭壘鐵投之一夕而去臨行
謂之曰我羅公遠也在青城山中以爾孝不違親心
不忘道以此金相助支官錢之外可以肥家復引初

徑山中時令歸觀初亦得丹藥以奉其親髮白還青
老能返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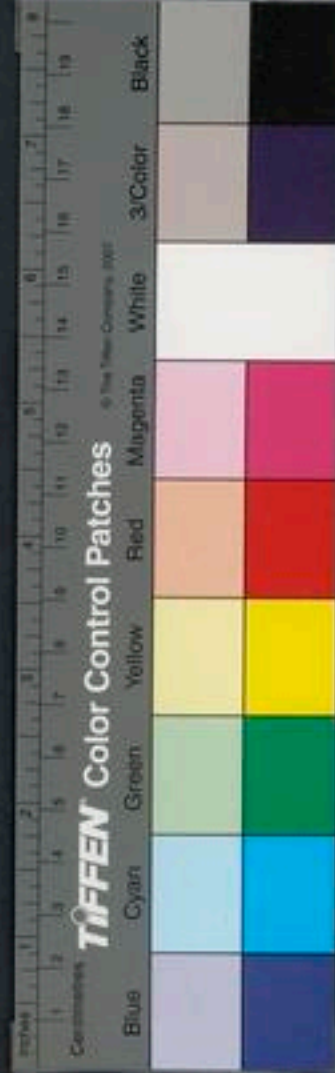
嘉州開元觀飛天神王像捍賊驗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中方製
大殿於殿西頭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
之上初修觀道士呂元操數夕夢神人在山頂其形
接天或白日髣髴如見郡人有好道者時亦見之或
通夢寐遂商議塑此形像本有十身初製其一而隋
未多事中原沸騰不果徧乾像之靈應郡所知矣



疾瘵之家禱祈必驗其下二鬼青黑者往往見於人
家太和中相國杜元穎鎮成都壇場不修關戍失守
爲南詔侵軼木源川路境上夷人導誘蠻蠻分三道
而來掩我不備將取嘉州去州四十餘里寇乃大驚
奔潰而去州境稍安方設備禦有擒得夷人覘侯者
大寇及境何驚而去云二路蠻寇本欲徑取嘉州謂
州中无備去州四十里忽旗幟遍山兵士羅立不知
其數有三五人大將軍金甲持斧長二三丈聲如雷
霆立二鬼之上登諸山兵士齊爲拒捍自量力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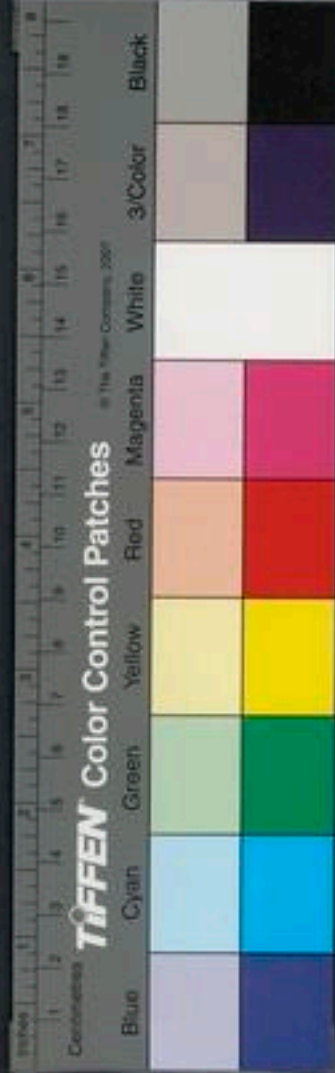
敵驚奔而去是日蠻中主軍酋帥死者三人蠻國之
法行軍有死傷及糞穢旋卽瘞藏不令露見由是不
知酋帥瘞埋之所時衆聞之皆言飛天神王兵示現
以全州境自是祈福禱願迨无虛日又嘗有人下峽
之時曾詣飛天求乞保護至瞿唐水方汎溢波濤甚
惡同艚三船一已損失二皆危懼忽見神人立於岸
上如飛天之形使二大鬼入水扶船鬼亦長丈餘船
乃安定風濤亦止驚迫之際莫知所自徐而思之乃
飛天所坐二鬼救其船耳一赤一青形與望无異



成都乾元觀在蠶市創制多年頃因用軍材毀都盡
三門之下舊有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四天神王依華
清宮朝元閣樣塑於外門之下金甲天衣門旣壞
壞而神王无損風雨飄漬亦无所傷邑人相傳頗爲
靈應時蜀王旣尅川蜀移軍收彭州圍州久矣因暫
還成都方當暑月參從將吏所在取便而行大將杜
克修至神王之所見衆人聚觀望像問其故云塑
神皆勣克修以器盛水致神手中杲搖動而水溢出
頃之蜀王至復祝而試焉曰若卽克彭州更觀搖動
之應良久而振動數四不逾月而尅州城殲殄大敵
乃施金幣命本邑創制堂宇以崇飾之

楚王趙匡凝托帝祥應

楚王趙匡凝鎮襄州也州郭舊有比帝堂歲久蕪毀
在營壘中一旦楚王寢室之上有物如曳戟皮革之
聲羣皆震動潛起視之見黑氣一道自比帝舊基之
所至板屋上楚王異之密加虔祝將欲興創堂宇以
答祥應詰明眎事之際先掌選將校五十人俾往營
田日給以衣裝農器指揮教命一無不應者王疑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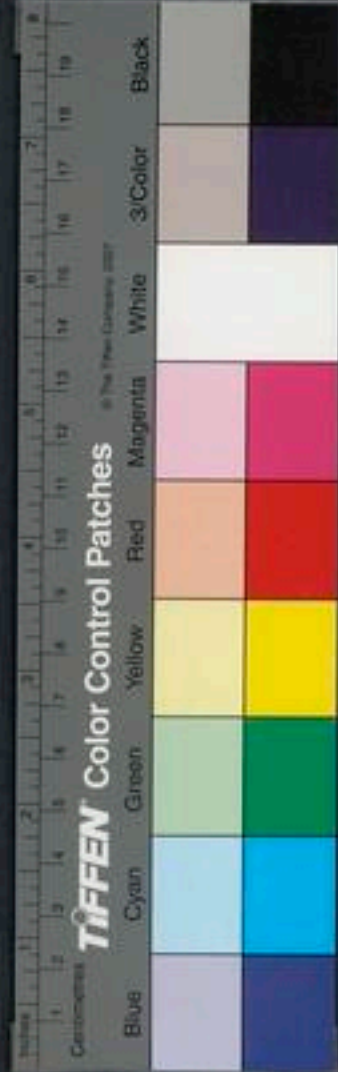
異圖拘而訊之得其構孽之狀咸勸懲焉乃謂人曰北帝靈驗信有徵矣中夜有雲氣之異詰朝乃姦慝彰明若非玄功告示幾有不測之禍遂締飾堂廡崇嚴像貌俾謁之士主其香燈闔境瞻禱累獲符應矣

李昌遐誦消災經驗

李昌遐者後漢兖州刺史之後也生而奉道常誦太上靈寶昇玄消災護命經而稟性柔弱每爲衆流之所侵害忽因晝寢夢坐烟霞之境四顧而望熊羆虎豹圍繞周匝莫知所措不覺傷歎何警戒之甚邪謂積善之无驗于時空中有一道士呼其名而語之曰吾卽救苦真人也汝勿驚駭吾奉太上符命與諸神將密衛於汝且汝常念者經云流通讀誦則有飛天神王破邪金剛護法靈童救苦真人金精猛獸各百億萬衆俱侍衛是經昌遐既覺豁然大悟因知自前侵害我者未有无禍患殃咎蓋誦經之所驗也

崔晝誦度人經驗

崔晝者漢汶陽侯仲牟之後嘗謁白雲先生學修身



之術先生曰汝富貴之子何思淡泊崔子避席而對
曰以財賑人財有數而人無厭矣以爵賞人爵既崇
而人或驕矣如何示我以道將以普濟生靈先生曰
吾道之內有度人經在汝可誦之崔晝乃作禮承受
至誠誦之厥後有使者馳一緘遺崔公曰子之先君
令吾持此謝汝言訖使者忽然不見於是啓緘熟視
果備認得先君親札云感汝念誦度人經功德之力
累世之祖盡得生天自後崔晝一家至今念誦

姚元崇女精志焚修老君授經驗

開元宰相姚元崇昔出官爲馮翊太守有一女名長
壽年七歲不茹葷不飲酒父母常令於玄元像前焚
香點燈忽晝寢夢見老君有二侍童二神將夾侍左
右侍童語長壽曰爾之焚修精志可隨口授汝九天
生神經一章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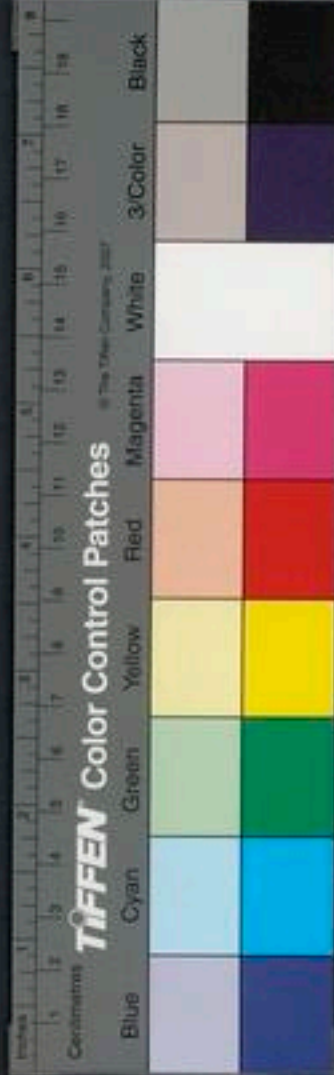
王道珂誦天蓬呪驗

王道珂成都雙流縣南邑居住當僖宗幸蜀之時常
以上筮符術爲業行坐常誦天蓬呪每入雙流市貨
符卜得錢須喫酒至醉方歸其郭門外有馬將軍



廟曉夕有人祈賽長番簾簾內往往有光夕聞吹口
之聲以此妖異人皆競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
畏懼无有輒敢正視者道珂因喫酒回歸入廟朗誦
神呪則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視之无不驚駭道珂
異日晨鷄初叫忽隨村人擔蒜趨市夜行至廟前忽
然倒地倉惶之間見野狐數頭眼如火炬銜拽入廟
堂階之下聞堂上有人呵責曰你何得恃酒入我廟
內念呪驚動我春屬道珂心中默禱天蓬神呪遂巡
却蘇盪綠其時一 亦同行神只逞其穢臭而不衛

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洎擊蒜人拋去道珂心中想念
神呪卽妖狐便致害不得旣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
清潔却來廟內大詬而責曰我是太上弟子不獨只
解持天蓬呪常誦道經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
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行化何以惡
聞神呪我知非白馬明神狐狸精怪傍附神祠勾惑
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洎持呪爲民除害遂志心
朗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亦無光透
簾幕唯聞自撲神吟之聲至明呼喚隣近人視之



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後寂无
妖異竟絕祭祀廟宇荒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食蒜
至甚觸穢天蓬將軍是比帝上將制伏一切鬼神豈
止誅滅狐狸小小妖怪矣

王清遠誦神呪經驗

王清遠世居比邨山下唐咸通年時多疫疾清遠身
雖在俗常服氣行藥誦神呪經自稱是緱山真人遠
孫是時天子蒙塵入蜀兵火不息疫癘大行連州匝
縣饑荒病患衆矣清遠佩受神呪經錄每行符藥救

人多不受錢只要少香油供養經錄神人迎請醫藥

日夕喧闐清遠有表弟一人爲僧名法超亦持大悲

輪行祕字始清遠之醫道大亨忽一日日夜來投宿

止潛以甌盛狗血傾於清遠道堂內至二更已來忽

聞空中有兵甲之聲頃聞法超於床上如有人挽拽

叫喚唯言乞命清遠命燈照之但見以頭自頓地頭

面血流至平明不息須臾之間但見兩脚直下如人

拖拽奔竄入緱水江內浮屍水上闔市目擊无不驚

歎是知神呪真經實有神將吏兵守護豈一疾妬庸



僧將穢惡之物犯冒所謂爲不善於幽暗中神得而誅之清遠襲氣持經陰功濟物壽一百七歲辭世之夕闔境皆聞異香仙樂斯亦證之漸階矣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太平經驗

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太平經武德中刺史獨孤晟取經欲進舟行半日有二龍一青一白橫江鼓波船不得進舟人驚懼復沂流還郡晟卽命所由輦江路陸行進經時山川之中久无摯獸至是蛇虎當道經使恐懼將經却迴晟卽修黃錄道場拜表

上告然後取經以進在內道場供養綿歷歲年開元中供奉道士司馬秀准詔祭醮名山開函取經但空函而已訶詰道衆疑是觀司隱藏法侶驚懼无詞披雪途焚香告真述武德中經已將去今詔旨搜訪无經上進仰憂譴責時景氣晴朗野絕塵埃忽陰雲覆殿迅雷震擊俄而簷宇溢霽經在案上異香盈空祥煙紛靄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會昌中賜紫道士郭重光晏玄壽復齋詔醮山取經石函之中經復如舊至今鎮觀者猶是此經不知何年歸還

天台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

天台山玉霄宮葉尊師修養之暇亦以符術救人婺
州居人葉氏其富億計忽中狂替之疾積年不瘳數
月沉頓後乃叫號悲笑裸露奔走力敵數人初以絹
索縻繫之俄而絕絆出通衢犯公署不可枝梧官以
富室之子不能加罪頗有所犯亦約束其家嚴爲守
衛加持禳制飯僧祈福祠神鬼召巫覡靡所不作莫
能致効其家素不信道偶有人謂之令詣天台請玉
霄宮葉尊師符可祛此疾不然莫知其可也乃備

角器皿入山請符尊師謂使者曰此符到家疾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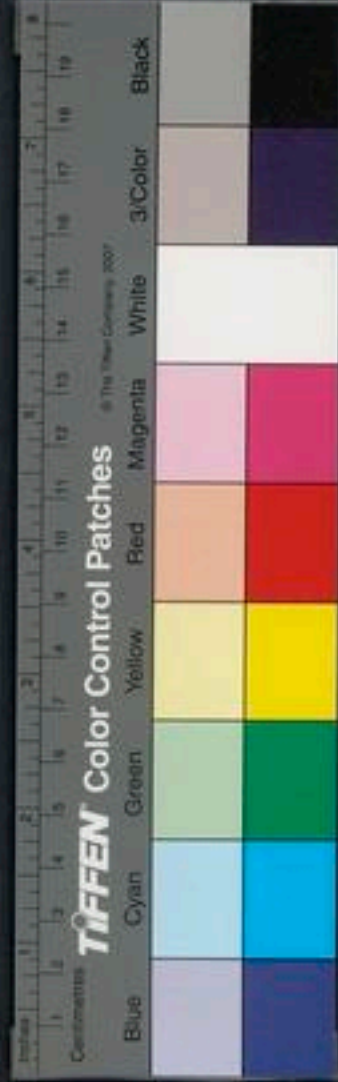
矣无以器帛爲用盡歸之使者未至三日疾者方作
斷絙投石舉家閉戶以拒之折關投樯力不可禦如
此狂猛非人所遏忽遽歛容自歸其室盥洗巾櫛
束帶鄴足執板盤折於門內道左其色怡然一家忻
喜爭問其故笑而不荅但言天使卽來飲食都忘夕
不暇寢孜孜焉企踵翹足延勁望風汗流浹背不文
爲倦如此二日三夕使者持符而至入門迎拜懽呼
踊躍前導得符服之嗔然食頃疾已瘳矣廿是躬詣



山門厚施金帛助修宮宇一家修道置淨道堂旦
夕焚修焉初玉霄賜二符一已吞之一帖房門之上
某之女使竊酒飲之嘔於符下葉見一神人介金執
劍長可三四寸從符中出去焚香拜謝而不見其歸
數日親戚家女使近患風魔疾尚未甚困來葉房之
前立且未定又斗一聲葉見符中將軍如前之形揮
劍加女使頭上問其故云適有神人以劍於頭上斬
下一物墜於衣領中今二三女僕捧持驗有蛇頭如
指斷在衣領中血猶滴焉風魔之疾自此亦愈

賈瓊受童子錄驗

成都賈瓊年三歲其母因看蠶市三月三日過龍興
觀門眾齊受錄遂詣觀受童子錄一階十餘年後因
女兒有疾母爲請處士吳太玄爲入冥看檢致疾之
由仍看弟兄年命凶吉經宿太玄還言疾在江瀆求
之卽差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父母愈憂復請太玄
看之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必鑱於一屋中安寢
而往不復人驚呼候其自醒喚人開門乃開之歷歷
說真中之事有如目擊言必信驗或兩宿復廻爾



既再往檢瓊名字云年三歲時三月三日龍興觀
受正一籙已名係天府不屬地司籍中不見名字於
大曹真簿之內檢得其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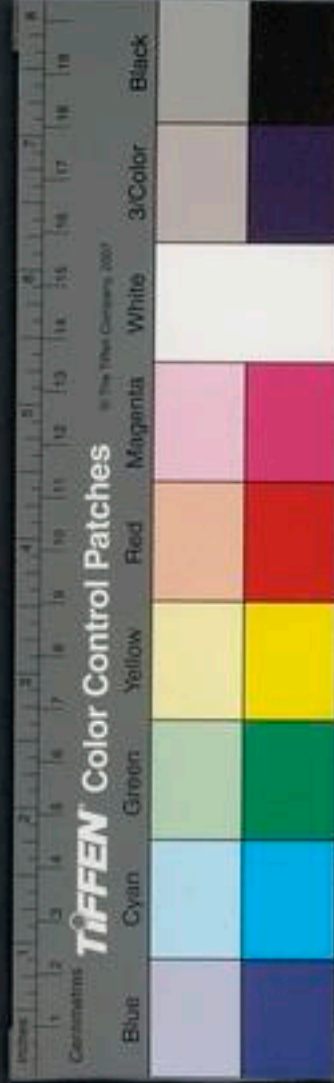
尹言念陰符經驗

尹言者修德坊居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爲宗姓之弟
常崇道慕善孜孜不倦因詣嗣玄受陰符經至誠誦
念爲其常少記性願得心神聰爽受之數年念逾萬
遍稍覺心力開悟因本命日齋潔焚香念三十遍忽
了憶前生之事姓張名處厚在延壽坊居家有巨業

兒女皆存記其小字年幾一一明了與其家說之法
往尋訪述張生死年月形色情性無所差異張之兒
女聞之嗚咽感認言其今之狀貌與昔不殊但性較
舒緩爾自是兩家契爲骨肉黃冠犯闕之前其二家
皆在

趙業受正一籙驗

趙業定州人開成中爲晉安縣令因疾暴卒手足柔
軟心上微暖三日乃蘇云初爲冥官所追牽拽甚急
問其所以但云爲欠債抵諱事自思身心此罪犯



必恐誤追行三五十里過一山嶺上有宮崇麗人
物甚多有一青衣童子前來問云汝非道士趙太玄
乎某答云晉安縣令趙業爾童子笑曰豈得便忘却
耶又一童子續來云太一令喚趙太玄追事人一時
散去卽與童子到宮闕中不見太一但見一道流云
汝六歲時爲有疾受正一八階法錄名爲太玄豈得
流於俗官併忘此事耶太一有命便令放還却須佩
錄修真行功及物居官理務勿貪瀆貨財輕人性命
言訖不見所疾已瘳遂於思依山窳受法錄累置壇
場廣崇功德復以法名太玄矣

僧法成竊改道經驗

僧法成姓陳不知何許人立性拘執束於本教而矯
飾多端因遊廬山至簡寂觀不遇道流而堂殿經厨
素不關鑰遂取道經看之將二十四卷徃靈溪觀樓
止誑云某在僧中本意好道欲於此駐泊轉讀道經
兼欲長髮入道人皆善其所言又取觀中經百餘卷
日夕披覽每三五日一度下山化糧人聞其所說施
與甚多糧鹽所須計月不闕乃改換道經自立佛



經名字改天尊爲佛言其人爲菩薩羅漢。答詞理亦多換易塗抹剪破計一百六十餘卷忽山下有人請齋兼欲求丐紙筆借觀奴一人同去行二三里見軍吏陳仗詞道甚嚴謂是刺史遊山法成與奴下道於林中迴避良久見旌幟駐隊有大官立馬於道中促喚地界令捉僧法成來法成與奴聞之未暇奔竄力士數人就林中擒去奴隨看之官人責曰大道經教聖人之言關汝何事輒敢改易交痛杖一百令其依舊修寫填納觀中填了報來別有處分卽於道中決杖百下仆於上瘡血徧身除仗尋亦不見奴奏報觀中差人看驗微有喘息而已扶昇入山數日方較遂出所改換經本呈衆道流法成本有衣鉢寄在江州寺中取來貨賣更求乞紙筆經年修寫經足遂還本觀燒香懇謝欲願入道道流以其無賴無人許之是夜呼呌數聲如被毆擊耳鼻血流而死矣

僧行端輒改五厨經驗

僧行端性頗狂謫因着道門五厨經只有五首呪偈遂改添題目云佛說三停厨經以五咒爲一如來所



說經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增加文句不一紙五
同經屬太清部明皇朝諫議大夫肅明觀主尹愔注
云蓋五神之祕言五臟之真氣持之百遍則五氣自
和可以不食其經第一呪天一氣和太和得一道皆
泰和乃无不和玄理同玄際開元中天師趙仙甫爲
疏皆以習氣和神爲指行端旁附此說既云讀誦百
二十遍可以呪水飲之令人不食名爲三停厨經詞
理鄙淺與尹趙注疏殊不相近改經既了已寫五六
本傳於他人於牕下寫經之際忽有神人長八九尺
俠劍而來謂之曰太上真經歷代所實何得輕肆庸
愚輒爲改易奮劍斬之以手拒劍傷落數指同居僧
二人共見其事驚爲哀乞神人曰如此无良也解惜
命促令追收寫換然後奏聽勅旨行端與同居僧散
尋所行之本只得一半餘本已被僧將出關別寫元
本經十本燒香懺謝所改添本香上焚之神人復見
曰嘗毀聖文追收不獲不宜免死逡巡頓仆而卒其
所改經至今往往傳行諸處覽觀其義自可曉焉

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



崔公輔明經及第歷官至雅州刺史至官一年忽覺精神恍惚多悲恚猶急往往忽忘舉家異之一旦无疾而終心上猶暖三日再蘇亦卽平復謂其寮佐曰非爲冥使齋帖見追隨行三五十里甚爲困憊至城關入門數重追者引到曹署之門立於屏外逡巡有官人着緋執版至屏迎之先拜公輔驚曰某爲帖所追乃罪人也官人見迎致拜深所不安官人曰使君固應忘之矣某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使君初官曾獲伏事庭廡近奉大符得鄆都掾地司所奏使君

任鄆都縣令之日於仙都觀中取真人陰君寶經四卷至今不還天符令追生魂勘責使君一魂日久在此對會恐使君不知故欲面見具此諮述以報往日之恩耳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精神遺忘否此是生魂被執繫故也於是引至廳中良久言曰此有茶飯不可與使君食食之不得復歸人間矣但修一狀請置黃籙道場懺悔所犯兼請途經却歸本山卽生魂釋放矣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逡巡有吏執案云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二十三年言訖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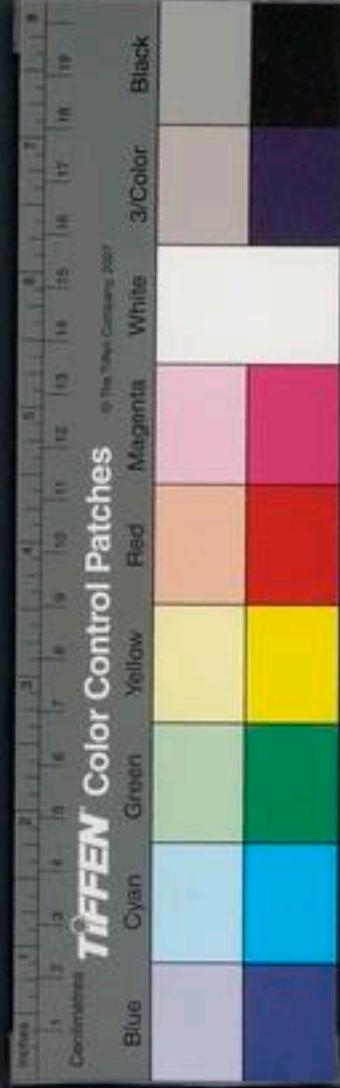


輔留手狀官人差吏途還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
忠州仙都山三處修黃籙道場齋途經還本觀公輔
平復如常其後歷官年壽皆如所說此事是開成年
中任雅州刺史也

劉載之誦天蓬呪驗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香火不懈
多寓京師少而神氣怯懦每驚魔往往不悟嘗遇蘇
門道士劉大觀授以天蓬神呪令持誦千遍載之勤
而行焉絕葷腥專香火心旅之中亦拳拳修尚自是

无復魔悸矣冠陷長安在宜楊里爲寇所虜力役勞
苦之事素非其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劍性命憂
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
軍士之飾謂之曰勞役之事吾爲子免之此有徑路
可以脫禍可相隨而行也載之疑爲寇所試辭焉此
人引其手若騰躍於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
但見山川參差泉聲流激已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
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巖層城煥麗金樓玉
堂奇禽珍木周環數十里有謁者平冠袞云天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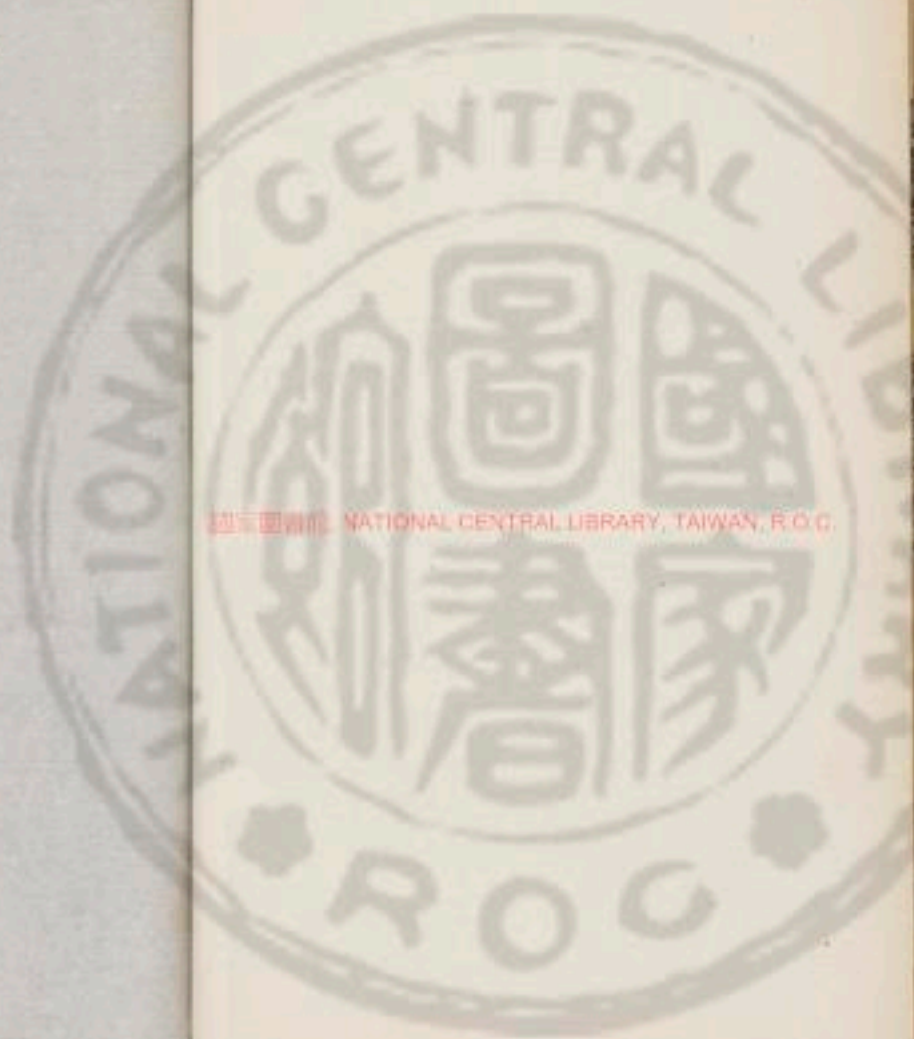
君令於賓宇憩息俶賜酒饌仙果二仙官之宴飲
載之間太帝君所主何國某未曾朝拜忽奉恩勅深
所愛懼仙官曰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太
帝君也上理斗極下統鄴都陰境帝君乃太帝之所
部天蓬上將卽太帝之元帥也吾子冥心比元尊奉
神呪而值此危難將陷鋒鏑太帝閱籍當在驅除之
伍仰軫聖慮已奏章太上迷勤瘁之心延壽三紀使
還於故里爾頃之得朝謁太帝叩頌謝恩於闕下命
一童送之食頃已遠泗州其友人謝長奏事行朝具
言其事載之今猶在江表是則太帝之昭鑒天洪之
威神不遺毫分之善也

姚生持黃庭經驗

姚生者華原人也幼而好道持黃庭經光啟中僖宗
再幸陳倉遠近驚擾姚爲賊所迫夜走墮枯井中傷
足求出不得乃旁有窞穴匿於其中晝夜念經因不
饑渴足疾亦愈時襄土元平大駕歸闕鄉里人戶稍
復有遊軍夜宿井側見井中有光極而出之具述經
靈驗遂爲道士居華原西界觀中焉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

棠十一

宋 張君房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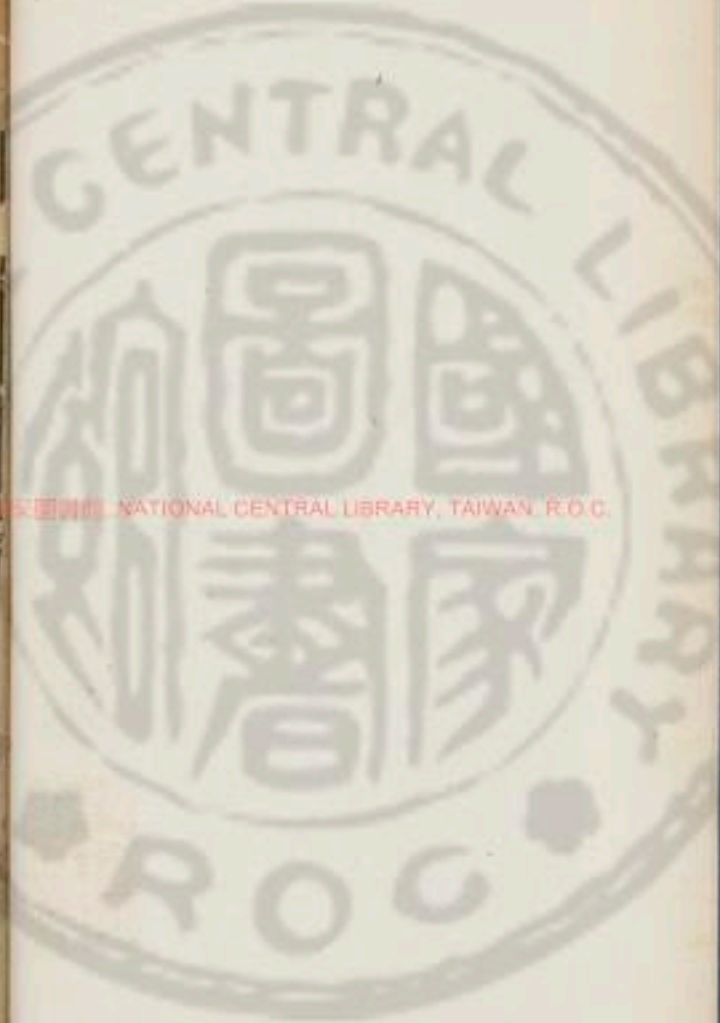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鐘自歸驗

處州青田縣清溪觀古有銅鐘因袁晁亂後失其所
在有墨書青田字人或記焉其後温州烏嶼山下水
中舟人時聞鐘聲幽咽不遠一旦有人忽見水中一
物如半鐘之形側露水上潒窺視之旣近一覆矣露



其一半認其模範之跡蒲牢之形乃鐘也凡物觸之
沉於水中矣與人語其異好事者乘舟看之天氣晴
霽亦時一見州寺僧結彩舫具幡花致齋迎之或經
宿水上道場禮懺而請或得見之尋又沉去道門亦
備幡花舟舫香火迎之見而不得清溪道士時亦有
迎鐘衆中稽首祝之曰此州觀寺皆自有鐘唯清溪
觀無鐘多年極是闕事遠地不辦香花丹心而已鐘
若有靈願泝流自往某旬日即歸於觀前溪中奉候
衆聞其說皆笑之十餘日道士歸青田鐘已在觀前
潭中矣焚香迎之汎汎就岸重千餘斤數人挽拽懸
掛若百許斤爾自後時亦飛去旬日却迴今以大鎖
繫之不復去矣其上墨書青田字久在水中宛然不
滅井邑老人詳認其字乃觀中舊鐘也

青城山宗玄觀銅鐘不能損驗

青城山宗玄觀古跡銅鐘三千餘斤隱花文飛仙幢
節之狀工甚精好劉闢據成都取管內銅像大鐘鑄
兵器及錢此鐘差縣人挽拽下山磨其上隱起花文
欲盡頃以巨石捶擊終不能損拽至江干將入竹筏



力敵萬斤竟亦不動縣狀申闕闕異之令送山中三
二十人牽送上山纔若一二百斤爾既復懸掛時或
擊之立致雲雨至今見在

溫江縣太平觀鑄鐘道士得道驗

溫江縣太平觀有任尊師者於市中每日戶乞一錢
鑄鐘萬斤數年鐘成尊師年已八十餘矣作大齋表
讚扣鐘數百下辭決而去卽大曆年中也其後劉潼
僕射擁旄西川觀寺鐘上皆鐫刻施羅尼呪至是任
尊師復歸領巧工於呪邊刻云觀家銅鐘不合妄刻
佛呪別立誓詞數句而人見任狀貌益少壯於當時
信是得道者

眉州故彭山市觀大鐘傷寺匠驗

眉州故彭山市觀有大鐘重千斤觀去州二十餘里
每扣鐘之時聲應州郭頃年僧輩誑陳文狀云觀无
道士鐘在草中當用運之時官无正理遂移於州寺
懸掛上鐘之時折匠人之足人以爲靈驗寺當州門
扣擊之聲不聞州內群僧別鑄大鐘此鐘不還本觀
賣與嘉州寺中下樓之時傷其二匠斲足折腰入船



出岸皆有傷損弊俗不以爲靈驗至今流俗未還良可惜也

浴爰赤大古鐘水洗瘡

古鐘
驗附

爰赤木古鐘開元中所進云赤木莊在玉山之下時聞地中隱隱然有鐘聲尋求莫能致一旦赤木患瘡疾且甚醫不能祛夢一青童曰得浴鐘水洗之卽愈赤木就近觀寺中以水洗鐘用器盛之歸以洗瘡微加痛劇乃令人於常門鐘聲處聽之果聞鐘在地下掘數尺而得形上有坐師子爲鼻鼻下平闊其頂闊

大圍三尺餘六七寸頓小如腰鼓形向下復大奇文隱鏤萬狀千名迨非鎔範所作旣得以水浴去泥土取其水洗瘡卽日痊愈夜有光影時或自鳴爲隣里所異不敢藏隱奉表進焉勅賜景龍觀黃巢前此鐘猶在寶應中盤屋縣居人耕地亦得古鐘百餘斤上有伏虎形爲鼻自鼻以下頓大數寸而小殺之如是再殺三成共高一尺八九寸徧身天花雲葉工用殊妙比赤木所得圓厚而重旣得夜夜有光或飛於空中聲韻清越亦表上進詔送玄真觀久之取留內殿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古鐘奇巧驗

渝州南平縣道昌觀有古鐘焉以二獅子對立捧花
座蛟螭爲鼻蛟尾分繞獅之足盤於鐘上鐘形再殺
三成如盃屋古鐘之狀於其殺處細花文五條當中
一條黃色明淨累累若珠貫焉次珠條之外作化片
之狀屈曲相縈又外一重雲葉纏繞蹤跡奇巧工甚
周細若非人工此外周身有花不可細記云是湘東
王送與隱居陶貞白近因亂離鍾已遺失

黔南鹽井古鐘多年無毀蝕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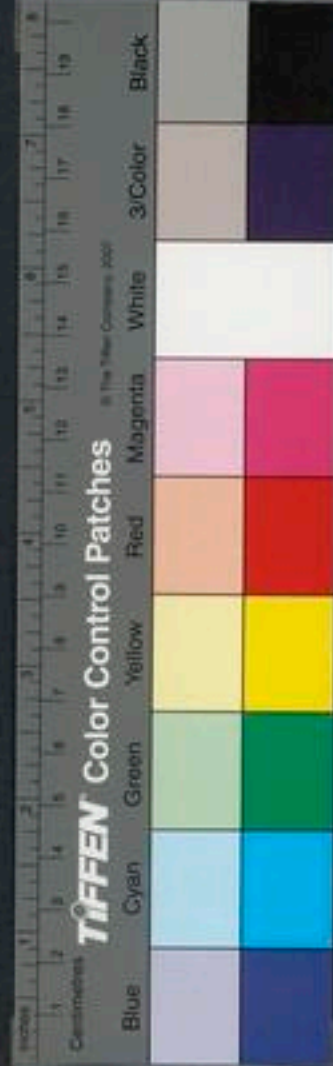
黔南鹽井中因摧損修筭得一古鐘長三四尺中細
而實如腰鼓瓦腔之狀兩頭圓厚扣之皆有聲奇音
響亮與常鐘異在鹽井多年益加光膩無毀蝕之勢
時有金色精明異常節度使僖公留鎮府庫焉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僧偷而卒驗

天台山玉霄宮古鐘高二尺重百餘斤制度渾厚形
如鐸上有三十六乳隱起之文亦甚精妙相傳云夏
禹所鑄或云是越王樂器頃年於空中夜夜飛鳴人
皆聞之忽墮於禹廟內藏之府庫綿歷七八十年累



有名僧求請欲彰其異而皆嫌問不與咸通中左常侍李縮爲浙東觀察使請玉霄峯葉尊師修齋受籙於使宅立壇出此鐘以擊之旣而水部貲外柳韜白上京得老君夾紵像高三四尺聖相竒妙乃重裝修作盃頂寶帳以白金香鴨香龜數事送於玉霄亦便留籙壇內供養齋畢李貂命賓爲鐘銘具以歲日刻於鐘上并老君像皆送山中所刻之處燦然金色禹跡寺僧頻求此鐘不得旣知鏤勒銘篆已送天台計元所出乃揚言曰天台所得古鐘乃真金也匠人所刻之末是數兩金況於鐘乎又有香鴨器皿計其所直多矣因有衲僧與不道輩十餘人夜入玉霄宮伏於版閣之下中夜踰欄干而上於道場中取香鴨香龜金龍道具實於囊中縻鐘於背出門群呼而去尊師知之不許徒弟追之僧等約行三十餘里憇一大樹下良久天明只在閣柱之側衆小師徃視之背鐘者已殭歿矣其餘徒黨癡情凝然不辨人物鐘及金帛一无所失尊師呪水灑之良久僧亦稍醒群賊乃蘇發願立誓乞不聞於官乃盡釋之扶昇病僧而去



僧至山下乃辛

開州龍興觀鐘室寬驗鍾附

開州龍興觀鐘七八千斤未有鐘樓懸於殿上而已
祖傳云州中有鼓敍之徒遺失之物諍訟不決之事
沉滯抑屈之情焚香叩鐘立有明効至有囚徒刑獄
推鞠不得其實者卽入款請擊鐘便可分雪明白余
頃駐泊觀中忽見官吏押頰囚徒來於鐘前焚香告
誓搜獲將擊之際有人抑止之更令取款如是數回
都不擊鐘論訟已得其理矣因問其故云累有公案

不決者請擊此鐘擊鐘之後旬日之內誣詞寃抑於
人者必暴病而歿情有相當事有連累者一年之中
无牙遺矣有理被抑之人宛然无苦由是刑獄大小
无敢有欺以鐘爲準的也雲安白鶴觀鐘亦類於此
遠近傳焉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鐘見夢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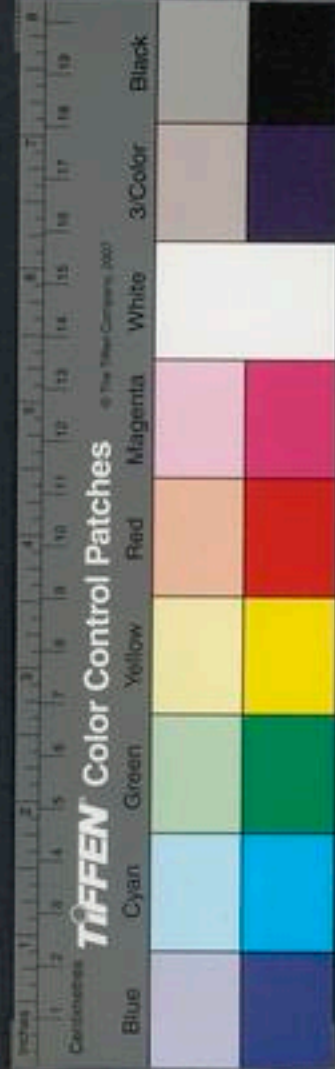
施州清江郡開元觀有鐘焉其形絕古用鑄爲鼻以
系於震狀若懸匏扣之初則清音繼達俄而震然響
聞數里然不知何代之器也初有郡民牧牛於郡南



田間忽聞有異聲自地中發民與牧童鼓鞀聞之皆驚走辟易其後民熱病旬餘夢一丈夫衣青襦告之曰汝遷我於開元觀民亦不悟其旨又到田間再聞其聲如前而密誌其地卽以事白於郡守郡守封君怒曰此民昏妄輒以不急之事工我耶叱去之是夕民又夢青襦者曰吾委跡於地下有年矣汝不速出者必有大咎民大懼及曉與其子皆往鑿其地深丈餘得此鐘色青如所夢丈夫色也遂再白郡守置於開元觀是日辰時不擊自鳴震響極遠郡人俱異而歎之郡守以其事上聞明皇詔編於國史復命宰臣李林甫寫其奏以頒示天下矣

洪州遊帷觀鐘州官彊取入寺驗

洪州遊帷觀有二鐘一是觀司特勅所鑄一是許真君修行鐘歷代傳之在真君殿稍小於觀鐘爾節度使嚴譔創置節制威令風行素重繼徒長老增修其院長老欲取許真君鐘嚴令官吏取而授之道士皆不敢論其曲直取鐘之日雷風震擊是時大設齋筵費用極廣風雨暴至魯不施張頃刻水溢數尺及扣



其鐘如擊土木並無音響長老謂嚴曰此州道士例多妖法必是禁鐘使無聲爾嚴怒捕諸道士所在禁繫責其邪幻將加重法官吏畏威無敢諫者嚴忽沉然思寐夢見許真君與二從者來至其前謂嚴曰無知無道彊取我鐘又加法於道士若不送鐘還觀禮謝大道令侍者斷其頭來卽見授劍於侍者嚴驚覺汗流而侍者持劍鬚髮在其前遞釋諸道士送鐘還觀自詣遊帷交香致謝迴顧見持劍侍者謂之曰汝爲不道加害於人上帝所責斷頭之事恐將不免言訖而去不久已開江事敗斷鞅而死

天師劍愈疾驗

天師劍五所鑄狀若生銅五節連環之柄上有隱起符文星辰日月之象重八十一兩嘗用誅制鬼神降剪兇醜昇天之日留劍及都功印傳於子孫誓曰我一世有子一人傳於印劍及都功籙唯此非子孫不傳於世頂上有朱髮十數莖以表奇相于今二十一世矣其劍時有異光或聞吟乳乍存乍亡頗彰靈應至十六世天師好以慈惠及人憂軫於物以神劍靈



効每有疾苦者多借令供養卽所疾旋祛隣家夜產
性命危切亦以此劍借之旣至產家有神光如燭閃
然照一室之中墮地而折經數十年十八世孫惠欽
性溫和守謙退與物无競俗機世務泛然不經其心
人有所言雖譎詐者亦皆信用略無疑慮一旦有人
挈布囊入雲錦山仙居觀周行廊廡之下瞻禮功德
云解磨鏡釘鉸門人令其綴鐸小銅鎖子師見之問
曰我有折劍鐸綴得乎此人請劍看之云可矣請別
掃一室瀆炭數斤及扃其門以巨石爲礎熾炭鎚擊
聲聞于外門人皆股慄心戰憂此劍碎於其手師亦
不爲慮頃之鎚鍛聲絕工人執劍以呈果完綴如舊
所鐸之處微有黑痕如絲髮爾師以錢半千酬之此
人得錢媿謝致於老君前負囊而去出門數步尋失
所有識者疑是天師化現降於人間自續其劍不然
何得重新若此而鎚擊不傷完復如故

張讓黃神印救疾驗

張讓家于桂州客遊湘鄂間因得心疾初則迷忘在
途忘行在室忘坐惑於昏曉迷其東西累月之後復

多狂怒詬責鬼神凌突於人至於裸靈馳騁不知避
忌履水火冒鋒刃不爲憂患時亦燒灼害之傷割及
之道士袁歸真新刻黃神越章印醮祭方畢試爲焚
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讓正狂走執而印焉昏
然而睡歸真知印之効也復染丹炷香再印其心條
然疾愈有物如鶻從其口中飛去數丈之外墜於地
上衆往視之乃大蝙蝠耳背上印字宛然讓乃平復
如舊歸真持此印所在救疾大獲靈驗

范希越天蓬印祈雨驗

范希越成都人也事北帝修奉之術雕天蓬印以爲
之祭醮嚴潔逾於常法廣明庚子歲三月不雨五月
愈望人心焦然穀稼將廢願於萬歲池試行神印爲
三靈祈雨於是詣至真觀致齋是日庚辰以戌時投
印池中陰風遽起雲物周布亥時大雨達曉及辰大
雷迅雷驚震數四至巳少霽乃得歸府昇遷橋水漸
及馬腹羅城四江平岸流溢螟蝗之屬淹漬皆歛自
是有年矣駕駐成都上知其道術召對問以逆寇誅
鋪宮城尅復之事命持印於內殿奏醮積雨之中雲



齊月朗是夕夢神人示以誅寇復城之兆上大悅授
太常寺奉禮郎累遷主客員外郎衛尉少卿錫以朱
綾黃巢捷至果符聖夢之旨特加寵異自言初居者
膠巷印篆初成而蠻寇凌突居人奔散藏印於堂屋
瓦中蠻去之後四隣焚燼其所居獨在疑印之靈也

越州上虞縣鐘時鳴地中驗

越州上虞縣郭郭間有隙地數畝時聞鐘鳴地中咸
通年縣令夏侯頗傾心崇道以縣邑无觀買其地創
造觀宇掘地獲古鐘百餘斤上有文字曰正觀是冬
賜額以降誕節祝壽所奏賜名延慶觀焉

王謙據蜀隋文帝黃籙齋剋平驗

隋文帝開皇之初干戈不施寰海克定唯王謙後周
舊臣勲名素重畏憚隋祖恐禍及身遂據三蜀以圖
變帝出師征之頻戰不克兵士多病死者相枕乃於
內殿修黃籙道場祈天請祐三日夜夢神人降曰帝
王上承天命下順人心天人合符然後有國今陛下
革周立隋天所命也一方之力何以敵於四海之力
乎帝曰剋蜀弔民蓋不獲已但主師疾疫以此爲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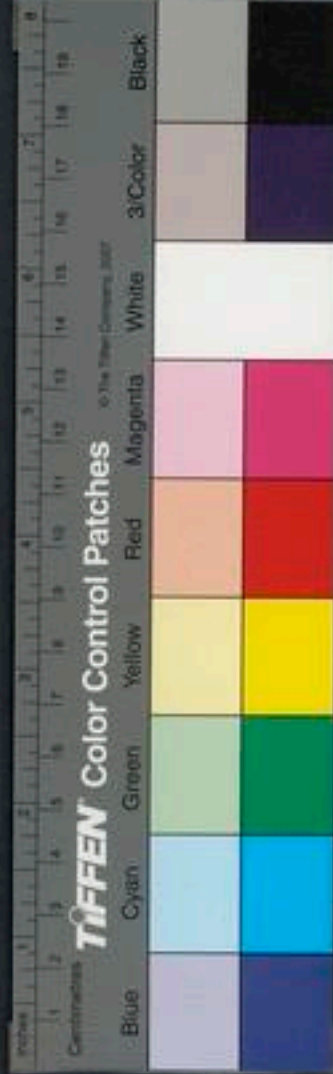
爾神人曰疾疫者北人不堪瘴毒所以多病壇中法
水可救億兆况偏師乎即見神人取壇中禁水向西
南奠之曰雨至即愈无煩聖慮也子日進軍必當胡
無復疾疫矣其後王謙傳首三蜀底寧果是子日

青城丈人受黃帝龍躡并降雨驗

青城山黃帝請龍躡真人審先生受龍躡經得御
書之道乃封先生爲五嶽丈人戴蓋天之冠著朱衣

之袍佩三庭之印爲五嶽之上司與潜山司合靈山
使者爲三司之尊勅五嶽神一月再朝虛中灑水以
代畧漏其後歷代帝王雖置祠齋祭未再加封號僖
宗皇帝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袁易簡
刺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與朕詣山修醮封爲五嶽丈
人希夷真君是時縣境亢旱苗穀將焦封醮之夜龍
吟於觀側溪中風雨大至枯苗再茂縣境乃豐以事
上聞編于國史矣

天師葉法善設醮攝魅驗



天師葉法善括州人也三世爲道士皆有神術攝卷
登真之事法善符籙尤能効後鬼神顯慶中高宗微
入內道場恩禮優異時駕幸東都法善於陵空觀作
大壇設大醮城中士女咸往觀之俄有數十人奔投
火中衆皆大驚救之而免亦無傷損法善曰此人皆
有魅病爲吾法所攝及問之果然盡爲効之其病皆
愈法善自高宗中宗則天睿宗明皇五朝來徃名山
累召入內先天二年拜鴻臚卿越國公贈其父欽州
刺史焉

范陽盧蔚醮本命驗

范陽盧蔚弱冠舉進士有目者言其年壽不永常宜
醮本命以增年祿蔚素崇香火勤於修醮未嘗輟焉
年二十五寢疾於東都逾月益困忽夢爲親友所招
出門乘馬其行極速疑爲冥司所攝有一人乘馬奔
來所在留滯必爲攜解遮救言旨懇切及到所司此
人又懇爲請託因得却還部署行里有如親吏焉所
還道中見兵士數千初頗疑懼此人曰此皆他日郎
君所主兵士也將至所居自後垣乘虛而入徑及庭



中有門旗麾鏘武器之屬此人曰他日當用之瘞於
兩階之下將別去蔚曰素未相識何憂勤之甚也荅
曰某乃本命神爾郎君爲冥官所召大限欲及某已
於天司奏陳必及中壽疾亦就瘞無以爲憂也蔚媿
謝而去疾亦尋愈其後策名金紫亦享中年除宿州
刺史角橋都知兵馬指揮使不到任歿以其瘞武器
門旗故也

崔圖修黃籙齋救母生天驗

崔圖者坊州中都人好遊獵馳馬於野中獵次馬忽
不行鞭垂數下亦不進圖怒下馬欲射之馬作人言
曰吾是汝之母也不得相害曾竊取汝三十千錢私
與小女爲嫁資不告於汝吾歿冥司罰吾與汝爲馬
八年今限已畢吾將歿矣圖聞之舉身自撲迷悶良
久悲告母曰兒之不孝致令我母見受如斯罪馬亦
流淚曰吾爲馬身報汝未了更罰與汝爲瞽目之婢
仍復啞圖聞之號哭言曰如何免得此罪業母曰
吾聞罪障重者須作黃籙道場懺悔即得免苦言訖
而歿圖收葬其馬焚射獵之具請道流修黃籙道場



三日三夜至第三夜闔扣門之聲甚急出看乃是其母還現本形立於門外謂其夫婦曰人生世間願作善業勿爲惡事冥司報應一一分明毋用子錢尚被責罰如此況他人非己之物豈可偷盜乎吾受此罪苦痛萬般不可言說賴汝夫婦爲吾修無上黃籙寶齋功德一切吾乘此功德已得生天故來相別於是乘虛而去圖自此知罪福必應大道可依夫婦詣王屋山同志修道矣

赫連寵修黃籙齋解父 驗

赫連寵者靈州定遠縣人也父棕領軍於邊上殺降兵一千餘人武德二年八月歿於邊上冥司論對受諸罪苦寵總不知寵爲靈州押衙貞觀八年奉使入京因與友人遊終南山行至炭谷口有道士楊景通結廬修行三百餘歲寵醉歇廬前謂景通曰吾饑有何所食景通素不飲食笑而不對寵令左右取火焚其廬室景通曰汝父屈殺生民見受罪地府不能修善救父更害於吾寵曰何以知之景通曰汝坐於此吾與汝喚令汝見之言訖書一符擲於空中逡巡有



黑雲至於盧前雲中有二十餘鬼領一人枷杻鎖械
來景通前曰汝子不孝不能救汝寵見之果父惊也
悲泣謂父曰何故受苦如斯父曰吾殺降兵被他冤
訟於地獄下受諸罪苦汝何故更毀真人令吾轉轉
罪重寵乃匍匐悲泣懺悔謝過乞捨已身之罪救亡
父之魂景通曰汝要免父之罪修黃籙道場可以救
拔必得汝父生天免此罪報遠巡父被諸鬼領去寵
乃禮謝景通入城於三洞觀設黃籙道場七日七夜
至第五日見父乘雲氣而來謂寵曰吾奉天符乘黃
籙功德已生天堂凡是所殺冤魂皆已託生人世

唐獻修黃籙齋母得生天驗

唐獻者蔡州平輿縣人也年二十三隋大業四年授
導江縣尉寵狎侍婢春紅不親官務公事數闕兼患
風勞久未痊瘥母曰我兒狂踈疾病皆嬖婢所致也
母令貨此婢婢告於獻獻恨母擬貨其婢與婢爲計
遂鳩其母母歿月餘獻亦暴歿三日心暖家人不敢
便葬忽卽起活曰我有大罪毒母之過也冥司令我
生受罪報自是每夜有二鬼使領夜叉數人昇大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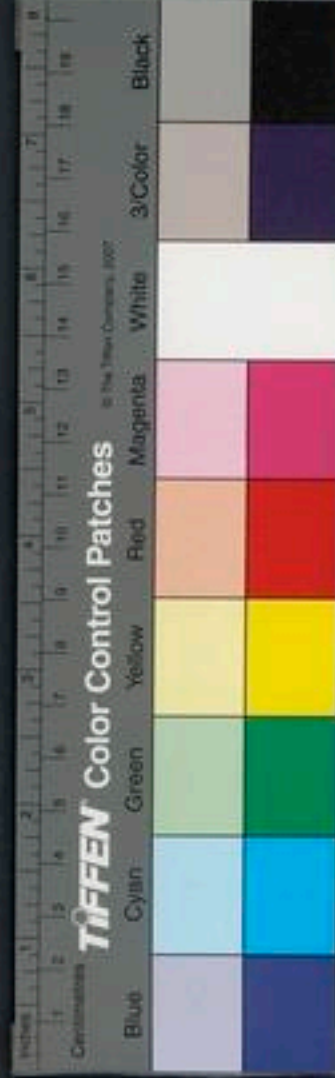


於堂中良久火起湯沸夜叉獻於鐵湯之中痛楚
號叫至五更方息如此三年萬般捨施功德終不能
免忽有賣藥道士獻問其方術道士曰衆生罪業重
大無過黃籙道場祈告天地三日三夜燒香散花懸
諸幡蓋歌讚禮願懺悔拔罪救度亡魂解除冤對最
爲勝妙之法爾獻遂請道士置黃籙道場三日之後
鬼使夜叉不復更至身心安愈無復憂患忽見黃衣
使者一人曰昨奉天符以修齋之力毋生天堂汝大
罪亦已原赦唯罪婢春紅令瘡疥三年爾自此

元紅果患三年方愈獻棄家於晉州羊角山請爲道
士志修道矣

李承嗣解妻兒冤修黃籙齋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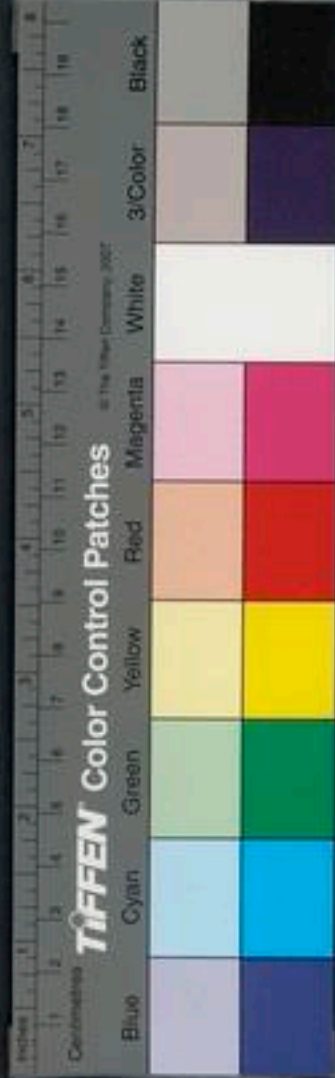
李承嗣者鄂州唐年人也家富巨萬而娶妻貌醜有
子年十歲仍患腰脚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
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佞言與醜妻一百千錢令其
離異妻欲詣官訟之因此方免承嗣遂與小妻爲計
夜飲之次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
至午時卽見二鳥來啄承嗣心痛不可忍驅之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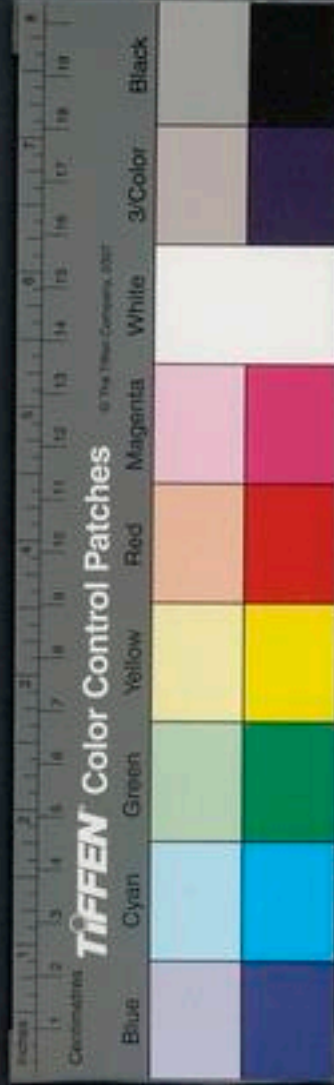
二神人曰汝速爲寃鬼告天發願請修黃籙大齋按
顯亡者如此當免失利韜如其言卽爲發願關羽亦
已收軍韜收合敗卒直至夷陵屯集乃修黃籙道場
三日前二神人復見謂之曰寃魂並已託生諸方汝
亦沾此餘福神兵密衛必得大勝慎勿殺人夫天地
生萬物一草一葉尚欲其生長成遂況人命至重上
應星辰豈可非理致殺恣汝冒襟也古今名將不及
三世者爲其心計陰謀殺人利己雖立功爲國亦湏
道在其間善分逆順不枉物命使功過顯明卽必征
伐有功神明祐助今蜀不久坐見敗亡矣旬月關羽
兵至收夷陵交兵之次風雷震擊大雨忽至羽兵潰
散韜開門納降得蜀兵三十擒其裨將關羽領兵却
迴自茲蜀亦削弱矣

公孫璞修黃籙齋懺悔宿寃驗

公孫璞者雍州高陵人也武德二年爲華州司馬年
四十餘沉湎酒肉荒淫財色常令家童漁釣弋獵恣
殺物命甘其口復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
擒璞殺之璞流汗驚懼因成瘡疾遍身有瘡皆有口



及舌日夜楚痛求死不得璞表兄華吟令賈宣古見其所疾驚曰未嘗見有此瘡當是殺生太多宿業所致然也華山道士姚得一多記神方可使人一往來問也璞依教令其長子到華山具述所疾涕泣求救得一曰此疾是殺生害命衆冤所爲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冤疾翼可愈爾其子以此告璞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至第五日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門闕宏麗有如府署良久天上有黃光如日直照地司其門大開卽見箇靈龜鳥獸豬羊牛馬奇形異狀者千百頭從門中出乘此黃光旋化爲人飛空而去遂巡化盡青童曰此是汝之所殺冤魂今天符既下乘功德力託生爲人汝罪已除瘡疾亦愈旬日之間僕乃平復遂入華山禮謝姚尊師看覽雲泉戀慕幽壙直至日晚得一曰山中無食可以延留長者若住宿宵必恐璞從飢餒此有經路可以還家取一卷仙經禱之展於崖上化爲一橋二青龍負之放五色光其明如晝送璞與僕從此而去須臾到家明日差人入山致謝已失得一所在璞全家修道居於華陽山焉



道及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棠十二

宋 張君易輯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胡尊師修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機字郭切居梓州紫極宮嘗松江

入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辯博該贍文而多能

齋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滌慮以祈感通梓之連帥皆

賢相重德慕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畢



道及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棠十二

宋 張君易輯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胡尊師修清齋驗

胡尊師名宗自稱曰機

字鄭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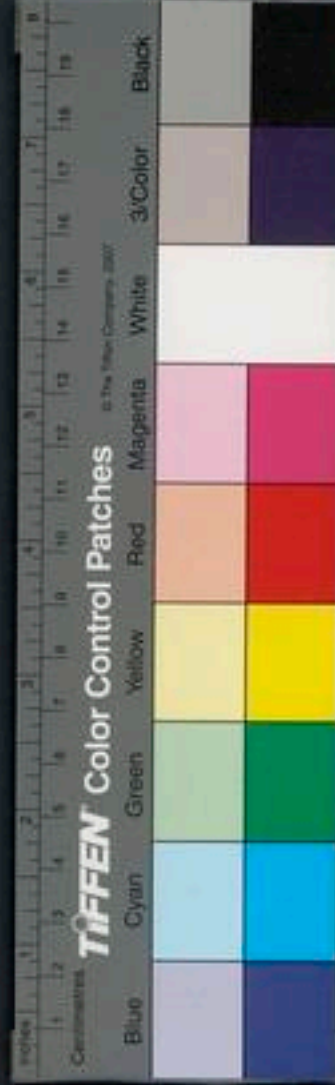
居梓州紫極宮嘗松江

入峽道中遇神人授真仙之道辯博該贍文而多能
齋醮之事未嘗不冥心滌慮以祈感通梓之連帥皆
賢相重德慕下盡皆時英碩才如周相國李義山畢



加敬致禮其志亦泊如也洎解化東甯顯跡涪陵方
知其蚶蟬之蛻得道延永爾梓益褒闡間自王法進
受清齋之訣俗以農蠶所務每歲祈穀必相率而修
焉至有白衣之夫緇服之侶往往冒科禁而歲事者
可以爲常矣有郡人劉崧慕師之道德請於別地以
致齋焉師謂之曰夫嘯儔侶合儕友者猶須正席拂
筵整籩洗爵恭敬以成禮嚴收以致事或懼其誚讓
責其不勤況成降天真禱求以祐豈可陡然而買罪
乎俗之怠惰有自來矣予可以勗于衆必精必虔乃

然後往猶丁寧戒誨既昇壇展禮思神之際有黑雲
暴起旋颺入座拔其二桂飄其竹席投其鎗釜於千
步之外而後卒事而融風熙熙祥氣亘野師詰所投
之物其二桂嘗閣於豕圈之上竹席嘗蔽於產婦之
室鎗釜嘗爨於衰經之家其不投者皆物之潔矣師
曰器用不潔神明惡之况爾之心乎心苟有疵行苟
有玷雖百牢陳于席九韶奏于庭適足以瀆神明延
大禍爾人之修心必使乎言行相脗力外坦然明不



媿於人幽不慙於鬼吾知其可爾反於是者豈言行之足徵哉士君子里巷之人聞師之言各革惡趣善矣

崔玄亮修黃籙齋驗

持經驗附

崔公玄亮奕葉崇道雖登龍射鵠金印銀章踐鴛鴦之庭列珪組之貴參玄趨道之志未嘗怠也寶曆初除湖州刺史二年乙巳於紫極宮修黃籙道場有鶴三百六十五隻翔集壇所紫雲蓬勃祥風虛徐與之俱自西北而至其一隻朱頂皎白无復玄翮者棲於

正皇臺上自辰及酉而去杭州刺史白居易聞其風而悅之作吳興鶴讚曰

有鳥有鳥 從西北來 丹頂火綴 白翎雪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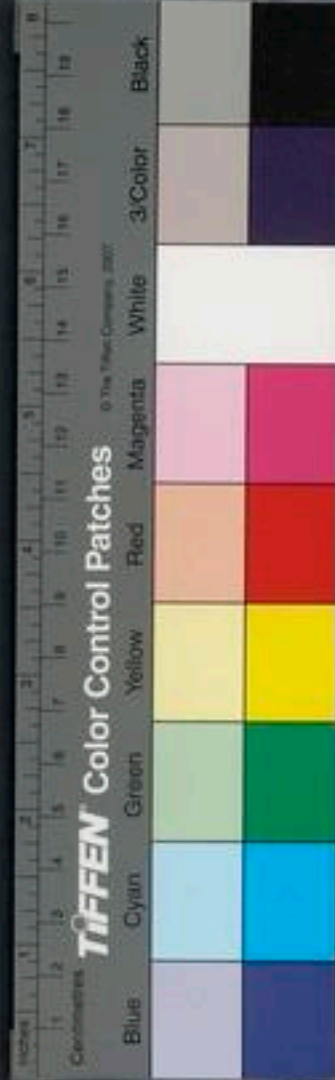
遼水一去 綠山不回 噫吳興郡 孰爲來哉

寶曆之初 三元四齋 當白晝下 與紫雲偕

三百六十 拂壇徘徊 上昭玄貺 下屬仙才

誰其尸之 太守姓崔

崔公常持黃庭度人道德諸經未嘗曠矣其後以感通之至彌加篤勵去世之時入靖室諫黃庭無疾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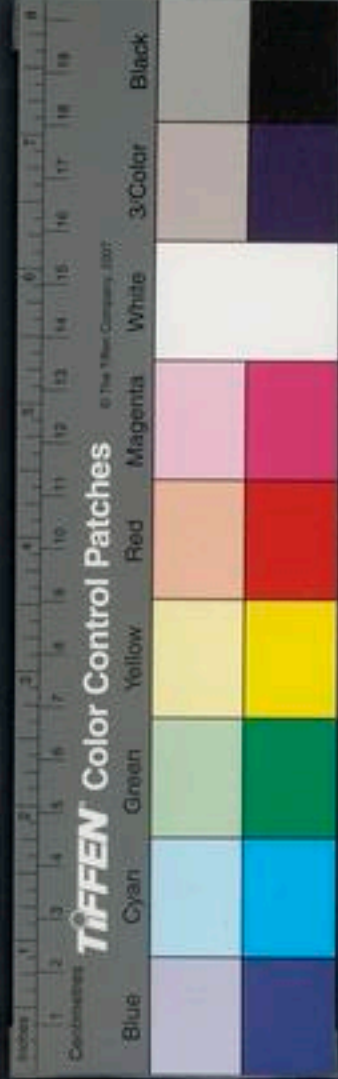
化將葬棺輕若空衣焉

武昌人醮水驗

武昌人寓居蜀之青城其邑每歲修竹笈之堰以阻川防水賦稅之戶輪供其役武昌是歲藉在修堰之內邑吏第名分地以授之自冬始功訖歲而畢所受之地當涸水之穴新有漩注基址不立雖運石以塞之負土以實之一夕之後已復深矣主吏疑其龍神所爲也求陀羅尼幢三四尺投於其中侵陷彌甚晝勤夕勞不離其所諸家有繒而獨未定其址頗以爲

憂乃備禱醮之禮撰詞以告焉其大旨曰國以人爲

本人以食爲先人依神以安寧神依人而變化蜀之田疇旣廣租賦是資所修隄堰二百餘里或少有怠廢則墊溺爲災歲苟不登則饑寒總至人或失所神何依焉况復漂陷爲憂淪胥是懼有一於此則粢盛不供椒漿莫給春祈秋報何所望於疲民哉當使封畛克完浸淫息患地租天賦无曠於循常東作西成克彰於幽替矣如是潔其器用豐其禮物掃地而醮焉是夕夢衆人紛紜檐囊荷橐襁嬰攜孺若遷於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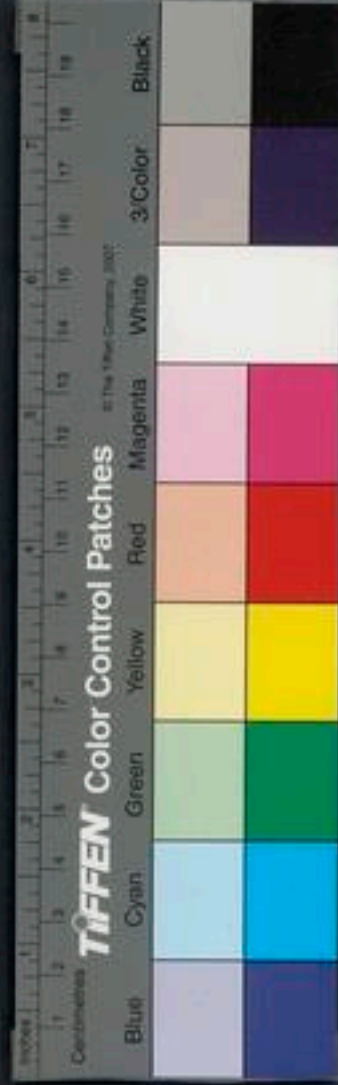


所明日投石以實之水乃退涸遽成其壅八月之後
方復摧陷濬爲涸潭焉

徐翥爲父修黃錄齋驗

高平徐翥漣水人也因官遷于青州貨殖殷贍有子
三人其二癡殘小者項有肉枷人見所共驚畏翥初
銳意求官驕佚自任下輦成宴言行事隨欣欣然有
凌雲霄之志見二子之疾未甚介意及親肉枷之異
悒悒不樂道遽喪矣因遊東海山觀中與道士話其
事道士曰二子之疾非已之過非子之罪蓋宿業所

鍾爾道門所謂宿業非是疾者前生之業乃先人之
罪殃流後裔也君家先世當有酷於形法暴於捶楚
爲官不恤牢獄不矜囚徒意生法外殘毒害物遂使
子孫受其報爾翥泫然流涕曰實然先父爲官當則
天之朝世亂讒勝誅鋤李氏諸王屠害宗室朝廷德
望必設法以陷之殘刑以毒之誅勦考掠不勝其毒
者陷於狴牢歿於繫械故不可勝紀如武懿宗來俊
臣周利貞李義府之徒恩渥隆異回天轉日天下畏
之以矜恕慈惠者爲懦夫以彊復忍酷者爲能吏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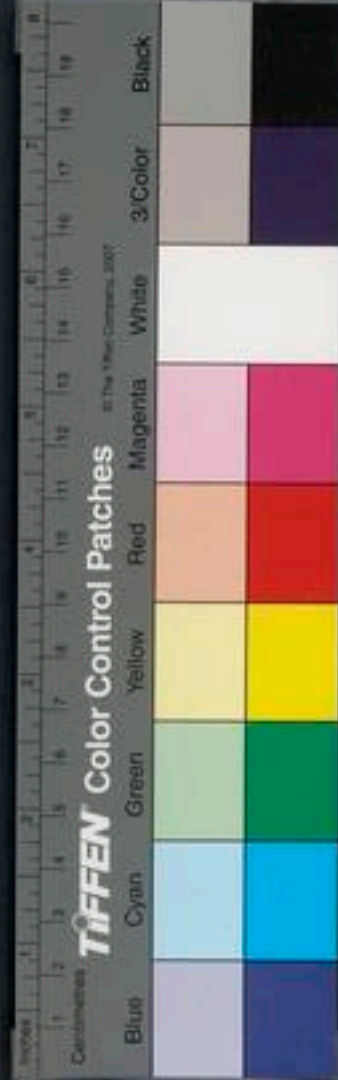
憫道息貞正事墮勞使然也先父雖位卑威薄時稱
能官累案大獄寧無枉抑今日之報信而有徵將祛
此罪滌此冤奈何道士曰拔先世之考當修靈寶解
厄齋救存歿之苦當修黃籙齋勿恡金寶一遵天科
竭財向善孜孜不倦可以謝其罪爾翁還家大修黃
籙道場三日第二日夜時方燭晦中夜聞門外車馬
人物之聲甚衆出門視之則白光如晝天兵千餘
官吏數百羅列門外若有所候良久黑氣
而來中有三人枷鎖械縛鬼神數十人領

吏天兵之前一人卽耆叟父玄之也俄而黃赤

自西北來照地上草木屋宇人物之形皆若

香盈空光中神仙一人青童十餘人二力

引其左一人武弁朱衣執金策去地三丈許衆官拜
迎神仙俯揖武弁者稱太上之勅讀金札曰徐玄之
侮法害人宜加考謫以其子精修黃籙功簡上玄知
宜赦宥同惡延逮並爲原除於是神仙復去官吏皆
隱卽見其父素服麻衣謂翁曰吾不知罪福但恣習
襟法外害人久被冤訴考責已十八年同官屬吏皆



均其罪猶有十二年殃苦報訖方履惡道痛苦之狀
不可具言賴汝歸向法門精修此福太上降赦前罪
併除寬訟之人先已解脫延累之罪自此亦銷吾想
生天去矣勤於香火以報道恩乃飛空而去者之二
旬月之間殘病者完復肉項亦銷更修黃籙齋十
壇廣為存歿仍令小子於山觀入道永奉香燈若終
身高間不窺祿利常持誦真經時亦鍊氣絕粒

張邵妻曹氏納天曹庫驗

成都張邵妻久三，忽還家下語曰：聖駕在蜀之時

四川進軍在興平定國寨以討黃巢其時鄰家馮老
父子二人差赴軍前去時留寄物直三千千在某處
馮父子歿陣不回物已尋破用却近忽於冥中論理
其被追魂魄對會經今六年近奉天曹斷下云自是
歿陣不歸非關巨靈故用令陪錢三十貫即得解免
緣臘月二十五日已後百司交替又須停住經年其
錢須是二十五日已前就玉局化北帝天曹庫子送
納一張紙作一貫其餘庫子門司本案一一別送與
人間无異光化三年臘月二十三日就北帝院奏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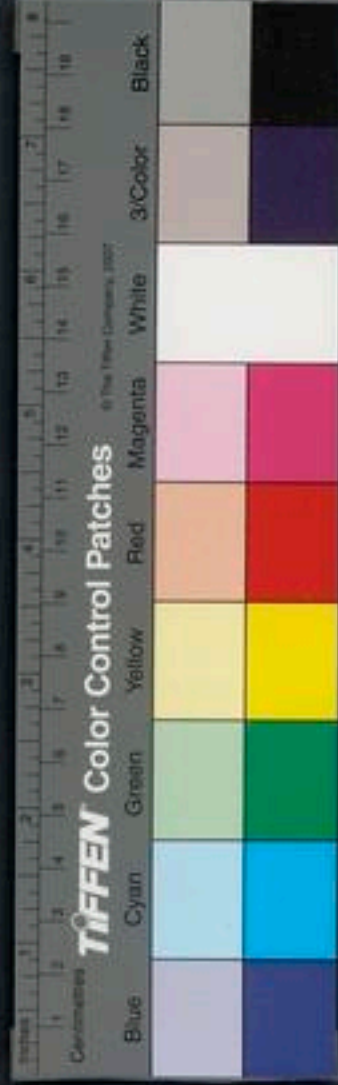


件錢訖是夕妻夢中告謝而去又成都縣押司錄事
姓馮歿十餘年其姪爲冥司誤追到縣馮怒所追吏
放其姪自縣後門倉院路而還見路兩畔有舍六十
餘間云是天曹庫收貯玉局化所奏錢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修神呪道場驗

蘇州鹽鐵院招商官姓王其家巨富貨殖豐積而疾
苦沉痾逾年不痊齋供像設巫醫符呪靡不周詣莫
能蠲除玉芝觀道士陳道明專勤清齋拜章累有徵
驗而招商素不崇道聞之蔑如也攻理所疾費貨財

萬計矣日以羸瘵俟時而已其親友勸勉俾請陳道
明章醮祈禳不獲已而召焉道明爲於其家修神呪
道場疾方綿篤不保旦夕促以啓壇當禁壇之際疾
士冥然家眷親友相顧失色禁壇既畢道明持劍水
詣房內外噴水除穢疾士曰請尊師就此噴水可否
道明就卧內噴之忽然起坐稽首頂禮曰深謝神功
我疾有瘳矣乃求衣命機隱坐而喜曰一生錯用心
不知有大道今日方荷天兵之力也徐與親友妻子
言曰我初困頓絕甚謂今夕必歿矣尊師開道湯之時



都不醒悟但聞空中有言大帝下降領天兵討逆如
是卽黃光如日照灼遠近卽見千乘萬騎天兵神將
圍繞此宅鬼物邪怪並已摑縛去矣方見大帝太一
乘七寶車對行前引侍衛儀仗如人間帝王忽令召
甚至太一前令神以水噴面清涼徹心無復痛楚但
氣稍靈亦卽云元始下降乃見大帝太一對望迎拜
隊仗倍於前百倍多矣元始天尊有光一道下照某
身今則氣力亦似勝任矣速備盥洗自要臨拜壇前
親友尚恐其未任勅俟來自懇要盥漱更衣扶杖而

立良久捨杖而行便於拜跪數日家人扶策揮手拒
之因坐觀法事素若無疾飲食氣力逡巡如常自是
三日齋壇炷香虔對略無輒替乃獨修創玉芝觀講
堂大殿三門通廊齋廚道院前及官河開街廣四十
餘步土木之用像設之製牀機器血服玩庖厨凡計
錢數百萬二年之內畢周備焉自茲氣爽神清智識
明敏乃乞解所職養道間居

相國杜幽公修黃籙齋免闍羅王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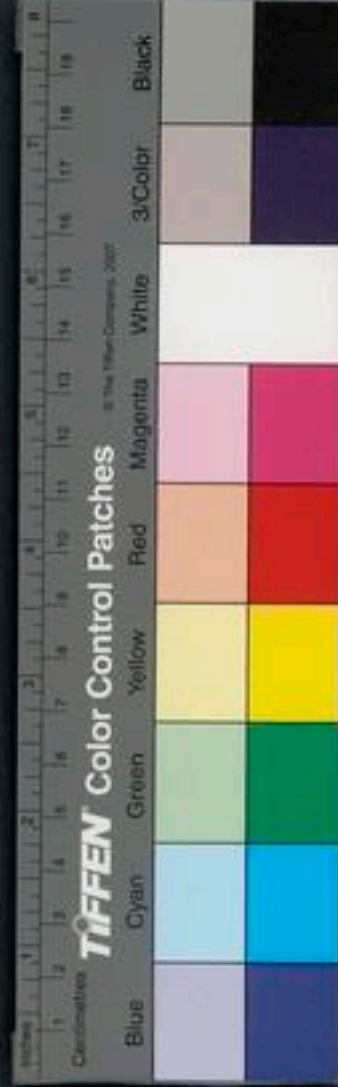
相國杜幽公幼履顯榮歷居大任名藩重鎮皆再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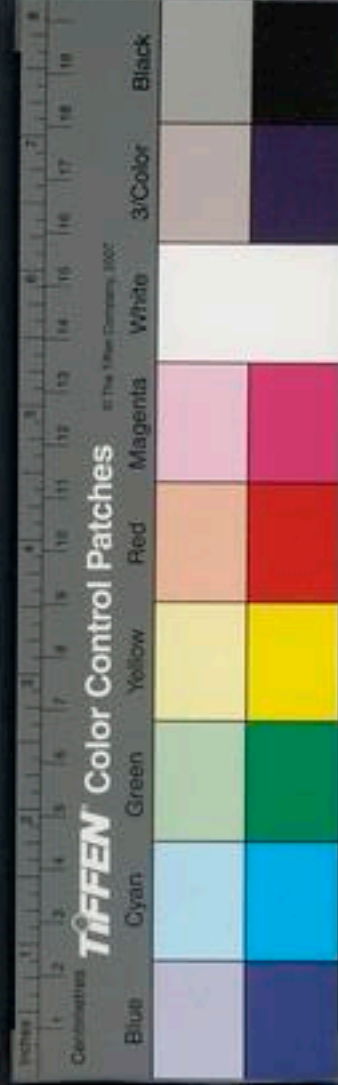
之年九十餘薨於荆渚是夕中使楊睿周自五嶺使
迴止於傳舍一更之後風勢可懼敲磕擊觸若兵甲
之聲人人股慄莫知所以魯周駟騎所倦尋亦成寐
四衢之內師旅充斥不通人行問其故皆曰迎閻羅
王今夜四更去又問王是何人曰此州大將官高年
長者是既覺召驛吏問之時公不愈半月矣官高年
長首冠衆人疑其必有靈變是夕四更果去世矣魯
周話此事於儕友間自是京師亦有知者明年春女
妓間有暴殞而蘇傳公之命云我今居閻羅之任要
作十壇黃籙道場以希退免今送錢二百萬圓募各
二百事於開元觀古栢院請淨真大師胡紫陽嚴修
齋法齋畢前傳命之妓復暴殞如初云我已奉上帝
之命爲他國之王免冥官之任矣言罪福之報信如
影響不可不戒也凡修黃籙道場表奏上帝上帝降
命無所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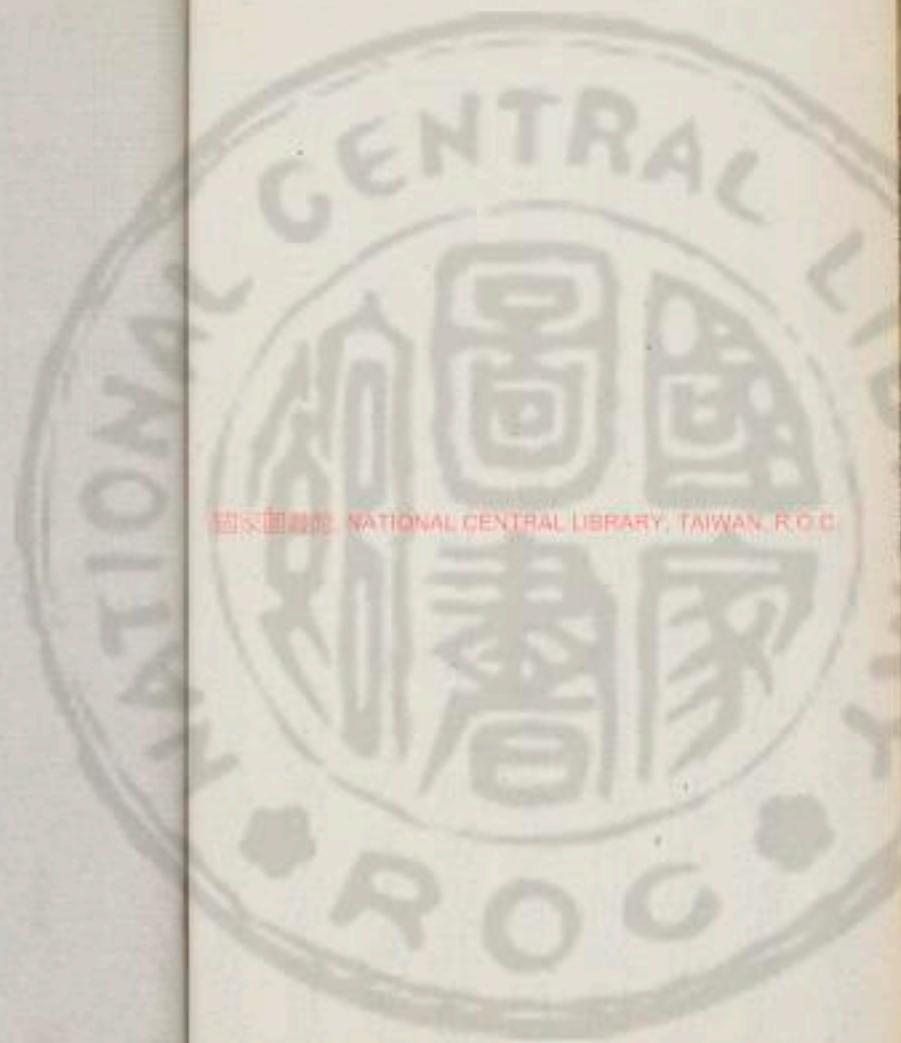
南康王常臯修黃籙道場驗

太尉中書令南康王常臯節制成都於萬里橋隔江
創置新南市發掘墳墓開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萬



戶廊門樓閣連屬宏麗爲一時之盛然每至昏暝則人多驚悸投礫擲石鬼哭鳴咽其喪失墳壙平剗壙墓無所告訴故俗謂之虛耗焉居既不安市亦不甚完其帝公知之請道流置黃籙道場精伸懺謝至第三日鬼哭之聲頓息居人亦安帝公夢神人曰所營南市開發墳塚使幽鬼之類失其所居喪其骸骨相與悲怨幾爲分野之災賴黃籙之功爲其遷拔上帝勅窮鬼三萬餘輩皆乘此福託生諸方居人自此安矣勿復爲憂也公深異之自製黃籙錄記立於真符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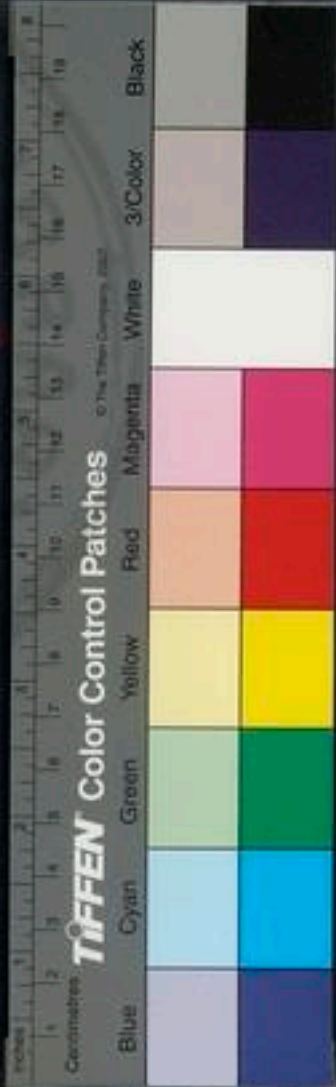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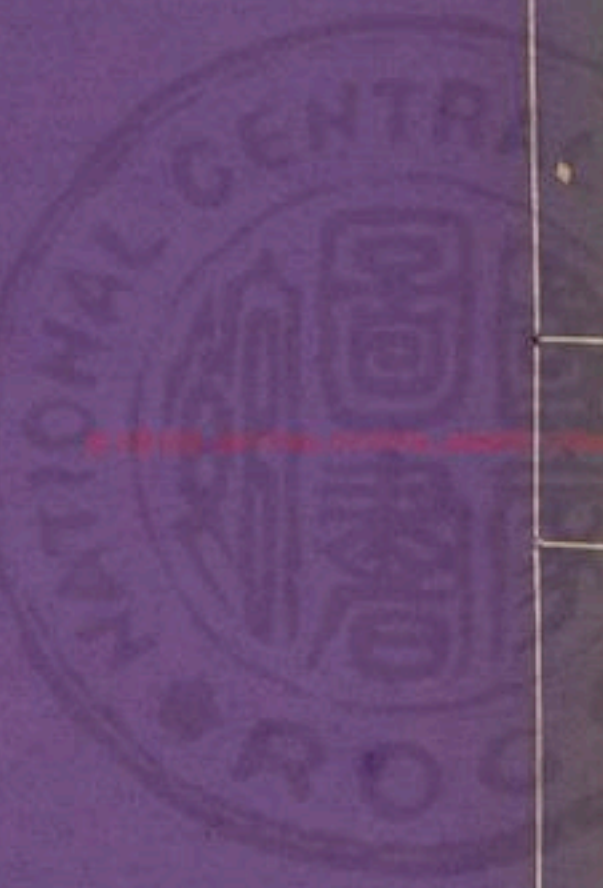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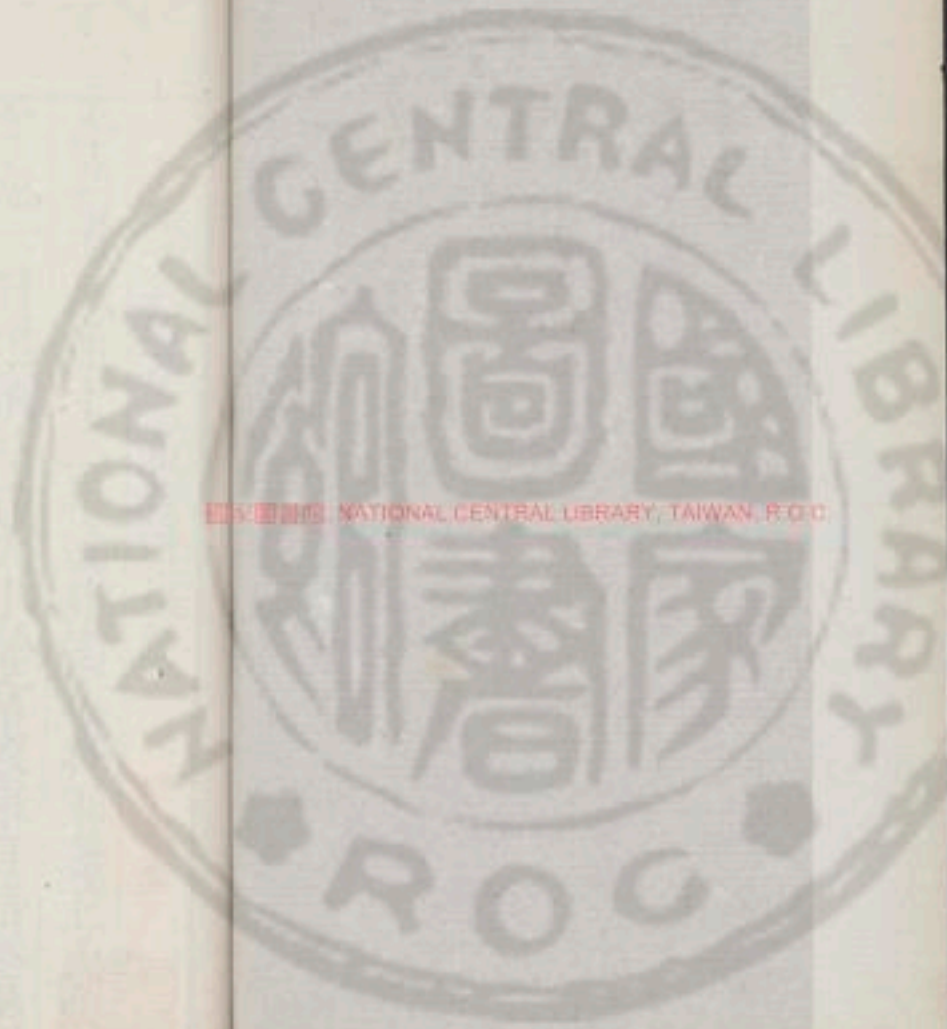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071 4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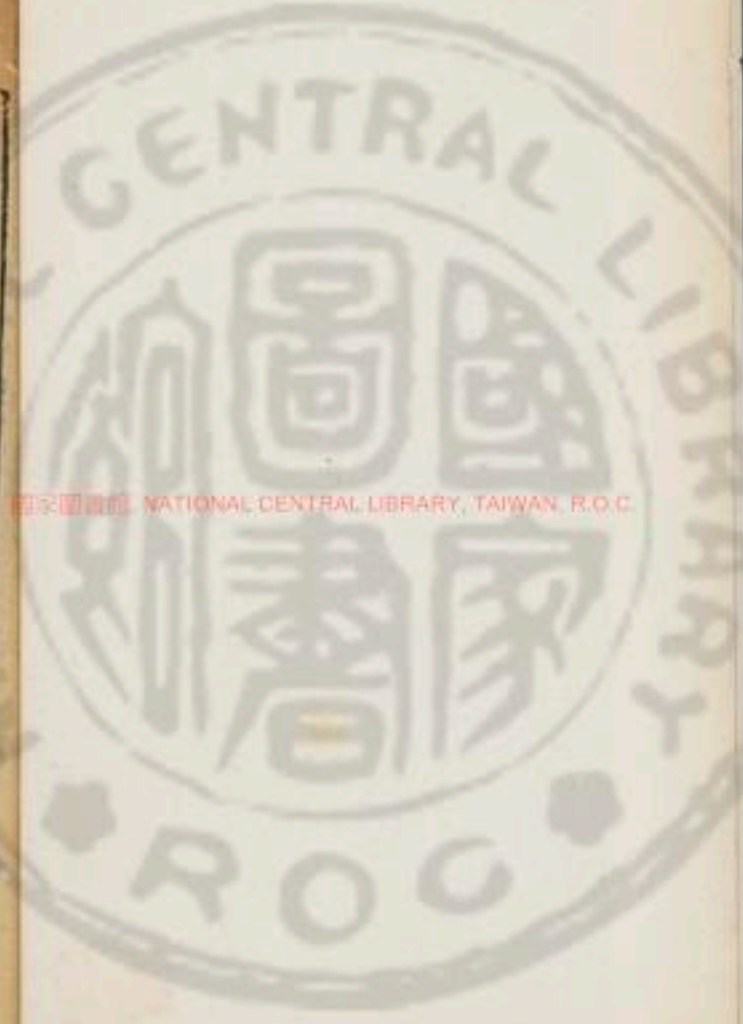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李約妻要黃籙道場驗

李約者咸通十二年爲諸衛小將軍妻王氏歿已逾
年忽一日還家約勒大小幹當家事言語歷歷一如
平生初一家甚驚及旬月後亦已爲常矣約罷官二
年力甚困闕頻入中書見宰相求官未有成命妻忽
謂約曰人間命官須得天符先下然後受官近見陰
司文字五月二十五日方得符下必受黃州刺史可
用二十三日更入中書投狀也約如其言二十三日
入中書求官時相待中路巖性甚強正早聞其妻還



魂之事又聞二十五日必除刺史適會其日路公知
卽因會話之際已與諸廳有約云李約妖妄之言固
不可聽某已斷意不與除官矣至二十五日路公知
卽黃州刺史有關路遲疑多時未欲注擬忽下筆與
署黃州刺史亦總不知勅下之後方復醒悟乃歎曰
此天道也豈人力可爭乎約將赴任妻亦隨之發日
及上官日皆其妻所擇到任旬月妻謂約曰我人間
世限盡與君生灰之決所以未去者爲天司與一主
持處日限未卽赴任又以平生過咎未得原免今居

官之際可爲作少功德也約問要向功德妻曰請修
黃籙道場三日約素不好道意甚疑之問何故須修
黃籙道場曰天上地下一切神明無幽無顯無小無
大皆屬道法所制如人間萬國遵奉帝王爾黃籙齋
者濟拔存亡消解冤結懺謝罪犯召命神明無所不
可上告天地拜表陳詞如世間表奏帝王卽降明勅
上天有命萬神奉行天符下時先有黃光如日出之
象照地獄中一切苦惱俱得停歇救濟拔贖功德極
速故須修黃籙道場爲急矣約問曰佛家功德甚有



福利何得不言妻曰佛門功德不從上帝所命不得
天符指揮只似世間人情請託囑致而已神鬼無所
遵冥得力極遲雖云來世他生亦恐難得其効約聞
之乃備法物置黃籙道場三日三夜其兒女復爲母
氏於紫極宮別修一壇亦三日三夜齋時妻於壇前
設位奉香觀聽法事既畢謂約曰此官二十九箇月
卽當除替授金吾小將軍但勤心奉公濟恤貧弱矜
憫孤獨疎薄財貨重人性命哀矜刑獄崇奉大道清
靜身心勿食珍鮮勿衣華美卽爲上矣勿以久貧而
貪財帛人生各有定分勉之思之此去授一職任足
以自安無以眷屬爲念也長子後宰昌明亦在道鄉
中子一尉不足榮顯小子當令入道以奉香火十年
之內四海多事善自保焉言訖不復影響約更焚香
虔請竟無言矣後三子及約宮任皆如其所言

盧賁修黃籙道場驗

盧賁者邠州三水人也晉永和二年爲道州司法參
軍性強毒凡推詰刑獄鞭笞捶楚人不勝酷歿者甚
衆忽一日廳前地裂有二鬼昇一大鑊置於庭中發



火煎之水已沸湧數入上廳搗覓投入鑊中煎煮楚
痛叫喚半日餘乃攀出於地上諸鬼乃去醒後渾身
猶如火色官吏共見如此半年每日受苦無方救拔
羅浮山道士孟知微因遊州境賁延請到家告以斯
苦知微曰此乃枉害良善魂告於天乃受斯報急修
黃籙道場得天符放救冤魂生天此罪方免遂請道
士修黃籙道場三日禮謝至第三日夢三千餘人有
鬼吏引之謂賁曰國之刑律自有常科訊獄詳刑哀
矜而勿喜賞宜從重所以示恩也罰宜從輕所以示
仁也愛人之情惜人之命當兢兢而慎之豈可肆汝
心曾法外加罰苦毒撫楚害及於人非罪而死者其
魂告天幽冥不能制鬼神不能拒上帝有命許其雪
冤所以汝受其苦今黃籙懺謝救彼冤魂魂既生天
冤卽解矣此三十餘人各執蓮花乘雲氣從道場之
側翩翩上天自此鑊湯永息賁遂捨官入峨嵋山修
道矣

樊令言修北帝道場誅狐魅驗

樊令言者汴州人也莊在外縣因晚歸莊僕從行遲



其馬駿疾不覺獨行三二十里道傍見一少女悲泣
駢馬問之睹其妖豔運回不去遂與此女同入道側
數里之間到其居處屋宇宏麗侍從繁奢如公郡之
家矣是夕女之母約與令言爲婚留連飲宴親賓皆
集不覺已三日矣懇欲還莊母亦令從者車檐侍女
數人使其女隨往莊所媵婉歡樂彌日移時令言日
以瘦削因而成疾未及牀枕體弱氣衰唯荒誕是務
不接賓友惡見於人時多恚怒心神恍惚偶自莊還
家數里下馬頻頻憩息於店中遇一道士自言是終

南圭峯杜大明熟詠令言謂之曰子之邪氣貫心妖
疾已作百脉奔散五臟虛勞若不救理歿亡無日矣
吾之山童善於雜術子可遽還與此童偕往可密室
之中作北帝道場今夕當有其効勿爲驚惶如此卽
性命可全形骸可保矣令言異其說奉其教素亦貯
疑徑與此童還莊中掃灑密室備香火案几其婦望
而怒之曰信邪妄之言行非正之事禍由自投非我
本所知也洎晚有十餘人將鷹犬弋獵之具從空中
而下徑入堂內殺其婦及女僕凡七八人旣歿皆化



爲狐矣令言驚懼投密室中不見童子但留朱字一行曰太上命北帝虜犬軍誅樊令言家害人狐魅之鬼如符命自此令言所疾日瘥心力日益神氣充溢年八十猶如少童則天時爲東臺御史

鮮于甫爲解寃修黃錄道場驗

鮮于甫者鄧州南陽人也屬隋朝喪亂年三十七膽勇多計率莊戶一百餘人初卽自衛鄉里尋乃攻劫近封汝郢荆襄之間大爲劫奪殺害戶口侵掠行人至武德初甫忽患雙手痛疼如被燒炙三日一爛疾

狀異常萬藥千醫了不能收拾數百千錢作諸功德亦無所應乃入京尋醫至藍田與道士同店止宿因話所疾道士曰此寃橫殺人業報使然也急詣宮觀修黃錄道場可以濟拔耳遂還家置黃錄道場三日三夜手不復痛平復如常有十餘人或朱或紫或官或庶去壇百餘步於東北隅髮鬚而現使人致謝於甫甫往見之欣然款晤曰君惜以無辜殺我實抱沉寃上訴於天乞報其酷皇天降命得以相讎君忽值神仙示以至道依玄經聖典開黃錄道場奏表九天



垂恩大宥非止我等之身君之九祖亦同得生天矣
齋功重大聖力顯明所有冤對自此永解十華真人
奉太上命下校善功但當修福勿復念惡也甫捨錢
三千餘貫廣修宮觀補葺尊像施及貧病救厄濟危
於鄧州修觀立碑具紀靈驗之事

寶德玄爲天符專追求奏章免驗

都水使者寶德玄貞觀中奉詔於淮浙名山檢括真
經於汴河上逢一使者脚痛途步甚爲艱難欲託船
後謂從者曰某達道行役脚疾忽甚官程有限又難
馬留欲寄船後聊歇三五十里不知可否從者白於
德玄德玄亦以牕中窺見深有哀憫之心因令船後
安泊日給茶飯直過淮口將息已較欲辭德玄出船
方問其行止曰某太山使者非世間人也奉天符往
揚州追寶都水耳聞之急驚請天符一看如人間符
牒不敢開之因問曰某都水使者寶德玄也既是專
追何須待到揚州耶使者曰某不識其人但據文字
行耳所到之處下天符之後當處土地同共追收未
到之間固不合妄洩於天機也既君是都水與牒中



事同數日存卹之恩理須奉報欲免此難可徑詣揚
州王遠知仙伯拜章求請某卽未下天符待上章了
必有勅命爾此外不可禳之也德玄至楊州主客參
迎纔畢便詣王仙伯具述性命之急懇乞拜章仙伯
曰某退迹自修不營章表既有冥數之急敢不奉爲
也乃與自寫章拜之是夕使者復來白章已達矣太
上有勅更延三十年位爲左相其後年壽官秩皆如
其言矣

馬敬宣爲妻修黃籙道場驗

馬敬宣者懷州武陟人也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
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一女亦皆幼小後妻姓謝前
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皆不得
知因夜作煎餅前室女方七歲飢甚竊而食之謝氏
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致
死數日謝亦無疾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却活敬宣問
其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爲火筋之事冥司罰我
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看
之足已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



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之所病三年求
灰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敬宣於永穆
觀燒香女冠杜子霞頗有高行因此事問之子霞
曰解冤釋結除宿報之災唯黃籙道場可以懺拔冤
魂生天疾病自損過此不知也遂於景龍觀修黃籙
齋七日七夜謝夢前妻及亾女曰以功德故捨汝大
冤天符下臨不得久住今則受福於天堂去矣足疾
遂愈敬宣夫婦常修齋戒歸心妙門矣

秦萬受斗尺欺人罪修黃籙齋驗

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開米麩綵帛之肆常用
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
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歿冥司考責了罰爲大蛇身長
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嚼食痛疼苦楚
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
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其子夢覺語
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
蛇無目被衆蟲嚼食鱗甲血流異常腥穢一家見之
號泣以水於盆飲之飲水欣喜舉身蟠屈若有所告



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霍太清曰可
修真錄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卽於宮中修
齋三日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
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
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修此道場已蒙天符
釋放前罪併盡今便生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修
道門功德以救貧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
狹度欺於平人受無眼眾毒之報此事顯然如影隨
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拔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放
赦此罪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割爪刀子留以爲
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隨殮之物信知生天非
謬齋畢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乃施刀子入紫極
宮大修宮宇立碑標載其事

杜鵬舉父母修南斗延生醮驗

京兆杜鵬舉相國鴻漸之兄也其父年長無子歷禱
神祇乃生鵬舉二三歲間終年多疾十歲猶尪劣怯
懦父母常以爲憂太白山道士過其家說陰陽休咎
之事因以鵬舉甲子問之道士曰此子年壽不過十



八歲父母大驚曰年長無子唯此一兒將以紹續祭
祀如其不永杜氏之鬼神將有若敖之餒乎相眎灑
涕請其禳護之法道士曰我有司命延生之術但勤
而行之三年之外不獨保此一兒更當有興門族居
大位者父母拜而請之因授以醮南斗延生之訣使
五月五日依法祈醮然後每日所食別設一分若待
賓客雖常饌亦可設之如是一年當有嘉應父母懃
奉無闕致醮之夕有物如流星墜席中一年之外忽
有青衣吏二人過憩其門留連與語吏曰主人每日

常饌亦設位致饗何所求也具以前事白之吏曰司
命知君竭誠明年須當有一子此之二子皆保眉壽
其名有一邊著鳥向下懸鐵者當居重任必爲相國
所食自此無煩致享明年果有此子兄弟俱充盛無
疾自是兄名鵬舉終安州都督弟名鴻漸爲國相西
川節度使並壽逾九十終身無疾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棠十三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衢州東華觀監齋隱常住驗

衢州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
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
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
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於飾



雲笈七籤卷之一百二十一

棠十三

宋 張君房輯

明 張 萱訂

道教靈驗記

衢州東華觀監齋隱常住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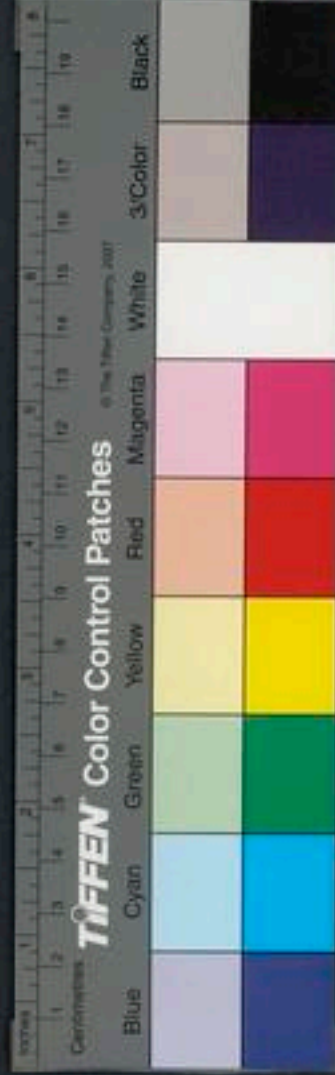
衢州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
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
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
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所不及矣辯於飾



非給於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爲語端如俗中之說徐六侯白耳旣歿數年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斃於坐側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群牛中否衆方言笑一牛直詣衆前驅之不去試以某監齋呼之跪而雨淚每呼名必隨應焉道侶愍之爲拜童修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寓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徑得往生矣三夕而牛斃

婺州開元觀蒙刺史復常住驗

婺州開元却倚小坡刑勢高爽元置之地四面通街其後居人所侵基地漸狹大殿之後便逼居人私舍亦有州司勢要占地造宅道士明知其事未嘗敢言主觀道士夢天上官吏三五十人自空而下集於殿前卽喚此道士問觀地疆界答云某後生晚長自主觀來祇據見在而已據老人所言此觀元置爲御容四面通街以防水火今去街極遠盡隔人家官人點頭曰實然又見一人云是地司所說亦同有朱衣吏一人進曰此事不煩躬親指說但處分刺史溫璋卽



時忽見令人往傳處分言訖昇空而去明日刺史忽入觀行脚登尊殿上顧望問道流此觀形勢布置不合隘窄如此何得側近便有戶人居住道流逡巡未敢祇對溫郎中曰固應難說卽令懸榜發遣居人四面以官街爲界併還常住所侵占地者據侵住年月限一月日內陪納租地錢隨閭數徵地租約數百千充版等垣塼修飾屋宇六十餘日觀復舊制溫夜夢青童降曰汝有政理常住之功賜節鎮三任若瀆貨殺人得其一矣亦如其言

杭州餘杭上清觀道流隱欺常住驗

杭州餘杭上清觀田畝沃壤常住豐實主持道流每減尅隱欺以私於已雖教門鈐轄官中舉明必廣費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貨旣行多覆藏其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縣曹相知罔冒積弊久矣殿宇摧殘香燈浸絕遊客經過略無投足之所有識者爲之寒心嫉惡者有爲之扼腕固有日矣會昌中人家併產兒女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瘡壘贅數歲有白尊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因話其事尊師促令



召之既至愍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
考員邪謂觀中諸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
道流隱欺常住恣爲罪業不唯祇受此報方欲更履
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卽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一問
之數輩亦以曉悟先身之罪啼號嗚咽悶絕於地尊
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爲之焚香懺謝求乞赦宥常住
亦爲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尊師冥心靜定經宿方
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傳於無窮之
世固不可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受荼毒

必履諸苦或爲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八節并
地堪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愍物之故適爲具
稟上干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卽生身得於善處
矣三旬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明爲鑒戒勿
履此轍也月餘瘡瘖聾者相續而歿惟覺者足稍能
履十餘年後平復如常白尊師言此奴罪名稍輕卽
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釋其幽牢也果如其言
以此奴平復能行爲冥中赦宥之期爾

李賞斫龍州牛心山古觀松栢驗

龍州牛心山古觀卽大唐遠祖隴西李龍遷梁武陵
王蕭紀理益州使遷築城於此所居旣沒葬於山側
鄉里立祠號李古人廟武德中改爲觀其後武氏篡
國潛欲革命勅鑿斷山脉其尚斷處水色變赤其腥
如血天寶末明皇幸蜀駕入劍門有老人蘇坦迎駕
奏曰龍州牛心山國之祖墓因李古人名遂爲州名
古老相傳皆有靈應陛下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
鑿所致請御衣一襲藏於山脉斷處修築復舊山必
有聲如此則克復兩京回鑾有日矣明皇異其言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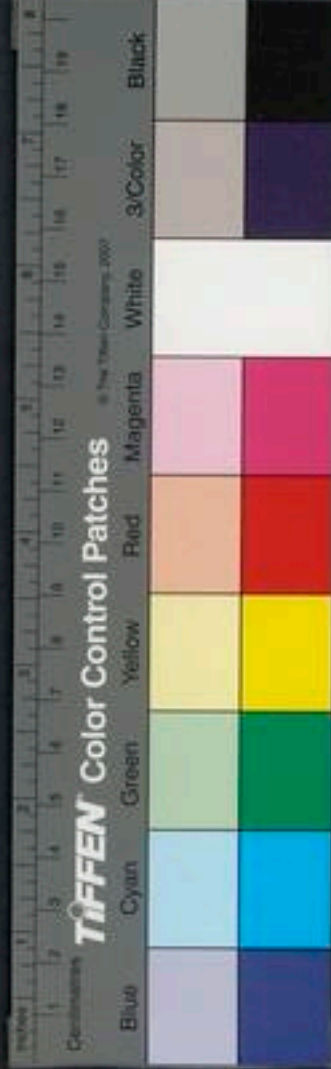
命內使齋御衣國信祭山修築刺史蘇邈准詔以近
山四鄉百姓放明年租稅併功修填還使如舊山果
有聲如牛响焉明年誅祿山復宮闕至德二年十月
二十八日詔曰江油舊漢境常靈山自符巴梁屢昭
感應眷茲郡邑合有增置示可嘉詔州爲都督府賜號
應靈郡長慶四年壬辰奉土詠王元有刺史蒞遲統
修之資曆元年二月丙寅置文清又齋詔祈禱僖宗
朝宗于李特立復以前事上奏請修觀及廟置金籙
道場乃授特立龍州錄事參軍與內使高品王彥忠



就山修飾委東川節度使楊師立選高法道士素道
常等開黃籙道場醮山祈福山亦有牛珣之聲明年
誅黃巢復京邑靈應復如初中和三年詔昇江油爲
聖縣其後東川修造將李賞嘗過山觀見貞松古栢
皆可材用因修立廨署苟圖其功不奉使司指揮徑
往望林採伐山臨江澣便於運載所斫材木捷運未
半日夜常有神人詬責之賞歷歷聞所詬之聲莫知
襍謝之路旣而以賦則發寔爲衆所怒今相國瑯琊
斬之於都市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被盜毀伐驗

蜀州新津縣平蓋化卽第十六化也神仙崔孝通得
道之所真像存焉化有玉人長一丈見則天下太平
殿左有玉女泉水深三四尺飲之餘疾化之上當山
之半有榑木樹徑六七尺居人常聞其下有考楚號
叫之聲莫知所以大順元年丁未山下居人何六者
性本凶悍不懼罪福因值干戈化中無道流棲止乃
毀拆屋宇採伐林木爲樵薪以貨之固有日矣一旦
詣山前僧舍中求水漿以救其渴乏僧素與均



其聲哀切出門眎之見其仰面反手如被拘縛
喘急流涕於口聞其所疾答曰我爲毀平蓋化屋宇
斫伐樹木今有黃衣使者追捉繫縛將往榑木樹下
地獄中考問去渴乏旣甚乞少水相救耳以水與之
良久徑去灰於榑木之下鄉里共所知焉又有人取
水泉側古跡雕塑二玉女以爲可玩傳於人間旣無
玉女之像泉畔小舍亦被人毀拆近化居人見其取
盜玉女人生魂入化中其人遂風癩焉

嘉州開元觀門扉爲馬棧驗

嘉州開元觀在僧岡之上下眺城邑俯眎江山二水
縈迴衆峯環抱頗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
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曠葺修樓已摧壞官收
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廐焉有古制門扉堅朽不蠹亦
置於水棧之旁旣而夜夜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爲怪
棄而不用及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
門楣之上累日不去雖衆人聚觀以物驅斥宛然猶
在涉旬之外不知所之爾

成都景雲觀三將軍堂柱礎驗



成都景雲觀舊在北市內節度使崔公安涉
市墜於大西門之北觀有三將軍堂此頗靈應既毀
撤之後唯柱礎一枚穿掘不得置手足於其上熱愈
於火逡巡應心側近居人有犯觸者立有祥應至今
猶存

成都卜肆支機石驗

成都卜肆支機石卽海客攜來自天河所得織女令
問嚴君平者也君平卜肆卽今成都小西門之北福
感寺南嚴真觀是也有嚴君通仙井圖經謂之嚴仙
井及支機石存焉太尉徽皇公好奇尚異多得古物
命工人鑄取支機一片欲爲器用以表奇異工人鑄
刻之際忽若風簷墜於石側如此者三公知其靈物
不復敢取至今所刻之迹在焉復令人穿掘其下則
風雷震怒咫尺昏曠遂不敢犯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驗

成都玉局化洞門石室昔老君降現之時玉座局脚
從地而湧老君昇座傳道旣去之後座隱地中而
成穴遂爲深洞與青城第五洞天相連天師以



局上應鬼宿不宜向穴通氣將不利分野乃
閉之因爲石室高六七尺廣一步中鏤玄元之像
節度使長史童仇兼瓊開元中徧修觀宇崇顯靈迹
欲開洞門使人究其深淺發石室之際晴景雷震大
風拔木因不敢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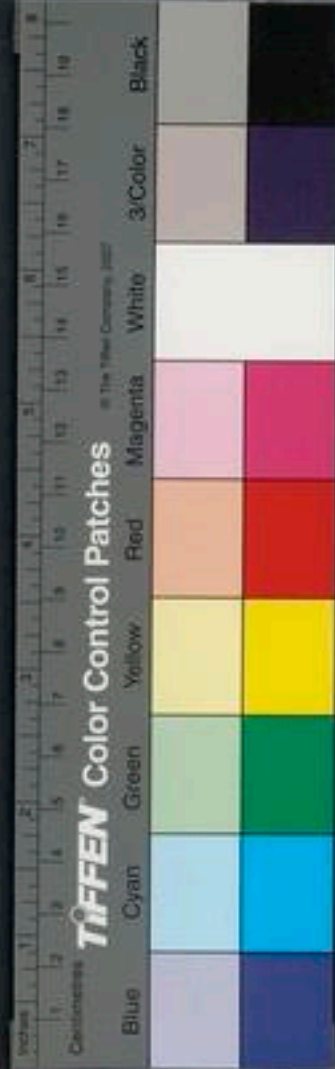
漢州金堂縣三元觀轍迹驗

漢州金堂縣大廳前有雙轍迹與三元觀殿前相連
入昌利江際而絕無窪陷之狀與平地一般但隱隱
然土色稍異其跡之其跡似黑夜眇之其色似白日

看之亦帶黑色屈曲行勢遠近相合雨霽即先
雪即先消此最爲異編歷歲年雖劬斲踐蹂其迹
在頑因難亂主兵者斬人於其廳前微汗其迹所汗
之定必不相續爾青城山天合峯側地中亦有此迹
際其四五寸間一尺雖年歲更移其迹依舊縉雲仙
都山温州仙巖山皆有轍迹或輾石上或在平地與
此轍迹靈應無異矣

玉局化九海神龍驗

玉局化九海神龍會稽山處士孫立書也乾



年九月庚辰時下筆已時已畢蟠餐踞
三尺壁黃一丈八尺許噴雲鼓波頗爲奇狀燕
劉景宣因夢神龍降於玉局遂畫其像穎川王陳公
敬瑄濬井於其前遠近居人時有禱祈者率言有應
一旦川境亢旱有一健步者恃酒卧於龍前井欄之
上慢罵曰天旱如此用汝何爲以大石擊盡龍之脚
其痕尚在既還家足疾忽甚痛不可忍使人焚香告
謝竟不能解於是數日而殂

清城絕頂上清宮天池驗六時水
驗附

清城絕頂上清宮有天池焉距宮之下東南十步深
三尺廣亦如之水常深尺許滯雨不加積旱不減每
春游山致齋者多則一二百人少或三五十人飲用
其水亦無涸竭經夏霖霖無八汲水水亦不溢或人
所汗穢立致竭焉頃因遊禮有府中健步一人隨余
登山令以梳汲水誤投足於其間頃刻卽涸數月經
雨竟亦無水余宿於上清宮焚香祈謝一夕復舊矣
昔黃帝命甯君爲五嶽丈人嶽神一月再朝壹
水以代刻漏陽時則颯然而下陰時卽無書



時灑水故號六時水焉其所出處在天舍巨

宗玄觀之南三師壇側其下有明皇御容碑水戶浴
處側石爲六角池闊三四尺以貯之焉上無泉源亦
無流注應時懸降勢若暴雨人或炷香執鑪祝而引
之自東自西隨香而灑可移數步之內乾符己亥年
觀未興修水常如舊忽有飛赴寺僧竊據明皇真硯
舍中擬侵占靈境創爲佛院其水遂絕半歲餘僧爲
飛石所驚蛇虺所擾奔出山外縣令崔正規秋醮入
山聞鄉間所說及羅甘下焚香以請水乃復降至今

若探騎十餘人入昌利化見井而喜繫馬解衣將赴
泉以浴忽大井中有馬絆蛇騰湧而出首如白虎大
若車軸噓氣噴毒勢欲噬人騎卒見之奔避而去又
每歲三月三日懸幣之辰遠近之人祈乞嗣息必於
井中探得石者爲男瓦礫爲女古今之所効驗焉

仙都山陰君洞驗

道場

仙都山陰君將欲昇天謂門人劉玄遠曰此山孤峙
勢若龍蟠其首東向必當吐雲送我言說有五
從地湧出乘雲昇出雲之處呀成同穴水

立有感通大曆九年七月十五日邑人宇文

人阿忤等一十五人以元節之辰奉香花於洞

拜忽見洞中波濤湧溢出一金手一玉手其大如扇

良久乃隱水波亦不復見長慶元年江陵人傅湘聞

洞中雷吼之聲咸通初道士王芴芝聞洞中聲如郡

鳥飛異香紛郁徧於山頂鄉人常占於歲鶴翔必致

於年豐鹿鳴必致於歲歉不棲凡鳥每有二鳥廣明

辛丑歲刺史陳休修置道場有雲天樂之應甘露

法於叢林竈詔褒美中和甲辰賜紫大德曹用言

至此之路險惡去亦然亦以願作一卷區必可

免難當為娘子通報本家令知在此女子良久欣然

遂引萬壽入大甕中以物蒙之萬壽既喜又懼不敢

喘息但志心密誦太上天童護命經四更以來忽聞

六風峻樹走石飛砂俄見鞍馬鐙旬旗隊震耀入於

堂內須臾而風止俄又聞軒睡之聲雷吼達於屋外

夜未曉女子潛至甕間語萬壽曰我王與群鬼等

然王問妾云適交勿見它四面金剛力士等

紫雲之月白鶴等前後等



彩圓巨高領兵

十心皆

丑 竄避直候兵散端端去此今大困之日

至此否妾但答云此無人也君必有秘術邪為

之萬壽曰 無所能適但至心密誦天童護命經耳

女子曰君試誦之我願聞也萬壽曰豈非此經靈驗不

遍女子稽首跪聽移時讚歎曰豈非此經靈驗不

言訖復入室內忽寂然無物忽有空房因回尋覓

無影響但聞香風颯颯懸在土穴中仰見天色淡

遂發 獲所驚告萬壽 人色漸暎

太清 各語金關真符素石前徵攝於別錄其或洗心

誠誦誣念奉持固可却魔蠲邪臻和致壽類蕤圖之

立象幽贊神明同夏鼎之除祲不逢魘魅愈凶災於

六極集戩穀於百祥因模寫以頒行乃標題而叙列

所期寰海共樂生成云耳

太上天童經靈驗錄

益州西門內石笋街百姓李萬壽者年五十餘已

元年壬子歲三月中值亂城門盡閉家道

二 余口悉皆 沒萬壽一身窮悴上月



遂往海州投託，知行一，新都縣學。

前去殆至昏黑無處止息，遙見西山之下。

人居茅齋，四向園林，森聳萬壽，至門扣扉良久。

子出，年纔及笄，忽見萬壽，甚驚，問曰：君是何人？因何

至此？萬壽曰：欲往漢州，至此祇夜，願寄一宿，希不艱

阻。女子曰：君宜速去，此不可住。萬壽再三懇告，乃曰：

緣妾夫婿非人也。萬壽堅問其故，乃曰：妾夫卽行病

鬼，王也。啖食生人，莫知其數。妾卽新都縣藍淀行內

王萬，回家女也。偶然被誘至此，無以自活。得萬壽，詩曰：某

給錢二十萬，果一死而卒矣。

九嶷山女仙魯妙典石盆鐵臼驗

九嶷山魯妙典，仙女得道之所。妙典居山修道，自山

門漸遷就高深岑寂之地，每居作一麓牀，蹤跡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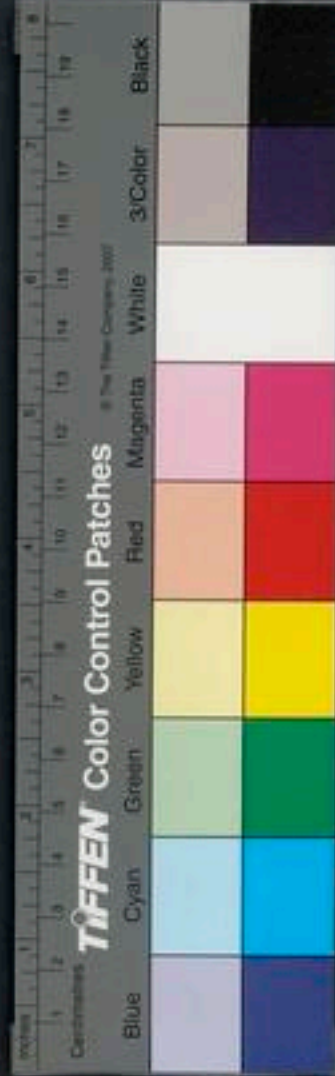
妙典初居山北，無爲觀中去，何侯宅，舜壇三二里後

居第一麓牀，已在山上去舜壇五里。其居所有古鏡

一面，闊三尺，次作第二麓牀，又直北上山三十里，

有石盆可廣三尺，長四尺，自有神水，雨不加。

減耗，次之不竭。有鐵臼重二百五斤，正。



王卿令人強取非自行未及縣王卿家舉下
兩三日中相次俱歿藥曰今在潭州麓山寺
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真宗皇帝御製天童護命妙經序

天妙本難窮至真善應可道而非常道無爲而靡不
爲是以瓊瑤函爰敷寶訓雲章鳳象咸演秘文標
大明科形容造化所以宣揚博利欽助洪鈞爲善教
之痊品道含靈之耳目朕獲膺元命茂育群黎冀廣
賢詮潛資庶品以天童護命經

吾向者謂函中有奇寶故開而閱之今但錄而已
於是令緘鑰如舊崔既歸郡是夜暴卒三日而蘇官
吏將佐臣謁且賀崔謂其衆曰吾甚大愚未嘗知神
仙之事無何開關尹真人石函果有紫衣冥吏直至
寢門曰我冥吏也奉命召君君不可拒拒則禍益大
矣始聞甚懼不覺隨吏俱去出郡城五十餘里至一
官署其冥官卽故相呂公謹也謂吾曰子無何同
真人石函乎今奉上帝命削君之祿壽異如
召吏案吾名籍曰崔公有官五年了壽十



奉上帝命削五官削十三在壽福不二年

是聽崔還生崔與呂公友善立告曰公曰

不可逃上帝之責固非二赦所及矣適自已招

受責知役何言然故人何以爲救乎公曰折壽削官

引逃矣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廩用副吾

託耳崔拜謝卽爲吏所道還郡解中見其身卧

于房妻子環而哭之使者命屍俯眎其尸魂神翁

驚焉問其家已三日矣本郡以白廉使崔

入裝空室之成都上以事卽制崔靈署攝而使

崔詔齋醮有卿雲瑞雲之祥時所舉齋錄道場永

以纂有神人見曰靈山齋醮必命神祇主張卽近

廟之神差衛壇靖齋功既畢門纂未移其不敢輟還

本廟道衆聞其言睹其異遽塚門纂其神見形媿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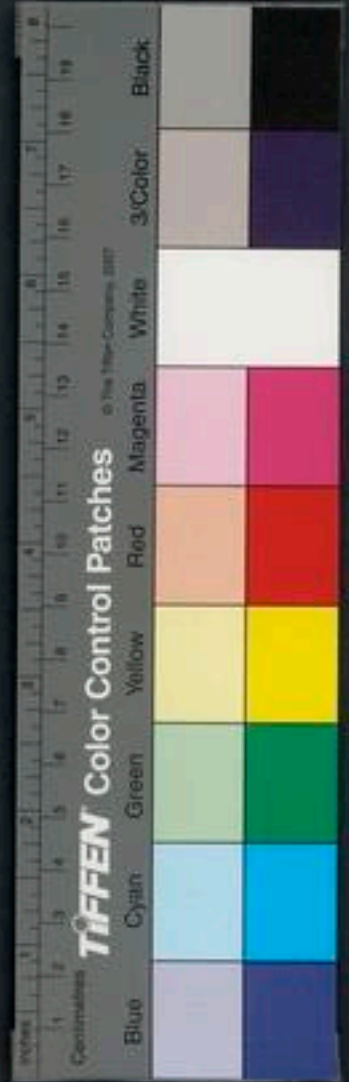
而去茲山靈應今古昭彰傳於衆多非可備述

嘉州東觀尹真人石函驗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

函長三尺其上懸鳥獸花卉文理纖妙鄰於鬼

鑱極固泯然無訛縷之際相傳云是尹喜真



也真人昇天之時以石函付門弟子約之曰
有符錄真不可開犯之必有大禍郡人遠近
之大曆中清河崔公爲太守惟剛果自恃聞有石
函笑謂官屬曰辛坦平之詐見矣卽詣觀眎函使
破其鎖道士曰真人有遺教啟吾函者必有大禍
幸君侯無犯仙官之約崔怒曰尹喜歿且千年安得
獨有函在促命破鎖而堅不可動卽以巨索繫函鼻
以數牛拽之鞭驅半日石函乃開但有符籙數十軸
黃素爲幅丹書其文炳然如新矣崔觀畢謂道士曰

不絕

葛瓊化丁東水驗

葛瓊化周回巖巒左右巖穴地靈境秀迥絕諸山故
有二十四峯八十一洞焉觀下有澗水深在谷底汲
之非便此宮之西過崖磴十五步戶石之下有丁東
水出於崖腹滴入窪石竅中積雨不如久旱不竭人
或汚之立致枯涸中和年刺史安金山准詔投龍節
懸參從者二百餘人忽有汚觸其水者頃刻乃
公與道流頗爲憂懼夜至泉所拜手焚香叩



涓涓而滴雖從駢之衆食之充足每年三月

市之辰衆逾萬人宿止山內飲食之外水常有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九井驗

金堂縣昌利化玄元觀南院玄元殿前有九井焉平
陸之上纜深一二尺或方或圓大者五六尺小者三
二尺相去各數步泉脉相通而水色皆異其味甘香
蓋醴泉之屬也無水旱增減之變常潤岸不溢蜀王
討東川之年岐隴之師赴援乘銳深入來屆金堂江
側江水泛漲雷雨異常遂不克濟師驚而遁時以盛

在大古墓中相顧

不本家父母聚族

喜問其由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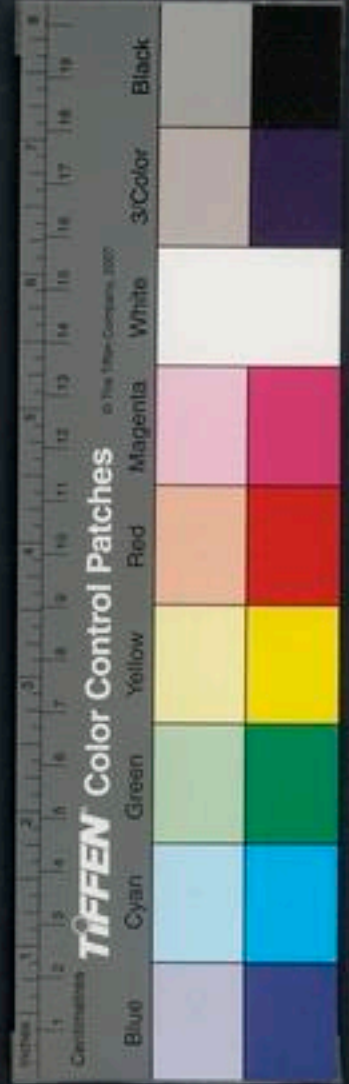
女子至新

以錢十萬莊一所贈與壽郎於養具觀人
其女子之父王萬回即萬壽詩處傳受天童經於
皇觀中入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